

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

林远辉、张应龙编

华总—德麟文化基金赞助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



华总书系⑨

中文古籍中的 马来西亚资料汇编

林远辉 张应龙编

华总——德麟文化基金赞助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

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

编写 : 林远辉教授、张应龙博士

出版 :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Gabungan Pertubuhan Cina Malaysia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Malaysia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 - 2734008

封面设计 : 叶玉佩

赞助 : 华总——德麟文化基金

承印 : 益新印刷有限公司 (Co. No. 45169-K)

Pe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 - 6269211

出版日期 : 1998年4月

印刷量 : 初版 1000本

定价 : RM 35.00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序

华总会长拿督吴德芳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一向都非常重视我国华族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华总近来计划先后出版多种华人历史研究专书（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华团简史》、《马来西亚华人创业传》、《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以及这本《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另外也联合马华公会文化局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推动马来西亚华族历史及文物资料调查计划，俾将华族对我国前期开垦和建国大业所作贡献记载下来，以供国内外人士参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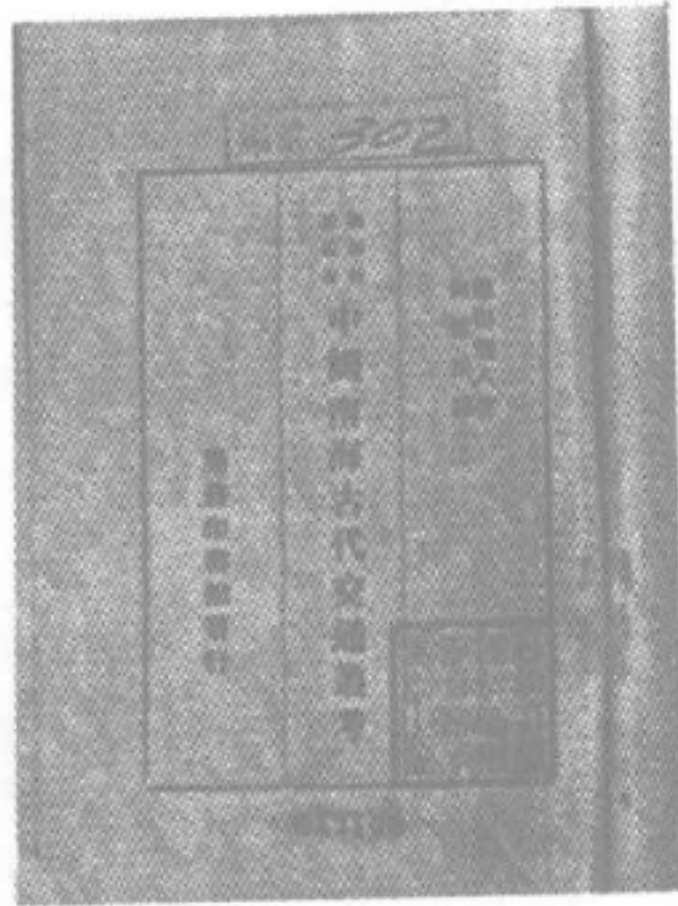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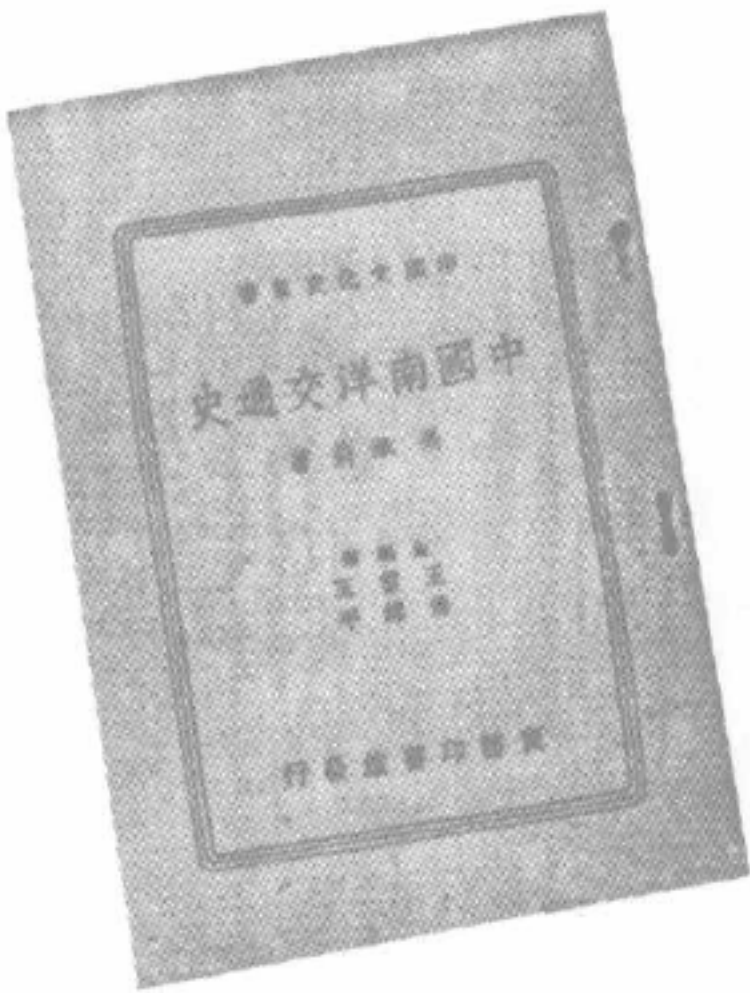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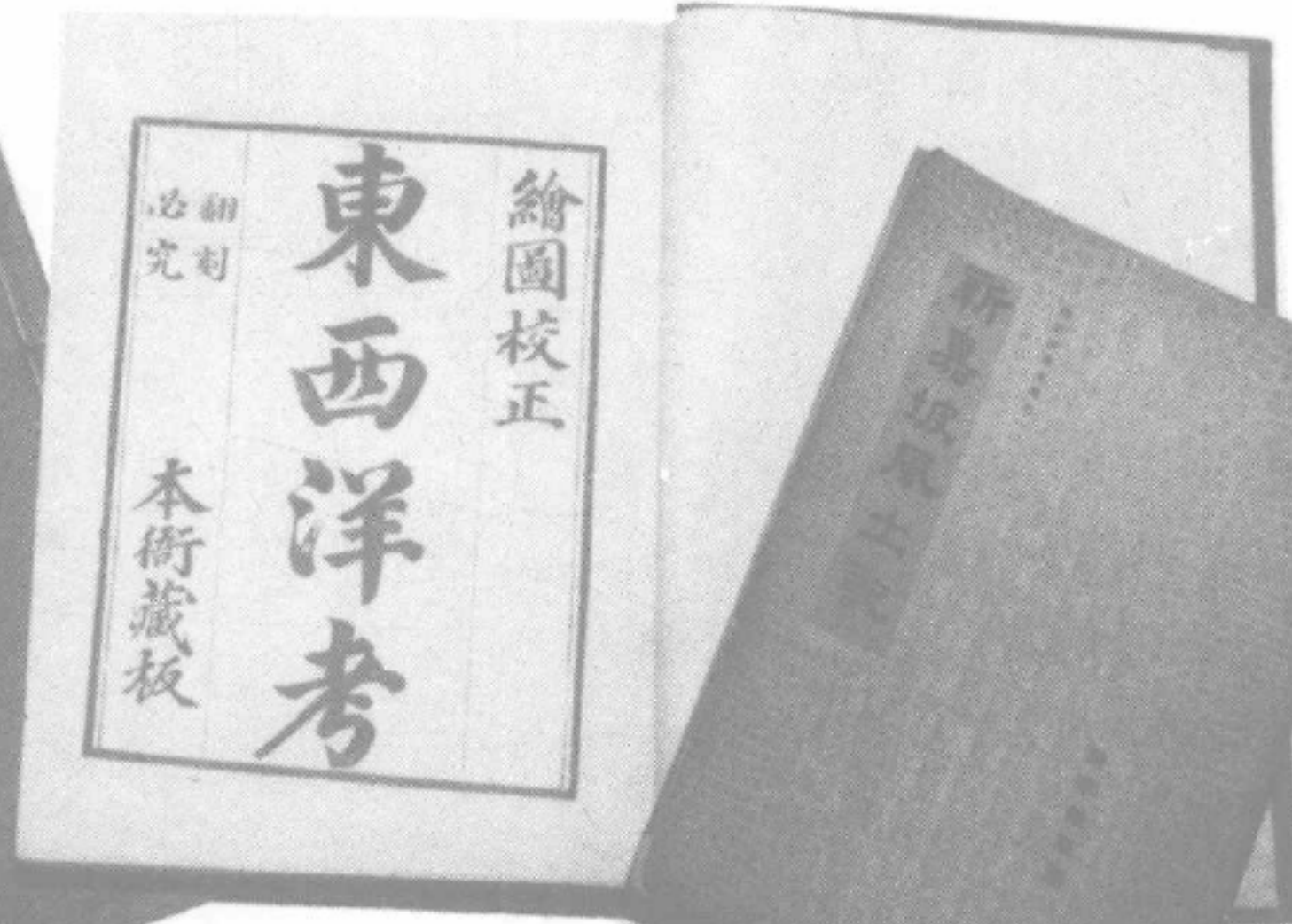
据了解，研究我国早期历史地理的学者所面对的主要难题，是16世纪以前本地的文献资料，全告厥如。现存最早的马来文作品《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其产生年代学者认为不早于16世纪中叶。皮里士（又译毕雷士，*Tome Pires*）的《东方诸国志》（*Suma Oriental*）则撰于1512年至1515年之间，比《马来纪年》早几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的记录极为重要。目前仅存的1500年以前最有价值的资料，乃包容在中国的载籍中。实际上，10世纪以前的中国载籍，是唯一的资料来源。至于出现在印度、阿刺伯或西方文献里的段章，虽然博古家对之趣味盎然，但对历史地理学者，则很少实际价值可言。

研究本国历史地理的学者（包括马来学者）都曾引用中国载籍中的资料。研究者所需依赖的中国载籍，卷帙浩繁，但基本上

包含在历代正史、典籍、类书、行记与地志里，然而一般研究者要一一参阅这些古籍，肯定面对资料不足的困难。

因此华总现在出版《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可谓意义重大，这在资料上为研究者及一般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省却不少时间和金钱。我谨代表华总感谢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林远辉教授和华人研究所张应龙博士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从中国历代正史、典籍、类书、行记与地志里钩稽整理出 40 多万字的马来西亚资料，这项工程之浩大，堪称空前。

我要特别感谢华总——德麟文化基金拨款资助这本文献之出版，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必要的支援。我也要感谢华总历史研究暨文物保护组前任主任林源瑞局绅提出及协助完成上述出版计划。



目 录

序 / 华总会长拿督吴德芳

前 言	1
一 汉唐时期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	8
1. 《汉书》	8
2. 《宋书》	8
3. 《梁书》	10
4. 《陈书》	13
5. 《隋书》	14
6. 《南史》	16
7. 《北史》	20
8. 《旧唐书》	20
9. 《通典》	21
10.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25
11. 《酉阳杂俎》	26
注释	27
二 宋元时期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	33
1. 《唐会要》	33
2. 《太平御览》	34
3. 《册府元龟》	39
4. 《新唐书》	40

5. 《玉海》	48
6. 《通志》	49
7. 《岭外代答》	53
8. 《诸蕃志》	53
9. 《云麓漫钞》	57
10. 《岛夷杂志》	57
11. 《文献通考》	58
12. 《异域志》	63
13. 《大德南海志》	64
14. 《宋史》	64
15. 《岛夷志略》	67
注释	73
三 明代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	82
1. 《明史》	82
2. 《明实录》	82
3. 《皇明祖训》	110
4. 《明一统志》	110
5. 《明会要》	112
6. 《明会典》	114
7. 《皇明四夷考》	119
8. 《皇明鸿猷录》	120
9. 《皇明纪略》	121
10. 《皇輿考》	121
11. 《瀛涯胜览》	122
12. 《星槎胜览》	125
13. 《西洋番国志》	128
14. 《西洋朝贡典录》	132
15. 《武备志》	136

16. 《郑和航海图》	137
17. 《皇明象胥录》	139
18. 《咸宾录》	144
19. 《皇明世法录》	148
20. 《殊域周咨录》	153
21. 《广东通志》	162
22. 《东西洋考》	163
23. 《前闻记》	185
24. 《献征录》	186
25. 《罪惟录》	188
26. 《国榷》	193
27. 《环宇通志》	202
28. 《渤泥国入贡记》	205
29. 《渤泥国恭顺王墓碑》	207
30. 《弇山堂别集州》	209
31. 《菽园杂录》	210
32. 《五杂俎》	211
33. 《海语》	213
34. 《止夷贡疏》	213
35. 《海洋贼船出疫事》	213
36. 《议阻澳夷进贡疏》	213
37. 《西园闻见录》	214
38. 《三才图会》	216
39. 《顺风相送》	217
注释	232
四 清代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	250
1. 《明史》	250
2. 《清实录》	265

3. 《续通典》	268
4. 《清朝通典》	271
5. 《续文献通考》	272
6. 《清朝文献通考》	274
7. 《宋会要辑稿》	275
8. 《南朝梁会要》	276
9. 《清朝续文献通考》	277
10. 《大清一统志》	284
11. 《光绪朝东华录》	285
12. 《清朝外交史料》	296
13. 《皇清职贡图》	309
14. 《外务部档》	310
15. 《总署清档》	333
16. 《招商局档案》	334
17. 《国朝柔远记》	338
18. 《史料旬刊》	341
19. 《洋防辑要》	342
20. 《坤輿图说》	346
21. 《坤輿外纪》	346
22. 《八紘缙译史》	347
23. 《译史纪余》	349
24. 《八紘荒史》	349
25. 《隋书经籍志考证》	350
26. 《天下郡国利病书》	350
27. 《古今图书集成》	353
28. 《海上纪略》	378
29. 《海国闻见录》	378
30. 《广东通志》	380
31. 《广东新语》	388

32. 《厦门志》	390
33. 《海录》	393
34. 《新嘉坡风土记》	400
35. 《槟榔屿志略》	411
36. 《海国公余辑录》	418
37. 《瀛环志略》	454
38. 《澳门纪略》	462
39. 《夷氛闻记》	464
40. 《海岛逸志》	464
41. 《括地略》	465
42. 《国地异名录》	465
43. 《五大洲輿地户口物产表》	466
44. 《每月统纪传》	467
45. 《贸易通志》	468
46. 《万国地理全图集》	468
47. 《外国史略》	468
48. 《地球说略》	470
49. 《地理志略》	470
50. 《地理全志》	470
51. 《輿地经纬度里表下》	472
52. 《海国图志》	472
53. 《粤海关志》	491
54. 《柔佛略述》	492
55. 《暹罗考略》	494
56. 《南洋蠡测》	494
57. 《苏禄考》	495
58. 《薄海番域录》	496
59. 《英夷说》	496
60. 《英吉利说》	497

61. 《英吉利小记》	497
62. 《瀛海采问纪实》	498
63. 《出洋须知》	499
64. 《瀛海卮言》	500
65. 《南洋各岛国论》	500
66. 《英吉利地图说》	500
67. 《南洋事宜论》	501
68. 《禁猪仔议》	501
69. 《张文襄公奏稿》	501
70. 《出使奏疏》	503
71. 《出使公牍》	508
72. 《庸盦文别集》	519
73. 《李文忠公全集》	520
74. 《徐愚斋自叙年谱》	521
75. 《上海新报》	521
76. 《申报》	521
77. 《航海述奇》	522
78. 《欧美环游录》	524
79. 《随使法国记》	528
80. 《乘槎笔记》	529
81. 《初使泰西记》	529
82. 《环游地球新录》	529
83. 《英轺私记》	531
84. 《漫游随录》	534
85. 《使西日记》	537
86. 《欧游杂录》	538
87. 《槟榔屿游记》	540
88. 《阿塞亚尼亚群岛记》	542
89. 《出使日记》	542

90. 《出使日记续刻》	553
91. 《三洲日记》	569
92. 《使俄草》	572
93.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575
94. 《出使九国日记》	576
95. 《中外述游》	578
96. 《西轺日记》	579
97. 《游历刍言》	580
98. 《般鸟纪略》	581
99. 《游婆罗洲记》	582
100. 《白蜡游记》	585
101. 《南行记》	586
102. 《南行日记》	589
103. 《海客日谭》	594
104. 《奉使伦敦记》	599
105. 《游历闻见总录》	599
106. 《游历闻见拾遗》	600
107. 《西海纪行卷》	600
108. 《天外归槎录》	601
109. 《使西纪程》	603
110. 《随使日记》	606
111. 《使英杂录》	608
112. 《使还日记》	609
113. 《欧游随笔》	610
114. 《西征纪程》	611
115. 《出洋琐记》	617
116. 《游历笔记》	618
117. 《三洲游记》	620
118. 《人境庐诗草》	623
119. 《外国竹枝词》	626
120. 《海外竹枝词》	627

121. 《指南正法》	628
122. 《东南洋针路》	636
123. 《琼州出入口经商人数情况》	639
124. 《照会琼海关税务司和遇拐骗洋事应严拿究办》	640
125. 《关于质讯明确亏欠德商森宝招工费用希琼税务司查照之信函》	642
126. 《照会琼海关税务司遇有进出口轮贩卖人口出洋应严密查辑拐匪务获解办》	643
127. 《关于请琼崖道查照德商、法商招工出洋及 1897 - 1906 年每年出洋情况函》	645
128. 《关于海南华工出洋情形致函琼崖道》	640
129. 《关于彻底查处拐孩出洋贩卖事致琼崖之信函》	647
注释	650
附录一 引用书目	662
附录二 地名简释	667

前 言

编者在拙作《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一书的前言“历史交错在一起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部份中曾谈到：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呈现着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它们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古国，都曾受到过室利佛逝（三佛齐）和满者伯夷（麻喏巴歇）的控制，都曾遭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新加坡曾经是马来亚柔佛王国的一部分，而沙撈越和沙巴，也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处于婆利、渤泥、文莱等王国的版图之内。英帝国主义侵入以后，新加坡曾经是英属马来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沙撈越和沙巴则被从文莱分割出来，于 1881 年与文莱一起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被称为英属婆罗洲。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国家出现于世界政治地图，则是 1963 年 9 月 16 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以后的事，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沙撈越、沙巴一起被包括进马来西亚，直至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才脱离马来西亚，成立了共和国。而文莱则仍为英国的“保护国”，到 1984 年才取得了独立。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的历史就是这样的错综交织在一起，当谈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新加坡和文莱的历史；而谈到新加坡的历史时，也不可避免地要谈到马来西亚的历史，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这种错综交织在一起的历史，使本

资料汇编在选取中文古籍中有关马来西亚的历史资料时，常常把新加坡和文莱历史上牵涉到马来西亚的资料也收汇在一起，以求对马来西亚的历史有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

二

编者在拙作《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中也谈到：

由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地处东西方交通的要道，扼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亚洲和澳洲两大洲的咽喉，中国和这三个国家很早就有交通和贸易往来，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从两汉直至清朝，历代的正史和其他古籍，不但记录着中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之间的交通贸易、经济文化交流和外交关系，而且有着世界上关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这三个国家的古代历史非常珍贵的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是世界上研究这三个国家的古代史的最重要的依据。

最早可能记载马来西亚的中文古籍当数汉代的《汉书·地理志》，但它的记载却非常不具体，所载的地名言人人殊，直至今天尚未有个一致的意见，我们从它的记载中只能大体知道，汉代中国出使南印度的使者经过马六甲海峡，并可能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补充淡水、粮食、购买日常用品和进行贸易，而且在此之前中国的商人和航海者也早已与这一地区有着交通、贸易往来。至三国吴孙权政权时，康泰、朱应奉命出使扶南等东南亚诸国，撰写了《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等书，可惜早已散失，我们今天只能从《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见到一些零星片段，从这些片段中约略知道康泰、朱应“所经及传闻”马来西亚的一些古地，这些古地的具体方位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定。此后，根据康泰、朱应所提供的珍贵材料，以及对马来西亚了解的加深，对马来西亚的记载开始多起来了。据有江南的南朝宋、梁、陈各朝，均有关于马来西亚各个古国狼牙修、婆皇、丹丹、婆利等的记载，记述虽然简略，但已经不但记载了这些古国与中国的交通、邦交、经济往

来，并已经开始对这些古国的方位、气候、风俗、物产、社会、政治、历史等作一些简略的记述了。

至隋唐，随着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古国赤土等开始派出专使，特别是中唐以后中国对外陆海交通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海上交通路线的重要性超过陆路以后，中国与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马来西亚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马来西亚的记载又比南北朝时显得较丰富了。《隋书》、新旧《唐书》、《通典》等对马来西亚的各个古国的气候物产、人情风俗、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等的记载较为详细具体了。像《新唐书》所附贾耽的对外交通路线“入四夷路程”的第六道“安南通天竺道”和第七道“广州通海夷道”，对到马来西亚的陆路和海路交通路线，均有了具体的里程记载。特别是《隋书》，除了《隋炀帝本纪》多处记述赤土与中国通好之外，其《赤土国传》即用了约 1700 字的篇幅记载了赤土的方位、中国至赤土的航程，赤土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等，这不但在记载马来西亚的中文古籍中是罕见的，就是记载其他各国的中文古籍中也是极其少见的。这一时期一些往印度取经学法的僧人，如唐代高僧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也给我们留下了他和其他一些僧人亲历马来西亚一些古国的非常宝贵的记载。这一时期常骏奉隋炀帝之命出使赤土后所撰成的《赤土国传》和达奚弘通出使南海各国后所撰写的、记载赤土等三十六国的《海南诸蕃行记》这两部珍贵文献，可惜在唐时便已经失传，不能不说是研究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研究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关系的一个重大损失。研究马来西亚史、东南亚史和中外关系史者无不感到惋惜、遗憾。

进入宋元时期，随着海路对外交通、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使节、特别是商旅来往的增多，中国人民对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中文古籍对马来西亚的记载显得内容更为全面，方法更加周密，系统更为清楚，叙述更为正确，其代表之作主要有二，一是赵汝适的《诸蕃志》，二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赵汝适曾任福建路市舶提举之职，由于职务的关

系和向有关方面提供参考的需要，经常向来自南海及西域、包括马来西亚等各国的商人和使者了解其国家的基本情况，撰成了《诸蕃志》一书。该书的上卷记诸国，下卷志物，体例比较严谨，内容比较丰富，记载与马来西亚有关的古国即有单马令国、佛囉安国、渤泥国和凌牙门等，对渤泥国（在今文莱一带，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和沙巴州）的记载尤详，我们从中不但可以了解中国至渤泥的里程，渤泥的社会、经济、风物人情，而且可以知道渤泥的贸易政策，渤泥对中国的友好政策以及对中国商人的优待和渤泥国王与中国商人彼此间的相互尊重等。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则是汪大渊于年青时两次泛海远游，历经马来半岛、菲律宾、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波斯湾、红海及东非沿岸，共八年之后所撰成。该书涉及的国家地区达220多个，其中与马来西亚有关的即有无枝跋、丹马令、彭坑、吉兰丹、丁家庐、苏洛隔、淳泥、都督岸、龙牙菩提、龙牙门、东西竺和万年港等共10多个古国和地区，它们都是汪大渊“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岛夷志略·岛夷志后序》），其所记载的古国和地区远远超过了前代各书，尤其该书注重记载各古国和地区的物产和贸易，关注中国与各古国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关注华侨的活动，因此对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侨以及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更具价值。

明初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郑和七下西洋，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增强了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为郑和下西洋船队的中转站，囤存钱粮货物的基地和商品集散地的马来西亚，更是引起中国人民的关注，介绍马来西亚的书籍空前多起来。三位跟郑和下西洋的随从马欢、费信和巩珍，即分别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其中分别介绍了与马来西亚有关的古国和地区满刺加、九洲山、东西竺、龙牙菩提、龙牙门、彭坑和渤泥等。其后，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黄衷的《海语》、张燮的《东西洋考》、茅瑞征的《皇明象胥录》、郑晓的《皇明四夷考》、罗曰褫的《咸宾录》、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等，都纷纷介绍了马来西亚等各

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情况，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记载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代，在质量上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中张燮的《东西洋考》尤以体例完备、记载翔实、略古详今、颇具创见为最著名，其对马来西亚的满刺加等古国、以及中国到满刺加等古国的针路的全过程的记载，对研究马来西亚的古代史的价值尤在诸书之上。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1511年葡萄牙的侵占马六甲，使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传统关系遭到破坏和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海禁”政策，妨碍了中国人民对马来西亚的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使中文古籍中有关马来西亚的记载顿然锐减，直至鸦片战争之前，有涉及记载马来西亚的中文古籍寥寥无几，除了康熙时期辑录前代有关记载的《古今图书集成》之外，仅有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和谢清高的《海录》。正因为如此，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特别是谢清高的《海录》，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马来西亚的历史，就显得更为珍贵。谢清高十八岁时附西洋船出洋，游历达十四年之久，归后口授、请人笔录成《海录》一书，它详细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咭嘓丹（今吉兰丹）、丁加奴（今丁加奴）、邦项（今彭亨）、旧柔佛（今新加坡）、麻六甲（今马六甲）、沙喇我（今雪兰莪）、新埠（今槟榔屿）、吉德（今吉打）、柔佛（今柔佛）和文来（今文莱一带，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撈越和沙巴州）等，差不多遍及今天马来西亚的各个州，对于各地的疆土、风俗、土产、贸易记载尤详，对于华侨在各地的活动也有记载，是我们研究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马来西亚的历史，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史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史的重要依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这是历史的一大变局。一些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开始留心国际形势，有的更走出国门，进行实地考察；清政府也开始陆续派遣驻外使领和出国考察大臣，他们中很多负有记载其所经及见闻的任务。作为东西来往的必经之地和先后沦为葡、荷、英的殖民地，与中国有着共同命运的马来西亚，尤为考察和记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一。因此，在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这短短的六七十年间，各种

各样的出使日记、游记、述略等等，举不胜举，不仅考察马来西亚的地理、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以及华侨、与中国的关系等，而且试图分析马来西亚沦为殖民地的原因等，其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对马来西亚的认识和了解的程度和深度，都远非前此各代可比；而其数量之巨大，更是远远超过前此各代的总和。

从两汉以至清末中文古籍中有关马来西亚的记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虽然这些记载明显地打着时代的烙印。从荒诞不实的记载以至歧视的话语，不时出现在中文古籍之中。这与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落后的“蛮夷”的传统思想和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认识水平和标准去要求古人，苛责古人。重要的是，我们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对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全面地、系统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出它的真正价值，进一步促进马来西亚的历史和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史的研究，促进中马友好关系的发展。

三

几点说明：

1. 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既是今天我们研究马来西亚的历史和中国马来西亚关系史的珍贵史料，也是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在各个不同时期对马来西亚、以至对世界各国历史的掌握和认识的程度。因此，本汇编几乎有记必录，凡是有关马来西亚的各种记载资料，差不多都收录。

2. 在利用中文古籍研究马来西亚古代历史、包括其他各国古代历史时，常常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一些古国名、古地名今地的确定。这些古国名、古地名，有的经过长期的考证和讨论，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但有的至今仍然言人人殊，差距甚大，无法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这就给我们研究古代马来西亚的

历史、包括古代其他各国的历史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为了让读者和研究者能更充分、更全面地了解和研究马来西亚的历史和中马关系史，我们在编辑本汇编时，除了把已有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古国和古地收入之外，也把那些至今尚未有定论，但却有认为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也尽量收入汇编之中。

3. 本汇编对一些古国名和古地名的注释，对于尚未有一致意见的，均附有各家的说法，不搞一家之言，以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以便读者和研究者自行选择。末尾附录二的古名今地，为了避免过于冗长，凡有多种看法的，均用“或”字介绍。

4. 本汇编一般都保留古籍记载的本来面貌，只对个别错漏明显的字词作一些补正，错漏部分用（）号，补正部分用〔〕号。

5. 本汇编所作的对古国名和古地名的注释，主要参考了恩师朱杰勤教授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辞典》，向达先生整理的《两种海道针经》和《郑和航海图》，以及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6. 由于时间比较匆促，更主要的是编者水平的限制，本汇编错漏一定不少，敬请读者和专家们给予批评指正，以便把马来西亚史、马来西亚华侨史和中马关系史的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要感谢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的鼎力相助，使本汇编得以顺利完成，并资助出版。

编者

1997年12月

一、汉唐时期中文古籍中的 马来西亚资料

1. 《汉书》

班 固撰

自日南①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②；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③；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④；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⑤。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⑥，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公元1-5年）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⑦；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⑧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⑨，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八下）

2. 《宋书》

沈 约撰

（元嘉十九年〈442〉）是岁，婆皇国⑩遣使献方物。

（卷五，本纪第五，文帝）

(元嘉二十六年〈449〉五月)丙戌,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元嘉二十八年〈451〉五月)丁巳,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孝建二年〈455〉)二月己丑,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卷六,本纪第六,孝武帝)

(孝建二年八月辛酉)斤陀利国①遣使献方物。 (同上)

(大明三年〈459〉春正月)丙申,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大明八年〈464〉秋七月)庚戌,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卷七,本纪第七,前废帝)

(元徽元年〈473〉三月丙申)婆利国②遣使献方物。

(卷九,本纪第九,后废帝)

(元嘉)二十六年(449),太祖诏曰:“诃罗单③、槃皇④、槃达⑤三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远诚宜甄,可并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曰:“惟尔慕义款化,效诚荒遐,恩之所洽,殊远必甄,用敷典章,显兹策授。尔其钦奉凝命,永固厥职,可不慎欤。”

(卷九十七,列传第五十七,夷蛮,呵罗单国)

槃皇国,元嘉二十六年,国王舍利槃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四十一一种,太祖策命之为槃皇国王曰:“惟尔仰政边城,率贡来庭,皇泽凯被,无幽不洽。宜班典策,授兹嘉命。尔其祇顺礼度,式保厥终,可不慎欤。”二十八年(451),复贡献。世祖孝建三年(456),又遣长史竺那槃智奉表献方物。以那槃智为振威将军。大明三年(459),献赤白鹦鹉。大明八年(464)、太宗泰始二年(466),又遣使贡献。太宗以其长史竺须罗达、前长史振威将军竺那槃智并为龙骧将军。

(同上,槃皇国)

世祖孝建二年（455），斤陁利^{①⑥}国王释婆罗那邻陁遣长史竺留陁及多献金银宝器。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婆黎国^{①⑦}遣使贡献。凡此诸国，皆事佛道。（同上，天竺迦毗黎国）

3. 《梁书》

姚思廉撰

（天监元年〈502〉八月）林邑^{①⑧}、干陁利^{①⑨}国各遣使献方物。（卷二，本纪第二，武帝中）

（天监十四年〈515〉九月癸亥）狼牙脩^{②⑩}国遣使献方物。（同上）

（天监十六年〈516〉八月辛丑）扶南^{②⑪}、婆利国遣使献方物。（同上）

（天监十七年〈517〉夏五月）己卯，干陁利国遣使献方物。（同上）

（普通三年〈522〉秋八月甲子）婆利……遣使献方物。（卷三，本纪第三，武帝下）

（普通四年〈523〉十二月戊午）狼牙；脩国遣使献方物。（同上）

（大通三年〈531〉六月丁未）丹丹国^{②⑫}遣使献方物。（同上）

（大通三年九月）戊寅，狼牙脩国奉表献方物。（同上）

（大同元年〈535〉二月辛丑）高丽国^{②⑬}、丹丹国各遣使献方物。（同上）

（扶南国）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②⑭}，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②⑮}，其西界接天竺^{②⑯}、安息^{②⑰}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迳过也。其市，东西

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

（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扶南）

丹丹国，中大通二年（530），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朝望国执，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服。化邻诸天，非可言喻。不任庆善，若暂奉见尊足。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大同元年（535），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同上，丹丹国）

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宋孝武世，王释婆罗那怜陀遣长史竺留陀献金银宝器。

天监元年（502），其王瞿昙脩跋陀罗以四月八日梦见一僧，谓之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敬礼，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脩跋陀罗初未能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之。”乃于梦中来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陀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高祖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模写高祖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礼敬。后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518），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乐，六通三达，为世间尊，是名如来。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邑居聚落，次第罗满，城郭馆宇，如忉利天宫。具足四兵，能伏怨敌。国土安乐，无诸患难，人民和善，受化正法，庆无不通。犹处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净，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顺趋大海，一切众生，咸得受用。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扬都天子，仁荫四海，德合人心，虽人是天，降生护世，功德宝藏，救世大悲，

为我尊生，威仪俱足。是故至诚敬礼天子足下，稽首问讯。奉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愿垂纳受。”普通元年（520），复遣使献方物。（卷七十八，夷貊上，干陁利国）

狼牙；脩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篋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纒。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钗贯耳。女子则被布，以瓔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毘旗鼓，罩白盖，兵卫甚严。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知，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515），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无量。端严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间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诸天善神之所供养，以垂正法宝，梵行众增，庄严都邑。城阁高峻，如乾施山。楼观罗列，道途平正。人民炽盛，快乐安稳。著种种衣，犹如天服。于一切国，为极尊胜。天王愍念群生，民人安乐，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布满世界，百姓乐见，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归依。敬礼大吉天子足下，犹如现前，忝承先业，庆嘉无量。今遣使问讯大意。欲自往，复畏大海风波不达。今奉薄献，愿大家曲垂领纳。”（卷七十八，夷貊上，狼牙脩国）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干之，遂大坚强。其国人披古贝如屝，及为都纒。王乃用班丝布，以瓔珞绕身，头著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坐，以银蹬支足。

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毘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廉，其导从吹螺击鼓。王姓∞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焉，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

天监十六年（517），遣使奉表曰：“伏承圣王信重三宝，兴立塔寺，校饰庄严，周遍国土。四衢平坦，清净无秽。台殿罗列，状若天宫，壮丽微妙，世无与等。圣主出时，四兵具足，羽仪导从，布满左右。都人士女，丽服光饰。市廛丰富，充积珍宝。王法清整，无相侵夺。学徒皆至，三乘竞集，敷说正法，云布雨润。四海流通，交会万国。长江眇漫，清泠深广，有生咸资，莫能消秽。阴阳和畅，灾厉不作。大梁扬都圣王无等，临覆上国，有大慈悲，子育万民。平等忍辱，怨亲无二。加以周穷，无所藏积。靡不照烛，如日之明；无不受乐，犹如净月。宰辅贤良，群臣贞信，尽忠奉上，心无异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国主，今敬稽首礼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献金席等，表此丹诚。”普通三年（522），其王频伽复遣使珠贝智贡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

（同上，婆利国）

4. 《陈书》

姚思廉撰

（天嘉）四年（563）春正月景子，干施利国遣使献方物。

（卷三，本纪第三，世祖）

（光大二年（568）九月）景午，狼牙脩国遣使献方物。

（卷四，本纪第四，废帝）

（太建三年（571）五月辛亥）新罗^⑳、丹丹、天竺、盘盘^㉑等国并遣使献方物。

（卷五，本纪第五，宣帝）

(太建三年冬十月) 己亥, 丹丹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太建十三年〈581〉冬十月) 壬寅, 丹丹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5. 《隋书》

魏 征等撰

(大业四年〈608〉三月) 壬戌, 百济^{③①}、倭^{③②}、赤土^{③③}、迦罗舍国^{③④}并遣使贡方物。……丙寅, 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 致罗刹^{③⑤}。 (卷三, 帝纪第三, 炀帝上)

(大业五年〈609〉二月) 辛丑, 赤土国遣使贡方物。

(同上)

(大业六年〈610〉六月辛卯) 赤土遣使贡方物。

(同上)

赤土国, 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 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 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③⑥}, 西婆罗娑国^{③⑦}, 南诃罗旦国^{③⑧}, 北拒大海, 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 名利富多塞, 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 传位于利富多塞, 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 并邻国王之女也。居僧祇城, 有门三重, 相去各百步许。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 县金花铃珞, 妇女数十人, 或奏乐, 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 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 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仗, 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 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 北户, 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 冠金花冠, 垂杂宝璎珞。四女子立侍, 左右兵卫百余人。王榻后作一木龕, 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龕后悬一金光焰, 夹榻又树二金镜, 镜前并陈金瓮, 瓮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 牛前树壹宝盖, 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百人, 东西重行, 相向而坐。其官有萨陀迦罗一人, 陀拏达义二人, 迦利蜜

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钵帝十人。

其俗等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之室，恣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则分财别居，唯幼子与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则剔发素服，就水上构竹木为棚，棚内积薪，以尸置上。烧香建幡，吹蠡击鼓以送之，纵火焚薪，遂落于水。贵贱皆同。唯国王烧讫，收灰贮以金瓶，藏于庙屋。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稞、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趾。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浆为酒。

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③⑧}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③⑨}，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④⑩}，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④⑪}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④⑫}，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饮食踈薄，愿为大国意而食之。”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

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盅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趾④。骏以六年（610）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大悦，赐骏等物二百段，俱授秉义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
（卷八十二，南蛮，赤土国传）

婆利国，自交阯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护滥那婆。官曰独诃邪*，次曰独诃氏拏。国人善投轮刀，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其余兵器与中国略同。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其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盘贮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设大祭。海出珊瑚。有鸟名舍利，解人语。

大业十二年（616），遣使朝贡，后遂绝。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其风俗物产，大抵相类云。
（同上，婆利国传）

6. 《南史》

李延寿撰

（宋元嘉十九年〈442〉）是岁……婆皇国并遣使朝贡。
（卷二，宋本纪中第二）

（宋元嘉二十六年〈449〉五月）丙戌，婆皇国……遣使朝贡。
（同上）

- (宋元嘉二十八年五月) 丁巳, 婆皇国遣使朝贡。
(同上)
- (宋孝建) 二年 (455) 春二月己丑, 婆皇国遣使朝贡。
(同上)
- (宋孝建二年八月) 辛酉, 干陀利国④遣使朝贡。
(同上)
- (宋大明三年 (459)) 是岁, 婆皇国遣使朝贡。
(同上)
- (宋大明八年 (464)) 秋七月庚戌, 婆皇国遣使朝贡。
(同上)
- (梁天监元年 (502) 八月丁未) 林邑、干施利国各遣使朝贡。
(卷六, 梁本纪上第六)
- (梁天监十年 (511)) 是岁……婆利国贡金席。
(同上)
- (梁天监十四年 (515)) 是岁……狼牙脩国各遣使来朝贡。
(同上)
- (梁天监十六年 (517)) 是岁……扶南、婆利等国各遣使朝贡。
(同上)
- (梁天监十七年 (518)) 闰八月, 干施利国遣使朝贡。
(同上)
- (梁普通三年 (522)) 秋八月甲子, 婆利……遣使朝贡。
(卷七, 梁本纪中第七)
- (梁普通四年 (523)) 十二月戊午……狼牙脩国遣使朝贡。
(同上)
- (梁中大通三年 (531) 六月) 是月, 丹丹国遣使朝贡。
(同上)
- (梁中大通三年) 九月, 狼牙脩国遣使朝贡。
(同上)
- (梁大同元年 (535) 二月) 辛丑, 高丽、丹丹国并遣使朝贡。
(同上)

(陈天嘉) 四年 (563) 春正月丙子, 干陀利国遣使朝贡。
(卷九, 陈本纪上第九)

(陈光大二年 (568)) 九月, 林邑、狼牙脩国并遣使朝贡。
(同上)

(陈太建三年 (571)) 五月辛亥, 高丽、新罗、丹丹、天竺、盘盘等国并遣使朝贡。

(卷十, 陈本纪下第十)

(陈太建十三年 (581)) 冬十月壬寅, 丹丹国遣使朝贡。
(同上)

(陈至德三年 (585)) 冬十月己丑, 丹丹国遣使朝贡。
(同上)

(扶南国) 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 在海崎上, 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 并羈属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诸贾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 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 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不有, 又有酒树似安石榴, 采其花汁停瓮中, 数日成酒。
(卷七十八, 夷貊上, 扶南国传)

(宋元嘉) 二十六年 (449), 文帝诏曰: “呵罗单、婆皇、婆达^④三国, 频越遐海, 款化纳贡, 远诚宜甄, 可并加除授。”
乃遣使策命之。
(同上, 呵罗单国传)

婆皇国, 元嘉二十六年, 国王舍利婆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四十一一种, 文帝策命之为婆皇国王。二十八年 (451), 复遣使贡献。孝武孝建三年 (456), 又遣长史竺那婆智奉表献方物, 以那婆智为振威将军。大明三年 (459), 献赤白鹦鹉。大明八年 (464)、明帝泰始二年 (466), 又遣使贡献。明帝以其长史竺须罗达、前长史振威将军竺那婆智并为龙骧将军。

(同上, 婆皇国传)

丹丹国, 中大通三年 (531), 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画塔二躯, 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大同元年 (535), 复遣使

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

（卷七十八，夷貊上，丹丹国传）

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宋孝武世（454—464），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施献金银宝器。梁天监元年（502），其王瞿昙脩跋陀罗以四月八日梦一僧谓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礼敬，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乃于梦中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陀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摸写帝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敬礼。后跋陀死，子毗针邪跋摩立，十七年（518），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献金芙蓉、杂香药等物。普通元年（520），复遣使献方物。

（同上，干陀利国传）

狼牙脩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箴、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漫，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被布，以璎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盖，兵卫甚严。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向之。王闻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515），遣使阿撤多奉表。

（同上，狼牙脩国传）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埧贝

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暴干之，遂大硬。其国人披古贝如
屐，及为都纒。王乃用斑丝者，以瓔珞绕身，头著金冠高尺余，
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坐，以银镫支足。
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毼拂及孔雀扇。王出以乘驾輿，
輿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廉。其导从吹螺击鼓。王姓憍陈
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自言白净夫人即其国
女。

天监十六年（517），遣使奉表献金席等。普通三年
（522），其王频伽复遣使珠智献白鸚鵡、青虫、兜鍪、琉璃
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

（同上，婆利国传）

7. 《北史》

李延寿撰

（隋炀帝大业四年〈608〉三月）壬戌，百济、倭、赤土、迦
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致罗
罽④。

（卷十二，隋本纪下第十二）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二月）辛丑，赤土国遣使贡方物。

（同上）

（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六月辛卯……赤土并遣使贡方
物。

（同上）

8. 《旧唐书》

刘 恂撰

赤土国，州南渡海，便风十四日，至鸡笼岛，即至其国。亦

海中之洲。 (卷四十一, 地理志四)

丹丹国, 振州东南海中之一洲, 舟行十日至。 (同上)

《赤土国记》二卷, 常骏等撰。 (卷四十六, 经籍志上)

婆利国, 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数千里, 自交州南渡海, 经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数国乃至焉。其人皆黑色, 穿耳附璫。王姓刹利耶伽, 名护路那婆, 世有其位。王戴花形如皮弁, 装以真珠璆珞, 身坐金床。侍女有金花宝缕之饰, 或持白拂孔雀扇。行则驾象, 鸣金击鼓吹蠡为乐。男子皆拳发, 被古贝布, 横幅以绕腰。风气暑热, 恒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有古贝草, 缉其花以作布, 粗者名古贝, 细者名白氎。贞观四年(630), 其王遣使随林邑使献方物。

(卷一百九十七, 南蛮, 婆利国传)

盘盘国, 在林邑西南海曲中, 北与林邑隔小海, 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国与狼牙修国^{④⑦}为邻, 人皆学婆罗门, 甚敬佛法。

(同上, 盘盘国传)

诃陵国^{④⑧}, 在南方海中洲上居, 东与婆利、西与堕婆登^{④⑨}、北与真腊^{⑤⑩}接, 南临大海。

(同上, 诃陵国传)

9. 《通典》

杜佑撰

哥罗国^{⑤①}, 汉时闻焉。在槃槃^{⑤②}东南, 亦曰哥罗富沙罗国。云其王姓失利婆罗, 名米失钵罗。其理城累石为之, 城有楼阙, 门有禁卫。宫室覆之以草。国有二十四州而无县。庭列仪仗, 有纛, 以孔雀羽饰焉。兵器有弓箭、刀稍、皮甲, 征伐皆乘象, 一队有象百头, 每象有百人卫之。象鞍有钩拦, 其中有四人, 一人执稍, 一人执弓矢, 一人执旻, 一人执刀。赋税人出银一铢。国

无蚕丝麻纴，唯出古贝布。畜有牛少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发裹头。又嫁娶初问婚，惟以槟榔为礼，多者至二百盘。或婚之时，唯以黄金为财，多者至二百两。妇人嫁讫则从夫姓。音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鼓、簧，吹蠡击鼓。死亡则焚尸，盛以金罍，沈之大海。

（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南蛮下，哥罗）

顿逊国，梁时闻焉（一曰典逊）。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王并羈属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余里。其国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贾人多至其国市焉。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涯岸，舶未曾得迳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种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酒瓮中，数日成酒。出藿香，插役便生，叶如都梁以裹衣。国有区拔等花十余种，冬夏不衰，日载数十车货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为粉以傅身焉。其俗又多鸟葬，将死，亲宾歌舞于郭外，有鸟如鹅口鹦鹉而红色，飞来万许，家人避之。鸟食肉尽乃去，烧其骨，沈海，以为上行人也。必生天鸟，若回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复以为己有秽，更就火葬，以为次行人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鸟食，以为下行人也。

（同上，顿逊）

干陀利国，梁时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贝，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武帝天监（502 - 519）中，遣使贡方物。

（同上，干陀利）

狼牙修国，梁时通焉。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其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栈、沈、婆律等香。其俗男女皆袒而披发，以古贝布为汗漫。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髀，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披布，以瓔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旛毘旗鼓，罩白盖，兵卫甚设。武帝天监（502 - 519）中，遣使献方

物。其使云，立国以来四百余年。 (同上，狼牙修)

婆利国，梁时通焉。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国乃至。其国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蚶名（火谈反）贝罗，初采之柔软，刻削为物，暴干之遂坚硬。有鸟名舍利，解人语。其国人皆黑色，穿耳附璫，披古贝如帔。及为都纒，王乃用斑丝者，以瓔珞绕身，头著金长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饰之，带金装剑，坐金高坐，以银蹬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毘拂及孔雀。王出以象驾輿，施羽盖、珠廉，其导从吹螺击鼓。国人善投轮刃，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其余兵器与中国略同。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王姓娇陈如。自古未通中国。武帝天监（502—519）中来贡。隋大业（605—617）中，又遣使贡献。其王姓刹利耶伽，大唐贞观（627—649）中，又遣使朝贡。

(同上，婆利)

赤土国，隋时通焉。扶南之别种也。直崖州之南，渡海水行便风，十余日经鸡笼岛至其国。所都土色多赤，以为号。东波罗刹国，西罗婆国^{⑤③}，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居僧祇城，亦曰师子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面而坐三重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瓔珞。王榻后作一木龕，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龕后悬一金光焰，远视如项后。其官萨陀伽罗一人，陀拏（拏，女除反）达叉二人，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耶迦一人，钵帝一人。其俗皆穿耳翦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衣，豪富之室瓷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稌（音祭）、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趾。

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戏有双六、鸡卜。冬至之日影直在下，夏至日影在南。户皆北向。炀帝（605-617）时，募能通绝域。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应召。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于〕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见狼牙修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月余至其国都。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至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入宴。王前设两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及还，遣那耶迦随骏贡方物。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并，音蒲浪反），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十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连于交趾。六年（610）却还到中国焉。

（同上，赤土）

罗刹国，在婆利之东，……隋炀帝大业三年（607），遣使常骏等使赤土国，至罗刹。

（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南蛮下，罗刹）

丹丹国，隋时闻焉。在多罗磨国^{⑤4}西北，振州东南（振州，今延德郡，珠崖同岛山上）。王姓刹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万余家，亦置州县，以相统领。王每晨夕二时临朝。其大臣八人，号曰八座，并以婆罗门为之。王每以香粉涂身，冠通天冠，挂杂宝璎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屨，近则乘舆，远则馭象。其攻伐，则吹蠡击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盗贼无多少皆杀之。土出金、银、白檀、苏方木、槟榔，其谷唯稻，畜有沙牛、羖羊、猪、鸡、鹅、鸭、獐、鹿，鸟有越鸟、孔雀。果蔬（力果反）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莲，菜有葱、蒜、蔓菁。

（同上，丹丹）

边斗国（一云班斗）^{⑤⑤}、都昆国（一云都军）^{⑤⑥}、拘利国（一云九离）^{⑤⑦}、比嵩国^{⑤⑧}，并隋时闻焉。扶南度金邻大湾^{⑤⑨}，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国。其农作，与金邻^{⑥⑩}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栈香、藿香及流黄，其藿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败，唯中节坚固，芬香独存，取以为香。

（同上，边斗）

薄刺国，隋时闻焉。在拘利南海湾中……

（同上，薄刺）

多摩长国^{⑥①}，居于海岛……南与羊支跋^{⑥②}，华言五山也，北与诃陵等国接。

（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南蛮下，多摩长）

10.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净撰

义辉论师，洛阳人也。……欲思观梵本，亲听微言，遂指掌中天，还望东夏。惜哉！苗而不实，壮志先秋。至郎迦戍国^{⑥③}，婴疾而亡，年三十矣。

（卷上，义辉论师传）

道琳法师者，荆州江陵人也。……欲寻流讨源，远游西国。乃杖锡遐逝，鼓舶南溟。越铜柱而届郎迦^{⑥④}，历诃陵而经裸国^{⑥⑤}。所在国王礼待，极致殷厚。经乎数载，到东印度耽摩立底国^{⑥⑥}。……净^{⑥⑦}〔自印度〕回至南海羯‘国^{⑥⑧}，有北方胡至，云有两僧，胡国逢见，说其状迹，应是其人。

（卷下，道琳法师传）

净于时咸亨三年（672）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未经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

罗瑜国^{⑥⑨}（今改为室利佛逝^{⑦⑩}也），复停两月，转向羯¹。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船渐向东天矣。从羯¹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⑦⑪}。
（卷下，玄奘律师传）

〔义净〕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方始旋踵言归，还“摩立底^{⑦⑫}。未至之间，遭大劫贼，仅免剽刃之祸，得存朝夕之命。于此升船，过羯¹国。所将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拥居佛逝矣。
（同上）

义朗律师者，益州成都人也。……思瞻圣迹，遂与弟俱游。……既至乌雷^{⑦⑬}，同附商船。挂万丈，陵万波越舸扶南，缀缆即迦戍。蒙郎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智岸遇疾于此而亡。朗公既怀死别之恨，与弟附船向师子洲^{⑦⑭}。
（同上，义朗律师传）

无行禅师者，荆州江陵人也。……与智弘为伴，东风泛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国。国王厚礼，特异常伦。……后乘王船，经十五日达末罗瑜洲。又十五日，到羯¹国。至冬末，转舶东行，经三十日，到那伽钵亶那^{⑦⑮}。
（卷下，无行禅师传）

法振禅师者，荆州人也。……携二友，出三江，整帆上景^{⑦⑯}之前，鼓浪诃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¹。未久之间，法振遇疾而殒，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萎，彼二情疑，遂附舶东归。
（卷下，法振禅师传）

14. 《酉阳杂俎》

段成式撰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

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中心，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 (前集，卷十八)

注释

- ① 日南，故地在今越南 (Viet Nam) 中部。
- ② 都元，故地或以为在今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苏门答腊 (Sumatra) 岛的东北部或西北部，或以为在今马来西亚 (Malaysia) 马来亚的东部或西部，或以为今泰国 (Thailand) 湄南 (Menam) 盆地，或以为在今越南东南岸，迄无定论。
- ③ 邑卢没，故地或以为在今缅甸 (Burma) 丹那沙林 (Tenasserim) 一带，或以为在今泰国叻丕 (Ratburi, 也译叻武里) 或华富里 (Lopburi)。
- ④ 谶离，故地或以为在今缅甸沿海的勃固 (Pegu)，或以为在今伊洛瓦底 (Irrawaddy) 江三角洲仰光 (Rangoon) 附近的沙廉 (Syriam)，或以为在今缅甸的丹那沙林。
- ⑤ 夫甘都卢，故地一般以为在今缅甸的卑谬 (Prome) 及其附近，一说在今缅甸蒲甘 (Pagan)。
- ⑥ 黄支，故地在今印度 (India) 泰米尔纳德邦 (Tamil Nadu) 的坎奇普兰 (Kanchipuram)。
- ⑦ 皮宗，一说指马来半岛西南岸的皮散 (Pisang) 岛，一说泛指马来西亚的柔佛 (Johore) 及新加坡 (Singapore) 一带，一说指越南南端的金瓯 (Ca Mau) 角及近的 Byon 岛或 Panjang 岛等。
- ⑧ 象林，故地在今越南的广南 - 岷港省。
- ⑨ 已程不，一般认为在今斯里兰卡 (Sri Lanka)。
- ⑩ 婆皇，又作槃皇，有认为即指今马来西亚的彭亨 (Pahang) 州一带。
- ⑪ 斤陀利，参见④干陀利注条。

- ⑫ 婆利，又作婆黎、婆里洲、马礼，故地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Bali）岛，一说在今加里曼丹岛的北部和中部一劳带，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劳越（Sarawak）和沙巴（Sabah）州。
- ⑬ 诃罗单，又作呵罗单、阿罗单、诃罗施，或谓又称诃罗旦，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在爪哇岛或兼指此二岛。
- ⑭ 槃皇，参见⑩婆皇注条。
- ⑮ 槃达，参见④婆达注条。
- ⑯ 斤阇利，参见④干陀利注条。
- ⑰ 婆黎，又作婆利，参见⑫婆利注条。
- ⑱ 林邑，也作临邑，故地在今越南的中部。
- ⑲ 干阇利，参见④干陀利注条。
- ⑳ 狼牙脩，参见⑰狼牙修注条。
- ㉑ 扶南，故地即今柬埔寨。
- ㉒ 丹丹，又作单单、坦坦等，故地一般以为指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Kelantan）州一带。
- ㉓ 高丽，也作高句丽，故地在今朝鲜半岛北部。
- ㉔ 顿逊，又作顿孙、典逊、典孙等，故地一说指今缅甸的丹那沙林一带，一说泛指马来半岛的北部，一说包括马来半岛的南部在内。
- ㉕ 交州，南北朝后的交州专指今越南横山以北地区。
- ㉖ 天竺，故地指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的地方。
- ㉗ 安息，一般认为即西史的帕提亚（Parthia）王国，故地在今伊朗（Iran）的东北部和独联体土库曼（Turkmenia）共和国的南部。
- ㉘ 新罗，故地在今朝鲜半岛南部。
- ㉙ 盘盘，又作槃槃，一般认为在今马来半岛北部泰国境内。
- ㉚ 百济，故地在今朝鲜半岛西南部。
- ㉛ 倭，故地在今日本。

- ③② 赤土，故地一说在今马亚半岛，或以为即羯¹的异译，故地包括今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泰国的宋卡（Songkhla）、北大年（Pattani）一带，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
- ③③ 迦罗舍，又作迦逻舍、迦逻舍弗、哥罗舍分等，故地一说在今泰国西部的叻丕，一说在今泰国的西北部或缅甸、
- ③④ 罗刹，故地一说在今柬埔寨和越南一带，一说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Kelantan）附近，一说在今菲律宾的吕宋（Luzon）岛或苏禄（Sulu）岛，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Maluku）群岛。
- ③⑤ 波罗刺，故地一般认为在今加里曼丹（Kalimantan）岛。
- ③⑥ 婆罗沙，一般认为即婆鲁斯，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Barus），也作巴罗斯（Baros）。
- ③⑦ 诃罗旦，又作诃罗单，故地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一说在今马来半岛。参见诃罗单注条。
- ③⑧ 焦石山，故地在今越南中部海岸之外，或指岷港（Da Nang）角，或以为指越南义静省的枚闾（Mui Duong）角的 Tseu 岛，或以为即占婆（Champa）岛。
- ③⑨ 陵伽钵拔多洲，故地在今越南中部沿岸的占婆岛。
- ④⑩ 师子石，又作狮子石，故地一说在今越南东南岸外卡特威克（Catwick）群岛中的萨巴特（Sapata）岛或其北面的平顺（Binh Thuan）海岛，一说在今越南南岸外的两兄弟（Two Brother）群岛，一说在今泰国曼谷（Bangkok）湾中的锡昌（Sichang）岛，一说在今半岛马来亚东岸外的佩亨提安（Perhentian）群岛，一说即今新加坡。
- ④⑪ 狼牙须，参见④⑦狼牙修注条。
- ④⑫ 鸡笼岛，故地往往依赤土的归属而定，大体二说，一说在今马来半岛东岸外，或认为即今泰国春蓬（Chumphon）海中 Ko Rang Kai 的意译，或认为指高头廊（Phatalung）附近的 Kwa Yai，或认为指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或认为指今马来西亚的大雷当（Great Redang）岛；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

- 苏门答腊岛东岸外，或认为指林加（Lingga）岛，或认为指新格（Singkep）岛，或认为在巴达（Badas）群岛一带。也有认为指今越南的昆仑（Condore）岛。
- ④③ 交趾，又作交趾，南北朝时的交趾一般指今越南北部。
- ④④ 干陀利，又作斤陀利、乾施利、干拖利、近施利、干施利等，故地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为该地梵名 Kandarir 的异译；一说在马来半岛，为吉打梵名 Kadaramr 的异译，或认为指霹雳州的近打（Kintan）。
- ④⑤ 婆达，故地一说指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巴达（Batak）人的国家，一说又作闍婆婆达，在今越南的中部。
- ④⑥ 罗鬪，应为罗刹之误，见上③④罗刹注条。
- ④⑦ 狼牙修，又作狼牙脩、狼狻修、狼牙须、楞伽修、郎迦戌、郎迦等，一般认为狼牙修、狼牙脩、狼牙须、楞伽修、郎迦戌和凌牙斯、凌牙斯加、龙牙犀角等均为同名异译，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宋以前奄有马来半岛东西两岸之地，即从今马来西亚的吉打至泰国的洛坤（Nakhon Srithamarat）、北大年、宋卡一带，宋以后专指北大年一带。
- ④⑧ 诃陵，又作诃陵洲，故地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 ④⑨ 堕婆登，又作婆登、堕波登、堕婆，故地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的东部或爪哇岛的西部。
- ⑤⑩ 真腊，即今柬埔寨。
- ⑤⑪ 哥罗，在今马来半岛，旧说或在今泰国南部的克拉（Kra）附近，或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Selangor）州，近人考证，为大食人所称的 Kalah，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一带。
- ⑤⑫ 槃槃，又作盘盘等，参见②⑨盘盘注条。
- ⑤⑬ 罗婆，参见③⑥婆罗娑注条。
- ⑤⑭ 多罗磨，又作多罗靡罗、多罗摩罗、多摩罗等，故地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西部。
- ⑤⑮ 班斗，故地或为泰国的万伦（Ban Don）湾一带，或半岛马来来的亚吉兰丹（kelantan）河东面的 Peng Datu 或双溪乌

- 戎 (Sungai Ujong) 的 Bantau, 或马来西亚的柔佛 (Johore) 州及新加坡一带, 或为新加坡东南 Bedok 的音译。
- ⑤⑥ 都昆, 故地在今马来半岛。
- ⑤⑦ 拘利, 故地在今马来西岸, 或与古罗、哥罗均为克拉 (Kra) 地狭名的音译; 或为投拘利的省译, 即哥谷罗; 或即哥罗, 参见古罗、哥罗、哥谷罗等注条。
- ⑤⑧ 比嵩, 故地在今马来半岛, 即皮宗, 见上⑦皮宗注条。
- ⑤⑨ 金邻大湾, 即今暹罗湾。
- ⑥⑩ 金邻, 故地或在今泰国的叻丕 (Ratburi) 或佛统 (Nakhon Pathom), 或在今下缅甸和湄南河盆地一带。
- ⑥⑪ 多摩长, 又作多摩莪, 故地一般认为在今马来半岛, 一说在今泰国高头廊 (Phatalung) 府的塔莫特 (Tamaut), 一说又作堕婆登, 在今克拉 (Kra) 地狭。
- ⑥⑫ 羊支跋, 即半支跋之讹, 故地为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及其附近的五屿。
- ⑥⑬ 郎迦戍, 略称郎迦, 参见④⑦狼牙修注条。
- ⑥⑭ 郎迦, 见上。
- ⑥⑮ 裸国, 即裸人国, 参见下⑦①裸人国注条。
- ⑥⑯ 耽摩立底, 又作“摩立底。参见下⑦②“摩立底注条。
- ⑥⑰ 即义净本人自称。
- ⑥⑱ 羯荼, 故地一般认为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及其北部玻璃市 (Bali) 一带。
- ⑥⑲ 末罗瑜, 又作末罗瑜洲、末罗游洲、摩罗游等, 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角。
- ⑦⑰ 室利佛逝, 又作室利佛誓、尸利佛逝、尸利佛誓、佛逝、佛誓、拂誓等, 均为梵文 Srivijaya 的音译, 唐代时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大国, 都巴林冯, 即今巨港 (Palembang), 宋代崔后改称三佛齐。
- ⑦⑱ 裸人国, 作裸国、裸形玉国, 此处义净所的裸人国, 故地一般认为指今印度的尼科巴群岛 (Nicobar) 。

- ⑫耽摩立底，作耽摩立底、摩栗底、耽摩栗底，故地一般认为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部的塔姆卢克（Tamluk）一带。
- ⑬鸟雷，故地在今中国广西。
- ⑭师子洲，作狮子洲，故地即今斯里兰卡。
- ⑮那伽钵亶那，梵名 Nagapattana 的音译，故地在今印度南部东岸的讷加帕塔姆（Nagapattam）。
- ⑯上景，应为匕景之误，也作比景、北景，故地在今越南北部。

二、宋元时期中文古籍中的 马来西亚资料

1. 《唐会要》

王 溥撰

婆利国

婆利者，南荒之国也，在林邑东南，海行可万里。地延袤数千里，暑热恒如中国盛夏时。谷一岁再熟。王姓刹利邪伽，名护路那婆，世有其位。人皆黑色，穿耳附璫。其王服花冠，饰以真珠瓔珞，身坐金床，行则驾象，鸣鼓吹鼙。

贞观四年（630）四月，使至婆利界，有罗刹国，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林邑人作市，市以夜而自掩其面。
(卷九十九)

盘盘国

盘盘国，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国与狼牙脩国为邻……
(同上)

2. 《太平御览》

李昉等撰

《隋书》曰：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赤，因以为号。东婆罗刺国，西婆罗婆〔娑〕国，南诃罗旦国，北巨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邻国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仙人、菩萨之像，悬金花铃珞，妇人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仗，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璎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卫百余人。王榻后作一龕，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龕后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瓮，瓮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树一宝盖，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萨随迦逻一人，隋拿达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耶迦一人，钵帝十人。其俗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之室，恣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则分财别居，唯幼子与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则剔发素服，就水上构竹为棚，棚内积薪，以尸置上。烧香建幡，吹蠡击鼓以送之，纵火焚薪，遂落于水。贵贱皆同。唯国王烧讫，收灰贮以金瓶，藏于庙屋。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稞、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阯。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浆为酒。

又曰：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607），屯田

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疋，时服一袭，遣赆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狮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使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鼙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耶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鼙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人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后请骏等入宴，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盅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耶迦随骏贡方物。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上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蒲浪北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阯。至六年（610）春与那耶迦于弘农谒帝，帝大悦，赐物及官赏各有差。

（卷七八七，四夷部八，赤土国）

吴时康泰为中郎，表上《扶南土俗传》曰：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正西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

（同上，蒲罗中国）

《南史》曰：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贝，槟榔特精，为诸国之极。宋孝武世（454—464），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施献金银宝器。梁天监元年（502），其王瞿昙脩跋陀罗以四月八日梦一僧谓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礼敬，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梦此

僧曰：“汝若〔不〕信我，我当与汝往观。”乃于梦中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施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资，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摸写帝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敬礼。后跋陁死，子毗针耶跋摩立，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献金芙蓉、杂香药等。

（同上，于陁利国）

《南史》曰：狼牙脩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穰、沉、婆律香。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漫。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布，以纓络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毘旗鼓，罩白盖，兵卫甚严。国人说，立国已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向之。王闻，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515），遣使阿撒多奉表。

（同上，狼牙脩国）

《南史》曰：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坭贝，大硬。其国人披古贝如袍，及为都纓，〔王〕乃用斑丝者，以纓络绕身，头著金长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座，以金镫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毘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廉，导从吹螺击鼓。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自言白静王夫人即其国女。天监十六年（517），遣使奉表献金席等。普通三年（522），其王频伽复遣使珠智献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器、古贝、螺杯、杂色香数十种。

《隋书》曰：婆利国，自交阯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

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耶伽，名护滥那婆。官曰独诃邪拏，次曰独诃氏拏。国人善投轮刀，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其余兵器，与中国略同。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其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盘贮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设大祭。海出珊瑚。有鸟名舍利，解人语。大业十二年（616），遣使入贡。后遂绝。（同上，婆利国）

《南史》曰：……（宋元嘉）二十六年（449），文帝诏曰“呵罗单国、婆皇、婆达三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远诚宜甄，可并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同上，呵罗单国）

《南史》曰：婆皇国，元嘉二十六年（449），国王舍利婆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四十一种。文帝策命之为婆皇国王。二十八年（451）复遣使贡献。孝武孝建三年（456），又遣长史竺那婆智奉表献方物，以那婆智为振威将军。大明三年（459），献赤白鸚鵡。大明八年（464）、明帝泰始二年（466），又遣使贡献，明帝以其长史竺须罗远，前长史、振威将军竺那婆智并为龙骧将军。（同上，婆皇国）

《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455）八月二日，斤施利国王释施罗降遣长史竹留及多奉表献方物。（同上，斤施利）

《南史》曰：顿逊国，在海崎上。（崎音析，曲岸也。）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羈属扶南。顿逊人东界通交州诸贾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

《唐书》曰：顿逊国，出霍香，插枝便生叶如都梁以裛衣。国有区拔等十余种，冬夏不衰，日载十车货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为粉以傅身焉。

《南州异物志》曰：典逊①在扶南三千余里，本为别国。扶南先王范蔓有勇略，讨服之，今属扶南。竺芝《扶南记》曰：顿逊国，属扶南。国主名昆仑。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人。顿逊敬奉其道，嫁女与之，故多不去。唯读天神经，以香花自洗，精进不舍昼夜。疾困便发愿鸟葬，歌舞送之。邑外有鸟啄食，余骨作灰，瓮盛沉海。鸟若不食，乃蓝盛火，葬者投火，余灰函盛埋之。祭祠无年限。又酒树有似安石榴，取花与汁停瓮中，数日乃成酒，美而醉人。

（卷七八八，四夷部九，顿逊国）

《梁书》曰：丹丹国，中大通二年（530），其王遣使奉表送象牙及画塔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大同元年（535），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

《隋书》曰：丹丹国，在多罗摩罗国西北，振州东南。（振州，今延德郡，朱雀同岛上。）王姓刹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万余家。亦置州县，以相统领。王每晨夕二时临朝。其大臣八人，号曰八座，并以婆罗朝其之王，每以香粉涂身，冠通天冠，挂杂宝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屨，近则乘輿，远则馭象。其攻伐则吹蠡、击鼓，兼有幡旗。其刑盗贼无多少皆杀之。土出金银、白檀、苏方、槟榔。其谷唯稻，畜有沙牛、羖羊、猪、鸡、鹅、鸭、獐、鹿，鸟有越鸟、孔雀，果蓏（力果切）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莲，菜有葱、蒜、蔓菁。（同上，丹丹国）

《隋书》②曰：罗刹国，在婆利之东。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邑人作市。……炀帝大业三年（607），使常骏等赤土国，致罗刹国。（同上，罗刹国）

《隋书》③曰：边斗国（一云班斗）、都昆国（一作都稚）、拘利国（一作九稚）、比嵩国，并扶南渡金邻大湾，有此四国。其农作与金邻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栈香、藿香及硫

黄。其藿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败，唯中节坚贞，芬香独存，取为香。（同上，边斗四国）

《唐书》曰：多摩国长居于海岛，东与婆风，西与多隆，南与半支跋、华言五山也，北与诃陵等国接。（同上，多摩国）

《唐书》曰：婆利东有罗刹国，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林邑人作市，以夜而来，自掩其面，其国出火珠，状如水精，日午时，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火出。
（卷八〇三，珍宝部二，珠下）

3. 《册府元龟》

王钦若等辑

丹丹国，隋时闻焉，在多罗磨罗④国西北，振州东南。王姓刹利，名尸陵伽。（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其王姓瞿昙氏，名富利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富利多塞也。
（同上）

哥罗国，汉时闻焉，在槃槃东南，亦有哥罗富沙罗国云。其王姓天梨天钵罗。（同上）

于阗国⑤，在南海洲上。

（卷九五七，外臣部，国邑一）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同上）

顿逊国，在林邑西南海崎上，地方千里，去海千余里。

(同上)

金利毗逝国⑥……西去赤土国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国⑦三千里……

(同上)

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

(同上)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或曰其国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数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经林邑、扶南、赤土、文单数国乃至焉。

(同上)

盘盘国，在林邑之南海曲中，与狼牙修国为邻。

(同上)

丹丹国，在多罗磨罗国西北，振州东（西）〔南〕，理所可二万余家，亦置州县，以相统领。

(同上)

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婆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方数千里。其王居僧祇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象，悬金花铃毘，妇女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伏〕（仗），门内者执白佛。夹道垂素纲、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缨络。四女子立侍，左右兵卫百余人。王榻后作一木龕，以金银五香木杂（纳）〔钿〕之，龕后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瓮，瓮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树一宝盖，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

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 (同上)

罗刹国，在婆利之东。 (同上)

顿逊国，在林邑西南海奇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羈属扶南。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东界通交州诸贾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又有树酒，(以)〔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可饮。

(卷九五九，外臣部，土风一)

婆利国，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干之，遂大坚强。其国人披古贝如帔，及为都纁，王乃用班丝布，以纁络绕身，头著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金高坐，以银蹬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毵纹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廉，其导从吹螺、击鼓。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焉，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又云其地延袤数千里，国人善投轮，乃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其余兵器与中国略同。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其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盘贮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设大祭。海出珊瑚。有鸟名舍利，解人语。人皆黑色，穿耳附璫，王戴花，形如皮弁，装以真珠瓔珞，身坐金床，侍女有金花宝鏤之饰，或持白纹孔雀扇。行则驾象，鸣金、击鼓、吹蠡为乐。男子皆拳发，被古贝布，横幅以绕腰。有古贝草，缉其花以作布，美者名古贝，细者名白叠。

(卷九六〇，外臣部，土风二)

千陀利国^⑧，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

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为诸国之最。 (同上)

赤土国，本扶南之别种，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其俗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其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善髻于项亥，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富豪之室，恣意侈靡，(为)〔惟〕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妇)〔父〕执女手以授婿，(十)〔七〕日乃配焉。既娶即分财别居，惟幼子与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则剔发素服，就水上构竹为棚，棚内(所)积薪，以尸置上，烧香建幡，吹蠡击鼓以送之，纵火焚薪，遂落于水。贵贱皆同。唯国王烧讫，收灰贮以金瓶，藏于庙屋。冬夏(尝)〔常〕湿，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稞、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趾。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浆为酒。 (同上)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六月，婆皇国王舍利婆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四十一种，策命为婆皇国王。

是月，婆达国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献方物，策婆达国王诏曰：“阿罗单、婆达三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远诚宜甄，可并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

(卷九六三，外臣部，封册一)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斤施利国王释婆罗那遣长史竺留陀及多献金银宝器。

(卷九六八，外臣部，朝贡一)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斤陀利国、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婆皇国遣使贡献。
(同上)

(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婆黎王遣使献方物。
(同上)

梁高祖天(建)[监]元年(502),于陀利国^⑨王瞿昙脩跋陀罗以四月八日梦见一僧,谓之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敬礼,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修陀罗王未能信,既而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之。”乃于梦中来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陀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高祖容质,饰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
(同上)

(梁高祖天监十四年〈515〉)九月,狼牙脩国王婆伽达多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无量。端严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间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耀,亦如月光。诸天善神之所供养,以垂正法宝,(梵)[梵]行众生,庄严都邑。城阁高峻,如乾施山。楼观罗列,道途平正。人民炽盛,快乐安稳。著种种衣,犹如天服。于一切国,为极尊胜。天王愍念群生,人民安乐,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布满世界,百姓乐见,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归依。敬礼大吉天子足下,犹如现前,忝承先业,庆嘉无量。今遣使问讯大意。欲自往,复畏大海风波不达。今奉薄献,愿大家曲垂领纳。”
(同上)

（梁高祖天监）十六年（517）三月，婆利国遣使奉表曰：“伏承圣王信重三宝，兴立塔寺，较饰庄严，周遍国土。四衢平坦，清净无秽。台殿罗列，状若天宫，庄丽微妙，世无与等。圣主出时，四兵具足，羽仪导从，布满左右。都人士女，丽服光饰。市廛丰富，充积宝珍。王法清整，无相侵夺。学徒皆至，三乘竞集，敷说正法，云布雨润。四海流通，交会万国。长江眇漫，清冷深广，有生成资，莫能消秽。阴阳和畅，灾厉不作。大梁扬都圣王无等，临复上国，有大慈悲，子育万民。平等忍辱，怨亲无二。加以周穷，无所藏积。靡不炤烛，如日之明；无不受乐，犹如净月。宰辅贤良，群臣贞信，尽忠奉上，心无异想。伏惟皇帝是我贞，臣是婆利国主，今敬稽首礼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隔，无缘自达，故遣使奉金席等，表此丹诚。”（同上）

（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五月，于施利国钵邪跋摩遣长史跋摩奉表曰：“（尝）〔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尝）〔常〕乐安乐，六通三达，为世间尊，是名如来。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邑居聚落，次第罗满，城郭馆宇，如忉利天宫。具足四兵，能伏怒敌。国土安乐，无诸患难，人民和善，受化正法，庆无不通。犹（雷）处〔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净，百川洋溢，周迴屈曲，趋大海，一切众生，咸得受用。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扬都天子，仁荫四海，德合天心，虽人是天，降生护世，功德宝藏，救世大悲，为我尊主，威仪具足。是故至诚敬礼天子足下，稽首问讯，奉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愿垂纳受。”（同上）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于陀利国复遣使献方物。

（同上）

（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八月，婆利国……遣使献方物。是年，婆利国王频伽遣使珠具智献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

器、吉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 (同上)

(梁武帝普通) 四年 (523) 十二月, 狼牙脩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梁武帝中大通) 三年 (531) 六月, 丹丹国遣使奉表曰:
“伏惟圣王至德仁治, 信重三宝, 佛法兴显, 众僧殷集, 法事日盛, 威容平整。朝望国轨, 慈愍苍生, 八方六合, 莫不归服。化邻诸天, 非可言喻。不任庆善, 若暂奉见尊足。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 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

九月, 狼牙脩国奉表献方物。 (同上)

(梁武帝) 大同元年 (535) 三月, 丹丹国遣使献金银、琉璃、杂香药等物。 (同上)

(陈文帝天嘉) 四年 (563) 正月, 于施利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陈废帝光大) 二年 (568) 六月, ……狼牙脩国并遣使献方物。
(同上)

(陈宣帝太建) 三年 (571) 五月, 丹丹, ……十月, 丹丹国并遣使献方物。
(同上)

(陈宣帝太建) 十三年 (581) 十月, 丹丹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陈后主至德) 三年 (585) 十月, 丹丹国……并遣使献方物。
(卷九六九, 外臣部, 朝贡二)

(隋炀帝大业) 四年 (608) 三月, 赤土遣使贡方物。
(卷九七〇, 外臣部, 朝贡三)

(隋炀帝大业) 五年 (609) 二月, 赤土国……遣使贡方物。
(卷九七一, 外臣部, 朝贡四)

(隋炀帝大业) 六年 (610) 三月, ……赤土并遣使贡方物。
(同上)

(隋炀帝大业) 十二年 (616) 二月, ……婆利国并遣使贡方

物。 (同上)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婆利国遣使随林邑使献方物。

(同上)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七月,单单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

(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单单等并遣使朝献。

(同上)

4. 《新唐书》

欧阳修 宋 祈撰

自驩州⑩西南三日行,度雾温岭⑪,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县,又经罗伦江及古朗洞之石蜜山,三日行至棠州文阳县。又经黎黎洞⑫,四日行至文单国⑬之算台县,又三日行至文单外城,又一日行至内城,一曰陆真腊⑭,其南水真腊⑮。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⑯,又南至大海。(卷四十三下,地理七下)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⑰,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⑱。又南行二日至象石⑲。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⑳,山在环王国㉑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㉒。又一日行,至门毒国㉓。又一日行,至古笏国㉔。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㉕。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㉖。又五日行至海碇,蕃人谓之“质”㉗,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㉘。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碇,三日至葛葛僧祇国㉙,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㉚。箇罗西则哥谷罗国㉛。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㉜。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㉝。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㉞。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㉟。(同上)

常骏等《赤土国记》二卷。 (卷五十八, 艺文志二)

婆利者, 直环王东南, 自交州泛海, 历赤土、丹丹诸国乃至。地大洲, 多马, 亦号马礼。袤长数千里。多火珠, 大者如鸡卵, 圆白, 照数尺, 日中以艾藉珠, 辄火出。产玳瑁、文螺; 石坭, 初取柔可治, 既镂刻即坚。有舍利鸟, 通人言。俗黑身, 朱发而拳, 鹰爪兽牙, 穿耳傅璫, 以古贝横一幅缭于腰。古贝, 草也, 缉其花为布, 粗曰贝, 精曰毳。俗以夜为市, 自掩其面。王姓刹利邪伽, 名护路那婆, 世居位。缭班丝贝, 缀珠为饰。坐金榻, 左右持白拂、孔雀翼。出以象驾车, 羽盖珠箔, 鸣金、击鼓、吹蠡为乐。

其东即罗刹也, 与婆利同俗。隋炀帝遣常骏使赤土, 遂通中国。

赤土西南入海, 得婆罗^{③⑥}。总章二年(669), 其王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

(卷二百二十二下, 南蛮下, 婆利国传)

盘盘, 在南海曲, 北距环王, 限少海, 与狼牙脩接, 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 (同上, 盘盘国传)

(盘盘) 其东南有哥罗, 一曰箇罗, 亦曰哥罗富沙罗^{③⑦}。王姓矢利波罗, 名米失钵罗。累石为城, 楼阙宫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稍 殳, 以孔雀羽饰纛。每战, 以百象为一队, 一象百人, 鞍若槛, 四人执弓稍 在中。赋率输银二铢。无丝纆, 惟古贝。畜多牛少马。非有官不束发。凡嫁娶, 纳槟榔为礼, 多至二百盘。妇已嫁, 从夫姓。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鼓、蠡。死者焚之, 取烬贮金罍沈之海。

东南有拘婆蜜^{③⑧}, 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 行十日至。东距

不述⑳，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单，行六日至。与赤土、堕和罗㉑同俗。
(同上下，哥罗国传)

千支㉒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属国，亦曰半支跋㉓，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莪㉔。
(同上，千支国传)

单单㉕，在振州东南，多罗磨之西，亦有州县。木多白檀。王姓刹利，名尸陵伽，日视事。有八大臣，号八坐。王以香涂身，冠杂宝璎，近行乘车，远乘象。战必吹蠡、击鼓。盗无轻重皆死。乾封（666-667）、总章（668-669）时，献方物。
(同上，单单国传)

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㉖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
(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下，罗越国传)

5. 《玉海》

王应麟辑

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一卷。（书目云：《西南海诸蕃行记》，一卷，唐上元（674-676）中，唐州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
(卷十六)

（梁天监）十年（511），……婆利国贡金席。……十四年（515），……狼牙脩朝贡。……十六年（517），……婆利朝贡。十七年（518），于施利朝贡。……（普通）三年（522）八月甲子，婆利……贡。四年（523），狼牙修，……（中大通）二年（530）六月，丹丹朝贡。
(卷一百五十二)

单单，乾封（666-667）、总章（668-669）时献方物。
（卷一百五十三）

佛泥^{④⑥}不与中国通者九百余年，元丰四年（1081）八月二十八日遣使来朝。
（同上）

蕃夷奉朝贡者四十二国：

太宗朝：渤泥^{④⑦}……婆罗……

神宗朝：……佛泥……
（同上）

太平兴国（976-983）勃泥入贡。

勃泥在西南海中（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前代未尝朝贡。兴国三年（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九月丁未，其王尚打遣使奉表贡龙脑、玳瑁，对其使崇政殿赐鞍马、器、币，馆于礼宾院。元丰五年（1082）二月二十四日入贡。
（卷一百五十四）

6. 《通志》

郑 樵撰

千陀利，宋时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最。宋孝武（454-464）世，王释婆罗那邻施遣长史竺留陀献金银宝器。梁天监元年（502），其王瞿昙跋陁罗梦一僧谓曰：“江表有圣人，汝当遣使奉礼，则土地丰乐；不然则境内不得自安。”陁罗未之信也，既而又梦此僧云：“汝既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乃于梦中至建业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陀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质，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摸写帝形，回校本画，无少异焉。后施罗死，子毗针邪跋摩立，十七年（518）遣长史毗员跋摩贡金芙蓉、杂香药等。普通（520-526）初，复献方物。自后无闻。
（卷一百九十八，四夷五，千陀利）

狼牙脩，梁时通焉。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栈、沈、婆律等香。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吉贝为干漫。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以覆髀，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披布，以纓络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毘旗鼓，罩白盖，兵卫甚设。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向之。王闻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脱，王以为神，不敢加害，但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以为贤，妻以长女。俄而狼牙脩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515），遣使阿撒多奉表。

（同上，狼牙脩）

丹丹，隋时闻焉。在罗摩罗国西北，振州东南（振州与珠崖同岛上）。王姓刹利，名尸陵迦。治所可二万余家，亦置州县以相统领。王每晨夕二时临朝，其大臣八人，号称八座并以婆罗门为之。王每以香粉涂身，冠通天冠，挂杂宝纓络，身衣朝霞，足履皮履，近则乘舆，远则馭象。其攻伐则吹蠡击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盗贼无多少皆杀之。土出金、银白檀、苏方木、槟榔。其谷唯稻。畜有沙牛、羖羊、猪、鹅、鸭、麀、鹿，鸟有越鸟、孔雀。果蓏有蒲萄、石榴、瓜瓠、菱、莲。菜有葱、蒜、蔓青。

（同上，丹丹）

婆利，梁时通焉。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国，乃至其国。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百（二）〔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刻削为物暴干之，遂大硬。海出珊瑚。有鸟名舍利，解人语。其国人皆黑色，穿耳附璫，披吉贝如帔，及为都纓，王乃用斑丝者，以纓络绕身，头著金长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座，以银镫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毘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

杂香为之，施羽盖珠廉，其导从吹螺击鼓。国人善投轮刃，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者。其余兵器，与中国略同。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其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用盘贮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设大祭。王姓憍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自言白净王夫人是其国女。梁天监十六年（517），遣使奉表献金席等。普通三年（522），其王频伽复遣使珠智献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器、吉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隋大业（605-617）中，又遣使入贡。其王姓刹利耶伽，名护滥那婆。官曰独诃耶*，次曰独诃氏*。唐贞观（627-649）中，亦遣使朝献云。（同上，婆利）

赤土，隋时通焉，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直崖州之南，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河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邻国女也。居僧祇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菩萨、飞仙之像，悬金花铃珞，妇人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仗，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缨络。四女子立侍，左右兵卫百余人。王榻后作一木龕，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龕后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瓮，瓮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前树一宝盖，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萨迤迦罗一人，施拿（女除反）达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钵帝十人。

其俗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敬佛，尤甚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

之室，恣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财别居，唯少子与父居。父母兄弟死则剔发素服，就水上构竹为棚，棚内积薪，以尸置上。烧香建幡，吹蠡击鼓以送，火焚薪，遂落于水。贵贱皆同。唯国王烧讫，收灰贮以金瓶，藏于庙屋。气候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稞、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趾。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颇香美。复以椰浆为酒，亦皆适口。又有双六鸡卜之戏。

隋炀帝（605 - 617）时，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日遇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迦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狮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脩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缆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金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供使者盥洗。其日，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盘、金花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臣，非复赤土国王矣。”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于地布席，各以金盅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等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步浪反）山而行，其海水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舟人云大

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趾。骏以六年（610）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帝大悦，授骏等执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

（同上，赤土）

罗刹，隋时通焉。在婆利之东。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炀帝大业三年（607），遣使常骏等使赤土，经其国焉。

（同上，罗刹）

7. 《岭外代答》

周去非撰

西南海上诸国不可胜计，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趾定其方隅，直交趾之南，则占城④⑧、真腊、佛罗安④⑨也。

（卷二，海外诸蕃国）

三佛齐国……其属有佛罗安国，国主自三佛齐选差。地亦产香，气味腥烈，较之下岸诸国，此为差胜。有圣佛，三佛齐国王再岁一往烧香。

（同上，三佛齐国）

8. 《诸蕃志》

赵汝适撰

三佛齐，间于真腊、閩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⑤⑩，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蓬丰⑤⑪、登牙依⑤⑫、凌牙斯加⑤⑬、吉兰丹、佛罗安、日罗亭⑤⑭……单马令⑤⑮……皆其属国也。

（卷上，三佛齐国）

单马令国，地主呼为相公，以木作栅为城，广六七尺，高二丈余，上堪征战。国人乘牛，打鬃跣足。屋舍官场用木，民居用竹，障以叶，系以藤。土产黄蜡、降真香、速香、乌楠木、脑子、象牙、犀角。番商用绢伞、雨伞、荷池缣绢、酒、米、盐、糖、瓷器、盆钵粗重等物，及用金银为盘盂博易。日囉亭^{⑤⑥}、潜迈^{⑤⑦}、拔沓^{⑤⑧}、加囉希^{⑤⑨}类此。本国以所得金银器，纠集日囉亭等国类聚，献入三佛齐国。 (同上，单马令国)

凌牙斯加国，自单马令风帆六昼夜可到，亦有陆程。地主缠纒跣足，国人剪发亦缠纒。地产象牙、犀角、速暂香、生香、脑子。蕃商兴贩，用酒、米、荷池缣绢、瓷器等为货，各先以此等物准金银，然后打博。如酒一磴，准银一两，准金二钱；米二磴准银一两，十磴准金一两之类。岁贡三佛齐国。

(同上，凌牙斯加国)

佛囉安国^{⑥⑩}，自凌牙斯加四日可到，亦可遵陆。其国有飞来佛二尊，一有六臂，一有四臂。贼舟欲入其境，必为风挽回，俗谓佛之灵也。佛殿以铜为瓦，饰之以金。每年以六月望日为佛生日，动乐铙钹，迎导甚都。番商亦预焉。土产速暂香、降真香、檀香、象牙等。番以金、银、瓷、铁、漆器、酒、米、糖、麦博易。岁贡三佛齐。其邻蓬丰、登牙依、加（加应为衍字）吉兰丹，类此。 (同上，佛囉安国)

闍婆国^{⑥⑪}……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又十日至三佛齐国^{⑥⑫}，又七日至古逻国^{⑥⑬}，又七日至柴历亭^{⑥⑭}，抵交趾。

(同上，闍婆国条)

大食……土地所出，真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竭、阿魏、膻肭脐、鹏砂、琉璃、玻璃、砗磲、珊瑚树、猫儿睛、梔子花、蔷薇水、没石子、黄蜡、织金、软锦、驼毛、布兜、罗绵、异缎等。

番商兴贩，系就三佛齐、佛囉安等国转易。……旧传广州言，大食国人无西忽卢华，百三十岁，耳有重轮，貌甚伟异，自言远慕皇化，附古逻国船舶而来。诏赐锦袍银带，加束帛。

（同上，大食国）

渤泥在泉之东南，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与麻逸各三十日程，皆以顺风为则。其国以板为城，城中居民万余人。所统十四州。王居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王之服色，略仿中国。若裸体跣足，则臂佩金圈，手带金练，以布缠身，坐绳床，出则施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从者五百余人，前持刀剑器械，后捧金盘贮香脑、槟榔等从。以战船百余只为卫，战斗则持刀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器皿多用金。地无麦，有麻稻，以沙糊为粮。（沙糊详见黄麻驻。）又有羊及鸡、鱼。无丝蚕，用吉背花织成布。有尾巴树、加蒙树、（柳）〔椰〕子树，以树心取汁为酒。富室之妇女，皆以花锦销金色帛缠腰。婚聘先以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礼。丧葬有棺敛，以竹为舆，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之，凡七年则不复祀矣。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地多热。国人宴会，鸣鼓、吹笛、击钵，歌舞为乐。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其国邻于底门国。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仍涂其体，兵刃所伤皆不死。土地所出，梅花脑、速脑、金脚脑、米脑、黄蜡、降真香、玳瑁。番商兴贩，用货金、货银、假锦、建阳锦、五色绢、五色茸、琉璃珠、琉璃瓶子、白锡、乌铅、网坠、牙臂环、胭脂、漆碗碟、青瓷器等博易。番舶抵岸三日，其王与眷属，率大人（王之左右，号曰大人）到船问劳。船人用锦藉跳板迎肃，款以酒醴，用金银器皿椽席凉伞等分献有差。既泊舟登岸，皆未及博易之事，商贾日以中国饮食献其王，故舟往佛泥，必挟善庖者一二辈与俱。朔望并讲贺礼。几月余，方请其王与大人论定物价。价定，然后鸣鼓以召远近之人，听其贸易。价未定而私贸易者罚。俗重商贡，有罪抵死者，罚而不杀。船回日，其王亦酺酒椎牛祖席，酢以脑

子、番布等，称其所施。舶舟虽贸易迄事，必候六月望日排办佛节，然后出港。否则有风涛之厄。佛无他像，茅舍数层，規制如塔，下置小龕，罩珠二颗，是谓圣佛。土人云，二珠其初犹小，今渐大如拇指矣。遇佛节，其王亲供花果者三日，国中男女皆至。太平兴国二年（977），遣使蒲亚利等，贡脑子、玳瑁、象牙、檀香。其表绒封数重，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长数尺，博寸余，卷之仅可盈握。其字细小，横读之，译以华言云：“渤泥国王向打，稽首拜皇命万岁万岁万万岁。”又言每年修贡，易飘泊占城。乞诏占城，今后勿留。馆其使于礼宾院，优遣之。元丰五年（1082），又遣使来贡。

西龙宫^{⑥5}、什庙^{⑥6}、日丽^{⑥7}、胡芦蔓头^{⑥8}、苏勿里^{⑥9}、马胆逾^{⑦0}、马喏^{⑦1}，居海岛中，用小舟来往，服色饮食与渤泥同。出生香、降真香、黄蜡、玳瑁。商人以白瓷器、酒、米、茶、盐、白绢、货金易之。 （同上，渤泥国）

麻逸国^{⑦2}，在渤泥之北…… （同上，麻逸国）

脑子出渤泥国（一作佛泥），又出宾井国^{⑦3}。世谓三佛齐也有之，非也。但其国据诸蕃来往之要津，遂截断诸国之物聚于其国，以俟蕃舶贸易耳。脑之树如杉，生于深山穷谷中，经千百年，支干不曾损动，则剩有之，否则脑随气泄。土人入山采脑，须数十为群，以木皮为衣，赍沙糊为粮，分路而去。遇脑树则以斧斫记。至十余株，然后截段均分，各以所得，解作板段，随其板旁横裂而成缝，脑出于缝中，劈而取之。其成片者，谓之梅花脑，以状似梅花也；次谓之金脚脑，其碎者谓之米脑，碎与木屑相杂者谓之苍脑。取脑已，净其杉片，谓之脑札。今人碎之与锯屑相和，置瓷器中，以器覆之，封固其缝，煨以热灰，气蒸结而成块，谓之聚恼，可作妇人花环等用。又有一种者如油者，谓之脑油，其气劲而烈，祇可浸香合油。 （卷下，志物，脑子）

降真香，出三佛齐、闍婆、蓬丰……气劲而远，能辟邪气。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之如燔柴然。其值甚廉，以三佛齐者为上，以其气味清远也。一名曰紫藤香。（同上，降真香）

椰心簞，出丹絨武囉^{⑦④}，番商运至三佛齐、凌牙门及闍婆贸易。……（同上，椰心簞）

膾膾脐，出大食伽力吉国。其形如猾，脚高如犬，其色或红或黑，其走如飞。猎者张网于海滨捕之，取其肾而渍以油，名膾膾脐。番惟渤泥最多。（同上，膾膾脐）

玳瑁，形似龟鼈，背甲十三片，黑白斑纹交错，边栏缺啮如锯齿，无足而有四鬣，前长后短，以鬣掉水而行。鬣与首斑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模糊。世传鞭血成斑，妄也。渔者以秋间月夜采捕。肉亦可吃。出渤泥、三屿^{⑦⑤}、蒲嘿噜^{⑦⑥}、闍婆诸国。（同上，玳瑁）

9. 《云麓漫钞》

赵彦卫撰

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船：……渤泥国则有脑板，……佛囉安、朋丰^{⑦⑦}……则有木香……大抵诸国产香略同，以上船舶候同风则回。（卷五）

10. 《岛夷杂志》

陈元靓撰

佛囉安，自凌牙苏家^{⑦⑧}风帆四昼夜可到，亦可遵陆。有地

主，亦系三佛齐差来。其国有飞来铜佛二尊，名毗沙门王佛。内一尊有六臂，一尊有四臂。每年六月十五日系佛生日，地人并唐人引佛六尊出殿，至三日复回。其佛甚灵，如有外国贼舡，欲来劫夺佛殿珠宝，至港口即风发，舡不得前，多是就港口抢劫地人，往别国卖，每一人鬻金四两或五两。如国内民妻与人有奸，即罚所奸人金四五两，还本人夫，即以妻嫁之。

11. 《文献通考》

马端临撰

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贝，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宋孝武世（454—464），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施献金银宝器。梁天监元年（502），其王瞿昙脩跋陀罗以四月八日梦一僧谓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礼敬，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领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我当与汝往观。”乃于梦中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随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质，饰以丹青，乃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摸写帝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礼敬。后跋陀死，子毗针邪跋摩立。十七年（518），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献金芙蓉、杂香药等物。普通元年（520），复遣使献方物。

按：干陀利王梦僧所言一段，《南史·夷貊传》所载，杜氏《通典》削之，盖梁武好佛之志通于华夷，适干陀利以其时入贡，佞臣黠僧，遂立此说，导之以纳谄，非事实也。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讽以希旨，宜无不可，况所谓瞿昙脩跋陀罗者，本佛之徒，亦欲其教之行于中土，又安知其不自神其说以中帝之欲乎？越裳氏所以赞武王、周公者，梁

武岂足以当之哉！

（卷三百三十一，四裔八，干陀利）

狼牙脩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篋、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吉贝为干纒。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布，以纒络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毘旗鼓，罩白盖，兵卫甚严。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向之。王闻乃枷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加达多立。梁天监十四年（515），遣使阿撒多奉表。

（卷三百三十一，四裔八，狼牙脩国）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坭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暴干之，遂大硬。其国人披吉贝如帔，及为都纒，〔王〕乃用斑丝者，以纒络绕身，头著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坐，以银镫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毘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輿，輿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廉，其导从吹螺击鼓。王姓憍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自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梁天监十六年（517），遣使奉表献金席等。普通三年（522），其王频伽复遣使珠智献白鸚鵡、青虫、兜鍪、琉璃器、吉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其国有舍利鸟，通人言。俗黑身朱发而卷，鹰爪兽牙，穿耳傅璫，以吉贝一幅缭于腰。以夜为市，自掩其面。隋大业中（605-617），又遣使入贡。其王姓刹利邪伽，名护路那婆。唐贞观中（627-649），又遣〔使〕朝贡。其东即罗刹也，与婆利同俗。隋炀帝遣常骏使赤土，遂通中国。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罗。总章二年（669），其王

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

（卷三百三十一，四夷八，婆利国）

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远近，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邻国女也。居僧祇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菩萨、飞仙之象，悬金花铃珞，妇人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仗，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纓络。四女子立侍，左右兵卫百余人。王榻后作一木龕，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龕后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瓮，瓮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前树一宝盖，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萨陀罗一人，陀拿达义二人，迦利密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钵帝（一）〔十〕人。

其俗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之室，恣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姻，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财别居，唯幼子与父居。父母兄弟死则剔发素服，就水上构竹为棚，棚内积薪，以尸置上。烧香建幡，吹蠡击鼓以送，火焚薪，遂落于水。贵贱皆同。唯国王烧讫，收（夹）〔灰〕贮以金瓶，藏于庙屋。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稞、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趾。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浆为酒。

隋炀帝嗣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日遇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诣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狮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脩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乐隋使，进金锁以缆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金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盘、金花以籍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臣，非复赤土国矣。”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钟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遣那邪迦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休）〔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趾。骏以明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帝大悦，授骏等执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同上，赤土国）

勃泥国^{⑦⑨}，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去（婆）四十五日，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与摩逸^{⑧⑩}各三十日程，皆计顺风为则。

其国以板为城，城中居者万余人。所统十四州。其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为大人。王坐绳床，若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战斗者则持刀被甲，

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

其地无麦，有麻稻，又有羊（皮）〔及〕鸡、鱼，无蚕丝，用吉贝花织成布。饮椰子酒。婚聘之资，先以椰子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其礼。丧葬亦有棺敛，以竹为舆，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矣。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地热，多风雨。国人宴会，鸣鼓、吹笛、击钹，歌舞为乐。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盛食，食讫弃之。其国邻于底门国，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涂其体，兵刃所伤皆不死。前代未尝朝贡，故史籍不载。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其王向打遣使赍表贡大片龙脑、（光）〔米〕龙脑、苍龙脑、玳瑁、檀香、象牙，其表以数重小囊緘封之，非中国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而长数尺，阔寸余，横卷之仅可盈握。其字小细，横读之，以华言译之云：“渤（海）〔泥〕国王向打稽首拜，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愿皇帝万岁。今遣使进贡。向打闻（有）朝廷，无路得到。昨有蕃人蒲卢歇泊水口，令人迎到州，言自中朝来，比诣闍婆国，遇猛风吹其船，不得去。此时闻自中国来，人皆大喜，即造船船，令蒲卢歇导达入贡朝，所遣使人只愿平善见皇帝。每年令人入朝，每年修贡，虑风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诏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得留。臣本国别无异物，乞皇帝勿怪。”其表文如是。诏馆其使于礼宾院，优赐以遣之。

元丰五年（1082）二月，其王锡理麻喏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

（卷三百三十二，四裔九，勃泥）

三文离本国（注犍），舟行七十七昼夜，历那勿丹山⑧①、婆里西兰山⑧②至占宾国⑧③。又行六十一昼夜，历伊麻罗里山至古罗国⑧④，国有古罗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昼夜，历加八山⑧⑤、占

不牢山^⑧、舟宝龙山^⑨至三佛齐国。(以下往广州略。)

(同上, 注^⑩)

12. 《异域志》

周致中撰

顿逊国

在海岛上。人将死, 亲戚歌舞送于郭外。有鸟如鹅, 飞来万数, 家人避之, 其鸟食肉尽乃去。即烧骨沉水, 谓之鸟葬。梁武帝(502-549)时, 曾入贡。

(卷下)

单马令国

其国有酋长, 无王。宋庆元(1195-1200)间, 进金五坛、金伞上柄。元求其利, 不至。国人多富尚宝, 货则利为首豪。

(同上)

佛罗安

自三佛齐国风帆四昼夜可到其国。亦可遵陆。有地主。国有飞来铜神二个, 一个六臂, 一个四臂。六月十五日生日。如有他国人来劫掠, 大风骤作, 船不可进。

(同上)

赤土国

按: 唐史自交州海行三月可到。

(同上)

……淳泥国……溢亨国⁸⁸……以上三十一国，其商不入中国。
(同上)

13. 《大德南海志》

陈大震撰

单马令国管小西洋：

日囉亭，达刺希⁸⁹，崧咕囉⁹⁰，凌牙苏家，沙里⁹¹，佛囉安，吉兰丹，晏头⁹²，丁伽芦⁹³，迫嘉⁹⁴，朋亨⁹⁵，口兰丹⁹⁶。

三佛齐国管小西洋：

……龙牙山⁹⁷，龙牙门⁹⁸……
(卷七)

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

麻里芦⁹⁹，麻叶¹⁰⁰，美昆¹⁰¹，蒲端¹⁰²，苏禄¹⁰³，沙胡重¹⁰⁴，哑陈¹⁰⁵，麻拿囉奴¹⁰⁶，文杜陵¹⁰⁷。
(同上)

14. 《宋史》

脱脱等撰

(太平兴国二年〈977〉九月)丁未，渤尼国遣使来贡。
(卷四，太宗本纪一)

(咸平四年〈1001〉)是岁……丹眉流¹⁰⁸……来贡。
(卷六，真宗本纪一)

(元丰五年〈1082〉二月)丙子,渤泥来贡。

(卷十六,神宗本纪三)

诸国朝贡。……佛泥……渤泥……甘眉流^⑩诸国入贡,或一再,或三四,不常至。

(卷一百一十九,礼二十二)

(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⑪、古逻、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缙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鍍铁、鼈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楠、苏木等物。

(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下八)

闍婆国在南海中。其国……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阯,达广州。

(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婆国传》)

勃泥国在西南大海中,去《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与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计顺风为则。

其国以版为城,城中居万余人,所统十四州。其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为大人。王坐绳床,若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战斗者则持刀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

其地无麦,有麻稻,又有羊及鸡鱼,无蚕丝,用吉贝花织成布。饮椰子酒。昏聘之资,先以椰子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其礼。丧葬亦有棺敛,以竹为舆,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之,凡七年则不复祀矣。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地热,多风雨。国人宴会,鸣鼓、吹笛、击钹,歌

舞为乐。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盛食，食讫弃之。其国邻于底门国^⑪，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涂其体，兵刃所伤皆不死。前代未尝朝贡，故史籍不载。

太平兴国二年（977），其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亚里、判官哥心等赍表贡大片龙脑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龙脑二十家底、苍龙脑二十家底，凡一家底并二十两；龙脑版五、玳瑁壳一百、檀香三概、象牙六株。表曰：“为皇帝千万岁寿，望不责小国微薄之礼。”其表以数重小囊絨封之，非中国纸，类木皮而薄，滢滑，色微绿，长数尺，阔寸余，横卷之仅可盈握。其字细小，横读之，以华言译之，云：“勃泥国王向打稽首拜，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愿皇帝万岁寿，今遣使进贡。向打闻有朝廷，无路得到。昨有商人蒲卢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朝来，比诣闍婆国，遇猛风破其船，不得去。此时闻自中国来，国人皆大喜，即造船船，令蒲卢歇导达入朝贡，所遣使人只愿平善见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贡，每年修贡，虑风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诏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国别无异物，乞皇帝勿怪。”其表文如是。诏馆其使于礼宾院，优赐以遣之。

元丰五年（1082）二月，其王锡理麻喏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

（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勃泥国传）

三文离本国〔注鞞国^⑫〕……历伊麻罗里山^⑬至古罗国，国有古罗山，因名焉。又行……至广州之琵琶洲。

（卷四百八十九，外国国五，注鞞国传）

丹眉流国，东至占腊^⑭五十程，南至罗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⑮三十五程，北至程良^⑯六十程，东北至罗斛^⑰二十五程，东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⑱十五程，西北至洛华^⑲二十

五程，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

其俗以版为屋；跣足，衣布，无绅带，以白缠其首；贸易以金银。其主所居，广袤五里，无城郭；出则乘象车，亦有小驷。地出犀、象、鋤石、紫草、苏木诸药。四时炎热，无雪霜。未尝至中国。

咸平四年（1001），国主多须机遣使打吉马、副使打腊、判官皮泥等九人来贡木香千斤、鋤鐵各百斤、胡黄连三十五斤、紫草百斤、红毡一合、花布四段、苏木万斤、象牙六十一株。召见崇德殿，赐以冠带服物。及还，又赐多须机诏书以敦奖之。

（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丹眉流国传）

15. 《島夷志略》

汪大渊撰

无枝拔^⑫

在阇麻罗华^⑪之东南，石山对峙，民垦辟山为田，鲜食，多种薯。气候常热，独春有微寒。俗直。男女编发缠头。系细红布。极以婚姻为重。往往指腹成亲。通国守义，如有失信者，罚金二两重，以纳其主。

民煮海为盐，酿椰浆蔗粉为酒。有酋长。产花斗锡、铅、绿毛狗。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磁器、瓦坛、铁鼎之属。

丹马令^⑬

地与沙里、佛来安^⑭为邻国。山平亘，田多，食粟有余，新

收者复留以待陈。俗节俭。气候温和。男女椎髻，衣白衣衫，系青布纒。定婚用緞锦、白锡若干块。

民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有酋长。产上等白锡、米脑、龟筒、鹤顶、降真香及黄熟香头。贸易之货，用甘理布、红布、青白花碗、鼓之属。

彭坑^⑭

石崖周匝崎岖，远如平寨，田沃，谷稍登。气候半热。风俗与丁家卢^⑮小异。男女椎髻，穿长布衫，系单布捎。富贵女顶带金圈数四。常人以五色焯珠为圈以束之。凡讲婚姻，互造换白银五钱重为准。

民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有酋长。地产黄熟香头、沉速、打白香、脑子、花锡、粗降真。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闾婆布、铜铁器、漆磁器、鼓、板之属。

吉兰丹

地势博大，山瘠而田少，夏热而倍收。气候平热，风俗尚礼。男女束发，系短衫布皂纒。每遇四时节序、生辰、婚嫁之类，衣红布长衫为庆。

民煮海为盐，织木绵为业。有酋长。地产上等沉束、粗降真香、黄蜡、龟筒、鹤顶、槟榔。外有小港，索迁极深，水咸鱼美。出花锡，货用塘头市布、占城布、青盘、花碗、红绿焯珠、琴、阮、鼓、板之属。

丁家卢

三角屿对境港，已通其津要。山高旷，田中下，民食足。春多雨，气候微热。风俗尚怪。男女椎髻，穿绿颌布短衫，系遮里绢。刻木为神，杀人血和酒祭之。每水旱疫疠，祷之立应。及婚姻病丧，则卜其吉凶，亦验。今酋长主事贪禁，勤俭守土。

地产降真、脑子、黄蜡、玳瑁。货用青白花磁器、占城布、小红绢、斗锡、酒之属。

苏洛高^{⑫⑥}

洛山如关，并溪如带，宜有聚落。田瘠谷少，气候少暖。风俗勇悍。男女椎髻，穿青布短衫，系木绵白纒。凡生育后，恶露不下，汲井水浇头即下。有害热症者，亦皆用水沃数四则愈。

民煮海为盐。有酋长。地产上等降真、片脑、鹤顶、沉速、玳瑁。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海南巫仑布、银、铁、水埕、小罐、铜鼎之属。

三佛齐

自龙牙门去五昼夜至其国。

淳泥^{⑫⑦}

龙山嶮磳于其右。基宇雄敞，源田获利。夏月稍冷，冬乃极热。俗尚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系腰，花锦为衫。崇奉佛像唯严。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

民煮海为盐，酿秫为酒。有酋长，仍选其国能算者一人掌文

簿，计其出纳，收税，无纤毫之差焉。地产降真、黄蜡、玳瑁、梅花片脑。其树如杉桧，劈裂而取之，必斋浴而后往。货用白银、赤金、色缎、牙箱、铁器之属。

暹¹²⁸

俗尚侵掠。每他国乱，辄驾百十艘以沙糊满载，舍生而往，务在必取。近年以七十艘来侵单马锡¹²⁹，攻打城池，一月不下。本处闭关而守，不敢与争。遇爪哇使臣经过，暹人闻之乃遁，遂掠昔里而归。

都督岸¹³⁰

自海腰平原，津通淡港。土薄田肥，宜种谷，广栽薯芋。气候夏凉多淫雨，春与秋冬皆热。俗尚节序。男女椎髻，穿绿布短衫，系白布梢。民间每以正月三日，长幼焚香拜天，以酒牲祭山神之后，长幼皆罗拜于庭，名为庆节序。

不喜煮盐，酿蜜水为酒。有酋长。地产片脑、粗速香、玳瑁、龟筒。贸易之货，用海南占城布、红绿绢、盐、铁铜鼎、色缎之属。

龙牙菩提¹³¹

环宇皆山，石排类门。无田耕种，但栽薯芋，蒸以代粮。当收之时，番家必堆贮数屋，如中原人积粮，以供岁用，食余则存下年之不熟也。园种果，采蛤、蚌、鱼、虾而食，倍于薯芋。气候倍热，俗朴。男女椎髻，披丝木绵花单被。

煮海为盐。浸葛根汁以酿酒。地产速香、槟榔、椰子。贸易之货，用红绿烧珠、牙箱锭、铁鼎、青白土印布之属。

班卒^⑫

地势连龙牙门后山，若缠若断，起凹峰而盘结，故民环居焉。田瘠，谷少登。气候不齐，夏则多雨而微寒。俗质，披短发，缀锦缠头，红紬布系身。

煮海为盐，酿米为酒，名明家西。有酋长。地产上等鹤顶、中等降真、木绵花。贸易之货，用丝布、铁条、土印布、赤金、瓷器、铁鼎之属。

龙牙门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田瘠稻少。天气候热，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长掘地而得玉冠。岁之始，以见月为正初，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也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

地产粗降真、斗锡。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盖以山无美材，贡无异货。以通泉州之货易，皆剽窃之物也。

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⑬，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

昆仑^⑭

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然乎瀛海之中，与占城、东西竺^⑮鼎峙而相望。

东西竺

石山嵯峨，形势对峙。地势虽有东西之殊，不啻蓬莱方丈之争奇也。田瘠不宜耕种，岁仰淡净米谷足食。气候不齐，四五月淫雨而尚寒。俗朴略。男女断发，系占城布。

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有酋长。地产槟榔、荖叶、椰心簞、木绵花。番人取其椰心之嫩而白者，或素或染，织而为簞，以售唐人。其簞冬煖而夏凉，亦可贵也。贸易之货，用花锡、胡椒、铁器、蔷薇水之属。

喃哑哩^{⑬⑥}

俗尚劫掠，亚于单马锡也。

万里石塘^{⑬⑦}

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邐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源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⑬⑧}，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

万年港^{⑬⑨}

凌门正湾为之引从，彷彿相望。中间长阔二十余丈，其深无底，鱼龙之渊藪也。旁有山如氏，环而居。田宽地窄，宜谷麦，气候常热。俗朴。男女椎髻，系青布捎。

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降真条、木绵、黄蜡。贸易之货，用铁条、铜线、土印花布、瓦瓶之属。

注释

- ① 典逊，又作典孙等，为顿逊的异译，参见汉唐部份②④顿逊注条。
- ② 新旧《唐书》均无此记载，应引自《通典》等。
- ③ 同上。
- ④ 多罗摩罗，参见汉唐部份⑧⑥多磨罗注条。
- ⑤ 于陀利，于当为干之误，于施利即干陀利，参见汉唐部份④④干陀利注条。
- ⑥ 金利毗逝，一说“金”为“舍”之误，即室利佛逝的异译，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在今加里曼丹岛的北部，一说在缅甸的蒲甘（Pdgan）一带。
- ⑦ 波利，有认为即婆利，参见汉唐部份⑫婆利注条。
- ⑧ 干陀利，干当为干之误，即干陀利，参见汉唐部份〔44〕干陀利注条。
- ⑨ 于陀利，于当为干之误，即干陀利，参见汉唐部份④④干陀利注条。
- ⑩ 驩州，故地在今越南荣市一带。
- ⑪ 雾温岭，故地在今越南河静省娇女岭的娇女隘。
- ⑫ 黎黎洞，即今湄公河或其支流。
- ⑬ 文单，即陆真腊，故地在今柬埔寨的北部和老挝的中南部。
- ⑭ 陆真腊，故地在今柬埔寨的北部和老挝的中南部。
- ⑮ 水真腊，故地在今柬埔寨的大部和越南的南部。
- ⑯ 罗越，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南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一带，或包括新加坡在内。
- ⑰ 屯门山，故地在今中国香港九龙的西南部。
- ⑱ 九州石，故地在今中国海南岛东北角附近。
- ⑲ 象石，故地即独珠山，在今中国海南岛万宁县东南海上。
- ⑳ 占不劳山，故地为今越南广南—岷港省海外的占婆岛。
- ㉑ 环王，故地为今越南中南部，北至横山，南至真腊国境。
- ㉒ 陵山，故地一说或在今越南的归仁一带，一说在今越南中部

- 的华列拉岬 (Cape Varella)。
- ②③ 门毒国，故地在今越南归仁和芽庄之间。
- ②④ 古笪，故地在今越南的芽庄。
- ②⑤ 奔陀浪洲，故地为今越南的蕃朗。
- ②⑥ 军突弄山，故地即今越南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
- ②⑦ 质，为 selet (海峡) 的音译，即今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 ②⑧ 佛逝，即室利佛逝等，唐时南海强国，入宋后多称三佛齐，参见三佛齐注条。
- ②⑨ 葛葛僧祇，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伯劳威斯 (Brouwers) 群岛。
- ③⑩ 箇 (个) 罗，在今马来半岛，旧说或在今泰国南部的克拉 (Kra) 附近，或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近人考证，为大食人所称的 Kalah，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及其北部一带。
- ③⑪ 哥谷罗，故地在今马来半岛的西岸，一说在克拉 (Kra) 地峡一带，一说在今泰国的塔库巴 (Takuapa)，一说在今泰国的董里 (Trang) 一带，一说为今马来西亚的巴生 (Klang)，一说为今缅甸的丹那沙林 (Tenasserim)。
- ③⑫ 胜邓洲，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岸的日里 (Deli) 或朗卡特胜 (Langkat) 一带。
- ③⑬ 婆露，故地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 (Barus)，或作巴罗斯 (Baros)。
- ③⑭ 婆国伽蓝洲婆当为娑之误，娑里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 (Coromandel) 沿岸，婆国伽蓝洲即今斯里兰。
- ③⑮ 师子国，故地即今斯里兰卡。
- ③⑯ 婆罗，唐代婆罗，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巴鲁斯 (Barus) 一带。明代的婆罗则指婆罗洲 (今称加里曼丹) 或专指文莱 (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和沙巴州在内)。
- ③⑰ 哥罗、箇 (个) 罗、哥罗富罗沙，参见上③⑩箇 (个) 罗注条。

- ③⑧ 拘萎蜜，故地或在印度东部的阿萨姆（Assam）一带，或今缅甸的勃（Pegu）附近。
- ③⑨ 不迷，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西北部或纳土纳（Natuna）群岛一带。
- ④⑩ 堕和罗，即堕罗钵底，见下。
- ④⑪ 千支，或为干支之误，即建志补罗的简译，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坎奇普兰（Kanchipuram）。
- ④⑫ 半支跋，故地为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及其附近的五屿。
- ④⑬ 多摩莪，又作多摩长，参见⑨②多摩长注条。
- ④⑭ 单单，又作丹丹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
- ④⑮ 堕罗钵底，堕和罗等，故地在在今泰国湄南河（Me Nam）下游地区，一说指今大城（Ayuthaya），一说为今佛统（Nakhon Pathom）。
- ④⑯ 佛泥，又作佛尼、佛坭，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一带。
- ④⑰ 渤泥，又作渤尼、勃泥、淳泥等，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旧称婆罗洲），宋元时或认为指其北部的文莱，或认为指其西部的坤甸（Pontianak）一带。
- ④⑱ 占城，为唐乾符四年（877）左右之后对环王、亦即林邑的称呼，即占婆国，故地在今越南的中南部。
- ④⑲ 佛罗安，又作佛囉安、佛来安，故地一说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东岸的瓜拉龙运（Kuala Dungun），一说在其西岸的芙蓉兰（Beranang），一说在今泰国的高头廊（Patalung）。
- ⑤⑩ 凌牙门，又作龙牙门，参见下⑨⑨龙牙门注条。
- ⑤⑪ 蓬丰，又作朋丰、朋亨、彭亨、彭坑、彭杭、湓亨、邦项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
- ⑤⑫ 登牙侏，又作丁家庐、丁伽芦、丁呵儿、丁家卢、丁噶奴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一带。
- ⑤⑬ 凌牙斯加，又作凌牙斯、凌牙苏家、龙牙犀角等，一说为今北大年（Patani）的古名，一说为狼牙修的同名异，见汉唐部分④⑦狼牙修注条。

- ⑤④ 日罗亭，又作日囉亭，有认为即柴历亭、沙里亭的异译，故地一说在今马来半岛北部泰国的拉廊（Ranong）府一带，一说在马来半岛东岸今马来西亚的 Cherating 河流域一带，一说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占碑（Jambi）西北面 Jelut-ing 河的音译。
- ⑤⑤ 单马令，又作丹马令，故地一说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的淡美岭（Tembeling）河口一带，一说在今泰国洛坤（Nakhon Srithamarat），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 ⑤⑥ 日囉亭，又作日罗亭等，参见上⑤②日罗亭注条。
- ⑤⑦ 潜迈，故地一说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洛克肖马韦（Lhokseumawe）旧称 Semoy 的音译，一说为今泰国的清迈（Chang Mai）文化教育会一带或呵叻（Khorat）的披迈（Phimai），一说为柬埔寨高棉（Khmer）族名的讹译，一说为马来半岛塞芒（Semang）族名的音译。
- ⑤⑧ 拔踏，一般均认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巴达克（Batak）人及其所建的国家，故地或在今陂堤里（Pedir），即今实格里（Sigli）附近；或在其东面的洛克肖韦尔一带；一说应为 Badap 的对音，又作八都马或八都刺，故地在今缅甸的莫塔马（Maktama）一带。
- ⑤⑨ 加囉希，又作加罗希等，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北部，为 Grahi 音译，一说在今泰国万伦（Ban Don）湾西岸的柴也（Chaiya）一带，一说在克拉地狭（Kra）一带。
- ⑥⑩ 佛囉安，又作佛罗安、佛囉安等，参见上⑤⑧佛罗安注条。
- ⑥⑪ 闍婆，又作诸薄、闍婆达、闍婆婆达杜婆等，故地一说兼称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一说只称其中一岛，宋代以后则专称爪哇岛。
- ⑥⑫ 三佛齐，又作佛齐等，一般认为即唐时的室利佛逝，入宋后称为三佛齐，初都巴林冯（今巨港），11世纪中叶后迁都詹卑（今占碑），14世纪末为麻喏巴歇所灭。
- ⑥⑬ 古逻，又作古罗、吉囉等，亦即哥罗、箇（个）罗、哥罗富沙罗，参见上⑤⑩箇（个）罗注条。

- ⑥4 柴历亭，有认为即日罗亭、沙里亭的异译，故地一说在马来半岛东岸今马来西亚的 Cherating 河流域一带，一说即马来语 selat（海峡）的对音，指柔佛及新加坡，一说在暹罗湾口，一说在越南南岸一带。
- ⑥5 西龙宫，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一说在该岛南岸的塞拉顿（Selatang）角一带，一说为今马来西亚的沙捞越（Sarawak）。
- ⑥6 什庙，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一带，一说指今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诗巫（Sibu），一说指今印度尼西亚的三发（Sambas）。
- ⑥7 日丽，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有认为即杰来（Djelai）河的音译。
- ⑥8 葫芦蔓头，又作呼芦漫头，故地一说为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Karimata）岛，一说为 Kuala Mendawei 的音译，指加里曼丹岛南岸门达瓦伊（Mendawei）河下游的门达瓦伊一带。
- ⑥9 苏勿里，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一带，有认为即指今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苏艾（Suai）。
- ⑦0 马胆逾，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及附近，一说在该岛南岸门达瓦伊河一带，一说指马土瓦（Matuwa）。
- ⑦1 马喏，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附近，有认为即指该岛西岸外的马雅（Maja）。
- ⑦2 麻逸，又作摩逸、麻叶、摩叶，故地多认为在今菲律宾民都洛（Mindoro）岛，也有认为应指吕宋（Luzon）岛的马尼拉（Manila）湾一带，或兼指吕宋岛和民都洛岛等地。
- ⑦3 宾窳，又作宾撮、班卒，故地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一带。
- ⑦4 丹戎武罗，或谓即 Tanjongpura 的音译，为《爪哇史颂》中岛的加里曼丹名，一般认为指该岛的中部和南部一带。
- ⑦5 三屿，又作三岛，故地在今菲律宾，一说指今卡拉棉（Calamian）、巴拉望（Palawan）、布桑加（Busuanga）等岛，一说在吕宋（Luzon）岛西南岸，一说在吕宋岛北部一

- 带。
- ⑦⑥ 蒲嘿噜，应为麻哩鲁之误，又作麻里噜、麻里芦等，故地一说为今菲律宾吕宋东南海中之波利略（Polillo），一说为今菲律宾的马尼拉（Manila）。
- ⑦⑦ 朋丰，又作蓬丰、彭坑、彭亨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
- ⑦⑧ 凌牙苏家，又作凌牙斯加等，参见上⑤③凌牙斯加注条。
- ⑦⑨ 勃泥，即渤泥，参见上④⑦渤泥注条。
- ⑧⑩ 摩逸，又作麻逸，参见上⑦①麻逸注条。
- ⑧① 那勿丹山，故地即今印度南部东岸的纳加帕塔姆（Nagapatam）附近。
- ⑧② 婆里西兰山，婆为娑之误，应即娑里西兰山，故地为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沿岸和斯里兰卡。
- ⑧③ 占宾国，故地当位于今斯里兰卡至缅甸的航道间。
- ⑧④ 古罗，又作哥罗、吉囉等，参见上③⑦哥罗注条。
- ⑧⑤ 加八山，故地一说也作吉贝屿、绵花屿，指今马来西亚巴生（Klang）岛，一说为 Kava 或 Kawa 的音译，应指今马来西亚的凌加卫（Langkawi）岛。
- ⑧⑥ 占不牢山，故地在今马来半岛西岸一带，一说即霹雳（Perak）河口外 Sembilan 岛名的音译，一说指今马来西亚的森美兰（Negri Sembilan）州沿岸。
- ⑧⑦ 舟宝龙山，故地一说在今新加坡一带，一说应作丹宝龙，为古新加坡 Tambraui 水道名的音译；一说应作升宝龙，为新加坡南面 Sambulan 水道名的音译。
- ⑧⑧ 溢亨，又作蓬丰、彭亨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
- ⑧⑨ 达刺希，故地在今马来半岛。
- ⑨⑩ 崧咕囉，故地为今泰国的宋卡（Songkhla）。
- ⑨① 沙里，故地在今马来半岛，一说在今泰国的赛武里（Saiburi）河流域一带，一说在今泰国的万伦（Ban Don）府，一说为西岸外普吉（Puket）岛上的 Tharua

港。

- ⑨② 晏头，故地一说在今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兴楼（Endau）；一说即晏陀蛮，为今印度的安达曼（Andaman）群岛。
- ⑨③ 丁伽芦，又作丁家卢等，故地为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州一带。
- ⑨④ 迫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的帕卡（Paka）。
- ⑨⑤ 朋亨，又作蓬丰、彭亨等，故地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
- ⑨⑥ 口兰丹，故地在今马来半岛东岸，一说为吉兰丹的异译，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一说应为今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关丹（Kuantan）。
- ⑨⑦ 龙牙山，故地为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群岛。
- ⑨⑧ 龙牙门，又作凌牙门、龙牙门山等，故地一说指今新加坡及其海峡，一说专指今新加坡的岬巴港（Kappel Harbour），一说指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Lingga）群岛及其海峡。
- ⑨⑨ 麻里芦，又作麻里鲁等，故地一说即今菲律宾的马尼拉，一说为吕宋岛东面的波利略岛。
- ⑩① 麻叶，又作麻逸等，见麻逸注条。
- ⑩② 美昆，故地在今菲律宾，一说又作马军，指棉兰老岛西北岸的曼纳干（Manukan）；一说为该岛北面的甘米银（Camiguin）岛。
- ⑩③ 蒲端，故地在今菲律宾棉兰老岛东北部武端（Butuan）地区。
- ⑩④ 苏禄，故地即今菲律宾苏禄（Sulu）群岛。
- ⑩⑤ 沙胡重，故地在今菲律宾群岛的南部，一说指今棉兰老西岸的锡欧孔（Siocon），一说指内格罗斯（Negros）岛南岸的锡亚顿（Siaton）。
- ⑩⑥ 哑陈，故地有以为在今菲律宾南部岛屿班乃岛西南部的奥顿（Oton）。
- ⑩⑦ 麻拿囉奴，故地一说为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的巴林坚（Balingian），一说在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或棉兰老岛一带。
- ⑩⑧ 文杜陵，故地一说在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的宾土卢（Bantulu），一说指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或民都洛

(Mindolo) 岛。

- ⑩⑧ 丹眉流，故地一说即丹流眉之误，在今马来半岛的北部，为泰国洛坤的梵文名 Tambralingarr 的音译；一说又作丹马令、单马令，或在今泰国的洛坤，或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或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的淡美岭 (Tembeling) 河口。
- ⑩⑨ 甘眉流，当为丹流眉之误，参见丹流眉注条。
- ⑩⑩ 大食，唐代以来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的专称。
- ⑩⑪ 底门，有认为即今马来半岛东岸外马来西亚的潮满 (Tioman) 岛。
- ⑩⑫ 注辇，又作车离、珠利耶、西洋琐里等，故地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沿岸。
- ⑩⑬ 伊麻罗里山，故地一说在今缅甸的伊洛瓦底 (Irrawaddy) 江一带，一说在今缅甸西南端的内格雷斯 (Negris) 角略北。
- ⑩⑭ 占腊，又作占猎、占蜡等，一般认为即真腊的异译，为今柬埔寨。
- ⑩⑮ 西天，概指古代印度及其以西诸地；或专指西天竺，即西印度一带。
- ⑩⑯ 程良，故地一般认为在今泰国的北部，为泰、缅交界他念他翁 (Tanen Taunggi) 山脉一名的音译。
- ⑩⑰ 罗斛，又作逻斛，故地在今泰国的华富里 (Lopburi) 一带。
- ⑩⑱ 程若，故地一说在今泰国的董里 (Trang)，一说在今缅甸东南部的墨吉 (Mergui)。
- ⑩⑲ 洛华，故地有认为今缅甸东南部的土瓦 (Tavay)。
- ⑩⑳ 无枝跋，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一带。
- ⑩㉑ 阇麻罗华，故地一说即迦摩缕波，指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高哈蒂 (Gauhati) 一带；一说为阇麻、罗华二地，在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西北。
- ⑩㉒ 丹马令，又作单马令等，参见上⑩⑤单马令注条。
- ⑩㉓ 佛来安，又作佛罗安、佛囉安等，参见⑩④佛罗安注条。

- ⑫④ 彭坑，又作蓬丰、彭亨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一带。
- ⑫⑤ 丁家卢，又作丁噶奴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州一带。
- ⑫⑥ 苏洛鬲，故地在今马来西亚吉打州的旧吉打（Kedah Lama）。
- ⑫⑦ 淳泥，参见④⑦渤泥注条。
- ⑫⑧ 暹国，故地在今泰国的宋加洛一带。
- ⑫⑨ 单马锡，又作淡马锡，故地一说为今新加坡，一说为指今马来西亚的柔佛或兼指新加坡和柔佛。
- ⑫⑩ 都督岸，故地为今马来西亚沙劳越州的达土（Datu）角。
- ⑫⑪ 龙牙菩提，又作龙牙交椅，故地在今马来半岛西岸外，即马来西亚的凌加卫（Langkawi）岛。
- ⑫⑫ 班卒，又作古里班卒等，故地在今新加坡海峡或马六甲海峡，一说在柔佛（Johore）河东岸哥打丁宜（Kota Tinggi）南面的班卒（Panchor），一说指马来半岛西岸麻坡（Muar）河口的 Panchor。
- ⑫⑬ 吉利门，又作吉里门、吉里门山等，故地为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面的卡里摩爪哇（Karimunjawa）群岛。
- ⑫⑭ 昆仑，故地即今越南南岸外的昆仑岛（Poulo Condore）。
- ⑫⑮ 东西竺，又作上下竺、东西竹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柔佛州东岸外的奥尔（Aur）岛。
- ⑫⑯ 喃哑哩，又作南巫里、南无里、蓝无里等，故地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班达亚齐（Banda - Aceh）一带。
- ⑫⑰ 万里石塘，即今中国西沙群岛。
- ⑫⑱ 古里地冈，故地即今帝汶（Timor）岛。
- ⑫⑲ 万年港，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一说即今北部的文莱（Brunei）港，一说在今西岸的坤甸（Pontianak）一带。

三、明代中文古籍中的 马来西亚资料

1. 《元史》

宋 濂等撰

（延祐七年〈1320〉九月）甲辰……遣马扎蛮等使占城、占腊、龙牙门，索驯象。
（卷二十七，英宗本纪一）

（泰定二年〈1325〉五月）癸丑，龙牙门蛮遣使奉表贡方物。
（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纪一）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丁呵儿①……曰急兰亦斛②……
（卷二百一十，外夷三，马八儿等国传）

2. 《明实录》

（洪武三年〈1370〉八月）戊寅，遣使持诏往谕三佛齐、浣泥、真腊等国。赵述等使三佛齐，张敬之等使浣泥，郭征等使真腊。
（明太祖实录，卷55）

（洪武五年〈1372〉十月甲午）上……谓中书省臣曰：“……夫

古者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藩邦远国，则惟世见而已。其所贡献，亦无过侈之物。今高丽去中国稍近，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足矣，毋令过多，中书其以朕意谕之。占城、安南③、西洋琐里④、爪哇⑤、渤尼、三佛齐、暹罗斛⑥、真腊等国，新附远邦，凡来朝贡者亦明告以朕意。”（明太祖实录，卷76）

（洪武七年〈1374〉三月癸巳）诏中书礼部曰：“古者中国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其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淳尼、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频，烦劳太甚，朕不欲也。令尊古典而行，不必频频，其移文使诸国知之。”（明太祖实录，卷88）

（洪武八年〈1375〉二月）癸巳，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先是，礼部尚书牛谅言：“京都既罢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当躬祀。”乃命别议其礼以闻。至是，中书及礼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如广西则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腊、暹罗⑦、锁里⑧；广东则宜附祭三佛齐、爪哇；福建则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辽东则宜附祭高丽；陕西则宜附祭甘肃、朵甘乌斯藏；京城更不须祭。又言：“各省山川与风云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东西同坛共祀。”上可其奏，命中书颁行之。（明太祖实录，卷96）

（洪武十一年〈1378〉十二月）丁未，湓亨国王麻哈刺惹答饶遣其臣淡罔麻都等奉金表、贡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苏木四千斤，及檀乳脑诸香药。……诏赐二国王及使者金织文绮纱罗衣服在差。（明太祖实录，卷121）

（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庚辰）更定蕃国朝贡仪。是时，

四夷朝贡，东有朝鲜、日本，南有暹罗、琉球⑨、占城、真腊、安南、爪哇、西洋琐里、三佛齐、渤泥、百花⑩、览邦⑪、彭亨、淡巴⑫、须文达那⑬，凡十七国。……上以旧仪颇烦，故复命更定之。凡蕃国王来朝，先遣礼部官劳于会同馆，明日各服其国服，如赏赐朝服者，则服朝服于奉天殿朝见，行八拜礼毕，即诣文华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礼，见亲王亦如之。亲王立受后，答二拜。其从官随蕃王班后行礼。凡遇宴会，蕃王班次居侯、伯之下，其蕃国使臣及土官，朝贡皆如常朝仪。

（明太祖实录，卷 232）

（洪武三十年〈1397〉八月）丙午，礼部奏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上曰：“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刺⑭、西洋⑮、邦哈刺⑯等凡三十国，以胡惟庸谋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给我使臣至彼，爪哇国王闻知其事，戒饬三佛齐礼送还朝，是后使臣商旅阻绝，诸国王之意遂尔不通。”

（明太祖实录，卷 254）

（永乐元年〈1403〉十月）丁巳，遣（内）〔中〕官尹庆等赍诏往谕满刺加⑰、柯枝⑱诸国，赐其国王罗销金帐幔及伞，并金织文绮彩绢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23）

（永乐三年〈1405〉六月）己卯，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各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43）

（永乐三年九月）癸卯，苏门答刺国酋长宰奴里阿必丁、满刺加国酋长拜里迷苏刺、古里国⑲酋长沙米的俱遣使随奉使中官尹庆朝贡，诏俱封为国王，给予印诰，并赐彩币袭衣。

（明太宗实录，卷 46）

(永乐三年十月丁卯) 遣使赍诏抚谕……婆罗^{②⑩}六国。

(明太宗实录, 卷 47)

(永乐三年十月) 丁丑, 赐……满刺加……等处使臣宴。

(同上)

(永乐三年十月) 壬午, 赐满刺加国镇国山碑铭。时其国使者言其王慕义, 愿同中国属郡, 岁效职贡, 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上嘉之, 谕礼部臣曰: “先王封山川、奠疆域, 分宝玉赐藩镇, 所以宠异远人, 示无外也。可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 立碑其地。” 上亲制碑文曰: “朕惟圣德之君, 大有功于天地者, 范围参赞, 相协陶甄, 日月星辰以之明, 寒暑岁功以之成, 天得以为天, 地得以为地, 各位其所而田宁, 万物由是而化生, 是其一心之运, 经纶之妙, 有出于天地之外而大于天地者, 不可以名言也。昔朕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 以圣人之位, 为三才之主宰, 和调阴阳, 保合造化, 贯通宇宙之中, 包括天地之外, 智无不周, 动与神会, 凡在天地之中, 有生之类, 莫不阴受其赐, 自生自育而不自知, 四十余年于此矣。朕纘承鸿业, 祇迪先猷, 膺兹福庆, 嘉会万邦。乃永乐

(五)〔三〕年九月, 尔满刺加国王遣使来朝, 俱陈王意, 以谓厥土协和, 民康物阜, 风俗淳熙, 怀仁慕义, 愿同中国属郡, 超异要荒, 永为甸服, 岁岁贡赋, 顿首请命, 纯诚可加。实朕皇考余恩淑庆延及尔土, 用致于斯远。惟古先圣王, 封山奠域, 分宝赐镇, 宠异万国, 敷文布命, 广示无外之意。其封满刺加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 锡以铭诗, 勒之贞石, 永示其万世子孙国人, 与天无极。” 诗曰: “西南钜海中国通, 输天灌地亿载同; 洗日浴月光景融, 雨崖露石草木浓; 金花宝钿生青红, 有国于此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 愿比内郡依伊华风, 出入导从张盖重, 仪思杨袞礼虔恭, 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 山君海伯翕扈从, 皇考陟降在彼穹, 后人监视久益隆, 尔众子孙万福崇。”

(同上)

（永乐三年十一月）丙午，浔泥国麻那惹加那乃遣使臣生阿烈伯成等奉表贡方物，命礼部宴劳之，并赐文绮袭衣。

（明太宗实录，卷 48）

（永乐三年十二月癸亥朔）遣使赍诏封浔泥国麻那惹加那乃为王，给印诰、敕符、勘合，并赐之锦绮、彩币。

（明太宗实录，卷 49）

（永乐四年〈1406〉正月己酉）浔泥国使臣生阿烈伯成、通事沙扮等陛辞，赐钞及文绮袭衣。生阿烈伯成等言远夷之人，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上嘉而赐之。生阿烈伯成镀金银带，沙扮表银带。

（明太宗实录，卷 50）

（永乐四年十二月丙戌朔）娑罗国^{②①}王遣使勿黎都等来朝，贡珍珠等物，赐钞及彩币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62）

（永乐四年十二月）辛亥，浔泥国王，娑罗国东王、西王，各遣使奉表朝贡。命礼部赐其王文绮纱罗，而赐其使各钞百锭，文绮四疋，罗四疋，通事僉从有差。

（同上）

（永乐五年〈1407〉二月）丁未，娑罗国王遣使莫刺加遁等贡玳瑁、玛瑙、砗磲等物，赐钞、丝、纱罗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64）

（永乐五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苏门答刺、古里、满刺加、小葛兰^{②②}、阿鲁^{②③}等国王，遣使比者牙满黑的等来朝贡方物。赐其使钞币铜钱有差。仍命礼部赐其王锦绮纱罗、鞍马等物。

（明太宗实录，卷 71）

（永乐五年九月）戊午，新建龙江天妃庙成，遣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告。时太监郑和使古里、满刺加诸番国还，言神多感应，

故有是命。

(同上)

(永乐五年十月) 辛丑, 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帝刺遣使奈婆郎直事刺等奉表贡驯象、鹦鹉、孔雀等物。……先占城因遣使朝贡, 既还, 至海上, 飓风漂其舟至湓亨国。暹罗恃强凌湓亨, 且索取占城使者, 羁留不遣, 事闻于朝; 又苏门答刺及满刺加国王并遣人诉暹罗强暴, 发兵夺其所受朝廷印诰, 国人惊骇, 不能安生。至是, 赐敕谕昭禄群膺哆罗帝刺曰: “占城、苏门答刺、〔满〕刺加与尔, 均受朝命, 比肩而立, 尔安得独特强, 拘其朝使、夺其诰印? 天有显道, 福善祸淫, 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 可以监矣。其即还占城使者及苏门答刺、满刺加所受印诰, 自今安分守礼, 〔辑〕睦邻境, 庶几永享太平。”

(明太宗实录, 卷 72)

(永乐六年〈1408〉八月乙未) 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惹乃率其妃及弟妹男女并陪臣来朝。初, 麻那惹加那乃等至福建, 守臣以闻。上念其远涉海道, 遣中官杜兴等往宴劳之。仍命所过诸郡设宴。至是, 奉金缕表文及贡龙脑、帽顶、腰带、片脑、鹤顶、玳瑁、犀角、龟筒、金银八宝器诸方物入朝见上。上嘉之。麻那惹加那乃跪曰: “陛下膺天宝命, 统一华夷, 臣国海外, 远在海岛, 荷蒙大恩, 赐以封爵, 自是国中雨暘时顺, 岁屡丰稔, 民无灾厉, 山川之间, 珍宝毕露, 草木鸟兽, 悉皆蕃育, 国之长老, 咸谓此陛下覆冒, 大恩所致。臣愿睹天日之光, 少输微诚, 故不惮险远, 躬率家属国人, 诣阙朝谢。”上嘉劳再三。时王妃所进中宫笈及王所进东宫笈皆金缕文, 皆有贡献方物。上命以中宫笈及所献中官方物陈几筵。麻那惹嘉那乃退朝文华殿, 进笈及方物毕。自王及妃以下悉赐冠带、袈衣。是日, 上亲飧麻那惹嘉那乃于奉天门, 赐其妃以下宴于旧三公府。

(明太宗实录, 卷 82)

(永乐六年八月) 癸卯, 赐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及于闐、

东洋等处使臣、交趾谅江府知府莫邃等宴。 (同上)

永乐六年九月丙午朔，礼部言浞泥国王见亲王礼仪有定制。上曰：“浞泥国藩臣也，准公侯、大臣见亲王礼。”赐浞泥国王仪仗、交椅、水罐、水盆俱用银，伞扇俱用白罗，销金鞍马二，及赐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王妃及之弟妹、男女陪臣赐各有差。自王以下衣服之制如中国，女服从其本俗。

(明太宗实录，卷 83)

(永乐六年九月) 癸酉，太监郑和等赍敕使古里、满刺加、苏门答刺、阿鲁、加异勒^{②4}、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拔把丹^{②5}、小柯兰^{②6}、南巫里^{②7}、甘巴里^{②8}诸国，赐其王绵绮纱罗。

(同上)

(永乐六年冬十月乙亥朔) 浞泥国王麻那惹嘉那乃以疾卒于会同馆。上辍朝三日，遣官祭之，赙以缯帛，东宫暨亲王各遣祭，命工部具棺槨、明器，葬于安德门外，树碑神道，求西南人之隶籍中国者守之，立祠于墓，命有司岁于春秋用少牢祭之。仍赐敕抚慰其子。

(明太宗实录，卷 84)

(永乐六年十一月戊申) 赐故浞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谥曰恭顺。命其子遐旺袭封国王。遐旺与叔施里难那那喏等言，本国岁供爪哇片脑四十斤，乞敕爪哇罢贡，请以岁进朝廷。又言今者还国，请遣使臣护送，就留镇一年，以慰国人之望。复乞限年次朝贡及僉从许带若干人。上皆从之。朝贡以三年为期，僉从多寡任便。遂敕爪哇国王都马板，令罢浞泥所供片脑。

(明太宗实录，卷 85)

(永乐六年十二月) 丁丑，遣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送嗣浞泥国王遐旺等还国。赐遐旺金相玉带一，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锦绮、纱罗、衾褥帐幔、器皿，王母、王叔以下各有赐。

初，故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言：蒙朝廷厚恩，赐封王爵，国之境土，皆属职方。而有后山，乞封表为一国之镇。至是，其子遐旺复以为请。遂封其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命谦等即其地树碑，上亲制文曰：

“上天佑启我国家万世无穷之基，肆命朕太祖高皇帝全抚天下，休养生息，以治以教，仁声义闻，薄极照临，四方万国，奔走臣服，充辘于庭，神化感动之机，其妙如此。朕嗣守鸿图，率由典式，严恭祗畏，协和所统，无间内外，均视一体，遐迩绥宁，亦克承予意。乃者，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诚敬之至，知所尊崇，慕尚声教，益谨益虔，率其眷属、陪臣，不无数万里，浮海来朝，达其志，通其欲，稽顙陈辞曰：‘远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养以息，既庶且安，思见日月之光，故不惮险远，辄敢造庭。’又曰：‘覆我者天，载我者地，而凡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耕、邑井之聚，宫室之居，妻妾之乐，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罔敢侵弱，众罔敢暴寡，皆天子之赐也。是天子功德加于我者，与天地同其大矣。然天仰则见之矣，地踣则履之矣。惟天子远而难见，故诚有所不通，是以远方臣妾，不敢自外，逾历山海，躬诣阙下，以伸其悃。’朕曰：‘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庶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之德，惟恐弗若汝言。’乃又拜，手稽首曰：‘自天子建元之载，臣国年和时丰，山川之藏珍宝者流溢焉，草木之无葩藹者皆华而实焉，异禽和鸣而走兽踰舞焉。国之叟曰：中国圣人德化（所）暨，斯多嘉应。臣土虽远京师，然实天子之氓，故奋矜而来覲也。’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脱略故习，非超然卓异者，不能若此也。稽之载籍，自古遥远之国，奉若天道，仰望声教，身至阙庭，盖有之矣。至于举妻子兄弟亲戚陪臣，顿首称臣妾于阶陛之下者，惟淳泥国王一人而已，西南诸蕃国长未有如王之贤者也。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兹特锡封王国中之山为‘长宁镇国之山’，赐文刻石，以著王休，于昭万年，其家（永）无斁。系之

以诗曰：

炎海之墟，浮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忤，悽悽贤王，惟化之慕，导以象胥，迩来奔赴，同其妇子兄弟陪臣，稽颡阙下，有言以陈，谓君犹天，遗其休乐，一视同仁，匪偏厚薄，顾兹鲜德，弗称所云，浪舶风樯，实劳恳勤，稽古远臣，顺来怒赅，以躬或难，矧曰家室，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君长，畴其王贤。矗矗高山，以镇王国，鐫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明太宗实录，卷 86）

（永乐七年〈1409〉二月乙亥）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遣使阿卜刺贾信等来朝贡方物，赐钞及文绮，仍命礼部赐其王彩币。（明太宗实录，卷 88）

（永乐八年〈1410〉九月己卯）中官张谦、行人周航使浮泥国还。其王遐旺遣其叔蔓的里哈卢等百八十人偕来，贡方物谢恩。赐文绮袭衣、钞币有差。（明太宗实录，卷 108）

（永乐八年十一月）丁丑，赐浮泥国王叔蔓的里哈卢等及东洋冯加施兰^{②9}、吕宋国^{③0}……等处朝贡使臣头目……宴。（明太宗实录，卷 110）

（永乐九年〈1411〉二月癸巳）遣中官张谦等赍敕使浮泥国，赐其王遐旺锦绮纱罗彩绢百二十疋，并赐其头目有差。（明太宗实录，卷 113）

（永乐九年六月）甲戌，以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来朝，遣中官海涛、礼部郎中黄裳等往宴劳之。（明太宗实录，卷 117）

（永乐九年六月）乙亥，古里国王沙米的、柯枝国王可亦

里、苏门答刺国王宰奴里阿必丁、阿鲁国王速鲁唐忽光、彭亨国王巴刺密锁刺达罗息泥、急兰丹国^③王麻哈刺查苦马儿、南巫里国王及加异勒国头目葛卜者麻、爪哇国新村村主八第的蛮各遣人奉表贡方物，赐其使冠带、彩币、钞锭，仍命礼部赐宴。

（同上）

（永乐九年六月甲申）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入朝。初，上闻之，念其轻去乡土，跋涉海道以来，即遣官往劳，复命有司供张会同馆。是日，奉表入见，并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别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禄寺日给牲牢上尊，命礼部赐王金绣袈衣二袭，麒麟衣一袭，及金银器皿、帷幔卜褥。赐王妃及其子侄陪臣仆从文绮纱罗袈衣有差。

（同上）

（永乐九年八月庚寅朔）赐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金相玉带、仪仗、鞍马，并赐王妃冠服。（明太宗实录，卷118）

（永乐九年九月己未朔）宴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及榜葛刺、古里等国使臣……于午门。（明太宗实录，卷119）

（永乐九年九月）癸酉，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辞归，赐宴于奉天门，别宴王妃、陪臣等。赐敕劳王曰：“王涉海数万里至京师，坦然无虞，盖王之忠诚，神明所佑。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且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向寒，顺风南帆，实维厥时。王途中疆饮食，善调护，以副朕眷念之怀。今赐王金镶玉带一、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黄金百两、白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疋、绢千疋、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襴二，王其受之。”又赐王妃冠服一副、白金二百两、钞五千贯、锦绮纱罗绢六十疋、金织文绮纱罗衣四袭。赐王子侄冠带。其陪臣等各赐白金、钞钱、彩币有差。（同上）

（永乐九年九月）丙子，命礼部宴饗满刺国王及榜葛刺^③、古里诸国使臣于龙江驿，仍赐宴于龙潭驿。 （同上）

（永乐十年〈1412〉六月）丁巳，礼部言满刺加国、榜葛刺国遣使朝贡将至，命差人往镇江府宴劳之。

（明太宗实录，卷 129）

（永乐十年六月壬申）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遣侄西里撒麻刺札牙等贡方物。 （同上）

（永乐十年六月丙子）赐榜葛刺、满刺加国使臣把一济等宴会同馆。 （同上）

（永乐十年八月辛酉）礼部言浞泥国王遐旺偕其母、妻等来朝，已至福建，命遣郎中高谦、行人柳昌往宴劳之。

（明太宗实录，卷 131）

（永乐十年九月）丁酉，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侄西里撒麻兰札牙等辞归，赐钞币有差，仍遣中官甘泉往赐拜里迷苏刺锦绮纱罗、彩帛。 （明太宗实录，卷 132）

（永乐十年九月）丁未，浞泥国王遐旺等入朝贡方物。自王以下皆赐袈衣。命礼部宴于会同馆，光禄寺旦暮给酒馔。戊申，宴浞泥国王遐旺等于奉天门，赐王之母宴前三公府。庚戌，赐浞泥国王遐旺等宴，别赐宴其母。 （同上）

（永乐十年十一月）庚寅，赐浞泥国王遐旺冠带、文绮衣，并赐其母冠服，其叔及头目冠带。

（明太宗实录，卷 134）

（永乐十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刺加、爪

哇、占城、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古里、南渤利^{③③}、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③④}、比刺^{③⑤}、溜山^{③⑥}、孙刺^{③⑦}诸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 (同上)

(永乐十年十一月辛丑) 宴渤泥国王遐旺等。 (同上)

(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癸亥) 淳泥国王遐旺等辞归。赐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三千锭，铜钱千五百缗，锦四段，绮帛纱罗八十疋，金织、金绣文绮衣各一袭，并赐器皿、衾褥、帷幔诸物。赐王母及叔以下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137)

(永乐十一年八月) 壬申，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遣侄赛的刺者等百六十五人贡方物。赐钞、文绮袭衣、纱罗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142)

(永乐十一年九月) 癸未，爪哇国西王都马板遣使亚烈沙麻耶等贡方物，既还，敕谕都马板曰：“前内官吴宾等还，言王恭事朝廷，礼待敕使，有加无替，比闻王以满刺加国索旧港 [38] 之地而怀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有敕谕王。既无朝廷敕书，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听之。今赐王文绮纱罗，至可领也。 (明太宗实录，卷 143)

(永乐十二年〈1414〉秋八月) 甲寅，彭亨国王巴刺密锁刺达罗息泥遣使苏麻门的里及忽鲁谟斯国人己即丁等贡马及方物。并赐文绮袭衣。命礼部赐彭亨国王锦绮纱罗、彩绢，而酬己即丁等马值。 (明太宗实录，卷 154)

(永乐十二年九月) 壬辰，满刺加国王子母斡撒于的儿沙来朝，奏其父拜里迷苏刺卒。诏母斡撒于的儿沙袭父职爵为王，赐金银、锦绮纱罗、冠带、织金袭衣。

(明太宗实录，卷 155)

（永乐十三年〈1415〉春二月）己丑，浔泥国王遐旺遣使生阿烈微喏耶沙扮等二十九人贡方物，赐钞币及绮表里。

（明太宗实录，卷161）

（永乐十三年九月癸卯）古里、柯枝、喃渤利^{③⑨}、甘巴里、满刺加诸番国各遣使贡方物。

（明太宗实录，卷168）

（永乐十三年冬十月）癸未，古里、柯枝、喃渤利、甘巴里、满刺加、麻林、忽鲁谟斯、苏门答刺诸番国使臣辞归，悉赐钞币及永乐通宝钱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169）

（永乐十四年〈1416〉十月戊子）古里、爪哇、满刺加、占城、苏门答刺、南巫里、沙里湾泥^{④⑩}、彭亨、锡兰山^{④⑪}、木骨都（东）〔束〕、溜山、喃渤利、不刺哇^{④⑫}、阿丹^{④⑬}、麻林^{④⑭}、刺撒^{④⑮}、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司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

（明太宗实录，卷182）

（永乐十四年十月丙申）赐满刺加、古里、爪哇、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不刺哇、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司使臣宴。

（同上）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古里、爪哇、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不刺哇、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利、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使司）〔司使〕臣辞还，悉赐文绮裘衣，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

（明太宗实录，卷183）

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甲申朔，行在礼部言，权苏禄东国巴都葛叭答刺、权苏禄西国麻哈刺吒葛刺麻丁、故权苏禄峒者之

妻叭都葛巴刺卜，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奉金缕表来朝贡，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赐予视满刺加国王。

（明太宗实录，卷 192）

（永乐十五年十月）庚戌，浣泥国王遐旺遣叔祖麻木等贡方物。

（明太宗实录，卷 193）

（永乐十五年十二月）癸巳，赐浣泥国王叔祖麻木、哈密忠义王使臣阿力迭里、占城国王使臣保麻翁等宴。

（明太宗实录，卷 195）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己未，浣泥国王遐旺叔祖麻木、占城国王占巴的赖使臣保麻翁等辞还，赐钞、文绮表里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198）

（永乐十六年八月）辛巳，占城国王占巴的赖遣孙舍那挫，满刺加国王母干撒于的儿沙遣兄撒里汪刺查，及喃渤利、失刺（北）〔比〕^④等国，各遣使贡方物。赐冠带、金织文绮袈衣及白金、钞币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203）

（永乐十六年八月）庚子，赐占城、满刺加等国王孙舍那挫等宴。

（同上）

（永乐十七年〈1419〉秋九月）丙午，满刺加等十七国王亦思罕答儿沙等进金缕表文，贡宝石、珊瑚、龙涎、鹤顶、犀角、象牙、狮子、犀牛、神鹿、天马、骆驼。……赐织金龙衣、白金、铜钱、丝、纱罗、彩绢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216）

（永乐十七年秋九月壬子）宴满刺加国王并阿鲁国王、喃渤利国使臣于奉天门。

（同上）

（永乐十七年冬十月）癸未，遣使谕暹罗国王三赖波磨刺札的曰：“朕祇膺天命，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职奉贡，朕心所嘉，盖非一日。比者满刺加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能继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诣阙朝贡，其事大之诚，与王无异。然闻王无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满刺加国王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为所惑。辑睦邻国，无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

（明太宗实录，卷 217）

（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戊寅，满刺加国王母干撒于的儿沙遣使段姑麻刺什的、苏门答刺国王宰奴里阿必丁遣第马哈木沙等贡方物，皆赐钞、丝、纱罗、金织文绮袈衣遣还。

（明太宗实录，卷 229）

（永乐十九年〈1421〉春正月戊子）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④7}、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右）〔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耳）〔甘〕巴里十六国遣使贡名马方物。命礼部宴劳之。

（明太宗实录，卷 233）

（永乐十九年春正月）癸巳，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还国，赐钞币、表里。复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就与使臣偕行。

（同上）

（永乐十九年夏四月）辛亥，暹罗国王三赖波磨刺札的赖遣使奈怀等六十人贡方物，谢侵满刺加国之罪，赐钞文绮罗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236）

（永乐十九年夏五月）壬申，浔泥国王叔祖须麻亿等九十二人来朝贡方物，赐文绮表里百疋，罗绢衣七十袭。仍赐须麻亿等五人纱帽及金纽花带一，银钮花带二，素银带二。

（明太宗实录，卷 237）

（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壬寅）中官郑和等使诸番国还，暹罗、苏门答刺、哈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明太宗实录，卷 250）

（永乐二十一年〈1423〉九月）戊戌，礼部奏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刺）〔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上敕皇太子曰：“天气向寒，西南番国贡使即令礼部于会同馆宴劳之如例，赐赆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直。”

（明太宗实录，卷 263）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春三月）丁酉，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率其妃及头目来朝，贡方物，以父歿新嗣故也。

（明太宗实录，卷 269）

（永乐二十二年四月丁未）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还国，赐宴于玄武门，赐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三万二千二百七十锭，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里，纱、罗各二十二疋，绫四十六疋，绵五百三十六疋，绵布三百九十二疋，织金罗衣一袭，素罗衣十三袭，赐王妃素罗女衣十二袭，绢女衣十七袭，赐其从人衣服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 270）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辛丑）满刺加国遣使那刺迭扒那等贡方物，赐钞币表里衣靴。

（明仁宗实录，卷 4 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渤泥国王遐旺遣叔沙那万喏耶率头目生阿烈等来朝，贡方物。上谓礼部臣曰：“夷人涉海道，远来艰险，且时当寒冻，凡宴劳赐予，皆宜加厚。”

（明仁宗实录，卷 12）

（宣德元年〈1426〉正月丙辰）赐渤泥国王叔沙那万喏耶及头目生阿烈等八十八人银钞、纱币表里、纱罗及金织丝罗袈衣、靴袜有差。沙那万喏耶加赐冠带、铜钱，生阿烈等十七人亦赐冠带。

（明宣宗实录，卷 13）

（宣德元年三月）庚子，渤泥国使臣沙那万喏耶等陛辞。上谓行在礼部臣曰：“渤泥国王遐旺之父，在皇祖太宗皇帝时举家来朝，及还，没于路，因命遐旺袭爵。朝廷待之既优，彼之忠诚逾笃。今复遣使远来，可嘉，宜优赐之。”于是赐遐旺文锦金织文绮彩币、纱罗，倍诸番国。

（明宣宗实录，卷 15）

（宣德元年五月乙巳）苏门答刺国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臣巴母、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遣使臣一思马……等来朝贡方物。

（明宣宗实录，卷 17）

（宣德元年六月）辛未，赐苏门答刺国使臣巴母等一百七十七人、满刺加国使臣一思马等五人钞、纱罗绫绢有差。仍赐正副使、头目巴母等冠带及钞。给金织文绮纱罗等物付巴母等归赐苏门答刺国王及王妃并国之头目。给金织文绮纱罗等物付一思马等归赐满刺加国王。初，巴母等以王命奉表来贡方物，遭海风坏舟，独巴母等得善达，上嘉之，故重赐之。命有司具舟遣还。

（明宣宗实录，卷 18）

（宣德五年〈1430〉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曰：“朕恭膺天命，祇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

赦天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凡所历忽鲁磨斯④⑧、锡兰山、古里、满刺加、柯枝、卜刺哇④⑨、木骨都束、喃渤利、苏门答刺、刺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⑤⑩、竹步⑤⑪、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彩币有差。”

（明宣宗实录，卷 67）

（宣德六年〈1431〉二月壬寅）满刺加国头目巫宝赤纳等至京，言国王欲躬来朝贡，但为暹罗国王所阻，暹罗素欲侵害本国，本国欲奏无能书者，今王令臣三人潜附苏门答喇贡舟来京，乞朝廷遣人谕暹罗王，无肆欺凌，不胜感恩之至。上命行在礼部赐赍巫宝赤纳等，遣附太监郑和舟还国，令和赍初谕暹罗王曰：“朕主宰天下，一视同仁，尔能恭事朝廷，屡遣使朝贡，朕用尔嘉。比闻满喇加国王欲躬来朝，而阻于国王，以朕度之，必非王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远虑，阻绝道路，与邻邦起衅，斯岂长远保富贵之道？王宜恪尊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礼部言诸番贡使，例有赐予，巫宝赤纳非有贡物，给赏无例。上曰：“远人数万里外来诉不平，岂可不赏？”遂赐紵丝袈衣彩币表里绵布，悉如他国贡使例。

（明宣宗实录，卷 76）

（宣德八年〈1433〉十月丙寅）满刺加国王西里麻哈刺者率家属来朝，至南京，襄城伯李隆以闻。上以天寒，命隆且令于南京休息，加厚待之，俟春暖来朝。别遣人赍敕劳王，赐王及妃并头目下至僮从文绮袈衣、绵布、靴袜、胖袄等物悉备。

（明宣宗实录，卷 106）

（宣德九年〈1434〉四月）乙丑，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及其弟刺殿巴刺、头目文旦等来朝，贡马及方物。

（明宣宗实录，卷 110）

(宣德九年四月甲戌) 赐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等宴。

(同上)

(宣德九年五月) 庚寅, 赐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及其弟刺殿把刺、头目文旦等二百二十八人金银彩币绫锦纱罗绢布及金织袈衣有差, 加赐国王冠带。及还, 赐敕奖谕, 且命工部为缮治海舟。盖昔永乐(1403-1424)中, 王父举国来朝, 至王益修臣职, 上嘉其勤诚, 待之加厚云。 (同上)

(宣德十年〈1435〉三月) 乙酉, 安南国遣陪臣黎柄等, 满刺加国国王西哩麻哈刺者遣其弟刺殿把刺, 哈密忠顺王卜答失里遣使臣哈非思……俱来贡驼马方物器皿, 赐彩币等物有差。

(明英宗实录, 卷3)

(宣德十年四月壬寅朔) 敕谕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曰: “王在先朝, 躬来朝贡, 已悉尔诚, 朕嗣承大统, 小大庶務必悉遵祖宗成宪。今已敕广东都司、布政司厚具廩饩, 驾大八橦船送王还国, 并遣古里、真腊等十一国使臣附载同回。王宜加意抚恤, 差人分送各国, 不致失所, 庶副朕柔远之意。”

(明英宗实录, 卷4)

(正统四年〈1439〉三月) 戊午, 榜葛刺国遣使臣那定, 满刺加国遣使臣未加者刺、吒满达利……俱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 并赐彩币等物有差。

(明英宗实录, 卷53)

(正统九年〈1444〉十一月) 乙丑, 满刺加国遣使臣宋那的刺耶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及彩币表里钞绢等物有差。

(明英宗实录, 卷123)

(正统十年〈1445〉二月甲子) 满刺加国遣使臣谟者那, 锡兰山国遣使臣耶巴刺谟的里亚等赍捧表文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

并彩币金织袈衣等物有差。仍命来使赉敕并彩币表里归赐其国王及妃。
(明英宗实录, 卷 126)

(正统十年三月) 丁亥, 满刺加国使臣谟者那, 锡兰山国使臣耶巴刺谟的里亚等, 乞赐纱帽及花金银带, 从之。

(明英宗实录, 卷 127)

(正统十年三月) 壬寅, 满刺加国使臣谟者那等, 奏请赐国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敕书及蟒龙衣服、伞盖, 庶仗天威, 以服国人之心, 又云国王欲躬亲来朝, 所带人物数多, 乞赐一巨舟, 以便往来。上命所司造与之。

(明英宗实录, 卷 127)

(景泰六年 (1455) 五月己未) 满刺加国王速鲁檀无答佛哪沙遣头目马哪咩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彩币表里金织罗衣等物。
(明英宗实录, 卷 253, 废帝郕戾王附录第 71)

(景泰六年七月) 丙申, 满刺加国遣使臣端麻古凌钉等奉表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彩币表里金织紵丝袈衣等物, 仍命赉敕并彩币表里归赐其王及妃。凌钉等奏其王原赐冠服毁于火, 诏复赐皮冠弁服、红罗常服及纱帽犀带。

(明英宗实录, 卷 256, 废帝郕戾王附录第 74)

(景泰七年 (1456) 五月己丑) 初, 满刺加国正副使柰霭等来朝贡, 至广东新会县, 霭以犯奸自戕死, 副使巫沙等已讞事还。鸿胪寺通事马贵等凭番人亚末首奏称: 霭有夜光珠并猫睛石未进, 朝廷信之, 遣员外郎秦顒帅并贵, 带回亚末等乘传至广东会官追取, 至是, 镇守广东并巡抚三司等官及顒等会奏, 将霭男女行李逐一检阅, 别无前项宝物, 命擒贵等送法司如律治之。

(明英宗实录, 卷 266, 废帝郕戾王附录第 84)

（天顺三年〈1459〉六月）戊午，锡兰山国并满刺加国王子苏丹芒速沙各遣使亚烈葛佛荫等来朝贡珊瑚、宝石、乳香、绵衣、鹤顶、蔷薇露等物。赐宴，并赐冠带、织金文绮衣服布绢有差。

（明英宗实录，卷304）

（天顺三年八月）丙寅，遣给事中陈嘉猷为正使，行人彭盛为副使，持节封故满刺加国王子苏丹芒速沙为满刺加国王。赐敕谕王曰：“尔先世恪守藩邦，传及尔父，继承未久，遽然长逝，讣音远至，軫于朕怀。尔为嫡嗣，乃能遣使以方物来献，请命于朝，眷惟象贤，宜绍国统。特遣使赍诏封尔为满刺加国王，仍赐彩币，用答勤意；尚其永坚臣节，益顺天心，用修藩屏之恭，毋怠抚绥之政，庶承先志，以享安荣，钦哉！”复命嘉猷等谕祭其国王速鲁檀无答佛哪沙，并颁诏告其国人。

（明英宗实录，卷306）

（天顺五年〈1461〉三月戊午）礼部尚书石瑄奏：“先是遣礼科给事中陈嘉猷，行人司行人彭盛为正副使，往满刺加国行册封礼，于广东布政司造船浮海。行二日，至乌猪等洋遇飓风，船破，漂荡六日，至海南卫清澜守御千户所地方，得船来救。嘉猷等捧诏书敕书登岸，令水手打捞，得丝等物，俱水湿有迹，乞行广东布政司收买应付，其丝罗布宜于内承运库换给，遣人赍付，嘉猷仍往行礼。从之。”

（明英宗实录，卷326）

（成化四年〈1468〉冬十月甲辰）满刺加国头目八刺思，通事无沙等来朝，贡象及龟同等物。赐八刺思、无沙冠带，并番伴人等衣服彩段等物有差。

（明宪宗实录，卷59）

（成化五年〈1469〉三月戊戌）满刺加国王满速沙儿遣使臣端亚妈刺的那答等奉表来朝谢恩，贡方物。赐宴并彩段、衣服等物有差。仍命赍敕及彩段等物归赐其王及妃。

（明宪宗实录，卷65）

（成化五年四月）庚辰，赐满刺加国正副使端亚妈刺的那答等十二人金银带、纱帽有差。（明宪宗实录，卷 66）

（成化七年〈1471〉十月乙酉）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番，至满刺加及各国贸易，复至暹罗国，诈称朝使，谒见番王，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还至福建，泊船海汊，官军往捕，多为杀死，已而被获，巡按御史洪性拟其罪以奏，命弘敏等二十九人依律斩之。又三人以年幼可矜，发戍广西边卫，冯氏给功臣之家为奴。弘敏所买番人爱没心等四人解京处治，皆如性所拟。时性又奏弘敏同县人康启道等二十六人通番，并行劫海上，亦命重审无冤，决之。（明宪宗实录，卷 97）

（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乙未）工科右给事中陈俊峻等使占城，不果入而还，以原颁诏敕及镀金银印、彩段等物进缴。初，峻等使占城，封国王槃罗茶悦，航海至占城新州港口，守者拒不容进，译知其地为安南所据，而占城王避之灵山，既而之灵山，则知槃罗茶悦举家为安南所虏，而占城之地已改为交南州矣。峻等遂不敢入，然其所赍载私货及挟带商人数多，遂假以遭风为由，越境至满刺加国交易，且诱其王遣使入贡。至是，归奏安南占据占城，具奏满刺加国王以薪米供馈，礼意甚备。事下所司，礼部言宜候满刺加入贡使还，降敕奖谕其王。

（明宪宗实录，卷 136）

（成化十一年〈1475〉五月）甲寅，满刺加国遣正副使端马密等进金叶表文并象、马、火鸡、白鸚鵡、金钱豹等物。赐宴及袭衣彩段表里，并以彩段纱罗锦归赐其国王及王妃王子有差。仍令赍敕谕国王苏丹茫速沙曰：“比者朝廷遣给事中等官往占城，为风飘至尔国，王遣人供馈，备悉诚意，兹因使臣回便，特赐王彩段二表里，用示褒答，至可领之。”

（明宪宗实录，卷 141）

（成化十七年〈1481〉秋七月辛丑）遣礼科给事中林荣充正使，行人司行人黄乾亨充副使，封满刺加国故王苏丹茫速沙子马哈木沙为国王。（明宪宗实录，卷217）

（成化十七年八月乙巳）满刺加国遣正副使端亚妈刺的那查等来朝贡象及方物。赐宴并衣服彩段等物有差。仍以织金彩段文锦等物付使臣归赐其国王及妃。端亚妈刺的那查等乞赐冠带，与之。（明宪宗实录，卷218）

（成化十七年九月壬申朔）满刺加国使臣端亚妈刺的那查等奏：成化五年，本国使臣微者然那入贡还，至当洋，被风飘至安南国，微者然那与其僉从俱为其国所杀，其余黥为官奴，而幼者皆为所害。又言安南据占城城池，欲并吞满刺加之地。本国以皆为王臣，未敢兴兵与战。适安南使臣亦来朝，端亚妈刺的那查乞与廷辩。兵部尚书陈钺以为此已往事，不必深校，宜戒其将来。上乃因安南使臣还，谕其王黎灏曰：“尔国与满刺加俱奉正朔，宜修睦结好，藩屏王室，岂可自恃富强，以干国典，以贪天祸。满刺加使臣所奏，朝廷虽未轻信，尔亦宜省躬思咎，畏天守法，自保其国。”复谕满刺加国使臣曰：“自古圣王之驭四夷，不追咎于既往，安南果复侵陵尔国，宜训练士马以御之。”

（明宪宗实录，卷219）

（成化十七年九月）丁酉，诏谕安南国王黎灏……曰：“朕奉天子民，薄海内外，咸图安辑，俾各得所，以溥一视之仁。……古称有道之国，以德不以力。尔自受封以来，不但侵夺占城，近又杀满刺加进贡使臣，黥其从人为奴，邻封构怨，控诉交至，尔自以为福否邪？夫畏天保国，事大恤小，贤哲者所为，尔何不此之图也！”

（明宪宗实录，卷219）

（成化十七年十月）丙辰，使占城国行人司右司副张瑾有罪下狱。先是，瑾与给事中冯义同奉命赍敕印封占城国王孙斋亚麻勿

庵为王，多挟私货，以图市利，至广东，闻斋亚麻勿庵已死，而其弟古来遣哈那巴等来请封，虑空还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孙请封之后，即为古来所杀，而安南已以伪敕立其国人曰提婆苔者权掌国事。瑾等不俟奏报，辄以印币授提婆苔，封为之王，得其赂黄金百余两。又经满刺加国，尽货其私物以归。义至海洋病死，谨具其事，且纳伪敕于朝，礼部劾瑾专擅封立，当正典刑，命下锦衣卫狱鞠治。（明宪宗实录，卷 220）

（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癸亥）广东左布政使陈选传闻撒马儿罕^②使臣由广东归国，将往满刺加国求买狮子以献，惟狮子为无用野兽，广东连年水旱加以地震星流，灾变异常，民生不安，乞早赐停罢。章下礼部，以为宜。令伴送通事，省令使臣到广，速归，毋得骚扰。从之。（明宪宗实录，卷 266）

（成化二十三年（1487）三月）癸亥，行人左辅使满刺加国归，顺带国王谢表，又以国王所赆宝物及西洋布上进。礼部奏辅顺带番表，有失大体，当罪，其赆物当送官。有旨：左辅涉海险阻，其宥勿罪，宝物收之，西洋布仍与辅。（明宪宗实录，卷 288）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天方国^③回回阿力，以其兄纳的游方在中国四十余年，欲至云南访求之。因自备宝物累万，于满刺加国附行人左辅至京进贡，而为内官韦眷所侵克，奏乞查验。礼部请估其贡物，酬以直，而许其访兄于云南。（同上）

（弘治十六年（1503）十月辛丑）先是，琉球国王遣使人吴诗等乘舟之满刺加国，遇风舟覆，诗等一百五十二人漂至海南登岸，为逻卒所获，广东守臣以闻。上命送诗等于福建守臣处，给粮养贍，候本国进贡使臣去日归之。（明孝宗实录，卷 204）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丁未）先是，琉球国遣人往满刺加国收买贡物，遭风未回，致失二年一贡之期。至是，遣人补贡，福建等臣以闻。命如例纳之。（明孝宗实录，卷 218）

（弘治十八年〈1505〉六月庚午）给事中任良弼等言……往时给事中林霄之使满刺加，不肯北面屈服，幽饿而死，而不能往问其罪，君命国体，不可不惜。大抵海外之国，无事则废朝贡而自立，有事则假朝贡而请封。（明武宗实录，卷 2）

（正德三年〈1508〉十二月辛未）满刺加国王遣副使端亚智等来朝贡方物。回赐国王蟒衣彩段纱罗文锦，及赏使人彩段衣服绢钞有差。（明武宗实录，卷 45）

（正德三年十二月乙亥）满刺加国贡使火者亚刘等回，以船为飓风所坏，请令广东布政司代造。礼部言宜令镇巡官验实，俾自修理，果须重造，其材亦宜令自备，所司但量给力役副之。诏可。（明武宗实录，卷 45）

（正德五年〈1510〉正月）己卯，满刺加国王所遣使有亚刘者，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也，以罪叛入其国为通事。至是，与国人端亚智等来朝，并受厚赏，因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泥国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赂，伪造符印，扰害驿递，后与亚智等二十一人相忿争，遂谋诸同事彭万春等共劫杀之，尽得其财物。事觉，逮至京，明举拟凌迟，万春等处斩，各枭首示众。王永减死，罚米三百石，张字、侯永等戍边，伴送千户董源降二级，经管郎中裘壤罚米三百石，尚书白钺等各夺俸三月，广东镇巡三司及所经地方失觉察者各罚米二百石，惟提督市舶司内官潘忠特宥之。（明武宗实录，卷 59）

（正德九年〈1514〉六月丁酉）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奏：“岭南诸货出于满刺加、暹罗、爪哇诸夷，计其产不过胡椒、苏

木、象牙、玳瑁之类，非若布帛菽粟，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宜亟杜绝。”事下礼部议，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以启事端。奸民仍前勾引者，治之。报可。（明武宗实录，卷 113）

（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己丑）海外佛朗机^⑤前此未通中国，近岁吞并满刺加，逐其国王，遣使进贡，因请封。诏许来京，其留候怀远驿者遂略买人口，盖房立寨为久居计。满刺加亦尝具奏求救，朝廷未有处也。会监察御史丘道隆言：满刺加朝贡诏封之国，而佛朗机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赏，于义决不可听。请却其贡献，明示顺逆，使归还满刺加疆土之后，方许朝贡，脱或执迷不悛，虽外夷不烦加兵，亦必檄召诸夷，声罪致讨，庶几大义以明。御史何鳌亦言：佛朗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前年驾大舶，突进广（平）〔东〕省下，铙炮之声震动城郭，留驿者违禁交通，至京者桀骜争长，今听其私舶往来交易，势必至于争斗而杀伤，南方之祸殆无极矣。且祖宗时四夷来贡，皆有年限，备倭官军防截甚严，间有番船诡称遭风飘泊欲图贸易者，亦必核实具奏，抽分如例，夷人获利不多，故其来有数。近因布政使吴廷举首倡缺少上供香料及军门取给之议，不拘年分，至即抽货，以致番舶不绝于海澳，蛮夷杂沓于州城，法防既踈，道路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而突至也。乞查复旧例，悉驱在澳番舶及夷人潜住者，禁私通，严守备，则一方得其所矣。礼部覆议，道隆先为顺德令，鳌顺德人，故备知其情，宜候满刺加使臣到日，会官译诘佛朗机番使，侵夺邻国，扰害地方之故，奏请处置。……诏悉如议行之。（明武宗实录，卷 194）

（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壬寅）满刺加国遣使贡金叶表文及方物来贡。给赏使臣，并回赐国王王妃如例。

（明世宗实录，卷 3）

（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卯）正德（1506 - 1520）间，海夷佛朗机逐满刺加国王苏端妈末而据其地，遣使加必丹木等入贡请封，会满刺加国使者为昔英等亦以贡至，请省谕诸国王、及遣将助兵复其国。礼部已议绝佛朗机，还其贡使。至是广东复奏：海洋船有称佛朗机国，接济使臣衣粮者，请以所赍番物如例抽分。事下礼部，覆言佛朗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挟货通市，假以接济为名，且夷情叵测，屯驻日久，疑有窥伺，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自今海外诸夷及期入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赍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满刺加求援事宜，请下兵部议。既而兵部议请敕责佛朗机，令归满刺加之地。谕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其巡海备倭等官，闻夷变不早奏闻，并宜逮问。上皆从之。（明世宗实录，卷4）

（正德十六年八月辛巳）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杨百之言：……今朝廷于诸番国，如占城、安南及满刺加等处，遇有遣使，皆用翰林官，或给事中、行人以往。（明世宗实录，卷5）

（嘉靖二年〈1523〉三月壬戌）佛朗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之。初，都卢恃其巨銃利兵，劫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踈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截海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踈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未儿丁、甫思多减儿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烧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巡抚都御史张岭、巡按御史涂敬以闻。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诛戮梟示。（明世宗实录，卷24）

（嘉靖八年〈1529〉十月己巳）初，佛朗机火者亚三等既诛，广东有司乃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皆潜泊漳州，私与为市。至是，提督两广侍郎林富疏其事，下兵部议。言安南、满刺加自昔内属，例得通市，载在祖训会典。佛朗机正德中始入，而

亚三等以不法诛，故驱绝之，岂得以此尽绝番舶。且广东设市舶司，而漳州无之，是广东不当阻而阻，漳州当禁而不禁也。请令广东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漳州则驱之，毋得停舶。从之。

（明世宗实录，卷 106）

（嘉靖九年〈1530〉十月辛酉）给事中王希文言：广东地控夷邦，而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浔泥五国贡献，道经东莞，我祖宗立法，来有定期，舟有定数，比对符验相同，乃为伴送，附搭货物，官给钞买，载在祖训可考也。洪武（1368 - 1369）间，以其多带行商，阴行诡诈，绝不许贡。至正德（1505 - 1521）年间。佛朗机匿名混进，流毒省城，副使汪△并力驱逐，仅乃绝之。今未逾数年，抚按以折俸缺货，遂议开复，祖宗数年难沮之虏，幸尔扫除，守臣百战克成之功，一朝尽弃，不无可惜。即无论为害地方，但以堂堂天朝，受此轻渎之贡，治之不武，不治损威，无一可者也。……疏下都察院，覆请自今诸国进贡，宜令依期而至，比对勘合验放，其番货抽分交易如旧。

（明世宗实录，卷 118）

（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壬子）诏逮巡视浙福都御史朱纨至京讯鞫。下福建都司都指挥佥事卢镗、海道副使柯乔猷，论死。先是，纨奏海夷佛狼机国人行劫至漳州界，官军迎击之于走马溪，生擒得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已遵便宜斩首。讫章下兵部，请俟核实论功，会御史陈九德疏论纨专杀，滥及无辜，法司覆请遣官会勘，上从之，遂革纨职。命兵科都给事中杜汝楨往。至是，汝楨及御史陈宗夔勘上，前贼乃满喇伽国番人，每岁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鬻番货，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二十七年（1548）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各地方官当其入港，既不能羈留人货，疏闻厅堂，反受其私赂，纵容停泊，使内地奸徒，交通无忌，及事机彰露，乃始狼狈追逐，以致各番拒捕杀人，有伤国本。其后诸贼已擒，又不分番民首从，擅自行诛，使无辜并为鱼肉，诚有如九德所言者。纨既身负大罪，反腾疏告

捷，而镗、乔或相与佐成之，法当首论其冒功，坐视诸臣，通判翁灿，指挥李希贤等罪次之。指挥佥事汪有临，知府卢璧，参将汪大受又次之。拒捕番人方叔摆等四名当处死。余佛南波二者等五十一名当安置，见存通番奸徒，当如律发配发遣。于是兵部三法司再覆，如汝楨言，纨、镗、乔遂得罪，翁灿等下巡按御史提问，汪有临等夺俸有差。……纨竟坐忧恐，未就讯仰药而死。公论惜之。
(明世宗实录，卷 363)

3. 《皇明祖训》^⑤

(洪武二年，1369年) 记载：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忠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防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开列于后：

……

西南

……湓亨国。(其国居海中。)

淳泥国。(其国居海中。)

(四夷)

4. 《明一统志》

李 贤 撰

满刺加国 (在占城国南，其朝贡自广东以达于京师)

沿革：前代不通中国。本朝永乐三年 (1405)，其国王西利

八儿速刺遣使朝贡。朝廷赐以印诰，封为满刺加国王。九年（1411），其嗣王拜里迷苏刺亲率其妻子来朝，厚赉而还。自是朝贡不绝。天顺三年（1459），国王无答佛哪沙卒，其子苏丹芒速沙请命，复遣使赉诏往封焉。

山川：镇国山。（永乐中诏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勒石其上。）

土产：锡、布、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黄、玳瑁。

（卷九十，外夷传）

淳泥国（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朝贡自广东达于京师）

沿革：本闍婆属国，在西南大海中，所统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国。宋太平兴国（976-983）中，其国王向打始遣使入贡。元丰（1078-1085）中国王锡理麻喏复遣使入贡。本朝洪武四年（1371），国王马谟沙遣其臣亦思麻逸进表笺，贡方物。永乐三年（1405），诏遣使封淳泥国麻那惹加那乃为王，给印符诰命。六年（1408），率其妻子来朝，卒于南京会同馆，诏谥恭顺，赐葬南京城南石子冈，命其子遐旺袭封归国。自是朝贡不绝。

风俗：以板为城。（其国以板为城。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王坐绳床，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以铜铸甲。（战斗者则持刀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被之于身，护其腹背。其国邻底门国。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涂体，兵刃所伤不死。）丧葬亦有棺敛。（丧葬亦有棺敛，以竹为舆车，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之，逾七年则不复祀。）婚聘先以椰子酒。（婚聘之宾先以椰子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其礼。）盛食无器皿。（国人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凡宴会，鸣鼓、吹笛、击钹，歌舞为乐。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盛食，食讫弃之。）（以上俱《宋史》。）王之服色，略仿中国。基宇宏敞，原田获利。俗尚奢侈。（俗尚奢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系腰，花锦为衫。）煮海为盐，酿秫为酒。爱敬中国人。（爱敬中国人。每见中国人醉

者，则扶之以归。)(以上俱《诸蕃志》。)

山川：长宁镇国山。……

土产：片脑（树如杉桧状，取之者，必斋沐而后往。其成片似梅花者为上，其次有金脚脑、速脑、米脑、苍脑、扎聚脑，又有一种如油名脑油。）、檀香、象牙、吉贝布、玳瑁、鹤顶、巴尾树、加蒙树（二树心可为酒）、椰子、槟榔、纸（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宋时入贡以此纸书表）。

（卷九十，外夷传）

国朝永乐四年（1406），国王遣其使臣勿黎哥等来朝，并贡方物。
（卷九十，外夷传，娑罗）

彭亨国

沿革：前无所考。国朝永乐（1403-1424）中，国王遣其臣苏麻固门的里等来朝，并贡方物。

风俗：田沃谷稍登。（《岛夷志》。）男女椎髻。（同上。男女椎髻，衣长布衫，系单衣，富家颈带金圈数四，常人则以五色烧珠为圈束之。）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同上。）

山川：石崖。（其国石崖周匝，崎岖如栅寨。）

土产：片脑、沉香、花锡、椰子。（卷九十一，外夷传）

5. 《明会要》

龙文彬撰

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也。永乐三年（1405），遣使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四年，其国东西二王并遣使奉表朝贡。

王有金印一，篆文，作兽形，永乐朝（1403-1424）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印背上以为荣。

万历（1573 - 1619）时，为国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留居焉。后人竟据有其国。

后佛郎机举兵来击，王率国人走山谷中，放药水流，毒杀佛郎机无算，因得返国。（卷七十七，婆罗）

淳泥，本闍婆属国也。洪武三年（1370），命张敬之、沈秩往使其国，王既许三年后入贡，闍婆人闻之，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闍婆久称臣纳贡，尔畏闍婆，不畏天朝耶？”乃遣使从敬之等入朝，贡方物。帝喜，宴费甚厚。八年（1375），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

永乐三年（1405），诏封淳泥国王，赐印符诰命。六年（1408），王率其妃及弟妹子女陪臣凡百五十余人来朝，贡珍物。赐宴奉天门，妃以下飧于他所，悉赐冠带裘衣。王乞封其国之后山为一方镇，乃封为“长宁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之。十年（1412），嗣王遐旺复偕其母来朝，宴费如前。自十三年（1415）至洪熙元年（1425）四入贡。嗣后贡使虽稀，而商人来往不绝。（卷七十八，淳泥）

彭亨，在暹罗之西。洪武十一年（1378），其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赍表来朝，贡方物。宴费如礼。永乐九年（1411），王巴刺密琐刺达罗息泥遣使入贡。十二年（1414）、十四年（1416）复入贡。（同上，彭亨）

满刺加，在占城南。国有山出泉流为溪，土人淘沙取锡，煎成块，名曰斗锡。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鱼为业。

永乐元年（1403），遣中官尹庆使其地，宣示威德及招徕意。其酋大喜，遣使至京，因封为满刺加国王，赐诰印。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从之。

九年（1411），王率其妻子陪臣来朝，宴费极厚。嗣后或连岁、或间岁入贡，以为常。

十七年（1419），王率妻子、陪臣来朝，及辞归，诉暹罗见侵状。帝为赐敕谕暹罗，暹罗乃奉诏。

宣德六年（1431），遣使者来言：“暹罗谋侵本国，王令臣三人附苏门答刺贡舟入诉。”帝命附郑和舟归国。令和赍敕谕暹罗，责以辑睦邻封，毋违朝命。初，三人至，无贡物。礼官言：“例不当赏。”帝曰：“远人越数万里来诉不平，岂可无赐。”遂赐如例。

正统十年（1445），贡使请赐王护国敕书及蟒服、伞盖，以镇服国人。从之。

正德（1506 - 1521）末，佛郎机举兵夺其地，王出奔，遣使告难。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

（同上，满刺加）

6. 《明会典》

申时行撰

明祖训

……

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开列于后：

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刺国、西洋国、爪哇国、彭亨国、百花国、三佛齐国、浞泥国。

（卷九十六，礼部五十五，朝贡一）

东南夷上（见祖训及职掌，凡十二国）：

……彭亨国……渤泥国……

东南夷下：

……满刺加国，婆娑罗国^{⑤⑥}……（以上俱永乐三年〈1405〉）

遣使朝贡。)

(卷九十八, 礼部五十七, 朝贡三)

洪武四年(1371), 遣使进金表银笈及方物。永乐三年(1405), 遣使封其国主为王, 给印符诰命。六年(1408), 王率其妃及家属陪臣来朝, 至福建, 遣内臣往宴劳之。令所过诸郡设宴。至京, 王奏金字表文及诸珍物, 妃进中宫、东宫笈及方物。上御奉天门, 享王宴。是年, 王卒, 辍朝三日, 祭賻甚厚, 诏谥恭顺, 赐葬南京城外石子冈, 以西南夷人隶籍中国者守之。树碑立祠, 命有司春秋致祭。复令其子袭封, 遣内官及行人护送还国。复从其请, 封其后山为长宁镇国之山, 御制碑文赐之。十二年(1414)及洪熙元年(1425)俱来朝贡。

贡物(单目用银): 珍珠、宝石、金戒指、金缘环、龙脑、米脑、梅花脑、降香、沈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黄蜡、犀角、玳瑁、龟筒、螺壳、鹤顶、熊皮、孔雀、倒挂鸟、五色鸚鵡、黑小厮、金银八宝器。(同上, 淳泥国)

洪武十一年(1378), 遣使奉金叶表, 贡番奴及方物。永乐十二年(1414), 复遣使朝贡。

贡物: 金水罐、檀香、乳香、速香、檀香、片脑、胡椒、象牙。(卷九十八, 礼部五十七, 朝贡三, 彭亨国)

永乐三年(1405), 遣使奉金叶表朝贡, 诏封为国王, 给印及诰。使者言王慕义, 愿同中国属郡, 岁效职责; 又请封其国西山, 诏封为镇国之山, 御制碑文赐之。九年(1411), 国王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朝贡, 命官往劳, 上御奉天门宴之。十年(1412), 遣使来贡。十二年(1414), 国王母来。二十二年(1424)、宣德九年(1434), 国王复来。正统十年(1445)以后, 屡遣使来贡。

贡物: 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锁服、金母鹤顶、金镶戒指、撒哈刺、白苾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縵、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沈香、

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 (同上，满刺加国)

永乐四年（1406），东王、西王各遣使来朝贡。

贡物：黑小厮、花蕉布、白焦布、珍珠、玳瑁壳、降真香、黄蜡。 (同上，娑罗国)

凡勘合号簿，洪武十六年（1383），始给暹罗国，以后渐及诸国。每国勘合二百道，号簿曰扇。如暹罗国暹字号勘合一道，及暹字号底簿各一扇，俱送内府；罗字号勘合一百道，及暹字号簿一扇，发本国收填；罗字号簿一扇，发广东布政司收比。余国亦如是。每改元，则更告换给。

计有勘合国分：

……满刺加……淳泥……

(卷一百八，礼部六十六，朝贡四，朝贡通例)

洪武四年（1371），赐国王织金、彩段、纱罗，及使者绮帛有差。永乐六年（1408），给王冠带袭衣；王子还国，赐金厢玉带一条，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锦绮罗、衾褥帐幔、器皿等物；王母、王叔以下各有赐，俱加厚。正赏外，附带物货，俱给价。 (卷一百一，礼部六十，给赐一，淳泥国)

洪武十一年（1378），赐国王、王妃紵丝、纱罗共四十八匹。使臣织金、彩段、衣服有差。

(同上，彭亨国)

永乐三年（1405），赐国王彩段、袭衣。九年（1411），王来朝，赐锦绣龙衣二套、麒麟衣二套及金银器皿、帷帐褥褥；王妃及其子侄、陪臣、僉从彩段、纱罗袭衣有差。王还国，给金镶玉带一条，仪仗一副，鞍马二疋，金百两，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疋，绢一百疋，金绮二

疋，织金文衣二件；王妃冠服一副，及银钞、锦绮、纱罗等物；陪臣赏物有差。其后给赏，俱从厚。正赏外，附来货物，皆给价，其余货物，许令贸易。（同上，满刺加国）

永乐四年（1406），赐国王紵丝、纱罗共十六疋，织金大红锦手巾一副；王妃紵丝、纱罗八疋；正副使并从人钞、紵丝、罗，并衣服、靴袜。（同上，娑罗国）

洪武、永乐以来，设立御前答应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挥、指挥等官，统属一十八处小通事，总理来贡四夷，并来降夷人及走回人口，凡有一应夷情译审奏闻。通事额员，成化五年（1469）奏定，小通事额数，总不过六十名；遇有病故，及为事等项革去职役者，照缺选补，若事繁去处，丁忧有过三名者，量补一名。其新补通事，鸿胪寺不支米，办事三年无过再支米。办事二年，送部考验，如果通夷语无过者，照例奏送吏部定夺冠带，不谙夷语及有过误事者，发原籍为民。

计四裔一十八处额设通事六十员名：

……满刺加国一员名……

（卷一百二，礼部六十一，各国额设通事）

凡入官货物，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凡远夷之人，或有长行头匹及诸般物货，为系贡献之数，附带到京愿入官者，照依官例具奏头给钞锭，酬其价值。

凡番货价值，弘治间定：

……回回并番使人等，进贡宝石等项，内府估验定价例：赤金每两直钞五十贯，足色银每两十五贯，锡每斤五百文（琉球八贯），铁每斤三百文，腰刀每把三贯，番弓每张二贯，番箭每枝一百文，鹤顶每筒一贯，玳瑁盒每个一贯，玳瑁盂每筒一贯，珊瑚枝每斤三十贯，珊瑚珠每两二贯，大玻璃瓶碗每个三贯，小玻璃瓶枕每个二贯，玻璃灯瓿每个二贯，杰米珠每两五贯，象牙每斤五百文（暹罗十贯），翠毛每斤三百文……乌爹泥每斤五百

文，油血石每两二贯，番砂每斤二百文，胆矾每斤二贯，妥剔牙每斤一贯，黄蜡每斤五百文，雄黄每斤五百文，阿魏每斤二贯，萆 芨每斤二贯，没药每斤五贯（满刺加十贯），肉豆蔻每斤五百文（暹罗白 蔻十贯），豆蔻花每斤五百文，萆澄茄每斤一贯，闷虫药每斤二百文，大枫子每斤一百文（暹罗十贯）森鳖子每斤三百文，血竭每斤一十五贯，龙涎每两三贯，苏合油每斤三贯，乳香每斤五贯（暹罗四十贯），沈香每斤三贯，速香每二贯，丁香每斤一贯，木香每斤三贯，金银香每斤五百文，降真香每斤五百文（暹罗十贯），黄熟香每斤一贯（暹罗十贯），安息香每斤五百文，梔子花每斤一贯，丁皮每斤五百文（暹罗二贯），苏木每斤五百文（琉球十贯，暹罗五贯），乌木每斤五百文（暹罗、满刺加俱四十贯），紫檀木每斤五百文，胡椒每斤三贯（琉球三十贯，暹罗二十五贯，满刺加二十贯），盐每斤一百文，藤竭里襄每斤一贯……花毡单每条一十贯，大花手巾每条二贯，小花手巾每条一贯，丝手巾每条二贯，红纹节知被每条五贯，苾布每匹一十五贯，撒哈刺每匹一百贯，兜罗布每段一十贯，油红布每段一贯五百文，青布每段一贯五百文，花布每段一贯，暗花打布每段一贯，沙连布每段一贯，青查礼布每段一贯，加笼宜布每段一贯，乌连布每段一贯，勿那朱布每段一贯，各样粗布每段一贯。（……琉球、暹罗、满刺加，每钞二百贯，折绢一匹。）

凡折还物价，弘治间定：

各色紵丝，每匹折钞五百贯。各色綾子，每匹三百贯。各色纱，每匹三百贯。各色绢，每匹一百贯，青绒毯子，每匹六百贯。青花白瓷盘每个五百贯，枕每个三百贯，瓶每个五百贯，酒瓶每个一千五百贯。豆青瓷盘每个五百贯，枕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麝香每斤一千五百贯。樟脑每斤一百贯。良姜每斤二十五贯。大黄每手三十贯。铁锅三尺宽面，每口一百五十贯。（卷一百二，礼部六十一，诸番四夷土官人等二）

淳泥国^{⑤7}王，永乐间，使臣二十一人，三日一次，羊二只，

鹅四只，鸡八只，酒二十瓶，米一石，面三十斤，果子四色，蔬菜厨料。洪熙间，使臣三十六人，三日一次，羊五只，鹅十只，鸡二十只，酒十瓶，米二石，面六十斤，果子五盘（每盘十斤，盐五斤，酱三斤，花椒一斤，香油四斤，醋四瓶，茶二斤，蔬菜厨料。

（卷一百四，礼部六十三，膳羞二，下程，番夷土官使臣）

凡诸番国及四夷使臣、土官人等进贡，例有钦赐筵宴一次二次。本部预开筵宴日期，奏请内臣一员、大臣一员待宴，行光禄寺备办于会同馆，待教坊用用乐，鸿胪寺令通事及鸣赞供事，仪制司领宴花人一枝。若使臣数多分二日宴。如遇栖屠斋戒，移后三四日举行。回还之日，差官伴送，沿途备办饮食，经过去处，茶饭管待，各有次数，许镇守总兵或三司，或府卫官二三员陪席。……

满刺加国：筵宴二次。使臣回，至广东布政司管待一次。永乐（1403—1424）间，使臣回，经过府州管待。正统（1436—1449）间，济宁江西布政使、广东布政司管待。宣德八年（1433），国王朝贡，广东布政司，并南雄、赣州、临江、淮安、济宁六府州茶饭管待。至通州，令行在光禄寺办送茶饭接待。

（卷一百一十三，礼部六十二，膳羞一，管待番夷土官筵宴）

7. 《皇明四夷考》

郑 晓 撰

洪武四年（1371），王马谟沙遣亦思麻逸进金表银笈，贡方物，赐金绮。

永乐三年（1405），遣使封其国主麻邪惹加那乃为悖泥国王，赐印符诰币。六年（1408），王率其妃及子来朝，遣使迎劳

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献珍物，妃笺献中宫、东宫。上宴王奉天门。是年王卒于会同馆，谥恭顺，葬石子冈，树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赐玉带、金银、绮币、器皿，使送归国。遐旺请封其国后山，赐名“长宁镇国”，上为文刻石。十二年（1414）及洪熙元年（1425）皆来朝贡。

（卷下，淳泥传）

永乐四年（1406），国王遣人勿黎哥等来朝贡。赐王及妃文绮。

（同上，娑罗传）

永乐三年（1406），王西利（入）[八]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朝贡，言愿内附为属郡，效职贡。永乐七年（1409），太监郑和充册封使，赐印诰锦绮，封为满刺加国王。九年（1411），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妃及子五百四十人来朝，上御奉天门宴王，赐玉带、羽仪、鞍马、金银、钱钞、锦绮；王妃冠服，子侄僉从各有差。十年（1412），遣使送还国。十二年（1414）王母来朝，厚赐之。二十二年（1424）、宣德九年（1434），王复来朝贡，赐亦厚。正统十年（1445）后，数遣使来朝贡。

（同上，满刺加传）

永乐十二年，遣苏麻固门的里来朝贡。 （同上，彭亨传）

8. 《皇明鸿猷录》

高岱撰

洪武三年（1370）庚戌，南番暹罗国王三烈昭毗牙、渤泥国王马谟沙、三佛齐国王哈刺礼八刺卜，各遣使奉金叶表文来朝贡。后渤泥国王复率其妻子来朝，礼遇极厚，未归，卒，诏葬于金陵。

(卷六, 四夷来王)

洪武十一年(1378)戊午十月……彭亨国王遣使来贡。

(同上)

洪武十六年(1383)癸亥, 上以海外诸国进贡, 信使往来不实, 乃命礼部置勘合文簿, 给发诸国, 俾有凭信稽考。……于是……满刺加……渤泥……彭亨……急兰丹……凡五十九国, 尝来朝贡者, 皆给勘合文册。……其诸国所贡方物表式、岁期、回答赏赐, 并正副使廩给宴赐、礼仪、互市, 各以国大小隆杀, 著为定式。

9. 《皇明纪略》

皇甫录撰

洪武三年(1370), 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 监察御史张敬之使勃泥国。……永乐七年(1409), (命郑和)使满刺加国。

(历代小史本)

10. 《皇輿考》

张天复撰

皇朝文命诞敷, 蛮夷率俾, 国初称藩猷琛之国, 无虑百余。(……曰满刺加……曰淳泥……曰彭亨……曰波罗⁵⁸……又永乐中来朝十六国……曰急兰丹……)自后入贡靡常。

其输款而来也, 锡宴优赉, (宴会同馆, 译其文字。太常寺少卿提督, 亦部辖之。十三馆曰朝鲜、琉球、日本、暹罗、安南、满刺〔加〕……授之归节, 若其自外, 听之而已。盖五服之

外，先王不臣，示包荒之道焉。（卷十二，四夷，四夷图叙）

其贡：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鹦鹉、黑熊、黑猿、白鹿、锁服（哈烈亦产，一名梭服，鸟毳为之，纹如纨绮）、金母鹤顶、金镶戒指、撒哈刺、白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縵、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卷十二，四夷，四夷图叙，满刺加传）

11. 《瀛涯胜览》

马 欢撰

满刺加国

自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遂名曰五屿。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七年（1409）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赉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其头目蒙恩为王，挈妻子赴京朝谢，贡进方物。朝廷又赐与海船回国守土。

其国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连山，皆沙卤之地。气候朝热暮寒，田瘦谷薄，人少耕种。有一大溪河水，下流从王居前过入海。其王于溪上建立木桥，上造桥亭二十余间，诸物买卖俱在其上。

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其王服用以细白番布缠头，身穿细花青布长衣，其样如袍，脚穿皮鞋，出入乘轿。国人男子方帕包头，女人撮髻脑后，身体微黑，下围白布手巾，上穿色布短衫。风俗淳朴。房屋如楼阁之制，上不铺板，但

高四尺许之际，以椰子树劈成片条，稀布于上，用藤缚定，如羊棚样，自有层次，连床就榻，盘膝而坐，饮卧厨灶皆在上也。人多以渔为业，用独木刳舟泛海取鱼。

土产黄速香、乌木、打麻儿香、花锡之类。打麻儿香本是一等树脂，流出入土，掘出如松香沥青之样，火烧即着。番人皆以此物点照当灯。番船造完，则用此物熔涂于缝，水莫能入，甚好。彼地之人，多采此物以转卖他国。内有明净好者，却似金珀一样，名损都卢厮，番人做成帽珠而卖。今水珀即此物也。花锡有二处山坞锡场，王命头目主之，差人淘煎，铸成斗样，以为小块输官，每块重官秤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每十块用藤缚为一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锡行使。其国人言语并书记婚姻之礼，颇与爪哇同。山野有一等树，名沙孤树，乡人以此物之皮，如中国葛根，捣浸澄滤其粉作丸，如菘豆大，晒干而卖。其名曰沙孤米，可以作饭吃。海之洲渚岸边，生一等水草名茭葦叶，长如刀茅样，似苦笋，壳厚，性软，结子如荔枝样，鸡子大，人取其子酿酒，名茭葦酒，饮之亦能醉人。乡人取其叶结竹细簟，止阔二尺，长丈余，为席而卖。果有甘蔗、芭蕉子、波罗蜜、野荔枝之类。菜葱、姜、蒜、芥、冬瓜、西瓜皆有。牛、羊、鸡、鸭，虽有而不多，价亦甚贵。其水牛一头，直银一斤以上。驴马皆无。其海边水内常有鼉龙伤人。其龙高三四尺，四足，满身鳞甲，背刺排生，龙头擦牙，遇人即啮。山出黑虎，比中国黄虎略小，其毛黑，亦有暗花纹。其黄虎亦间有之。国中有虎化为人，入市混人而行。自有识者，擒而杀之。如占城尸头蛮，此处亦有。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廩，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其国王亦自采办方物，挈妻子带领头目驾船跟随宝船赴阙进贡。

〔纪录汇编本〕旧名五屿，以海有此山也。东南距海，西北皆岸，岸连山。地瘠卤，收获殊寡，故未称国，隶暹罗，岁输金五千两，否则被伐。永乐七年己丑（1409），上命太监郑和册为

满刺加国王，赐其将领银印、冠服为王。自是不役属暹罗。王携妻子赴京谢，愿修职贡。上赐舶还。

其境有大溪，贯王宫入海。跨溪桥上，构亭于上，约二十余楹，交易者来集。俗尚回回教，持斋受戒。王以白〔番布〕缠首，青细花袍，蹑皮履，乘轿。民间男帕首，女撮髻于后。其体微黑，短衫，束腰以帨。风俗淳朴。民舍如暹罗，连榻趺坐。业渔，剡木为舟，泛海而鱼。婚丧类爪哇。

傍海有龟龙患。其龙高四尺，四足，身皆鳞甲，露长牙，遇之则啮。山出黑虎，比常虎差小，毛有暗花文。虎有能变人形者，白昼入市，群行，觉者禽杀之。占城尸头蛮。中国舶亦至。其地柁木为栅，辟四门鼓楼，夜巡以铃，内设重栅，有仓库可贮货。五月中方发舶。厥产：黄速香、乌木、打麻儿香，此香乃树脂坠地成，遇火即然，国人以当灯乃涂舟，水没能入。明莹者若金珀，曰损都卢斯，可做瑁珠，名水珀是已。花锡有场山。曰树沙孤，其皮如葛，捣滤成粉可作饭。渚生水草曰茭莘，长如刀状，韧坚，其子类荔枝，大若鸡子，以酿酒曰茭莘酒，亦醉人。叶可作簟席。果有甘蔗、芭蕉子、波罗蜜、野荔枝之类。蔬有葱、姜、蒜、芥、冬瓜、西瓜之属，牛、羊、鸡、鸭罕有，驴马无。

哑鲁国^⑤，自满刺加开船，好风，行四昼夜可到。……国内婚丧等事，皆与爪哇、满刺加国相同。

〔纪录汇编本〕哑鲁国……自满刺加水行四昼夜可至。……婚丧礼与爪哇、满刺加同。 (哑鲁国)

苏门答刺国……其处乃西洋之总路。宝船自满刺加国向西南，好风五昼夜，先到滨海一村，名答鲁蛮，系船，往东南十余里可到。

〔纪录汇编本〕苏门答刺……自满刺加西南行，顺风五昼夜可至。先有村滨海，曰答鲁蛮，舍舟十里可至国。……婚丧服用与满刺加国同，民居亦如之。 (苏门答刺国)

12. 《星槎胜览》

费 信撰

满刺加

其处旧不称国。自旧港起程，顺风八昼夜至此。傍海居之。山孤人少，受降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以为纳税。田瘠少收。内有一山泉流溪下，民以流中淘沙取锡，煎销成块，曰斗锡，每块重官秤一斤四两。及织蕉心簟。惟以斗锡通市。余无产物。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尚厚。以淘钓于溪，网鱼于海。房屋如楼阁，即不铺设，但有不条稀布，高低层次，连床就榻，箕踞而坐，饮食厨厕俱在其上也。货用青白磁器、五色烧珠、色绢、金银之属。永乐七年（1409），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奉诏敕，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刺加国。其暹罗始不敢扰。永乐十三年（1415），酋长感慕圣恩，挈妻携子贡献方物，涉海朝谢。圣上赏劳归国。

诗曰

满刺村寥落，山孤草木幽。青禾田少种，白锡地多收。
朝至热如暑，暮来凉似秋。羸形漆肤体，椎髻布缠头。
盐煮海中水，身居栅上楼。夷区风景别，赋咏采其由。

〔纪录汇编本〕其处旧不称国，自旧港顺风八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山孤人少，受弱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为税。田瘠少收。内有山泉流为溪，于溪中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每块重官秤一斤四两。及织芭心簟。惟以斗锡通市。无他产。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尚淳厚。民淘锡网鱼为业，屋如楼阁，而不铺板，但用木高低层布，连床就榻，箕踞而坐，厨厕俱在上。货用青白磁器、五色烧珠、色绢、金银之属。永乐七年（1409），郑和等捧诏敕赐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为满刺加国，暹罗始不敢扰。十三年（1415），酋

长感慕圣恩，挈妻子涉海入朝，贡方物。赏劳之，使归国。

九洲山⑥

其与满刺加国接境。产沉香、黄熟香。水木丛生，枝叶茂翠。永乐七年（1609），正使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径有八九尺、长八九丈者六株，香清味远，黑花细纹，其实罕哉！番人皆张目吐舌，悉皆称赞天兵之力，鼍鼉之神，蛟龙走，兔虎奔也。

诗曰

九洲山色秀，远见郁苍苍。四面皆环海，满枝都是香。
树高承雨露，岁久表祯祥。采伐劳天使，回朝献帝王。

〔纪录汇编本〕其山与满刺加近，产沉香、黄熟香。林木丛生，枝叶繁翠。永乐七年，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径有八九尺、长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远，黑花细纹。山人张目吐舌，言我天朝之兵，威力若神。

东西竺

山形分对嵯峨，若蓬莱成丈之幽。田瘠不宜稼穡，岁藉邻邦淡洋⑦米谷以为食。气候不齐，煮海为盐，酿椰子为酒。男女断发，系稍布。地产槟榔、木绵、椰心簞。货用花锡、胡椒、铁器也。

诗曰

东西分海境，民物异于常。果啖槟榔实，酒倾椰子浆。
贸椒知价值，织簞货经商。动我遐观意，吟哦记短章。

〔纪录汇编本〕其山与龙牙门相望，海洋中山分对嵯峨蓬莱万丈之间。田瘠不宜稼穡，岁藉诸邦淡洋米谷以食。气候不齐。煮海为盐，酿椰子为酒。男女断发，系稍布。地产槟榔、木棉、布、蕉心簞。货用花锡、胡椒、铁器之属。

淡洋

其处与阿鲁山相连，去满刺加三日之程。

龙牙门

在三佛齐之西北也。山门相对，若龙牙状。中通过船，山涂田瘠，米谷甚厚。气候常热，四五月间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围稍布。掳掠为豪，遇有番船则驾小船百只，迎敌数日。若得顺风，侥幸而脱，否则被其（截）〔戮〕，财被所劫，泛海之客，宜当谨防。

诗曰

山峻龙牙状，中通水激湍。居人为掳易，番舶往来难。

入夏常多雨，经秋且不寒。从容陪使节，到此得游观。

〔纪录汇编本〕其处在三佛齐西北，山门相对，若龙牙状。中通过船。山田瘠，米谷甚薄。气候常暑，四五月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围稍布。掳掠为豪。遇番舶则小舟百数迎敌。若遇顺风，侥幸而脱。否则被其劫杀。舟客于此防之。

龙牙菩提

周环皆山，石排垒门。无田耕种，但栽薯蕷代粮，常熟收堆，以供岁月。气候多热少寒。俗朴而淳。男女椎髻，披木绵布。煮海为盐，浸麻根酿酒。地产速香、槟榔、椰子。货用烧珠、铁鼎、色布之属。

诗曰

垒石为门限，天生在海洋。稻粱全不种，薯蕷亦多藏。

海水煎盐白，麻根酿酒香。虽云风俗朴，气候有炎凉。

（纪录汇编本）阙。

彭坑

在暹罗之西，石崖周匝崎岖，远如平寨。田沃，米谷常熟。气候常温。风俗尚怪，刻香木为神，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男女椎髻，穿长衫，系单布。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饰于顶发，常人五色珠圈。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地产黄熟香、沉香、片脑、花锡、降香。货用金银、色缎、爪哇布、铜铁器、鼓板之属。

诗曰

嗟彼彭坑国，温和总是春。伤生在求福，刻木惯为神。
尊敬惟从长，催科不到民。焉知施礼乐，立教序彝伦。
〔纪录汇编本〕阙。

渤泥

龙山⑥ 嚙 礪，地宇横广。源田种植，丰登甚利。气候及夏稍寒，冬月极热。俗好奢侈。男女一般椎髻，五彩帛系腰，花布为衫。其国之民崇佛像，好斋沐。凡见唐人至其国，甚有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寝宿，以礼待之若故旧。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酋长之用，不敛民物，生理自如。地产降真、黄蜡、玳瑁、片脑。货用白银、赤金、色缎、牙箱、铁器之属。

诗曰

渤泥沧海外，立国自何年。夏凉冬生热，山盘地自偏。
积修崇佛教，扶醉待宾贤。取信通商舶，遗风事可传。
〔纪录汇编本〕阙。

13. 《西洋番国志》

巩 珍撰

宣宗章皇帝嗣登大宝，普赉天下。乃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兼督武臣，统率官兵数万，乘驾宝舟百艘，前往海外，开诏

宣读，遍谕诸番。时愚年甫出幼，备数部伍，拔擢从事于总制之幕。往还三年，经济大海，绵邈弥茫，水天连接。四望迥然，绝无纤翳之隐蔽。惟观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斫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经月累旬，昼夜不止。海中之山屿形状非一，但见于前，或在左右，视为准则，转向而往。要在更数起止，记算无差，必达其所。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趋事人众，纷匝往来，岂暇停憩。缺其食饮，则劳困弗胜。况海水卤咸，不可入口，皆于附近川泽及滨海港汊，汲取淡水。水船载运，积贮仓舫，以备用度，斯乃至急之务，不可暂弛。至于当洋正行之际，烈风陡起，怒涛如山，危险至极。舟人惊骇，仓忙无措，仰赖神灵显然临庇，宁帖无虞。所至番邦二十余处，人物妍媸不同，居止洁秽等别。气候常如春夏，秋霜冬雪皆无。土产风俗，各不相类。其所赍恩颁谕赐之物至，则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是皆皇恩霏霏，德化溥敷，致远人之归服也。顾愚非陋庸材，叨从使节，涉历遐方，睹斯胜概，诚为千载之奇遇。凡所纪各国之事迹，或目及耳闻，或在处询访，汉语番语，悉凭通事转译而得，记录无遗。中有往古流欲，希诧变态，诡怪异端在处询而可疑，或传译舛讹而未的者，莫能详究。其注意措辞，直俗之语，不别更饰，惟依原记录者序集成编，存传于后。尚冀将来出使之晓达者，增损而正之。

（自序）

旧港国即三佛齐国也。番名佛林邦^{⑥3}。受爪哇节制。其国东即接爪哇，西抵满刺加国，南拒山，北枕海。 （旧港国）

满刺加国，自占城开舡向西南行，好风八日到龙牙门。入门西行二日可到。此处旧名五屿，无国王，只有地主，受暹罗节制，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加兵。永乐七年己丑岁（1409）钦奉上

命遣使往谕诸番，到于本处，宣布诏旨。特恩赐其地主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主国封王，建城树碑。遂与诸番为敌体，而暹罗莫敢侵犯。

其地东南是海，西北老岸连山，大概沙卤之地，田瘠谷薄。气候朝寒暮热。有一大溪□红王居前过□入海，王于溪上建立木桥，桥上造亭二十余间，诸货买卖皆集于此。

王及国人皆从回回教门。王用细白番布缠头，身衣细花布如袍长，足以皮为鞋。出入乘轿。国人男子方帕包头，女撮髻脑后。身体微黑，下围白布并各色手巾，上衣色布短衫。风俗淳朴。居屋如楼，各有层次。每高四尺许，即以椰木劈片，藤扎缚如羊棚状，连床就榻，盘膝而坐，厨灶亦在其上。

人多以渔为业。用独木刳舟泛海取鱼。少耕种。土产黄速香、打麻儿香、乌木、花锡之类。打麻儿香乃一种树脂，流入于土，掘出如沥青，可以点灯及涂舡不漏。土人多采取卖之，他国亦贩去。间有明净土如金珀，番名损都卢厮，或碾成帽珠而卖，所谓水珀是也。花锡有二山场出产，王令头目主之，遣人淘铸成块如斗状输官。每块官秤重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者，每十块用藤缚一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物。

国语并书记及婚丧之礼颇与爪哇同。

山野有树名沙孤，乡人取其皮捣浸澄滤成粉丸绿豆大晒干名沙孤米，卖与人做饭。洲渚边有木草名茭葦，叶长如刀茅，厚如笋壳，柔软坚韧。结子皮葛如荔枝，实如鸡子，土人取其子酿酒饮之，能醉人。或取其叶织成细篔阔二尺长丈余出卖。果有甘蔗、芭蕉、波罗蜜、野荔枝之类。蔬有葱、蒜、姜、芥、冬瓜、西瓜。牲畜有牛、羊、鸡、鸭，不广，其价亦贵，水牛一头卖银一斤以上。驴马皆无。近海有龟龙伤人。龟龙高三四尺，鳞甲被身如刺，龙头棘牙，遇人则啮出。黑虎似虎而小，毛黑有暗纹。亦有黄虎，其虎能变幻入市中，混人而行。有识者即擒之，其怪与占城尸头蛮同。尸头此处亦有之。

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大舡宝舡已往占城、爪哇等国，并先

鯨暹罗等国回还舡只，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入库内□贮。各舡并聚，又分次前后诸番买卖以后，忽鲁谟厮等各国事毕回时，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后迟早不过五七日俱各到齐。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赆，停候五月中风信已顺，结鯨回还。其国既受皇恩深重，其年乃携妻子赴阙谢恩。又赐造完大舡令其乘驾归国守土。自前至今岁方物不缺进贡。（满刺加国）

哑鲁国，小邦也。自满刺加国开舡，好风行四昼夜可到其国。有淡水港，先入港然后到国。……国婚丧等事皆与爪哇，满刺加国相同。（哑鲁国）

苏门答刺国……其国乃西洋总路头。舡自满刺加国向西南行，好风五昼夜先到海滨一村，番名答鲁蛮泊舡，往东南行十余里即王国。（苏门答刺国）

（苏门答刺）其国风俗淳厚。语言衣服婚丧等事，皆与满刺加国相同。（苏门答刺国）

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明巩珍撰。珍应天人，其仕履始末未详。永乐（1403—1424）中，敕遣太监郑和等出使西洋。宣宗（1426—1435）嗣位，复命和及王景弘等往海外遍谕诸番。时珍从事总制之幕，往还三年，所历诸番曰占城、曰爪哇、曰暹罗、曰旧港、曰哑噜、曰满刺加、曰苏门答刺、曰那姑儿^{⑥④}、曰黎代^{⑥⑤}、曰喃勃里^{⑥⑥}、曰溜山、曰榜葛刺、曰锡兰山、曰小葛兰、曰柯枝、曰古里、曰祖法儿、曰忽鲁谟厮^{⑥⑦}、曰阿丹、曰天方，凡二十国。于其风土人物，询诸通事，转译汉语，觐缕毕记。

（卷七十八，史部地理类存目七）

14. 《西洋朝贡典录》

黄省曾撰

占城国第一

……

又有东西竺之山。东竺一案而两屿，西竺亦一案，而门内之水可三十托，外之水可三十五托。巉巖对峙，人有蓬莱、方丈之称焉。土不宜谷，资于淡洋。男女断发，系占城之布。其物有木绵，椰簟卧之夏凉而冬暖。（卷上）

三佛齐国第四

其国……西抵满刺加……（卷上）

满刺加国第五

其地在占城南可二千里，大海在其东南，老岸连山在其西北。由旧港而往，针位：十更过官屿之左，又五更至长腰之屿，见三佛之屿、鳌鱼之屿。又五更至甘巴门之水。其溜迅急，右曰仁义之礁，左曰牛尾之礁，前曰鬼屿。又五更平披宋之屿。又五更取射箭之山。又五更至五屿。循山而至其国。或曰入由龙牙山门，门之状如龙牙，是多寇钞。以国有五屿也，旧名五屿。尝羁事暹罗，而岁输黄金焉。（永乐〈1403-1424〉初，诏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名满刺加国。暹罗遂不复扰云。）

其土气朝燠而暮寒。有溪焉，经带王宫而入于海，王则作梁溪上。而斋戒，缠首以白布，服花青布，长衣而革履，出入肩舆。其民男缠首以方帕，女撮髻短衫，下围色布帔。其俗淳朴。其语音、书记、婚丧与爪哇同。其居如楼，高可四尺许，片劈椰木，藤以缉焉。跣趺其上，灶榻弗殊。其刳舟以独木。其交易以

花锡，铸如斗形，其重一斤而八两。十斗小把，四之而为大把，以藤束之。

其利鱼。其谷宜一种。其畜宜牛、马、鸡、鸭。多甘蔗、蕉子、波罗蜜、野荔枝。多黄速香、乌木。多姜、葱、蒜、诸瓜。有树焉，其皮如葛根，捣之澄以为粉丸，如菉豆，日干以鬻，其名曰沙菰米，可以作饭。有草焉，其状如茅，其厚如笋皮，子如荔枝，其名曰菱葦叶，子可酿酒，叶可织簟。有鱼焉，足高四尺，龙首而鳞身修牙，其名曰龙，是啮人。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小，黑质花纹而善幻，其名曰星虎。有香焉，其脂如松香，可燃照为灯，熔而拭舟，可以辟水，其名曰打麻儿。其明莹如金珀，可为帽珠者，其名曰损都卢斯。

其与满刺加接境有九洲之山，其中多沉香、黄熟香。永乐之岁，郑和采香于此，获六株焉。其径八九尺，其长八九丈，是皆黑花细纹，人所未睹焉。

其尸头蛮之妖与占城同。

其朝贡不绝。（永乐三年〈1405〉，其头目西利八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诏封为满刺加国王，给印及诰。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又请封其国西山。诏封为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之。九年〈1411〉，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朝贡。命官往劳，上御奉天门宴之。十年〈1412〉，遣使来贡。十二年〈1414〉，国王母来。二十二年〈1424〉、宣德九年〈1434〉，国王复来。正统十年〈1445〉以后，屡遣使来贡。）其贡物：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锁袱、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刺、白苾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縵、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

论曰：传云，海岛邈绝，不可践量。信然矣，况夷心渊险不测，握重货以深往，自非多区略之臣，鲜不败事也。予观马欢所记载满刺加云，郑和至此，乃为城栅鼓角，立府藏仓廩，停贮百物，然后分使通于列夷，归卜则仍会萃焉。智哉其区略也。满刺

加昔无名号，素苦暹罗。永乐初始建碑封城，诏为王焉。其内慕柔服，至率妻子来朝，实若藩宗之亲矣，则和之贮百物于此也，曷有他虑哉！智哉其区略也！（卷上）

淳泥国第六

其国在占城西南可六千里。其所统十有四洲。其俗修浮图教，像而礼之，善持斋戒。其王之宫室覆以贝多之叶。民居以草。其男女椎髻，以五彩帛系腰，以花布为衫。

其俗好奢。其途遇中国人也，有醉者则翼之归，寝其家。其土气夏寒而冬燥。其利鱼盐。其谷宜稻秫。有秫酒，多降真香、黄蜡，有片脑、玳瑁。其镇曰“长宁镇国之山”。（永乐六年〈1408〉，国王麻那惹加那上言：“王爵领土，皆属职方，国有后山，乞封表为一方之镇。”王卒，其子遐旺复以为请。遂封今名，御制碑文刻石其上。）

其朝贡不绝。（洪武四年〈1371〉，国王马谟沙遣其臣亦思麻逸进金表银笈及方物。永乐三年〈1405〉，遣使封其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为王，给印符诰命。六年〈1408〉，王率其妃及家属陪臣来朝，至福建。遣内臣往宴劳之，令所过诸郡设宴。至京，王奉金字表文及诸珍物，妃进中宫东宫笈及方物。上御奉天门宴王。是年，王卒于南京会同馆，辍朝三日，祭赙甚厚。诏谥恭顺，赐葬南京城南石子冈，以西南夷人隶籍中国者守之，树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复令其子遐旺袭封，遣内官及行人护送还国。十二年〈1414〉及洪熙元年〈1425〉，俱来朝贡。）其贡物：珍珠、宝石、金戒指、金绦环、龙脑、牛脑、梅花脑、降香、沉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黄蜡、犀角、玳瑁、龟筒、螺壳、鹤顶、熊皮、孔雀、倒挂鸟、五色鸚鵡、黑小厮、金银八宝器。

论曰：余尝游金陵，至石子冈，过勃泥王恭顺王墓，未尝不叹天子待岛夷之至而庆恭顺之遭也。高皇帝时命都事沈秩、御史张敬之往谕其国，至于撤王座令列拜于庭。且曰：“皇帝为天下

主，即吾之君父。”其致词若此。而吾二臣又却其金刀贝布之赠，则其慕中国而乐宾服者，非一日矣乎！（卷上）

彭亨国第八

其国在广大海之南，石崖环之如城。其王好怪，雕香木以为神，以人为牲而祷。其土气温和。其王妃以金为圈，四五饰于顶发。其民下以五色烧珠圈饰之。其男女椎髻，服以长衫，系以单衣。

其利鱼盐。其土沃，其谷宜稻。有椰子酒，多花锡、降香、沉香。有树焉，其状如杉，其子如豆蔻，皮有甲错，其脂名曰片脑，一曰龙脑，食之已痔。

其朝贡无常。（洪武十一年〈1378〉，遣使奉金叶表，贡番奴及方物。永乐十二年〈1414〉，复遣其臣苏麻固门的里等来朝贡。）其贡物：金、水罐、檀香、乳香、速香、片脑、胡椒、象牙。

论曰：祖训有之：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圣主之谟言也，乃复列不征诸夷国名示诸将来。而眇尔彭亨，亦得载著金匱，何其华荣也。其称同居海中者，有泥国，有三佛齐国，有百花国。（卷上）

阿鲁国第十一

其国在满刺加西南可八百里。（善风四昼夜程，由淡水港入国。）（卷中）

苏门答刺国第十二

其国在满刺加西南可一千里。由满刺加而往，五更至假五之屿，。屿之水三十托。又五更过吉贝之屿之浅。又四更平鸡骨之屿。又八更至双屿。又四更过单屿之左。又五更至大鱼之港。又

五更至巴刺之屿。又五更至急水之湾，有泥礁而鼓浪焉。双五更至国。（国人称为古须文达那国，乃西洋辖路。满刺加西南行五昼夜至滨海一村，番名答鲁蛮系船。又东南行十余里至国。）

（卷中）

15. 《武备志》

茅元仪撰

淳泥，本闍婆属国，在西南大海中，统十四州。

洪武四年（1371），王马漠沙遣亦思麻逸进金表银笺贡方物，赐金绮。永乐三年（1405），遣使封其国主麻邪惹加那乃为泥国王，赐印符诰币。六年（1408），王率其妃及子来朝，遣使迎劳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献珍物，妃笺献中宫、东宫。上宴王奉天门。是年，王卒于会同馆，谥恭顺，葬石子冈，树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赐玉带、金银、绮币、器皿，使送归国。遐旺请封其国后山，赐名长宁镇国，上为文刻石。十二年（1414）、洪熙元年（1425）皆来朝贡。

俗以板为城，以铜铸甲，煮海为盐，酿秫为酒。丧葬有棺，盛食无器，室宇弘敞，原田丰利。习尚奢侈。爱敬华人，王服颇效中国。

产片脑诸香、象牙、吉贝、玳瑁、鹤顶。

（卷二百三十七，四夷十五，海外诸国考二，淳泥）

满刺加，永乐三年（1406），王西利入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朝贡，言愿内附为属郡，效职贡。七年（1409），太监郑和充册封使，赐诰印、锦绮，封为满刺加国王。九年（1411），嗣王拜里迷蓟刺率其妃其子五百四十人来朝，上御奉天门宴王，赐玉带、羽仪、鞍马、金银、钱钞、锦绮；王妃冠服，子侄僚从赏各有差。十年（1412），遣使送还国。十二年（1414），王母来朝贡，厚赐之。二十二年（1424）、宣德九年（1434），王复

来朝贡，赐亦厚。正统十年（1445）后，数遣使来朝贡。天顺三年（1459），王无答佛哪沙卒，子舟茫速沙请封，遣使册立为王。成化（1465-1487）末，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奉使，溺海死，荫子入监读书。

其国旧名五屿，东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称国，隶暹罗，岁输金五十两。既奉我正朔，始不隶暹罗。王白帛缠首，衣青花袍，蹑皮履，乘轿。俗淳朴，尚回回教。民舍如暹罗，婚丧大类爪哇。联榻趺坐，剝木为舟，泛海而渔。旁海人畏龟龙，龟龙高四尺，四足，身负鳞甲，露长牙，遇人即啣，啣即死。山有黑虎，视虎差小，或变人形，白昼群入市，觉者擒杀之。（同上，满刺加）

彭亨，在东南海岛中，并山，山傍多平原。禽兽稀少，草树繁茂，沃土宜谷，饶蔬果。

洪武十一年（1378），遣人奉金叶表朝贡，赐彩币。永乐十二年（1414），遣苏麻固门的里来朝贡。

其俗上下亲狎，无寇盗。男女椎髻，好诵佛经。煮海为盐，酿椰为酒。产冰脑诸香、花锡。（同上，彭亨）

婆罗，负山面海，人多念佛素食，恶杀喜施。

永乐四年（1406），国王遣人勿黎哥来朝，贡真珠、玳瑁、玛瑙、车渠，赐王及妃文绮。

（卷二百三十七，四夷十五，海外诸国考二，婆罗）

永乐十二年（1414），遣苏麻固门的里来朝贡。

（同上，彭亨）

16. 《郑和航海图》^{⑥8}

向 达整理

苏门答刺开船，用丑艮及乙辰针五更船平急水湾巴碌头^{⑥9}，

有浅。用辰巽针五更船取甘杯港⑦⑩，用辰巽针十五更船平亚路⑦⑪，用乙辰针五更船取单屿⑦⑫。再用辰巽针四更船取双屿⑦⑬，用丹巽针及辰巽针十五更船取鸡骨屿⑦⑭，用丹辰及辰乙针三更船平绵花浅⑦⑮，用乙辰及丹辰针三更船平满刺加。满刺加开船，用辰巽针五更船平射箭山⑦⑯，用辰巽针三更船平毗宋屿⑦⑰，用丹巽针取吉利。吉利门⑦⑱五更，船用乙辰及丹辰针取长腰屿⑦⑲出龙牙门。龙牙门用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礁⑦⑳。白礁过用癸丑及单癸针五更船平东竹山⑦㉑外过。东竹山过用子丑及丹癸针取昆仑山⑦㉒外过。昆仑山外过用癸丑针十五更船取赤坎山⑦㉓，用丑艮及丹艮。灵山⑦㉔用壬子及丹壬针五更船平洋屿⑦㉕，取笏杯山⑦㉖。笏杯山用壬子针七更船取外罗山⑦㉗外过。外罗山内过癸丑及单癸针二十一更船平独猪山⑦㉘。独猪山丹艮针五更，船用艮寅针十更船平大星尖⑦㉙外过。大星尖用丹寅针十五更船平南粤山⑦㉚、外平山⑦㉛外过，用艮寅针三更船平大甘、小甘⑦㉜外过，用丹艮针四更船平大武山⑦㉝。大武山用丹艮针七更船平乌邱山⑦㉞。乌邱山用艮寅针四更船平牛山⑦㉟，用丑艮针五更船取东沙山⑦㊱。东沙山用丑艮针一更船平官塘山⑦㊲，用丑艮针一更船取五虎山⑦㊳，用丑艮针二更船取龟屿⑦㊴，用丑艮针一更船取东涌山⑦㊵外过。东涌山用丑艮针二更船平东茱山、西茱山，用丑艮针二更船平台山，用丑艮针三更船取南巳⑦㊶，用丑艮针二更船取东洛山⑦㊷，用丑艮针一更船平中界山⑦㊸及黄山⑦㊹，用癸丑针三更船取狭山⑦㊺外过，用癸丑针三更船平直谷山⑦㊻，用癸丑针二更船取羊琪山⑦㊼及大陈⑦㊽、三母山⑦㊾，用子癸针二更船取东西崎山⑦㊿，用子癸针三更船取檀头山⑧①外过船，东北边有沉礁，打浪子细内外过船。用子癸针三更船取九山⑧②及乱礁洋⑧③，用壬子针二更船过孝顺洋⑧④取双屿港⑧⑤，用癸丑针一更船取升罗屿⑧⑥庙门内过转崎头，用辛戌针一更船取大唐山，用乾亥针二更船出西后门，用丹子针取霍山⑧⑦，用丹子及子癸针三更船取滩山⑧⑧，用癸丑针三更船取七山，用乾亥针四更船见茶山⑧⑨，用辛酉针三更船取南汇嘴⑧⑩收洪平，宝山⑧⑪用辛酉针三更过吴淞江到太仓港口⑧⑫系船。

吉兰丹港	石山 ^⑫	羊屿 ^⑫	角员 ^⑫
士员屿 ^⑫	丁加下路 ^⑫	斗屿 ^⑫	芒麻山 ^⑫
石礁 ^⑫	彭坑港 ^⑫	西竹山 ^⑫	东竹山
将军帽 ^⑫	龙牙门	马鞍山 ^⑫	答那溪屿 ^⑫
淡马锡 ^⑫	官屿 ^⑫	琵琶屿 ^⑫	琶挠屿 ^⑫
牛屎屿 ^⑫	官厂 ^⑫	假五屿 ^⑫	绵花屿 ^⑫
绵花浅 ^⑫	吉令港 ^⑫	吉那大山 ^⑫	九州山 ^⑫
陈公屿 ^⑫	槟榔屿	吉达港 ^⑫	龙牙交椅 ^⑫

17. 《皇明象胥录》

茅瑞征撰

(永乐)二十年(1422),占城复请封。命给事中冯义、行人张瑾赍敕印往。义等方乘巨舶市利至广东,闻所请封为王者死,恐空反,遂驰至占城,而安南已用伪敕立国人提婆苔居摄,即以印币授提婆苔,册为王,得厚赂黄金,还经满刺加国,货所赍。至海上,义死,瑾归报。而王弟古来先奏请嗣封,前事颇泄,瑾下诏狱,坐专擅,论斩,谪戍边。(卷四,占城)

(永乐)十三年(1415), (暹罗)嗣王侵满刺加国,敕令罢兵。(同上,暹罗)

(永乐)十一年(1413), (爪哇)贡使还,敕:闻王以割旧港地界与满刺加,怀疑惧浮言,慎勿听。(同上,爪哇)

(丁机宜)地接柔佛,为所侵,始通姻好。

(同上,丁机宜^⑫)

淳泥,本闍婆属国,在西南大海中,统十四州。前代不通中

国。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卢歇附使表贡龙脑、象牙、玳瑁壳。元丰五年（1082），其王锡理麻喏复遣使贡，乞从泉州乘海舶归。

本朝洪武三年（1370），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司沈秩，持诏往谕。其王马哈谟沙颇倨傲，秩正言折之，乃竦听，以苏禄来侵为解。秩反复晓譬。遣使随秩等至，以金表银笏贡方物。八年（1375），诏淳泥山川之神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

永乐三年（1405），命封麻那惹加那乃为淳泥国王，赐印符诰币。六年（1408），王率其妃及子来朝，泊福州港，守臣以闻。遣中使往劳。所过郡并设宴。抵京，王奉金字表献珍物，妃笏献中官、东宫。上宴王奉天门，命供张会同馆，日给牲牢上尊。赐金玉带、绣龙袈衣、鞍马。是年，王卒于馆，辍朝三日，祭赙甚厚，葬南京城外石子冈，树碑立祠，以西南夷隶籍中国者守之，谥恭顺，所司以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遣使送归国。故事，岁输爪哇片脑四十斤。上敕爪哇罢征，兼封其国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制文刻石，从所请也。十二年（1414）及洪熙元年（1425），皆来朝贡，命广东布政使司宴劳。

嘉靖九年（1530），给事中王希文言：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淳泥五国贡献，并道东莞，祖训比对符验，伴送舟有定额，来有常期，旋以夹带行商多，绝其贡。正德（1506-1521）间，佛郎机混入，流毒屏绝，曾未逾数期，遽议开复，损威已甚，疏下都察院，覆请今后诸国进贡，依期比对验放番货如旧。万历（1573-1619）中，国王卒，无子，族众争立，相诛杀且尽，乃立女主为王。今称大泥^⑮，隶暹罗。尝与回回、锡兰山国各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

贡物有宝珠、梅花龙脑、生玳瑁、黑小厮、倒挂鸟。产鹤顶、吉贝、西国米、菘藤。

其国以版为城。王所居覆以贝多叶，坐绳床，出则拥大布单，众舁之，名阮囊。地热多风雨，有麻、稻，无麦、蚕丝。饮椰子酒，鸣鼓击钲为乐。最敬华人，醉者辄扶以归。婚聘先以

酒，次槟榔，又次指环，或金钱成礼。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习战斗，铸铜甲，若大筒，护腹背。国有药树，煎其根为膏，服之及涂体，兵刃伤不死。葬用棺，以竹舆载弃山中，二月始耕祀之，如是七年，不复祀矣。市率用金钱。以竹编贝叶贮食。

（同上，淳泥）

彭亨国，一名彭坑，直暹罗西，在东南海岛中。石崖崎岖，傍多平原，望之坦迤如寨。土沃候温，宜稼穡，饶蔬果而稀鸟兽。诛茅覆屋，木城广可数里。粒食。诵梵经。煮海为盐，酿椰为酒。上下亲狎，耻为盗。椎髻，系单裙。富家女子饰金圈四五于顶发。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以祈禳，盖渐于夷风矣。

洪武十一年（1378），其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奉金叶表，贡番奴及方物。赐彩币。永乐十二年（1414），复朝贡，贡物有金水罐。

地产片脑诸香、花锡。今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

或曰：其国邻柔佛，柔佛之副王精悍健斗，其子娶彭亨王女。将婚，副王送子之彭亨，王张宴，戚属毕会。婆罗王子者，彭亨王妹婿也，赘于彭亨。时与席，起为寿，手指一巨珠，光耀异常。副王心欲之，王子固靳不予，副王恚，归而治兵攻彭亨。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会淳泥王以妹为王妃，率众来援。副王焚掠其宫室去。彭亨王命长子摄国，随妃往淳泥，久之归。而次子骁，弑父兄自立。

有婆罗属夷曰毛思贼，每掠人口海上，卖彭亨充昆仑奴云。柔佛一名乌丁礁林。王服带双刀，诸酋望见王，弃刀于地，和南序立。字用茭葢，以刀刺之。岁首以四月。地不产谷。椎跣。喜兵。彭亨、丁机宜之间，几无宁日。

（同上，彭亨）

婆罗国，一名文莱，负山面海，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俗素食念佛，喜施恶杀。民食猪肉论死。

有东、西二王，永乐四年（1406），各遣使朝贡，贡物珍

珠、玳瑁壳、焦布、香蜡、黑小厮。

相传其国王为闽人，随中使郑和往，因留镇焉。王府旁有中国碑。夷人婚娶，请王金印印背，篆文，作兽形，云是永乐（1403-1424）间赐。然不载会典，或其王假以弹压夷落，非颁自上方也。王祝发，裹金绣巾，腰背双剑，步行。其亲属称邦奇兰，严重亚于王。向有石城、木城各一，以筑岸闭潮，拆石城于长腰屿，今止存木城。

先是佛郎机来侵，国人走山谷，流药水出，佛郎机多为所毒死，因奔吕宋。

产车渠、片脑、菹藤。

或曰即古师子国，在西海中，延袤二千余里。多产奇宝。四序暄和，称乐土。

宋淳化（990-994）中，闍婆使者来言，其邻国有婆罗门者，有异术，人相危害能先知之。按：《宋史》婆罗门，即天竺也。（同上，婆罗）

满刺加，旧名五屿，直占城极南，自旧港顺风八昼夜至。或云自东莞放洋，至昆崙，收龙牙门港二日程。东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羈属暹罗，岁输金四千两。向未称国。

永乐三年（1405），其酋长拜里迷苏刺遣使奉金叶表朝贡，愿内附为属郡。七年（1409），中使郑和赍诏敕银印，封为满刺加国王。请定疆域，并封其国西山，俾暹罗无侵扰。诏封为镇国之山，赐御制碑文勒石。上以尚书蹇义善书，手授金龙文笺，命书诏。偶遗一字，义奏敬畏之极，辄复有此。上曰：“此纸难得，姑注其旁。”义曰：“示信远人，何惜是。”上深然之，复授笺更书。九年（1411），王率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贡，广州驿闻。命中使海寿、礼部郎中黄裳往劳。上御奉天门宴王。赐玉带、龙衣、金银器皿，供帐。妃及子侄僉从各赍文绮有差。遣使送归国，复郊饯。十年（1412），脩贡。十二年（1414），王母来朝，厚赐之。宣德九年（1434），嗣王西哩麻哈刺者复来朝贡，优礼异它夷，命工部治舟遣归。正统十年

(1445)后贡使数至，道由广东。天顺三年（1459），王无答佛哪沙卒，嗣子请封。遣使册为王。成化十年（1474），给事中陈峻等封占城王槃罗茶悦，闻为安南所掳，抵灵山不敢入，遂以所赍挟假风汛至满刺加国互市，诱其王入贡。十四年（1478），复因其嗣王马哈木沙请封，命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往册。还抵洋屿，遭风溺海死。各荫一子入监读书。尔后遂罢封使。

正德中（1506—1521），被佛郎机仇杀，其王苏端妈未见逐，退休陂。兵去复国。嘉靖（1522—1566）初，遣使贡方物，给赏如例。八年（1529），广东以擒剿佛郎机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兵部议，广东原设市舶司，应听如旧，许之。二十七年（1548），巡视浙、福都御史朱纨，报海夷佛郎机行劫漳州界，大破之走马溪。寻以御史疏（纠）〔纨〕滥杀，命兵科都给事中杜汝楨往勘。奏前贼系满刺加国番人私招沿海无赖，往来贩鬻，拒杀，与纨奏异，纨竟得罪死。

考其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帛缠首，衣青花袍，蹶皮屨，乘轿。男女椎髻，短衫，围白布。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候朝热暮寒。无它产。有山泉流为溪，于溪中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民以淘锡、网鱼为业，及织芭蕉簟。屋如楼阁，用木，高低层布，联榻趺坐。王居饰以锡箔。婚丧大类爪哇。物价视华五倍。山有黑虎，视虎差小，或变人形，白昼入市。龟龙高四尺，四足，身负鳞甲，露长牙，遇人啖即死，旁海人畏之。贡物有金母鹤顶、白鹿、黑猿、锁服、花纓、黑小厮、番盐、锡。

今其国为佛郎机所据，讹称麻六甲^⑬。或云即古哥罗富沙。

往满刺加，入龙牙门，盖山门相对若龙牙，中通船，南有凉伞屿。俗以掳掠为豪，遇番舶，多拥小舟迎劫，非顺风罕有脱者。

（卷五，满刺加）

佛郎机在海西南，近满刺加，向不通中国。正德十三年（1518），其酋弒立，遣使三十人入贡请封，至广东，守臣以其国不列王会，羈使以闻。诏给方物直遣归。使者留东筦，劫行

旅，至掠食婴孩。广人苦之。守臣勒水兵攻剿，乃遁。会满刺加愬佛郎机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鳌相继疏请驱绝。后诸番夷舶并不之粤，潜市漳州。久之，兵部议满刺加诸国通市，不宜概绝，请禁漳而收之于粤，报可。（同上，佛郎机）

（嘉靖）四十四年（1565），有夷目哑啞归氏者，浮海求贡，初称满刺加国，已复易辞称蒲丽都家，两广镇巡以闻。下礼部议：南番无所谓蒲都丽家，或佛郎机所托也。行镇巡详核为谢绝。（同上，佛郎机）

苏门答刺……自满刺加西南行，顺风五昼夜至答鲁蛮村，舍舟陆行，十余里至其国。……土产类满刺加。

（卷五，苏门答刺）

《会典》中载，永乐（1403 - 1424）中朝贡，又有急兰丹……千里达……

论曰：……淳泥、苏禄，其王入觐阙庭，竟以身殒，而天朝宠以葬谥，至今奉祀不绝。有以夫！四夷慕义，梯航踵接也。自佛郎机夷红荐食外洋，而满刺加、吕宋并为易社鲸波时沸，牛耳狎主，而贾舶往来，直趋死地如鹜，且勾引内讧，罔惜启疆，小人膻利，亦何异藏珠而剖腹者哉！

18. 《咸宾录》

罗曰裳撰

（弘治二年〈1489〉）广东布政陈选上言：“撒马儿罕使臣怕六湾贡狮子，欲从广南浮海往满刺加更市狮子入贡。不可贵异物，开海道利贾胡，貽笑安南诸夷。”

（西夷志卷之三，撒马儿罕）

（南朝宋）明帝（465 - 472）时，……斤陀利国、婆黎国俱

入贡矣。

（西夷志卷之三，天竺）

讨来思^⑮，即古赤土国也，隋时通焉。炀帝嗣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骏等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为乐。更进金锁以缆船，月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者，并致金盘金花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具，大方丈。固谓骏曰：“今是大国臣，非复赤土国矣。”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盅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遣那邪迦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骏以明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帝大悦，授骏等执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以后不通中国。

（南夷志卷之六，讨来思）

满刺加，永乐三年（1405），王西利八儿速刺遣人朝贡。七年（1409），我遣太监郑和赐印诰，封为王。九年（1411），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妃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上御奉天门宴王，赐王并妃及子侄赏各有差。十二年（1414年），国王子母斡撒于的儿沙来朝，告父卒。诏命嗣封，以后宣德（1426-1434）、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时辄遣使来贡。成化末，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奉使册封其王，溺海死，各荫一子入监读书。

其地瘠卤，旧名五屿，隶暹罗，未称国。既奉我正朔，遂不入暹罗贡。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布缠头，身穿细花番布如

袍，出入乘轿。男方帕包头，女人撮髻脑后，俱上穿色布短衫，下围白布各色手巾。身肤黑如膝，间有白者，唐人种也。民舍如暹罗，婚丧大类爪哇。地瘠少收，人多泛海取鱼蚌为业。国有一山，泉流溪下，民以溪中淘沙取锡，煎销成块，及织茭葦簟以通市。有龟龙，四足，长牙啮人。又有黑虎，能变人形入市。

其译语：呼天为安刺。地为布迷。日为哈利。月为补蓝。

其山：镇国西山。（永乐中，赐御制碑文。）

其产：火鸡（紫赤，其子壳厚逾重钱，或斑或白，岛夷采之以为饮盞，能食火吐气，故名。与出三佛齐者不同）、黑熊、黑猿、白鹿、婆罗密（见前）、做打麻（树脂结成者，夜点有光，涂舟，水不入）、茭葦簟（其叶织成簟，子如荔枝，酿为酒）、鰓睫（观书可助目明）、沙孤树（取其皮捣作粉，谓之沙孤米）为奇。

（南夷志卷之六，满刺加）

彭亨在海岛中，洪武、永乐（1368-1424）间，其王麻哈刺惹答饶俱遣使朝贡，献番奴及方物。地多平原，禽兽稀少，草茂土沃，物产无奇。

论曰：开辟之主，贵在宣威；承平之君，戒于好大。二者殊科，要皆所以馭远方而厚中国也。昔汉武帝、唐太宗俱值治安之世，即垂裳而莅，亦可以摄服诸夷。顾乃越海泛槎，搜奇索异，一切方物珍而藏之，以为世宝，此非徒好大也，且以玩物矣，用是后世有遗讥焉。若我国家则不然。盖当胡孽不造，我太祖驱椎结而冠裳之，自非来王来享则威不旁畅，而朝廷不尊于是。即位未几，诏谕海南，遣使绝域，而暹罗、柯枝以下诸国，甫闻圣帝龙兴，贡琛恐后，梯航继踵，球珙盈廷，所由殆与汉、唐二帝异矣。厥在今日，义安既久，惟汉、唐之辙是监，毋骋虚名，毋宝异物，何远之难格也。昔益之戒禹曰：“毋怠毋荒，四夷来王。”有味乎其言之矣。

（同上，彭亨）

渤泥本闍婆属国，在西南大海中，前代未通。宋太平兴国（976-983）中，国王向打始遣使贡大片龙脑、粟米龙脑、苍龙

脑、玳瑁、檀香、象牙。其表以数重，小囊絨封之，非中国纸，类木皮，莹滑，色微绿，而长数尺，阔寸余，横卷之仅可盈握，其字小，横读之。诏优礼焉。（元至元〈1264-1294〉）〔宋元丰五年〈1082〉〕中，王锡理麻喏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船归国，从之。

我朝洪武四年（1371），王马合谟沙遣使朝贡。永乐三年（1405），遣使封其王麻那惹加那乃为王。六年（1408），王率其妃子及陪臣来朝。是年至福建，命中官往宴劳之，令所过诸郡设宴。至京，王奉金字表献方物，妃笏献中宫东宫。上御奉天门赐王宴。王卒于会同馆。赐谥恭顺，葬南京城外石子冈，树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以西南夷人隶籍中国者守之。封其子遐旺嗣，护送归国。后十二年（1414）、洪熙元年（1426）皆来朝贡。

俗以板为城，以铜铸甲，状若大筒。室宇弘敞，原田丰赡。习尚奢侈，敬爱华人。君臣士民之服颇效中国。

其山川：长宁镇国山。（御制碑文赐封。）

其产：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涂其体，兵刃所伤皆不能死。）、片脑（树如杉桧，取之者必斋沐而往，其片似梅花者为上。）、贝多叶（国人以贝多叶与竹编为食器，食讫弃之。王居亦以覆屋）、吉贝（树也，以其花织为布）、加蒙树（可为酒。）为奇。 （同上，渤泥）

论曰：渤泥至宋始通，苏禄、麻刺前史未载，大抵皆华之国也。我朝廷未烦一使，而其王挈妻子臣属越海献琛，殒身万里，略无怨悔，非其盛德，曷能俾之向化若此哉！然赐谥立碑，春秋享祀，其凭籍中国宠灵，亦足夸示诸夷矣。余嘉其事，故合三国为一论云。 （同上，古麻刺朗）

19. 《皇明世法录》

陈仁锡评纂

论曰：……淳泥、苏禄，其王入覲阙庭，竟以身殒，而天朝宠以葬谥，至今奉祀不绝，有以夫！四夷慕义，梯航踵接也。自佛郎机红夷荐食外洋，而满刺加、吕宋，并无易社；鲸波时沸，牛耳狎主，而贾舶往来，直趋死地如鹜，且勾引内讧，罔惜启疆，小人羶利，亦何异藏珠而剖腹者哉！（卷八十二，南蛮）

（成化）二十年（1484），占城复请封。命给事中冯义、行人张瑾赍敕印往。义等方乘巨舶市利至广东，闻所请封为王者死，恐空反，遂驰至占城，而安南已用伪敕立国人提婆苔居摄，即以印币授提婆苔，册为王，得厚赂黄金，还经满刺加国，货所赍。至海上，义死，瑾归报。而王弟古来先奏请嗣封，前事颇泄，瑾下诏狱，坐专擅，论斩，谪戍边。（同上，占城）

（永乐）十三年（1415），（暹罗）嗣王侵满刺加国，敕令罢兵。（同上，暹罗）

（永乐）十一年（1413），（爪哇）贡使还，敕：闻王以割旧港地界与满刺加，怀疑惧，浮言，慎勿听。（同上，爪哇）

丁机宜……地接柔佛，为所（浸，姑）〔侵，始〕通姻好。（同上，丁机宜）

三佛齐国，在东南海中，即旧港，又名淳淋〔邦〕，本南蛮别种。有地十五州，东距爪哇，西距满刺加，南距大山，西北滨海。（同上，三佛齐）

淳泥，本闍婆属国，在西南大海中，统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国。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卢歇附使表

贡龙脑、象牙、玳瑁壳。元丰五年（1082），其王锡理麻喏复遣使贡，乞从泉州乘海舶归。

本朝洪武三年（1370），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司沈秩，持诏往谕。其王马哈谟沙颇倨傲，秩正言折之，乃竦听，以苏禄来侵为解。秩反复晓譬。遣使随秩等至，以金表银笺贡方物。八年（1375），诏淳泥山川之神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

永乐三年（1405），命封麻那惹加那乃为淳泥国王，赐印符诰币。六年（1408），王率其妃及子来朝，泊福州港，守臣以闻。遣中使往劳。所过郡并设宴。抵京，王奉金字表献珍物，妃笺献中官、东宫。上宴王奉天门，命供张会同馆，日给牲牢上尊。赐金玉带、绣龙袈衣、鞍马。是年，王卒于馆，辍朝三日，祭赙甚厚，葬南京城外石子冈，树碑立祠，以西南夷隶籍中国者守之，溢恭顺，所司以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遣使送归国。故事，岁输爪哇片脑四十斤。上敕爪哇罢征，兼封其国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制文刻石，从所请也。十二年（1414）及洪熙元年（1425），皆来朝贡，命广东布政使司宴劳。

嘉靖九年（1530），给事中王希文言：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淳泥五国贡献，并道东莞，祖训比对符验，伴送舟有定额，来有常期，旋以夹带行商多，绝其贡。正德（1506-1521）间，佛郎机混入流毒，屏绝，曾未逾数期，遽议开复，损威已甚，疏下都察院，覆请今后诸国进贡，依期比对验放番货如旧。

万历（1573-1619）中，国王卒，无子，族众争立，相诛杀且尽，乃立女主为王。今称大泥，隶暹罗。尝与回回、锡兰山国各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

贡物有宝珠、梅花龙脑、生玳瑁、黑小厮、倒挂鸟。产鹤顶、吉贝、西国米、菘藤。

其国以版为城。王所居覆以贝多叶，坐绳床，出则拥大布单，众舁之，名阮囊。地热多风雨，有麻、稻，无麦、蚕丝。饮椰子酒，鸣鼓击钲为乐。最敬华人，醉者辄扶以归。婚聘先以酒，次槟榔，又次指环，或金钱成礼。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习战斗，铸铜甲，若火筒，护腹背。国有药树，煎其根为膏，服之

及涂体，兵刃伤不死。葬用棺，以竹舆载弃山中，二月始耕祀之，如是七年，不复祀矣。市率用金钱。以竹编贝叶贮食。

（同上，淳泥）

苏罗国^⑮，在东南海中，近淳泥、琐里。（同上，苏罗）

彭亨国，一名彭坑，直暹罗西，在东南海岛中。石崖崎岖，傍多平原，望之坦迤如寨。土沃候温，宜稼穡，饶蔬果而稀鸟兽。诛茅覆屋，木城广可数里。粒食。诵梵经。煮海为盐，酿柳为酒。上下亲狎，耻为盗。椎髻，系单裙。富家女子饰金圈四五于顶发。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以祈禳，盖渐于夷风矣。

洪武十一年（1378），其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奉金叶表，贡番奴及方物。赐彩币。永乐十二年（1414），复朝贡，贡物有金水罐。

地产片脑诸香、花锡。今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

或曰：其国邻柔佛。柔佛之副王精悍健斗，其子娶彭亨王女。将婚，副王送子之彭亨，王张宴，戚属毕会。婆罗王子者，彭亨王妹婿也，赘与彭亨。时与席，起为寿，手指一巨珠，光耀异常。副王心欲之，王子固靳不予。副王恚，归而治兵攻彭亨。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会淳泥王以妹为王妃，率众来援。副王焚掠其宫室去。彭亨王命长子摄国，随妃往淳泥，久之归。而次子骁，弑父兄自立。

有婆罗属夷曰毛思贼，每掠人口海上，卖彭亨充昆仑奴云。柔佛一名乌丁礁林。王服带双刀，诸酋望见王，弃刀于地，和南序立。字用茭葦，以刀刺之。岁首以四月。地不产谷。椎跣。喜兵。彭亨、丁机宜之间，几无宁日。（同上，彭亨）

婆罗国，一名文莱，负山面海，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俗素食念佛，喜施恶杀。民食猪肉论死。

有东、西二王，永乐四年（1406），各遣使朝贡，贡物珍珠、玳瑁壳、焦布、香蜡、黑小厮。

相传其国王为闽人，随中使郑和往，因留镇焉。王府旁有中

国碑。夷人婚娶，请王金印印背，篆文，作兽形，云是永乐（1403 - 1424）间赐。然不载《会典》，或其王假以弹压夷落，非颁自上方也。王祝发，裹金绣巾，腰背双剑，步行。其亲属称邦奇兰，严重亚于王。向有石城、木城各一，以筑岸闭潮，拆石城于长腰屿，今止存木城。

先是佛郎机来侵，国人走山谷，流药水出，佛郎机多为所毒死，因奔吕宋。

产车渠、片脑、菹藤。

或曰即古师子国，在西海中，延袤二千余里。多产奇宝。四序暄和，称乐土。

宋淳化（990 - 994）中，闍婆使者来言，其邻国有婆罗门者，有异术，人相危害，能先知之。按：《宋史》婆罗门，即天竺也。
（同上，婆罗）

满刺加，旧名五屿，直占城极南，自旧港顺风八昼夜至。或云自东莞放洋，至昆岷，收龙牙门港二日程。东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卤。羈属暹罗，岁输金四千两。向未称国。

永乐三年（1405），其酋长拜里迷苏刺遣使奉金叶表朝贡，愿内附为属郡。七年（1409），中使郑和赍诏敕银印，封为满刺加国王。请定疆域，并封其国西山，俾暹罗无侵扰。诏封为镇国之山，赐御制碑文勒石。上以尚书蹇义善书，手授金龙文笺，命书诏。偶遗一字，义奏敬畏之极，辄复有此。上曰：“此纸难得，姑注其旁。”义曰：“示信远人，何惜是。”上深然之，复授笺更书。九年（1411），王率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贡，广州驿闻。命中使海寿、礼部郎中黄裳往劳。上御奉天门宴王。赐玉带、龙衣、金银器皿，供帐。妃及子（姓）〔侄〕僉从各赍文绮有差。遣使送归国，复郊饯。十年（1412），脩贡。十二年（1414），王母来朝，厚赐之。宣德九年（1434），嗣王西哩麻哈刺者复来朝贡，优礼异它夷，命工部治舟遣归。正统十年（1445）后贡使数至，道由广东。天顺三年（1459），王无答佛哪沙卒，嗣子请封，遣使册为王。成化十年（1474），给事中陈峻等封占城王槃罗·悦，闻为安南所掳，抵灵山不敢入，遂以

所赍挟假风汛至满刺加国互市，诱其王入贡。十四年（1478），复因其嗣王马哈木沙请封，命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往册。还抵洋屿，遭风溺海死。各荫一子入监读书。尔后遂罢封使。

正德（1506 - 1521）中，被佛郎机仇杀，其王苏端妈末见逐，退休陂。兵去复国。嘉靖（1522 - 1566）初，遣使贡方物，给赏如例。八年（1529），广东以擒剿佛郎机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兵部议，广东原设市舶司，应听如旧，许之。二十七年（1548），巡视浙、福都御史朱纨，报海夷佛郎机行劫漳州界，大破之，走马溪。寻以御史疏（纠）〔纨〕滥杀，命兵科都给事中杜汝楨往勘。奏：前贼系满刺加国番人私招沿海无赖，往来贩鬻，拒杀，与纨奏异。纨竟得罪死。

考其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帛缠首，衣青花袍，蹶皮屨，乘轿。男女椎髻，短衫，围白布。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候朝热暮寒。无他产。有山泉流为溪，于溪中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民以淘锡、网鱼为业，及织芭蕉簟。屋如楼阁，用木，高低层布，联榻趺坐。王居饰以锡箔。婚丧大类爪哇。物价视华五倍。

山有黑虎，视虎差小，或变人形，白昼入市。龟龙高四尺，四足，身负鳞甲，露长牙，遇人啮即死，旁海人畏之。

贡物有金母鹤顶、白麀、黑猿、锁服、花纒、黑小厮、番盐、锡。

今其国为佛郎机所据，讹称麻六甲。或云即古哥罗富沙。往满刺加，入龙牙门，盖山门相对若龙〔牙〕，中通船，南有凉伞屿。俗以掳掠为豪，遇番舶，多拥小舟迎劫，非顺风罕有脱者。
（同上，满刺加）

佛郎机在海西南，近满刺加，向不通中国。正德十三年（1518），其酋弑立，遣使三十人入贡请封，至广东，守臣以其国不列王会，羈使以闻。诏给方物直遣归。使者留东莞，劫行旅，至掠食婴孩。广人苦之。守臣勒水兵攻剿，乃遁。会满刺加愬佛郎机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鳌相继疏请驱绝。后诸番夷

舶并不之粤，潜市漳州。久之，兵部议满刺加诸国通市，不宜概绝，请禁漳而收之于粤，报可。（同上，佛郎机）

（嘉靖）四十四年（1565），有夷目哑啉利归氏者，浮海求贡，初称满刺加国，已复易辞称蒲丽都家，两广镇巡以闻。下礼部议：南番无所谓蒲丽都家，或佛郎机所托也。行镇巡详核为谢绝。（同上，佛郎机）

苏门答刺……自满刺加西南行，顺风五昼夜至答鲁蛮村，舍舟，陆行十余里至其国。……土产类满刺加。

（同上，苏门答刺）

阿鲁国，在西南海中，一名哑鲁。自满刺加顺风三昼夜至。

（同上，阿鲁）

20. 《殊域周咨录》

严从简撰

粤我二祖列宗，内既顺治，外自威严，九夷八蛮，梯航承德。而其所以怀柔之者，不越乎文告之修，威攘之令而已。文告则责诸使臣，其间招徕有术，宣对异宜，刚柔变化，几不可测，若沈秩之谕渤泥者是已。（序）

指南，其正南则……曰满刺加，……西南则曰渤泥，……揆厥星轮，风土不习，瘴雨岚烟，蛇蠹兽毒，所当为国珍摄者，固自有在也。（卷五，南蛮）

暹古名赤土……隋大业（605-617）初，曾遣使常骏自南海道往赤土，人遂讹传赤土为赤眉遗种云。

按：别志云，赤土疆域正与暹罗同，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河罗旦国，北距大海，地方数千里。常骏自南海

郡水行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狮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林邑今占城也，观此则以赤土又为一国，与暹并壤耳。且《宋史》不载暹罗，岂以前不通中国者耶？（卷八，暹罗）

（永乐）十三年（1415），（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卒，其子三赖波磨札刺的嗣位，以兵侵满刺加国。满刺加诉于朝。遣敕谕之，令与满刺加平，敕曰：“朕祇膺天命，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职奉贡，朕心所嘉，盖非一日。比者满刺加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能继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诣阙朝贡，其事大之诚，与王无异。然闻王无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满刺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为所惑，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十九年（1421），王遣使柰怀等六十人入贡，谢侵满刺加国之罪。（同上）

按：四夷使臣多非本国之人，皆我华无耻之士，易名窜身，窃其禄位者。盖因去中国路远，无从稽考，朝廷又惮失远人之心，故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货来皆倍偿其价，不暇问其真伪。射利奸氓，叛从外国益众，如日本之宋素卿，暹罗之谢文彬，佛郎机之火者亚三，凡此不知其几也。遂使窥视京师，不独经商细务，凡中国之盛衰，居民之丰歉，军储之虚实，与夫北虏之强弱，莫不周知以去。故诸蕃轻玩，稍有凭陵之意，皆此辈为之耳。为职方者，可不慎其讥察也哉！（同上）

满刺加国，古哥罗富沙也，在占城极南，自爪哇旧港顺风八昼夜可至。其国濒海，山孤人少。汉时尝通中国，受羁属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为税，故未尝称国。

本朝永乐三年（1405），其王西利八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文朝贡，赐王彩缎裘衣。七年（1409），命中官郑和等持诏封为满刺加国王，赐银印、冠带、袍服。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又请封其国之西山，定疆域界，俾暹罗不得侵扰。上悉从之。诏封西山为镇国山，赐以御制碑文，勒石其上。上以蹇义善书，手授金龙文笺，命书其诏。偶落一字，义奏曰：“敬畏之极，辄复有此！”上曰：“朕亦有之。此纸难得，姑注其旁可也。”义曰：“示信远人，岂以是惜！”上深然之，复授以笺更书之。

九年（1411），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贡，广州驿闻。上念其轻去乡土，跋涉海道而至，遣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往宴劳之。复命有司供张会同馆。既至，奉表入见，并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别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禄寺日给牲牢上尊，命礼部赐王锦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及金银器皿帏幔裯褥，赐王妃及其侄、陪臣、僉从文绮纱罗裘衣有差。出就会同馆复宴。既而王辞归，饯于奉天门，别饯王妃、陪臣等。赐敕劳王曰：“王涉海数万里至京，坦然无虞者，盖王之忠诚，神明所佑也。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且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尚寒，顺风帆去，实为厥时。王途中善饮食善调护，副朕眷念之怀。赐王金镶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赐妃冠服、白金二百两，赐王子侄冠带并陪臣等各赏赉有差。复命礼部饯于龙江驿，仍赐宴于龙潭驿。

十一年（1413），王遣人至爪哇国索旧港地，谓请于中国，已许之矣。上诏爪哇勿听。十二年（1412），王母来朝，宴赐如待王妃。十七年（1419），国王亦思罕荅儿沙嗣立，复率妻子入朝。后暹罗国欲举兵攻之，遣使来告。上诏暹罗与平。二十年（1422），其子西哩麻哈刺以父新歿，率其妃及陪臣至阙朝贡。宣德九年（1434），复至。景泰（1450-1456）中，王子无答佛

哪沙请封。遣兵科给事中王暉往封之。天顺三年（1459），王卒，其子苏丹茫速沙袭爵。

成化十四年（1478），嗣王复请封。上命礼科给事中林荣为正使，行人黄乾亨为副使往封之。竣事而还，舟抵洋屿遭风，并溺于海上。愍之，遣官谕祭，荣赠某官，乾亨赠司副，各录一子入胄监。乾亨子后登第，即南畿提学御史如金也。

按：乾亨之曾祖名寿生，永乐（1403-1424）中为检讨。祖子嘉以孝行，起知束鹿县。父深，景泰中拜监察御史。又寿生，永乐戊子（永乐六年，1408年）应天发解，其年县庠杨慈亦在本省发解，时称同科两元，为一邑之盛。至乾亨复中成化甲午（成化十年，1474年）第一，时称祖孙两元，为一门之盛。盖四世甲科二榜首一监察，其荣遇真罕俦者。然《八闽志》载寿生敦行义、勤问学，经史百氏多所贯通，尤邃《诗经》，一时从游之士多取高第，为时闻人；而莆之业是经者，寿生实其初祖，则乾亨之家学渊源亦不诬也。其乾亨衔命，而蒙难殒其身，以昌其子，岂非天之报其世德也哉！

后国王复遣使进火鸡，至今通贡不绝。

按：火鸡躯大如鹤，羽毛杂生，好食火炭，驾部员外张汝弼亲试喂之。

其国旧名五屿，东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卤，田瘠少收。内有山泉流为溪，于中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每块重官秤一斤四两，及织芭蕉心簟，惟以斗锡通市，无他产。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尚淳厚。民淘锡、网鱼为业。屋如楼阁而不铺板，但用木高低层布连床就榻，箕踞而坐，饮食厨厕俱在上。

货用青白磁器、五色烧珠、色绢、金银之属。其山曰：镇国。其产曰：锡、布、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黄、玳瑁。其贡：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锁袱、（哈烈亦产，一名梭服，鸟毳为之，纹如纨绮。）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刺、白苾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

洋布、花纒、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乌木、苏木、大风子、番锡、番盐。贡道由广东。

按：别志云：满刺加国海旁之人亦能剝木为舟以取鱼。然海中有所谓龟龙者，高四尺，四足，身负鳞甲，露长牙，遇人即啣，啣即死，渔人甚畏其害。又山有黑虎，视虎差小，能变人形，白昼群入于市，人有觉其为虎者乃擒杀之。予尝闻牛哀化虎，搏杀其兄，涪民变虎，夜食其豕，未闻以虎化人者。兽之化人，如鹿之为黄衣郎，豕之为乌将军，猿之为袁公，狐之为阿紫，皆年久成精，而今随常可变，亦甚异哉！（其国自奉正朔后，不属暹罗。）

（同上，满刺加）

（永乐）十一年（1413），（爪哇）西王又贡。使还，敕曰：“前内官吴宾等还言，王恭事朝廷，礼待敕使，有加无替。比闻王以满刺加国索旧港之地而怀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人救谕。今既无朝廷敕书，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听之。今赐王文绮纱罗，至可领也。”

（同上，爪哇）

（三佛齐）为国时所管十五州，又有旁近属国曰单马令、凌牙斯、蓬丰、登牙依^⑤、细兰诸种。

……

其产：……乌楠木。（单马令国出，树似上桐，可为器。）

（同上，三佛齐）

淳泥国在西南大海中，所统十四州，前代属爪哇，不通中国。宋太平兴国（976-983）中，国主向打始因商人蒲卢歇遣使入贡。元丰（1078-1085）中，国主锡里麻喏遣使又至。自后久绝。

本朝洪武三年（1370），命监察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司沈秩（秩，乌程人。）持诏往谕。至其国，国主马合漠沙倨傲无

礼。秩令译言曰：“皇帝抚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坠，无不奉表称臣。淳泥以弹丸之地，乃欲抗天威耶！”国主大悟，举手加额曰：“皇帝为天下主，即吾君父，安敢云抗？”秩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为臣子奈何不敬？”亟撤去座，更设芻几，置诏书其上，命国主帅官属列拜于庭。秩奉诏立宣之，王俯伏以听，因曰：“近者苏禄来侵，子女玉帛尽为所掠，必俟三年后，国事稍舒，当造舟入贡。”秩曰：“皇帝登大宝已有年矣，四夷之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谓三年？”国主曰：“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故将迟迟尔，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但欲王之称蕃一示无外尔。”国主曰：“容与相臣图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来曰：“使者之言良是，请于五月五日成行。”爪哇有人问国主曰：“苏禄来攻，王帅师却之，今闻归诚中国，无我闍婆矣。”国主惑之。秩复走见国主，国主辞以疾。秩大言谓宗恕曰：“尔谓闍婆非中国臣耶？闍婆尚称臣，于尔国乎何有？使者还朝，天兵旦夕至，虽欲噬脐，悔何及乎？”宗恕悚然曰：“敬闻命矣。”入白国主，大会其属，共议遣亦思麻逸等入朝，更以金佩刀、吉贝布为赠。秩毅然辞之。国主顾近侍曰：“中国使者廉洁乃如是耶？闍婆来人讨索每无厌，况强之而不受耶？”秩以涉海万里，不可无纪，仍与敬之各赋一诗。国主大喜，书于板悬之。既别，舟行至海口，国主又惑，左右言令人与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尔等必不还矣。”秩恐国主不安，复走其所反复譬晓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释然矣！”王举酒酌地祝曰：“愿天使早还中国，愿区区微介亦早归敝邦。”于是亦思麻逸随秩等至朝见，奉上金表，皇太子银笈，各献方物。赐宴于会同馆。已而遣归，宠赉其王甚厚。

八年（1375），诏淳泥山川之神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永乐三年（1405），诏遣使封其国主麻那惹加那乃为王，给印符诰命。

六年（1408），王率其妻子家属陪臣来朝，泊福州港，守臣以闻。上念王距中国数万里，远涉鲸波而至，遣中使偕礼部官往

迎劳之，所过诸郡皆设宴。既至，王奉表入见，并上东宫笺，各献方物。妃亦上中宫笺，献珍物。上享王于奉天门，别宴妃及王弟王子陪臣他所。复命供张会同馆，日给牲牢。上尊赐王金绣龙金麒麟等裘衣，金玉装带仪仗鞍马，入赐妃与王子冠服，下逮陪臣僉从文绮纱罗裘衣，出就会同馆复赐宴焉。王卒于馆，辍朝三日，祭賻甚厚，谥为恭顺，赐葬南京城南石子冈，以西南蛮人隶籍中国者守之，树碑建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复令其子遐旺袭封，遣行人内官护送归国。濒行，赐宴奉天门，别宴王母陪臣等，赐金百两、银三千两，凡馆中帟幔裯褥器皿悉撤以赠。复命礼部宴饯于龙江驿，又宴龙潭驿。初，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土皆属职方，国有后山，乞封表为一方之镇。王卒，其子遐旺以为请。六年（1408），诏封其山为“长宁镇国山”，御制碑刻石于上。

十二年（1414），洪熙元年（1425），皆来朝贡，今亦罕至矣。

其地炎热，多风雨，无城郭，树木栅以为固。或曰以板为城。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王坐绳床，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异之，名曰玩囊。战斗者持刀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其国邻底门国。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入其体，兵刀所伤皆不死。厥丧葬亦有棺敛，以竹为舆车，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之。逾七年则不复祀。婚聘之资，先以椰子酒，次槟榔，又次以指环，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其礼。国人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取树实为浆，澄漉腻如粉，食之能不饥。沥浆为酒。凡宴会，鸣鼓吹笛击钹，歌舞为乐。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盛饮，食讫弃之。厥习尚奢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系腰，花锦为衫。王之服色略仿中国。基宇弘敞，原田获利，煮海为盐，酿秫为酒。爱敬中国人，每见中国人醉者，则扶之以归。番书无笔札，以刀刻贝多叶行之。事佛甚严，五月十三日国人竞作佛事。

其山：长宁镇国。其产：片脑、（树如移桧，取者必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为上，其次有金脚、速脑、米脑、苍脑、札

聚脑，又一种如油，名脑油。）檀香、象牙、吉贝布、玳瑁、鹤顶、巴尾树、贝多叶、加蒙树、（二树心可为酒。）椰子、槟榔、纸（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宋时入贡，以书表）。厥贡：珍珠、宝石、金戒指、金绦环、龙脑、牛脑、梅花脑、降香、沉速香、檀香、丁香、肉豆寇、黄蜡、犀角、玳瑁、龟筒、螺壳、鹤顶、熊皮、孔雀、倒挂鸟、五色鹦鹉、黑小厮、金银八宝器。厥贡单目用银。

其里至：闍婆（四十五日）、三佛齐（四十日）、占城（三十日）。其朝贡自广东达于京师。（同上，淳泥）

（苏门答刺）自满刺加国顺风九昼夜可至。

（卷九，苏门答刺）

苏禄国与淳泥、琐里相近。

（同上，苏禄）

按：当时之夷没葬于中国者，如淳泥、苏禄、麻刺共三人焉。非我朝德威远被，乌能使海外遐酋倾心殒身如此哉！

（同上，麻刺）

本朝正德十四年（1519），佛郎机大酋弑其国主，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贡请封。有火者亚三，本华人也，从役彼国久，至南京，性颇黠慧。时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导亚三谒上，喜而留之，随至北京，入四夷馆，不行跪礼，且诈称满刺加国使臣，朝见欲位诸夷上。主事梁焯执问杖之。其舶住广州澳口，布政使吴廷举闻于朝，寻检无《会典》旧例，不行，遂退舶东莞南头，盖屋树栅，恃火銃以自固。每发銃声如雷。潜出买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予金钱百。（舶夷初至，行使金钱，后方觉之。）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适回回人写亦虎仙以贡献事诬陷甘肃文武大臣，亚三与虎仙皆恃彬势，或驰马于市，或享大官之僕，于刑部或从乘輿，而餽珍膳享于会同馆，或同仆臣卧起，而大臣被诬者皆以桎梏幽囚，意颇轻

侮朝官。焯每以法绳约之。二夷人相谓曰：“天颜可即，主事乃顾不可即耶！”彬闻之，谓焯凌虐驾下人员，将奏治。适武宗晏驾，皇太后懿旨诛彬。

又满刺加王诉佛郎机夺国仇杀，于是御史丘道隆、何鏊言其悖逆称雄，逐其国王，掠食小儿，残暴惨虐，遗祸广人，渐不可长，宜即驱逐出境，所造垣屋尽行拆毁，重加究治，工匠及买卖人等坐以私通外夷之罪。诏悉从之。诛其首恶火者亚三等。（写亦虎仙同伏诛。）命抚按檄备倭官军逐余党丑类归去。海道宪帅汪△率兵至，犹据险逆战，以铳击败我军。或献计使善泅者凿沉其舟，乃悉擒之。

（同上，佛郎机〈附〉）

嘉靖（1522 - 1566）中，巡抚都御史林富上疏曰：“……谨按皇明《祖训》，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浞泥诸国，俱许朝贡，惟内带行商，多设谲诈，则暂却之，其后亦复通。又《大明会典》内安南、满刺加诸国来朝贡者，使回，俱令于广东布政司管待，所以送迎往来者，实欲懋迁有无，柔远人而宣威德也。正德（1506 - 1521）间，因佛郎机夷人至广，犷悍不道，奉闻于朝，行令驱逐出境，自是安南、满刺加诸番舶有司尽行阻绝，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皆萧然也。夫佛郎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而废食也。……议者若虞外夷闯境为害，则臣又思之：暹罗、真腊、爪哇等国，皆洪武（1368 - 1398）初入贡方物，臣服至今，浞泥诸国，皆永乐（1403 - 1424）中来朝，没齿感德者，……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来未有敢为寇盗者，见今番舶之在漳闽，亦未闻其小有警动，则是不敢肆侮为害，亦章章明矣。况久阻忽通，又足以得其欢心乎！”（同上）

21. 《广东通志》

黄佐撰

按：赤土疆域正与暹罗同，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距大海，地方数千里。隋时常骏自南海郡水行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

（卷六十六，外志二，夷情上，诸夷，暹罗）

满刺加国，古哥罗富沙也。汉时尝通中国。后为顿逊所羁属。（顿逊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去扶南可三千里，东界通交州，即古哥罗富沙也，其西界接天竺徼外诸国。其国城接闍婆，故又名大闍婆，今称重迦罗，东有吉里地闷。）故其处旧不称国。自旧港顺风八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山孤人少，受羁属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为税。

本朝永乐三年（1403），其王西利八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七年（1409），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船四十八艘往诸番开读赏赐，诏封为满刺加国王，赐银印、冠带、袍服，且建碑立界，暹罗始不敢侵扰。

九年（1411）七月，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来朝。上闻之，念其轻去乡土，跋涉海道，即遣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往宴劳之，复命有司供张会同馆。既至，奉表入见，并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别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禄寺日给牲牢上尊，命礼部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及金银器皿、帷帐、裯褥，赐王妃八儿迷速里及子侄、陪臣文绮、纱罗、袭衣有差，及出就会同馆复赐宴焉。八月，赐其金相玉带、仪仗、鞍马，并赐王妃冠服。九月，拜里迷苏刺辞归，锡宴于奉天门，别宴王妃、陪臣等。赐敕劳王，厚赐之并及其妻子、陪

臣。(敕曰：王涉海数万里至京师，坦然无虞，盖王之忠诚，神明所祐。朕与王相见甚驩，固当且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向寒，顺风南帆，实维厥时。王途中善饮食、善调护，以副朕旻念之怀。今赐王金相玉带一、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绢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襴二，王其受之。又赐王妃冠服一副、白金二百两、钞五千贯，锦绮纱罗绢六十匹、金织文绮纱罗衣四袭，赐王子侄冠带，其陪臣等各赐白金、钞钱、彩币有差。)复命礼部饯于龙江驿，仍赐宴于龙潭驿。

十二年(1414)，国王母来，宴赐如王妃。二十二年(1424)三月，其王西里麻哈刺率其妃及头目来朝，贡方物，以父歿新嗣位故也。宣德九年(1434)，国王复来。天顺三年(1459)，国王无答佛哪沙卒，其子苏丹茫速沙请命，复遣使册封。自建国以来，朝贡至今不绝。

按：满刺加疆域在占城国南，其朝贡自广东以达京师。

满刺加贡献方物：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鸚鵡、黑熊、白鹿、锁袱、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喇、白苾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纁、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乌木、苏木、大枫子、番盐。使回，令于广东布政司管待。

(卷六十六，满刺加)

22. 《东西洋考》

张燮撰

暹罗在南海，古赤土及婆罗刹地也。以赤土故，后人讹为赤眉遗种。隋大业二年(606)，募能通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宣诏毕，为奏天竺乐，曰：“今是大国臣，非复曩赤土国矣。”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为表，金函封之，遣子随骏还报，此通中华之始也。(《隋书》曰：王遣舶

三十艘来迎，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遣子那邪迦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迭布四条，拟供盥洗。其日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并致金花金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鼙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遣婆罗门就馆送食，曰：“饮食疏薄，愿大国意而食之。”后数日，请骏等入宴。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金盅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令婆罗门以香花奏鼙鼓送之。）

唐贞观（627 - 649）时，婆利、罗刹与林邑使者偕来。（《唐书》曰：婆利东即罗刹也。常骏使赤土，遂通中国。）

（卷二，暹罗）

（洪武七年〈1374〉）诏中书礼部曰：“古者中国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高丽稍近中国，颇有文物礼乐，与他番异，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礼。其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浔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频，劳费甚大，朕不欲也。令尊古典不必其烦，其移文使诸国知之。”

（同上）

（永乐）十三年（1415），（暹罗国王）昭禄群膺殂，子三赖波磨札刺的赖嗣。暹罗于满刺加，夙鞭箠使之，征输惟命，然犹岁岁开兵隙。十七年（1419），诏暹罗国王俾与满刺加平。……十九年（1421）春，奉表谢侵满刺加之罪。

（同上）

论曰：……暹罗自赤土攀隋，亦便有衣被震旦意。明兴内附，洗沐云油。占城见苦交人，则屡诏销其锋。暹罗躡蹂满刺加，则十行折其锐。盖莫不义畏而仁怀焉。

（同上）

（永乐十一年〈1413〉）是时三佛齐已降爪哇，更名旧港。中贵人吴宾使爪哇还，奏言满刺加国王诡称朝旨，从爪哇索旧港地，爪哇人不敢即宁。上降敕，附来使慰谕之，俾无猜惑。

（卷三，下港）

大泥，即古淳泥国也。本闍婆属国，今隶暹罗。其国以板为城。（《宋史》曰：城中居者万余人，所统十四州。）以铜铸甲。（《宋史》曰：战斗者将刀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其王所居屋覆贝多叶。王服颇效中国。在王左右者为大人。王坐绳床。出即大布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

民居覆草。椎髻，以五彩帛系腰，花锦为衫。市用金钱。国人宴会，鸣鼓、吹笛、击钲、歌舞为乐。爱敬华人，见华人醉者扶之以归。婚聘之资，先以椰子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后量用金钱成礼。丧葬有棺，以竹为舆，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之，如是者七年，不复祀矣。原田丰利，腊月七日为岁节。地热多风雨。盛食无器，并以竹编贝多叶贮之。食毕辄弃捐。古称其邻有药树，取根煎为膏服之，及涂其体，兵刃不能伤也。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其王向打遣使从商人蒲卢歇为导，入都朝贡。其表以小囊絨封数重，非中国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长数尺，阔寸余，横卷之仅可盈握。其字细小，横读之。使至，诏馆于礼宾院，优赐遣归。元丰五年（1082），王锡理麻喏复遣使贡方物。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

明兴，洪武四年（1371），王马漠沙遣使进金表银笈，并贡方物。（《续文献通考》曰：遣御史张敬之往谕其国。辛丑，遣其臣朝贡。）诏赐金绮。永乐三年（1405），遣使封其国主麻耶惹加那乃为淳泥国王，赐印诰符币。六年（1408），王率其妻子来朝。遣使迎劳之。王上金表，献珍物，妃笈献中宫、东宫，上宴王奉天门。是年，王卒于都下，赐谥恭顺，葬石子冈。（《续文献通考》曰：在安德门外。）树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封其子遐旺为王，赐玉带、金银、绮帛，他物称是，礼送还国。遐旺

请封其国后山。赐名“长宁镇国山”，上自为文，俾勒于石。十二年（1414）及洪熙元年（1425），皆来朝贡。万历（1573—1620）间，国王病卒。无子，族众争立，国中相诛杀俱尽，乃立其女主为王。

初，漳人张某为哪嗜，哪嗜者，大酋之号也。国难既作，哪嗜避祸出奔，女主既立，乃遣人迎哪嗜，复其爵号。其女出入宫中，有心疾。一日向女主言父欲反，女主大恐，急使人按哪嗜家。哪嗜自杀。已而国人讼哪嗜无反状，女主寻悔之，绞杀其女，官其子为酋。（红毛番近筑土库于中，谋入彭湖互市者，携大泥国文也。事详《红毛番考》。）

吉兰丹，即渤泥之马头也，风俗俱同渤泥。嘉靖（1522—1566）末，海寇余众遁归于此，生聚至二千余人，行劫海中，商舶苦之。（或谓吉兰丹即小葛兰国。按小葛兰国与柯枝接境，而吉兰丹在大泥，相连去彼远甚。但大泥、吉兰丹俱铸金为钱，而柯枝与小葛兰亦俱用金钱，以此相同，影响之所自起也。姑载之以破疑。）

形胜名迹

长宁镇国山（永乐六年〈1408〉，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属职方，国有后山，乞表为一方之镇。王卒，子遐旺复以为请。封为长宁镇国山，御制碑文，刻石其上。）

物产

金（《星槎胜览》曰：大金钱名佻伽，小金钱名吧喃。）

犀角 象牙（《宋史》充贡。）

鹤顶（见《一统志》。本朝充贡。）

玳瑁（见《宋史》，宋及本朝俱充贡。）

翠羽

锡

檀香（《宋史》充贡。）

降香（本朝充贡。《本草》曰：似苏方木，紫而润为良。）

片脑（即龙脑香。《一统志》曰：树如杉桧，取者必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为上，次有金脚脑、速脑、米脑、苍脑、札聚脑，又一种如油名脑油。）

吉贝布（《宋史》曰：无丝蚕，用吉贝花织成布。）

明角

獭皮

锦魴皮

燕窝

西国米（亦名沙孤米。其树名沙孤，身如蕉，空心，取其里皮削之，以水捣过，舂以为粉。细者为王米，最精；粗者民家食之，以此代谷。今贾舶虑为波涛所湿，只携其粉归，自和为丸。）

槟榔（见《一统志》。）

椰子（见《一统志》。）

菻藤（《异物志》曰：菻藤围数寸，重于竹，可代篾以缚船，胜竹也。）

巴尾树（见《一统志》。）

贝多树

加蒙树（《一统志》曰：二树心可为酒。）

犀

象

孔雀（本朝充贡。《尔雅翼》曰：尾开如车轮，金翠烨然，羽族最华辉者。）

鸚鵡（本朝充贡。）

交易

华人流寓者甚多，趾相踵也。舶至，献果币如他国。初亦设

食待我，后来此礼渐废矣。货卖彼国，不敢征税，惟与红毛售货，则湖丝百斤，税红毛五斤，华人银钱三枚，他税称是。若华人买彼国货下船，则税如旧。（同上，大泥〈吉兰丹附〉）

旧港，古三佛齐国也。初名干陀利……刘宋孝武世（454—464），始贡中国。（《南史·干陀利传》曰：王释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陀献金银宝器。）梁天监元年（502），其王梦中国有圣人，如是者再。因图梦中所见，遣使献玉盘。其容质果与梁帝合。岁时望北顶礼。（《南史》曰：王瞿昙修拔陀罗以四月八日梦一僧谓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若遣使贡奉礼敬，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乃于梦中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陀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模写帝形还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十七年（518）及普通元年（520），凡再至。后亦遂绝。唐天祐（904—907）初，复通。授其使都蕃长蒲诃缥宁远将军。

（同上，旧港）

论曰：……渤泥、三佛齐亦雄视诸部，而或以守祧，或以易姓。华人逋入，司彼国钧，傭中佼佼，辄复驱簸远夷，益以觐皇灵之无外矣。（同上）

麻六甲，即满刺加也。古称哥罗富沙，汉时已通中国。后顿逊起自扶南，三千余里皆属之。其东界通交州，即哥罗富沙地也。唐永徽（650—655）中，以五色鹦鹉来献。（《唐书》曰：哥罗一曰亓罗，亦曰哥罗富沙罗，王姓失利波罗，名米失钵罗。）旧隶暹罗，岁输黄金为赋。盖所部瘠卤，尚未称国云。

永乐三年（1405），酋西利八儿速刺遣使上表，愿内附，为属郡，效职贡。七年（1409），上命中使郑和封为满刺加国王，赐银印、冠服，从此不复隶暹罗矣。九年（1411），嗣王拜里迭

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来朝。命中贵海寿、礼部郎黄裳迎劳于郊，敕有司供帐饰馆待之。寻陛见，贡方物。上御奉天门宴王，赐玉带、羽仪、鞍马、金、银、钱钞、锦绮、王妃冠服，其下赏赉各有差。居久之，礼送还国。（《广东通志》曰：光禄日给牲牢，赐王金绣龙衣一袭，金银器皿、帷帐、裯褥咸具，赐妃八儿迷速里及子侄、陪臣文绮、纱罗、袭衣有差，就馆复赐宴。八月，赐黄金相玉带、仪仗、鞍马，并赐王妃冠服。九月，辞归，赐宴奉天门，别宴王妃、陪臣如初。赐敕劳王，副以金相玉带一、仪仗一副、鞍马二疋、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罗六百疋、绢千疋、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襴二，妃以下各有差。）礼部饯于龙江驿，复赐宴龙潭。十年（1412）遣使入贡。十二年（1414），王母来朝，赐如王妃。十七年（1419），王亦思罕答儿沙嗣，更率妻子来朝，言“为暹罗所侵，惟陛下卵翼之。”上为降诏暹罗国王，无开兵隙。暹罗旋遣使来谢侵伐之罪。满刺加所得保境息肩者，皆中国赐也。

二十二年（1424），王西里麻哈刺来朝。宣德九年（1434），王复至，后先赐予甚厚。其后贡使不绝。天顺三年（1459），王无答佛哪沙卒，子苏丹茫速沙请封，遣使册立为王。成化（1465-1487）末，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奉使，溺海死，以故罢遣云。

王以帛缠首，衣青花袍，蹶皮履，乘轿。俗敦朴，尚回回教。居处如暹罗，婚丧大类爪哇。（《唐书》曰：嫁娶槟榔为礼，多至二百盘。妇已嫁，从夫姓。死者焚之，取烬贮金罌沈之海。）民用陶锡，网鱼为业。屋如楼阁，然不更铺板，但叠木高低层，布连榻，跌坐饮食，厨厕皆在其间。男女椎髻。（《唐书》曰：非有官，不束发。）肌肤黑漆，间有白者，华人也。后佛郎机破满刺加，入据其国，而故王之社遂墟。臣隶俛首，无从报仇，久乃渐奉为真主矣。

古称旁海人畏龟龙。龟龙高四尺，四足，身负鳞甲，露长牙，遇人则啮，无不立死。山有黑虎，虎差小，或变人形，白昼

入市，觉者擒杀之。今合佛郎机，足称三害云。

形胜名迹

镇国山（永乐〈1405-1424〉中，诏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勒石其上。）

五屿^⑮（未称国时酋镇于此。）

龙雅山^⑯（在满刺加港外，其山甚高。）

物产

猫睛石（《华夷考》曰：中含活光一缕。）

珠（《一统志》：满刺加出石榴子珠。）

犀角（本朝充贡。）

象牙（本朝充贡。）

玳瑁（本朝充贡。）

翠羽

靛睫（俗名眼镜。《华夷考》曰：大如钱，质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出满刺加国。靛睫乃轻云貌，如轻云之笼日月，不掩其明也。若作暖睫亦可。）

斗锡（《星槎胜览》曰：内有山泉，流为溪，于溪中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每块重一斤四两，本朝充贡。）

乳香（本朝充贡。）

片脑（本朝充贡。）

苏合油

蕉心簟（见《星槎胜览》。按《华夷考》称满刺加取茭葶叶织成细簟，阔二尺，长丈余，即此类也。）

明角

乌角

蜡

做打麻（《方輿胜览》曰：树脂结成者，夜点有光，涂舟，水不能入。《华夷考》曰：树枝流落，胶汁土内，掘出如松历青，内有明净好者，都似金珀，一般出满刺加国。）

硫黄（见《一统志》。）

没药

夷瓶

燕窝

槟榔

椰子

沙孤米（《华夷考》曰：山野有树，名沙孤树。将树皮如中国葛根捣浸，澄滤，取粉作丸，晒干卖之，出满刺加。）

茭葦酒（《华夷考》曰：茭葦叶似苦笋，壳厚，性柔软，结子如荔枝样，鸡弹大。取其子酿酒，饮亦醉人，出满刺加。）

犀象

黑熊（本朝充贡。）

火鸡（《华夷考》曰：出满刺加，大如鹤，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气亦烟焰也。子如鹅，胎壳厚，逾重钱，或斑或白，岛夷采为饮盞，见者珍之。）

鸚鵡（唐时来献。）

交易

本夷市道稍平，既为佛郎机所据，残破之，后售货渐少。而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輶张，故贾船希往者。直诣苏门答刺必道经彼国。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数年以来，波路断绝。然彼与澳夷同种，片帆指香山，便与粤人为市，亦不甚藉商舶彼间也。（卷四，麻六甲）

哑齐^⑤即苏门答刺国，一名苏文达那，西洋之要会也。王装束类满刺加。（同上，哑齐）

彭亨者，东南岛中之国也。（《星槎胜览》名彭坑。《续文献

通考》曰：暹罗迤西。）国并山，山旁多平原，草树繁茂，然鸟兽希少。沃土宜谷，蔬果亦饶。其城以木围之，方广可数里，诛茆覆屋。男女椎髻，衣长布衫，系单衣。富者头著金圈数枚，贫人则五色烧珠为圈束之。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古称上下亲狎，民无寇盗，好佛诵经，而久乃寢漓也。俗渐好怪，刻香木为人像，杀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

洪武十一年（1378），遣使奉金叶表朝贡。永乐十二年（1414），遣苏麻固门的里来朝，并贡方物。其后二百数十年而有柔佛之事。

先是婆罗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婿也，赘于彭亨。柔佛之副王，精悍好斗。其子娶彭亨王女，将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宴柔佛副王，戚属俱会，酒半，婆罗王子举觞为寿，手指一巨珠，光耀倍常。副王心欲之，曰：“王子以是珠见饷者，不惜重贖为报。”王子固靳之。副王恚甚，归而起兵攻彭亨矣。二国初为婚媾，出意外。彭亨人人惴恐，不战自散。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淳泥王之妹也，率众来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宫室以归。是时彭亨国中，鬼哭三日。淳泥王迎其妹还淳泥，彭亨王随之，而命其长子摄国。久之，王归彭亨。其次子骁而多智，遂毒杀父，诛兄自立，至今尚为王。每为毛思贼逋逃主，买所掠人，远近苦之。（毛思贼者，婆罗属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卖之，代作昆仑奴，不如指者，则杀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

形胜名迹

石崖（《一统志》曰：其国石崖周币，崎岖如栅寨。）

金山（其上出金，有大酋守之，日遣百余人采取，月进王二十金。）

地盘山^{①60}（织嘉文席处。）

狼宾

物产

沙金（即金山所采者，排沙拣金，金末在铍，虽黄光闪烁视亦复类。沙既煎，乃始成块。）

犀角

象牙

鹤顶

玳瑁

花锡（见《一统志》。）

沈香（见《一统志》。）

速香（本朝充贡。）

降香

片脑（是狼宾所出者，本朝充贡。）

嘉文席（嘉文草，蔓生有脊，用刀刺脊，踢去之，织以为席，温柔妍雅，帖人肌，夏微凉而冬微温，故价直逾侈。其制狭而长，盖夷中一席只卧一人，故狭。等身之外，卷以作枕，故长。）

燕窝

胡椒（本朝充贡。）

西国米

椰子（见《一统志》。）

槟榔

葢吉柿

菹藤（蔓抽被地，无枝叶，有皮裹其外如竹皮，剥之则落。藤长数丈，不值剪伐，可缭绕数围。狼宾出者为多。）

犀

象

交易

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

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铺去舟亦不甚远，船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意响辄相闻。（同上，彭亨）

柔佛一名乌丁礁林。男子削发徒跣，围幔佩刀。妇人蓄发椎髻。王服与下无别，第带双刀耳。首见王，弃刀于地，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茭葦，以刀刺之。又置乌簿，书浩大及秘密事情，外以绳缚之，涂泥封固，印识其上。宫室覆茅，插木为城，其外有池环之。港外多列沙垓。（犹中华蚕户。）无事，以船载货国外；有警或出征战，则募召为兵，称强国焉。婚姻，王与邻国王家自相配偶。余人缔结，亦论门阀相宜。王用金银器盛食，民家磁器，都无匕筋，以手拈之而已。持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方加剃，男子则再削发。逝者火葬也。

其酋好斗，屡开疆隙。彭亨、丁机宜之间迄无宁日。先年有大库吉宁仁忠于王，王大信用。二王以兄疏己，谋杀吉宁仁。其后二王出，骑马堕地死，从者皆见吉宁仁为祟，至今人家祀之，竞传灵应。盖夷俗尚鬼，其固然矣。

形胜名迹

东西竺（《星槎胜鉴》曰：山与龙牙门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对，若蓬莱方丈之间。）

物产

犀角 象牙

玳瑁

锡

片脑

蜡

嘉文席（是东西竺所织者。《星槎胜览》曰：地出蕉心簟，

想嘉文席之所自始也。)

木绵布 (见《星槎胜览》。)

椒

燕窝

西国米

血竭

没药

槟榔 (见《星槎胜览》。)

海菜

荳吉柿

交易

柔佛地不产谷。土人时驾小舟载方物走他国易米。(《星槎胜览》曰：田瘠不宜稼穡，岁藉诸邦淡洋米以食。)道逢贾舶，因就他处为市。亦有要之入彼国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输，贸易只在舟中，无复铺舍。 (同上，柔佛)

柔佛黠而雄，丁机宜境相接也。柔佛狡焉有启疆之思，动为国患，悉索敝赋无宁日。近始求通姻好，然安忍无亲，善事之犹恐其不得当也。

交易

(丁机宜)夷亦只就舟中与我人为市。大率多类柔佛，而俗较驯，而货较平。自为柔佛所侵，彼国有风声鹤泪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鱼之患。此扬帆者所以掉臂希顾也。

(同上，丁机宜)

论曰：满刺加奕世朝天，用深帝眷。答刺、彭亨，供兹包茅，均彼楛矢。其他诸国，前籍之所未名，虽重译尚賒，而占云

屡出。未丽主客，获染禁齋，夫固羲御之末光，谷王之余润也。
(同上，迟闷)

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总章二年（669），王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自后久绝。永乐四年（1406），遣其臣勿黎哥来朝，并贡方物。赐王及妃文绮。

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旁旧有中国碑。先年曾为佛郎机所逐，国人走山谷中，放药，水流出，毒死佛郎机无数，佛郎机遂奔吕宋。其地故有一石城、一木城，后折石城于长腰屿，筑岸闭潮。今所遗者，木城耳。

王削发，裹金绣巾，腰佩双剑，出自步行，从者二百余辈。其亲属称邦奇兰，贵重与王相亚。王有金印一枚，重十六两，印上篆文作兽形一只，云是永乐间所赐者。夷人婚娶，请印印背上。恐或假宠中国以惑其部落，非果铸自上方也。

入礼拜寺，每祭用牺。（《吾学编》云：人多念佛，素食恶杀。）民间不得食猪肉，食猪肉者论死。此地有毛思番，在处行劫，所得人货，中分与王。

形胜名迹

圣山（夷人自号此山为天下第一山。按于闐国北境通圣山，人迹罕到，此沿其名耳。）

长腰屿^{①①}

毛文蜡^{①②}

鲤鱼塘^{①③}

浮纳招庙（神为国初时押工、总管、直库三人，阵亡合葬于此，因庙食其地。贾舶到，必屠牛烹鸡，并献茉莉花、红花、梳篦等物以祭。舟中有人不拜则病。彼国人将行贾，亦献花礼神。得利回，取双鸡系刀于足，俾斗墓前。鸡死，即以谢神，亦大奇也。）

物产

真珠（本朝充贡。）

玳瑁（本朝充贡。）

玛瑙（见《一统志》。）

车渠（魏文帝赋曰：玉属也，多纤维缁文，本朝充贡。）

片脑（《海上耳录》曰：脑树出东洋文莱国，生深山中，老而中空，乃有脑，有脑则树无风自摇。入夜，脑行而上，瑟瑟有声，出枝叶间。承露日则藏根柢间，了不可得，盖神物也。夷人俟夜静，持革索就树柢巩束，震撼自落。）

黄蜡（本朝充贡。）

菉藤

交易

华船到，进王方物。其贸易则有大库、二库、大判、二判、称官等酋主其事。船既难出港，最宜密行。有时贸易未完，必先驾在港外。
（卷五，文莱）

西洋针路

镇海卫太武山^{①64}（打水二十托。……出大担门，半更，船过此，用丁未针，四更，取大小柑。）

大小柑桔屿^{①65}（内是铜山所，钦依把总置寨于此。船从外过。内打水十五托，外二十五托，用坤末针，三更，取南澳坪。）

南澳坪山^{①66}（南澳是漳、潮接连处，万历四年（1576）设副总兵镇此，筑城周围五百丈。其外玄鍾寨属漳，柘林寨属潮，最称重镇。坪山者，远望只一山，近有三门。西南边一派沈礁，与澳相连。内打水十八托，外打水二十五托，船从外过。用坤申，十五更，取大星尖。）

大星尖（属广州东莞县，其内为大鹏所，洪武间筑城守之。大星尖赤石甚尖，故名。内打水三十五托，外四十五托。用坤申针，七更，过东姜山。）

东姜山^{①67}（对开，打水四十五托。其前为弓鞋山。）

弓鞋山^{①68}（山如弓鞋样，对开，打水四十九托。内外俱可过船。其前为南亭门。）

南亭门（对开，打水四十七托。用单坤，五更，取乌猪山。）

乌猪山^{①69}（上有都公庙，舶过海中，具仪遥拜，请其神祀之。回用彩船送神。洋中打水八十托。用单申针，十三更，取七州山。）

七州山七州洋^{①70}（《琼州志》曰：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俗传古是七州，沈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

又从七州洋（用坤未针，三更，取铜鼓山。）

铜鼓山^{①71}（《广东通志》曰：在文昌东北，诸獠铸铜为大鼓，悬庭中，仇杀相攻，则击此鼓，到者云集。后瘞此山，乡人掘得之，故名。《琼州志》曰：铜鼓海极深险。坤未针，四更，取独珠山。）

独珠山^{①72}（俗名独猪山。《琼州志》曰：独州山一名独珠山，在万州东南海中，峰势高峻，周围五六百里。南国诸番修贡，水道视此为准，其洋为独珠洋。舶人云：有灵伯庙，往来祭献。打水六十五托，用坤未针，十更，取交阯洋。）

又从交阯洋^{①73}（用坤未针，十一更，取外罗山。）

外罗山（远望成门，近看东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古老石。船傍西行，打水四十五托。用丙午针，三更，取马陵桥。其内为提夷，是交阯属县。）

提夷马陵桥^{①74}（打水二十五托，内外俱可过船。南边有礁出水，用丙午针，四更，至交杯屿，即新州港口。）

新州交杯屿^⑮（两屿相对如交杯状，故名。内打水十八托。用丙午，三更，取羊屿。）

羊屿^⑯（有小石塔，好抛船。内打水八九托，外二十托。南有羊角礁，不可近。用丙午针，三更取烟筒。）

烟筒山^⑰（此交趾、占城分界处也。以状似烟筒，故名。虽极澄霁，亦顶上有气氤氲。用丙午针，三更，取灵山。）

灵山（《星槎胜览》曰：与占城山连接，峻岭而方，有泉下绕如带。山顶一石块似佛头，故名灵山。往来贩舶于此樵汲，崇佛诵经，燃放水灯彩船，以禳人船之灾。开，打水六十托，用单午针，二更，取伽侖貌。）

伽侖貌山^⑱（港内有三屿，潮涨则不见山。远过，打水十五托。用坤未针，五更，由圭龙屿^⑲取罗湾头，即占城港口。）

占城国罗湾头^⑳（打水五十托。用坤申针，五更，取赤坎山。）

从赤坎山（单未，十五更，取昆仑山。）

昆仑山（此非河源之昆仑，然自海中一大名胜。《星槎胜览》曰：节然瀛海中，山高而方，山盘广远，俗云：“上怕七州，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

又从昆仑山（用坤申及庚酉针，三十更，取吉兰丹。）

吉兰丹（即大泥港口。用坤申，七更，入港是大泥国。）

大泥国（即古渤泥也。我朝贡道由福建入。）

又从昆仑山（用坤未针，三十更，取斗屿。）

斗屿（用丁午针，五更，取彭亨国。）

彭亨国（一名彭坑，单午，五更，取地盘山。）

地盘山（在彭亨港外。外打水二十八托，内四十四托，三更，至东西竺。）

东西竺（此柔佛地界也。用丁未针，十更，取罗汉屿即柔佛港口。）

柔佛国（一名乌丁樵林。）

罗汉屿^㉑（有浅，宜防，往来寻白礁为准。往满刺加从北边过船，用庚酉，五更，入龙牙门。）

龙牙门（《星槎胜览》曰：山门相对如龙牙状，中通船。田瘠谷薄，男女穿短衫，围稍布。掳掠为豪，番舶于此防之。今人夜舶不敢行，以其多盗，且南有凉·礁也。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托。又过淡马锡门，用庚酉及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问山。）

吉里问山^⑩（打水二十七托，两边有浅。用乾亥针，三更，取昆宋屿。）

昆宋屿^⑪（打水二十五托。用单亥针，五更，取箭屿。）

箭屿^⑫（打水三十四托。用乾戌针，五更，取五屿。）

五屿（先时酋开镇于此，此中有真五屿、假五屿。沿山而入为麻六甲。）

麻六甲（即满刺加国也，舶人音讹耳。在古为哥罗富沙地。）

又从东西竺（用丙午针，十更，取长腰屿。）

长腰屿（北边正路，打水二十六托。若往丁机宜，用坤申，四更，取独石门。）

独石门^⑬（出门，用单酉针，过铁钉屿。）

铁钉屿^⑭（其外水流急甚。用单庚及庚申针，四更，取鳄鱼屿。）

鳄鱼屿^⑮（西是坤身，昼南流而夜北流。再进由第二港入是丁机宜国。）

又从长腰屿（用丁午针，十更，取龙雅大山。）

龙雅山（在马户边过。用单午针，三更，取馒头屿。）

馒头屿^⑯（收入即是詹卑，七更可到。）

詹卑^⑰（三佛齐人称其国王为詹卑。其国既为爪哇所破，故王徙居于此，因以名地。）

七屿^⑱（从馒头屿驾开，用丁午针，三更到此。又用丁未，七更，取彭空山。）

彭家山^⑲（用坤未，三更，取西南第二山，有沈礁。收坤申针，收入旧港。）

旧港（即三佛齐旧都也。其先为干陀利国，初时为爪哇所

并，改名旧港，以别于彼之新村。)

又从彭家山（用辰巽针，十更，取进峡门。)

进峡门^⑩（用丙巳，巡坤身，七更，见三麦屿。)

三麦屿^⑪（过屿用单丁及丁午，五更。单未，五更，取都麻横港口。)

都麻横港口^⑫（中望一山，名真不真假不假，正路打水十七托。用单午针，十更，取览邦港口。)

览邦港口（览邦夷人好食人，故船无维缆者。外有小屿名奴沙牙，近屿打水八九托。用丁午，三更，取奴沙刺，打水十四托。又用丁午针，三更，远望锡兰山。)

锡兰山港口（即梁时所通狼牙修也，今讹为石旦。隋常骏至林邑，遥望见焉。夷言高山为“锡兰”，因名。……用丙巳针，六更，至下港。)

下港^⑬（即古闾婆，在南海中者也。亦名社婆，至元始称爪哇，今下港正彼国一巨镇耳。舶人亦名顺塔，再进入为咖囉吧。)

又从满刺加国五屿（分路入苏门答刺，用单乾针，五更，取绵花屿。)

绵花屿（第三湾正好过船，打水七八托，外二十托。用单戌针过浅。辛戌，四更，取鸡骨屿。)

鸡骨屿（对开，打水六十六托，有浅，船宜远过。用乾戌针，十更，取双屿。)

双屿（对开，打水三十五托，门中十托，即正路所经也。用乾戌并辛戌，四更，取单屿。)

单屿（内打水十六托，外四十托。用辛戌针，十更，认亚路。)

亚路（坤身，打水三托，洋中二十托。用壬亥及乾亥针，若离山用乾戌针，十五更，取巴禄头。)

巴禄头（其旁为九州山。《星槎胜览》曰：林木丛生，枝叶茂翠。永乐（1403-1424）间，送和遣人入山采香。有长六七丈者数株，香味清远，黑花细纹，山人张目吐舌，言天朝威力若

神。单亥及乾戌，五更，取急水湾。)

急水湾（西边有湾，沈礁打浪，对开，水二十五托。用辛酉针，五更，取哑齐。)

哑齐国（即苏门答刺国也。其先名大食，今一名苏文达那。《广东通志》曰：自满刺加九昼夜可至。)

东洋针路

太武山（用辰巽针，七更，取澎湖屿。)

澎湖屿^{①96}（是漳、泉间一要害地也。多置游兵，防倭于此。用丙巳针，五更，取虎头山。)

虎头山^{①97}（用丙巳，七更，取沙马头澳。)

沙马头澳^{①98}（用辰巽针，十五更，取笔架山。)

笔架山^{①99}（远望红豆屿并浮甲山，进入为大港。)

大港^{②00}（用辛酉针，三更，取哪哦山。)

哪哦山^{②01}（再过为白土山。用辛酉针，十更，取密雁。)

密雁港^{②02}（南是淡水港^{②03}。水下一湾，有小港，是米吕萼^{②04}。下一老古湾是磨力目^{②05}，再过山头为岸塘^{②06}。)

又从密雁港（幞头门，用丙午、单午，十更，取六藐山。)

六藐山^{②07}（下有四屿，用单巳针，五更，取郎梅屿。)

郎梅屿^{②08}（单午，四更，取麻里茗屿。)

麻里茗屿^{②09}（用丁午，五更，取苏安山^{②10}及玳瑁港。)

玳瑁港^{②11}（东是傍佳施栏，用壬子针，四更，及癸丑，五更，取表山。)

表山^{②12}（山甚高，为涛门之望，故名。用丙午及单午，五更，取里银中邦。)

里银中邦^{②13}（丙巳，五更，取头巾礁。)

头巾礁^{②14}（用单午，五更，收吕宋国。)

又从吕蓬^{②15}（用坤未针，五更，取芒烟山。)

芒烟山^{②16}（用丁未针，十更，取磨叶洋。)

磨叶洋^{②17}（用单未针，并丁未，取小烟山。)

小烟山²¹⁸（其上有仙人掌，用丁未针，五更，取七峰山。）

七峰山²¹⁹（用单丁，五更，取巴荖圆。）

巴荖圆²²⁰（用丁未，五更，取罗葡山。）

罗葡山²²¹（用丁未针，三更，取圣山。）

圣山²²²（自圣山东去，突出二大尖，两傍皆老古石，中只一沟，舟行甚险。用单未及坤未针，五更，取昆仑山。）

昆仑山²²³（此又别一昆仑，是舶人强名之耳。用坤未针，取长腰屿。）

长腰屿（舶过屿门，用单午针，五更，取鲤鱼塘。）

鲤鱼塘（收毛花蜡，即文莱港口。）

文莱国（即婆罗国，此东洋最尽头，西洋所自起处也，故发婆罗终焉。）

（卷九，舟师考）

（洪武）八年，礼部尚书牛谅言，京都既罢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当躬祀，乃命别议以闻。中书及礼部奏，以处夷山川附祭各省。如广西则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广东则宜附祭三佛齐、爪哇，福建则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京城更不须祭。又言，各省山川与风云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东西，同坛共祀。上可其奏，命中书颁行。

（卷十一，《遣祭占城等国山川碑记》）

永乐十七年《谕暹罗国王敕》：朕祇膺天命，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职奉贡，朕心所嘉，盖非一日。比者满刺加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能继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诣阙朝贡，其事大之诚，与王无异。闻王无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刺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为所惑，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宜留意焉！

（同上，《御制谕暹国王诏》附永乐十七年《谕暹罗国王敕》）

永乐十一年，《谕爪哇国王都马坂敕》：前内官吴宾等还，言恭事朝廷，礼待敕使，有加无替。比闻王以满刺加国索旧港之地，而怀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有敕谕。今既无朝廷敕书，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听之。

（同上，明《赐爪哇国王玺书》附永乐十一年《谕爪哇国王都马坂敕》）

勃泥国王向打稽首，愿皇帝万岁寿。今遣使入贡，向打闻有朝廷，无路得到。昨商人蒲卢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国来，比诣闍婆，遇猛风破其船，不得去。此时闻自中国来，国人大喜，即造船船令导达入朝贡。所遣使人只愿平善见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贡。每年脩贡，虑风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诏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国别无异物，乞皇帝勿怪。

（卷十一，宋《勃泥国王入贡表》）

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乐，六通三达，为世间尊，是名如来，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邑居聚落，次第罗满，城郭馆宇，如忉利天宫。具足四兵，能伏怨敌。国土安乐，无诸患难，人民和善，受化正法。庆无不通，犹处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静，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顺趋大海。一切众生，咸得受用。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扬郡天子，仁荫四海，德合天心。虽人是天，降生护世，功德宝藏，救世大悲，为我尊生，威仪具足。是故至诚敬礼天子足下，稽首问讯，奉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愿垂纳受。（《梁书》曰：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梁天监十七年，515年），遣长史圆跋摩奉表。）

（同上，干陀利国王《奉梁武帝表》）

王涉海数万里至京师，坦然无虞，盖王之忠诚，神明所祐。朕与王相见甚驩，固当且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向寒，顺风南帆，实维厥时。王途中善饮食、善调护，以副朕旻念

之怀。 (同上,《劳满刺加国王还国敕》〈永乐九年〉)

赤土豪富之室,恣意华靡,惟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见《隋书》。)赤土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见《隋书》。)(卷十二,逸事考)

成化间(1465-1487),撒马儿罕使臣枉道至广东,将往满刺加市浚猊入贡,所过震惊。布政使陈选奏言:“浚猊本非泽国所产,假借意旨入海宣索,惊扰域中,贻讥海外。”(见《昭代典则》。)

红毛鬼投澳夷,拒不纳。满刺加伺其舟回,遮杀殆尽。(见《广东通志》。)(同上)

23. 《前闻记》

祝允明撰

永乐(1403-1424)中,遣官军下西洋者,屡当时使人有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二书以记异闻矣。今得宣德(1426-1435)中一事,漫记其一概。

题本(文多不录)

人数: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猫、木舱、搭材等匠,水手、民稍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

里程:宣德五年(1430)闰十二月六日龙湾开舡,十日到徐山(打围)。二十日出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六年(1431)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山,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行十六日),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1432)正月十一日开舡(行二十五日),二月六日到爪哇(斯鲁马益²²⁴)。六月十六日开舡(行十一日),二十七日到旧港。七月一日开舡(行七日),八日到满刺加。八月八日开舡(行十

日)，十八日到苏门答刺。十月十日开舡（行三十六日），十一月六日到锡兰山（别罗里²²⁵）。十日开舡（行九日），十八日到古里国。二十二日开船（行三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鲁乙忽谟斯²²⁶。八年（1410）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行二十三日），三月十一日到古里。二十日大舡船回洋（行十七日），四月六日到苏门搭刺。十二日开船（行九日），二十日到满刺加，五月十日回到昆仑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开舡（行二日），三日到外罗山，九日见南澳山，十日晚望见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崎头洋，十五日到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后程不录。）

船号：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数。又有数序一、二等号。

船名：大八槽、二八槽之数。 （下西洋）

24. 《献征录》

焦竑撰

（爪哇）其国有旧港宣慰司，介爪哇、满刺加间，或传我欲割其地畀满刺加，爪哇大恐。上闻之，谕非朝廷意，毋自疑。其王杨惟西沙遣使谢。 （卷一百二十，爪哇）

成化八年（1472），（占城）王弟槃罗茶悦遣使乐沙来告急，言安南黎灏虏其王及印去，遂命茶悦嗣王，以给事中陈峻、行人李珊往。使至，则茶悦复被虏，地入安南，峻等不敢入，阌至满刺加市易归。 （同上，占城）

（永乐）十三年（1415），（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卒，子三赖波摩札刺的赖嗣，以兵侵满刺加，满刺加来诉。敕谕暹罗曰：“满刺加事朝廷谨，与尔国无间，而尔擅伐之，是蔑朝廷也。此非国王意，或左右弄王兵以逞忿耳，其禁戢之毋纵。”使者来谢

罪。

(同上, 暹罗)

满刺加, 在占城极南, 自爪哇、旧港舟行八日可至。羈属暹罗, 岁输金五千。永乐三年(1405)酋长拜里迷苏刺遣使入贡。请内属比郡县。上遣中使郑和封为满刺加国王。九年(1411), (卒)〔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入朝。上念其航海跋涉逆而劳之, 至则供帐毕具, 大官日给牲牢上尊, 赐金绣龙衣、麒麟衣、鞍马、束带及金银钞币甚丰, 冠带其子侄, 诸陪臣皆有赐。濒行, 命礼臣饯之龙江。十二年(1414), 拜里迷苏刺卒, 命其子母干撒于的儿沙嗣王。二十年(1422)卒, 子西哩麻哈刺者来朝, 命嗣王。宣德八年(1433)复来朝。上念其先世口来最称恭顺, 今王身再入朝, 异于他夷, 待之有加礼。命工部缮其舟遣归。西哩麻哈刺者卒, 子苏丹茫速沙嗣。苏丹茫速沙卒, 子马哈木沙嗣。我封使溺于海, 再使往乃达。其地瘠鹵, 旧名五屿, 俗淳朴, 尚回回教。王白布缠首, 衣青花袍, 乘轿。男方帕包头, 女撮髻脑后, 俱衣色布短衫, 下围白布。婚丧大类爪哇。产锡、布、苏木、胡椒、火鸡、茭葦簞、沙孤树, 海中有龟龙, 高四尺, 四足, 善啗人。山多黑虎, 能变人形, 白昼入市中。

(同上, 满刺加)

淳泥, 爪哇属国, 宋太平兴国(976-973)中, 国王向打始通使。洪武四年(1371), 王马合谟沙奉表贡。永乐三年(1405), 遣使封麻邪惹加那乃为淳泥国王。六年(1408), 王(卒)〔率〕其妃子及陪臣来朝, 遣中官至福建迎劳之, 所过州郡皆设宴。至京, 表献方物, 妃笈献中宫。上亲宴之奉天门。王卒, 赐葬南京城外石子冈, 立碑, 有司春秋祀, 谥曰恭顺, 以西南夷人隶籍中国者守其墓。封其子遐旺嗣王, 护归国。其国故事岁输爪哇片脑四十斤, 上敕爪哇罢其征。十年(1412), 遐旺复偕其母妻来朝, 宴劳有加, 仍厚赐遣归。洪熙初(1425), 遣其叔那万喏耶入贡。俗华侈, 服色颇效中国。板城铜甲, 有原田之利。产片脑诸香、象牙、吉贝、玳瑁、鹤顶。

(同上, 淳泥)

苏禄，与浣泥相近。 (同上，苏禄)

苏门答刺……自满刺加舟行九昼夜可至。
(同上，苏门答刺)

彭亨，在海岛中，并山草木繁茂，饶谷蔬。洪武（1368 - 1398）中，其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朝贡。永乐十二年（1414）至。产片脑诸香、花锡。
(同上，彭亨)

同永乐中（1403 - 1424）贡者有……千里达……急兰丹……诸国，皆海外小夷，莫详其封疆、道里。
(同上，忽鲁母恩^{②⑦})

佛朗机，近满刺加，岛夷之黠暴者。前代及国初俱未通。正德十三年（1518），其大酋弑国王，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贡请封，至广东，守臣以其国不列王会，羈其使以闻。诏给方物直遣归。使者留不去，劫夺行旅，掠食小儿，广人苦之。会满刺加诉佛朗机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鳌相继（流）〔疏〕言：满刺加受封天朝，佛朗机乃擅夺之，欲啖我以利求封爵，无慕义向化心，且驾大舶，操凶器，往来交易，争斗杀伤，南服之祸，从此始矣。……宜驱绝，其使毋留内地。……诏从之。……自道隆等以佛朗机故议绝诸番后，夷舶不之粤而潜之漳州为市。广东督臣林富更言其不便。兵部议：满刺加诸国，令甲许通市，不宜概绝，请禁之于漳而收之于粤。制可。
(同上，佛朗机)

25. 《罪惟录》

查继佐撰

（洪武四年（1371））秋八月，浣泥国王马谟沙遣使朝贡。
(帝纪卷一，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一年〈1378〉）夏六月，彭亨及百花遣使朝贺，系前代未经入贡者。（同上）

（永乐三年〈1405〉）冬十月，封日本及满刺加镇国之山，亲为文勒石。（帝纪卷三，太宗纪）

（永乐六年〈1408〉）秋八月，浔泥国王麻那惹加那率妃及弟妹男女来朝，宴赐仪仗甚设。寻卒京师，赐葬祭，谥恭顺。子袭爵遣还，封其山，御制文勒石。（同上）

（永乐五年〈1407〉二月）丁未，娑罗国入贡。（卷十四）

（永乐五年）九月辛卯朔，太监郑和还自西洋……满刺加国……入贡。（同上）

（永乐五年九月）辛丑，暹罗入贡。初，占城贡舟风漂至彭亨国，暹罗掠而留之，又夺苏门答刺国、满刺加国所赐印诰。事闻，敕谕其国王昭禄群膺哆谛刺。（同上）

满刺加国，古哥罗富沙也。亦名五峙。故未称国，隶暹罗，岁输金五千两作贡。在占城极南，自占城南西行，十月可到。为诸番之会。无国王，止有头目。

永乐三年，头目西利八儿速刺（一曰拜里迷刺）遣使表贡，愿内附。七年（1409），郑和奉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封为满刺加国王，并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系以诗曰：“西南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落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兹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从张盖幢，仪文杨袭礼虔恭。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尔众子孙万福崇。”^{②⑧}自奉我正朔，始不隶暹罗，自为国。

气候朝热暮寒，田瘠谷薄。国人大率从回回教。王白番布缚

首，衣青布花袍，躡皮履，乘肩舆。民俗男缠首方布，下围布帨，女椎结短衫，身黧黑。其白者，华人产也。屋高厂，以椰子劈片层之，每悬四尺许，连床就榻，箕踞其上，饮食厨厕，皆不离此。饮茭葦酒。国语书记、婚丧，大类爪哇。王居之前，有溪达海，跨梁，列屋其上，百货交易唯此。

永乐九年（1411），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余人朝贡，赉赐甚厚。十二年（1414），王子母干撒干的儿沙来告父卒，诏嗣封。十七年（1419），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复率妻子来朝，言暹罗欲攻之。诏暹罗与平。王卒，子西哩麻哈刺嗣立，来朝。宣德九年（1434）复至。正统（1436-1449）中，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乞赐敕书。景泰（1450-1456）中，王卒，子无答佛哪沙请封，诏许之。天顺（1457-1464）中，传子苏丹茫速沙，又传子乌哈木沙，皆请封。成化十四年（1478），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出使还，沉死。自是罢遣。

正德十三年（1518）国王苏端妈木为佛郎机酋所逐，保跋。隄，佛郎机据其地。满刺加来诉。御史丘道隆、何鳌等疏请驱绝佛郎机，王得复国。

满刺加人所苦龙龟，高四尺，四足，有鳞甲，露长牙，逢人即啮死。山有黑虎，视虎差小，或变人形，入市杀人。有觉之者，集众擒杀之。与佛郎机为三害。

时以擒锄佛郎机故，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嘉靖八年（1529），请设市舶司听如旧，从之。

其地亦颇有尸头蛮。人以渔为业，剡木为舟，出海淘沙，取锡曰花锡，熔成斗样，通使交易。有打麻儿香，尝以燃火，涂舟缝，水不能入。其明净如金珀，即所谓水珀也，名损都卢斯地。无驴马。

贡物有金母鹤顶、白鹿、黑猿、锁服、黑小厮、番盐锡。

今其地国竟为佛郎机所据，讹称麻六甲云。

自满刺加舟行四昼夜，到哑鲁国……风俗土产，颇与爪哇、满刺加相似。……

论曰：封山铭有之，赐诗则与淳泥两见耳。平暹罗、禁佛

郎、造满刺者屡矣。而麻六甲者云何，正德中，江西南城、万安二县人萧明举等，因事逃入满刺加，后为通事，伴送进贡番彝，专利，杀其伴，为逻者所得，监瑾置之极刑，遂将二县出仕者不许京职，并欲以此减江西解额，寻不果。嗟满刺之殃鱼江右者如此。
(传三十六，外国传，满刺加)

淳泥国，统州十四，本羈事闍婆，前代不通中国。宋太平兴国（976—983）中，王向打，始因商舶表贡。元丰（1034—1040）中亦贡。

其地炎热，多风雨，板城，铜甲。王绾发裸跣，徒行，上吊大布单，名阮囊，花帛缭腰。所居若楼，覆以贝多叶，坐绳床。其民剪发覆额，女人短衣蔽胸背，亦花帛缭腰，散发跣〔足〕。习战斗，铸铜甲，有药涂体及食之，创不死。其俗多渔，煮海为盐，沥椰为酒。无稻麦。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腥食鱼虾，或食木实浆，曰沙糊。死，殓弃山中，二月始祀之，祀七年即止。燕乐鸣鼓击钹，刻贝叶行书。事佛谨。洪武三年（1370），遣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与监察御史张敬之，诏其国。王马合漠沙不省，秩传译责之，王惧起谢，与国相王宗恕图行，行有日矣。闍婆使人言曰：“我向实为王却苏禄之侵，王归中国无我矣。苏禄再来，其请救中国。”王犹豫，秩大言宗恕曰：“即闍婆非中国臣耶？而王甘下之？”王悟，遣六思麻逸随秩表贡。八年（1375），诏淳泥山川之神，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

永乐三年（1405），封其世子麻那惹加那乃为淳泥国王。六年（1408），王率其妃及子、弟妹等来朝。王上金表献珍物，妃笏献中宫、东宫，上宴王奉天门。是年，王卒会同馆，上辍朝三日，赙赠有加。工部具棺槨明器，葬德安门外，树碑神道，求西南彝籍中国者为守冢。有司春秋少牢祠，谥曰恭顺。命其子遐旺袭王，护之还。其国故事，岁输爪哇片脑四十斤，上敕爪哇罢征。封其国之后山为“长宁镇国山”，系诗碑文之后，有“于万斯年，仰我大明”之句。遐旺还国，遣其叔父庆的哩哈盈等百八十人贡谢。洪熙（1425）中复至。万历（1573—1619）中，王

卒，争立，相残杀且尽，国人立王女为王。

其属国吉兰丹，今称大泥，亦隶暹罗。

淳泥贡物，有宝珠、梅花龙脑、生玳瑁、黑小厮、倒挂鸟。产鹤顶、贝吉、西国米、菘藤。

其属国吉兰丹外，又有南巫里，自苏门答刺三昼夜可至。

……

论曰：安得其药涂体，并食之，以御金戈？（同上，淳泥）

（三佛齐）西距满刺加……有地十五州，其属有单马令凌牙斯、蓬丰、登牙侏、细兰诸国。（同上，三佛齐国）

彭亨，亦曰彭坑，在暹罗之西，石崖周匝，远望则平。田沃丰禾谷。气候常温。木城广数里。风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求福祈灾。男女椎结，系单裙。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饰于顶发，常人则以五色烧珠为之。上下亲狎，无盗贼，尊佛。

洪武十一年（1378），国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表贡，贡物有番奴及金水罐。产片脑诸香、花锡。

永乐十二年（1414），再遣其臣苏麻固门的里来贡。

万历（1573-1619）中，其国有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邻国也，一名乌丁礁林。王每服带双刀，诸酋望见，弃刀和南序立。刺菱葢为字。岁首以四月。时有副王者，送子变彭亨王女为婚，彭亨王宴之。而在座彭亨王妹婿婆罗王子者，手指系珠甚美，副王心欲之，许重货以易，婆罗王子不与。副王恚，猝起兵，袭彭亨。王与王子奔金山。王妃，淳泥王之妹也，率众来援。副王掠而去。是时，彭亨国中鬼哭三日。彭亨〔王〕随妃至淳泥，令长子摄国。其次子杀兄，寻弑父自立。

论曰：系珠以美为尊，国安危以之矣。（同上，彭亨）

娑罗国（一曰婆罗），又曰文莱，或曰古狮子国，东洋之尽，西洋所自起也。国有东西二王，永乐四年（1406），各遣使臣勿黎哥等朝贡。

其国负山面海，而谨佛教，素食，善施，民食猪死。

初有闽人随郑和至其国，寄久为其王。其府旁有中国碑，永乐（1403 - 1424）中，赐以金印，凡国人嫁娶必请印印背上，无印不荣。

尝为佛郎机所侵，走入山谷中，置毒水源流，出饮辄死，佛郎机以是解兵奔吕宋之其化。

贡物有珍珠、玳瑁壳、焦布、香蜡、黑小厮。

王祝发，裹金绣巾，腰双剑步行。其亲属号邦奇兰，严重亚于王。

故有木城、石城各一，今止存木城。产砵磔、菘菘。延袤二千里。西序暄和，称乐国。

论曰：诚乐国哉！（同上，娑罗）

急兰丹……千里达国……以上共十三国，皆海外小彝，不详风土。永乐（1403 - 1424）中，皆遣使朝贡。

（同上，急兰丹〈王会诸国〉）

26. 《国榷》

谈 迂撰

（洪武三年〈1370〉八月）戊寅，遣……御史张敬之谕渤泥国……（卷四，太祖洪武三年）

（洪武四年〈1371〉八月）癸巳，淳泥国王马合谟沙来贡。淳泥，西南海中，闍婆属国。（同上，太祖洪武四年）

（洪武五年〈1372〉十月）庚寅，高丽遣贺明年正旦，上以期远淹使，又屡贡，命三年一聘或比年，所贡布十匹足矣，毋过丰。其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渤泥、三佛齐、暹罗、真腊等国，各明告以朕意。（卷五，太祖洪武五年）

(洪武八年〈1375〉二月)癸巳,外夷山川附祭各省山川之次,如广西附祭巡南、占城、真腊、暹罗、琐里,广东附祭三佛齐、爪哇,福建附祭日本、琉球、渤泥,辽东附祭高丽……

(卷六,太祖洪武八年)

(洪武十一年〈1378〉十二月)丁未,彭亨国王麻哈刺惹答饶、百花国王刺丁者望沙入贡。(同上,太祖洪武十一年)

(永乐元年〈1403〉十月)丁巳,遣内官尹庆等诏谕满刺加、柯枝诸国。(卷十三,成祖永乐元年)

(永乐三年〈1405〉六月)己卯,命太监郑和等赐劳古里、满刺加诸国,役卒共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余人,宝船六十三艘,其大修四十四丈,博十八丈;次修三十七丈,博十五丈。所经国占城、瓜哇、旧港、满刺加、柯枝、古里、黎伐^{②⑨}、南渤利、锡兰、裸形、溜山、忽鲁谟斯、哑鲁、苏门答刺、那孤儿、小葛兰、祖法儿、榜葛刺、天方、阿丹。

……

(九月)癸卯,苏门答刺国酋长宰奴里阿必丁、满刺加国酋长拜里迷苏刺、古里国酋长沙米的,俱入贡。诏封国王,赐印诰。……

(十月)丁卯,诏谕番速儿^{②⑩}、米囊葛卜^{②⑪}、吕宋、麻叶瓮〔232〕、南巫里、娑罗六国。……壬午,赐满刺加国镇国山碑铭,上自撰。……

(十一月)丙午,淳泥国麻那惹加那入贡。……

十二月癸亥朔,遣封^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赐印诰。

(卷十三,成祖永乐三年)

(永乐四年〈1406〉正月)己酉……淳泥国使臣求中国冠带,赐之。

……

(十二月) 辛亥, 淳泥国、娑罗国东王、西王各入贡。

(卷十四, 成祖永乐四年)

(永乐五年〈1407〉二月) 丁未, 娑罗入贡。

……

(九月) 壬子, 太监郑和还自西洋, ……苏门答刺国、古里国、满刺加国、小阿兰国、阿鲁国入贡。

(十月) ……辛丑, 暹罗入贡。初, 占城贡舟漂至彭亨国, 暹罗掠而留之, 又夺苏门答刺国、满刺加国所赐印诰。事闻, 敕谕其国王昭禄群膺哆囉谿刺。

(同上, 成祖永乐五年)

(永乐六年〈1408〉七月) 丁未朔……满刺加入贡。……

(八月) 乙未, 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妃及弟妹男女来朝, 遣中官迎劳。上亲宴之奉天门, 赐仪仗、衣服。……

(九月) 癸酉, 太监郑和复使古里、满刺加、苏门答刺、阿鲁、加勒异、瓜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拔把丹、小阿兰、南巫里、甘巴里诸国, 赐其王锦绮纱罗。……

十月乙亥朔, ……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卒于会同馆, 赐祭, 葬安德门外, 谥恭顺。……

(十一月) 戊申, 遐旺袭封淳泥国王, 还国。旧→泥岁贡瓜哇片脑四十斤, 求敕止之。……

(十二月) 丁丑, 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泥国王遐旺还国, 封其镇国山, 立御制碑。

(同上, 成祖永乐六年)

(永乐七年〈1409〉二月) 乙亥, ……满刺加国入贡。

(同上, 成祖永乐七年)

(永乐八年〈1410〉九月) 己卯, 中官张谦、行人周航还自淳泥国, 国王遐旺偕入贡。

(卷十五, 成祖永乐八年)

(永乐九年〈1411〉七月)甲戌,满刺加国王拜里米苏刺来朝,遣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迎劳之。

乙亥……彭亨国王巴刺密锁刺达罗息泥、急兰丹国王麻哈刺查若马儿……各入贡。……

甲申……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妻子入朝奉天门,时从臣五百四十余人。……

(九月)癸酉,满刺加国王辞归,赐敕宴送之。

(同上,成祖永乐九年)

(永乐十年〈1412〉六月)壬申……满刺加入贡。

……

(八月)辛酉……浚泥国王遐旺率母妻来朝,遣郎中高谦、行人柳昌往宴劳之。……

(九月)丁未,浚泥国王遐旺入朝。

……

(十一月)丙申,太监郑和赍敕往赐满刺加、瓜哇、占城、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古里、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加勒异、忽鲁谟斯、比刺、溜山、孙刺诸国。

(同上,成祖永乐十年)

(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癸亥……浚泥国王遐旺辞归。

……

(八月)壬申,满刺加国入贡。(同上,成祖永乐十一年)

(永乐十二年〈1414〉八月)甲寅,彭亨国王巴刺密琐刺达罗息泥、忽鲁谟斯国王人巴郎丁等入贡。……

(九月)壬辰,满刺加国王子毋干撒于的儿沙来朝,奏父拜里迷苏刺卒,诏嗣王爵。(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二年)

(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己丑,渤泥入贡。

……

(七月) 癸卯, 太监郑和还自西洋。

何乔远曰: 高帝既平天下, 诏谕诸夷, 诸夷君长, 或使或身, 悉随使者来朝贡, 则高丽、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瓜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浣泥, 凡十五国, 臣服最先而最恭顺。高帝作祖训, 列诸不征, 且示毋勤远略之意。既则抚绥怀柔, 令其三年一朝, 国王嗣立, 世见而已。

……

(九月) 癸卯, 古里、柯枝、喃渤利、甘巴里、满刺加诸番国入贡。 (同上, 成祖永乐十三年)

(永乐十四年〈1416〉) 十一月戊子朔, 古里、瓜哇、满刺加、占城、苏门答刺、南巫里、琐里、浣泥、彭亨、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不刺哇、阿丹、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司各入贡。……

(十二月) 丁卯, 遣太监郑和等同古里、瓜哇等贡使敕赐各国锦绮纱罗彩绢。 (同上, 成祖永乐十四年)

(永乐十五年〈1417〉十月) 庚戌, 浣泥入贡。

(同上, 成祖永乐十五年)

(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 辛亥……苏门答刺、干达里^{②33}、暹罗、琉球各入贡。

……

(八月) 辛巳, 占城、满刺加入贡。

(同上, 成祖永乐十六年)

(永乐十七年〈1419〉九月) 丙午, 满刺加等十七国入贡。

……

(十月) 癸未, 遣使敕谕暹罗国王三赖波磨札的刺, 时满刺加国王亦思罕答儿沙新立来朝, 诉暹罗见侵也。

(卷十七, 成祖永乐十七年)

（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戊寅，满刺加、苏门答刺各入贡。
（同上，成祖永乐十八年）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戊子，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③、古里、柯枝、加勒异、锡兰山、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十六国入贡。……癸巳，命太监郑和偕十六国使臣往赐其王锦绮、纱罗、绫绢。

……

（四月）辛亥，暹罗国王三赖波磨刺札的赖入贡，谢侵满刺加之罪。……

（五月）壬申，浔泥国叔祖须麻亿等入贡。

（同上，成祖永乐十九年）

（永乐二十一年〈1423〉九月）戊戌，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勒异、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等十六国入贡，使者千二百人，敕皇太子宴劳厚赐。

（同上，成祖永乐二十一年）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三月）丁酉，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者率其妃及头目来朝。

（同上，成祖永乐二十二年）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辛丑，满刺加入贡。

（卷十八，成祖永乐二十二年）

（洪熙元年〈1425〉十二月）戊辰，渤泥国王遐旺遣叔沙那万喏耶率头目坐阿烈等来朝。
（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

（宣德五年〈1430〉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诏谕忽鲁谟

斯、锡兰山、古里、满刺加、柯枝、卜刺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苏门答刺、刺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祖法儿、竹步、加黑异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

(卷二十一，宣宗宣德五年)

(宣德六年〈1431〉二月) 壬寅……满刺加使臣诉国王欲入朝，阻于暹罗，乞谕之。命太监郑和敕谕暹罗。

(同上，宣宗宣德六年)

(宣德八年〈1433〉十月) 丙寅……满刺加国王西里麻哈刺者来朝。

(卷二十二，宣宗宣德八年)

(宣德九年〈1434〉四月) 乙丑，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入贡。

(同上，宣宗宣德九年)

(宣德十年〈1435〉三月) 乙酉，……满刺加……入贡。

(卷二十三，宣宗宣德十年)

(正统四年〈1439〉三月) 戊午，……满刺加……入贡。

(卷二十四，英宗正统四年)

(正统九年〈1444〉十一月) 己丑，满刺加国入贡。

(卷二十六，英宗正统九年)

(正统十年〈1445〉二月) 甲子，满刺加国……入贡。

(同上，英宗正统十年)

(景泰六年〈1455〉五月) 己未，……满刺加国王速鲁檀无答佛那沙入贡。

(卷三十一，代宗景泰六年)

(天顺三年〈1459〉六月) 戊午，满刺加国王子苏丹芒速沙

入贡。

……

（八月）丙寅，命给事中陈嘉猷、行人彭盛往封故满刺加国王子苏丹芒速沙为国王，并祭故国王速鲁檀无答佛那沙。

（卷三十二，英宗天顺三年）

（成化四年〈1468〉十月）甲辰，琉球国中山王尚德、满刺加头目八刺思各入贡。

（卷三十五，宪宗成化四年）

（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乙未，工科右给事中陈峻使占城，不果入而还。峻至占城新洲港，知槃罗茶悦执于安南，以私装往市满刺加国，诱之贡，还奏。命俟明年安南使至区画。

（卷三十七，宪宗成化十年）

（成化十一年〈1475〉五月）甲寅，满刺加国王苏丹芒速沙入贡。

（同上，宪宗成化十一年）

（成化十五年〈1479〉八月）是月，安南以八万人侵满刺加。

……

（闰十月）戊寅……安南黎灏，亲率兵九万侵老挝，为满刺伽所邀，死亡二万，灏惭致疾，十二月还。

（卷三十八，宪宗成化十五年）

（成化十九年〈1483〉正月）己亥，礼科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使满刺加国还，舟溺于羊屿，并死。有善水者脱走安南以告。初，黠利者货过重，故舟坏，千余人仅还二十四人。

……

（十二月）乙丑，故礼科给事中林荣赠都给事中，行人莆田黄乾亨赠行人司，各赐祭，荫子入太学，以使满刺加还，羊屿风覆舟死。

（卷三十九，宪宗成化十九年）

（成化二十年〈1484〉五月）己亥，……给事中张晟、行人左辅往封满刺加国王。先遣林荣等，舟溺不至。

（卷四十，成化二十年）

（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癸亥，广东左布政使陈选，以撒马儿罕往满刺加市狮入贡，上言：“西域贡獒，召公进谏，越裳献雉，周公致规，盖不惟防玩好之渐，实以杜窥伺也。狻猊本非泽国所产，彼假以求索，惊扰寰中，貽讥海内。是陛下忽细行而为大德累也。乞赐罢。”从之。

……

（八月）丁未，……使满刺加国吏科右给事中张晟卒于赣州，命行人左辅即广东选七品有司官一人往。

（同上，成化二十一年）

（弘治二年〈1489〉十一月）壬申，撒马儿罕阿黑麻王入贡，道满刺加国，进狮子、鸚鵡等。旧入甘肃。令谕止之，薄其赏。

（卷四十一，孝宗弘治二年）

（弘治十八年〈1505〉六月）庚午，占城国王子沙古卜洛遣沙不登古鲁来贡求封。父古来没不明言，且请复安南侵地。给事中任良弼等言：“古来存没虚实难料，宜勘明。遣使广东令领敕归国，不宜轻听。”礼部请檄广东布政司咨报，且引给事中林睿使满刺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饿以死而不能问其罪为证。从之。

谈祺曰：按林睿死节，史讳不书，惟成化壬寅（成化十八年，1482年）七月，命刑科给事中林霄、行人姚隆往封暹罗。霄卒其国。弘治甲寅（弘治七年，1494年）三月，录子菲太学。或良弼误为睿，误暹罗为满刺加乎！识此以俟博洽者正之。

（卷四十五，孝宗弘治十八年）

（正德三年〈1508〉十二月）辛未……满刺加国入贡。

（卷四十七，武宗正德三年）

（正德五年〈1510〉正月）己卯，满刺加国王使臣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也，亡命。至是同端亚智等来朝，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宇，谋往渤泥国索宝，礼部吏侯永等伪造符印扰驿。后事泄，同辈忿叛，俱逮入京论罪。中旨：江西多玩法，如彭华、李裕、尹直、徐琼、李牧省、黄景，多招物议，且乡试解额过多，宜裁五十人，仕者毋除京职，永为令。盖焦芳夙憾华等，借瑾以快其私也。（卷四十八，武宗正德五年）

（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己卯，……先是，海夷佛郎机逐满刺加国王苏（瑞）〔端〕妈末，据其国，遣使入贡。而满刺加贡使亦至，求济师复国。礼部议绝佛郎机贡使。至是广东复奏贡使至，命禁之。凡海外贡舶，抽分如故。

（卷五十二，武宗正德十六年）

（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壬子，……兵科给事中杜汝楨报：前巡视浙江兼海道右副都御史朱纨所俘斩乃满刺加国人贩海者，非倭也。都指挥僉事卢鏜、副使柯乔并首罪，通判翁灿、指挥李希贤等次之，指挥僉事汪有临、漳州知府卢璧、参政汪大受又次之。兵部法司各覆如汝楨言。

（卷五十九，世宗嘉靖二十九年）

27. 《环宇通志》

陈 循等撰

满刺加国

沿革：前代无所考。其地在占城之南。国朝永乐三年（1405），国王麻儿忽卜亲率其妻子来朝，并贡方物。十二年（1414），其嗣王达鲁檀亦思坎答儿沙复亲来朝。诏皆封为满刺加国王。自是朝贡不绝。

山川：镇国山。（永乐〈1403-1424〉中，诏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命即其地刻石树碑。）

土产：锡、布、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黄、玳瑁。

（卷一百一十八，外夷）

三佛齐国

……所管十五州，其属国有单马令、凌牙斯、蓬丰、登牙侏、细兰等国。……

土产：……乌楠木（其属国单马令出，树似棕榈，其木坚实如铁，可为器用）。

（同上，外夷）

淳泥国

沿革：本闍婆属国。在西南大海中，所统十四州。宋太平兴国（976-983）中，国王向打始遣使通贡中国。国朝洪武四年（1371），国王马谟沙遣其使臣亦思麻逸进表笺贡方物。永乐三年（1405），朝廷遣使封淳泥国麻那惹加那乃为王，给印符诰命。六年（1408），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妻子来朝，卒于南京会同馆，诏谥曰恭顺，敕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冈，命其子遐旺袭封淳泥国王。寻遣还国。自是朝贡不绝。

山川：长宁镇国山。（永乐六年，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朝廷厚恩，锡封王爵，国之境土，皆属职方。而国有后山，乞封表为一方之镇。”麻那惹加那乃卒，其子遐旺复以为请，遂封其山为长宁镇国山，御制碑文，命即其地刻石树碑。）

风俗：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国中以板为城，城中居者万余人。其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王坐绳床，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战斗者则持刀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被之于身，护其腹背。丧葬亦有棺敛，以竹为舆，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之。逾七年则不复祀矣。国人宴会，鸣鼓、吹笛、击钹、歌舞为乐。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盛食，

食讫弃之。其国邻于底门国。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涂其体，兵刃所伤俱不死（俱《宋史》）。王之服色，略仿中国（《诸蕃志》）。夏月稍冷，冬乃极热。基宇宏敞，原田获利。俗尚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系腰，花锦为衫。煮海为盐，酿秫为酒。有酋长，仍选其国能书算者一人掌文籍，计其出纳收税，无纤毫之差。爱敬中国人，每见中国人醉者，则扶之以归（俱《岛夷志》）。

土产：树花片脑（其树如杉桧状，劈裂而取之，必斋沐而后往。其成片似梅花者为上，其次有金脚脑、速脑、米脑、苍脑、扎聚脑，又有一种如油名脑油）、玳瑁、鹤顶、巴尾树、加蒙树（国人取二树心为酒）、纸（其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宋时入贡以此纸书表）。（同上）

彭亨国

沿革：前无所考。国朝永乐（1403-1424）中，国王遣使臣苏麻固门的里等来朝，并贡方物。

山川：石崖。（其国石崖周匝，崎岖如栅寨。）

风俗：田沃谷稍登。男女椎髻，衣长布衫，系单衣，富家颈带金圈数四，常人则以五色烧珠为圈束之。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俱《岛夷志》。）

土产：片脑、沉香、花锡。（同上）

婆罗国

沿革：前无所考。国朝永乐四年（1406），国王遣其臣勿黎哥等来朝，并贡方物。

土产：真珠、玳瑁、玛瑙、车渠。（同上）

28. 《渤泥入贡记》

宋 濂撰

濂承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来谒曰：“洪武三年（1370）秋八月，秩与监察御史张敬之等奉诏往谕渤泥国。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1371）春三月乙酉朔，达闍婆，又逾月，始至其国。国王马合谟沙僻处海中，倨傲无人臣礼，秩令译人通言曰：‘皇帝抚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坠，无不奉表称臣。渤泥弹丸之地，乃欲抗天威邪？’王大悟，举手加额曰：‘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为君父尊，为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设香几，置诏书其上，命王帅官属列拜于庭，秩奉诏立宣之，王俯伏以听，成礼而退。明日，王辞曰：‘近者苏禄起兵来侵，子女玉帛尽为所掠，必俟三年后，国事稍纾，造舟入贡尔。’秩曰：‘皇帝登大宝，已有年矣，四夷之国，东则日本、高丽，南则交趾、占城、闍婆，西则吐蕃，北则蒙古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谓三年？’王曰：‘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故将迟迟尔，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王曰：‘容与相臣图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来曰：‘使者之言良是，请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间王曰：‘苏禄来攻王，我实帅师却之，今闻归诚中国，无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复走见王，王辞以疾，秩大言谓宗恕曰：‘尔谓闍婆非中国臣邪？闍婆尚称臣，于尔国乎何有？使者朝还，天兵旦夕至，虽欲噬脐，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闻命矣。’乃入白王，王大会其属，共议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临发，王以金佩刀、吉其布为赠，秩毅然辞之。王顾近侍曰：‘中国使者廉洁乃如是邪！闍婆来人，诛索每无厌，况强之而不受邪？尔曹宜效之。’秩以涉海万里，不可以无纪，乃与敬之各赋一诗。王大悦，书于版中悬之。既与王别，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谓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尔

等必不还矣。’秩恐王不喻，复走王所，反复譬晓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释然矣。’王举酒为别，酌地祝曰：‘愿使者早还中国，愿亦思麻逸蚤归蔽邦。’秋八月十五日还京师，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见，锡宴于会同馆，已而遣归，宠赉其王甚厚云。其所贡物：鹤顶、生玳瑁、大片龙脑、米龙脑、黄蜡、降真诸香。其表用金刻，番书仿佛如回鹘书，其文鄙陋不足观。皇太子笺用银笺，文与表相类。

其地炎热，多风雨，无城郭，树木栅为固。王之所居若楼，覆以贝多叶。王绾髻裸跣，腰缠花布。无舆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满三千家，多业渔。剪发齐额，妇人衣短衫，仅蔽胸背，腰系花布，散发跣足。其物产则吉贝、黄蜡、降真、龟筒、玳瑁、槟榔。煮海为盐，沥椰浆为酒。无稻麦，捕生鱼虾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树实为浆，澄漉，膩如粉，食之能不饥。食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之，食毕则弃之。番书无笔札，以刀刻贝多叶行之。事佛甚严，以五月十三日为节，国人亦于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飧，则土羊豕鸡鹅，鸣鼓击钹以为乐。此其大凡也。先生职在太史，愿为详记之，以昭圣化所被之盛。”

濂闻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统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与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历代未尝朝贡，故史籍不载。至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卢歇遣施弩、使副蒲亚利、判官哥心等赍表来贡。元丰五年（1082）二月，其王锡理麻喏复遣使如前，自后辄不闻。元有国百余年，亦不复至。方今圣人在上，威德之所被，无远不届，玺书一颁，辄稽首臣顺，稽之往古，允谓过之。至若秩等奉宣德音，辞令所加，足以警服其心，亦可谓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书，以俟他时修国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乌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协心谋虑，无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渤泥国王臣马合谟沙，为这几年天下不宁静的，上头俺在番邦里住地呵，没主的一般。今有皇帝的使臣来，开读了皇帝的诏书，知道皇帝登了宝位，与天下做主，俺心里好生欢喜。本国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处，乍消得皇帝记心，这几日

全被苏禄家没道理，使国将歹人来把房子烧了，百姓每都吃害了。托着皇帝诏书来的福荫，喜得一家儿人没事。如今国别无好的东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将头目每替我身子，跟随着皇帝跟前的来的使臣去见皇帝。愿皇帝万万岁，皇太子千千岁。可怜见休怪。洪武四年（1371）五月，渤泌国王臣马合谟沙表。”

（《宋学士全集》卷四）

29. 《淳泥国恭顺王墓碑》

胡 广撰

永乐六年（1408）秋八月乙未，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来朝，率其妻子、弟妹、亲戚、陪臣，凡百五十余人，至阙下，上表贡方物。上御奉天殿受其献，退即奉天门，召与语，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诞被圣化，思睹清光，靡知忌畏，辄敢尘渎。”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载我，天子以义宁我，我长我幼，处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之然也？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见，跼而履，惟天子邈而难见，是故诚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惮险远，浮诣阙下，以达其诚。”上曰：“嘻！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则又顿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载，臣国屡丰和，山川之蕴珍宝者，藿然而呈；草木之不华者，跼然而实；异禽跽鸣，而走兽率舞也。臣国之老曰：中国圣人德教，流溢于兹。臣土虽远京师，然为天子氓，故矜奋而来覲。”上嘉其诚，优待礼隆，锡予甚厚。初，赐宴于华盖殿，既连宴于奉天门。每宴，则命公夫人宴其妻子内馆。宴罢，敕大官厚具献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贵人专接伴，盛其班张，丰其廩饩，入朝班次上公，宠渥至矣。

逾月，王忽感疾，上命医赐善药调治，遣中贵人劳问，旦暮

相继。日命大臣视王疾，差剧闻小瘳，喜见颜色。王疾笃，语其妻以下曰：“我疾貽天子忧念，脱有大故，命也。我僻处荒徼，幸入朝睹天子声光，即死无憾。死又体魄托葬中华，不为夷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报，死诚有负。”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儿入拜谢天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无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八。上甚悼之，辍正朝三日，敕有司治丧，具厚恤典，赐谥曰恭顺，遣使谕祭。又遣使抚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负荷天子深恩，不能终事，且没，有遗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克守其言，则死犹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谓贤也已。

是月庚寅，以礼葬王于安德门外之石子冈，敕为文志其圻。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系邪，子一人，曰遐旺，甫四岁，女二人。以遐旺袭王爵，赐以冠服、玉带、仪仗、鞍马、服物、器皿，及金银、锦绮、钱币甚厚，赐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锦绮、钱币诸物。其余赐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难那那惹、施里微诺那沙、那那万喏邪三人，俾辅遐旺。诏有司立祠于王墓，置守坟者三户。敕建碑祠下，命臣广制刻文。

臣广仰惟皇上绥宁宇内，茂扬天德，溥博周遍，凡日月照临之地，皆心悦诚归，惟恐或后，奉琛乘贄之国，缀集于庭，岁以万数。淳泥王去中国累数万里，一旦举妻孥弟妹、亲戚、陪臣，浮钜海来朝，不以为难，叩陛陈辞，忠诚溢发，其心坚确，有如金石。至其临终之言，尤惓惓属其下以不忘天子恩，圣德渐渍，感动于人心，其深如此。于乎盛哉！惟王贤达聪明，忠顺之节，始终一致，宜其身被宠荣，泽延后嗣。用纪其实，声为铭诗，昭示无极，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由其诚也。铭曰：

大明御天，臣妾万方，孰不来享，孰不来王。猗欤淳泥，邈处炎徼，感化来归，风腾云趯。曰妇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趋扑牲牲。跽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乐，天子之祐。载天覆地，畴此帡，翘首大明，邇来献诚。天子曰吁，予统宇内，绥尔于宁，惟德罔逮。王拜稽首，万岁欢呼，服德怀仁，春育海濡。国有山川，匿其宝物，灵发其藏，不爱而出。荏苒草木，惟

叶蓁蓁，煌煌者华，有实其蕢。异禽和音，鸣拂其羽，走兽麇麇，亦踰以舞。国黄耆曰，圣化所渐，臣国虽遐，臣心仰瞻。天子嘉悦，待以异礼，宴劳锡赉，有厚而旨。云胡期月，疾忽及之，奄然而丧，复悼而悲。临终之言，谓其遭瘡，死有弗忘，天子深恩。于乎贤王，卓特超逸，西南诸番，靡堪王匹。生者诚款，设有谥铭，爵于王胤，世世其承。有坟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王灵，其永无斁。王虽不归，王闻孔彰，天子恩隆，万世有光。

（《皇明文衡》，卷八十一）

30. 《弁山堂别集》

王世贞撰

成祖文皇帝自起事至下京师，凡大小百余战，未尝不身冒矢石。即位之后，四征北虏，三下南交，舟车之地，无间大小远迩，悉奉琛币。若榜葛刺、满刺加、忽鲁谟斯等地，新受朝命为王者殆三十国。

（卷一，成祖功德）

古西南夷国王未有来朝者，独其时泥国王麻邪惹加那乃来朝阙下，卒于京，子遐旺受封阙下。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又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哈叭答刺，西王麻哈刺吒葛刺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刺卜，古麻刺朗国王斡刺义亦敦奔，俱来朝受封爵。

自古封止中国山川，而独其时封日本山川曰“寿安镇国山”，淳泥山曰“长宁镇国山”。余（折）〔柯〕枝国、满刺加国山俱曰“镇国山”，各立御碑。

（同上）

（永乐六年〈1408〉）赐……淳泥国王麻邪惹加那乃，仪仗、交椅、水罐、水盆，俱用银。伞扇俱用白罗，销金鞍马二，织金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王妃及弟妹陪臣各有差。王寻卒，赐其子嗣王金箱玉带，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锦绮、纱罗、

衾褥、帐幔、器皿，王母以下有差。九年（1411），赐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金箱玉带一、仪仗一副、鞍马二疋、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百六十万、锦绮纱罗三百疋、绢千疋、浑金文绮二、织金通袖膝襴二，王妃冠服一副、白金二百两、钞五千贯、锦绮纱罗绢六十疋、织金文绮纱罗衣四袭，王子侄及陪臣白金钞钱彩币有差。十一年（1413），淳泥国王遐旺朝辞，赐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钞三千锭，钱百五十万，锦四段，绮帛纱罗八十疋，金织绵绣文绮衣各一袭，并器皿、衾褥、帷幔等物，王母及叔以下有差。（卷七十七，四夷来朝之赏）

31. 《菽园杂记》

陆容撰

永乐七年（1409年），太监郑和、王景宏、侯显等，统率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宝船四十八艘，赍奉诏旨赏赐，历东南诸蕃，以通西洋。是岁九月，由太仓刘家港开船出海，所历诸蕃地面曰占城国，曰灵山，曰昆仑山，曰宾童龙国^{②35}，曰真腊国，曰暹罗国，曰假里马丁^{②36}，曰交阯山^{②37}，曰爪哇国，曰旧港，曰重迦逻^{②38}，曰吉里地闷，曰满刺加国，曰麻逸冻^{②39}，曰熬坑^{②40}，曰东西竺，曰龙牙迦貌^{②41}，曰九州山，曰阿鲁，曰淡洋，曰苏门答刺，曰花面王^{②42}，曰龙屿，曰翠岚屿，曰锡兰山，曰溜山洋，曰大葛兰，曰柯枝国，曰榜葛刺，曰卜刺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束，曰阿丹，曰刺撒，曰佐法儿国，曰忽鲁谟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岛国^{②43}，曰淳泥国，曰苏禄国。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诏书停止。诸蕃风俗土产，详见太仓费信所上《星槎胜览》。（卷三）

尝闻火鸡食火……未之信。近日满刺加国贡火鸡，躯大于鹤，毛羽杂生，好食燃炭。驾部员外郎张汝弼亲见之。

（卷五）

32. 《五杂俎》

谢肇淛撰

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西南则满刺迦^{②④}……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而榷采之中使，利其往来税课，以便渔猎。纵令有司给符与之，初未始不以属夷为名。及至出洋，乘风挂帆，飘然长往矣。近时当事者虽为之严禁，诛首恶一二人，然中使尚在，祸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上既责以税课方物，又禁其泛海，其可得乎！（卷四，地部二）

永乐中，重译而至，又十六国。其中如……彭亨……班卒……
（同上）

33. 《海语》

黄衷撰

满刺加，在南海中，始为暹罗属城，厥后守土酋长叛其主而自立，开国无可考矣。东莞县南亭门放洋，星盘与暹罗同道至岷岫洋，直子午收龙牙门港，二日程至其国。为诸夷辐凑之地，亦海上一小都会也。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1403-1424）中太监郑和所遗者。余屋皆僭拟殿宇，以锡箔为饰。遇制使若列国互市，王即盛陈仪卫以自傲备。其民皆土室而居。其尊官称姑郎伽哪，巨室称南和达。民多饶裕。南和达一家胡椒有至数千斛，象牙、犀角、西洋布、珠贝、香品若他所蓄无算。俗不尚鬼。男子鸡鸣而起，仰天呦呦而呼哈喇。盖哈喇者，天地父母之通谓也。文字皆梵书。贸易以锡行，大都锡三斤当华银一钱耳。牙佺交易，搦指节以示数，千金交易不立文字，指天为约，卒毋敢负

者。不产五谷，米稻皆暹罗峴巒陂。里所货鬻。俗禁食豕肉，华人流寓或有食者，辄恶之，谓其厌秽也。其地多酥酪，富夷以和饭而啖。鸡犬鹅鹜常仰贩于他国。故一物之价五倍于华也。民性犷暴而重然诺，钹鑼不离顷刻。生男二岁即造小钹鑼而佩之。一语不合，便戡刃其胸，死，即刃者辄逃匿山谷，逾时乃出，死者之家不复寻仇。姑郎伽哪亦不复追论矣。交会，则交扣其心以为礼，误扣其首则勃然忿争。贫民颇事剽掠，遇独客辄杀而夺其货。舶商假馆，主者必遣女奴以服役，日夕馈食饮，少不知戒，即腰缠皆为所掩取矣。婚嫁尤论财，男聘以十四而责女之奩资尝数倍陪送。奴囷有五六房者，市井骂詈止于其身，虽甚辱不大较，若骂子孙而及父祖，骂奴而及家长，辄以死斗。故佣奴以土著为上，谓其能扞主也。妇女以夜为市，禁以二鼓而罢。脱有过禁者，遇巡徼姑郎伽哪即执而戮之，王亦不诘也。轻刑鞭挞，罪至死者，断木为高椿，而锐其未入土二尺许，以囚大孔贯锐端，辗转哀嗷，顷之，洞腹而死。丧事，贫者举尸而焚，富人则以樟脑实棺中而后焚之，诘旦而视，骨如扬灰矣。其地多崇山大谷，陆行可达暹罗。尝并有爪哇之国。然爪哇之夷素号凶狡，凡受佣其地而戕害其主者十八九，惟善制药矢，中其矢者无不立死。正德（1506 - 1521）间，佛郎机之舶来互市争利而诇，夷王执其哪哒而囚之。佛郎机人归诉于其主，议必报之。乃治大舶八艘、精兵及万，乘风突至。时已逾年，国中少备，大被杀掠。佛郎机夷酋进据其宫，满刺加王退依陂。里，老幼存者复多散逸。佛郎机将以其地索赂于暹罗而归之，暹罗辞焉。佛郎机整众满载而去，王乃复所。

（卷一，风俗）

火鸡，出满刺加山谷。大如鸛，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气亦烟焰也。子如鹅胎壳，厚逾重钱，或斑或白，岛夷采为饮盞，见者多珍奇之。

（卷二，物产）

34. 《止夷贡疏》

倪岳撰

撒马儿罕地面阿黑麻王，差使臣哈只火辛等赍送狮子等件，从海道满刺加国前来进贡。（《明经世文编》卷七十七）

35. 《海洋贼船出没事》

朱纨撰

惟照前项海船，大小俱二桅以上，草撇则使桨如飞（草撇亦海舟之小者），攻劫最利，此皆内地叛贼，常年于南风迅发时月，纠引日本诸岛，佛郎机、彭亨、暹罗诸夷，前来宁波双屿港内停泊。内地奸人，交通接济，习以为常，因而四散流劫，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沿海荼毒，不可胜言。

（《明经世文编》，卷二〇五）

36. 《议阻澳夷进贡疏》

吴桂芳撰

据广东布政司右布政使陈暹议照，满刺加本系进贡之国，赍来表文，若果系其国王所遣，即不当却。但查得《大明会典》，先朝原给有印文勘合，今据赍来表封，仅容二寸五分，用蜡色负印铃盖，似非先朝给印，且未赍有勘合，赴司比对，其非满刺加国王，已无可疑。又据丘时庸亲自译审夷使，称满刺加国王久为蒲利都家^②所并，表文乃是本国王名唤啞沙必细的阳者所遣，则是满刺加国王已无存。而蒲利都家、满刺加国，前后国名不一。

信有如各官所称，系奸民拨置，或系别国生夷，畏惧说出真籍，绝其交易之路，为此掩饰之词。盖由地在海外，信息是非，无所折证，人属蛮夷，彼此言语，悉凭转译故也。照得蒲丽都家国名，史传所不载，历查本朝，并未入贡，恐系佛郎机国夷人，近年混冒满刺加名目，潜通互市。今又托名求贡，以为阻赖抽分之计。事涉可疑，诸司难便定拟，乞早赐奏请定夺。

（《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二）

37. 《西园闻见录》

张 萱撰

渤泥

洪武三年（1370）秋八月，行省都事沈秩与监察御史张敬之等奉诏往谕渤泥国，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达闍婆，又逾（年）〔月〕始至其国。国王马合谟沙沙僻处海中，倨傲无人臣礼。秩令译人通言曰：“皇帝抚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坠，无不奉表称臣。以渤泥泥丸之地，乃敢抗天威耶？”王大悟，举手加额曰：“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与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为君父尊，为臣子者奈何不（亟）〔敬〕？”撤王座，而更设香几，置诏书其上，命王帅官属列拜于庭，秩奉诏立宣，王俯伏以听，成礼而退。明日王辞曰：“近者苏禄起兵来侵，子女玉帛尽为所掠，必俟三年后国少纾，造舟始入贡耳。”秩曰：“皇帝登大宝有年矣，四夷之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谓三年？”王曰：“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故将迟迟尔，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者一示无外耳。”王曰：“容与相臣图之。”又明日，其相宗署来：“使者之言良是，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间王曰：“苏禄来攻，王帅师却之。又闻归诚中国，无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复走见王，王辞以疾。秩大言谓

宗署曰：“尔谓闍婆非中国臣耶？闍婆向不称臣于国乎何有？使者还朝，天兵（且多）〔旦夕〕至，虽欲噬脐，悔何及乎！”宗署悚然曰：“敬闻命矣。”乃入白王，王大会其属，共议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临发，王以金佩刀、吉（利）〔贝〕布为赠，秩毅然辞之。王顾近侍曰：“中国使者洁廉乃如是耶，闍婆诛索每无厌，况强之而不受耶？尔曹宜效之。”秩以涉海万里不可以无纪，乃与敬之各赋一诗，王大悦，书于版中悬之。既与王别，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与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尔等必不还矣。”秩恐王不喻，复走王所，反覆譬晓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释然矣。”王举酒为别，酌地祝曰：“愿使者早还中国，愿亦思麻逸早归敝邦。”秋八月十日还京师。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见，锡宴于会同馆。已而遣归，宠赉其王甚厚云。

其所贡物：鹤顶、生玳瑁、大片龙脑、黄蜡、降真诸香。其表用金刻，番书仿佛如回鹘文字，甚鄙陋不足观。皇太子笺用银，文与表相类。

其地炎热多风雨，无城郭，树木栅为固。王之所居若楼，覆以贝多叶。王绾髻裸跣，腰缠花布，无舆，出入徒行。城中不满三千家。多业渔，剪发齐额。妇人衣短衫，仅蔽腰，胸系花布，散发跣足。

其物产只黄蜡、降真、龟筒、玳瑁、槟榔。煮海为盐，沥椰浆为酒。无稻麦，捕生鱼虾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树实为浆，澄滤腻为粉，食之能不饥。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之，食毕则弃之。

番书典礼以刀刻贝多叶行之。事佛甚严。五月十三日为节，国人亦于是日作佛事。若燕飨则刳羊、豕、鸡、鹅，鸣鼓击钹以为乐。此其大凡也。

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统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与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历代未（常）〔尝〕朝贡，故史籍不载。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王向打始因商人蒲卢歇遣使弩、副蒲亚利、判官哥心等赍表来贡。元丰五

年（1082）二月，其王锡理麻喏复遣使如前。自后更不闻。元有国百余年，亦不复至。方今圣人在上，德威之所被，无远不届。玺书一颁，辄稽首臣服。稽之往古，允谓过之。至若秩等奉宣德意，辞令所加，足以警服其心，亦可谓不辱君命者矣。秩字仲庸，湖之乌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协心谋虑，无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卷之六十八，渤泥）

38. 《三才图会》

王圻撰

满刺加（地在占城南海之中），前代未通中国。

国朝永乐（1403 - 1424）中，其王西利八儿速遣使朝贡，赐印诰，封满刺加国王，赐镇国西山，御制碑文。永乐三年（1405），遣使有金表。九年（1411），国王率妻子及陪臣五百（五）〔四〕十人来朝，命官往劳，上御奉天门锡宴。十年（1412），使来。十二年（1414），王母来。二十二年（1424）及宣德九年（1434），王来。正统（1336 - 1449）后，奉贡不绝。

其山曰：镇国。

其贡：番黑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锁袱、金母鹤顶、金镶戒指、撒哈刺、白苾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縵、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

其里至：在占城之南。

其入贡：自广东达于京师。

（地理卷十三）

淳泥，本闍婆属国。在西南大海中。去占城三十日。所统十四州。（同上）

婆罗地，负山面海。皇明朝贡。 (同上)

龙牙门，在三佛齐之西北，山门相对，若龙角状。中通过船。 (同上)

佛囉安国，自三佛齐国风帆四昼夜可到其国，亦可遵陆。有地主。国有飞来铜神二个，一个六臂，一个四臂。六月十五日生日。如有外国欲来劫夺神庙珠玉，至港口如遇大风浪作，船不可进，止劫商船而去。 (人物，卷十二)

娑罗国，其国男女皆佩刃而行，与人不睦，即刺杀之，奔走他所，一月之内得获则偿命，一月之外出者不论。 (人物，卷十四)

单马令，广州发船，自真腊国起风帆十昼夜可到。其国有地主，无王。宋朝庆元二年（1196）进金三盃，金伞一柄。 (同上)

顿逊国，在海岛上。人将死，亲戚歌舞送于郊外，有鸟如鹅，飞来万数，家人避之。其鸟食肉尽乃去。即烧骨沉水，谓之鸟葬。 (同上)

登流眉国，选人作地主。椎髻缠帛蔽身。番王出座，名曰登场，众番拜罢同座，交手抱两膊为礼。 (同上)

39. 《顺风相送》

向 达整理

福州五虎门^{②46} 打水一丈八尺，过浅取官塘^{②47}行船，三礁外正路。

- 东沙山 西边近山打水六七托，好抛船最妙也。
- 牛屿^{②48} 内过打水二十五托，外过打水二十五托。
- 乌坵山 门内过打水二十托，洋中打水三十五托。
- 湄州山^{②49} 系天妃娘娘出身祖庙，往来宜献纸祭祀。
- 泉州港口玳瑁门 有望郎回山上姑嫂塔门，洋中三十托水。
- 太武山内浯屿^{②50} 系漳州港外，二十托水。
- 大小柑山^{②51} 内过打水十五托，外过打水二十五托。
- 南澳大山 有屿仔。
- 惠州山门 洋打水三十五托。
- 大星尖 洋中有大星尖，内过打水二十五托，外过打水四十五托。
- 东姜山 对开打水四十五托。广东前船澳港口有南亭门，打水十九托，沙泥地。
- 弓鞋山 似弓鞋样，对开四十九托水，北低一角，七个高山合做一个山，南边高近大山，内十九托水，泥地。
- 南亭门 对开打水四十托，广东港口，在弓鞋山，可请都公。
- 乌猪门 洋中打水八十托，请都公上船往回放彩船送者，上川、下川在内，交景、交兰在外。
- 七州山 山有七个，东上三个一个大，西下四个平大。
- 七州洋 一百二十托水。往回三牲酒醴粥祭孤。贪东鸟多，岛西鱼多。
- 独猪山 打水六十托。往来祭海宁伯庙。系海南万州山地方。头长若见庚山，船身低了。
- 交趾洋 低西有草屿，流水紧，有芦荻柴多。贪东有飞鱼，贪西有拜风鱼。打水四十五托。贪东七更船有万里石塘。
- 尖笔罗^{②52} 打水五十托。山上柴水甚多。有芦竹叶多流水界，西南都是山仔，如笔罗样者多。
- 外罗山 远看成三个门，近看东高西低，北有椰子塘，

- 西有老古石。行船近西过，四十五托水。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
- 马陵桥 二十五托水，内外俱可过船。南边有礁石出水。
- 羊屿^{②53} 内打水六托，外三十托，是新州港口。南有礁，生开不可近。中有沉礁在港口，不可近。
- 校杯屿^{②54} 俱系港口，有石塔仔，好抛船。内过打水十八托，外三十五托。取占城妙。
- 灵山大佛 开，打水六十托。山有香炉礁，往回放彩船。山上高火石烟洞。大石相连，好取柴水。
- 钓鱼台^{②55} 澳口好取柴水。开，打水十五托。
- 伽 儂 貌 港口有三礁出水。打水十五托。
- 罗湾头 五十托水，有小屿看成港门，外洋有玳瑁州。
- 赤坎山 近山打水二十托，洋中打水四十托。船笼过鸭开恐犯玳瑁州。北头有一高礁，屿平，有树木。南边有古老拖尾，远见玳瑁州。用单坤针取昆仑。下防浅，名叫林郎浅。
- 昆仑山 内过打水十八托，有弓鞋屿，东南山面是斗屿，东北二十五托，有槟榔屿，生开南一个大屿，港内四十五托。
- 小昆仑^{②56} 近南边单子针，使笼便是占腊泥尾。西有礁出水，用八更取真磁头，有小树木。在内过，打水十四托，小港，俱是铁板地。
- 真屿山^{②57} 成三个山，有三门开船可过十四托，泥地。远看似马鞍山。东边三个小屿内过，打水十五托。
- 假屿山^{②58} 北面成三个小山，东南有一个小山，北边拖尾低水十三四托，泥地。西北过远打水三十四五托，外过，近坤辛外有一个屿，西边有树，至屿相连不是正路。单戌针取大横见占腊泥尾，坤身远看一个，近看二个。湾内不是正路。打

- 水三十五托，近打水十三托，泥地。
- 大横山^{②59} 正路打水十六托，外打水三五托。远看似碗头样，南高北下。
- 小横山^{②60} 门中有礁，北边十四托水。远成三个山，东北低西高，有树木有屿，不宜过船。此西水浅五托，不是正路。
- 笔架山^{②61} 远看似笔架样，近山看坤身。山下打水十三托，开打水二十五托。
- 龟山^{②62} 东边好抛船，十二三托水，泥地。有澳向东南，有人村可取柴水，有大澳在北边。
- 黎头山^{②63} 西边坐高大员，东低尾内面有屿，外无。北边有一派石碑。取山放在船尾，尾对单乾，收在暹罗港口。东面无山，都是坤身树木，仔细行船，莫太过西，恐遇程真港。
右西边去山二号
- 萼盘山^{②64} 外打水三十托，内二十四托。南头二角尖，有一个小屿西头低。
- 东竹山 远看南鞍样。东边过船三十托水。远看东高西下拖尾，下屿在西边。
- 西竹山 远看南鞍样，门中三十托水。见将军帽。
- 将军帽 远看头盔样，山边有小屿，南有帽带是火烧屿山及海山。
- 火烧山^{②65} 打水二十托。远看尖，近看平，小浅，内过七八托水。猪母山相连。
- 马鞍山 探山入门东边，东北有尖山，近看平坤身。有鱼食钓。西有小屿。
- 达罗汉屿^{②66} 有坤身近门可过。北坤身上浅四托水外过。夜门不可行船。防礁，水紧不得行。
- 白礁 正近港打不三五托，礁与水相对，离浅有三十托水。若过浅，仔细。草屿，外过三十托水，见长腰屿，内过淡马锡门。又礁与港平对换一

- 边船对白礁进，或礁在帆铺边。
- 淡马锡门^{②67} 打水三十托，夜不可行船。
- 长腰屿 打水三十托，龙牙门防南边凉伞礁，是正边正路二十托。
- 龙牙门 又有一沙将北屿泻，有龙牙门。
- 牛屎礁 中央有三十托见长沙浅，北边二十托，南边八九托。石礁多，流水紧，夜间切记不可行船。
- 凉伞礁^{②68} 仔细入门见长腰屿，二十余托水，防南边。
- 吉里门^{②69} 北边打水二十九托。
- 昆宋屿 打水二十托，正路见大小尖山八九个，西边有浅。
- 满喇咖 西边坤身有浅，南边三四托，正路有三四个小屿。仔细行船，外有高下泥地。
- 假五屿 打水三十五托，是老古石岸所山嘴。
- 文鲁古^{②70} 湾内浅可防，打水三十托正路。
- 绵花屿 第三湾正好过，七八托水，是老古岸，山嘴吉哪五屿，有泥浅，十八托水，外二十托水。
- 鸡骨屿 对开六十六托水，远看有古老岸浅，船宜远过。
- 双屿 对开三十五托水，门中十七托水，正路。
- 单屿 内十六托水，外四十托水。
- 陈公屿 十四托水，边有九州山是也。
- 哑路^{②71} 坤身有三托水，外十四托水。
- 淡铭屿^{②72} 开过二十三托水，去是甘盃大莫尾。
- 巴碌头 十四托水，边有九州山是也。
- 急水湾所 西边有湾，有沉礁打浪，开过二十托水。
- 苏文哒喇^{②73} 椰树对开，有古老石岸。开过二十六托水，好抛船。
- 南巫里洋^{②74} 洋中有口年屿泥浅平半洋屿。
- 伽 喃貌 坐乙卯上来，南见屏风屿。

- 龙涎屿^{②75} 时日早北边过洋，时日迟南边过洋。
- 翠兰屿^{②76} 往回牵星为准。
- 锡兰山 坐在辛酉上，船身过北，都是坤身，有古老浅。外三十五托水。
- 淡水马^{②77} 对开是石城礁，外是正路可行。
- 铁钻屿^{②78} 对开是竹排屿，内过十八托水，外过三十托水。
- 大佛堂^{②79} 四十托水，对开有老古石，浅不可近。流急。
- 麻里坎^{②80} 二十五托水，好抛船。
- 牙里屿^{②81} 打水十八托，开，有沉礁打浪，近老古石。
- 别罗里 打水二十托，开，有屿，上有椰子树。
- 高郎务^{②82} 湾头平过洋礁兰山，三托水入门，四托住船。
- 甘巴里头^{②83} 对开，沉礁，门中三托，前去二个山赤泥。
- 小俱南^{②84} 打水三十五托，西头有老古石岸，浅。
- 柯枝港口 打水三四托。
- 古里国 有三五托水，是泥地。
- 大巴南^{②85} 白礁出水外十八托。
- 丁得巴音^{②86} 对开，打水四十托，是泥地，花蛇多，十六托水。
- 忽鲁谋斯 往回牵星为记。
- 美之刺山^{②87} 四十托水，见山远。
- 沙姑山^{②88} 近山十五托，开去水深。
- 麻定里^{②89} 四十托水，门中深。
- 龟屿^{②90} 二十托水，是老古石地。
- 沙痢林^{②91} 近山四十五托，远三十托水。
- 亚实记^{②92} 十八托，是泥地。
- (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
- 佛屿^{②93} 屿生得平样，杜板在湾中，有门。
- 紫屿^{②94} 蓉所、坤边、嘴哪三地方。
- 胡椒山^{②95} 东低南高，有员屿，边正。洋中打水三十托。
- 吉里闷^{②96} 东高西低，有小屿四五个。西老古石浅，东正

- 路。
- 半洋屿^{②97} 在洋中打水三十六托。
- 麻里东山^{②98} 不是正路，帆风西驶不得。
- 铁山^{②99} 头山梓彭家山。
- 三麦门^{③00} 屿生洋中看不是坤身，东进打水九托，西四五托。
- 旧港口 坤山无山，港口有州，在马户边
- 彭家山 高山山嘴第三鼻对开有沙礁，船身贪坤身，行船妙也。
- 长腰屿 官澳^{③01} 仁义礁^{③02} 甘巴门^{③03} 金鱼礁^{③04} 二牛屎礁（俱见上） 射箭山 廖六甲^{③05} 五屿（在外抛船为妙。）
（新村爪哇至满喇咖山形水势之图）
- 斗屿 船身东边过五更，船是彭坊港口也。
- 铁钻屿 斗屿相望。
- 打造船山^{③06} 铁钻屿对此山是大形尖长高，不当对开。北边有断屿，仔细。南边连大山，下屿有树木，边看似船帆，连生坤身拖尾。
- 坤身 船连寻坤身，坤身上有多南尾去远看亦似沙处，是彭坊港口，亦是大小船出入。
- 彭亨港口 东边有沙，惟港口浅，过南正路二十半托，东南边处是萼盘山，打水四托，抛船妙。
（彭坑山形水势之图）

灵山大佛常挂云，打锣打鼓放彩船。使到赤坎转针位，前去见山是昆仑。昆仑山头是实高，好风使去亦是过。彭亨港口我不宿，开去见山是萼盘。萼盘山头是实光，东西二竹都齐全。罗汉二屿有一浅，白礁过了龙牙门。郎去南番及西洋，娘仔后头烧好香；娘仔烧香下头拜，好风愿送到西洋。郎去南番及彭亨，贩卜玳瑁及龟筒。好个开梳乞娘插，怯个开梳卖别人。新做宝舟新又新，新打舵 纛如龙根，新做舵齿如龙爪，抛在澳港值千金。

（歌）

浯屿开船卜内开。用丁未及单丁针七更船平南澳坪山外过。用坤申针十五更船平大星尖。用坤申针七更取南亭门。用单坤五更取乌猪山。用单坤及坤未针十三更船平七州洋。用坤未七更平独猪山。用坤未二十更船取外罗山外过。用丙午针七更取校杯屿及羊屿。用丙午针五更船取灵山大佛。用单午针三更船取伽𠵼貌山。用丁午针五更取罗湾头。用单坤用坤未针五更船取赤坎。用坤未针十五更船取昆仑山外过。用坤未用庚酉针三十更船取吉兰丹港口。是泥地抛船。用单申针七更船六坤⑤，坤身尾有浅，过西边入港是大泥。 (浯屿往大泥吉兰丹)

丁针四更船平州山。开用未针三更取南澳。用坤申针十五更取大星。用坤未七更取东姜山。用单坤五更船取乌猪山。用单坤十五更取七州洋。用单坤针七更取独猪山。用坤未针二十更取外罗山外过。用丙午针七更船取校杯屿及羊屿。用丙午针七更船取灵山大佛。用单午针三更取伽 喃貌。用丁午针五更船取罗湾头。用坤未针五更船取赤坎。身开，恐犯玳瑁州；笼，恐犯玳瑁礁及玳瑁鸭。在山兜用单未十五更船取昆仑山。用坤未四十更船取彭坊港口⑥为妙。 (太武往彭坊针路)

彭坊港口回澳，用艮寅六更船取绵花屿。用单艮针七更，又用艮并丑艮针六更，船用单丑及丑癸二十更船取昆仑山外过。用丑癸十五更取赤坎。用丑艮五更船取罗湾头。用丑癸五更船取伽 喃貌。用子癸三更船取灵山大佛。用壬子单壬针五更船取校杯屿及羊屿。用壬子针七更船取外罗山外过。用丑癸及单丑二十更船取独猪山。用单艮五更船取铜鼓山。用艮寅针十三更取东姜。用艮寅针七更船取大星尖。用单寅针十五更船取南澳。用艮寅二更取甘山。用艮寅三更取太武妙。 (回针)

南亭门放洋，用坤未针五更船取乌猪山。用单坤十三更取七州洋。坤未针七更船平独猪山。单未针二十更取外罗山外过。丙午针七更船平校杯及羊屿。内外可过，船沿山使前是占城新州港

口屿外过船。用丙午针五更是灵山大佛，放彩船。丙午针三更取伽喃貌。用丁午针五更船取罗湾头。用坤未针五更船取赤坎山。船身开，恐犯玳瑁州；笼，恐犯玳瑁礁。用坤未十五更船取昆仑山外过。用丁未二十更船用单未二十五更船取葶盘山及东西竹将军帽。远看见将军帽内及火烧山。丁未针十五更船取白礁。北及南鞍并罗汉屿。白礁在帆铺边过船。用单酉针五更船取龙牙门。夜不可行船，防南边有牛屎礁。过门平长腰屿，防南边沙浅及凉伞礁。用辛戌针三更船取吉里闷山。乾亥针五更船平昆宋屿，单亥针五更船取前屿。乾针五更取五屿。沿山使取磨六甲妙。
(广东往磨六甲针)

浯屿门放洋，用辰巽五更船平射箭山。打水十九托，用辰巽五更船取昆宋屿。打水十二托。对门南有泥浅，北边坤身尾有老古石浅。单巽针三更取吉里闷山，沿山使北边坤身尾谨防。单辰并乙辰，二更取长腰屿不可行，南，恐犯凉伞礁及沙塘浅。出龙牙门，夜间不可行船。单卯针取官屿，防北边牛屎礁。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礁北边过行船，打水十五托正路，防北边罗汉屿，有礁，打水六七托正路，要防礁浅，方出门离白礁远。用丑癸十更葶盘山外，东西竹在东边内过。用子癸针及单癸四十五更船取昆仑山，照前取浯屿为妙。
(满喇咖回广东针路)

葶盘山南边生角尖有山屿。西头低，用丙午针过东西竹山。用丙午针十更取长屿。用丁午针十更取龙牙门山，在马户边来过山。用单午针三更取馒头屿。用单丁三更船取七屿。在帆铺边第二山有沉礁。用坤申针取旧港正路。用辰巽针十更船取进峡门。用丙巳针，南边打水四五托，北边打水八九托。用单申针三更，船打水十托，沙泥港地连坤身。使单丁针及丁午针五更船，丁未船五更船都取麻横港口。单午针收林麻塔，有浅不可近，屿身外打水九托。离了屿用乙辰三更船见奴沙喇，在帆铺边来，打水十四托。离了用丁午针三更船远望见类旦大。单午针五更船取石旦港口。有五屿在马户边，二屿在帆铺边，近正门打水四五托，抛

艇平安。前来南边六更船使是顺塔，进入为妙。

(攀盘往旧港并顺塔针路)

赤坎开船，用坤未十更取昆仑，在西边过。若在东边过，用坤未并单未三十更取斗屿。用丁午针五更入港妙。

(赤坎往彭亨针)

港口开船，用艮寅六更取斗屿及绵花屿。用艮寅七更、用丑艮六更、单丑二十更取昆仑山外过。丑艮并丑癸十五更取赤坎。

(回针)

暹罗出浅用丙午针十更取笔架山，打水十五更外过，有小屿。用单丙五更取龟山，打水十二托外过，打水十八托，外有小屿。用丙午三更取碗碟屿。打水三四托。用单午针五更取穿心山，打水廿四托。用丙午针五更取佛屿，打水廿五托，泥地。用丙午针三更取栏山，打水廿七托。用丙午五更取塘山，打水廿四托，对门苏梅山在帆铺边，打水二十托。丙午五更取小苏梅山，在帆铺边，打水二十托。用丙午针五更取大苏梅山，内外三门俱可过船，昆崙边有一个山名曰葫芦山，马户边小屿多。用单午针五更取锡山，平港口，打水十二托。丙巳三更取公婆山，都是昆崙，打水十六托。单午五更取昆崙大山，打水十四托。丙午针五更取六坤港口，打水九托。昆崙外有一屿名玳瑁州，打水十五托。丙午三更取六坤，仔细行船，打水六七托。用丙午针取角奴猫山孙姑那港口，即堀头陇，打水十二托，内过打水五六托。丙巳三更取角奴山，打水十二托。丙巳七更取六坤、下池，沿昆崙使西边巡山入大泥港，中路有浅不可进，记之。大泥港口沿山使七更，船取吉兰丹港口，丙午四更取三角屿内，门有大山当头夹，名角员山，内外可过，单午三更取绵花屿。单午五更取斗屿。单午五更取彭亨港口。单午五更取攀盘山，小船可从内过，大船在外过。前去见东西竹及将军帽、火烧山、猪母山俱在外。丙午七更取罗汉屿，有浅仔细，浅上打水八九托，往来须寻白礁

为准，打水十五托。礁在帆铺边马户边，亦不可近屿，防浅，打水八九托正路。用庚酉五更入龙牙门，流水急，夜不可行。出门了又过淡马锡门，用庚酉并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闷山。乾亥三更取昆宋屿，打水廿五托。单乾五更取射箭山。乾戌五更取五屿，打水廿五托。前去昆崙，一更即磨六甲港口也。

（暹罗往大泥彭亨磨六甲）

五屿放洋，巽巳针五更船取射箭山。单巽五更取昆宋屿，南边有浅。用辰巽五更取吉里闷山。沿昆崙使北边，用乙辰三更取淡马锡门及长腰屿，防南边凉伞礁并沙塘浅⑤⑨。出龙牙门南边有牛屎礁，夜间不可行船。用乙辰五更取罗汉屿，屿边有白礁，门中可过，防北昆崙尾浅，打水八九托正路。子癸并单癸三更取火烧山、将军帽，见东西竹，前去葶盘山。用单子五更取彭亨港口。单子五更取绵花屿，西南边有沉礁。单子三更取三角屿并吉兰丹港口。单子七更取六坤、下池是大泥港口。壬子五更取孙姑那港口⑥⑩，是即堀头陇⑥⑪。壬子十更取玳瑁州内过。单子十五更取大小苏梅山⑥⑫门中过。壬子十更取佛屿。壬子十更取龟山。壬子五更取笔架山。单子五更取陈公屿。子癸五更取竹屿昆崙，船尾坐竹屿，进去是港。

（磨六甲回暹罗）

葶盘开船，五更过东西竹、将军帽，有帽带礁，仔细。丙午四更见緬丹山⑥⑬及过长腰屿。用坤未及单坤入长腰第二屿齐，用单坤入门妙。出猪母头⑥⑭用庚酉、庚申二更见昆崙，使沿昆崙去，见港须认是也。

（葶盘往丁机宜针）

出独石门，用单卯五更见后面山。用甲寅并单艮，又用丑癸及子癸，五更取长腰屿。用壬子及单壬十更取失力马鞍屿山。用壬子、壬亥二更取东西竹，前去葶盘是也。

（回针）

五屿开船，单乾并乾戌五更取假五屿。单乾五更取绵花屿，辛戌过洋，四更过浅，取鸡骨屿。乾戌十更取双屿。乾戌并辛戌

四更取单屿。辛戌十更取亚屿⑤⑨港口，防沙浅。辛戌、乾亥离山远了。乾戌十五更取巴鹿头⑥⑩。单亥并乾亥五更取急水湾头，水八九托，有礁浅仔细远过妙。辛酉五更取苏门哒喇为妙。

（磨六甲往阿齐）

开船艮寅，离山乙辰，取急水湾，头内有礁浅，船陇行妙。辰巽沿山五更，又五更取巴鹿头。辰巽十五更取亚路港口，辰巽五更取单屿内过。单辰、辰巽四更取双屿。又单辰、辰巽十五更取鸡骨屿。乙辰三更取绵花屿，水廿四托，正路。辰巽五更取假五屿进入妙也。

（回针）

港口用乙辰看北势上昆崙尾齐，宜贪东，打水三托，泥沙地，正路。离浅了，用坤申十三更取真崙山⑥⑪。用单戌十更取大横山。用辛戌五更取小横山。用辛戌二十更取笔架山。用壬子五更取陈公屿及黎头屿⑥⑫。用壬子五更取乌泥浅，沿昆崙约二更见内山有塔是浅，乃彭坊西也。

（柬埔寨南港往笔架并彭坊西）

笔架开船，用单巳及巽巳二十更，用巽巳五更取大横山。若外过用乙辰，若内过用辰巽。十更取真崙山内过。用单寅十三更进南港是也。

（回针）

宜贪东，用乙辰看昆崙尾齐出浅。用单丁三更离小昆崙山。用丁未十一更、用单未十五更、用坤未十八更取葶盘山，在帆铺边。用单坤收入将军帽。帽内有帽带生开仔细。用单丁沿昆崙使至罗汉屿收入，防浅，不可远不可近，量看使船。港口边有浅礁出水，水大看不见。头湾北边有浅，又转湾北有礁。船使至半路，收入乌丁礁林⑥⑬，在北边为是也。

（柬埔寨往乌丁礁林）

出港用乙辰，使出罗汉屿北边。用单癸及癸丑十一更取葶盘

山，内外俱可过。用单癸五更取斗屿。用单癸二十更、用子癸三十更、用丑癸五更，取真糍山。沿昆峯使打水三四托，正路。用甲寅十二更到港口，浅上二托水。过西北些儿，莫贪东，恐犯吕宋浅。船尾坐昆仑，收入港下。崎头内有一假港，使至中州，须南边行船，让风头使至赤面港仔，不从北面欲从南入。使至挹浪港仔口有山，船尾坐山，从东边入港是也。（回针）

在葶盘开，用乙卯十五更取林哪喏山^⑳，在帆铺边。乙卯二十五更见东边有大山，即是东西蛇罗山，番名叫单戎独山^㉑，并有小屿。用单寅二十更取单戎唠梅山，番名叫单绒丝立山^㉒，小平是昆峯，并有浅，打水三托。用单寅十一更取赤土白面山^㉓，远看山上有石壁似帆样。沿山使十更取淡水港口，亦有浅，打水三四托，船不可开。甲寅并单寅十更取文莱港口，有二个小屿是石，东边有大山，北是长腰屿^㉔，港口取毛花蜡^㉕，住船为是。（葶盘往文莱）

文莱港口开船，二屿是石。单辛并庚十更取淡水港口，船不可开，打水三托有浅，便是港口。沿山使十更取赤土白面，远看山上有石壁似船帆样。单庚十更取单戎唠梅山，一小平生是昆峯，对开有浅，打水三托。单申二十更取西蛇龙山^㉖，辛酉二十五更取林唠喏山，在马户边。辛酉十五更取葶盘，是也。（回针）

开船用辰巽五更取射箭山。打水二十托。辰巽三更取昆宋屿，西边有浅，打水四五托。巽巳、单巳五更取吉里问山，夜不可行。丙巳、单巳四更取鬼屿东南过，西南恐犯牛屎礁，水涨不见，对过是甘巴港口有仁义礁。单巽四更取甘巴门过。单丙及丙巳十更取鳄鱼屿。单巳四更取佛寺屿西边过。单巳四更取单屿。单巳及丙巳五更沿山打水六七托，使五更取旧港口，中有一州是正路，须认真为是。（瞞喇咖往旧港）

开船壬亥三更取彭家山尾，中间有沉礁，沙浅可过，帆铺边

沿昆崙使，打水六七托。壬癸、单癸十更取单屿。单壬四更取佛堂屿。单亥四更取鳄鱼屿。壬亥、单壬十更取甘巴门。单乾四更取仁义礁。对甘巴门港口可防，恐犯牛屎礁，水涨不见，近北边中央行妙。单壬及壬癸取鬼屿东边过。单壬四更取吉里问山。单亥四更取昆宋屿过，西边有浅打水四五托。单亥、乾亥取大小射箭山。单乾五更取五屿，内是瞞喇咖^⑳。

若船往柬埔寨，至灵山大佛，单丙三更取伽喃貌。丁未五更取罗湾头。坤未五更取赤坎。坤申三更取鹤顶山^㉑。坤壬四更收外任山^㉒落艇。看水涨船头对南船尾坐外任山。使一二更之久，便见西南有毛蟹州^㉓。欲入港，船头对毛蟹州，船尾坐甲卯，使至浅打水四托乃正路。船当近毛蟹州北边边过，内昆身腰见港口入港内，船沿北边昆崙使甚妙，不可偏南。使四五日至外昆廊。若船柬埔寨出港口，离坤身船头对毛蟹州，尾去近毛蟹州，可转北边出浅。船头对东近看见州近或泥或沙无防，当用甲卯离毛蟹州昆身至浅上打水只有三四托，乃是正路。用甲卯四更取鹤顶山，余依前法而行为妙也。（回针）

太武开船，辰巽七更取澎湖山。巳丙五更见虎仔山^㉔。单丙及巳丙六更取沙马歧头。单丙二十更取笔架山，与大港口相对及红豆屿^㉕。丙午七更取射昆美山^㉖。丙午及单巳十更取月投门^㉗。单丙三更、坤未三更取麻里荖^㉘表山，平长，遇夜不可贪睡，可防。丙午及单午五更取里银大山^㉙，二港相连开势沙表，表生在洋中可防，表尾记之极仔细。巳丙五更取头巾礁，单午五更取吕宋港口，鸡屿^㉚内外俱可过船，无沉礁有流水。其船可从东北山边入港为妙。（太武往吕宋）

鸡屿出洋，壬子、单亥十更，壬亥、单亥七更，取麻里荖，见表放洋。壬子、单子二十五更往回取彩船祭献。此处流界甚多，则是浯屿洋。壬子、壬亥二十更，单亥五更，取太武。

（回针〈往回或遇春冬宜加节衷〉）

鸡屿开船，用巳丙及乙辰十更沙塘石开船，到吕蓬港口。若是吕蓬山外过讨麻里吕^{③③}。坤未五更取芒烟山。丁未及午丁十更取麻干洋^{③④}了讨郁山^{③⑤}，无风摇橹二日三夜。单午及丁未取小烟山前密。丁未五更取三牙七峰山^{③⑥}。单丁五更取芭荖员。丁未五更取萝葛山文滴古幞山^{③⑦}头，高大有云，犀角山。单未、单丁见圣山。单未、坤未取昆仑山外有老古石过门去。坤未、坤申使见长腰屿。丁未讨鲤塘屿，丁未便是文莱勃泥港也。

（吕宋往文莱）

港口开船出鲤塘屿，单癸五更取长腰屿门中通，丑艮三更取昆仑，远看见成三个屿是昆仑。丑癸五更取望烟山，高大有云，往回放彩船祭献。丑艮三更取五仑，丑艮八更取幞山，对开有老古石，行船极仔细。癸五更取浅马头。丑癸五更取芭♀员。丑癸五更取七峰山。丑癸五更取赤叶，水色清深，打水六十托。丑艮十更取吕蓬山外过。丑癸五更取藤绑大山^{③⑧}，是吕宋港口中一鸡屿，北边是覆鼎安大山^{③⑨}。南边猪黎尾^{④①}入妙。

（文莱回吕宋）

长枝头开船，单丙一夜一日、丙午针好风五日，看见小吕蓬山。丙午一日一夜见芒烟大山，北边是吕蓬大山，见门内从边落去。丁未见有一门不可入，沿山边落用单丁见三牙七峰，洋中有凌礁，礁行船仔细。又使二日一夜见沙奇头有浅，船使竹山边，见一列老古，船身半奇头。单午一夜一日出见大小罗模山^{④②}，见古幞山，又见圣山，对开来高大有云，犀角山尖。坤未取昆仑山，外有老古浅，平使船门。坤未、单未沿昆崙使，取长腰屿有门，丁午取鲤鱼屿，收毛花蜡，是勃泥也，即文莱。

（泉州往勃泥即文莱）

注释

- ① 丁呵儿，又作丁家庐、丁家芦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州一带。
- ② 急兰亦舛，又作急兰亦带、急兰丹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
- ③ 安南，又作交趾、交趾，故地即今越南。
- ④ 西洋琐里，故地在今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
- ⑤ 爪哇，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 ⑥ 暹罗斛，故地即今泰国。
- ⑦ 暹罗，又作暹逻、暹囉，故地即今泰国。
- ⑧ 锁里，故地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
- ⑨ 琉球，故地即今日本冲绳群岛。
- ⑩ 百花，故地一说又作花面国，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实格里（Sigli）或其东部一带，或在米拉务（Meulaboh）一带；一说又作百花园，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的北加浪岸（Pekalongan）一带或加拉璜（Krawan）附近。
- ⑪ 览邦，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楠榜（Lampung）一带。
- ⑫ 淡巴，故地一说在今马来西亚的丹帕（Dampar）湖一带，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甘巴（Kampar）河流域。
- ⑬ 须文达那，又作苏门答刺等，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洛克肖马韦一带，参见下条。
- ⑭ 苏门答刺，又作须门答刺、须文达那、苏文达那等，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洛克肖马韦一带。
- ⑮ 西洋，此处西洋为国名，故地在今印度南部。
- ⑯ 邦哈刺，故地即今孟加拉。
- ⑰ 满刺加，又作满喇加、满喇咖、麻六甲、麻喇甲等，15—16世纪时马来半岛上一大强国，其都城和港口也称满刺加，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Malacca）。

- ⑱ 柯枝，故地即今印度西南岸的科钦（Cochin）。
- ⑲ 古里，又作西洋古里、古哩，故地即今印度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Calicut），也译科泽科德。
- ⑳ 婆罗，又作娑罗、文莱等，故地即今文莱一带，包括马来西亚的沙巴（Sabah）州和沙劳越州。
- ㉑ 娑罗，即婆罗，参见上注条。
- ㉒ 小葛兰，又作俱蓝、小俱蓝等，故地即今印度南部西岸的奎隆（Quilon）。
- ㉓ 阿鲁，又作哑鲁、亚鲁等，为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古国 Aru 一名的音译，故地在今日里（Deli）河流域。
- ㉔ 加异勒，故地在今印度南端的卡亚帕塔纳姆（Kayalpatanam）。
- ㉕ 阿拔把丹，故地在今印度半岛南端。
- ㉖ 小柯兰，又作小葛兰等参见上⑳小葛兰注条。
- ㉗ 南巫里，又作蓝无里、南无里、哑哩等，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班达亚齐（Banda - Aceh）一带。
- ㉘ 甘巴里，又作甘把里，故地即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科因巴托里（Coimbatore）。
- ㉙ 冯加施兰，又作冯嘉施兰、傍佳施兰、彭家施阑等，故地在今菲律宾的班加斯南（Pangasinan）省。
- ㉚ 吕宋，故地在今菲律宾马尼拉（Manila）一带。
- ㉛ 急兰丹，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
- ㉜ 榜葛刺，故地在今孟加拉国及印度孟加拉邦一带。
- ㉝ 南渤利，又作南淳利、南无里、蓝无里、南巫里等，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班达亚齐一带。
- ㉞ 忽鲁谟斯，故地在今霍尔木兹（Hormoz）海峡滨海，包括霍尔木兹一带。
- ㉟ 比刺，故地一说即卜刺哇，在今索马里东南岸布拉瓦（Brava）；一说即今非洲瓜达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库里（Abd Al - Kuli）岛。
- ㊱ 溜山，故地在今马尔代夫（Maldiva）群岛和拉克代夫

- (Laccadive) 群岛。
- ③⑦ 孙刺，故地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为西部的新拖 (Sunda, 今译巽他)，或为中部的梭罗 (Solo)；一说为今印度的拉克代夫 (Laccadive) 群岛，一说为非洲东岸的索科特拉 (Socotra) 岛。
- ③⑧ 旧港，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巨港 (Palembang) 地区。
- ③⑨ 喃渤利，又作南渤利、南无里等，参见上③③南渤利注条。
- ④⑩ 沙里湾泥，故地一说即沙里八丹，在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 (Nagapatam) 或马苏利帕塔姆 (Masulipatam)；一说在今南也门东北沿海的沙尔伟恩角 (Ras Sharwayn)。
- ④⑪ 锡兰山，又作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 ④⑫ 不刺哇，又作卜刺哇，故地在今索马里东南岸布拉瓦 (Brava)。
- ④⑬ 阿丹，故地为今南也门的首府亚丁 (Aden)。
- ④⑭ 麻林，故地在今肯尼亚的马林迪 (Malindi)。
- ④⑮ 刺撒，故地在今阿拉伯半岛南岸木卡拉 (Mukalla) 附近。
- ④⑯ 失刺比，故地有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斯勒巴尔 (Selebar)。
- ④⑰ 祖法儿，又作佐法儿、左法儿，故地即今阿曼西部沿岸的佐法尔 (Dhufar)。
- ④⑱ 忽鲁磨斯，即忽鲁谟斯，参见上②③忽鲁谟斯注条。
- ④⑲ 卜刺哇，又作不刺哇等，故地为今索马里东南岸的布拉瓦 (Brava)。
- ⑤⑩ 佐法儿，又作祖法儿等，参见上④⑰祖法儿注条。
- ⑤⑪ 竹步，故地在今索马里的朱巴 (Giuba) 河口一带。
- ⑤⑫ 撒马儿罕，故地即今乌兹别克共和国中部的撒马尔罕 (Samarkand)。
- ⑤⑬ 天方，故地即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Makkah)。
- ⑤⑭ 佛郎机，明代对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的称呼，此处指葡萄牙。
- ⑤⑮ 引自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齐鲁书社 1983 年版。

- ⑤⑥ 婆娑罗，即婆罗，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州和沙巴州。
- ⑤⑦ 啱泥，即淳泥，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和沙巴州。
- ⑤⑧ 波罗，当为婆罗之误，故地在今文莱一带，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和砂劳越州。
- ⑤⑨ 哑鲁，又作亚鲁、阿鲁等，为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古国 Aru 一名的音译，故地在今日里（Deli）河流域。
- ⑥⑩ 九洲山，又作九州山，故地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西部霹雳（Perak）河口外的森美兰（Sembilan）群岛。
- ⑥⑪ 淡洋，应为淡净之误，故地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东岸兴楼（Endau）附近的笨珍（Pontain，一作 Dochong）河流域，或指河口的海杜昌（Duchong Laut）、陆杜昌（Duchong Darat）。
- ⑥⑫ 龙山，故地一说为加里曼丹岛东北部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基纳巴卢（Kinabalu）山，一说为该岛西岸坤甸北面的卢摩尔（Lumor）山。
- ⑥⑬ 佛林邦，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nbang）。
- ⑥⑭ 那姑儿，又作那孤儿、花面等，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一说在今实格里（Sigli）附近，一说在其东面的洛克肖马韦（Lhokseumawe）一带。
- ⑥⑮ 黎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岸，一说在今洛克肖马韦和班达亚齐之间，一说指今实格里，一说指梅雷杜（Meureudu）。
- ⑥⑯ 喃勃里，又作南渤利等，参见上③③南渤利注条。
- ⑥⑰ 忽鲁谟厮，又作忽鲁谟斯等，参见上②③忽鲁谟斯注条。
- ⑥⑱ 本节所述航程和地名，均据《郑和航海图》析出。
- ⑥⑲ 巴碌头，为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古国 Perlak 的音译，故地即今佩雷拉克（Peureulak）。
- ⑦⑰ 甘杯港，故地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兰沙（Langsa）东面沿海的瓜拉兰（Kualalangsa）。

- ⑦① 亚路，又作哑路、亚鲁、阿鲁等，为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古国 Aru 的音译，故地在今日里（Dali）河流域，或泛指该国，或专指其勿拉湾港口。
- ⑦② 单屿，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勿拉湾（Belawan）东面的贝哈拉（Berhala）岛。
- ⑦③ 双屿，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丹戎巴莱（Tanjungbalai）东面的兄弟（The Brothers）岛。
- ⑦④ 鸡骨屿，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巴眼亚比（Bagan Siapiapi）的西北。
- ⑦⑤ 绵花浅，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巴生（Klang）港口附近。
- ⑦⑥ 射箭山，故地在今马来半岛西南岸马来西亚的皮散（Pisang）岛至马六甲的航道间。
- ⑦⑦ 毗宋屿，故地为今半岛马来亚西南岸外的皮散（Pisang）岛，也叫香蕉岛。
- ⑦⑧ 吉利门，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面的卡里摩爪（Karimunjawa）群岛。
- ⑦⑨ 长腰屿，此处长腰屿故地在今新加坡海峡内。
- ⑧① 白礁，故地指今新加坡海峡东口的佩德拉布兰卡（Pedra Branca）岛。
- ⑧② 东竹山，故地在今马来半岛东岸外马来西亚的奥尔岛，见东西竺注条。
- ⑧③ 昆仑山，又作昆仑、军突弄山等，故地即今越南的昆仑岛。
- ⑧④ 赤坎山，故地在越南东南岸，一说在今格嘎（Ke Ga）角附近，一说在今藩切（Ohan thiet）一带。
- ⑧⑤ 灵山，故地应为今越南富庆（Phu Khanh）省东的石碑（Thach Bi）山延伸至海边的支脉。
- ⑧⑥ 洋屿，故地在今越南归仁港外东南面。
- ⑧⑦ 笏杯屿，故地在今越南归仁港外。
- ⑧⑧ 外罗山，故地在今越南归仁港外。
- ⑧⑨ 独猪山，又作独珠山等，故地在今中国海南岛万宁县东南海上。

- ⑧9 大星尖，故地在今广东惠东平海海外。
- ⑨0 南粤山，当为南奥山之误，故地即今中国广东的南奥岛。
- ⑨1 外平山，故地为今中国南澳岛外的南澎列岛。
- ⑨2 大甘、小甘，也作大柑、小柑，故地即今中国南奥岛东北海上的兄弟岛。
- ⑨3 大武山，当为太武山之误，故地为今中国金门岛上的北太武山。
- ⑨4 乌坵山，故地在今中国福建湄州岛东。
- ⑨5 牛山，故地在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南。
- ⑨6 东沙山，故地在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外白犬列岛东南。
- ⑨7 官塘山，故地即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外的马祖列岛。
- ⑨8 五虎山，故地在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北。
- ⑨9 龟屿，故地在今中国福建东引岛南。
- ⑩0 东涌山，故地即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外马祖岛东北海上的东引岛。
- ⑩1 南巴山，故地即今中国浙江金乡海上的南麂山。
- ⑩2 东洛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温州港外，南麂山北。
- ⑩3 中界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瓯江口盘石卫海上。
- ⑩4 黄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松门海上石塘岛南。
- ⑩5 狭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松门海上石塘岛南。
- ⑩6 直谷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松门卫海上石塘西。
- ⑩7 羊琪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大陈岛北。
- ⑩8 大陈山，故地为今中国浙江台州湾外的大陈岛。
- ⑩9 三母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大陈岛附近。
- ⑩10 东西崎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大陈岛北。
- ⑩11 檀头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三门湾外南田岛东北。
- ⑩12 九山，故地即今中国浙江象山港外的韭山。
- ⑩13 乱礁洋，故地即今中国浙江象山港外的磨盘洋。
- ⑩14 孝顺洋，故地在今中国浙江象山港外。
- ⑩15 双屿港，故地即今中国浙江宁波湾的崎头港。
- ⑩16 升罗屿，故地在今中国浙江定海的南面。

- ⑪⑦ 霍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普陀附近。
- ⑪⑧ 滩山，故地在今中国浙江玉盘洋中的滩许山。
- ⑪⑨ 茶山，故地在今中国上海南汇嘴外海上。
- ⑪⑩ 南汇嘴，故地即今中国上海南汇县的扬子角。
- ⑪⑪ 宝山，故地即今中国上海的宝山。
- ⑪⑫ 太仓港，故地在今中国江苏太仓东浏河镇。
- ⑪⑬ 石山，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港口外。
- ⑪⑭ 羊屿，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港口外。
- ⑪⑮ 角员，故地为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港口外的一小岛。
- ⑪⑯ 士员屿，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港口外。
- ⑪⑰ 丁加下路，当为丁架路之误，又作丁家庐等，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州（Trengganu）。
- ⑪⑱ 斗屿，故地在今马来半岛东岸外马来西亚瓜拉龙运（Kuala Dungun）港外的 Tenggol 岛。
- ⑪⑲ 苕麻山，又作苕盘山、地盘山等，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潮满（Tioman）岛。
- ⑪⑳ 石礁，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港口外。
- ⑫① 彭杭港，帮地即今马来西亚的彭亨港。
- ⑫② 西竹山，见东西竹山注条。
- ⑫③ 将军帽，故地为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的丁宜（Tinggi）岛。
- ⑫④ 马鞍山，故地在今新加坡海峡，一说指宾坦（Bintan）岛上的大小宾坦山，一说指巴塔姆（Batam）岛东北端的乌岬（Tanjong Burong），又名猪岬（Tanjong Babi）。
- ⑫⑤ 答那溪屿，故地在今马来半岛的东南端，一说为彭厄朗（Pengerang），一说指 Bar 山。
- ⑫⑥ 淡马锡，故地即今新加坡。
- ⑫⑦ 官屿，故地在今新加坡海峡。
- ⑫⑧ 琵琶屿，故地为今新加坡海峡中的沙基让巴拉班（Sakijang Pelepan）岛。
- ⑫⑨ 琵琶挠屿，故地在今新加坡的沙基让巴拉班岛附近。
- ⑫⑩ 牛屎礁，故地或以为指新加坡海峡的布法罗（Buffalo）礁，

- 或以为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lingga）群岛。
- ⑭ 官厂，为郑和船队在马六甲设立的临时贸易站和仓库。
- ⑮ 假五屿，故地在今半岛马来亚的马六甲和巴生（Klang）之间。
- ⑯ 绵花屿，故地在今半岛马来亚西岸的巴生港附近。
- ⑰ 绵花浅，故地在今半岛马来亚西岸的巴生港附近。
- ⑱ 吉令港，故地即今半岛马来亚西岸的巴生港。
- ⑲ 吉那大山，故地在今半岛马来亚西岸巴生港的北面。
- ⑳ 九州山，又作九洲山，故地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西部霹雳（Perak）河口外的森美兰（Sembilan）群岛。
- ㉑ 陈公屿，故地在今马来西亚霹雳州岸外，一说指邦各（Pangkor）岛，一说指贾拉克（Jarak）岛。
- ㉒ 吉达港，故地在今马来西亚吉打（Kedah）州的梅尔博（Merbok）河口。
- ㉓ 龙牙交椅，故地为今马来西亚的凌加卫（Langkawi）岛。
- ㉔ 丁机宜，故地一说即丁家庐，指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州；一说应为今马来西亚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丁宜（Tinggi）岛或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的直名丁宜（Tebingtinggi）、东岸外的直名丁宜岛；一说应为苏门答腊岛的英得腊其利（Indragiri）河流域。
- ㉕ 大泥，故地在今泰国南部北大年（Pattani）一带，明中后期载籍常与在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淳泥、勃泥混同。
- ㉖ 麻六甲，故地在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
- ㉗ 讨来思，故地一说即倒脑细的异译，或在今缅甸东南岸的墨吉（Mergui）地区，或指今泰国的加拉信（Kalasin），但据《明史》，应为中亚的古国。
- ㉘ 苏罗，即苏禄，故地为今菲律宾苏禄群岛。
- ㉙ 登牙依，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州一带。
- ㉚ 五屿，此处五屿在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港外。
- ㉛ 龙雅山，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群岛。
- ㉜ 哑齐，又作亚齐、阿齐等，为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古国

- Achin 的音译，故地在今亚齐地区一带，其港口在今洛克肖马韦一带。
- ⑩ 地盘山，又作地满山等，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潮满（Tioman）岛。
- ⑪ 长腰屿，此处长腰屿故地指今文莱湾外的纳闽（Labuan）岛。
- ⑫ 毛文蜡，即毛花蜡，参见毛花蜡注条。
- ⑬ 鲤鱼塘，故地在今文莱穆阿拉（Muara）岸外。
- ⑭ 太武山，故地为今中国金门岛上的北太武山。
- ⑮ 大小柑桔山，故地即今中国广东南澳东北海上的兄弟岛。
- ⑯ 南澳坪山，又作南澳彭山，故地即今中国广东的南澎列岛。
- ⑰ 东姜山，故地在今中国广东珠江口外鞋州之南。
- ⑱ 弓鞋山，故地即今中国广东珠江口外的鞋洲。
- ⑲ 乌猪山，故地在今中国广东上川岛东北。
- ⑳ 七州洋七州山，故地在今中国海南岛南的西沙群岛。
- ㉑ 铜鼓山，故地在今中国海南岛文昌县东。
- ㉒ 独珠山，又作独猪山、独州山，故地在今中国海南岛万宁县东南海上。
- ㉓ 交趾洋，即今北部湾。
- ㉔ 马陵桥，故地在今越南义平省东南部富美县提夷口外。
- ㉕ 交杯屿，又作校杯屿，故地在今越南归仁港外。
- ㉖ 羊屿，故地在今越南归仁港外。
- ㉗ 烟筒山，又作烟筒山等，故地在今越南华列拉岬（Cape Varela）附近。
- ㉘ 伽喃貌山，故地在今越南富庆省东岸的槟绘（Ben Hoi）湾一带。
- ㉙ 圭龙屿。
- ㉚ 罗湾头，故地一说在今越南顺海省藩朗南部的巴达角（Cape Padaran），一说即今越南归仁港口。
- ㉛ 罗汉屿，故地为今马来西亚的利马（Lima）岛。
- ㉜ 吉里问山，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卡里摩

(Karimun) 群岛。

- ①83 昆宋屿，应为毗宋屿之误，故地在今马来半岛西岸外马来西亚的香蕉 (Pisang) 岛。
- ①84 箭屿，故地为今马来西亚马六甲东南岸外岛屿。
- ①85 独石门，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 (Riau) 群岛。
- ①86 铁钉屿，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 (Lingga) 群岛。
- ①87 鳄鱼屿，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宽坦 (Kuantan) 口外。
- ①88 馒头屿，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群岛，有说即新格 (Sinkep) 岛。
- ①89 詹卑，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占碑 (Jambi) 一带。
- ①90 七屿，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查朋 (Jabung) 以东。
- ①91 彭家山，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 Bangka 岛。
- ①92 进峡门，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海峡或其峡口。
- ①93 三麦屿，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邦加海峡东口外的 Maspari 岛。
- ①94 都麻横港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的图朗巴旺 (Tulangbawang) 河口。
- ①95 下港，故地或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北岸的万丹 (Banten)，或泛指爪哇岛西北岸一带。
- ①96 澎湖屿，故地即今中国的澎湖群岛。
- ①97 虎头山，故地即今中国台湾的高雄港。
- ①98 沙马头澳，故地即今中国台湾南端的猫鼻角。
- ①99 笔架山，此处笔架山故地在今菲律宾的巴布延 (Babuyan) 群岛。
- ②00 大港，故地即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港 (Aparri)。
- ②01 哪哦山，故地一说即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的拉奥 (Laoang)，一说指今吕宋岛北岸的布尔戈 (Burgos)。
- ②02 磨力目，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美岸和坎登 (Candon) 之间，一说即马利亚 (Maria) 港的旧港，一说指今巴拉巴克

(Balabac) 山。

- ⑳ 淡水港，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美岸港 (Vigan) 南。
- ㉑ 米吕萼，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美岸和坎登 (Candon) 之间，一说即马利亚 (Maria)，一说在今班吉湾 (Bangui B.)。
- ㉒ 密雁港，故地即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的维甘港，又名美岸 (Vigan)。
- ㉓ 岸塘，故地为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的坎登 (Candon)。
- ㉔ 六藐山，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圣费尔南多 (San Fernando) 附近。
- ㉕ 郎梅屿，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的西岸，一说即今托马斯 (Tomas) 港，一说指 Darigayos Point。
- ㉖ 麻里萼屿，故地即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博利瑙 (Bolinao)。
- ㉗ 苏安山，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待牙因西的苏阿尔 (Sual)。
- ㉘ 玳瑁港，故地即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仁牙因 (Lingayen)。
- ㉙ 表山，故地即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博利瑙角。
- ㉚ 里邦中银，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的三描礼示 (Zambales)。
- ㉛ 头巾礁，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一说即指三描礼示省南端的航道转航角 Cochinos 角，一说指巴丹 (Bataan) 省西 Capones Is.。
- ㉜ 吕蓬，故地即今菲律宾吕宋岛马尼拉湾外的卢邦 (Lubang) 岛。
- ㉝ 芒烟山，故地在今菲律宾民都洛 (Mindoro) 岛西岸的芒阿林 (Mangarin)。
- ㉞ 磨叶洋，故地在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和巴拉望 (Palawan) 岛之间的海域，一说指民都洛海峡，一说指利纳帕坎 (Linapacan) 海峡。
- ㉟ 小烟山，故地在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到巴拉望岛之间，一说在卡拉绵 (Calamin) 群岛，一说指巴拉望岛的 Four Peaks。
- ㊱ 七峰山，故地在今菲律宾巴拉望岛东北岸一带，一说指杜马

- 兰(Dumaran)岛, 一说指维多利亚 (Victoria Peaks) 山。
- ②20 巴萼圆, 故地在今菲律宾的巴拉望岛, 一说指岛上的普林西比 (Principe) 港, 一说指该岛南部的曼塔灵阿汉 (Mantalingajan) 山。
- ②21 罗葡山, 故地在今菲律宾巴拉望岛南部一带, 一说指该岛南面的巴拉巴克 (Balabac) 岛, 一说指曼塔灵阿汉山。
- ②22 圣山, 故地即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基纳巴卢 (Kinabalu) 山。
- ②23 昆仑山, 此处昆仑山故地在今马来西亚沙巴州曼他那尼 (Mantanani) 岛的北岸。
- ②24 斯鲁马益, 又作苏鲁马益等, 故地为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北岸的泗水 (Surabaya)。
- ②25 别罗里, 故地在今斯里兰卡南岸的加勒 (Galle) 之北。
- ②26 鲁乙忽谟斯, 为忽鲁谟斯之误, 故地即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中的霍木兹 (Hormoz) 岛。
- ②27 忽鲁母恩, 即忽鲁谟斯, 参见上注条。
- ②28 此处诗文有出入, 可参看《明史·满刺加国传》等。
- ②29 黎伐, 应为黎代之误, 参注⑧黎代注条。
- ②30 番速儿, 又作宾井等, 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 (Barus) 一带。
- ②31 米囊葛卜, 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米南加保 (Minangkabau) 一带。
- ②32 麻叶瓮, 又作麻逸冻等, 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 一说指勿里洞 (Billiton) 岛, 一说为邦加 (Bangka) 岛或该岛本北岸上的文岛 (Muntok), 一说指宾坦 (Bintan) 岛。
- ②33 干达里, 或认为即干陀利, 参见汉唐部份④干陀利注条。
- ②34 木骨都速, 故地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Mogadishu)。
- ②35 宾童龙, 又作宾瞳龙、奔陀浪洲等, 参见奔陀浪洲注条。
- ②36 假里马丁, 应为假里马打之误, 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 (Karimata) 群岛。
- ②37 交阑山, 又作交栏山, 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岸外的格兰 (Gelam) 岛。
- ②38 重迦罗, 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的泗水地区。

- ②39 麻逸冻，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一说脂勿里洞（Billiton）岛，一说为邦加（Bangka）岛或该岛本北岸上的文岛（Muntok），一说指宾坦（Bintan）岛。
- ②40 烹坑，又作彭坑等，故地在今马来西亚彭亨州一带。
- ②41 龙牙迦貌，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实武牙（Sibolga）一带。
- ②42 花面，又作大小花面、那孤儿等，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一说在今实格里（Sigli）附近，一说在其东面的洛克肖马韦（Lhokseumawe）一带。
- ②43 三岛，又作三屿，故地在今菲律宾群岛，参见宋元部份注⑦5三屿条。
- ②44 满刺迦，即满刺加，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一带。
- ②45 蒲利都家，即葡萄牙。
- ②46 五虎门，故地在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北。
- ②47 官塘，故地即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外的马祖列岛。
- ②48 牛屿，故地在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外马祖岛南。
- ②49 湄州山，故地在今中国福建湄州湾外。
- ②50 浯屿，故地即今中国福建厦门港口外的金门岛。
- ②51 大小柑山，故地即今中国广东南澳东北海上的兄弟岛。
- ②52 尖笔罗，又作占笔罗、占不劳等，故地即今越南的占婆（Champa）岛。
- ②53 羊屿，故地在今越南归仁港外东南面。
- ②54 校杯屿，又作交杯屿等，故地在今越南义平省东南岸，一说指归仁港东面芳梅（Phuong Mai）一带的海角，一说指 Nui Ong Co 和 Nui Ong Can 等岛。
- ②55 钓鱼台，故地在今越南中部海岸，有认为即指槟绘湾及其南北两面的海岬。
- ②56 小昆仑，故地在今越南的昆仑岛，因其二岛对峙，西大东小，故有大、小昆仑之分。
- ②57 真屿山，故地指今越南南岸外的奥比（Obi）岛。
- ②58 假屿山，故地指今越南南岸外的假奥比岛。
- ②59 大横山，故地在今越南的西南岸外，一般认为即今柬埔寨的

- 土珠 (Poulo Panjang) 岛。
- ②60 小横山, 故地在今越南的西南岸外, 一般兴为即今柬埔寨的威 (Wai) 岛。
- ②61 笔架山, 此处笔架山故地在今暹罗湾内, 一说即今克兰 (Khram) 岛, 一说为沙姆洛越山 (Khao Samroirot), 一说为万伦 (Ban Don) 湾北的 Triple Peak。
- ②62 龟山, 故地在今暹罗湾北部, 一说在梭桃邑 (Satahip) 东南面的沙湄散 (Same Sarn) 角或沙湄散岛一带, 一说在泰国巴蜀 (Prachuab) 府东岸。
- ②63 黎头山, 故地在今暹罗湾内, 有认为即曼谷湾中的兰 (Lan) 岛。
- ②64 芒盘山, 又作芒麻山、地满山、地盘山等, 故地即今马来半岛东岸外马来西亚的潮满 (Tioman) 岛。
- ②65 火烧山, 故地在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的锡里布阿群岛, 在丁宜岛的南面。
- ②66 达罗汉屿, 又作罗汉屿等, 故地指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的利马 (Lima) 岛。
- ②67 淡马锡门, 故地指今新加坡海峡中段, 在新加坡南面, 一说指克佩尔港 (Keppel Harbour, 也称石叻门) 和新基水道 (Selat Sinki), 一说指柔佛海峡西部 Tanjong Tuas 和 Tanjong Bulus 之间的通道。
- ②68 凉伞礁, 又作凉伞屿、凉纛礁, 故地一说指新加坡海峡的拉邦 (Labon) 岛, 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 (Riau) 群岛。
- ②69 吉里门, 故地指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卡里摩 (Karimun) 群岛。
- ②70 文鲁古, 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或其附近。
- ②71 哑路, 又作亚路, 参见亚路注条。
- ②72 淡铭屿, 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兰沙 (Langsa) 的东南面, 有认为即淡洋, 见淡洋条。
- ②73 苏文哒喇, 又作苏文答刺等, 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

岛北部洛克肖马韦一带。

- ②74 南巫里洋，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端和印度尼科巴（Nicobar）群岛一带的海域。
- ②75 龙涎屿，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海上的布勒韦（Breueh）岛，也叫布拉斯（Bras）岛。
- ②76 翠兰屿，故地即今印度尼科巴群岛的大尼科巴（Great Nicobar）岛。
- ②77 淡水马，故地在今斯里兰卡的南岸。
- ②78 铁钻屿，故地为今斯里兰卡东南部沿岸小岛。
- ②79 大佛堂，故地即今斯里兰卡南端的栋德拉角（Dondra Head）。
- ②80 麻里坎，故地在今斯里兰卡栋德拉角与加勒（Galle）之间。
- ②81 牙里屿，故地即今斯里兰卡南岸的加勒。
- ②82 高郎务，故地即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Colombo）。
- ②83 甘巴里头，故地即今印度南端的科摩林（Comorin）角。
- ②84 小俱南，故地即今印度西南部的奎隆（Quilon）。
- ②85 大巴南，故地在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科泽科德（Calicut）以北。
- ②86 丁得巴音，为丁得把昔之误，故地即今印度西海岸的德奥加尔（Deogarh）港。
- ②87 美之刺山，故地在今印度西岸至波斯湾途中。
- ②88 沙姑山，故地在今阿拉伯半岛东岸。
- ②89 麻定里，故地在今阿拉伯半岛沿岸。
- ②90 龟屿，故地在今阿曼的马斯喀特（Muscat）附近。
- ②91 沙痢林，故地有认为在今阿拉伯半岛东岸一带。
- ②92 亚实记，故地即今阿曼马斯喀特西北的提埃摩尼雅特（Daimaniyat）岛。
- ②93 佛屿，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北部锦石（Gresik）至厨闾（Tuban）的航道间。
- ②94 紫屿，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部厨闾至布格尔（Bugel）角的航道间。
- ②95 胡椒山，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拉森（Lasem）至

- 布格尔角的航道中。
- ②96 吉里冈，即吉利门，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面的卡里摩爪哇（Karimunjawa）群岛。
- ②97 半洋屿，故在在今印度尼西亚卡里摩爪哇群岛至勿里洞（Billiton）间。
- ②98 麻里东山，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
- ②99 铁山，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的东南岸一带。
- ③00 三麦门，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至邦加海峡东口外的马斯巴里（Maspari）岛，一名卢西巴拉（Lucipara）岛间。
- ③01 官澳，又作官屿，故地一说指新加坡海峡的淡峇古（Tembakul）岛，一说为新加坡东北面的孔特（Tekong）岛，一说在廖内（Riau）群岛。
- ③02 仁义屿，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甘巴（Kampar）河口外。
- ③03 甘巴门，故地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甘巴河口外的门多尔（Mendol）岛和昆杜（Kundur）岛之间的水道，一说指苏门答腊岛东岸和 Onggut 岛之间的水道。
- ③04 金鱼礁，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甘巴河口外。
- ③05 摩六甲，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 ③06 打造船山，故地在今马来西亚彭亨（Paheng）州东岸外。
- ③07 六坤，故地即今泰国的那空是贪玛叻（Nakhon Srithmarat，也称洛坤）府及其附近一带。
- ③08 彭坊，即彭亨，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Paheng）州一带。
- ③09 沙塘浅，又作沙糖浅，故地一说在新加坡海峡，或指 Aagup 岛北面的暗礁，或指尼帕（Nipa）岛；一说在廖内群岛，位苏吉（Sugi）岛的南面。
- ③10 孙姑那港，故地即今泰国宋卡（Songkhla）府的宋卡。
- ③11 堀头陇，即孙姑那港口，见上。
- ③12 大小苏梅山，故地在今马来半岛东北岸外，大苏梅山指泰国的萨木伊（Samui）岛，小苏梅伊指其北面的潘甘

(Phangan) 岛。

- ③13 緬丹山，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宾坦 (Bintan) 岛附近。
- ③14 猪母山，故地在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的锡里布阿 (Siribuat) 群岛，位于丁宜 (Tinggi) 岛的南面。
- ③15 亚屿港口，即亚路港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日里 (Deli) 河口勿拉湾 (Belawan) 一带。
- ③16 巴鹿头，又作巴碌头等，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金刚石 (Diamond) 角东南面和兰沙 (Langsa) 北面的佩雷拉克 (Peureulak)。
- ③17 真嵴山，故地即今越南南岸外的奥比 (Obi) 岛。
- ③18 黎头屿，故地在今泰国曼谷 (Bangkok) 湾内，有认为即指兰 (Lan) 岛。
- ③19 乌丁礁林，即柔佛，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地区。
- ③20 林哪喏山，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亚南巴斯 (Anambas) 群岛南面一带，有认为即托孔马朗比鲁 (Tokong Malangbiru) 岛。
- ③21 东西蛇罗山，也叫单戎独山，故地即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的达土 (Datu) 角及其西面的亚比 (Api) 角。
- ③22 单戎唠梅山，也叫单戎丝立山，故地在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达土角东北面的西里 (Sirik) 角。
- ③23 赤土白面山，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北岸，有认为在今马来西亚砂劳越州的宾都鲁 (Bintulu) 一带。
- ③24 长腰屿，此处长腰屿故地即今文莱湾外马来西亚的纳闾 (Labuan) 岛。
- ③25 毛花蜡。
- ③26 西蛇龙山，故地在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达土 (Datu) 角的西面。
- ③27 瞞喇咖，故地为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 ③28 鹤顶山，故地在今越南东南岸的头顿角 (Cap Saint Jacques) 一带。
- ③29 外任山，故地在今越南的东南岸，一说在鹅高 (Go Cong) 的东南面，一说在巴知 (Ba Tri) 的东南面。

- ③⑩ 毛蟹州，故地在今越南的东南岸，的认为即美荻（My Tho）港口外的富盛东（Phu Thanh Dong）一带。
- ③⑪ 虎仔山，故地即今中国台湾的高雄。
- ③⑫ 红豆屿，故地即中国台湾东南海上的红头屿。
- ③⑬ 射昆美山，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阿帕里（Aparri）西面的桑切斯米拉（Sanchez Mira）。
- ③⑭ 月投门，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有认为即邦加尔（Bangar）南面的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港。
- ③⑮ 麻里荖，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北大港与彭家施兰间。
- ③⑯ 里银大山，即里银中邦，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三描礼示（Zambales）沿海的马辛洛克（Masinloc）或其附近。
- ③⑰ 鸡屿，故地即今菲律宾马尼拉湾口的科雷希多（Corregidor）岛，华侨仍称鸡屿。
- ③⑱ 麻里吕，故地一般认为即今菲律宾的民都洛（Mindoro）岛。
- ③⑲ 麻干洋，故地即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和巴拉望（Palawan）岛之间的海域，一说指民都洛海峡，一说指利纳帕坎（Linapacan）海峡。
- ③⑳ 讨郁山，故地在今菲律宾的马尼拉至文莱的途中。
- ④① 三牙七峰山，三牙山、七峰山的合称，二地紧邻，故地都在今菲律宾巴拉望岛东北岸一带。
- ④② 古幞山，故地在今菲律宾巴拉巴克（Balabac）岛至马来西亚沙巴州北端之间。
- ④③ 藤绑大山，故地在今菲律宾马尼拉湾口一带。
- ④④ 覆鼎安大山，即覆鼎山，故地即今菲律宾马尼拉湾附近的巴丹（Bataan）山。
- ④⑤ 猪黎尾，故地在今菲律宾马尼拉湾南一带。
- ④⑥ 罗模山，又作、罗仆山、罗𪚩山，故地一说在今菲律宾巴拉望岛南部的曼塔灵阿汉（Mantalingajan）山，一说指巴拉望岛南面的巴拉巴克（Balabac）岛。

四、清代中文古籍中的 马来西亚资料

1. 《明史》

张廷玉等撰

（洪武四年〈1371〉）是年，安南、浔泥、高丽、三佛齐、暹罗、日本、真腊入贡。
（卷二，太祖本纪二）

（洪武十一年〈1378〉）是年，暹罗、闍婆、高丽、琉球、占城、三佛齐……彭亨、百花入贡。
（同上）

（永乐三年〈1403〉）夏六月己卯，中官郑和帅舟师使西洋诸国。……

是年，苏门答刺、满刺加、古里、浔泥来贡，封其长为王。
（卷六，成祖本纪二）

（永乐四年〈1406〉）是年，暹罗，占城，……浔泥，日本，琉球中山、山南，婆罗入贡。
（同上）

（永乐五年〈1407〉）是年，琉球中山、山南，婆罗，日本，

……阿鲁、撒马儿罕，苏门答刺，满刺加，小葛兰入贡。
(同上)

(永乐六年〈1408〉秋七月)癸亥，郑和复使西洋。……
是年……浔泥国王来朝。

(同上)

(永乐七年〈1409〉)是年，满刺加，哈烈①，撒马儿罕，
……古里，占城，苏门答刺，琉球中山、山南入贡。(同上)

(永乐八年〈1410〉)是年……浔泥、吕宋、冯嘉施兰②、
苏门答刺、榜葛刺入贡。(同上)

(永乐九年〈1411〉夏六月)乙巳，郑和还自西洋。……是
年，……满刺加王来朝。爪哇、榜葛刺、古里、柯枝、苏门答
刺、阿鲁、彭亨、急兰丹、南巫里、暹罗入贡。(同上)

(永乐十年〈1412〉)是年，浔泥、占城、暹罗、满刺加、
榜葛刺、苏门答刺、南浔利③、琉球山南入贡。(同上)

(永乐十一年〈1413〉)是年，……满刺加、占城、爪哇西
王入贡。(同上)

(永乐十二年〈1414〉)是年，……彭亨……入贡。
(卷七，成祖本纪三)

(永乐十三年〈1415〉)秋七月癸卯，郑和还。……
是年，琉球山南、山北，爪哇西王，占城，古里、柯枝，南渤
利，甘巴里，满刺加，忽鲁谟斯…哈烈，撒马儿罕，……苏门答
刺……入贡。(同上)

（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丁卯，郑和复使西洋。
是年，占城、古里、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刺、南巫里、淳泥、
彭亨、锡兰山、溜山、南渤利、阿丹、麻林、忽鲁谟斯、柯枝入
贡。 （同上）

（永乐十五年〈1417〉）是年，……琉球山南、真腊、淳
泥、占城、暹罗、哈烈、撒马儿罕入贡。 （同上）

（永乐十六年〈1418〉）是年，暹罗、占城、爪哇、苏门答
刺、泥八刺④、满刺加、南渤利、哈烈、沙哈鲁、千里达⑤、撒
马儿罕入贡。 （同上）

（永乐十七年〈1419〉）秋七月庚申，郑和还。……
是年，……亦思弗罕、真腊、占城、哈烈、阿鲁、南渤利、
苏门答刺、八答黑商⑥、满刺加入贡。 （同上）

（永乐十八年〈1420〉）是年，……暹罗、占城、爪哇、满
刺加、苏门答刺、苏禄⑦西王入贡。 （同上）

（永乐十九年〈1421〉春正月）癸巳，郑和复使西洋。……
是年，……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
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渤利、苏门答
刺、阿鲁、满刺加、甘巴里、苏禄、榜葛刺、淳泥、古麻刺朗⑧
王入贡。 （同上）

（永乐二十一年〈1423〉）是年，……占城、古里、忽鲁谟
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勒异、
溜山、南渤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失刺思⑨、榜葛刺、
琉球中山入贡。 （同上）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春正月）癸巳，郑和复使西洋。
（同上）

（永乐二十二年）是年，……古麻刺朗、满刺加、苏禄……入贡。
（卷八，仁宗本纪）

（洪熙元年〈1425〉）是年，……占城、琉球中山、爪哇……淳泥入贡。
（卷九，宣宗本纪）

（宣德元年〈1426〉）是年，爪哇、暹罗、琉球、苏门答刺、满刺加、白葛达^⑩、撒马儿罕……入贡。
（同上）

（宣德八年〈1433〉）是年，暹罗、占城、琉球、安南、满刺加、天方、苏门答刺、古里、柯枝、阿丹、锡兰山、佐法儿、甘巴里、加勒异、忽鲁谟斯……撒马儿罕……入贡。
（同上）

（宣德十年〈1435〉）是年，琉球中山、暹罗、日本、占城、安南、满刺加……入贡。
（卷十，英宗前纪）

（正统四年〈1439〉）是年，琉球、占城、安南……榜葛刺、满刺加……入贡。
（同上）

（正统九年〈1444〉）是年，暹罗、琉球中山……安南……满刺加入贡。
（同上）

（正统十年〈1445〉）是年，琉球中山……安南、占城、满刺加、锡兰山、撒马儿罕……入贡。
（同上）

（景泰六年〈1455〉）是年，琉球中山、暹罗……满刺加入贡。
（卷十一，景帝本纪）

（天顺三年〈1459〉）是年，……琉球中山、锡兰山、满刺加入贡。
（卷十二，英宗后纪）

（成化四年〈1468〉）是年，琉球……日本、满刺加入贡。
（卷十三，宪宗本纪一）

（成化五年〈1469〉）是年，……琉球……满刺加、安南……入贡。
（同上）

（成化十一年〈1475〉）是年……琉球、暹罗、满刺加、安南入贡。
（同上）

（成化十七年〈1481〉）是年，安南、占城、满刺加……入贡。
（卷十四，宪宗本纪二）

（正德十五年〈1520〉）是年，琉球、占城、佛郎机……入贡。
（卷十六，武宗本纪）

武宗（1506 - 1521）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于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中旨令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监也，尝以不预满刺加诸国番船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
（卷八十一，食货五）

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时有婆罗国^①，高宗（650 - 683）时，常入贡。永乐三年（1405）十月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四年（1406）十二月，其国东、西二王并遣使奉朝贡。明年又贡。

其地负山面海，崇释教，恶杀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王剃发，裹金绣巾，佩双剑，出入徒步，从者二百余人。有礼拜

寺，每祭用牺。厥贡玳瑁、玛瑙、砗磲、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黄蜡、黑小斲。

万历（1573 - 1619）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1403 - 1424）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印印背上，以为荣。后佛郎机横，举兵来击。王率国人走入山谷中，放药水，流出，毒杀其人无算，王得返国。佛郎机遂犯吕宋。

（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婆罗国传）

（洪武七年〈1374〉）谕中书及礼部臣曰：“古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惟高丽颇知礼乐，故令三年一贡。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暹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诸国，入贡既频，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然而来者不止。

（卷三百二十四，外国五，暹罗国传）

先是，占城贡使返，风飘其舟至彭亨，暹罗索取其使，羁留不遣。苏门答及满刺加又诉暹罗恃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帝降敕责之曰：“占城、苏门答刺、满刺加与尔俱受朝命，安得逞威拘其贡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可为鉴戒。其即返占城使者，还苏门答刺、满刺加印诰。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

（同上）

（永乐十七年〈1419〉）以暹罗侵满刺加，遣使责令辑睦，王复遣使谢罪。

（同上）

时旧港地有为爪哇侵据者，满刺加国王矫朝命索之。帝〔明成祖〕乃赐敕曰：“前中官尹庆还，言王恭待敕使，有加无替。比闻满刺加国索旧港之地，王甚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有敕谕，王何疑焉。小人浮词，慎勿轻听。”

（同上，爪哇国传）

三佛齐，古名干陀利。刘宋孝武帝（454 - 464）时，常遣使奉贡。
（同上，三佛齐国传）

（洪武）三十年（1397），礼官以诸蕃久缺贡，奏闻。帝曰：“洪武初，诸蕃贡使不绝。迩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淳泥、彭亨、百花、苏门答刺、西洋等三十国，以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给我使臣至彼。爪哇王闻知，遣人戒饬，礼送还朝。由是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

（同上）

淳泥，宋太宗（976 - 997）时始通中国。洪武三年（1370）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闍婆，又逾月至其国。王马合谟沙傲慢不为礼，秩责之，始下座拜受诏。时其国为苏禄所侵，颇衰耗，王辞以贫，请三年后入贡。秩晓以大义，王既许诺，其国素属闍婆，闍婆人闻之，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闍婆久称臣奉贡，尔畏闍婆，反不畏天朝邪？”乃遣使奉表笺，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八月从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笺用银，字近回鹘，皆镂之以进。帝喜，宴赉甚厚。八年（1375）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

永乐三年（1405）冬，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贡，乃遣官封为国王，赐印诰、敕符、勘合、锦绮、彩币。王大悦，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次福建，守臣以闻。遣中官往宴赉，所过州县皆宴。六年（1408）八月入都朝见，帝奖劳之。王跪致词曰：“陛下膺天宝命，统一万方。臣远在海岛，荷蒙天恩，赐以封爵。自是国中雨暘时顺，岁屡丰登，民无灾厉，山川之间，珍奇毕露，草木鸟兽，亦悉蕃育。国中耆老咸谓此圣天子覆冒所致。臣愿睹天日之表，少输悃诚，不惮险远，躬率家属陪臣，诣阙献谢。”帝慰劳再三，命王妃所进中宫笺及方物，陈之文华殿。王诣殿进献毕，自王及妃以下悉赐冠带、袈衣。帝乃飨王于

奉天门，妃以下殮于他所，礼讫送归会同馆。礼官请王见亲王仪，帝令准公侯礼。寻赐王仪仗、交椅、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余赐贲有差。十月，王卒于馆。帝哀悼，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赙以缯帛。东宫亲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槨、明器，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神道。又建祠墓侧，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谥曰恭顺。赐敕慰其子遐旺，命袭封国王。

遐旺与其叔父上言：“臣国岁供爪哇片脑四十斤，乞敕爪哇罢岁供，岁进天朝。臣今归国，乞命护送，就留镇一年，慰国人之望。并乞定朝贡期及僉从人数。”帝悉从之，命三年一贡，僉从惟王所遣，遂敕爪哇国免其岁供。王辞归，赐玉带一、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锦绮、纱罗、衾褥、帐幔、器物，余皆有赐。以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行。

初，故王言：“臣蒙恩赐爵，臣境土悉属职方，乞封国之后山为一方镇。”新王复以为言，乃封为“长宁镇国之山”。御制碑文，令谦等勒碑其上。其文曰：

上天佑启我国家万世无疆之基，诞命我太祖高皇帝全抚天下，休养生息，以治以教，仁声义问，薄极照临，四方万国，奔走臣服，充凑于廷。神化感动之机，其妙如此。朕嗣守鸿图，率由典式。严恭祗畏，协和所统。无间内外，均视一体。遐迩绥宁，亦克承予意。

乃者淳泥国王，诚敬之至，知所尊崇，慕尚声教，益谨益虔，率其眷属、陪臣，不远数万里，浮海来朝，达其志，通其欲，稽顙陈辞曰：“远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养以息，既庶且安。思见日月之光，故不惮险远，辄敢造廷。”又曰：“覆我者天，载我者地。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畴邑井之聚，宫室之居，妻妾之乐，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罔敢侵，众罔敢暴，实惟天子之赐。是天子功德所加，与天地并。然天仰则见，地踏则履，天子远而难见，诚有所不通。是以远方臣妾，不敢自外，逾历山海，躬诣阙廷，以伸其悃。”朕曰：“惟天，惟皇考，付予

以天下，子养庶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之德，惟恐弗堪，弗若汝言。”乃又拜手稽首曰：“自天子建元之载，臣国时和岁丰，山川之藏，珍宝流溢，草木之无葩藹者皆华而实，异禽和鸣，走兽踯舞。国之黄叟咸曰，中国圣人德化渐暨，斯多嘉应。臣土虽远，实天子之氓，故奋然而来覲也。“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脱略夷习，非超然卓异者不能。稽之载籍，自古遥远之国，奉若天道，仰服声教，身致帝廷者有之。至于举妻子、兄弟、亲戚、陪臣顿首称臣妾于阶陛之下者，惟淳泥国王一人，西南诸蕃国长，未有如王贤者。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

兹特锡封王国中之山为‘长宁镇国之山’，赐文刻石，以著王休，于昭万年，其永无斁。系之诗曰：“炎海之墟，淳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违。悽悽贤王，惟化之慕。导以象胥，邈来奔赴。同与妇子、兄弟、陪臣，稽顙阙下，有言以陈。谓君犹天，遗以休乐，一视同仁，匪偏厚薄。顾兹鲜德，弗称所云。浪舶风樯，实劳恳勤。稽古远臣，顺来怒。以躬或难，矧曰家室。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蕃长，畴与王贤。轟轟高山，以镇王国。鐫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

八年（1410）九月遣使从谦等入贡谢恩。明年复命谦赐其王锦绮、纱罗、彩绢凡百二十四匹，其下皆有赐。十年（1412）九月，暹旺偕其母来朝。命礼官宴之会同馆，光禄寺旦暮给酒馔。明日，帝飨之奉天门，王母亦有宴。越二日，再宴，赐王冠带、裘衣，王母、王叔父以下，分赐有差。明年二月辞归。赐金百，银五百，钞三千锭，钱千五百缗，锦四，绮帛纱罗八十，金织文绣、文绮衣各一，衾褥、帟幔、器物咸具。自十三年（1415）至洪熙元年（1425）四入贡，后贡使渐稀。

嘉靖九年（1530），给事中王希文言：“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淳泥五国来贡，并道东莞。后因私携贾客，多绝其

贡。正德间（1506 - 1521），佛郎机阑入流毒，概行屏绝。曾未几年，遽尔议复，损威已甚。”章下都察院，请悉遵旧制，毋许混冒。

万历（1573 - 1619）中，其王卒，无嗣，族人争立。國中杀戮几尽，乃立其女为王。漳州人张姓者，初为其国那督，华言尊官也，因乱出奔。女主立，迎还之。其女出入王宫，得心疾，妄言父有反谋。女主惧，遣人按问其家，那督自杀。国人为讼冤，女主悔，绞杀其女，授其子官。后虽不复朝贡，而商人往来不绝。

国统十四洲，在旧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属爪哇，后属暹罗，改名大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1522 - 1566）末，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积二千余人。万历时，红毛番强商其境，筑土库以居。其入彭湖互市者，所携乃大泥国文也。诸风俗、物产，具详《宋史》。

（卷三百二十五，外国六，浔泥国传）

满刺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顿逊，唐哥罗富沙。

永乐元年（1403）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庆至，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刺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三年（1405）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刺加国王，赐印诰、彩币、裘衣、黄盖，复命庆往。其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从之。制碑文，勒山上，末缀以诗曰：“西南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此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从张盖重，仪文裼裘礼虔恭。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弥隆，尔众子孙万福崇。”庆等再至，其王益喜，礼待有加。

五年（1407）九月遣使入贡。明年，郑和使其国，旋入贡。

九年（1411），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宴劳，有司供张会同馆。入朝奉天殿，帝亲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禄日致牲牢上尊，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帷幔衾褥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赐妃冠服。濒行，赐宴奉天门，再赐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襪二；妃及子侄陪臣以下，宴赐有差。礼官饯于龙江驿，复赐宴龙潭驿。十年（1412）夏，其侄入谢。及辞归，命中官甘泉偕往，旋又入贡。

十二年（1414），王子母干撒于的儿沙来朝，告其父讣。即命袭封，赐金币。嗣后，或连岁，或间岁入贡以为常。

十七年（1419），王率妻子陪臣来朝谢恩。及辞归，诉暹罗见侵状。帝为赐敕谕暹罗，暹罗乃奉诏。二十二年（1424），西里麻哈刺以父没嗣位，率妻子陪臣来朝。

宣德六年（1431）遣使者来言：“暹罗谋侵本国，王欲入朝，惧为所阻，欲奏闻，无能书者，令臣三人附苏门答刺贡舟入诉。”帝命附郑和舟归国，因令和赍敕谕暹罗，责以辑睦邻封，毋违朝命。初，三人至，无贡物，礼官言例不当赏。帝曰：“远人越数万里来愬平，岂可无赐。”遂赐袭衣、彩币，如贡使例。

八年（1433），王率妻子陪臣来朝。抵南京，天已寒，命俟春和北上，别遣人赍敕劳赐王及妃。泊入朝，宴赉如礼。及还，有司为治舟。王复遣其弟贡驼马方物。时英宗已嗣位，而王犹在广东。赐敕奖王，命守臣送还国。因遣古里、真腊等十一国使臣，附载偕还。

正统十年（1445），其使者请赐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敕书及蟒服、伞盖，以镇服国人。又言：“王欲亲诣阙下，从人多，乞赐一巨舟，以便远涉。”帝悉从之。

景泰六年（1455），速鲁檀无答佛哪沙贡马及方物，请封为王。诏给事中王暉往。已，复入贡，言所赐冠带毁于火。命制皮弁服、红罗常服及犀带纱帽予之。

天顺三年（1459），王子苏丹芒速沙遣使入贡，命给事中陈嘉猷等往封之。越二年，礼官言：“嘉猷等浮海二日，至乌猪洋，遇飓风，舟坏，飘六日至清澜守御所获救。敕书无失，诸赐物悉沾水。乞重给，令使臣得往。”从之。

成化十年（1474），给事中陈峻册封占城王，遇安南兵据占城不得入，以所赍物至满刺加，谕其王入贡。其使者至，帝喜，赐敕嘉奖。十七年（1481）九月，贡使言：“成化五年（1469），贡使还，飘抵安南境，多被杀，余黥为奴，幼者加宫刑。今已据占城地，又欲吞本国。本国以皆为王臣，未敢与战。”适安南贡使亦至，满刺加使臣请与廷辩。兵部言事属既往，不足深较。帝乃因安南使还，敕责其王，并谕满刺加，安南复侵陵，即整兵待战。寻遣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册封王子马哈木沙为王。二人溺死，赠官赐祭，予荫，恤其家，余敕有司海滨招魂祭，亦恤其家。复遣给事中张晟、行人左辅往。晟卒于广东，命守臣择一官为辅副，以终封事。

正德三年（1508），使臣端亚智等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浚泥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赂，伪为符印，扰邮传。还至广东，明举与端亚智辈争言，遂与同事彭万春等劫杀之，尽取其财物。事觉，逮入京。明举凌迟，万春等斩，王永减死罚米三百石，与张字、侯永并戍边，尚书白钺以下皆议罚。刘瑾因此罪江西人，减其解额五十名，仕者不得任京职。

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东，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羁其以闻。诏予方物之直遣归，后改名麻六甲云。

满刺加所贡物有玛瑙、珍珠、玳瑁、珊瑚树、鹤顶、金母鹤顶、琐服、白苾布、西洋布、撒哈刺、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鹿、火鸡、鸚鵡、片脑、蔷薇露、苏合油、梔子花、乌爹泥、沉香、速香、金银香、阿魏之属。

有山出泉流为溪，土人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鱼为业。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自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舶稀至，多直诣苏门答刺。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

（同上，满刺加国传）

苏门答刺，在满刺加之西。顺风九昼夜可至。……妇人裸体，惟腰围一布。其他风俗类满刺加。

（同上，苏门答刺国传）

苏禄，地近淳泥、闾婆。洪武（1368 - 1398）初，发兵侵淳泥，大获，以闾婆援兵至，乃还。

（同上，苏禄国传）

彭亨，在暹罗之西。洪武十一年（1378），其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贡金叶表，贡番奴六人及方物，宴赉如礼。永乐九年（1411），王巴刺密琐刺达罗息泥遣使入贡。十年（1412），郑和使其国。十二年（1414），复入贡。十四年（1416），与古里、爪哇诸国偕贡，复令郑和报之。

其国，土田沃，气候常温，米粟饶足，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上下亲狎，无寇贼。然惑于鬼神，刻香木为像，杀人祭赛，以禳灾祈福。所贡有象牙、片脑、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苏木之属。

至万历（1573 - 619）时，有柔佛国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将婚，副王送子至彭亨，彭亨王置酒，新戚毕会。婆罗国王子为彭亨王妹婿，举觞献副王，而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欲之，许以重贿。王子靳不予，副王怒，即归国发兵来攻。彭亨人出不意，不战自溃。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淳泥国王，王妃兄也，闻之，率众来援。副王乃大肆焚掠而去。当是时，国中鬼哭三日，人民半死。淳泥王迎其妹归，彭亨王随之，而命其长子摄国。已，王复位，次子素凶悍，遂毒杀其父，弑其兄自立。

（同上，彭亨国传）

阿鲁，一名哑鲁，近满刺加。顺风三日夜可达。

（同上，阿鲁国传）

柔佛，近彭亨，一名乌丁礁林。永乐（1403 - 1424）中，郑和遍历西洋，无柔佛名。或言和曾经东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东西竺。万历（1573 - 1619）间，其酋好搆兵，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患。华人贩他国者多就之贸易，时或邀至其国。

国中覆茅为屋，列木为城，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有事则召募为兵，称强国焉。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男子薙发徒跣，佩刀，女子蓄发椎结，其酋则佩双刀。字用茭葦叶，以刀刺之。婚姻亦论门阀。王用金银为食器，群下则用磁。无匕箸。俗好持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薙发，男子则重薙，死者皆火葬。所产有犀、象、玳瑁、片脑、没药、血竭、锡、蜡、嘉文簞、木棉花、槟榔、海菜、燕窝、西国米、荳吉柿之属。

始其国吉宁仁为大庠，忠于王，为王所倚信。王弟以兄疏己，潜杀之。后出行堕马死，左右咸见吉宁仁为祟，自是家家祀之。

（同上，柔佛国传）

丁机宜，爪哇属国也，幅员甚狭，仅千余家。柔佛黠而雄，丁机宜与接壤，时被其患。……民俗类爪哇，物产悉如柔佛。……华人往商，交易甚平。自为柔佛所破，往者亦鲜。

（同上，丁机宜国传）

佛郎机，近满刺加。正德（1506 - 1521）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正德十三年，1518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赉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

十五年（正德十五年，1520年），御史丘道隆言：“满刺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刺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船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祖宗朝贡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举谓缺上供香物，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溢，蛮人杂遯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疏下礼部，言：“道隆先宰顺德，鳌即顺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满刺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报可。

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捽之。彬大诟曰：“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明年（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崩，亚三下吏。自言本华人，为番人所使，乃伏法。绝其朝贡。……其将别都卢既以巨炮利兵肆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上。复率其属踈世利等驾五舟，击破巴西国^⑫。

嘉靖二年（1523）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齐进，生擒别都卢、踈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鉉进之朝。（同上，佛郎机国传）

至二十六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纨为巡抚，严禁通番。其人^⑬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泉之月港、浯屿。副使柯乔等御却之。二十八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又犯韶安。官军迎击于走马溪，生擒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余遁去。纨用便宜斩之，怨纨者御史陈九德遂劾其专擅。帝遣给事中杜汝楨往验，言此满刺加商人，岁招海滨无赖之徒，往来鬻贩，无僭号流劫

事，紈擅自行诛，诚如御史所劾。紈遂被逮，自杀。盖不知满刺加即佛郎机也。

自紈死，海禁复弛，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镜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浔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1535），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四十四年（1565）伪称满刺加入贡。（同上）

（佛郎机）自灭满刺加、巴西、吕宋三国，海外诸蕃无敢与抗者。（同上）

南巫里……九年（永乐九年，1411年），其王遣使贡方物，与急兰丹、加勒异诸国偕来。（同上，南巫里国传）

急兰丹，永乐九年（1411），王麻哈刺查苦马儿遣使朝贡。十年（1412）命郑和赉敕奖其王，赉以锦绮、纱罗、彩帛。（同上，急兰丹国传）

千里达，永乐十六年（1418）遣使贡方物。赐其使冠带、紵丝、纱罗、彩帛及宝钞。比还，赐其王有加。（同上，千里达国传）

2. 《清实录》

清代官修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辛未，兵部议覆，广东广西总督杨琳疏言，柔佛等国番人喇哈等五十三名，噶囉吧^⑭番人吧

甘等三名，乘船被风飘至新安等县击碎，随令各地方官给与口粮养贍抚恤，但查南洋柔佛等国，俱系应禁地方，无内地商船到彼，闽粤二省又无彼国船只前来。原船已遭风击碎，是喇哈等永无还乡之日，请给内地船一只，令难番附合驾归。嗣后如有飘至内地难番，验其原船，可修即与修整发遣，如已破坏难修，又无便船可附者，酌量给发。应如所请，从之。

（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九）

（乾隆七年〈1742〉十月）庚寅，王大臣等议复，……复据闽浙总督那苏图奏称，商船出洋者十之七八，其中有至暹罗、柔佛等国者，宜加分别，请将噶喇吧^⑮暂禁，其暹罗、柔佛等国，仍准往来等语。……从之。

（高宗实录，卷一七六）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甲申）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达洪阿等驰奏遵旨严讯夷供一折，上年淡水、鸡笼海口，生擒夷犯，现经黑夷头目咄莉空等供，系红毛望结仔、吡勝油地方夷船，向属英逆管辖，英逆因中国严禁鸦片，于槟榔屿等处，雇调兵船七十余只，大船用夷人八九百名，小船五六百名。分扰广东、福建、浙江等处，伊等来台窥伺，被官兵用炮击破船只，将伊等生擒。该逆打仗，最怕搁浅，最怕火攻等语，览奏均悉。……再昨据奏报，逆夷复犯台港，经该总兵等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汉奸五十名。……昨据达洪阿等奏，二月初间逆夷攻犯台港，经该总兵等击破大船一只，逆夷纷纷落水，并生擒红白黑夷及汉奸多名。

（宣宗实录，卷三七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乙巳）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查讯白夷供称，该国至广东，风顺不过三个月，至迟六个月，所过地方，如佛喃机、噶欲喃、土啣、噶打喇吵、姑路庇、吟噶勒格、星加坡等处，皆该国所建，其经过别国，均难指实名目。……报闻。

（宣宗实录，卷三七一）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乙巳）两广总督祁埏等奏，遵查曾到暎咭喇⑯贸易人朱京玉，据称息辣又名嘶啞哺，即新寄坡⑰，乃该逆埠头。……报闻。（同上）

（光绪四年〈1878〉四月）丁日昌奏，劝办潮州并香港各埠捐务，集有成数，及捐款分解晋豫。南洋捐户，一律给奖。……其香港及南洋各埠，经绅董梁云汉等实力劝办，起解三万余两。新嘉坡、小吕宋⑱等处华商，亦经该绅士等切劝，已捐定者共三万余圆，将来尚可扩充，所办甚属认真。丁日昌以豫省灾荒与晋省相等，拟将潮州捐款专解山西，将香港及南洋各埠捐款专解河南。均汇至天津，由李鸿章转购米粮，分别起运。……其劝捐出力绅董，及各埠管事头目，并准予事竣后，由丁日昌知照李鸿章，核明请旨奖叙。……至巫来由国王⑲捐银千圆，以为华商之倡。该国向无与中国交涉事件，应如何办理之处，着李鸿章与丁日昌斟酌妥办。（德宗实录，卷七十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以捐款助赈，予补用道、代理新嘉坡总领事官刘玉麟等十三员，分别议叙。（德宗实录，卷四八五）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又谕：张之洞奏，出洋华商，表明心迹，请准销案免累，并予褒奖一折。据称福建举人内阁中书衔邱炜菱，向在南洋新嘉坡一带经商，素为华商之望。上年唐才常在汉口破案，供有邱炜菱资助唐逆钱财之语经该督通缉查拿，兹据该举人禀称，初与康梁二逆往还，嗣闻其藉会敛财，煽党谋逆，立即痛恨绝交，冤被株连，恳予自新，奏明销案免累并报效赈捐银一万两等语。康梁二逆，逋逃海外，煽惑人心，藉会敛财，似此被其诳诱者，必所不免。既据该举人输诚悔悟，具见天良，殊堪嘉尚。邱炜菱著加恩赏给主事，并加四品衔，准其销案，以为去逆效顺者劝。（德宗实录，卷四八六）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奏，南洋闽商胡国廉集资创兴琼崖地利办法，定为一纲，曰开银行，十目，曰筑马路，广种植，清荒地，兴矿业，讲畜牧，重渔业，设轮船，长森林，兴盐务，开商埠，下部议。

（德宗实录，卷五八八）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奏：……以兴学保商，著有成效，赏槟榔屿五品衔林汝舟道员职衔。

（同上）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以创立商业，赏盐运使衔胡国廉三品卿衔。

（同上）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又谕：农工商部奏，筹议华商创兴琼崖地利事宜，酌拟办法等语，著派三品卿衔胡国廉总理琼崖垦矿事宜，其有关涉地方他项商民利害事务，应会同地方官妥商办理。

（德宗实录，卷五九四）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槟榔屿副领事戴春荣以道员用，并赏二品衔。

（宣统政纪，卷四）

3. 《续通典》

清代官修 纪昀等校订

彭亨，在暹罗之西。气候常温，米粟饶足，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上下亲狎，无寇贼。俗尚巫覡。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彭亨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赍表来朝。成祖永乐九年（1411），其王巴刺密琐刺达罗息泥复遣使至。十年（1412）、十四年（1416），两遣郑和报之。所贡有象牙、片

脑、乳香、苏木、胡椒之属。

（卷一百四十八，边防二，彭亨）

丹眉流，在广州西南。俗皆板屋，跣足，衣布，以白缠首。其王所居，广袤五里，无城郭，出则乘象，亦有小驷。四时炎热，无霜雪。土产犀、象、紫草、苏木诸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国王多须机遣使打吉马等九人来贡，召见崇德殿，赐以冠带服物。及还，又赐多须机诏书以敦奖之。

（卷一百四十八，边防二，丹眉流）

满刺加，在占城南。有山出泉流为溪，土人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结，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则异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遣中官尹庆使满刺加，宣示威德及招徕意。其酋大喜，遣使至京，因封为满刺加国王。后率其妻子陪臣相继来朝，宴赉极厚。武宗正德（1506-1521）末，佛郎机夺其地，改名麻六甲。其所贡物，有玛瑙、珊瑚、犀角、象牙、蔷薇露、苏合油、沈速香、阿魏之属。

（卷一百八十四，边防二，满刺加）

丁机宜，爪哇属国也，幅员甚狭，仅千余家。时被柔佛侵。后以厚币求婚，稍获宁处。

（卷一百四十八，边防二，丁机宜）

柔佛国，一名乌（木）〔丁〕礁林。近丁机宜。明神宗万历（1506-1521）间，其酋好搆兵，邻国丁机宜与彭亨屡被其患。国中覆茅为屋，列木为城，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有事则召募为兵。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俗好持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丧用火葬。所产有犀、象、玳瑁、片脑、没药、锡、蜡之属。

（卷一百四十八，边防二，柔佛）

婆利，在占城东南，地有大洲，多马，产火珠，大者如鸡卵，圆光照数尺，日中以艾藉珠辄火出。其国法，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盘贮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设大祭。（卷一百四十八，边防二，婆利）

苏禄，近勃泥、闍婆。明太祖洪武（1368 - 1398）初，发兵侵勃泥，大获其人畜，以闍婆援兵至，乃还。

（卷一百四十八，边防二，苏禄）

勃泥，本闍婆属国也。所管有十四州。以板为城，城中居者万余人。其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为大人。俗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地热多风雨。无麦，有麻稻及鱼、羊。无蚕丝，用吉贝花织成布。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遣使进表贡方物。神宗元丰五年（1082），复遣使入贡。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遣使奉金银笏来朝。成祖永乐三年（1405），诏封勃泥国王，赐印符、诰命。六年（1408），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凡百五十余人来朝，贡珍物，赐宴奉天门。乞封其国之后山为一方镇，御制碑文赐之。九年（1411），嗣王复偕其母来朝。至仁宗洪熙元年（1425），四入贡。嗣后贡使虽稀，商人来往不绝。

（卷一百四十八，边防二，勃泥）

单单，与名蔑^②相近，亦有州县。其王近行车，远乘象。唐高宗乾封（666 - 667）、总章（668 - 669）时，来献方物。

（卷一百四十八，边防二，单单）

元世祖至元（1260 - 1294）间……遣广东招讨使杨廷璧招降俱蓝国^①王，王即遣使入贡。俱蓝既下余国……曰丁呵儿……曰急兰亦□皆遣使入贡方物。

（卷一百四十八，边防二，马八儿诸国）

4. 《清朝通典》

清代官修

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山而国，前临大海，历海洋九千里达广东界。国中无城郭、宫室，民皆环山而居，支以竹木、盖以茅叶。天时虽秋冬亦暖。相见以合掌拱上为礼。土产有降香、乌木、西国米、冰片、海参、胡椒、燕窝之属。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柔佛国番人利哈等五十三名，遭风飘至广东，船坏，官给赈粮，并给内地船遣归。

雍正七年（1729），弛南洋商贩之禁，自后通市不绝。

柔佛属国有丁机奴^②、单坦^③、彭亨。

丁机奴，在西南海中。风俗略同柔佛，土产有胡椒、沙金、沙藤、速香等物。国人终身不出境，无航海而来中国者。各岁冬春间，粤东商人以茶叶、瓷器、色纸诸物，往其国互市。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两广总督苏昌奏，准带土丝及二蚕湖丝。浙闽人亦间有往者。及夏秋乃归。

单坦，在西南海中，距厦门水程一百三十更。风俗、物产，与柔佛同。

彭亨国，与柔佛连山相接。内地商民往柔佛者，每转附番舶至其国贸易。

（卷九十八，边防二，柔佛，丁机奴、单坦、彭亨附）

文莱，在东南海中，息力大山^④之西北，古婆罗国也。相传有东西二王，王系闽人，明永乐（1403-1424）间，随郑和往，留主其地。民风柔顺，以伐乌木、采菹藤为业，贸易以布代银，饮食不用匙箸。土产有乌木、黄蜡、冰片、丁香之属。雍正七年（1729）后，通市不绝。其国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

（卷九十八，边防二，文莱）

5. 《续文献通考》

清代官修 纪昀等校订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十月，遣中官尹庆使满刺加。

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庆至，宣示威德及招徕意。其酋拜里迷苏刺大喜，遣使至京。帝嘉之，封为满刺加国王。其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御制碑文，勒山上，末缀以诗。九年（1411），王率妻子陪臣来朝。宴赐甚厚。十二年（1414），王子母干撒于的儿沙来朝，告其父讣。即命袭封。十七年（1419），率妻子陪臣来朝，并诉暹罗见侵状。帝赐敕谕暹罗。二十（四）〔二〕年（1424），西里麻哈刺以父歿嗣位来朝。宣德六年（1431），暹罗谋侵其国，遣使三人附苏门答刺贡舟入诉。复使赉敕谕暹罗。正统十年（1445），从其使者请，赐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敕书及蟒服、伞盖，以镇服国人。又王欲亲诣阙下，从人多，赐一巨舟，以便远涉。景泰六年（1455），封速鲁擅无答佛哪沙为王。天顺三年（1459），封其王子苏丹芒速沙。成化十七年（1481），封王子马哈木沙为王。正德（1506-1521）末，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后改名麻六甲。

《明史·满刺加》曰：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顿逊、唐哥罗富沙。有山出泉流为溪，土人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鱼为业。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结，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自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舶稀至，多直诣苏门答刺。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

（卷二百三十九，四裔三，满刺加）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彭亨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赍表来朝。

至永乐九年（1411），复遣使至。其王名巴刺密琐刺达罗息泥。十年（1412）、十四年（1416），两遣郑和报之。

《明史·彭亨传》曰：彭亨（一作湓亨。一作彭坑）在暹罗之西。其国，土田沃，气候常温，米粟饶足，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上下亲狎，无寇贼。然惑于鬼神，刻香木为像，杀人祭赛，以禳灾祈福。至万历（1573-1619）时，有柔佛国副王送其子至彭亨娶王女，王置酒，亲戚毕会。婆罗国王子为彭亨王妹婿，举觞献副王，而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欲之，许以重贿，靳不与。副王怒，即归国发兵来攻。彭亨人出不意，不战自溃。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淳泥国王（彭亨国王妃兄也）率众来援。副王乃大肆焚掠而去。当是时，国中鬼哭三日，人民半死。淳泥王迎其妹归，彭亨王随之，而命其长子摄国。已，王复位，次子素凶悍，遂毒杀其父，弑其兄自立。

又《柔佛传》曰：柔佛，近彭亨，一名乌（木）〔丁〕礁林。永乐（1403-1424）中，郑和遍历西洋，无柔佛名。或言和曾经东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是东西竺。万历（1573-1619）间，其酋好搆兵，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患。华人贩他国者多就之贸易，时或邀至其国。国中覆茅为屋，列木为城，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有事则召募为兵，称强国焉。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男子薙发徒跣，佩刀，女子蓄发椎结，其酋则佩双刀。字用茭葦叶，以刀刺之。婚姻亦论门阀。王用金银为食器，群下则用磁。无匕箸。俗好持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薙发，男子则重薙，死者皆火葬。所产有犀、象、玳瑁、片脑、没药、血竭、锡、蜡、嘉文簟、木棉花、槟榔、海菜、燕窝、西国米、庵吉柿之属。始其国吉宁仁为大库，忠于王，为王所倚信。王弟以兄疏己，潜杀之。后出行堕马死，左右咸见吉宁仁为祟，自是家家祀之。

又《丁机宜》传曰：爪哇属国也，幅员甚狭，仅千余家。柔佛黠而雄，丁机宜与接壤，时被其患。后以厚币求婚，稍获宁

处。……民俗类爪哇，物产悉如柔佛。……华人往商，交易甚平。自为柔佛所破，往者亦鲜。

（卷二百三十九，四裔三，彭亨，柔佛、丁机宜附）

6. 《清朝文献通考》

清代官撰

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山而国，前临大海，历海洋九千里达广东界，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入口。国中无城郭，宫室王府即建于海滨，府治非砖瓦所成，支以竹木，盖以茅叶。民皆环山而居，亦竹木、茅叶为之。崇山峻岭，树木丛杂，野兽纵横。天时虽秋冬亦暖。王以柳叶为衣，左衽下裳密缀小花，为之佩刀，首蓄发长二三寸，蒙以金花帕，跣足。民人冠用铜线为胎，缠以白布，衣短衫，或裸，而以裳围其下体。妇女织席挽椎髻，肩披锦。父母丧则剃发，衣黑衣为丧服。夫皆赘于妇，相见以合掌拱上为礼。俗轻生好杀，尚佛教，喜斗鸡，伐乌木，拾海菜。时出海劫掠。饮食用手，忌猪肉，嗜烟。岁斋一月，举国绝食，见星乃食，历三十日始止。土产降香、乌木、西国米、冰片、海参、胡椒、燕窝之属，亦产沙金，铸花小金钱为币。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柔佛等国番人利哈等五十三名，遭风飘至新安等县，船坏，官给赈粮贍恤。两广总督杨琳奏言：“柔佛等国，无内地商船到彼。闽粤二省，亦无彼国船只。今原船已坏，利哈等永无还乡之日，情殊可悯，请给内地船一只，令难番附合驾归。嗣后，如有飘至内地难番，原船可修者，给赈修整；如船已损坏者，给船遣归。”奏入，上从之。

时方严南洋诸国商贩之禁，迨雍正七年（1729）弛禁后，其国通市不绝。

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七洲洋中有神鸟，状如海雁而小，长喙色红，脚短而绿，尾羽如箭，长二尺许，能导人水程，呼是

则飞去，曰否则仍飞而来。献纸谢神，翱翔不知所之矣。

柔佛属国有丁机奴、单→、彭亨，雍正七年后皆通市不绝。

丁机奴，在西南海中，四时皆暖，虽隆冬无霜雪。崇山峻岭，蜿蜒相望。风俗略同柔佛，土产：胡椒之美，甲于他番。余则沙金、冰片、沙藤、速香等物。其国人终身不出境，无航海而来中国者。每岁冬春间，粤东本港商人以茶叶、瓷器、色纸诸物，往其国互市。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两广总督苏昌奏，准带土丝及二蚕湖丝。浙闽人亦间有往者。及夏秋乃归，必经七洲大洋，至鲁万山，由虎门入口，达广东界，计程九千里。

单坦，在西南海中，距厦门水程一百三十更。风俗、衣服、饮食、土产，与柔佛同。

彭亨国，与柔佛连山相枕。内地商民往柔佛国，有转附番舶至其地贸易者。

（卷二百九十七，四裔五，柔佛，丁机奴、单坦、彭亨附）

7. 《宋会要辑稿》

徐松辑

（太平兴国二年〈977〉九月）二十日，勃泥国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亚利、判官哥心来贡龙脑、玳瑁、白檀、象牙。

（第一百九十九册，蕃夷七之八）

（太平兴国九年〈984〉）七月七日，秘书少监、知广州陈世卿言：海外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拣香、异宝，听赍持赴阙，其余辇载重物，望令悉纳州帑，估价闻奏，非贡奉物，悉收税算。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犂、三佛齐、闍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流眉、渤泥、古逻、摩迦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缘赐与所得贸市杂物，则免税算，自余私物不在此例。从

之。

(第一百九十九册，蕃夷七之二0)

凡大食、古逻、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朧^{②5}、沙里亭^{②6}、丹眉流并通货易，以金银、缙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钏、宾铁、鳖皮、玳瑁、玛瑙、车渠、水晶、蕃布、乌楠、苏木之物。

(第八十六册，职官四四之一)

8. 《南朝梁会要》

朱铭盘撰

周弘正后为平西参军，有罪应流徙，武帝敕以赐干陁利国。未去，寄系尚方。(《南史》本《传》。) (刑，赐外国)

丹丹国，中大通三年(531)，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画塔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大同元年(535)，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南史》《丹丹传》。)

(蕃夷，丹丹)

干陁利国，天监元年(502)，其王瞿昙修跋陁罗以四月八日梦一僧谓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礼敬，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及于梦中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陁罗本工画，及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摸写帝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礼敬。后跋陁死，子毗针邪跋摩立，十七年(518)，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普通元年(520)，复遣使献方物。(《南史》《干陁利传》。) (同上，干陁利)

狼牙脩国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515），遣使阿撒多奉表。（《南史》《狼牙脩传》。）普通四年（523）十二月、中大通三年（531）九月，遣使献方物。（《本纪》。）

（蕃夷，狼牙脩）

婆利国，王姓∞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自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天监十六年（517）遣使奉表献金席等。普通三年（522），其王频伽复遣使珠智献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南史》《婆利传》。）

（同上，婆利）

9. 《清朝续文献通考》

刘锦藻撰

麻刺甲，自暹罗南界突出印度洋，东为南海，西为印度洋，面积三十四万方里。居民多马来种，身矮色黑，性情凶悍，嗜赌博如命，懒于耕作。然土地肥美，全境河流纷岐，物产金、锡、马口铁、甘蔗、米、胡椒、靛青、香料、树胶、槟榔、血竭、豆蔻、象牙、燕窝、牛皮、木料，为出口大宗。初属荷兰，道光四年（1824）易归英国。

又南端一小岛，旧名息力，英人名曰新加坡，有唐人墓碑梁朝（907-923）年号、宋代淳熙（1174-1189），亦古通道也。面积二千方里，居民约二十万。嘉庆（1796-1820）季年，英人以此为海道之冲，垦辟土地，招集商民，至今海舶辐辏，楼阁连亘，为南海第一大埠。（《海国图志》云：闽粤人至此采锡及贸易甚众，有英华书院，番汉人皆知读书。近年查支那人佣工于新加坡三十一万八百一十三口，然入境之人年逾十万。有入马来半岛、荷属印度者，数也不少。《华侨志》：新加坡华人二十万，居全城人口三分之二。数常变更。

（卷三百三十三，四裔三，麻刺甲，新加坡附）

苏门答腊，在麻刺甲之西南，有麻刺甲海腰相间。……初英与荷兰共辖其地，后英以易麻刺甲，遂全属荷兰。

（同上，苏门答腊）

又奏：

前据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奏称，英国属地新加坡拟设领事官，委道员胡璇泽充当。据英国外部照复，以按向派领事之例于派充领事之时，发给该领事派充敕书一道，并由英国君主应给识认领事敕书一道。查中国办理此等事件，向未定有章程，无凭查照，当由郭嵩焘照录臣衙门具奏奉旨之案，作为文凭，知照英国外部发给执照。兹又据郭嵩焘咨准外部覆，已将来文转咨属部，札飭新加坡总督，暂认胡璇泽为中国驻扎新加坡领事官，一面仍应等候该员文凭、本国君主敕书，须待本部接到胡领事文凭之后，方能给发。查出使东西洋各国，该处有应添设领事官者，发给文凭，均须一律办理。此次新加坡设立领事官，英国外部须以文凭为领事官之信守，所有胡璇泽文凭，自应由臣衙门奏明缮办颁发，并请嗣后于外国设立领事官，如须缮给文凭者，一并援照办理。

又奏：

……至英国新嘉坡领事官前派胡璇泽承充，并由臣衙门给予文凭。其需用关防，据郭嵩焘咨商候臣衙门颁给，当经咨复，以该处应办事件悉由使臣主裁，此项关防亦应由使〔臣〕刊给。查日本新设中国理事官，经使臣何如璋等咨明，刊给钤记行用，似可一律办理。旋据郭嵩焘咨复，以新嘉坡距英国程途较远，与日本各口理事官情形不同。西洋公例，一切取信国家，若由使臣刊给关防，不足以昭慎重，仍请查照前咨办理，自应由臣衙门刊刻颁发。兹已仿照日本理事官钤记式样刊就，发交曾纪泽转给行用。

又奏：

据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奏新嘉坡设立领事恳给俸薪。据原折称，准总理衙门咨复，查上年奏请设立领事折内，有在新嘉坡谕

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其应支薪水，听从筹画等语，今准咨称领事、翻译等俸薪由江海关道归入出使经费内汇拨，自系变通前奏办理，应由臣专折奏明。臣自受命出洋以来，实见开支出使经费，岁益繁多，领事保护民商，尚有身格纸费足资筹画，是以举胡璇泽以为例，非谓各国选派领事皆应开支经费，独新嘉坡一处可以责成筹办也。国家所定经制须归一，例不能以胡璇泽一人独示区别。至该处所收经费，自应责成按年开报，抵销所支薪俸。其需用人员文案委员亦不可少。翻译之设，专取传达语言，领事能通知该处言语，翻译一节，即可从省。乞飭总理衙门仍照定章，发给新嘉坡领事及委员等俸薪，从开办之日为始，均归出使经费内开支。所用委员，亦责成使臣酌核名数，咨报总理衙门，以昭画一。查上年郭嵩焘片奏：领事之名可立，领事之费不可多，各口民商盼望保护，皆愿凑集领事经费。在新嘉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其应支薪水，听从筹画报销。胡璇泽亦欣然允从。南洋各埠，应令胡璇泽切实考求，即飭作为南洋总领事，仍统归南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就近经理等因。当经臣等以新嘉坡须设领事，该大臣拟委胡璇泽，承允应作为新嘉坡领事官。南洋各埠相隔甚远，南北洋大臣等势不能节制，该大臣拟飭胡璇泽作为南洋总领事，应请从缓妥筹。议给开办经费，不给薪水，即就中国流寓民商愿出户口、年貌等费内报销开支，系为力求节省起见。各处情形有与新嘉坡相似者，即照此一律办理。嗣据北洋大臣咨准郭嵩焘，咨胡璇泽驻扎新嘉坡领事，所需经费，未据总理衙门核定，似应照奏定出使经费通行章程，正领事官月给薪俸五百两，领事处翻译官月给薪俸三百两，即由报明开办之日起，飭江海关道就近汇交。其中国流寓民商，愿出户口、年貌等费，每年若干，令该领事据实详细开报，酌核抵销。经臣衙门咨令详细察核，咨复郭嵩焘，咨新嘉坡领事经费，应自胡璇泽具报开办之日起支，所收商民船牌及身格资费，飭由领事据实开报、扣抵。臣衙门复咨令专折奏明。今郭嵩焘奏请仍照定章，发给新嘉坡领事及委员等俸薪，应请查照定章，照数支领。胡璇泽通晓西洋语言，即毋庸添设翻译，以归节省。至领事官需用文案

委员之处，查臣衙门前议复郭嵩焘等奏随带人员折内，声明出使章程祇有随员、医官，并无文案名目，请将该大臣等随带之文案作为随员，按月照俸薪二百两之数支給。见在新嘉坡领事处需用人员，未便创立文案名目，应令查照奏案，将文案委员作为领事随员，照使臣随员酌减，月给一百六十两，稍示等差。该领事应用随员名数，仍由该大臣核定后，咨报臣衙门查核。所有领事及随员等俸薪等项，均自开办之日起支，统于出使经费内发给，仍汇入一年期满奏销册内列款请销。至该处所收身格纸费等项，臣衙门前咨复郭嵩焘，以见与日国有议订招工章程，华人前往新嘉坡，可按此章程商办，所有出洋身格纸费，无庸另议，以归一律。惟出洋船牌费一项，各国征收有无异同，转饬胡璇泽详细禀复。应令该大臣查照前咨，即饬胡璇泽将船牌费查明，禀由该大臣咨复，并将年收船牌费若干，抵支开办、薪俸等项，不敷若干，再由出使经费内拨给，以昭核实。

五年（1879），出使英法大臣郭咨北洋大臣，兹准英国外部将英君主颁给识

认敕书，连同送验文凭一并函答前来，除札发胡领事祇领外，合将英君主敕书照译粘呈。英国大君主维多利亚奉上帝意旨，为大英及爱尔兰合国君主维多利亚，诚心保护、晓谕忠爱百姓事：中国国家颁发文凭一道，派胡璇泽为驻扎新嘉坡领事官，本君主允胡璇泽为中国国家领事，今特申谕新嘉坡百姓遵照，从此尔等应接认胡璇泽为领事官，其任内事务应即优为协助，并应享权利，一切得以自主。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君主在位之第四十二年，于贤真穆宫颁发。

（卷三百三十七，外交一）

（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奏：

……查该员（王荣和、余璠）等所历南洋计二十余埠，先至小吕宋，为日斯巴尼亚国^{②7}属；次新加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次仰江^{②8}，皆英国属。……

其抵新加坡也，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员，礼意尚

洽。该处华民十五万人，富甲各处，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每年往来华工又最多，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其事，立法尚称公允。惟不向中国领事衙门报名，情意既不联络，而目击招工客馆作奸欺瞒，无从禁止，亦失保护之旨。似应由中国领事官稽查，以重事权而免流弊。

至麻六甲、槟榔屿两处，与新加坡相连，华商居多，生意繁盛。又附属石郎阿国^{②⑨}之吉隆埠^{③⑩}、卑力国^{③⑪}之罇埠^{③⑫}，均尚知保护华工，华人开采锡矿者十余万，富至百万者数人。服饰、礼仪，一如故乡，无所改换。槟榔屿一埠，人材聪敏，尤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与驻坡领事相助为理，益可以收后效。

……

其抵日里^{③⑬}也，该处为原奏所未及，华工亦万余众，来自汕头等处，先由客头带至新加坡、槟榔屿，经英官查过，自愿佣工者，订立华文合同，往日里为佣。……

查王荣和等于役南洋，海程五万余里。各埠商民，睹汉官之威仪，仰尧天之覆帔，莫不欢呼迎谒，感颂皇仁，其恳求保护之情，极为迫切。

查出洋华民数百万，中国生齿日繁，藉此消纳不少。近年各国暂知妒忌，苛虐驱迫，接踵效尤。若海上不安其居，即归内地，沿海骤增此无数游民，何处以之？故保护之举，实所以弭近忧而非以勤远略也。倘蒙朝廷设立领事，加以抚循，则人心自然固结，为南洋无形之保障，所益匪浅。

该员等所到之处，各国洋官款接照料，礼意甚优，英属尤为周至，商及保护等事，亦俱和平承允。议设领事，英最欣然，力劝速办，俾知约束。……

所至各埠，如……柔佛……等九处，皆原案未及备载而华民众多，商务紧要，不得不顺道一往，以致往返稽时，未能如期蒞事，先经禀准展限六个月，综核支用不敷已多，远隔重洋，未克随时请领，当由新金山^{③⑭}折回。见拟续请经费，再往般鸟^{③⑮}……各处查看等情。查王荣和等祇以远隔重洋，跋涉不辞劳瘁，所查各埠情形，甚为详细。般鸟一岛，地方广阔，距中华洋面不远。

……自应将未历各埠，仍由该员等一律访查，以竟全局。当咨粤海关监督，在出使经费项下，续拨六个月银八千二百八十两，发给该员收领，以便遣行。

（卷三百三十八，外交二）

（光绪）十四年（1888）总理衙门奏：

……查闽粤生齿最繁，率倚外海为衣食，散在各国属埠……新加坡……等处经商佣工，何止百万。节经臣衙门与南北洋大臣、出使大臣商度累年，舌敝唇焦，择其尤为紧要之区，次第奏设领事，均就近归使臣管辖，以专责成。……

查光绪四年（1878）新加坡请设领事官时，前出使大臣郭嵩焘亦请祇给开办经费，以后一切自筹。嗣因入款不敷，复请发给。历年出使报销册，新加坡每年入款只数百两，而支销至七八千两之多。是当日未克自坚其说。（同上）

（光绪）十六年（1890）出使大臣薛福成奏：

准总理衙门咨称据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此次巡洋，如附近新加坡各岛，曰槟榔屿，曰麻六甲，曰柔佛，曰芙蓉^{③⑥}，曰石兰莪^{③⑦}，曰白蜡^{③⑧}，皆未设领事。华商因受欺凌、剥削，无不环诉哀求，拟请各设副领事一员，即以随地公正殷商摄之，统辖于新加坡领事，应先与该外部商定，核给凭照。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当经办文照会英国外部，援照公法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分驻英国属境，俟商有端倪，再咨总理衙门详筹妥办。窃思领事一官，关系紧要。而南洋各岛华民富庶，若不统论全局则一事之利弊无以明，若不兼筹各国则一隅之情势无由显。谨综其始终本末为圣主陈之……中国领事之驻外洋者，在英则新加坡……各口，迭经总理衙门与使臣筹画经营，建置较密。……他如槟榔屿等处，亦可相机设法，或以就近领事兼摄，或选殷商为绅董，畀以副领事之名，略给经费，而以就近领事辖之。斟酌盈虚，随宜措注，要亦所费无多。……即就新加坡一埠而论，设立领事已十三年，支销经费未十万金，然各省赈捐、海防捐所

获之款，实已倍之；而商佣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新加坡初设领事，英之外部亦尽力阻挠，当时颇费周折，至今乃无异议。……臣思新嘉坡领事左秉隆，与英官颇能相得，外部亦称其办理妥协，因遣马格里告香港若设领事，当以左秉隆调往开办，察其辞意，似尚易商。

（卷三百三十九，外交三）

（光绪）十七年（1891）薛福成奏：

……臣拟……新嘉坡原设领事，改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麻六甲及附近英属诸小国小岛。若虑鞭长莫及，或就近选派殷商充副领事以资联络，由总领事察度禀臣核办。臣既函商总理衙门，复明告外部，外部尚以中国官吏未谙西例为虑。臣告以新嘉坡领事左秉隆在任十年，彼此往来，素称和睦；臣署参赞黄遵宪，前充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四年，稳练明慎，拟以此二员充补。外部乃无异辞。恩恩俯念员缺紧要，准将驻英二等参赞官、二品衔先用道黄遵宪，调充驻扎新嘉坡总领事官，新嘉坡领事官、花翎盐运使衔先用知府左秉隆调充驻扎香港领事官，于交涉事务、流寓商民，必有裨益。……查南洋各岛，英国属地甚多，除远处不计外，凡附近新嘉坡者，曰麻六甲，曰槟榔屿，曰丹定斯群岛^{③⑨}，曰威利司雷省^{④⑩}，曰科科司群岛^{④⑪}，此皆英国属土。其各小邦归英保护者，曰白蜡，曰石阑莪^{④⑫}，曰芙蓉。又柔佛一邦，名为自主，实则为英附庸。各该处华人共三十余万，居民十分之六。前于光绪十一年（1885）间，英国政府联合各地，定其名曰海门属部，而设一总督于新嘉坡以统辖之。臣请以新嘉坡总督所辖之地，即为总领事所辖之地，拟刊关防，其文曰：“大清驻扎英国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关防”。（同上）

10. 《大清一统志》

和 坤等撰

婆罗（在东海中，接近西洋）

建置沿革：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高宗（650 - 683）时，常入贡。永乐三年（1405），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四年（1406），其国东、西二王并遣使奉表朝贡。

至万历（1573 - 1619）时，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后人遂据有其国而王之。

其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1403 - 1424）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印背上，以为荣。

风俗：崇释教，恶杀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明史》）。王裹金绣巾，佩双剑出入（同上）。有礼拜寺，每祭用牺（同上）。

土产：玳瑁、玛瑙、砗磲、珠（见王圻《续文献通考》）、花焦布、降真香、黄蜡、黑小厮（《明史》）。

（卷四百二十四之五，婆罗）

淳泥国（在西南海中）

建置沿革：本闾婆属国。前代无可考。宋太平兴国（976 - 983）中，始遣使入贡。明洪武四年（1371），命御史张敬〔之〕往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闾婆，又逾月始至其国。国王乃遣使奉表笺来贡。表用金，笺用银，字近回鹘，皆镂之以进。帝宴赉甚厚。八年（1385），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永乐六年（1415）八月，其王麻那惹加那泛海入朝。十月卒于馆，葬于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神道，谥曰恭顺，赐敕慰其子遐旺，命袭封国王。

至万历（1573 - 1619）中，其王卒，无嗣，乃立其女为王，

后遂不复朝贡。然商人犹往来不绝。

其国统十四洲，在旧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属爪哇，后属暹罗，名大泥。……

风俗：以板为城，以铜铸甲。（《宋史》：其国以板为城。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王坐绳床，出则拥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战斗则持刀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盛食无器皿，丧葬亦有棺敛，婚聘先以椰子酒。（《宋史》：国人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凡宴会，鸣鼓、吹笛、击钹，歌舞。饮食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盛食，食讫弃之。丧葬亦有棺敛，以竹舆载弃山中，二月始耕作则祀之，逾七年则不复祀。）俗尚奢侈，爱敬中国人。（《明统志》：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系腰，花锦为衫。尤爱敬中国人。每见中国人醉者，则扶之以归。）

土产：片脑（《明统志》：树如杉桧状，取之者，必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为上，其次有金脚脑、速脑、米脑、苍脑、扎聚脑，又一种如油名脑油）、象牙、鹤顶、吉贝、西国米、檀香、玳瑁、把杂尔（兽名，腹中一石能疗诸病）、西洋布、降真香。（俱见《宋史》。）

（卷四百二十四之十六，淳泥）

11. 《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编校

（光绪二年〈1876〉九月甲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

钦差大臣、署礼部左侍郎郭嵩焘等奏出使英国酌带随员折……内称……英国……所辖南洋沿海地方如新嘉坡、孟加拉、檳榔屿、锡兰等处，华民流寓至数十万人，应否设立领事，须俟察看情形，所带参赞、文案各员，皆可斟酌委派，奏明请旨。……臣等伏查……该大臣等奏称英国……所辖南洋新嘉坡等处，华民

流寓数十万人，倘应设立领事，所携参赞等员内皆可斟酌委派，奏明请旨等因，应如所议办理。届时人数或有不敷，再由该大臣等酌度奏咨调往。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行知该大臣等遵照。……得旨，如所议行。（光绪二年九月）

（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癸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

新嘉坡设立中国领事，应给俸薪，援照章程成案酌核办理。查上年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奏定设立新嘉坡领事，谕知胡璇泽允发开办经费。旋准胡璇泽具报，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开办。其领事薪俸应照奏定出使章程内开正领事月给薪俸银五百两之例，按月由郭嵩焘发给新嘉坡领事胡璇泽照数支领。胡璇泽通晓西洋语言，即毋庸添设翻译以归节省。至领事官需用文案委员之处，查臣衙门前议复郭嵩焘等奏随带人员折内声明，出使章程祇有随员、医官，并无文案名目，请将该大臣等随带之文案作为随员，按月照俸薪银二百两之数支給。现在新嘉坡领事处需用人员，未便创立文案名目，应令查照奏案将文案委员作为领事随员，照出使大臣随员月给俸薪银二百两之数酌减，每月给予俸薪一百六十两，稍示等差。该领事应用随员名数，仍由该大臣核定后咨报臣衙门查核。所有领事及随员等俸薪等项，均自开办之日起支，统于该大臣出使经费内发给，仍汇入一年期满奏销册内，一并列款请销。至该处所收身格纸费等项，臣衙门前咨复郭嵩焘，以现与日国^④有议订招工章程，华人前往新嘉坡可按此章程商办，所有出洋身格纸费，无庸另议，以归一律。出洋船牌费一项，各国征收有无异同，转饬胡璇泽详细禀复，应令该大臣查照前咨，即饬胡璇泽将船牌费一节迅即查明，禀由该大臣咨复臣衙门核办，并令该大臣饬将该处每年所收船牌费若干，抵支开办、薪俸等项，不敷若干，再（有）〔由〕出使经费内拨给，以昭核实。得旨，如所议行。（光绪四年十一月）

（光绪七年〈1881〉二月）庚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

……臣等查泰西有约各国，如英国之新嘉坡、美国之旧金山

各处，现经设有领事官，原为保护华民在外贸易、佣工起见。
…… (光绪七年二月)

(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己未) 杨昌濬奏：

闽省前办海防捐输，暹罗驻新嘉坡领事陈金鍾劝办外埠闽粤各籍富商捐输案内，闽籍道员职衔吴进卿，慷慨捐输，除照章核给正二品封典并请赏戴花翎外，尚有溢捐银九百六十四两零，据称愿作报效，不敢仰邀奖叙，由陈金鍾代请另给匾额等情。伏查吴进卿系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人，久居外岛，乃能眷念梓乡，捐输助饷，洵属深知大义，所有溢捐未奖之银将及千两，虽据称不敢仰邀议叙，究未便没其向义之忱，自应俯如所请，由臣撰给匾额以示优异。下所司知之。 (光绪十三年五月)

(光绪十三年十月癸卯) 张之洞奏：

臣于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二十五日遵旨会同出使大臣张荫桓具奏筹议外洋各埠捐船护商情形，当经奏派总兵衔两江尽先副将王荣和、盐运使衔候选知府余璠先赴南洋有名诸岛详慎周历，飭将设官、造船两事一并密加商度，以凭筹定切实办法等因。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当经总理衙门电致驻英、荷、日使臣转告该国外部去后，该委员王荣和等于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粤起程，先后往查各岛埠情形，均经随时禀报，颇为谙悉。本年七月各回粤东，臣复面加考询，大抵设立领事一节，事甚切要，势亦可行。谨撮其大要，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查该委员等所历南洋计二十余埠，先至小吕宋，为日斯巴尼亚国属；次新嘉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次仰江，皆英国属；……其抵新嘉坡也，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人，富甲各处。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每年往来华工又最多，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其事，立法尚称公允。惟不向中国领事衙门报名，情意既不联络，而目击招工客馆，作奸欺瞒，无从禁止，亦失保护之旨。似应并由中国领事官稽查，以重事权而免流弊。至麻六甲、

槟榔屿两处，与新嘉坡相连，华商居多，生意繁盛。又附属石郎阿国之吉隆埠，卑力国之罇埠，均尚知保护华工，华人开采锡矿者十余万众，富至百万者数人。服饰礼仪，一如故乡，无所改换。槟榔屿一埠，人才聪明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与驻坡领事相助为理，益可以收后效。……

其抵日里也，该处为原奏所未及也，华工亦万余众，来自汕头等处，先由汕头带至新嘉坡、槟榔屿，经英官查过，自愿佣工者，订立华文合同往日里为佣。……

将来小吕宋总领事派定后，应在出使经费项下，将第一年经费先行核给，较为得体，并照总理衙门奏覆新嘉坡成案，飭令该领事将岁收册照各费报明抵还。第二年后更不费公帑，余者作为造船公款禀俟拨用。其总领事等署中一切办公杂用，应准予所收册照等费内动支开报毋庸另请公款，一年后禀报核定数目。

（光绪十三年十月）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庚寅，薛福成奏：

……臣于光绪十七年（1891）奏派道员黄遵宪为新嘉坡总领事官，属令到任详察流寓华民情形核实禀报。兹据禀称：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约计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利权，欧洲、阿拉伯、巫来由人各居十之一，而华人乃占十之七。华人中如广、琼、惠、嘉各籍约居七之二，粤之潮州、闽之漳、泉乃占七之五。粤人多来往自如，潮人则去留各半，闽人最称殷富，惟土著多而流寓少，皆置田园，长子孙，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赈筹防，多捐巨款，竞邀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其拳拳本国之心，知圣泽之浹洽者深矣。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凡挟资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篋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藉索逋欠者。海外羈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间有

以商贾至者，不称英人，则称荷人，反倚势挟威，干犯国法，地方有司莫敢谁何。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庶有裨益。盖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故言之详切如此。臣窃维保富之法，肇于周官；怀远之谟，陈于管子。民性何常，惟能安彼身家者是趋是附。中国出洋之民数百万，粤人以佣工为较多，其俗虽贱视之，尚能听其自便，衣食之外，颇积余财，至今滨海郡县稍称殷阜，未始不藉乎此。闽人多富商巨贾，其俗则待之甚苛，拒之过峻，往往拥货百万，羁栖海外，十无一还。且华民非无依恋故土之思也，国家亦本非行驱禁之政也，特以约章初立之时，未及广布明文，家喻户晓，遂使累朝深仁厚意，泽不下究，化不远被，奸胥劣绅，且得窥其罅以滋扰累，为渊驱鱼，为丛驱爵，甚非计也。夫英、荷诸国招致华民，开荒岛为巨埠，是彼能借资于我也。华民擅干才，操利柄，不思联为指臂，又从而摈绝之，是我不能借资于彼也。及今而早为之图，尚可收桑榆之效。及今而不为之计，必至忧杼（柚）[轴]之空，查前督臣沈葆楨奏请将不准偷渡台湾旧例一概豁除，曾奉特旨俞允，省具文，裨实政，莫善于此，迄今海内交口称便。出洋华民事同一律，可否吁恳天恩，俯念民生凋敝，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保护出洋华民良法，并声明旧例已改，以杜吏民诈扰之端。由沿海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分途切实晓谕，奉宣德意，俾众周知。并准各口领事官，访其平日声名素称良善，核给护照。如是则不事纷更，不滋烦扰，可以收将涣之人心，可以振积玩之大局，可以融中外之畛域，可以通官民之隔阂，怀旧国者源源而至，细民无轻去其乡之心，适乐土者熙熙而来，朝廷获藏富于民之益，一旦有事，缓急足倚，枝荣本固，厥效匪浅。得旨。该衙门议奏。（光绪十九年七月）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丁酉）谕：

张之洞奏出洋华商表明心迹请准销案免究并予褒奖一折，据称福建举人、内阁中书衔邱炜菱，向在南洋新嘉坡一带经商，素为华商之望。上年唐才常在汉口破案，供有邱炜菱资助该逆钱财

之语，经该督通缉查拿。兹据该举人禀称：初与康、梁二逆往还，嗣闻其藉端敛财，煽党谋逆，立即痛恨绝交，冤被株连，恳予自新，奏明销案免究，并报效赈捐银一万两等语。康、梁二逆逋逃海外，煽惑人心，藉会敛财，似此被其诳诱者必所不免。既据该举人输诚悔悟，具见天良，殊堪嘉尚。邱炜萇，著加恩赏给主事，并加四品衔，准其销案，以为去逆效顺者劝。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丁巳）吕海寰奏：

……（臣）嗣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钦承简命，出使德、和④两国，……放洋后，至新嘉坡，其时驻扎新嘉坡总领事、候选道张振勋，过船谒见。臣以该道熟悉南洋各岛情形，即询以侨寓和属噶罗巴⑤等处之华民，和人相待如何。据称和国国家尚无恶意，惟噶罗巴等处之地方官，擅立苛政，待我侨寓之华民，奴隶不若，不与各国人一律看待。华民之独受陵虐，皆因中国未设领事之故等语。……但既设领事，必须宽筹经费……说者谓现在库款支绌经费何从筹措，臣以为若仿照新嘉坡章程办理，一年不过万余金，足可布置。……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己亥）外务部奏：

……《出使章程》：……一、使费内俸新等项约略可以预计，嗣后应明定岁支总数，以示限制。臣等共同商酌，所有驻扎美、日、秘使馆及纽约等处领事署经费，每年准支银二十万两。驻扎英、义⑥、比使馆及新嘉坡等处领事署经费，每年准支银十二万两。驻扎日本使馆及横滨等处领事署经费，每年准支银七万两。驻扎俄、法、德三处使馆，每处每年准支银六万两。驻扎韩国使馆及汉城等处领事署经费，每年准支银五万两。驻扎海参威商务委员，每年准支银二万两。以上岁支共需银六十四万两。有闰之年照章加支。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 丁巳，外务部奏：

……

臣等复查南洋各岛，如英属之新嘉坡、美属之小吕宋，皆已设立总领事。朝廷一视同仁，必不忍和属侨氓，独换向隅之感。

(同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甲申) 商务部奏：

臣部接据槟榔屿、新嘉坡、小吕宋商董联名禀称：商等散处南洋各埠，多系籍隶漳泉两府之人，福建商务之兴衰，尤为关切。前闽浙总督许应驣奏设保商局于厦门，遵奉上谕，遴选公正绅董，妥为筹办，不准关津胥吏，藉端勒索，嗣竟仅以委员司其事，奉行不力，上下情离。凡闽人由南洋归来，按人抽收局费，并无遴选公正绅董设法保护之实际，致令怨声载道。拟请奏派公正绅董，驻扎厦门，办理保商局务，以联商情而苏民困，并将保商局积弊，如绅董以市侩混充，有名无实。委员司事人等，半支干修，商人被人欺凌，投诉不理。添募勇丁，尤多虚额，商人行李往来，未尝护送。出入款目，从未造报。商人往来，任意勒捐。请领执照，多方留难。敛取商民之资财，有名无实，半归糜费。南洋华商，至以勒捐局目之等情，刊单呈递前来。臣等查福建保商局，办理不善，弊窦滋多，先经御史叶题雁奏参，奉旨飭查。前据兼署闽浙总督崇善据实查覆，请将督办不力之道员延年等，分别惩处，并声明现奉谕旨设立商部，飭令各省分设商务局。厦门保商局，既与商民隔阂，应即裁撤，附入拟设之商务局，专选士商信服之公正绅董，认真督饬，实力整顿，将进出款目，绅董衔名，按月通报查察等语。本年十月十六日钦奉上谕，著照所拟办理等因钦此。是福建保商章程，业由闽浙总督遵旨妥为厘订。以后闽省回籍华商，当可实受保护之益。该商董所请奏派绅士驻扎厦门一节，自可毋庸置议，仍由臣部咨行该督，迅将改定章程并所派绅董衔名，咨报臣部查核。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丙子）商部奏：

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三日，接准候补三品京堂张振勋咨呈称：振勋奉召来京，仰蒙皇太后、皇上殷殷垂询，以招徕华商振兴商务为命。跪聆之下，钦佩莫名。尝闻世之策商务者，莫不曰招徕外洋华商，振兴农工路矿，不知不接其言论，不祛其疑虑，则所谓招徕之术，终隔膜也。去年振勋蒙恩召见，皇太后、皇上即以招徕华商为训。迨赏假南旋，所到各埠，当华商集议之时，窃有以窥其疑虑之所在，或谓中国地大物博，外人涎羨。自通商以来，或招洋股，或挂洋旗，捷足争先，莫可纪极。吾侪一旦归自海外，主客之形，几于倒置。纵挈巨资，无从著手。又或谓商之为道，乘时趋利者也。中国官商，久成隔阂，设为奸商所骗，土恶所欺，加之有司节节羁留，层层铃束，累月经年，尚不得直，费时旷业，所损实多。至于外埠侨居，已成土著，公司之设，则股本不可遽提。合同之立，则期限不能遽满。今若舍旧谋新，恐非一朝一夕所可欺许。他如天时之寒燥，土地之燥湿，起居饮食之异宜，犹其小焉者也。振勋爰思外埠华商，籍隶闽、广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纪者，指不胜屈。中国商智未开，商力较微，而各国莫不藉商战以争利于中原，商务一端，在我已有不能自支之势。居今日而思补救，固非招致外埠华商，维持商务不可。振兴商务，尤非自闽、广等省入手不可。如由商埠择其声望素孚之员，奏请特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予以保护华商之任，周历各埠，切实开导，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歆之以衣锦故乡之乐。闽、广之距外埠，轮船往还，一水可达。室家产业，并顾兼营，一人而给。况商部设立以来，纲举目张，以保商为己任。一切下情，可由督办迳达商部。凡督办所到之地，商部如在目前，地方不致有制肘之虞。官商一气，内外一心。如是祛其疑虞，有不襁负而至者哉！且所谓招致华商者，非尽市人而罗致也，业必世业，财必己财。知其以农起家者，畀以开垦种植之任；以工起家者，畀以制造工艺之任；以路矿起家者，畀以开矿筑路之任。先由督办凑集华款，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垦种工艺，创办一二事以为程式。二

三年后，著有成效，昭示大信，再劝华商出其资财，承办各项公司，极力经营，由南而北，逐渐扩充，开辟利源，讲求物产。穷黎赖有生计，四境渐无游民。则公家无一钱之费，而中国增亿兆之资。利权既挽，主权自尊，战胜之机，固不尽在折冲间矣。抑更有请者，广西土匪，已成蔓延；广东一带，盗风日炽一日。推原其故，皆由地多旷土，民无教养。今日治两广者，筹的饷，练劲兵，以顾目前之急，不得不然。而振勋以为开垦种植者，默化未成之匪也。教习工艺者，隐散匪之羽党也。故言商务于闽、广入手，不得仅谓为善后之策也。振勋屡蒙圣谕，既周且挚，谨就管见所及，缕悉上陈。如蒙转奏，请旨施行，商民幸甚等语。臣等伏查农工路矿诸政，为今日刻不容缓之要图。自去年奉命设立商部，朝廷锐意振兴，风气所开，商情渐奋。祇以用人不易，筹款维艰，一时骤难著手。兹据该京堂呈称前因，臣等详加披阅，所陈不为未见。至其谓外埠华商，籍隶闽、广者，十人而九。振兴商务，须从闽、广入手一节，窃谓海外侨氓，涵濡圣泽，俱有不忘故土之思。祇因官商隔阂，相习成风，遂不免意存观望。诚能派员周历各埠，切实劝导，招徕鼓舞，自惬輿情。是整顿商务从闽、广入手，亦系切要办法。该京堂张振勋，素居外洋，家道殷实，声望素孚。其卷卷爱国之忧，久邀圣明洞鉴。此次条陈各款，意在公家不烦筹款，而要政可以次第举行，其志愿实堪嘉尚。如果畀以事权，当能力图报称，合无仰恳天恩，准将侍郎衔候补三品京堂张振勋，特派为臣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遇事咨呈臣部核夺办理。先令凑集华款，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垦种工艺，一并赶速开办，以为程式。三年以后，由臣部察核，果系事事切实，成效卓著，即令接办，由南而北，次第扩充。如日久无功，仍由臣部奏明，将差使撤销，免致有名无实。至于路矿二事，关系利权，尤为重要。该京堂允认凑集华款，应令一切遵照臣部奏定章程办理，由臣部随时详细稽查，以昭慎重。如此官商一气，内外一心，各省督抚地方官，均有照料襄助之责。并由臣部随时电咨核办，以收通力合作之效。庶几隔阂胥除，而富强可期渐致矣。

得旨，如所议行。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辛丑）岑春煊奏：

……臣查南洋各埠，于不在祀典之祠宇，迷信尤甚。槟榔屿新建极乐寺，费三四十万金。新嘉坡重修粤海庙，费十数万。坝崖大伯公庙，迎神赛会，糜费辄以数万计。近且闻有一富人捐赀二十余万，在附近（叻）〔叻〕坡^④建佛寺者。至如吉隆之议立尊孔学堂，星洲之议建孔子学堂，提议在五六年以前，迄未成立。吉隆尊孔学堂，经臣前派视学员劝集三四万金，刻期开办。星洲孔子学堂，尚无头绪。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丙午，赵尔巽奏：

奉省处商业竞争之时，地既无大赀本家，而佣值又复昂贵。是以兴创各事，任呼罔应。商界实无以自存。钦奉迭次谕旨，招徕华商回国，饬加保护。仰见慈惠之怀，无远弗届，莫名钦感。因思南洋诸岛富商大贾居多，距离不远，若能招致前来，实可为移民实边之一助。查有前广东惠潮嘉道沈守廉服官粤南，素为商民信服，特委前往新嘉坡、槟榔屿一带，劝谕各商，许以特别优待。各岛华商关怀祖国，又习知奉省为农工商业产地，皆愿集赀自效，由商会公举代表职商熊其实、朱晴溪来奉调查，并呈递办事节略前来。奴才接见该商，皆有热心实力，当加奖励。详阅节略，于官为保护一层，再三致意，盖犹有疑惧之念存。至开矿一层，先请随便探矿，重定之后，再行请领执照。又矿税请免出井悉照统捐办理等节，虽与定章稍有不同，惟查南洋华商屡经招徕，至今裹足不前者，实缘惮本国文法之烦多，官吏之更易。又兼生长外洋，不习本国风气，若非示以简易之趋，优其保护之法，断不能坚其信从。且恐前者失意而归，后者永远相戒。于朝廷一视同仁之意，地方兴殖之策，皆有关系。此次经沈守廉竭力劝导，又得新嘉坡领事孙士鼎相助招致，始得公举二人来奉，实为奉省实业发达之初基。奴才默计招徕不易，非许之始终保护，

不足信其心。非准其稍示通融，无以鼓其气。况所请各节，皆损小而益大，爰一一批准照办，以期信倚而广招徕。据农工商局矿政调查局稟请前来，相应据情请旨飭部立案施行，除咨部并移交新任督抚臣接洽外，谨合陈明。下部知之。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

（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癸丑）农工商部奏：

……向来南洋各处华侨多以采矿致富，近因感服朝廷德意，渐知携资内向，兴办实业。前经臣部招致矿业起家之前槟榔屿领事梁廷芳，办理广东儋州等处锡矿。上年臣杨士琦奉命考察南洋商务，复经招致著名办矿之钜商胡国廉，办理闽粤等处矿地，业经发给执照，并咨行地方官妥为保护。闻风兴起，当不乏人。……臣部前于梁廷芳、胡国廉等办理各矿，亦未尝拘以行查限制之常例，俾得迅速图功。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壬申，杨士琦奏：

臣奉命前往南洋考察商务，于上年九月二十日，乘海圻、海容两兵舰由上海放洋，历经……英属之新嘉坡、槟榔屿及附近之大小霹雳等埠，所有考察大概情形，业经先后电奏在案。……暹罗之西南海岸，有地如股，斗入海中，内多巫来由部落，昔皆羁属暹罗，称为地股。今归英人保护，统名曰海门属部。地股之极南，有岛曰新嘉坡，幅员甚小，农产亦稀。自英人开埠后，免税以广招徕。由此商舶云集，百货汇输，遂为海南第一巨埠。华侨十二余万人，工商而外，擅陂沼园林之利。商会成立最早，势力甚雄，英官颇假以事权。而海外各商会亦以此为枢纽。学堂四所，课程规则，悉遵学部定章，宗旨纯正。英人法令颇为宽简，商民尚得自由。惟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奸宄之萌，尚难尽绝。地股之西岸，有岛曰槟榔屿，商务亚于新嘉坡，而农产过之。果品、海产，尤为出口大宗。华侨二十余万人。自商会成立以来，公订规条，自相约束。游惰者资之回籍，贫窶者教以营生。英官颁行新例，有不便商民者，商会得援例驳阻。故华人权限，以此

埠为最宽。中华学校一所，为前太仆寺卿张振勋等所设，经臣部奏明立案，蒙恩赏给匾额一方，图书集成一部，宸翰褒题，规模遂为各校冠。从前商人子弟肄业英校者，仅以律师医士起家。今则讲求政学，研究中文，商智渐形发达。由槟榔屿东渡海峡，登大陆逾山南行，而至大小霹雳，亦海门属部之一。四山皆矿，产锡最饶。华人来此，往往以赤手致富。所产之锡，岁值九千余万元。由槟榔屿出口，运销东西洋。近岁锡价低贱，年甚一年。业此者颇多折阅。若矿业一停，则华工二十万人皆虞失所。而新、槟两埠商务，亦视此为盛衰，关系至为钜要。以上所历，皆系通都大埠，华侨荟萃之区。商务以新嘉坡、槟榔屿为最繁，物产以小吕宋、爪哇、西贡、暹罗为最富，而经营垦辟，全恃华人。故论南洋者，辄谓西人虽握其政权，而华人实擅其利柄。其中不乏开敏通达豪杰有志之士，徒以悬隔海外，不睹中国礼乐衣冠之盛者几数百年。忠爱之忱，未由自达。此次蒙朝廷特派专使，抚慰商民，以为奇荣。使车所至，衢市阗溢，家设香案，户悬国徽，结彩张灯，恭迎恩命。臣每抵一埠，即赴商会、学堂、公所等处演说，敬谨宣布皇太后、皇上德意，万众圜听，额手嵩呼，欢声雷动。外人旁睹，亦为改容。观民心爱戴之深，可知圣化涵濡之远。所到各学堂，均酌给奖赏，以资鼓励。总期为朝廷多布一分膏泽，即为侨氓多添一分感情。至奖励保护及一切应办事宜，另折陆续奏明办理。报闻。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

12. 《清季外交史料》

王彦威 王亮辑

使英郭嵩焘奏新嘉坡设立领事片

郭嵩焘片 再臣奉准总理衙门光绪二年（1876）八月十三日具奏出使经费一摺内开总领事及正副领事名目，诚以各口设立领事官与出使事例同条共贯，臣随查明英国属地新嘉坡等处中国流

寓经商人民，共计数十万人，应分别设立领事，以资弹压，于是年九月十五日具奏。旋于十月二十八日道出新嘉坡，见广东人道员胡璇泽为其地人民所推服。数年前广属人民与各属互斗，亦经胡璇泽解散，英国官商皆倚信之。臣以新嘉坡领事非胡璇泽无可允承者，经照会英国外部计逾五月之久，至六月初始得覆文，臣即札知胡璇泽妥议章程。窃查中国设立领事情形与各国绝异，其本末利病，有须一详陈者。

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中国通商之利一无经营，其民人经商各国或逾数世，或历数年，与中国声息全隔，派员经理，其势尤格而不入。窃揆所以设立领事之义，约有二端：一曰保护商民……一曰弹压稽查……英国之南洋各埠头，接待中国人民视同一例。美国则盼中国自行管辖，英国则务使中国人民归其管辖，用心稍异，而相待一皆从优。领事照约稍联中国之谊，稽查弹压别无繁难，准之事势，亦所易为，此一端也。臣愚以为此时设立领事，取从民愿而已，毫无当于国计，是以领事之名可立，领事之费必不可多。因查各口民商盼望保护，皆愿凑集领事经费。英国古巴领事吉乐福乞假回国，言闻中国工民筹办领事经费无不乐从，吕宋等处人言略同。其专恃以弹压者，但择其地绅商有资望者为之，于户口年貌册费内筹备需用款目，由使臣假以事权，俾得尽其调处之益，一切开支应从减省。

近年以来，遣使各国，需用浩繁。就臣所处言之，糜费实多，而求可以裨益国家实少，徒使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需用经费无从拨给，几至停工。若更听从各使臣设立领事开办、薪水，以有用之经费，资无名之支销，于国计无裨丝毫，于经理各国事宜亦万不能持久。是今日多一豪举，更历数年，亦必多一貽累，诚惧公私交困，进退两穷。在臣谋国之愚忱，尤不能不长虑却顾，以为经久之计者也。应恳敕下总理衙门另行核议。臣之愚虑实早及此，是以在新嘉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应支薪水，听从筹画报销。胡璇泽亦欣然允从。

惟交涉东西两洋事宜，必应明定章程，俾归划一，尤不宜有

畸轻畸重之分，听令彼此参差丰约互形，以资口实，则所损尤大。至所派胡璇泽充当新嘉坡领事，其南洋各埠头应否分设领事，臣皆未能自悉，应令胡璇泽切实考求，报明办理，即饬为南洋总领事，一切事宜分别申报各国使臣，仍统归南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臣就近经理，并乞恩准施行。

所有设立新嘉坡领事情形，因经费艰难，另行核议之处，谨附片陈明。谨奏。光绪三年（1878）八月二十七日，奉旨：该衙门议奏。（卷十一）

总署奏议覆郭嵩焘奏请于新嘉坡设立领事片

奕訢等片 再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片，奏英国属地星嘉坡拟设领事，委道员胡璇泽充当作为南洋总领事，并因经费艰难，应另核议等因。查臣衙门原议，出使经费兼及总领事及正副领事，本因美国之金山、日斯巴尼亚国之古巴、秘鲁国之利马及日本国之长崎等处，中国人民在彼实繁有徒，须设领事以资钤束保护之处，其是否设立，仍由出使大臣自行酌度，或无须设立，以免糜费。或如该大臣所称，酌给开办经费，不给薪水，期得节省之益。出使大臣自当各就所至各国地方情形，核实详筹办理，本非令凡出使大臣皆设领事于其国也。今以星嘉坡须设领事，该大臣拟遴委员胡璇泽承充，即作为星嘉坡领事官，所办各事，申报出使大臣主裁。其所称南洋各埠头应否分设领事，该大臣未能深悉，拟令胡璇泽切实考求报明办理，即饬作为南洋总领事，一切事宜，分别申报各国使臣，仍统归南北洋大臣及两广督臣就近经理等情。查中国领事官事经创设，南洋各埠头相隔甚遥，胡璇泽甫令任事，才具即堪信任，耳目亦难遽周。出使各国大臣及南北洋大臣、两广总督，势亦不能节制，应从缓妥筹，此时无庸置议。该大臣以领事之费必不可多，议给开办经费，不给薪水，即就中国流寓民商，愿出户口年貌等费内报销开支，系为力求节省起见。至若出使各国须设领事，应归划一之处，臣等共同商核，除不必设立领事各国仍毋庸议外，其有各处情形与新嘉坡相似者，即照此一律办理。或该处口岸另有碍

难照办情形，由出使大臣查察，另行奏明核办，仍应力求撙节，以期事归实际，用无虚糜。谨奏。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同上）

谕丁日昌据奏称香港总督及巫来由王捐赈应否致谢一折着查复具奏

上谕：丁日昌奏劝办潮州并香港各埠捐务集有成效及香港总督捐赈应否致谢各折片，据称：潮州一府已捐者已有二十余万之多，新嘉坡、小吕宋等处华商捐定者已有三万余圆，所办甚属认真，其劝捐出力绅董及各埠管事头目，并准于事竣后，由丁日昌知照李鸿章核明请旨。至巫来由王捐银千圆，以为华商之倡，该国王向无与中国交涉事件，应如何办理之处，着李鸿章与丁日昌斟酌妥办。……四月初六日。（卷十三）

总署奏新加坡设总领事经费薪俸办法折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新加坡设立中国领事应给俸薪等项，查照章程成案，酌核办理事。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恳给俸薪一折，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初一日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于初二日由军机处钞交到臣衙门。据原折内称，准总理衙门咨复，查上年奏请设立领事折内，有在新加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其应支薪水，听从筹画等语。今准咨称领事翻译等俸薪，由江海关道归入出使经费内汇拨，自系变通前奏办理，应由臣等专折奏明等因，臣自出洋以来，实见开支出使经费岁益繁多，领事保护民商，尚有身格纸费足资筹画，是以举胡璇泽以为例，非谓各国选派领事皆应开支经费，独新加坡一处可以责成筹办也。国家所定经制，须归一例，不能以胡璇泽一人独示区别。至该处所收经费，自应责成按年开报抵销所支薪俸，其需用人员文案委员，亦不可少。翻译之设，专取传达语言，领事能通知该处语言，翻译一节，即可从省。伏乞飭下总理衙门，仍照通定章程，发给新坡领事及委员等薪俸，从开办之日为始，均归出经费内开支。所用委员，亦责成使臣酌

核名数咨报总理衙门，以昭划一等语。臣等伏查上年八月间，据郭嵩焘片奏，领事之名可立，领事之费不可多，各口民商盼望保护，皆愿凑集领事经费，在新嘉加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其应支薪水，听从筹画报销，胡璇泽亦欣然允从。南洋各埠，应令胡璇泽切实考求，即饬作为南洋总领事，仍统归南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就近经理等因。当经臣等以新加坡须设领事，该大臣拟委胡璇泽承允，应即作为新加坡领事官，南洋各埠相隔甚远，南北洋大臣等势不能节制，该大臣拟饬胡璇泽作南洋总领事等情，应请从缓妥筹，该大臣议给开办经费，不能给薪水，即就中国流寓民商愿出户口年貌等费内报销开支，系为力求节省起见，各处情形有与新加坡相似者，即照此一律办理等因，奏准行知各该大臣遵照。嗣于本年二月间，据北洋大臣咨准，郭嵩焘咨胡璇泽驻扎新加坡领事所需经费未据总理衙门核定，似应照奏定出使经费通行章程，正领事官月给薪俸五百两，领事翻译官月给薪俸三百两，即由报准开办之日起，饬江海关道就近汇支。其中国流寓商民愿出身格年貌等费，每年若干，令该领事据实详细开报、酌核抵销等因。经臣衙门咨令详细察核咨复。六月间，据郭嵩焘咨，新加坡领事经费，应自胡璇泽具报二月十九日开办之日起支，所收商民船牌及身格等费，饬由领事据实开报扣抵。臣衙门覆咨令专折奏明等因，各在案。今准郭嵩焘奏请，仍照奏定章程，发给新加坡领事及委员等俸薪等语，既据该大臣查明据实奏请查照，臣衙门奏定出使章程内开，正领事月给薪俸银五百两之例，按月由郭嵩焘发给新加坡胡璇泽照数支领，胡璇泽通晓西洋语言，即毋庸添设翻译，以归节省。至领事官需用文案委员之处，查臣衙门前议复郭嵩焘等奏随带人员折内，声明出使章程祇有随员、医官，并无案名目，请将该大臣等随带之文案作为随员，按月照俸薪二百两之数支給。现在新加坡领事处需用人员，未便创立文案名目，应令查照奏案，将文案委员作为领事随员，照出使大臣随员月给俸薪银二百两之数酌减，每月给予俸薪银一百六十两，稍示等差。该领事应用随员名数，仍由该大臣核定后咨报臣衙门查核。所有领事及随员等俸薪等项，均自开办之日起

支，统于该大臣出使经费内发给，仍汇入一年期满奏销册内一并列款请销，至该处所收身格纸费等项，臣衙门前咨复郭嵩焘，以现与日国有议订招工章程，华人前往新加坡，可按此章程商办，所有出洋身格纸费无庸另议，以归一律。惟出洋船牌费一项，各国征收有无异同，转饬胡璇泽详细禀复，应令该大臣查照前咨，即饬胡璇泽将船牌费一节，迅即查明，禀由该大臣咨复臣衙门核办，并令该大臣饬将该处每年所收船牌费若干，抵支开办薪俸等费，不敷若干，再由出使经费内拨给以昭核实。谨奏。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奉旨依议。（卷十四）

粤督张之洞奏访查南洋华民情形拟设小吕宋总领事以资保护摺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为派员访查南洋华民商务情形，拟在小吕宋先设总领事以资保护并筹计一切经费事：窃臣于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二十五日，遵旨会同出使大臣张荫桓具奏筹议外洋各埠捐船护商情形，当经奏派两江先副将王荣和、候选知府余义先赴南洋有名诸岛详慎周历，……该委员王荣和等于上年七月二十七日由粤起程，先后往查各岛埠情形，均经随时禀报，颇为详尽。本年七月内各回粤，臣复面加考询，大抵设立领事一节，甚为切要，势亦可行。谨撮其大要陈之。

查该委员等所历南洋计二十余埠，先至小吕宋，为日斯巴尼亚国属；次新嘉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次仰光，皆英国属；……其抵新嘉坡地，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人，富甲各埠。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每年往来华工又最多，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其事，立法尚称公允。惟不向中国领事衙门报名，情意既不联络，而目击招工客馆作奸欺瞒，无从禁止，亦失保护之旨。似应兼由中国领事官稽查，以重事权而免流弊。至麻六甲、槟榔屿两处，与新嘉坡相连，华商居多，生意繁盛。又附属石郎阿国之吉隆埠，卑力国之罇埠，均尚知保护华工，华人开采锡矿者十余万众，富至百万者数人。服饰礼仪，一如故乡，无敢

改换。槟榔屿一埠，人才聪敏，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与驻坡领事相助为理，益可以收后效。……

其抵日里也，该处为原奏所未及，华工（六）〔一〕万余众，来自汕头等处，先由客带至新嘉坡、槟榔屿，经英官查过，自愿佣工者，订立华文合同，往日里为佣。……

臣查委员王荣和等于南洋，海程五万余里，各埠商民睹汉官之威仪，仰尧天之覆帔，莫不欢呼迎谒，感颂皇仁，其恳求保护之情，至为迫切。……该委员等所到之处，各该国洋官款接照料，礼意甚优，英属尤为周至，商及保护等事，亦俱和平接见，其议设领事一节，英属最为欣然，力劝速办，俾资约束。……

将来小吕宋总领事派定后，应在出使经费项下，将第一年经费先行核给，较为得体，并照总理衙门奏覆新嘉坡成案……
谨奏。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奉硃批该衙门议奏。

（卷七十四）

总署奏遵议南洋各埠拟先在小吕宋先设立总领事摺

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等奏，为遵议南洋各国商埠议先在小吕宋设立总领事馆筹计经费各情通筹利病事：窃上年十二月十二日准军机处钞交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派员访查南洋华民商务情形，拟在小吕宋先设总领事以资保护并筹计经费一摺……兹据原奏内称，该委员等所历南洋计二十余埠，日斯巴尼亚国所属之小吕宋埠，英属之新嘉坡等四埠，……皆拟分设总副领事，……并筹计领事、翻译、随员等官薪俸及倡助书院经费、渐购护商兵轮等语。臣查闽粤生齿最繁，率倚外海为衣食，散在各国属埠，在古巴、新旧金山、新嘉坡、西贡、暹罗、缅甸海口等处经商佣工，何止百万。节经臣衙门与南北洋大臣、出使大臣商度累年，舌敝唇焦，择其尤为紧要之区，次第奏设领事于古巴、旧金山、新嘉坡等埠，以资保护华民，免为他族凌虐。该领事等均归出使大臣管辖，以专责成。此次该督所奏自系为广树藩篱，结联众志成城。惟其中商埠形势、设官枢纽，实与历办已设领事之成案，有不能概论者。通筹利病，约有数难：……查光绪四年（1877）

新加坡请设领事时，前出使大臣郭嵩焘亦请祇给开办经费，以后一切自筹，嗣因入款不敷，复请发给。历年出使销册，新嘉坡每年入款祇数百两，而支销至七八千两之多。今之所请，亦恐类此。然事已举行，势难中止。现在使费支绌万分，何以应之。此筹费之难也。 (卷七十五)

使英薛福成奏英属拟添设领事保护华民摺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薛福成奏为英国所属各埠拟添设领事官保护华民并通筹南洋各岛派员先后次第事：窃臣查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督臣张之洞派遣委员副将王荣和、知府余璠访查南洋各岛华民商务奏称，该委员等周历二十余埠，约计英、荷、日三国属岛应设总领事者三处，设正副领事者各数处，经总理衙门议复在案。臣于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准总理衙门咨称，据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此次巡洋，如附近新嘉坡各岛，曰槟榔屿，曰麻六甲，曰（罗）〔柔〕佛，〔曰〕芙蓉，曰石兰莪，曰白蜡，皆未设领事，华商因受欺凌剥削，无不环诉哀求，拟请各设副领事一员，即以随地公正殷商摄之，统辖于新嘉坡领事。应先与该外部商定，核给凭照，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臣当经办文照会英国外部，援照日、德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分驻英国属境，俟商有端倪，拟再咨明总理衙门详筹妥办。臣窃思领事一官，关系紧要。而南洋各岛华民繁庶，若不统论全局，则一事之利弊无以明，若不兼筹各国，则一隅之情势无由显。……中国领事之驻外洋者，在英则有新嘉坡领事……南洋各岛，星罗棋布，形势尤为切近。华民往来居住，或通商，或佣工，或种植，或开矿，不下三百余万人。即委员王荣和等所到之处，亦已报有百余万人。臣窃据平日所见闻，参以张之洞原奏，计华民萃居之地……如槟榔屿等处，已可相机设法，或以就近领事兼摄，或选殷商为绅董，畀以副领事之名，而以就近领事辖之，斟酌盈虚，随宜措注，要亦所费无多。就南洋各岛而论，祇须设领事十数员，大势已觉周妥；加以略有添派，综计岁费当不过十万金。……即就新加坡一埠而论，设立领事已十三年，支销经费未十

万金。然各省赈捐、海防捐所获之款，实已倍之，而商佣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盖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无管辖华民之权，实有保护华民之责。纵令妥订条约章程，必得领事随所见闻，与彼地方官商办，则洋官亦得以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虐，即驻洋使臣欲与外部辩论，亦必以领事所报为凭，方能使洋官有所顾忌，此领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设之由，而已设领事之处，未尝无显著之效也。……又各国开荒岛为巨埠，专赖招致华民，而洋人实属寥寥。一经我国设立领事，彼不免喧宾夺主之嫌，又碍其暴敛横征之举，所以始必坚拒，继则宕延……即如新嘉坡初设领事，英之外部亦极力阻挠，当时颇费周折，至今乃无异议。……檳榔屿等六处亦当审其地势、人数，从长筹划……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卷八十三）

使英薛福成奏濒海要区添设领事拣员调充摺

出使英法比义国大臣薛福成奏为濒海要区添设领事拣员调充事：窃臣承准总理衙门文开北洋大臣李鸿章咨称海军提督丁汝昌巡历南洋，目击华民人数巨万，生意殷盛，既设领事之处，尚称安谧。其余颇受欺凌，无不环诉哀求，请设领事，咨令酌度情形，试与英国外部商议，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臣窃谓酌设领事，所费无多，而收效甚远，曾于去年十月统筹全局，缕请圣鉴在案。查南洋流寓华民，颇有买田宅，长子孙者，而拳拳不忘中土，叠次防务、赈务，捐数甚钜。既据同声呼吁，不可无以慰商民望泽之诚，示国家保护之意。惟设立领事，条约本无明文，各国知此于我有益，往往靳而不许。即英国前议，亦谓中国只能照约而行，不能援引公法。臣初与外部商议，先破其成见，谓中英方睦，岂容与泰西分别异同。再四磋磨，外部始允照各友邦一律办理，仍谓审量情形，刻下或有难尽照办之处。臣亦以经费有常，必须择要兴办，碍难处处遍设。……其新嘉坡原设领事改为总领事，兼辖檳榔屿、麻六甲及附近英属诸小国、小岛。若虑鞭长莫及，或就地选派殷商充副领事，以资联络，由总领事察度，禀臣核办。臣既函商总理衙门，复明告外部，外部尚以中国

官吏未谙西例为虑。臣告以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在任十年，彼此往来，素称和睦；臣署参赞官黄遵宪，前充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四年，稳练明慎，中外悦服，拟以此二员充补，外部乃无异辞。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员缺紧要，准将驻英二等参赞官、先用道黄遵宪调充驻扎新加坡总领事官，新嘉坡领事官、先用知府左秉隆调充驻扎香港领事官，于交涉事务、流寓商民，必有裨益。除另将酌拟经费、增派随员详细办法，咨呈总理衙门外，所有添设领事、拣员调充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上批该衙门议奏。

(卷八十四)

总署奏遵议添设香港领事改设新嘉坡总领事摺

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 等奏，为遵旨议奏事：窃臣衙门准军机处钞交出使大臣薛福成奏濒海要区添设领事一摺，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上批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惟新嘉坡一处经郭嵩焘于光绪四年（1878）六月，商准英外部设立领事，经该国给予准照，作为暂认。薛福成知事为国体民生所系，曾于上年十二月间，就该国属埠统筹全局，专摺缕陈宸鉴各在案。兹复据奏称，前因臣等查南洋各岛华民，商旅佣工，数逾百万，转徙之利，亦倍于前。前年因晋豫偏灾，新嘉坡等华商尤能以铢寸之余，输将钜款。虽属过都越国，依然心向皇仁，慕义急公，不忘中土。近来益增繁盛。其未设领事之区，凌弱逐强，在所不免。呼吁所通，息息相关。廛念今薛福成拟以黄遵宪充新嘉坡总领事，既与英国商定，应如所请办理。……查从前新嘉坡亦属试办，后为常驻。……新嘉坡系由正领事改为总领事，非香港新设可比。若因香港试办一年之说，并新嘉坡固有之权利而亦限一年，似非胜算，亦应由该大臣与英外部妥订准照为要。港、坡两岛，宜有区别也。至经费数目，及增派随员各节，应由臣衙门按照奏定出使章程酌核办理。谨奏。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批，依议。

(同上)

使英薛福成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摺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薛福成奏为时势互殊，例宪已变，拟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而广招徕事：……臣于光绪十七年（1891）奏派道员黄遵宪为新嘉坡总领事官，属令到任后详察流寓华民情形，核实禀报。兹据称：南洋各岛华民亦得百余万人，约计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利权，欧洲、阿刺伯、巫来由人各居十之一，而华人乃占十之七。华人中如广、琼、惠、嘉各籍约居七之二，粤之潮州、闽之漳泉乃占七之五。粤人多来往自如，潮人则去留各半，闽人最称殷富，惟土著多而流寓少，皆置田园、长子孙。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赈筹防，多捐鉅款，竞邀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其拳拳本国之心，知圣泽之浹洽者深矣。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凡挟资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篋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房屋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藉索逋欠者。海外羈氓，孤身子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间有以商贾至者，不称英人则称荷人，反倚势作威，干犯法纪，地方有司，莫敢如何。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庶有裨益。盖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故言之详切如此。……吁恳天恩俯念民生凋敝，飭下总理衙门严议保护出洋华民良法，并声明旧例已改，以杜吏民诈扰之端，由沿海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分途切实晓谕，奉宣德意，俾众周知，并准各口领事官访其平日声名素称良善者，核给护照。如是，则不事纷更，不兹烦扰，可以收将涣之人心，可以振积玩之大局，可以张中外之畛域，可以通官民之隔阂，怀旧国者源源而至，细民无轻去其乡之思。适乐土者熙熙而来，朝廷获藏富于民之益。一旦有事，缓急足恃，枝荣本固，厥效非浅。谨奏。光绪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奉十批该衙门议奏。

（卷八十七）

使英薛福成奏请酌派军舰保护外洋华民片

薛福成片：再臣闻留寓外洋华民，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人所轻侮。西洋通例，莫不派拨兵船保护商民，俾旅居者增气以自壮。近者中国海军各舰亦尝巡历新嘉坡各埠，华民喜色相庆，以手加额，谓为从前未有之光宠。惟海军船数不多，经费不裕，势难分拨兵轮久驻海外。华民集款，积少成多，未尝不愿供给船费，稟请酌派军舰，稍张声势。从前两广督臣曾议劝办此事，未及就绪。设令果有成效，则海军省养船之费而有历练之资，兵船无坐食之名而著保护之绩，商贾佣工捐费不多颇霑利益，使臣、领事权力虽弱亦倚声援，一举而数善备焉。臣属领事黄遵宪相机利导，据称闽商未肯出力事难必成。臣是以有招护华民之请，盖华商有力者之在外埠，商埠之衰旺系之，军实之强弱系之，即西人亦视之颇重也。谨奏。光绪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同上）

总署奏遵议薛福成请申明新章豁除海禁旧例摺

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等奏为遵旨议奏事：军机处钞交出使英法义比大臣薛福成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海禁旧例一摺……臣等查中外通商以来，华民佣工既已任其出洋，岂转禁其回国？同治（1862 - 1874）年间，既有美秘各约，载明华洋人民前往各国，或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均听自便之语，是国初旧禁早已不弛之弛，特斯时未及广布明文家喻户晓，胥吏族邻因得窥罅滋扰，论索诬陷，致累朝深仁厚泽尚未遍被海隅。如薛福成所奏种种积弊，自系实在情形。华民流寓各国人数滋多，若概禁其遄返故乡，不免缺望。应请如该大臣所奏，敕下刑部，将私出外境之例酌拟删改，并由沿海各直省督抚出示，晓谕州县乡村，申明新章既定，旧禁已除，除伪冒洋商，包揽货税及别有不法重情者，仍应查究外，其余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予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藉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如此变通办理，庶几上以广圣朝丕冒之仁，下以慰羈旅怀归之念，诚为因时制宜，维持邦本之急务。谨奏。光绪十九年八月初四日，奉硃批依议。（同上）

总署奏遵议薛福成请派兵船保护外埠华民片

奕劻等片：再薛福成奏请派拨兵船保护外埠华民一片，……查商旅羁栖异国，冀藉声威，亦人情所自有。该大臣因众商吁恳，拟派兵轮以资保护，自系为维持商务起见。惟中国兵舰为数无多，尚不敷分拨。若添备兵轮，由商筹费，亦非政体，且恐拟议未必能周，而管驾不得其人，转致别生事端，此亦不得不虑。俟日后体察情形，再行筹办。理合附片陈明。谨奏。光绪十九年八月初四日，奉硃批依议。（同上）

使英薛福成奏南洋新设副领事官随员酌定章程摺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薛福成奏为南洋新设副领事官随员，拟请酌定章程，恳予保奖事：窃臣于光绪十九年六月咨请总理衙门援案添设槟榔屿副领事官，业经议准开办，其余或有添设之处，尚须查议，兹据新嘉坡总领事官黄遵宪禀称：查副事一官，就地取材，公正诚实绅商充斯职，虽在洋有年，素孚众望，而一切华洋函牍，自须延聘随员，藉资襄助。现在槟榔屿副领事张振勋，月支俸银一百两，仅敷办公，所有随员薪水，由其自行酌给。该随员事务稍简而责任仍重，且聘自内地，远涉重洋，与海外各领事处随员事同一律，应请酌立章程，俟三年差满，准其随同副领事一并列保等因前来。臣查历届成案，各处领事官随员等，均按照异常劳绩奏保，副领事、随员既未开销薪俸，若不予以保奖，未免稍觉向隅。惟该员等应聘办事，究与各使臣奏调人员较有区别，可否援照寻常劳绩保奖章程，准副领事设随员一名，先将姓名、履历开报，详咨存案。自到差之日起扣，至三年期满，准其开保，以示鼓励而严限制。拟请旨敕下总理衙门覆议章程，俾资遵守，实于公务有裨。谨奏。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批该衙门知道。（卷九十一）

南洋华商呈商约大臣沥陈被虐情形请设立领事稟

南洋华商等为沥陈被虐情形并请设立领事以资保护事：……考之各岛，惟麻六甲通商最早，宋末即有华人前往贸易，明初荷

兰即在此开埠，旋与英调换望姑路，此百余年间事也。……商等经商南洋荷属葛罗吧、苏门答腊，英属新嘉坡、槟榔屿等处数十年，日与英荷官商相过从，故其间政治之得失，人情之美恶，莫不纤悉考研。谨述其大略……一、为日里之华工受虐也。查日里为荷兰外地，宜种烟。近年来专募华工开辟土地，而华民迫于饥寒者，奸人每乘其隙而诱之，或赠以银钱，或馈以酒食，曰：外洋生意我能为尔代寻，出洋资斧我能为尔代出，于是代写船票，代垫行用，每名用费十余元，带往新嘉坡、槟榔屿等处，转卖与西人日里管工之华工头者，强壮之躯每名身价可值五六十元至八九十元不等，少弱者值三四十元。（卷一六六）

13. 《皇清职贡图》

傅 恒等编著

文莱国，即唐时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明永乐（1403-1424）间，常入贡。相传夷目系闽人随郑和往，因据其地。负山面海，崇释教，恶杀喜施。禁食豕，犯者至死。以伐木采藤为业。男剪发裹绛帛，去须留髯，与苏禄相似。女散发垂肩，结巾于项，著衣裙而跣足。（文莱国）

柔佛国，在西南海中。其地有东西竺山。覆茅为屋，列木为城。地不产谷，常易于邻壤。尚释教，持斋累月，见星方食。以刀刺茭苇叶为文字。婚姻亦论门阀。男俱剪发，帽如覆碗，铜丝为胎，幕以白布，衣裤俱短，围花巾于腰，身不离刃。妇垂髻跣足，短衣长裙，披锦绶于肩，与苏禄相似。善织席。（柔佛国）

嘛六甲，即满刺加，在占城南。明初服属暹罗，永乐（1403-1424）中，其酋遣使入贡，封为国王，并勒碑文于其国

之镇山。后为佛朗机所侵夺。嘉靖（1500）时，敕还其地，迄无应者。今则为荷兰所属。其性情机巧，器用精致。亚于咖喇吧④⑧。男以色布缠头，长衣短裤，露胫曳履。女椎髻跣足，垂珠于项，短衣长裙，颇工缝纫。（嘛六甲）

14. 《外务部档》④⑨

嗣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钦承简命，出使德、和两国，时以此事为念。迨放洋后至新加坡，其时驻扎新加坡总领事候选道张振勋，过船谒见。臣以该道熟悉南洋各岛情形，即询以侨寓和属噶罗巴等处之华民，和人相待如何？据称：和国国家尚无恶意，唯噶罗巴等处之地方官，擅立苛政，待我侨寓之华民，奴隶不若，不与各国人一律看待，华民之独受凌虐，皆因中国未设领事之故等语。……

（出使德、和国吕海寰奏报南洋各地华人受虐情形亟宜添派领事保护摺，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本大臣现据驻汕头署领事官禀称，据德商美德洋行禀请本署领事转请中国地方官，准其在汕头一带招雇华工，前往北包纽⑤⑩、三达口⑤⑪做工。本署领事当向洋务委员商办，乃该委员耽延时日。本署领事又向惠、潮、嘉道处函请速为办理，经惠、潮、嘉道电飭该委员遵照办理招工出洋。至七月二十八日，包纽轮船到汕，所招工人共一百三十五名，均各情愿出洋，前往包纽，同上轮船。至二十九日，洋务委员照例上船查问，不知何故，忽一口同声，全不愿前往包纽，皆一同下船。三十日又有六十人回船，口称愿往包纽。因思该委员办理颞预，有意梗阻，以致该洋行赔累甚多。本署领事已将各情函达惠、潮、嘉道，并请其详查该委员如何办理，将洋行所赔洋银一万元，责令该洋行委员赔偿，以昭平允等情。

本大臣查该领事所禀，显系洋务委员从中有有意作梗，应请贵

大臣转饬惠、潮、嘉道，按照该领事所请查办。并将该委员撤换，以昭公允。

（德使以德商在粤所招华工不愿赴北包纽三达口是被华官梗阻要求赔补损失致外务部节略，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为咨呈事。

为照光绪三十年（1903）七月间，据惠、潮、嘉道褚道成博禀称，接汕头德领事照会：德商美最时洋行拟开新栈，租用德国轮船载货搭客，前往北般鸟^{⑤②}、山打根两埠，并设昌兴等客店五家，以便搭客住宿等由。当查该埠系英国属地，如果招工，何以未准英领事来文，美最时租船设店载工前往，是否为英国代办，均未声叙明晰，批饬查复，再行酌核。

旋据该道转据德国领事声复，北般岛雇船来汕，系专为载客，并非立有招工合同。又据该道另禀声称，七月十五日接汕头德领事电称，美最时行般鸟轮船七月二十二日抵汕，请通融办理，经由该道电饬汕头洋务委员方丞廷玗通融放行。八月初四日据方丞会同澄海县杜令等禀，美最时行轮船七月二十七日到汕，二十九日方丞等登轮查验，德领事引同进舱，正拟点验，骤见搭客一百余人环跪求救，悉称受人骗至香港，议定同搭轮往新架坡^{⑤③}谋生。今该轮来汕，始知载往山打根等语，经方丞等将客起调离船，交各客店领回。三十日复同德领事到船查验，只有舱面三十余人认系愿。此外各客，查系关禁舱底，不容进舱点验。并据何继业等七人赴局哭诉称，被金华泰客店逼勒出洋，载往山打根贩卖为佣，舍命逃出，乞遣回籍等情，由道转饬前来。

查美最时洋行，因北般鸟并非德国地方，不便招工，辄以装货搭客为名，影射私招，已属不合，又不禀候核准，竟行设法诱骗各工前往，迫令该道通融放行，尤属冒昧。饬行该道转饬洋务委员，与汕头德领事另议防弊章程，及稽查出口妥善办法，以杜流弊在案。乃汕头德领事竟谓方丞廷玗曾向美最时洋行索送礼金甚奢，未曾照送，因此挟嫌，于下船点验时，造言山打根地方恶劣，以致各客变志，该客因此受亏共银九千九百元，照请赔偿等

由。当经先后详晰驳复，并以所称方丞向索礼金各节，如能指出实据，自应查究照复去后。续于三十一年（1904）六月初一日接驻汕德领事照会，前称方丞索贿之事，现因美时行经手之人业已身故，无从调查等由前来。

查德商美最时洋行私诱工人，前往山打根等埠作工，经委员等赴船点验时，各工均称被骗，由委员饬将各工起调离船，办理尚无不合。该洋行借端索赔，意图恫喝，所称方丞索贿一节，又不能指出实据，自系诬捏之词，案经驳昨再三。现该德领亦未再及赔偿之语，自可作为完结。惟北般鸟、山打根等埠，现仍欲赴汕头招工，本年二月间曾据广州口德领事将新昌洋行招工合同章程二纸照送查核，当查中英新订招工章程第一款内开，两国订明，自后凡英属各处或归英保护之地，如须招用立约为凭之华工，即由英国钦差大臣将该英属及归基保护之地之名，以及将来招载华工出洋之通商口岸，招雇条款拟合之工价，一一照会中国政府等语。北般鸟、山打根招工，自应查照新章，由英使照会办理，照复德领事转饬该洋行遵照。现已数月，未接德领续请招工之文，或可作为罢论。至美最时洋行前请赔偿之事，上年承准大部电询，适因飭查未据具复，是以声复稍迟，合并附陈。为此咨呈贵部谨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德商美最时洋行私诱华人前往山打根等埠致外务部咨文）

（和属）此等华工，多由内地奸民诱卖出洋，带至英属新嘉坡，再行分送各埠。闽粤一带呼为猪仔，言其相待无人理。前年臣道出新嘉坡时，适领事孙士鼎赎回猪仔数名，臣面加询问，知人言之实非无因。

（使和钱恂奏和属华侨工商学务情形折，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日）

为申报事：

窃以拐带人口，法律綦严，贩卖出洋尤为罪所不宥，领事目

睹疮痍，实有不容缄默者，敬为我大部详陈之。

查新嘉坡埠计有新客馆六间，旧客馆七间，俗呼为猪仔馆。初次骗拐来者为新客，曾来各埠者，为旧客，而尤以旧客为可恨，盖猪仔之来，皆由旧客回华勾引而罗致也。以粤之广、惠、潮、嘉、琼，闽之漳、泉、福各属，实为大宗。潮、嘉由汕头，漳、泉、福由厦门，广、惠、琼各属，皆由香港。新旧客馆密布牙爪于内地，而于各口岸皆设栈以接应之。或甜言诱拐，或设局迷骗，或有偶失而见恶于父兄，或有获罪而不容于宗国，一经游说，鲜有不堕其术中者，载运来坡转卖各埠，其变幻凌虐，各情不一而足。以南洋群岛而言，香港、汕、厦为贩卖猪仔之区，坡埠实转运猪仔之地也。渣甸鸭家洋行轮船七日一至，大舱搭客多者千余人，少亦七八百人不等，折中计算，每船约一千二百人，其余直放厦门、汕头、海口者，以年计数，亦相等，核计每年大舱客来者，约十数万人，而以此项猪仔居十之七，盖稍能存活，皆不搭此等舱，因其千数百人困于一处，海航十余日，其秽气沸腾，无可方拟，此则领事前以查视验疫时所亲历见之。至若饮食粗粝，视同牛马，更无问焉！此猪仔来源之大略情形也。

既至坡埠，驱入客馆，状如囚牢。稍不服从，横加鞭笞，声达街巷，亦领事所得耳闻。诘责客馆，据称管辖人多，英政府受以格杀勿论之权。客馆死毙，不问善终屈死，均无庸洋医相验，便可埋葬等语。客馆卖成之后，由买主带赴华民政务司问话，签字立约，每名收费一元四角。立法之初，原定如不甘愿，准由本人筹给盘川十六元，向客馆取赎，但内地来者，以言语不通，又受左右逼胁，固不能言，亦不敢言，传话之人，遂得颠倒上下，故绝鲜取赎者。问话之不足据，其一。既名猪仔，自系粗人，不能执笔者居多，客馆请于政务司，令本人手拈笔管，名曰拈笔头，由客馆代签名于约上，初来之人不知，一经拈笔，即算画押。签名之不足据，其二。约由英官所订定，习久相沿，虽写明工资若干，半年期限满后，任便自由，无如日用所需，疾病医药，咸由工头代办，抽抵工资，工头任意开销，务使半年之中所费逾于应得之数，不得脱离而后已，良由工头向业主包工，承办

工之勤惰多寡，工头利益系焉。矿山植地人迹皆疏，工头不遵合约，虽吁地呼天，亦无闻见。合约之不足据，其三。此猪仔去路之大略情形也。

领事连月接各埠商民来禀及华工控告之案凡数十件，六月，广西虞生秦朝英密托同乡递禀，据称被拐卖至和属文岛埠，以力弱不能胜苦工，鞭打备至，被禁于狱；继又据该埠商人来禀，当使人劝导客馆，拟由领事捐廉暨各商集资取赎，以免涂炭斯文，讫答应后月余，卒未交出。又，七月，柔佛属之布来港工头领银逃匿，各工缺乏伙食，饿毙骆炳一名，众皆相率停工，业主英人以手枪轰毙何十一名。迭据逃回之华工司徒德等来告，并称除逃出外，悉被警兵捉去等语。当即详录供词，照会坡督，声明柔佛虽非英属，然柔佛为无约之国，无招工之权，华民既至坡地，业主系属英人，又经华民政务司立约，故向贵政府提议。旋据复文，嘱与华民政务司商办。据面称，权限不及，仅允公司补回逃出之工人工资数十元，至今尚未了结。调查政务司卷册，该港工人报名立约者五十二人，查业主希乎公司部据及工人禀称，均百六十余人，是偷运者多逾立约者两倍，毋怪政务司春季报告春季仅二千余名也。领事前奉两广督宪札开，暨琼崖道、兴泉永道移开，以会匪头目潜逃该处，商请英官索解回华，屡次与之商议，非答以权力不及，即以中、英无交犯条约为辞，闻该匪首等入山既深，复萌旧恶，为工头添虎翼，视工人为囚奴，苦上加刑，尤为可悯，此政令不同，权力不及之为难情形也。柔佛与坡埠隔一港，小舟可达，荒山极多，椒、蜜两物多出于此，内政自主，英官不能干预，更无问领事权限所不及。和属各岛棋布星罗，皆一水可接，偷运既易，稽察尤难，现时固未设立领事，即添设数员，亦无周密之法。文岛^{⑤4}一埠，在和属为小岛，中有八港，皆筑场圃种植，约计华工数万人，有林八记者，和官授以专利之权，与坡之客馆联合，势力最大，为全埠商人所侧目。

查猪仔由香港、汕、厦来坡，每名客馆约计十二元，客馆卖与林八记，可得和金四十盾，合坡银约三十元，林再卖与工头，可得八十盾。……

近年坡埠建筑柔佛、新山、吉隆铁路，雇用工人不少，工价日见加增。……

谨将新嘉坡香港新旧客馆开呈宪鉴

计开：

广泰和 广合源 琼海昌 广福泰 连兴 万泰昌
以上新嘉坡新客馆 源泉兴 振源昌 新成昌 广顺昌
锦和隆 新合顺 振南昌

以上新嘉坡旧客馆

(下香港新旧客馆略)

(代理新嘉坡总领事孙士鼎详陈华工出洋情形并拟办法
请查核呈外务部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二日)

少川仁弟大人阁下：

顷接星嘉坡华侨来禀，备述猪仔出洋之惨。兹将原禀寄请察核。此事似可由大部查明饬禁，以重民命而全国体。即希酌办为荷。尚泐。顺颂台祺。愚兄袁世凯顿首。

附原禀一件、单一件。

附一：星嘉坡华侨陈其愿等原禀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具禀星嘉坡侨民陈其愿等，为死者埋冤，生者受屈，叩宪奏呈，照会荷王提办，长国脉而全国体事。

……猪仔者，最辱国体，最伤国脉者也。其在中国者，或因家计之贫穷，或因嫖赌之失所。而奸人好利者，则从而引诱之。引诱已至，则牢笼而密闭之。轮船将启，则压行而速载之。其在外洋者，则早已购通线息，与英国华民政务司分肥，且预防打手，仍压迫而牢笼之，以待各处之采买者而获利矣。名为猪仔，莫的过于此矣！……

陈其愿、曾受之、卜应新、梁安世、许所从、陈耀光、李尚华、李廷谦、黄钦若、谢敬铭同敬叩禀。

附二：著名毒刑惨虐猪仔头名单

计开文岛猪仔头九名，余未详呈，均系在华无产业。

林阿八：文岛土生，三代甲必丹，富甲文岛。专运动英、荷头人，在文岛坐领猪仔。系毒刑惨虐最残忍者，与陈安益、黄光贤同著名。原籍广东镇平人。

张秀杰：文岛烈港土生，星嘉坡富商林阿八羽翼。在星嘉坡坐买猪仔。原籍未详。

陈正云：坤甸土生，星嘉坡富商鍾燧垣羽翼。在星嘉坡坐买猪仔。原籍广东嘉应人。

萧子璇：广东嘉应人，往来行走，压猪仔入文岛。

蔡阿浩：广东嘉应人，往来行走，压猪仔入文岛。

……

计开星嘉坡猪仔坐号，用六角招牌者即客栈，四角招牌者即猪仔坐号，多系广东惠州人，坐号太多，不能尽录。

邱广合源，住牛车水。振南昌，住厦门街。广合源公司，住豆腐街口戏园街。连兴，住海山街口红毛书屋对头。广泰和，住妈子宫前。新合顺，住牛车水。振源昌、广顺、锦和隆、源成，均住木咭吧梭。广福泰，住牛车水。

（北洋大臣袁世凯为星嘉坡华侨禀诉猪仔惨情事致唐绍仪函，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六日）

……经绅商设法与广福泰新客馆关说，用和金一百一十三盾，向林八记将被拐之秦次张，即广西附生秦朝英，取赎回坡

现据秦朝英禀称：年三十九岁，广西柳州府柳城县人。……缘因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柳州土游各匪作乱，生屡曹焚劫，财产房屋一空，栖身无所，度活无谋。不得已，于去年十月由柳抵梧，为谋生计，至今年五月初二日，有郁林州李鉴

泉，在客栈相遇，伊说在香港开有客栈，又说要荐生至新嘉坡广福泰栈理事。生以家计迫切，信以为实，伊即交信一封，嘱生带至新嘉坡广福泰栈。栈内司事人周清，是吾好友，一定招呼云云。生遂于五月初六日，由香港下船，十六日到新嘉坡广福泰栈，即投李书于周清。詎料周清佯为不知，而栈主立刻监禁重楼，后二日，叫生去华民政务司报名，并嘱此地例规，报名时拈笔头，不可反抗。生料中必有怪，不听其言，蒙洋官吩咐，既不肯拈笔头，须另立一榜。栈内有一工伴，甘言劝生，略拈笔头，不须亲自挂号，何妨之有？我仍写信一函，荐汝去文岛当笔墨事，不然今夜定被打骂，又且指天指地为誓。生于是屈从，于二十一日，栈主叫生下船，生向工伴问取荐书，工伴说问栈主，栈主辞以不知。生即愕然，不肯下船，栈主乃呼工伴前拉后拥，不由不从。五月二十二日到文岛，二十四日到双溪烈港锡兴公司，把力乡内要做苦工。……

以我大人领事星洲，关心民膜，凡有益于我华人者，莫不勇以为之，有损于我华人者，莫不急以除之，真我华人之父母也。今日者生之一人，虽蒙大人救出火坑，沾恩不浅，尤望大人设法照会和官，改良宽待华工。如其不改，则凡华人到新嘉坡者，一概禁止，不许卖过文岛，则彼虽欲不改而不可得也。更望设法惩治林八记、张秀杰、广福泰等诸恶坑害同胞之罪，则不独身受者蒙其泽，即众华工受煎熬于彼者，均沾大德无涯矣。并呈缴华民政务司钤印合约一纸等情前来。

又，据贵州都匀府都匀县廩生金一清，即被骗卖之李永清，湖南永州宁远县庠生谭书麟，附生梁栴，广东广州府新会县文童欧月初，广东高州府信宜县文童李星等，先后具禀，以骗卖入港，勒作苦工，文人不胜苦力，备受惨酷等情。……

领事详阅该生等来禀，文理清通，学亦整洁，驱逼为奴，尤为可悯。欧月初禀称：卖在双溪烈港锡兴公司，充当苦工。当传秦朝英来问，曾否认识知道？据称不但认识，并且同时被拐，又复同船前往文岛。其时有金一清、李星二名，亦同在船，狂呼惨哭等话。各禀所叙始末情形，历历如绘，与秦朝英所称又复吻

合，其为诱骗强逼贩卖猪仔，自无疑议。……

……又查光绪三十年（1904），中、英会订保工条约第一款，现两国订明，自后凡英属各处，或归英保护之地，如须招用立约之华工，当随时即由英国钦差将该英属，或归英保护之地，以及将来招载华工出洋之通商口岸，招雇条款，拟给之工价，一一照会中国政府。又第六款，中国可以简派领事官，或副领事官，前赴华工所至之英属，或归英保护之地，照料彼等利益安乐。又第十二款，现订明工主不得以按照本约订立之合同所载，谓可不与该工商允禀准中国领事官，或副领事官，擅将该工拨归他主各等因。查中国与和国本无招工之约，又非英国保护之地，则未经英国钦差照会中国政府招用立约为凭之华工可知。和属各岛与中国通商口岸，现无直接之船，既至坡埠，中国设有驻坡领事官，应有照料彼等利益安乐之权。华民政务司擅立合约，转运和属工主，又不与该工商允禀准中国领事，擅将该工拨归他主各情，皆与条约大相违背。领事职司保护，目睹同类相残，近在咫尺，势不忍不为斯民请命。秦朝英等身列胶庠，类皆文士，尤难忘狐兔之悲，况贩卖人口，例有明条，事关国耻，证据具在。应请大部会商和国驻京公使，速行明订工约，直接向中国通商口岸招工，设立和属总副领事，稽查保护。如由坡转运者，照领事前拟办法，仍由新嘉坡总领事随时调查，分别招工、卖奴两途，就近与新设驻和属领事互相稽核，抑照领事前请禁止华工出口，以厚民生，而存国体。应如何交涉办理之处，伏乞批示祇遵。除申报商部，出使英国大臣，闽督宪，粤督宪外，理合申报大部察核施行。须至申者。

（代理新嘉坡总领事孙士鼎为和属苛虐华工及速订工约等事致外务部申文，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六日）

为申报事：

窃查拐卖人口，贩运文岛惨酷情形，业经节次申报在案。嗣又先后赎回贵州廩生金一清、广西附生朱欏、文童林浩、湖南廩生谭书麟、附生梁欏、广东文童欧月秋、李星暨谭书麟所带跟丁

李吉卿等八名回坡。并据禀诉虐待各情，□□惻。当经领事分别资遣回粤，并函请各省同乡官妥为安置。谨将□□□□□□□递禀词，及各生寄来联名报告一纸，汇同申报大部察核，训示祇遵。除申农工商部、闽浙督宪、两广督宪、出使大臣、议约大臣外，理合备文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附：华工联名哀告

看看看！同种消灭无形之实录

湖南宁远县廩生谭书麟、湖南蓝山县庠生梁丽、广东新会县文童欧月秋、贵州都匀县廩生金一清、广东信宜县文童李星、广西柳城县廩生秦朝英，谨哀告于我中国四万万同胞。诸君，请看今日黑暗地狱，不亚于美洲、非洲之和兰属地。该属地辱我国体，虐我同胞，加以丧尽天良、毫无人理之奸商，为虎作伥，自残同种。生等误受其欺，被骗拐卖至此，屡遭和人酷虐，九死一生，幸蒙孙总领事设法拯出苦海，同乡官绅集资备赎。生等受恩深厚，感激涕零，无以为报，谨将亲历其境、备受艰苦各状，告我同胞，尤望我同胞转相告语，免再堕入地狱。今将在坡经某君详询各情问答之词，开列于后。

问：在港被骗，在船是否锁禁之情形，及川资之有无多寡。
一、凡华人被骗来洋者，每多在香港各处，每一猪仔馆用人各处去骗，或在粤东省城，或在临近各府州县，多方引诱，如秦朝英遇李鉴泉时，相交两月之久，并在港请吃花酒等事，临行，李曰：你我至交，岂能卖你作猪仔乎！谭书麟、梁丽主仆三人，十一日到香港新广万来盛筵款待，十二日晨餐食，顷即昏迷不醒，大约食内下毒。至醒时，船已开行。查问行李下落，始知被骗。又闻有李某由学堂暑假回籍，后拟返学堂，半途遇某栈某人曰：阁下到学堂，何不出洋考查格致，我有友人正拟出洋。李某信以为真，亦与偕行，至坡锁禁，始知被骗。又赖某系嘉应州人，十九岁，在家族学堂读书，冬初伊兄在荷属有信，相招到坡

住顺和泰，被栈伙引诱，未及一月，所携之资已罄，遂约其同到文岛一行，及到文岛，始知受骗。……

闽粤各口及南洋各埠，几以贩卖人口为商业一大宗，即如坡埠，某某等，今姑讳其名，遇有公益之事，辄踊跃赞成而独于贩卖人口，悍然为之，人心难测，一至于此。……

问：到坡客栈是否锁禁，华民政务司问话及签约情形。一、到新嘉坡，将上岸时，广福泰等猪仔栈，用人十余名，如狼似虎，到船上押解至伊店中，当时每人照相片一个，锁禁楼上，与监狱无异，第二日，嘱至政务司报名，未去时，司事人预为告诫，要应允做锡工，如不应允，回栈定遭毒打。及至政务司问话，旁立司事人，问做某样工，则应允做锡工，当即自拈笔头，旁人代为签约，押回店中锁禁，听伊发落。不几日，有医生来看，看毕，即押上船。虽在华民政务司签有工约，该约现在虽曰改良，尚未实行，自表面观之，本属完善，到工后，该约直一无用之废纸耳。

……

窃按和人辱我国体，虐我华人，凡有血气者，莫不切齿，记者不敏，思所以对待之策有八，敬为我同胞陈之：

……

二、由新嘉坡领事照会英政府，为保护华工起见，暂时停给华工出口赴和凭照，俟工约定时再议，如不停给凭照，亦须由领事与华民政务司妥商稽查有无拐骗情事，严定客馆章程。此条中、英工约具在，当据约力争。

……

记者浙人，寄居星洲一载，于闽人、粤人决无仇怨，惟公理所在，民命所关，难安缄默，阅者谅之。

计开猪仔馆

新嘉坡

广泰和 广合顺 琼海昌 广福泰 连兴 万泰昌 顺和泰 广

发号 邱广源 源泉兴 振源昌 新成昌 广顺昌 锦和隆 新
合顺 振南昌 广福安 广顺 源成

……

汕 头

……

押解到坡之人：

香港：黄祥兴。

汕头：廖纬芬。

海口：莫翰苑。

加应：蔡阿诰。

在文岛最毒收买猪仔之人：土生林八记，黄光贤，陈安益及子梦丁、梦添，吴云樵，钟燧垣，温庆武，黄陆秀，叶秀贤，伍连忠，黄阿奎，林庆椒。

在坡经理及转运之人：何慕濂，号亦周，番禺人；张秀杰，土生；陈止云，嘉应人，土生陈安益之子；陈兆祯，号梦桃，惠州人，现为应新学堂总理；何宝华、谢惠堂，镇平人，专在本县诱拐，并有产业；萧子旋，嘉应人；邱敬仁，邱晋梁，号少铭，俱镇平人，专在本县诱拐江西到县之挑夫，所拐之江西人到坡，敬仁到顺和泰，晋梁到振大兴。

以上铺号及奸徒姓名，均经新嘉坡梁姓见闻所及调查属实。

附：华工稟词

具稟人：贵州省都匀府都匀县廩生金一清，即被骗卖之李永清，年二十八岁，为被奸串卖，含冤莫白，恳恩作主救援，以解倒悬事。

……因粤东将弁招考，生请假到省向学，蒙将弁选取，因无殷实铺保，故未获进。生忖思家中尚有白发双亲，髫龄小儿，当即欲买舟回里，无奈川资缺乏，难以动身，不得不转往香港告贷盘费，住广祥合栈，栈司事人刘益州突起不良，即说他有好友在

新嘉坡开设广福泰栈，前曾托请一士人调理来往信件，每月辛金一十六元，伊若写一荐书，他必一力招呼，云云。生是时以他言近确实，即信以为然。他遂假写荐书一封，交与生带去，生亦曾看他所写之荐书，确是无差。六月二十三日至新嘉坡广福泰栈，投荐书于司事人，不料他竟不理。二十五日叫生至北麒麟报名，并嘱要应允做锡工等语。生当报名时，于问官案前，已禀明生只能从事文墨，不能做工，当蒙问官示立在傍侧，乃栈中人等，见生不允，即极力逼生应从，又说如不能用武，东家定必委以轻巧之职。生以他不由分说，只得屈从。二十六日到文岛，竟不知东家乃是何人。且言语不通，无从伸说。二十八日，荷官派差，押生落船，前往双溪烈港金兴公司，逼生担泥做锡，情何以堪。窃生自幼读书，气力微弱，未经做过佣工之事，一旦加以担泥之苦，冤惨何堪。真欲求死旦夕，但思维再四，与其死于无益，不如乞叩天恩，解生倒悬之苦，庶几保全生于万一也。如蒙宏开法纲，莫罗比翼之禽，大发仁慈，早行方便之路，情不得已，哀哀上诉，沾恩切稟。

具稟廩生谭书麟，年十九岁，系湖南永州府宁远县人氏；庠生梁丽，年二十四岁，系湖南桂阳州蓝山县人氏，为骗鬻陷害，续恳电怜提救残喘事。

窃闻大人下车以来，急保赤为务，议立新约，德政优备，凡华民之在夷者，沾此渥泽，咸兴孔迕之歌矣。情生等隼仆李吉卿，于五月初底东粤省访友，衅因遇骗恶谢庭瑞，自道湖南人，言谈之下，生等以为乡亲，俱以实告，不料恶窥生等初来，不悉情弊，中怀叵测，陡起狼心诡计，诱生等至香港新广万来店。十一日晨，餐中恶毒药，人事昏昧，恶将生等二人置于春生船中，行李银物骗去殆尽。未刻方醒，骇异询知船已驶行，无可如何，到星嘉坡，猪仔头押生等入广福泰栈。至二十七日，政司问话，曾恳求哀诉，不由申说，强将生等鬻与文岛之高木埠义福公司谢玉记头家名下为佣，骗鬻陷害冤情，前已寄呈案下，曷敢多渎。可怜斯文弱质，充为骆马，酷受鞭笞不容喘息，不见天日，兼之水土不孚，疾苦交作，如不禀恳电提，诚恐残喘难延，冤苦何

伸。为此望轸号泣，续恳青天大人台前垂怜大张作主，速赏电提拯救残喘，甘棠万古，顶祝千秋。

具禀文童欧月秋，年方三十岁，系广东新会县民籍，为串同骗卖，乞恩拿究封禁，拯救回国事。

情生向来读书为业，因父亲弃世，投笔往龙州从戎，曾在何葆芝大人税务局司笔墨，复在苏子熙官保文案局内司笔墨，因何大人卸龙州道任，苏官保遇事调京，遂携砚来梧州谋差。于本年闰四月初间，偶遇香港合安栈之伴李鉴泉，同寓官商客栈，日与往来。居处一月，不料早藏祸心，蜜语甜言，百船计诱，累劝生来石叻谋事业，日后定获满囊而归，并愿代写荐信与石叻广福泰栈之司事周清，觅以笔墨之职。生一时不察，惠然肯来，于五月初三日与伊由梧来港，寓合安栈。此时招呼备至，并云代出船费无虑。初六日由港来叻，十六日到广福泰栈，投合安栈之信周清，不惟不恤，并将押禁重楼，此时方知李鉴泉、周清乃系猪仔头，合安栈、广福泰栈乃系猪仔馆。过二日，押生到北麒麟拈笔头，生不允从，乃广福泰栈内之伴从生耳畔以辣言恐吓，伊云：若肯听从，亲托行江以笔墨之职，倘固执不允，不特朝夕不与饮食，回来定受鞭挞，并卖去远方，回华难想矣。生所以逼得从权，于二十一日下船，生又不允，伊等将生前拖后打，遂被卖与荷兰。二十二日到文岛，二十四日到纲甲山属下烈港锡兴公司做吧力。生平日未经重工，一旦以巴力相加，十死宁有一生乎？逼得沥情上诉，伏仰大人秉政大公，好生为念，恳将李鉴泉、合安栈、广福泰栈等，究治封禁，并乞拯救生回国，则预祝公侯万代矣。

具呈广东高州信宜县铜锣村民李崇贵，年六十九岁，为失子知踪，恳恩救援回家，以全安老怀幼事。

缘民有一子，名李星，年三十二岁，自幼读书，嗣后课蒙为业，因在东安，于二月十八日到香港合安栈，于三月过番到新嘉坡，寓广福泰栈，查知被栈主卖至文岛双溪烈港广兴公司内做吧力。……闻大人领事星洲，关心民膜，凡有益于华民，无善不作，只得寄呈泣诉衷情，哀恳救援回家，以遂民等终养有赖，则

感戴大德无涯矣。

具禀人广西桂林府文童林浩，原籍广东番禺县人氏，年二十岁，为被奸骗卖害深水火，恳恩拯救严办事。

缘童于乙巳年（1905）四月游学京都，……至今年五月，因暑假回里，七月中旬出省，图考测绘学堂，寄寓仙湖街东陞公馆，适与香港合亨栈司事周瑞琳同住，渠力劝童与伊友黄祥兴栈出洋游学，以求格致，以考察山川人物。童是时本欲精求格致，一时不及明察，遂许与之同游。八月初四日，即由合亨栈买船票抽身，十二日到新嘉坡。伊带童投广合源客栈，岂知黄祥兴包藏祸心，竟将童押禁重楼，是时始知奸徒欺骗，将童作猪仔卖矣，其奈之何。后二日，栈主即带童至北麒麟报名，嘱童要拈笔头，童不允，即向华民政务司以被骗禀告，奈栈主不准童说话，逼童远立，不由分说，捉童手以拈笔头了事。十五日带童落船，童不去，胆敢前拖后打，无计可逃，迫得屈从。十六日到文岛埠，派往双溪烈港顺兴公司充当新客。……

……

具禀文庠朱睿，为猾骗强鬻陷害斯文，号恳提救事情。生系广西桂林府义宁县人氏，年二十四岁。自幼肄业诗书，于己亥蒙提督广西全省赵学政考取县第五名，嗣缘先父凤才调授两广督标左营参将，莅任三载，不幸于癸卯秋辞世，生扶柩旋梓，三年服阕，只为出产渐薄，饥驱出走。兹因故交胡宗贤在布鲁威多年，前岁付音归唐，约生一往，遂于今春二月念五日，由家起程，三月初七日至香港，偶遇猾骗周亚卿套生落船，于四月初二日至星嘉坡，入广福泰栈，言要将生鬻佣。生惊讶怪问，吵闹多时，勒生出船银十六两，乃准放出，生囊空秋水，无可如何，不数日竟被改名朱锡，鬻于文岛之高木埠第三十八号义福公司谢玉记头家名下作佣，艰苦万难，棉力莫支。……

具禀文童林浩：年二十岁，系广西桂林府临桂县人，为苛虐华工，恳恩设法保护事。

缘童于丙午八月被奸骗卖至文岛双溪烈港顺兴公司，充当新客，蒙大人体念斯文，将童提出，感激殊深。童既出火坑，……

试将其苛待华工之实在情形，详悉陈之。

……及到新嘉坡，广合源等客馆司事十余人至船，形似虎狼，将新客押解回栈，当即照相一个，挂牌于胸，书明姓名、籍贯，与相一同映出，押禁重楼，异日带到北麒麟报名签约。未去之前，司事预为告诫，谓到北麒麟问话，无论种烟、种蔗、做锡、做煤，俱要遵从，否则回栈定遭毒打。及北麒麟问话，旁立司事，问作何项工，答以做锡工，各以手拈笔头了事，仍带回栈，听伊发卖。不几日，栈主偕西医至楼，将新客赤身检选，置横竹于楼上，令新客双足跳过，其或体弱检选不上，立即移居他楼。获选者带到文岛暂住空屋，代理头家林八记、吴襄和等，偕和官前来，仍将新客赤身验看，强者发往各港做锡，弱者留种甘蔗……

（代理新嘉坡总领事孙士鼎为文岛华工被虐事致外务部申呈〈附华工禀文〉，光绪卅三年二月初三日）

为申报事：

窃领事前以华人被拐出洋致受惨虐，迭经申报大部察核在案。嗣因《羊城日报》收全文登录，新嘉坡总督以报告不确，有损名誉，一再诘难。领事答复，当以曾经被拐、身受凌虐之人为证，五月，经将上年由文岛赎出之湖南廩生谭书麟、附生梁欉二名，调回照请集讯。现准英辅政司照覆文开，奉总督谕：谭书麟、梁欉被拐一案，今已讯明，业将拐卖该生之广福泰新客馆查封，并将客馆内凌虐该生之叶顺田驱逐出境，相应照会查核等情前来。

查南洋各岛被拐鬻身之华工，不可以数计，其积弊在于内地各口，其畅销在于和属各岛，而各岛除邮船之外，并无直接之船，新嘉坡居于中央，遂成买卖猪仔之墟市，操此业者，其势力之宏大，其布置之周密，其声息之灵通，其诱骗之工巧，有非笔墨所能穷尽者。今将广福泰客馆查封，叶顺田驱逐，是英政府已有默许整顿之意，经此查办，或冀惩戒万一。领事仍当随时慎密调查，得有确实证据，再行要商改良之法，理合先将办理情形，

驰报大部察核备案。须至申者。

（驻新嘉坡总领事孙士鼎申报英督已将猪仔馆二家查封呈外务部文，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

敬再禀者：所刊各禀，因星加坡《总汇报》，为保同种起见，被文岛土生子工头陈安益、猪仔头陈梦桃父子、甲必丹猪仔头林阿八等，前后运动英、荷各官，致重罚六千五百金。所有各印字局，皆畏惧奸人报复，所以禀内各姓名，多为空白不刊，或故错漏，未能尽行眷明。呜呼！堂堂中国，尚不及文岛一土生子魄力如此其雄，无怪乎海牙公会欲置我于四等也，可不痛哉！又，凡英属所谓华民政务司，荷属所谓甲必丹者，皆我国领事本行之义务，此权必尽夺回，概归我领事办理，我华工、华侨恒多幸福矣！

……

附呈湖南廩生谭书麟等看看同种消灭无形之实录

湖南宁远县廩生谭书麟、湖南监山县庠生梁丽、广东新会县文童欧月秋、贵州都匀县廩生金一清、广东信宜县文童李星、广西柳城县廩生秦朝英，谨哀告于我中国四万万同胞。诸君，请看今日黑暗地狱，不亚于美洲、非洲之和兰属地。该属地辱我国体，虐我同胞，加以丧尽天良、毫无人理之奸商，为虎作伥，自残同种。生等误受其欺，被骗拐卖至此，屡遇和人酷虐，九死一生，幸蒙孙总领事设法拯出苦海，同乡官绅集资备赎。生等受恩深厚，感激涕零，无以为报，谨将亲历其境、备尝艰苦各状，告我同胞，尤望我同胞转相告语，免再堕入地狱。今将在坡经某君详询各情问答之词，开列于后。

问：在港被骗、在船是否锁禁之情形及川资之有无多寡。
一、凡华人被骗来洋者，每多在香港各处，每一猪仔馆用人各处去骗，或在粤东省城，或在临近各府州县，多方引诱。如秦朝英遇李鉴泉时，相交两月之久，并在港请吃花酒等事，临行，李

曰：汝我至交，岂能卖汝作猪仔乎？谭书麟、梁丽主仆三人，十一日到香港新广万来盛筵款待，十二日辰餐食顷，即昏迷不醒，大约食内下毒。至醒时，船已开行。查问行李下落，始知被骗。

又闻有李某由学堂暑假回籍后，拟返学堂，半途遇某栈某人曰：阁下到学堂，何不出洋考查格致，有友人正拟出洋。李某信以为真，亦与偕行，至坡锁禁，始知被骗。

又赖某系嘉应州人，十九岁，在家族学堂读书。冬初，伊兄在荷属有信，相招到坡处□栈，被栈伙引诱，未及一月，所携之资已罄，遂约其同到文岛一行，及到文岛，始知受骗。……

闽粤各口及南洋各埠，几以贩卖人口为商业一大宗，即如坡埠某某等，今姑讳其名，遇有公益之事，辄踊跃赞成，而独于贩卖人口，悍然为之。人心难测，一至于此。……

问：到坡客栈是否锁禁、华民政务司问话及签约情形。一到新加坡，将上岸时，广福泰等猪仔栈，用人十余名，如狼似虎，到船上押解至伊店中，当时每人照相片一个，锁禁楼上，与监狱无异。第二日，嘱至政务司报名。未去时，司事人预为告诫，要应允做锡工，如不应允，回栈定遭毒打。及至政务司问话，旁立司事人。问做某样工，则应允做锡工，当即自拈笔头，旁人代为签约，押回店中锁禁，听伊发落。不几日，有医生来看，看毕，即押上船。虽在华民政务司签有工约，该约现在虽曰改良，尚未实行，自表面观之，本属完善，到工后，该约直一无用之废纸耳。

附呈丙午嘉应十二龄小童梁炳文即梁锐元敬告同胞电请政府禁止猪仔往洋启（锐元本年四月由嘉应合群学堂告假来星嘉坡省亲，蒙孙总领事送本坡广肇惠养正学堂读书）

……仆自壬寅之夏，随家君在洋历游英兰各岛，是年回里，始学诗句，明年又复往洋盘旋二载，曾蒙邱孝廉菽园先生各公等指正诗文，寻奉家君命归应童子试，又深蒙秦牧伯过誉，忝列前

茅，于今三年，所见各埠之猪仔情形，犹历历在目，诚有使人口不忍言，而笔不忍录者。……孙总领事之申禀政府，谅共闻之矣，竟不为速行禁止，将奈之何哉？……不观乎广西生员秦朝英被荷人痛打藤鞭三十之惨，贵州廩生金一清受荷人惨虐之悲，湖南廩生谭书麟、附生梁丽主仆三人，同为受苦之情乎？彼数人者，非富而且贵之人乎？若非遇孙总领事发尽菩萨低眉之想，金刚努目之威，更施尽财神之力，其不如廖光甫、陈二、罗大、莫阿茹、周四、陈元、张姚琳等之惨死者几希矣。……

附呈丙午荷属文岛华侨邮寄星嘉坡《总汇报》通信

文岛之惨戮华工，已形极点。如三等奴隶文岛之林阿八炮击、刀砍猪仔周四、陈云等，毙命多名。流石三等奴隶黄光贤之踢死、打死、弹死、迫死以及各等惨死黄武、颜松郎、陈二等数十名。流石吧力头陈安益之迫死、打死梁六、张姚琳、冯阿生等多名。烈港吧力头叶秀贤之打死莫阿茹等多名，此皆最近最著之事者也。且有多人愿出而为证据者。噫！不止此也。尚有人所共知而未及言者，吾人一秉至公，今更请为诸君述焉。一为文岛巨商吴云樵，大埔人也；一为星嘉坡应新学堂总理，文岛土生子陈梦桃也，平日专于猪仔为事，较林阿八犹先经营猪仔者已数年矣。其阴险恶毒，出没无常，诚有神鬼所不能测度者，故人若忘其为恶也者。文岛之猪仔，向由北海、海口两处乘帆船而来，其不肯登岸者，亦曾被林阿八等胁，荷兵在船弹毙数十名。自前年始，有乘轮船直抵文岛者，又有由星嘉坡猪仔馆而转赎者。近因文岛猪仔价高，每名售英银八十大元，又有由零星而办者，则不胜枚举矣。要以镇平人为最。其零星所办者，则系多住客栈，佯以水客为名，实以猪仔为事，此皆未足与钜商吴云樵、总理陈梦桃为比敌也。彼二人者，阳似欲为绝大之功德，而阴则相作无穷之祸端。愿诸君毋以其某账捐也助银若干，某学堂也助银若干，某善社也助银若干，以为果为善士，不知此正其行为诡秘，掩其恶而不使人知之，不知肺肝如见，又岂能瞒。此等区区小数之捐款，岂能偿此岁没数千名猪仔性命之大恶乎？……

附呈本年三月荷属文岛陈其愿等上周制军稟

……闻星嘉坡之猪仔馆，亦仍复大张门户，自正月至今，猪仔之入星嘉坡口者，计有四万余名。云汕头来者，约居半。……

附呈嘉应医生梁希曾丙午秋上京外各大宪书

……

谨将禁猪仔条陈十则列左：

计开

……

一、……自后凡往洋者，要先由左右邻保结，谓其人或有生意在于外洋，或有店家相请，或有亲戚可靠，然后到地方官处领凭，不得糊涂为客棧担保。据凭则到各洋务处对查，及到星嘉坡、檳榔嶼等处，则又由领事再查，查明方准登岸。

……

附呈本年三月嘉应医生上粤督周制军书

……速为照会英、荷两国政府，首先查封星嘉坡各埠之猪仔馆，绝其窝藪，严缉各猪仔头，就地正法。一面提办各惨毙华工之罪魁，如文岛之林阿八、陈安益、黄光贤之类，使人人尽知我中国之有威可畏。一面专设领事稽查，不得任被自行买卖，自行刑杖，并除其一切苛政。……至星嘉坡等处，则专责成于各处之领事稽查，查明即将猪仔释放，其猪仔头，即囚回中国正法，无使英国华民政务司干涉此事。且猪仔之形迹，最易分辨，设当事者能实心办理，一名都不能瞒过。……

……自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来，荷翻译官乃献计赁轮船载华工之满期者回华，由海口、北海、香港三处起岸，以冀复载北海之猪仔。不意仍载不来，只得高抬其价至英银八十大元，再为运动英国华民政务司，乃决计由星嘉坡转赎各处

之猪仔，以当苦工。……此（海）〔则〕星嘉坡入文岛之猪仔情形之大概也。

……

自乙巳年文岛之猪仔由星嘉坡转赎以来，其猪仔半系之轮船载往文岛，半系荷公班衙轮船载往文岛。兹因星嘉坡之报馆，时将文岛惨情报告，今即多改由星嘉坡直透至文岛之小港，名空壳槟榔者登岸矣。系甲必丹料理压猪仔入文岛者，一为大埔人曾国垣，一为嘉应人廖蔚概，一为嘉应人蔡阿浩，此则文岛猪仔出入之实在情形也。

……

星嘉坡之猪仔，半由香港，半由汕头两处载来，其情形已详于香港文报局之委员禀内，更详于湖南廩生谭书麟同种消灭无形之实录，又详于香港电报局温委员禀内，兹未再述。其余陈其愿禀内，并生前陆续所呈各大宪禀内，均尽详言之矣。

（南洋英荷各岛华民为华工备受苛虐呈
赵尔巽禀文，光绪三十三年 月 日）

为照会事：

本国属地及保护之地招用华工一事，去年会定保工章程第一款内载，自后凡英属各处，或归英保护之地，如须招用立约为凭之华工，当随时即由英国驻京钦差大臣，将该英属或归英保护之地之名，以及将来招载华工出洋之通商口岸，招雇条款，拟给之工价，一一照会中国政府等语在案。

兹准本国外部大臣来咨，以本国所属北婆罗洲政府欲用立约为凭之华工，拟由汕头招载出洋。所有招雇条款，均于该工应行画押之合同底稿上载明。嘱向中国政府声明前来。本大臣准此，合行备文照会。即希贵政府按照以上所载章程第一款，立饬该通商口岸地方官，竭力设法，俾招工事宜得以迅速办理，并照第二款饬行关道，派保工委员从事可也。须至照会者。

（英使萨道义为北婆罗洲招工事致外务部照会，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为照复事：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一日接准来照，以本国属地及保护之地招用华工一事，去年会定保工章程第一款内载，自后凡英属各处或归英保护之地，如须招用立约为凭之华工，当随时即由英国驻京钦差大臣，将该英属或归英保护之地之名，以及将来招载华工出洋之通商口岸，招雇条款，拟给之工价，一一照会中国政府等语。

兹准本国外部大臣来咨，以本国所属北波罗洲^⑤政府，欲用立约为凭之华工，拟由汕头招载出洋。所有招雇条款，均于该工应行画押之合同底稿上载明。嘱向中国政府声明。本大臣合行照会，即希贵政府按照以上所载章程第一款，立飭该通商口岸地方官，竭力设法，俾招工事宜得以迅速办理，并照第二款飭行关道，派保工委员从事等因前来。

查上年南斐洲在华招工，按照保工章程第一款，另订招雇条款，拟给工价各节，均属周妥，此次北波罗洲在汕头招募华工，与南斐洲^⑥招工事同一律，贵大臣所送招雇条款，尚未详备，应仍援照南斐洲招工条款办理，以期妥洽，相应照复贵大臣查照见复可也。须至照会者。

（外务部为英属北婆罗洲在汕头招工应按南斐洲招工办理事致英使照会稿，光绪三十一年十月）

兹某某为某镇某乡某人之代表人（以下称为雇主）与华工某某（以下称为华工）订立合同如下：

一、该华工等，现允前往某处代以上所载某人作工于种烟之地，一切应为之事，均行竭力作工。

二、华工等作工时刻，每作工之日，作工至多十点钟。

三、雇主按照工人所付烟叶种类给价，如头等者，每千棵给价银洋八员。其不能种烟之时，该工人等所作每日之工，按照英属北婆罗洲种烟各场向章付给工价。

四、华工等先由雇主支用银员若干，应于将来所得以上工价

内扣还。

五、华工等于每华月初一、十五两日歇工。

六、雇主应自行指给华工所居之处，并医院看病各费。其饮食衣服，皆华工自行筹办。如实有为难，不能自办，雇主即照市价代为筹办，由工资内一并扣还。

七、如华工于一年内病至三十日之久，或虽无病，而不愿作工，雇主除令照日补工外，即可于其工价内，扣除旷工日价若干，惟此项扣除工价及补工各情，两造如有争论，应向该处地方官或他当权之官誓供，听其审断，如果有扣罚之情，应详注工人册内。

八、如华工于限期之内身故，雇主应按华例成殓埋葬。

九、华工上船之后，应遵船上章程，安分乘坐。

十、此合同系由签字之日起，一年为限，或至该华工所支各款清还为止，然总不得过三年。须至合同者。

年 月 日 雇主

(北婆罗洲政府所属各处招用华工合同底稿，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洪英使节略开：南洋英国属地北婆罗洲拟募华工，一、在烟台招工，载往北波罗洲，不立合同。每日工资至少二毛五分，每月获二十元；在中国先给十元，至波作工补足。如愿迁居其眷口，官为载往，如愿租地耕种，每地三亩，年租乙元，九十九年为期。二、拟在厦门、潮州，按现时新加坡办法招工赴婆。无论何国人一律平权，各处皆设有华民护卫司等因。该使所称如可允准，再由部详与磋议办法。希酌电复。外。个。

(外务部为英属北婆罗洲招工事发闽浙、两广总督等电，宣统 年五月二十一日)

洪前奉电开：英属北婆罗洲招募华工，由英使开具节略嘱酌核电复等因。查英使节略条文极简，又声明不立合同，似难允准。从前外人招募华工，每多虐待情事，全赖预订合同，以资保卫。

此次招工赴波耕种，虽较路矿工作稍为平易，然华工远适本洋，如不预立合同，惟殊可虑。拟请大部仍与英人妥订合同签押实行，似于保工政策有裨。统析督核是荷。龙。东。

（北洋大臣为英拟招工赴北婆罗洲耕种应予
订合同发外务部电，宣统 年六月初一日）

外务部钧鉴：据交涉使呈称，电经厦门道就近体察情形，并与厦门商会筹商，以北婆罗洲招工一事，金称外人苛待华工百无一回，其害不可胜言，应请阻止等语，请转详前来。相应电复查照。寿。敬。

（闽浙总督松寿为英拟招工赴北婆罗洲应予
阻禁发外务部电，宣统 年六月二十四日）

15. 《总署清档》^{⑤7}

窃据代理新嘉坡总领事官罗道忠尧声称：窃职道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十一日，准新嘉坡辅政司薛腾南蒙照称，奉驻扎新嘉坡兼海门等处总督面谕，现在景莖^{⑤8}、啤腊^{⑤9}等处巡抚，业与各轮船公司议设商轮升挂英旗，由广东省河直驶景莖，路过香港、新嘉坡，运载华工，嗣后华人前往景莖，可期便捷，且省香港、新嘉坡两处盘船驳换水脚，既可便宜，即日后回华亦免周折，饬即照会贵总领事官转禀贵国政府等语。奉此。本辅政司查此举，专为利便华工起见，所用轮船业经筹便，不日即可成议开办，为此照会贵总领事官，请烦禀明贵国各大臣查照，准赐方便，并释疑惑，实深裨益等因，照会前来。

职道查事关交涉，理合申报察核施行等情到本大臣。据此。除咨呈两广总督部堂谨请察照外，理合具文咨呈贵衙门，谨请察照施行。

（使英罗丰禄为英人已议设商轮升挂英旗自广东省河载运
华工赴景莖呈总署咨文，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二十七日准出使英义比国罗大臣咨称：据代理新嘉坡总领事申称：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准新嘉坡辅政司薛腾蒙南照称，奉驻扎新嘉坡兼海门等处总督面谕，现在景莖、啤腊等处巡抚，业与各轮船公司议设商轮升挂英旗，由广东省河直驶景莖，路过香港、新嘉坡运载华工，嗣后华人前往景莖，可期便捷，且省香港、新嘉坡两处盘船驳换水脚，既可便宜，即日后回华亦免周折，飭即照会贵总领事官，转禀贵国政府等语。奉此。本辅政司查此举专为利便华工起见，所用轮船业经筹便，不日即可成议开办，为此照会贵总领事官，请烦禀明贵国各大臣查照，准赐方便，并释疑惑，实深裨益等因，照会前来。

查事关交涉，理合申报察核施行等情到本大臣。据此。除咨呈两广总督部堂察照外，理合咨呈贵衙门察照施行等因。相应咨行贵督查照酌核，径复出使罗大臣，并声复本衙门可也。

（总署为英人已议设商轮升挂英旗自广东省河载运华工赴景莖事咨广督文，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16. 《招商局档案》

今局船不过二十二艘，致远、图南、广利、昌顺等船，类皆行驶香港、新加坡各口，本无筹防捐……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966页）

（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十八日，招商局移小吕宋、暹罗分局、领事、绅董文稿）为移知事：照得敝总局于十一月十五日具禀南北洋大臣，申报张道游历南洋新加坡一带，现已内渡销差，并呈清折缘由，于十二月十六日奉钦差大臣督办通商事务阁爵直督部堂李批，据禀张道鸿禄，游历南洋新加坡等处及小吕宋一带，回沪日期已悉。查核录送各埠货物揽载情形清折，甚为明晰。……相应录批移知，为此合移贵领事、绅董清烦查照备案，

一俟本总局妥议拨船前来南洋揽载货物，再为知会办理。须至移者。
(同上，第 983 页)

(光绪六年〈1880〉正月初七李鸿章批示文稿)为札飭事：据候选知县温令宗彦禀称，窃卑职于十一月十四日由暹回抵新加坡，两奉宪批。据禀该员会同商局派往南洋各埠之张道鸿禄等前往槟榔屿察勘商情，及于亚齐等埠续收银根，各情均悉。现在香港、新加坡一带，既因有货无船，货物停囤，请派局船前往，并拟暂赁客行，先行用人设局试办各节，是否可行，候飭招商总局叶道等酌核办理具复。

(同上)

(光绪六年〈1880〉二月二十一日，唐景星致直督李鸿章禀稿)敬禀者：窃职局昨奉札，查温令宗彦所禀新加坡揽货放船情形，当即据实禀复在案。兹温令内渡，已于本月中旬抵沪，职道廷枢接晤，并将禀明现在转漕吃紧需船之际，未能拨轮行走，须俟秋冬船只得闲再议。仍合查明确有把握，以期经费不至虚糜，等语，告知温令。现于二月廿二日趁丰顺轮船赴津祇谒，亮蒙垂察、谕知。伏以温令经招商股六万五千二百两，所有盘川费用共洋一千六百多元，并银百余两，已由胡领事璇泽处支付，归局划还。两年余辛苦，除领费用外，另行酌送洋一千元，以尽酬劳之意。嗣后招股事宜，应归胡领事及新派局董陈继善经理，并由局寄给权柄单，暨印章凭信，庶事权划一，而入股者不致观望不前。前温令带去空白局收，用剩号簿，并刊用南洋新加坡轮船招商局铃记一颗，均经温令交局，分别销存。合将温令销差赴津日期禀报，并将招股银数付给川资数目，缮折附呈宪核，肃泐，恭叩崇绥，伏祈勋鉴。职道(唐景星)谨禀。

(同上，第 986 页)

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十二日，招商局董呈李鸿章禀稿)敬禀者：窃职局于本年六月初四日，禀派分发广东试用张道鸿

禄，分发直隶试用同知廖丞维杰，前赴南洋新加坡、小吕宋一带察看揽载货物情形，奉有批示在案，并于六月十三日暨十月二十九日先后奉宪台饬知，新加坡温令宗彦禀请各条，遵经禀复。俟张道廖丞回沪，再行酌夺亦在案。伏查廖丞另有委办经手事件，中途先已折回。惟张道一员，游历始终其事。兹于十月十八日旋抵上海，将查明各埠货物揽载，及闻见时事情形，开具清折二扣，谨照原折钞呈钧览。据张道面称，……只越南之西贡，及暹罗之孟角^⑥等处，商贾云集，货产丰盈，且有驻新暹罗领事陈金钟之子陈善继，在孟角设立机器磨坊，众所信服，似可托其经理。现由职道等妥商能有江船可以改驶该两处船只，再行禀报酌派，前往试走，以扩经营。所有张道禀派游历销差缘由，理合禀报，并呈抄折二扣，地輿志两本，地图一分，和约底一分，商约底一分，……统行汇呈官太傅爵中堂大人俯赐察核，批示祇遵。除禀南北洋大臣外，专肃恭叩勋绥安，伏乞垂鉴。职道 谨禀。

(同上，第 986 - 987 页)

罪，且可藉以为将来办理禁止拐孩出洋贩卖之基础。想贵道爱民如子，必有良谋，能令此案水落石出，使彼奸人甘罪无词也。……

名另具 2月17日

附：

再启者查前次与此次载工出口之船，均系德商森宝雇来者，此次本关查获男子幼孩 9 名，于 15 日中午时，据森行东到敝公馆声称，本口代其招工之馆，共有 11 间，现下各馆均愿联禀保出此次被获之男子幼孩等语。经本代理税务司答，以该男子等经已道交地方官审讯，须俟讯明实情，方能分别释办。现下断难准予所请，待将来讯非拐带，自有其来保释之人，又非招工各馆所可联名具保也。合将各情附闻。……

× 笔 2月17日

(同上，第 44 - 47 页)

(温孝廉在南洋新招轮船股份)

胡岳东	三千六百两	邱文才	五百两
蔡江发	三千六百两	温兆基	五百两
李安然	一千两	温鸿儒	五百两
郭若火	五百两	方克明	三百两
马森泉	二万两	吴文权	五百两
王 润	一千两	林向荣	一千两
黄志信	一千两	林孔静	一千两
邱特峰	一千两	陈文炳	一千两
蓝秀宜	五百两	李延泽	五百两
李裕仁	五百两	陈文炳	一千两
苏永川	五百两	张振勋	一千六两
吴荣来	一千两	张世德	一千两
叶江波	五百两	马立德	二千两
柯天泰	一千两	郑永昌	五百两
谢春生	三千六百两	周丁兴	一千两
吴进卿	一千两	胡玉记	三千六百两
李清水	一千两	李安然	二千两
OO 火	一千五百两	刘察之	五百两
刘仁秀	四百两	汤祥玺	一千两

共收规元六万五千二百两

温孝廉南洋招股往返川资及酬劳等费：

支香港分局付出温孝廉搭船水脚等规元一百零六两五钱五

支温孝廉手开销往来各埠水脚川资：洋一千六百五十元零二角，合规元一千一百八十八两四钱四。

支酬劳温孝廉：英洋一千元，合规元七百三十两。

共支规元二千零廿四两九钱九分

谨将温令在南洋新加坡各埠招集股份银数及川资酬劳等费开呈宪鉴。

(同上，第 987 - 988 页)

17. 《国朝柔远记》

王之春撰

（佛郎机）其始来广州也，以正德（1506 - 1521）间，据据东南洋满刺加（一名麻六甲，今英吉利属地）地，逐其王。十三年（1518），遣使臣甲必丹来贡方物，请封。诏给值遣还。其使久留不去，剽劫行旅，掠买良民，食小儿。其使火者亚三复夤缘江彬，得侍帝。十五年（1520），御史丘道隆言：“满刺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还满刺喇疆土，方许朝贡。”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若仍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亚三侍帝骄甚。明年，武宗崩，下亚三吏。自言本华人，为蕃人所使，乃伏法。绝其朝贡。……

（嘉靖）二十六年（1547），巡抚朱纨严禁通番。番无所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副使何乔御却之。后又犯诏安。官军迎击，生擒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纨用便宜斩之。怨纨者御史陈九德，劾其擅专。给事中杜汝楨往验，言：“此满刺加商人，往来鬻贩，无僭号流劫事，不当擅诛。”纨遂被逮自杀。盖不知是时之满刺加即佛郎机也。

纨死，海禁复弛，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忌。而其市香山澳濠镜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先是，暹罗。爪哇、占城 / 浣泥诸国互市，皆在广州，市舶司领之。正德（1506 - 1521）时，移高州电白县。嘉靖十四年（1535），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久而诸国皆畏避之。后伪称满刺加入贡，已改称蒲都丽家。部议言必佛郎机，乃却之。

（卷一，顺治四年秋八月佛郎机来广东互市）

(荷兰)商舟远泛,与东南洋通贸易,于麻六甲、苏门答腊遍设埔头
(卷一,顺治十三年荷兰表请修贡)

暹罗国,在东南洋,东界越南,南界海西南界满刺加……国西南有斜仔(一作埭仔)⑥①、六坤、宋踞勝(一作宋卡)、大年(一作大呢)、丁葛奴、彭亨诸番部,皆其属国。……其西属国旧有满刺加、柔佛,正德(1506-1521)中,为法兰西⑥②所破,而葡萄牙、荷兰叠据之立市埠。(今英吉利于旧柔佛立市埠,即新嘉坡。)
(卷二,康熙九年冬十二月暹罗遣使请贡)

先是,康熙中虽设海关与大西洋互市,尚严南洋诸国商贩之禁,自安南外并禁止内地人民往贩。比因粤闽浙各疆臣以弛禁奏请,是年遂大开洋禁。凡南洋之广南、港口、柬埔寨,及西南之埭仔、六坤、大呢、吉兰丹、丁葛奴、单坦、彭亨诸国,咸来互市。……暹罗西南海岸有地由西北伸于东南,连山如脊,山东有小国七:首曰埭仔,一作斜仔,距厦门百八十里。南曰六坤。再曰宋卡(一作宋脚,闽音谓脚为卡),或作宋踞勝,俗信佛,不食猪,与回回同,惟君臣嫡庶之分甚严。再南曰大呢,即大年。再南曰吉兰丹。中华人多在二处采金,地多瘴疠,惟溪水清凉,浴之可以疾,俗嗜鸦片,土番善标枪,时出劫杀行人。再南曰丁葛奴,一作丁加罗,国人终身不出境,向无航海者。极南曰彭亨,音近邦项,当海滨地尽处,北极出地一度,离中线偏西十三度。转西即旧柔佛,有地曰息力(一作息辣),一名乌丁焦林,一名星架坡⑥③。往时丁葛奴、单一、彭亨皆柔所属,后番部徙别岛,遂为大西洋东来四达扼要之地。(嘉庆〈1796-1820〉中英吉利据其地,名新嘉坡,为南洋第一埠头,闽粤人谓之新州府。)诸国地各数百里,皆狼脍裸国,巫来由番族类,裸跣夹刃出入,与真腊同俗,皆岁贡暹罗为属国。所产金、银、铅、锡、犀、象、翡翠、玳瑁、密蜡、胡椒、槟榔、沙藤、苏木、冰片、沈速、伽楠香诸物,亦略相同。至是,海禁既弛,诸国咸来互市,粤闽浙商亦以茶叶、瓷器、色纸往市,后并准带土丝及二蚕

胡丝。其往也，由粤东虎门至鲁万山，经七洲洋，至旧柔佛，用未针计水程九千里。若由柔佛转循海岸而西北，则为麻六甲，明代已为大西洋葡萄牙、和兰^{⑥4}叠据为市埔矣（今为英吉利所据）。

（卷四，雍正七年西南洋诸国来互市）

先是，淡水、鸡笼海口擒获英人。……（兵备道）姚莹复奏，略云：“……据黑番头目咄喇等供称，伊等均红毛望结仔、吡勝油各岛人，驾夹板洋船，向属英人管辖，每年俱纳鸦片烟土为贡税。前年中国查禁烟土，无从销售，英王遂索纳金银。各岛亦因烟土难销，无金银供应，仍求收纳烟土。英王即于槟榔屿、望结仔、实力等处，雇调兵船七十余只，在孟加刺会齐，大船用八九百人，小船五六百人，每人月给番银四五圆至十余圆不等，又汉奸数人，沿途卖货、买货供应，令大头目带各船至中国，与领事义律求通商。因中国严禁如初，即带各船至虎门、舟山、厦门等处滋扰。……诘以制药、制炮该逆能否造办？据称：火药、船只俱在本国及息辣制造，炮用铜铸，伊等但能用药点放，不能造办。诘以硝黄、米石由何处偷漏？……据称：硝黄、米石俱由息辣^{⑥5}、孟加刺^{⑥6}等处运来，或各处汉奸接济，船中所带干面粉饼极多，非必需内地之物。……复诘以槟榔屿、望结仔、息辣、孟加刺、实力^{⑥7}等处是否国名？……据称：孟加刺、实力是英国属岛，槟榔屿、望结仔、息辣三处是英国大码头，在葛刺纠一带，顺风亦四五月方到中国。

（卷十一，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英俘啞噶等伏诛）

臣按：……闻中华人在外洋者，暹罗约二十余万，吕宋二万，新加坡七八万，槟榔屿五六万，新、旧金山十八万，长崎、神户、横滨等处亦各以万计。

（卷十八，同治十三年冬十月遣使驻外洋各国）

英吉利……不过中国一省，惟属地为最多。……东则有新嘉坡、麻刺甲、槟榔屿三埠，地近暹罗。

（卷十九，瀛海各国统考）

苏门答腊之东北，有大岛，为新嘉坡、麻喇甲，稍西别一小岛曰槟榔屿。明以前诸岛国皆称朝贡，同列藩服。迨欧罗巴人航海远来，其始以重币购片土为埠，舢舨立市，盘踞既久，渐而劫其君、夺其地，百余年间翦灭殆尽，惟苏禄以弹丸仅存。

(同上)

18. 《史料旬刊》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

两广总督臣孔毓珣奏

为奏报续到洋船事：窃今年八月以前到粤外国洋船十只，经臣奏报在案。嗣于九月初八日续到暎咭产船一只，所载系胡椒、哆囉等货。同日到吗喇咖国^{⑥8}洋船一只，所载系棉花、黑铅等货。九月二十三日，又到吕宋同洋船一只，所载系苏木、槟榔等货，俱湾泊黄埔地方。内吗喇咖国洋船，原装棉花，起赴行家约有一半，于九月十六夜，船上自行失火，烧及棉花，不能扑灭，将船顶两傍烧坏，止存船底，尚未沉水，彝梢烧伤一十八人。臣据报即委员看守相视，原船不能修复，仰体皇上柔远深恩，免其船料钞银，加意抚恤，已起到货物仍令纳税，饬即变卖，彝梢人等分搭各洋船回国外，所有续到洋船三只，烧坏一只，理合奏报。再各洋船十月内已开行回国四只，余令各洋行星速交货，务乘冬季风信开行，合并奏明。谨奏。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初十日，十批甚好，应如是。

(第七期，雍正朝外交案也毓珣摺三)

太子少保、署两广总督、领侍卫内大臣、承恩公臣庆复谨奏为议覆事……迨雍正五年（1727）内地各商援照闽省之例开（趁）〔赴〕南洋十余年来，滋生倍繁，商贾群趋乐赴。每年出洋船只所用舵工水手商夥人等，为数甚多。由广东虎门出口，近

则赴安南 交京、占城、东坡寨^{⑥⑨}港口、暹罗、埭野^{⑦⑩}、六昆等国，远则赴宋牯勝^{⑦⑪}、大呢、丁咖叻^{⑦⑫}、柔佛、单咀、吕宋、苏禄、噶喇吧、叻唻^{⑦⑬}、莽均达老^{⑦⑭}、旧港、嘛六甲、嘎咖萨^{⑦⑮}、马辰^{⑦⑯}等国，乘风来往，历久相安。且外洋船只来粤贸易，其所携货物及挈带重货至粤贩货出洋者，较之内港出洋船只大小多寡更属悬殊。……

（第二十二期，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庆复摺）

19. 《洋防辑要》

严如煜辑

爪哇国，古诃陵也，一曰闍婆，又名莆家龙，在真腊之南海中洲上。（《旧唐书》：东与婆利、西与堕婆登、北与真接，南临大海。《宋史》：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逻罗国，又十日至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

三佛齐国，古干陀利也，……所管十五州，其属国有单马令、凌牙斯、蓬丰、登牙依、细兰等国。

暹罗国，本暹与罗斛二国地，古赤土及罗刹也。……隋大业三年（617），屯田主事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鸿武……七年（1374）三月……其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渤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频，劳费甚大，可令遵古典而行，不必频频，其移文使诸国知之。……十七年（1384）十月，遣使谕暹罗国王俾与满刺加平。……十九年（1384）三月，遣使奈怀等六十贡方物，谢侵满刺加之罪，赐钞币有差。

满刺加国，古哥罗富沙也。汉时常通中国，后为顿逊所羈属。顿逊在海奇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羈属

扶南，可三千里，东界通交州，去扶南，即古哥罗富沙也。其西界接天竺徼外诸国。其国城接闍婆，故又名大闍婆，今称重迦罗，东有吉里地闷。故其处旧不称国。自旧港顺风八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山孤人少，受羈属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为税。

明永乐三年（1405），其王西利八儿达刺遣使奉金叶表文来朝贡。（十）〔七〕年，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管）〔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艘，往诸番夷开读赏赐，诏封为满刺加国王，赐银印、冠带、袍服，且建碑立界，暹罗始不敢侵扰。九年（1411）七月，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九）〔五〕百四十〔人〕来朝。上闻之，念其轻去乡土，跋涉海道，即遣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往宴劳之，复命有司供张会同馆。既至，奉表入见，并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别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禄寺日给牲牢上尊，命礼部锡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及金银器皿、帷幔裯褥，赐王妃八儿迷连里及其子侄、陪臣、僉从文绮纱罗。〔又赐王〕玉带、仪仗、鞍马，并赐王妃冠服。九月，拜里迷苏刺辞归，锡宴于奉天门，别宴王妃、陪臣等。赐敕劳王，厚赐之，并及其妻子、陪臣。复命礼部宴饯于龙江驿，仍赐宴于龙潭驿。十二年（1414），国王母来，宴赐有加。二十年（1422）三月，其王西哩麻刺率其妃及头目来朝贡方物，以父没，新嗣位故也。

宣德九年（1434）国王复来。天顺三年（1459），国王无答佛哪沙卒，其子苏丹茫速沙请命，复遣使册封。自建国以来，朝贡至今不绝。

按：满刺加疆域：在占城国南，其朝贡由广东以达京师。满刺加贡献方物：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鸚鵡、黑熊。

苏门答刺国……自满刺加顺风九昼夜可至……

（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锡兰山国）偕占城、爪哇、满刺、人门答刺、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古里、木骨都（来）〔束〕、溜山洋、南勃利、卜刺哇、阿丹、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使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遣郑

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

旧志：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三月程。其王姓僑陈如。隋大业（605-617）遣使入贡。……

佛狼机国……先年潜遣使火者亚三假充满刺加国遣礼使臣，风飘到澳，往来窥伺，熟我道途，略买小儿，烹而食之。近日满刺加国王奏其夺国仇杀等情，屠掠之祸渐不可长，宜即驱逐，严禁私通，仍将所造房屋城寨尽行折毁，重加究治，买卖工匠人等以么通外夷之罪。诏皆从之。诛其首恶火者亚三等，命抚按檄守备倭官军驱其余党出境，河道副使汪鉉帅兵至，尤据险逆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乃遁去。……

海外诸番入贡互市

广州舶往诸番，出虎头门，始入大洋，分东西二路，东洋差近（周岁即回，船，有鹤顶、龟筒、玳瑁等物），西洋差远（两岁一回船，有象牙、犀角、明珠、胡椒等物）。宋于中路置巡海水师官垒（在海东西二口，阔二百八十丈，至屯门内二百里。其地南至大海四十里，东至惠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五百五十里），今为东莞县南头城，东南海路二百里至屯门山（水皆浅，日行五十里），乃顺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行二日至象石（一作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州石），又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在占城东二百里海中，占城役罪人于此），又南二日至灵山（《星槎胜览》作天山，其山峻而方，有泉环绕如带，甚甜。民居星散，结网为生业），皆占城境也。陆行至宾童国一月程，东去麻逸国二日程（一名麻逸，去渤〔海〕〔泥〕云十日程。太平兴国七年〔982〕载宝货至广州，今名麻〔逢〕〔逸〕冻），水行一日至东西竺、昆仑洋（《唐书》作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苴国，则真腊也（王号苴屈），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州（自真腊西五十程至丹流眉国，其国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又三日行至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碇，番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一名罗斛，今名暹罗），南岸则佛逝国（占城属国）。又东水

行四五日至河陵国（今爪哇），南中州之最大者。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抄暴，乘船者多畏之（疑此即婆利），其北岸则阿罗国（一名阿维陀，今满刺加），阿罗西则阿谷罗国（一名阿罗单）。……

宋（420-479）、齐（479-502）至者，师子、毗加梨、干陀利、闍蒲、婆黄、阿罗陀、阿罗单、婆星、良牙修^{①⑦}、盘盘、顿逊等，盖有十余国。

梁武帝（502-549）时，婆利、丹丹、毗騫始通。……隋使通赤〔土〕，致罗刹，其在国婆利之东，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盖佛书所谓长身金刚夜叉罗刹，即此物也。

正德十二年（1517），西海夷人佛狼机亦假朝贡，突入东莞县，大锐迅烈震骇，远近残掠特甚，至炙食小儿，海道奉命诛逐，乃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应入贡诸番，亦鲜有至者，贡舶乃往漳泉，广城市贸萧然，非旧制矣。于是，两广巡抚都御史林富稽《祖训》、《会典》，奏上得允，于是番舶乃通焉。（“臣……谨按皇明《祖训》：……彭亨……勃泥诸国，俱许朝贡，惟内带行商，多行诡诈，则击却之，其后趋通。又按大明《会典》，惟安南、满刺加诸国来朝贡者，使回，俱令于广东布政使管待。见今设有市舶提举司，又敕内臣一员以督之，所以送迎往来，懋迁有无，柔远人而宣盛德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狼机夷人突入东莞县界。……朝廷……令海道官军驱逐出境，诛其首恶火者亚三等，余党闻风摄遁。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尽行阻绝，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东之市井萧然矣。夫佛狼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也，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而废食也。况市舶官吏公设于广东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无禁，则国家顾宪果安在哉？……议者或病外夷闯境之为虑，则臣又筹之。……至今永乐（1403-1424）年间，渤泥入朝，没齿感德……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来，未有敢为寇盗者……见今番舶之在漳闽者，亦未闻小有惊动，则是决不敢为害，亦章章明矣，况久阻忽通，又足以得欢心

乎！臣今谓于洋澳要害去处及东莞县南头等地面，递年令海道副使及各倭都指挥督率官军严加巡察，凡舶之来，出于《会典》之所载者，密伺得真，许其照旧驻札。……乞行福建、广东将今番舶之私商驻札者概行逐去，其有朝贡表文者，许住广州洋澳去处，俟官司处置。如此庶怀柔有方，而公私两便矣。

湾泊有定所。布政司案查得……满刺加……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峒，或勒金奇潭、香山浪白、濠境、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抽分有则例。……至正德十二年（1517），满刺加国奉佛狼机本国及进贡诈伪，礼部议行镇巡等官遣发出境。（卷二十四洋夷市贡）

20. 《坤輿图说》

南怀仁撰

苏门答喇岛⑳，……其东北满喇加国，地不甚广，为海商辐辏，正在赤道下，春秋二分，气候极热，赖无日不雨，故可居。产象及胡椒、佳果、木，终岁不绝。人良善，不事生业，或弹琵琶闲游。（卷下，苏门答喇）

渤泥岛㉑，在赤道下，出片脑极佳，燃火沈水中，火不灭，直焚至尽。有兽名把杂尔，似羊鹿，其腹内生一石，能疗百病，极贵重，至百换，国王藉以为利。（卷下，渤泥）

21. 《坤輿外纪》

南怀仁撰

渤泥国，有兽名把杂尔，似羊鹿，腹内生一石，疗百病，极贵重，至百换，国王藉以为利。（卷下，把杂尔）

22. 《八紘译史》

陆次云撰

渤泥，闍婆属国，在西南大海中。地炎热多风雨，树木栅为固。王居楼覆以贝叶。王绾髻裸跣，腰缠花布，出入徒行。人多业渔。散发跣足，沥榔浆为酒，无稻麦，捕生鱼蟹，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树实为浆，澄其粉以为饵。食无器皿，书无笔札，以刀刻贝多叶。事佛甚严。燕飨鸣鼓，击钹以为乐。洪武（1368 - 1398）时入贡。其表文云：“渤泥国王臣马合谟沙，为这几年天下不宁静，俺在番里住地，呵没主的一般。今有使臣来，开读了皇帝的诏书，知道皇帝登了宝位，与天下做主，俺心里好欢喜。本国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处。怎消得皇帝记心，这几日被苏禄家没道理，使歹人来把百姓每害了。托着皇帝的福，喜得俺家儿人没事。如今别无好的东西，有些不中的物，使将头目每替我身子跟随着皇帝，跟的来贡上。”其文质朴如此。

物产

把杂兰，似羊似鹿，腹中生药石，能疗种种异病，价至百换。

贝多叶，以之覆屋，与竹编之为器。

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并涂身，兵刃皆不能损。

（卷二，西部，渤泥）

彭亨，在海岛中，地多平原，草木稀少。

（卷二，西部，彭亨）

婆罗，负山面海，国人狠戾，男女佩刀而行，杀人奔走他所，一月之内，被获则偿命；一月之外，即不论矣。扣其妇人之乳则喜，曰你爱我。若有私意，即刺杀之。

（卷二，西部，婆罗）

龙牙门，在三佛齐之西北，两山相对，状似双牙，客船过于其中。地多瘴气。
(卷二，西部，龙牙门)

三佛齐……居爪哇、真腊间，有十五州，其属有单马令、(支)〔凌〕牙斯、蓬丰、登牙依、细兰等。……

物产

火鸡，与满刺加者有异，顶有软红冠如红绢二片，毛如羊而青色，爪甚利，伤人致死，击之无损，好食炽炭，故以火名。
(卷三，南部，三佛齐)

讨来思，古赤土国也。隋时通中国，明时入贡。其国近山，山流赤水，望之如火。杜氏《通典》载：其王姓瞿昙氏。俗皆穿耳剪发，无跪拜礼。以香油涂体，敬佛，重婆罗门。男女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者任其华。饰惟金锁，非王赐不得用。以蔗造酒，其味绝佳。
(卷三，南部，讨来思)

满刺加，即马古路。明时入贡。其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布缠头，身衣锦。男女肤黑如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婚丧类爪哇。地瘠少收，人多泛海取鱼蚌为业。国有一山，泉流溪下，民于溪中淘沙取锡，织茭葦簟以通市。丁香、胡椒最多，折枝插地即活，树傍他草尽稿，以其性热故。

译语

安刺(天)，布迷(地)，哈利(日)，补蓝(月)。

物产

龟龙，四足，长牙啮人。其壳盈丈，战时用以为盾。

黑虎，能变人形入市。

火鸡，其色紫赤，能食火，其卵壳厚，或斑或白，可为酒盞，与三佛齐者不同。

做打麻，树脂结成，然之有光，涂舟航水不能入。

醵鬲，观书可以明目。

沙孤树，其木可以磨而成粉，谓之沙孤米。

(卷三，南部，满刺加)

九州山，近满刺迦地，香木丛生，枝叶翠茂。明永乐(1403-1424)间，太监郑和遣兵入山采香，有长六七丈、径八九尺者，不知凡几。

(卷三，南部，九州山)

淡洋，与满刺加相近……

(卷三，南部，淡洋)

23. 《译史纪余》

陆次云撰

大秦国^{⑧⑩}、三佛国^{⑧①}、佛泥国^{⑧②}，三国之钱同。

(卷三，外国钱文)

24. 《八紘荒史》

陆次云撰

罗刹国，在婆利之东，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林邑人作市，辄以夜，昼日则掩其面。隋炀帝大业三年(607)，遣使常骏等使赤土，至其地。

(卷一，刹罗国)

丹丹国，出辟寒香。汉光武(公元25-57年)时入贡。每至大寒，于室焚之，暖气翕然而入，人皆减衣。

(卷一，丹丹国)

婆利国，在南海中，去广州程行二月。土气热如中国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梁天监十六年(517)，遣使入贡。其国有舍利鸟，通人言。

(卷一，婆利国)

于阇利国，在南海洲上。天监元年（502），其王瞿昙修跋随罗，四月八日，梦见一僧谓之曰：“中国有圣主，十年后，佛法大兴，汝宜遣贡敬礼。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之。”遂于梦中来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即图其梦中所见容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因摹帝容以质，宛然肖也。因宝函之。

（卷一，于阇利国）

25. 《隋书经籍志考证》

章宗源撰

《诸蕃风俗传》二卷。

《通典·边防门》注：金姓相承三十余叶，称隋东蕃风俗记洪遵《泉志》：外国品有三佛齐国钱、佛泥国钱，并引《诸蕃风俗记》（原刊脱记字）。

（卷六）

26.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撰

西洋有……麻六甲……乌丁礁林……吉连单……不系东西船。

（卷九十三，福建三，洋税）

满刺加国，古哥罗富沙也。汉时尝通中国，后为顿逊所羈属。（顿逊在海奇山上，地方十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羈属扶南，可三千里，东界通交州，去扶南，即古哥罗富沙也。其西界接天竺徼外诸国。其国城接闍婆，故又名大闍婆，今称重迦罗，东有吉里地闷。）故其处旧不称国。自旧港顺风八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山孤人少，受羈属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为税。

本朝永乐三年（1405），其王西利八儿达刺遣使奉金叶表文来朝贡。（十）〔七〕年，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管）〔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艘，往诸番夷开读赏赐，诏封为满刺加国王，赐银印、冠带、袍服，且建碑立界，暹罗始不敢侵扰。九年（1411）七月，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九）〔五〕百四十人来朝。上闻之，念其轻去乡土，跋涉海道，即遣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往宴劳之，复命有司供张会同馆。既至，奉表入见，并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别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禄寺日给牲牢上尊，命礼部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及金银器皿、帷幔裯褥，赐王妃八儿迷连里及其子侄、陪臣、僉从文绮纱罗。〔又赐王〕玉带、仪仗、鞍马，并赐王妃冠服。九月，拜里迷苏刺辞归，锡宴于奉天门，别宴王妃、陪臣等。赐敕劳王，厚赐之，并及其妻子、陪臣。敕曰：“王涉海数万里，至京师，坦然无虞，盖王之忠诚，神明所佑。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且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向寒，顺风南帆，实继厥时。王途中善饮食，善调护，以副朕眷念之怀。今赐王金镶玉带一，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一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绢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拦二，王其受之。”又赐王妃冠服一副，白金二百两，钞五千贯，锦绮纱罗绢六十匹，金织文绮纱罗衣四袭；赐王子侄冠带，其陪臣等各赐白金、钞、钱、彩币有差。

复命礼部宴饯于龙江驿，仍赐宴于龙潭驿。十二年（1414），国王母来，赐宴如王妃。二十年（1422）三月，其王西哩麻刺率其妃及头目来朝贡方物，以父歿，新嗣位故也。

宣德九年（1434）国王复来。天顺三年（1459），国王无咎佛哪沙卒，其子苏丹茫速沙请命，复遣使册封。自建国以来，朝贡至今不绝。

按：满刺加疆域：在占城国南，其朝贡由广东以达京师。满刺加贡献方物：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鹦鹉、黑熊、白鹿、锁袱、金母鹤顶、金镶戒指、撒哈刺、白苾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纁、片脑、（施）〔梘〕子花、蔷薇

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使回，令于广东布政司管待。

（卷一百一十九，海外诸番，满刺加传）

苏门答腊国……自满刺加顺风九昼（一）夜可至。

（同上，苏门答刺传）

正德十二年（1517），西海夷人佛朗机亦称朝贡，突入东莞县，大铕迅烈震骇，远近残掠，甚至炙食小儿，海道奉命诛逐，乃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应入贡诸番，亦鲜有至者，贡舶乃往漳泉，广城市贸萧然，非旧制矣。于是，两广巡抚都御史林富稽《祖训》、《会典》奏上得允，于是番舶乃通焉。（“臣……谨按皇明《祖训》：……彭亨……勃泥诸国，俱许朝贡，惟内带行商，多行诡诈，则击却之，其后趋通。又按大明《会典》，惟安南、满刺加诸国来朝贡者，使回，俱令于广东布政使管待。见今设有市舶提举司，又敕内臣一员以督之，所以送迎往来，懋迁有无，柔远人而宣盛德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机夷人突入东莞县界。……朝廷……令海道官军驱逐出境，诛其首恶火者亚三等，余党闻风摄遁。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尽行阻绝，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萧然矣。夫佛朗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也，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而废食也。况市舶官吏公设于广东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无禁，则国家顾宪安在？……议者或商外夷闯境之为虞，臣则又筹之。……永乐（1403-1424）年间，渤泥入朝，没齿感德……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来，未有敢为寇盗者……见今番舶之在漳闽者，亦未闻小有惊动，则是决不敢为害，亦章章明矣，况久阻忽通，又足以得欢心乎！臣今谓于洋澳要害去处及东莞县南头等地面，递年令海道副使及各倭都指挥督率官军严加巡察，凡舶之来，出于《祖训》、《会典》之所载者，密伺得真，许其照旧驻扎。……乞行福建、广东将今番舶之私商驻扎者

概行逐去，具有朝贡表文者，许住广州洋澳去处，俟官司处置。如此庶怀柔有方，而公私两便矣。

湾泊有定所。布政司案查得递年……满刺加……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峒，或勒金奇潭、香山浪、白濠境、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

（卷一百二十，海外诸蕃，佛朗机传）

27. 《古今图书集成》

蒋廷锡等辑

满刺加部汇考

汉

哥罗国，汉时闻于中国。

按：《汉书》不载。按杜氏《通典》：哥罗国，汉时闻焉，在槃槃东南，亦曰哥罗富沙罗国。云其王姓矢利婆罗，名米失钵罗。其城累石为之，城有楼阙，门有禁卫。宫室覆之以草。国有二十四州而无县。庭列仪仗，有纛，以孔雀羽饰焉。兵器有弓箭刀稍皮甲，征伐皆乘象，一队有象百头，每象有百人卫之。象鞍有钩栏，其中有四人，一人执盾，一人执弓矢，一人执殳，一人执刀。赋税人出银一铢。国无蚕丝麻苧，唯出吉贝布。畜有牛，少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发裹头。又嫁娶初问婚，惟以槟榔为礼，多者至二百盘。或婚之时，唯以黄金为财，多者至二百两。妇人嫁讫则从夫姓。音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鼓、簧，吹蠡击鼓。死亡则焚尸，盛以金瓮，沉之于海。

明

成祖永乐元年（1403）遣使招谕满刺加国。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满刺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顿逊，唐哥罗富沙。永乐元年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地无

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庆至，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刺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

永乐三年（1405），满刺加遣使入贡，封为满刺加国王。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永乐三年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刺加国王，赐诰印、彩币、袭衣、黄盖。复命庆往。其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从之，制碑文，勒山上，末缀以诗曰：“西南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此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从张盖重，仪文裼裘礼虔恭。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弥隆，尔众子孙万福崇。”庆等再至，其王益喜，礼待有加。

按《明会典》：永乐三年，其酋长拜里迷苏刺遣使奉金叶表朝贡，诏封为国王，给印诰。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又请封其国西山。诏封为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之。贡物：犀角、象牙、玳瑁、玛瑙珠、鹤顶、金母鹤顶、珊瑚树、珊瑚珠、金镶戒指、鸚鵡、黑熊、黑猿、白猿、锁服、撒哈刺、白苾布、羌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縵、蔷薇露、梔子花、乌爹泥、苏合油、片脑、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树香、木香、没药、阿魏、大枫子、乌木、苏木、番锡、番盐、黑小厮。

按《明一统志》：满刺加国，在占城国南，其朝贡自广东以达京师。前代不通中国。本朝永乐三年，其国王西利八儿速刺遣使朝贡。朝廷赐以印诰。

按《广东通志》：满刺加国，古哥罗富沙也。汉时常通中国，后为顿逊所羈属。顿逊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羈属扶南，去扶南可三千里，东界通交州。即古哥罗富沙也。其西界接天竺徼外诸国。其国城接闍婆，故又名大闍婆，今称重迦罗。东有吉里地闷。故其处旧不称国。自旧江顺风八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山孤人少，受羈属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为税。明永乐三年，其王西利八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文来

朝贡。

满刺加国疆域在占城南，其朝贡自广东以达京师，贡献方物，使回，令于广东布政司管待。

永乐五年（1407），满刺加入贡。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永乐五年九月，遣使入贡。

永乐六年（1408）满刺加入贡。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永乐六年，郑和使其国。旋入贡。

永乐七年（1409）册满刺加为国，封其将领为王。

按《瀛涯胜览》：满刺加旧名五屿，以海有此山也。东南距海，西北皆岸连山，地瘠卤，收获殊寡。故未称国，隶暹罗，岁输金五十两，否则被伐。永乐七年己丑，上命太监郑和册为满刺加国，赐其将领银印冠服为王，自是不役属暹罗。携妻子赴京谢，愿修职贡，上赐舶还。其境有大溪灌王宫入海，跨溪桥之构亭于上约二十余楹，交易者来集。俗尚回回教，持斋受戒。王以白〔番布〕缠首，青细花袍，蹑皮履，乘轿。民间男帕首，女撮髻于后。其体微黑，短衫束腰以帔。风俗淳朴。民舍如暹罗，联榻趺坐。业渔，剡木为舟，泛海而渔。婚丧类爪哇。旁海有龟龙患。其龙高四尺，四足，身皆鳞甲，露长牙，遇之则啮。山出黑虎，比常虎差小，毛有暗花文，虎有能变人形者，白昼入市群行，觉者禽杀之。占城尸头蛮。中国舶亦至其地。榕木为棚，辟四门鼓楼，夜巡以铃。内设重棚，有仓库可贮货，五月中方发舶。厥产黄连香；乌木；打魔香，此香乃树脂坠地成，遇火即然，国人以当灯及涂舟，水不能入，明莹者若金箔曰损都卢厮，可作瑁珠，名水珀是已；花锡，有场山；曰树沙，始其皮如葛，捣滤成粉可作饭渚生；水草曰茭葦，长如刀状，韧坚，其子类荔枝，大若鸡子，以酿酒曰茭葦酒，亦醉人，叶可作簟席；果有甘蔗、芭蕉子、波萝密、野荔枝之类，蔬有葱、羌、蒜、芥、冬瓜、西瓜之属，牛、羊、鸡、鸭，罕有驴，马无。（按明外史，三年已封为国王，此作七年始册其地为国，赐将领为王，两说不同，今并存之。）

按《明会典》：满刺加国，筵宴二次，使臣回，至广东布政

司管待一次。永乐间使臣回，经过府州管待。七年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艘，往诸番彝开读赏赐，诏封为满刺加国王，赐银印、冠带、袍服，且建碑立界，暹罗始不敢侵扰。正统间使臣回，洛宁、江西布政司、广东布政司管待。

永乐九年（1411），满刺加〔国王〕率其妻子入朝奉贡，上御奉天门，宴费有加。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永乐九年，满刺加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海涛、礼部郎中黄裳等宴劳，有司供张会同馆。入朝奉天殿，帝亲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禄日致牲牢上尊。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帷幔衾褥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赐妃冠服。频行，赐宴奉天门，再赐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襴二，妃及子侄陪臣以下宴赐有差。礼官饯于龙江驿，复赐宴龙潭驿。

按《明会典》：九年，王来朝，赐王妃及其子侄陪臣兼从彩缎纱罗袭衣有差。王还国，赐王妃冠服及银钞、锦绮纱罗等物，陪臣赏赐有差。以后定例，回赐国王彩缎十表里，纱罗各四匹，锦二匹。王妃彩缎五表里，纱三匹。差来正、副使并头目初到，每人赏织金罗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彩缎四表里，纱罗各二匹，折钞绢四匹，织金紵丝衣一套。通使、总管人等初到，每人素罗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绫三匹，折钞绢六匹，素紵丝衣一套。番伴初到，每人绢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折钞绢二匹，绵布二匹，胖袄裤鞋各一副。其正副使、通事人等，给赐冠带及给换例与暹罗国同。正贡外，附来货物皆给值。其余货物，许令贸易。

按《明一统志》：九年，其嗣王拜里迷苏刺亲率其妻子来朝，厚费而还。自是朝贡不绝。

按《广东通志》：九年七月，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上闻之，念其轻去乡土，跋涉海道，即遣中

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往宴劳之，复命有司供张会同馆。既至，奉表入见，并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别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禄寺日给牲牢上尊，命礼部赐王妃八儿迷速里及其子侄陪臣兼从文绮纱罗袈衣有差。九月，拜里迷苏刺辞归，赐宴于奉天门，别宴王妃陪臣等，赐敕劳王，厚赐之并及其妻子陪臣。敕曰：“王涉海数万里至京师，坦然无虞，盖王之忠诚，神明所佑。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且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向寒，顺风南帆，实维厥时。王途中善饮食，善调护，以副朕眷念之怀。”

永乐十年（1412），满刺加王侄入谢。旋又入贡。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永乐十年夏，其侄入谢，及辞归，命中官甘泉偕往。旋又入贡。

永乐十二年（1414），满刺加国王薨，其子入朝告其父讣，即命袭封。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永乐十二年，王子母干撒于的儿沙来朝，告其父讣，即命袭封，赐金币。嗣后或连岁，或间岁入贡以为常。

按《明会典》：十二年，国王子母幹撒于的儿沙来朝，告父卒，命嗣封。

按《广东通志》：十二年，国王母来，宴赐如王妃。

永乐十七年（1419），满刺加王率妻子陪臣入朝谢恩，诉暹罗见侵，诏戒谕暹罗。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永乐十七年，王率妻子陪臣来朝谢恩，及辞归，诉暹罗见侵状，帝为赐敕谕暹罗，暹罗乃奉诏。

永乐二十二年（1424），满刺加王子以嗣位率妻子入朝。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永乐二十二年，西里麻哈刺以父没嗣位，率妻子陪臣来朝。

宣宗宣德六年（1431），满刺加遣使入诉暹罗见侵、阻贡道之故，命郑和赉敕戒谕暹罗。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宣德六年，遣使者来言：暹罗谋侵本国，王欲入朝，惧为所阻，欲奏闻，无能书者，令臣三人附苏

门答刺贡舟入诉。帝命附郑和舟归国，因令和赉敕谕暹罗，责以辑睦邻封，毋违朝命。初，三人至，无贡物，礼部例不当赏，帝曰：“远人越数万里来诉不平，岂可无赐？”遂赐袭衣彩币，如贡使例。

宣德八年（1433），满刺加国王率妻子陪臣来朝。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宣德八年，王率妻子陪臣来朝，抵南京，天已寒，命俟春和北上，别遣人赉敕劳赐王及妃。洎入朝，宴赉如礼。及还，有司为治舟。王复遣其弟贡驼马方物。时英宗已嗣位，而王犹在广东，赐敕奖王，命守臣送还国，因遣古里、真腊等十一国使臣附载偕还。

按《明会典》：宣德八年，国王朝贡，广东布政司并南雄、赣州、临江、淮安、济宁各府州茶饭管待，至通州，令行在光禄寺办送茶饭接待。

英宗正统十年（1445），满刺加国使者请赐其王敕书、伞盖，又说欲亲诣阙下，乞赐巨舟，皆从之。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正统十年，其使者请赐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敕书及蟒服、伞盖，以镇服国人。又言王欲亲诣阙下，从人多，乞赐一巨舟以便远涉。帝悉从之。

按《明会典》：正统十年以后屡遣使来，贡道由广东。

代宗景泰六年（1455），满刺加入贡请封，遣使兼赐冠服。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景泰六年，速鲁檀无答佛哪沙贡马及方物，请封为王。诏给事中王晖往。已复入贡，言所赐冠带毁于火，命制皮弁服、红罗常服及犀带、纱帽予之。

英宗天顺三年（1459），满刺加国入贡请封。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天顺三年，王子苏丹芒速沙遣使入贡，命给事中陈嘉猷等往封之。越二年，礼官言：嘉猷等浮海二日至乌猪洋，遇飓风舟坏，漂六日至清澜守御所获救，敕书无失，诸赐物悉沾水，乞重给，令使臣复往。从之。

按《明会典》：天顺三年，其王嗣子请封，遣使行礼。

按《明一统志》：天顺三年，国王无答佛哪沙卒，其子苏丹芒速沙请命，复遣使赉诏往封焉。

宪宗成化十年（1474），满刺加入贡。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成化十年，给事中陈峻册封占城王，遇安南兵据占城，不得入，以所贡物至满刺加，谕其王入贡，其使者至，帝喜，赐敕嘉奖。

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劫满刺加贡使，贡使至阙讼之，敕责安南，遣官册封马哈木沙为王。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成化十七年九月，贡使言：成化五年，贡使还，飘抵安南境，多被杀，余黥为奴，幼者加宫刑。今已据占城地，又欲吞本国，本国以皆为王臣，未敢与战。适安南贡使亦至，满刺加使臣请与廷辨。兵部言：事属既往，不足深较。帝乃因安南使还，敕责其王，并谕满刺加：安南复侵陵，即整兵待战。寻遣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册封王子马哈木沙为王。二人溺死，赠官赐祭，予荫恤其家，余敕有司海滨招魂祭，亦恤其家。复遣给事中张晟、行人左辅往，晟卒于广东，命守臣择一官为辅副，以终封事。

武宗正德三年（1508），江西人萧明举等劫杀满刺加贡使，事发伏诛，佛郎机恃强夺满刺加之地。

按明外史《满刺加传》：正德三年，使臣端亚智等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浚泥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赂，伪为符印，扰邮传。还至广东，明举与端亚智辈争言，遂与同事彭万春等劫杀之，尽取其财物。事觉，逮入京。明举凌迟，万春等斩，王永减死，罚米三百石，与张字、侯永并戍边，尚书白钺以下皆议罚。刘瑾因此罪江西人，减其解额五十名，仕者不得任京职。其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而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东，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羈其事以闻。诏予方物之直遣归，后改名麻六甲云。满刺加所贡方物有：玛瑙、珍珠、玳瑁、珊瑚树、鹤顶、金母鹤顶、琐服、白苾布、西洋布、撒哈刺、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猿、火鸡、鸚鵡、片脑、

蔷薇露、苏合油、梔子花、乌爹泥、沉香、速香、金香、阿魏之属。有山出泉流为溪，土人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鱼为业。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自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舶希至，多直诣苏门答刺。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

满刺加部纪事

《无锡县志》：俞尚书溥初官都府参军，奉使满刺加国，历三年乃归，得卜龟术，选巨龟，藏之密室，饮以清泉，饲以绿苔，岁可用一卜。将卜，先斋七日，以薄漆涂龟腹，俟其漆裂如灼文，以验吉凶，胜于火灼。溥得二龟，一长尺有三寸，一长尺有半寸。又携得二种药，一名阿止儿，状如苦参，疗内伤；一名阿息，类地骨皮，治金疮。

《坤輿图说》：满刺加国，地不甚广，为海商辐辏。正在赤道下，春秋二分，气候极热，赖无日不雨，故可居。产象及胡椒、佳果、木，终岁不绝。人良善，不事生业，或弹琵琶闲游。

（方輿汇编，边裔典，卷九十六，外藩）

爪哇部汇考

永乐六年（1408）……时满刺加矫诏索旧港地，赐敕慰之。

按明外史《爪哇传》：……时旧港地有为爪哇侵据者，满刺加国王矫诏命索之。帝乃赐敕曰：“前中官吴庆还，言王恭待敕使，有加无替。比闻满刺加国索旧港之地，王甚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有敕谕，王何疑焉。小人浮词，慎勿轻听。”

（同上）

三佛齐部汇考

宋

孝武帝孝建二年（455）秋八月，斤隗利国遣使献方物。

按《宋书·武帝本纪》云云。按《天竺传》，世祖孝建二年斤陀利国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施及多献金银宝器。

梁

武帝天监元年（502），干陀利国遣使献方物。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按《南蛮传》：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宋孝武世，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施献金银宝器。梁天监元年，其王瞿昙修跋陀罗以四月八日梦见一僧谓之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礼敬，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领土不得自安。”修跋陀罗初未能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之。”乃于梦中来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陀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高祖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模写高祖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礼敬。

天监十七年（518），夏五月，干陀利国遣使献方物。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按《南蛮传》：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乐，六通三达，为世间尊，是名如来。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邑居聚落，次第罗满，城郭馆宇，如忉利天宫。具足四兵，能伏怨敌。国土安乐，无诸患难，人民和善，受化正法，庆无不通。犹处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净，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顺趋大海，一切众生，咸得受用。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扬郡天子，仁荫四海，德合天心，虽人是天，降生护世，功德宝藏，救世大悲，为我尊生，威仪具足。是故至诚敬礼天子足下，稽首问讯。奉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愿垂纳受。”普通元年（520），复遣使献方物。

（同上，卷九十八，外蕃）

狼牙修部汇考

梁

武帝天监十四年（515），狼牙修国遣使入贡。

按《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十四年九月，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按《狼牙修传》“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篋、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吉贝为干漫，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被布，以瓔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毼旗鼓，罩白盖，兵卫甚严。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知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无量。端严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间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耀，亦如月光。诸天善神之所供养，以垂正法宝，梵行众增，庄严都邑。城阁高峻，如乾陀山。楼观罗列，道途平正。人民炽盛，快乐安稳。著种种衣，犹如天服。于一切国，为极尊胜。天王愍念群生，民人安乐，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布满世界，百姓乐见，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归依。敬礼大吉天子足下，犹如现前，忝承先业，庆嘉无量。今遣使问讯大意。欲自往，复畏大海风波不达。今奉薄献，愿大家曲垂领纳。”

普通四年（523）十二月，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中大通（531）三年九月，狼牙修国奉表献方物。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同上，卷九十九，外藩）

婆利部汇考

梁

武帝天监十六年（517），婆利遣使入贡。

按《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十六年八月，婆利国遣使献方物。按《婆利本传》：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干之，遂大坚疆。其国人披吉贝如帔，及为都纒。王乃用班丝布，以瓔珞绕身，头著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坐，以银镫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毵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輿，輿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廉，其导从吹螺击鼓。王姓僑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焉。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天监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圣王信重三宝，兴立塔寺，校饰庄严，周遍国土。四衢平坦，清净无秽。台殿罗列，状若天宫，壮丽微妙，世无与等。圣主出时，四兵具足，羽仪导从，布满左右。都人士女，丽服光饰。市廛丰富，充积珍宝。王法清整，无相侵夺。学徒皆至，三乘竞集，敷说正法，云布雨润。四海流通，交会万国。长江眇漫，清冷深广，有生咸资，莫能消秽。阴阳和畅，灾厉不作。大梁扬都圣王无等，临覆上国，有大慈悲，子育万民。平等忍辱，怨亲无二。加以周穷，无所藏积。靡不照烛，如日之明；无不受乐，犹如净月。宰辅贤良，群臣贞信，尽忠奉上，心无异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国主，今敬稽首礼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献金席等，表此丹诚。”

普通三年（522），婆利遣使入贡。

按《梁书·武帝本纪》：普通三年五月，婆利国遣使献方物。按《婆利本传》：普通三年，其王频伽复遣使珠贝智献白鸚鵡、青虫、兜鍪、琉璃器、吉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

隋

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婆利遣使入贡。

按《隋书·炀帝本纪》不载。按《婆利本传》：婆利国，自交阯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护滥那婆。官曰独诃邪拏，次曰独诃氏拏。国人善投轮刀，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其余兵器与中国略同。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其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盘贮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设大祭。海出珊瑚。有鸟名舍利，解人语。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后遂绝。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其风俗物产，大抵相类云。

按《唐书·南蛮传》：婆利者，直环王东南，自交州泛海，历赤土、丹丹诸国乃至。地大洲，多马，亦号马礼。袤长数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鸡卵，圆白，照数尺，日中以艾藉珠，辄火出。产玳瑁、文螺；石蚶，初取柔可治，既镂刻即坚。有舍利鸟，通人言。俗黑身朱发而拳，鹰爪兽牙，穿耳傅璫，以古贝横一幅繚于腰。古贝草也，缉其花为布，粗曰贝，精曰毡。俗以夜为市，自掩其面。王姓刹利邪伽，名护路那婆，世居位，繚班丝贝，缀珠为饰，坐金榻，左右持白拂、孔雀，出以象驾车，羽盖珠箔，鸣金击鼓吹蠡为乐。其东即罗刹也，与婆利同俗。隋炀帝遣常骏使赤土，遂通中国。（同上）

顿逊部汇考

梁

顿逊国，梁时闻于中国。

按《梁书·本纪》不载。按《海南诸国传》：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羈属扶南。按杜氏《通典》，顿逊国，梁时闻焉。（一曰典逊。）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有五〕王，并羈属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里。其国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及安息徼外诸国，贾人多至其国而互市焉。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涯岸，舶未曾得迳过也。其

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宝物货，无种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酒瓮中，数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叶如都梁以裛衣。国有区拔等花十余种，冬夏不衰，日载数十车货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为粉以傅身焉。其俗又多鸟葬，将死，亲宾歌舞于郭外，有鸟如鹅口鸚鵡而红色，飞来万许，家人避之。鸟食肉将尽乃去，烧其骨，沉海中，以为上行人也。必生天鸟，若回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复以为己有秽，更就火葬，以为次行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鸟食，以为下行也。

图考

按《三才图会》：顿逊国，在海岛上。人将死，亲戚歌舞，送于郊外，有鸟如鹅，飞来万数。家人避之。其鸟食肉尽乃去。即烧骨沉水，谓之鸟葬。 (同上)

暹罗部汇考

按明外史《暹罗传》：……先是，占城贡使返，风飘其舟至彭亨，暹罗索取其使，羁留不遣，苏门答刺及满刺加又诉暹罗恃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帝乃降敕责之曰：“占城、苏门答刺、满刺加与尔俱受朝命，安得逞威拘其贡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可为鉴戒。其即返占城使者，还苏门答刺、满刺加印诰。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

……

永乐十七年（1419），以暹罗侵满刺加，使使责之，暹罗王遣使谢罪。

按明外史《暹罗传》：永乐十七年，以暹罗侵满刺加，使使责令辑睦。既为其使入贡，命中官杨敏等护归，王复遣使谢侵满刺加之罪。

按《广东通志》：永乐十七年十月，遣使谕暹罗国王俾与满刺加平，敕谕三赖波罗摩刺札的赖曰：“朕祇膺天命，君主华彝，体天地好生之心，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王能敬天事

大，修职奉贡，朕心所嘉，盖非一日。比者，满刺加国王亦思罕答沙嗣立，能继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诣阙朝贡，其事大之诚，与王无异。然闻王无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满刺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呈私忿，王宜深思，勿为所惑，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

……

永乐十九年（1421），暹罗遣使入贡，且谢侵满刺加之罪。按《广东通志》：永乐十九年三月，暹罗国遣使奈怀等六十人贡方物，谢侵满刺加国之罪。赐钞币有差。七月复入贡。

（同上，卷一百一，外藩）

多摩莪部汇考

按《唐书·南蛮传》：多摩莪……南千支弗……

（同上，卷一百二，外藩）

千支弗部汇考

唐

高宗显庆（656-660）年，千支弗等国遣使入贡。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南蛮传》：显庆中，……

千支弗……并遣使入朝。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属国，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莪。

龙朔（661-663）年，千支弗遣使朝贡。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南蛮传》云云。

（同上）

婆罗部汇考

唐

高宗总章二年（669），婆罗遣使入贡。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南蛮传》：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罗，总章二年，其王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

元

仁宗延祐四年（1317），婆罗公之民遇风飘至温州（疑即婆罗）。

按《元史·仁宗本纪》：延祐四年十月戊午，海外婆罗公之民往贾海番，遇风涛，存者十四人，漂至温州永嘉县，敕江浙省资遣还乡。

明

成祖永乐三年（1405），遣使至婆罗抚谕其王。

按明外史《婆罗传》：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时有婆罗国，高宗时常入贡。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

永乐四年（1406），婆罗国东、西二王皆遣使入贡。

按明外史《婆罗传》：永乐四年（1406）十二月，其国东、西二王并使使奉表朝贡。明年又贡。其地负山〔面〕海，而崇释教，恶杀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王剃发，裹金绣巾，佩双剑，出入徒步，从者二百余人。有礼拜寺，每祭用牺。厥贡：玳瑁、玛瑙、车渠、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黄蜡、黑小厮。万历（1573-1619）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1403-1424）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印印背上，以为荣。后佛郎机横，举兵来击。王率国人走入山谷中，放药水，流出，毒杀其人无算，王得返国。佛郎机遂犯吕宋。

按《明会典》：婆罗国，永乐四年（1406），东王、西王各遣使朝贡，赐国王紵丝纱罗共十六匹、织金大红锦手巾一副，王妃紵丝纱罗共八匹，正副使并从人紵丝纱罗并衣服、靴袜。贡物：珍珠、玳瑁壳、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黄蜡、黑小厮。

按《明一统志》：婆罗国，前代无考。本朝永乐四年，国王遣其臣勿黎哥等来朝，并贡方物。土产珍珠、玳瑁、玛瑙、车渠。

按《广东通志》：永乐四年，婆罗国东王、西王各遣使来朝，以黑小厮充贡物，海语，圆目黄睛，性急专恣，木食如猿猱，近烟火泪目死。出暹罗。

图考

按《三才图会》：婆罗国，其国男女皆佩刃而行，与人不睦即刺杀之，奔走他所，一月之内得获则偿命，一月之外出者不论。

(同上)

占城部汇考

按明外史《占城传》：成化十四年（1478），遣使朝贡请封，命给事中冯义、行人张瑾往封之。义等多携私物，既至广东，闻（占城国王）齐亚麻弗庵已死，其弟古来遣使乞封。义等虑空还失利，亟至占城。而占城人言王孙请封之后，即为古来所杀，安南已以伪敕立其国人提婆苔为王。义等不俟再报，辄以印币授提婆苔，封之，得所赂黄金百余两。又往满刺加国，尽货其私物以归，义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并上伪敕于朝，朝廷不知也。

(同上，卷一百三，外藩)

浞泥部汇考一

宋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秋九月丁未，浞泥国遣使来贡。

按《宋史·太宗本纪》云云。

神宗元丰五年（1082），二月丙子，浞泥来贡。

按《宋史·神宗本纪》云云。

明

太祖洪武三年（1370），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诏谕浔泥国，其王遣使入贡。

按明外史《浔泥传》，浔泥，于古无所考。宋太宗（976—997）时始通中国。太祖洪武三年（1370）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闾婆，又逾月至其国。王马合谟沙傲慢不为礼，秩责之，始下座拜受诏。时其国为苏禄所侵，颇衰耗，王辞以贫，请三年后入贡。秩晓以大义，王既许诺，其国素属闾婆，闾婆人闻之，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闾婆久称臣奉贡，尔畏闾婆，反不畏天朝耶？”乃遣使奉表笺，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八月，从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笺用银，字近回鹘，皆镂之以进。帝喜，宴赉甚厚。

按《闽书》：浔泥国，本闾婆属，在西南大海中，统十四州。洪武三年八月，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与监察御史张敬之等奉诏往谕其国，十月繇泉南入海，明年三月乙酉朔达闾婆，又逾月始至。国王马合谟沙僻居海中，倨傲无人臣礼。秩令译人通言曰：“皇帝抚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队，无不奉表称臣。浔泥弹丸之地，欲抗天威耶？”王大悟，举手加额曰：“皇帝为天下主，即吾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为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更设香案，置诏其上，命官属列拜于庭，秩奉诏立宣，王俯伏，听成礼退。明日王辞曰：“近日苏禄起兵来侵，子女玉帛尽为所掠，必俟三年后国事稍纾，造舟入贡。”秩曰：“皇帝登大宝有年矣，四夷之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谓三年？”王曰：“地瘠民贫，愧无珍宝以献，故尔迟之，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效顺耳。”王大会其属，共议遣亦思麻逸等四人以金表报笺及方物入贡。临发，赠秩金佩刀、吉贝布，秩峻辞之。王顾近侍曰：“中国使者廉洁如是，闾婆来人诛索每无厌，况强之而不受耶？尔曹宜效之。”秩以涉海万里不可以无纪，乃与敬之各赋一诗，王大悦，请书于版中悬之。既与王别，

再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谓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尔等必不还矣。”秩恐王不安，复入王所，反覆譬晓。王曰：“使者言如此，中心释然。”已，举酒为别，酬地祝曰：“愿使者早还中国，愿亦思麻逸蚤归敝邦。”秋八月十五日还京师。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见，赐宴于会同馆，已而遣归，以金绮赐其王。

按《明一统志》：淳泥国，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朝贡自广东达于京师。本闍婆属国，在西南大海中，所统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国。宋太平兴国（976 - 983）中，其国王向打始遣使入贡。元丰（1078 - 1085）中，国王锡理麻喏复遣使入贡。本朝洪武四年（1371），国王马谟沙遣其臣亦思麻逸进表笺贡方物。其国以板为城，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王坐绳床，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战斗者则持刀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其国邻底门国。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涂其体，兵刃所伤皆不死。丧亦有棺敛，以竹为舆，车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之，逾七年则不复祀。婚聘之礼，先以椰子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其礼。国人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凡宴会，鸣鼓、吹笛、击钹，歌舞为乐。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盛食，食讫弃之。

按《明会典》：洪武四年，赐国王织金采段纱罗及使者绮帛有差。

洪武八年（1375），命淳泥国山川之祀附福建之次。

按明外史《淳泥传》：洪武八年，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

成祖永乐三年（1405），封淳泥国麻那惹加那为王，赐印诰，王率妃及子女入朝。

按明外史《淳泥传》：永乐三年冬，其王麻那惹加那乃使使入贡，遣官封为国王，赐印诰、敕符、勘合、锦绮、彩币。王大悦，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次福建，守臣以闻。遣中官往宴劳，所过州县皆宴。

永乐六年（1408），浣泥国王入朝。

按明外史《浣泥传》：永乐六年八月，入都朝见，帝奖劳之。王跪致词曰：“陛下膺天宝命，统一万方。臣远在海岛，荷蒙天恩，赐以封爵。自是国中雨暘时顺，岁屡丰登，民无灾厉，山川之间，珍奇毕露，草木鸟兽，亦悉蕃育。国中耆老咸谓，此圣天子覆冒所致。臣愿睹天日之表，少输悃诚，故不惮险远，躬率家属陪臣，诣阙献谢。”帝慰劳再三，命王妃所进中宫笈及方物陈之文华殿。王诣殿进献毕，自王及妃以下悉赐冠带、袈衣。帝乃飧王于奉天门，妃以下飧于他所，礼讫送归会同馆。礼官请王见亲王仪，帝令准公侯礼。寻赐王仪仗、交椅、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余赐赉有差。十月，王卒于馆。帝哀悼，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赙以纒帛。东宫、亲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槨、冥器，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神道。又建祠墓侧，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谥曰恭顺。赐敕慰其子遐旺，命袭封国王。遐旺与其叔父上言：“臣国岁供爪哇片脑四十斤，乞敕爪哇罢供，岁进天朝。臣今归国，乞命官护送，就留镇一年，慰国人之望。并乞定朝贡期及僉从人数。”帝悉从之，命三年一贡，僉从惟王所遣，遂敕爪哇国免其岁供。王辞归，赐玉带一、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锦绮、纱罗、袈裟、帐幔、器物，余皆有赐。以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行。初，故王言：“臣蒙恩赐爵，臣境土悉属职方，乞封国之后山为一方镇。”新王复以为言，乃封为“长宁镇国之山”，御制碑文，令谦等勒碑其上。其文曰：“上天佑启我国家万世无疆之基，肆命朕太祖高皇帝全抚天下，休养生息，以治以教，仁声义问，薄极照临，四方万国，奔走臣服，充湊于廷。神化感动之机，其妙如此。朕嗣守鸿图，率由典式。严恭祗畏，协和所统。无间内外，均视一体。遐迩绥宁，亦克承予意。乃者浣泥国，诚敬之至，知所尊崇，慕尚声教，益谨益虔。率其眷属、陪臣，不远万里，浮海来朝。达其志，通其欲，稽顙陈辞曰：‘远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养以息，既庶且安。思见日月之光，故不惮险远，辄敢造廷。’又曰：‘覆我者天，载我者地。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畴邑井之

聚，宫室之居，妻妾之乐，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罔敢侵，众罔敢暴，实惟天子之赐。是天子功德所加，与天地并。然天仰则见之矣，地踏则履之矣。惟天子远而难见，诚有所不通。是以远方臣妾，不敢自外，逾历山海，躬诣阙廷，以伸其悃。’朕曰：‘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庶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之德，惟恐弗堪，弗若汝言。’乃又拜手稽首曰：‘自天子建元之载，臣国时和岁丰，山川之藏珍宝者皆流溢焉，草木之无葩藹者皆华而实焉，异禽和鸣而走兽踰舞焉。国之黄叟曰，中国圣人，德化渐暨，斯多嘉应。臣土虽远京师，然实天子之氓，故奋然而来覲也。’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脱略故习，非超然卓异者不能若此也。稽之载籍，自古逖远之国，奉若天道，仰望声教，身致帝庭盖有之矣。至于举妻子、兄弟、亲戚、陪臣顿首称臣妾于阶陛之下者，惟淳泥国王一人而已；西南诸蕃国王，未有如王之贤者也。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兹特赐封王国中之山为‘长宁镇国之山’，赐文刻石，以著王休，于昭万年，其永无斁。系之诗曰：‘炎海之墟，淳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违。悽悽贤王，惟化之慕。导以象胥，邇来奔赴。同与妇子、兄弟、陪臣，稽颡阙下，有言以陈。谓君犹天，遗其休乐，一视同仁，匪偏厚薄。顾兹鲜德，弗称所云。浪舶风樯，实劳恳勤。稽古远臣，顺来怒赅。以躬或难，矧曰家室。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蕃长，畴与王贤。轟轟高山，以镇王国。镌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

永乐八年（1410），淳泥国遣使入贡谢恩。

按明外史《淳泥传》：永乐八年九月，遣使从谦等入贡谢恩。

永乐九年（1411），复命中官张谦以彩绢等物赐淳泥国。

按明外史《淳泥传》：永乐九年，复命谦赐其王锦绮、纱罗、彩绢凡百二十匹，其下皆有赐。

永乐十年（1412），淳泥国王遐旺及其母来朝。

按明外史《淳泥传》：永乐十年九月，遐旺偕其母来朝。命礼官宴之会同馆，光禄寺旦暮给酒馔。明日，帝飨之奉天门，王母亦有宴。越二日，再宴，赐王冠带、袈衣，王母、王叔父以下，分赐有差。

永乐十一年（1413），淳泥国王辞归，赐金银等物。

按明外史《淳泥传》：永乐十一年二月辞归，赐金百，银五百，钞三千锭，钱千五百缗，锦四，绮帛纱罗八十，金织文绣、文绮衣各一，衾褥帔幔、器物咸具。自十三年（1415）至洪熙元年（1425）四入贡，后贡使渐稀。

按《明会典》：淳泥国，永乐间（1403 - 1424）使臣二十一人，三日下程一次，羊二只，鹅四只，鸡八只，酒二十瓶，米一石，面二十斤，果子四色，蔬菜厨料。

仁宗洪熙（1425）年，定淳泥使臣下程之制。

按《明会典》：洪熙（1425）间使臣三十六人，三日下程一次，羊五只，鹅十只，鸡二十只，酒十瓶，米二石，面七十斤，果子五盘，每盘十斤，盐五斤，酱三斤，花椒一斤，香油四斤，醋四瓶，茶二斤，蔬菜厨料。

武宗正德（1506 - 1521）年，以佛郎机阑入为寇，诸番通贡概行屏绝。

按明外史《淳泥传》：正德间佛郎机阑入流毒，概行屏绝。曾未几年，遽尔议复，损威已甚，章下都察院，请悉遵旧制，毋许混冒。

世宗嘉靖九年（1530）淳泥国来贡。

按明外史《淳泥传》：嘉靖九年，给事中王希文言：“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淳泥五国来贡，并道东莞。”后因私携贾客，多绝其贡。

神宗万历（1573 - 1619）年，淳泥王卒，无嗣，族人争立。国中大乱。

按明外史《淳泥传》：万历（1573 - 1619）中，其王卒，无嗣，族人争立，国中杀戮几尽，乃立其女为王。漳州人张姓者，初为其国那督，华言尊官也，因乱出奔。女主立，迎还之。其女

出入王宫，得心疾，妄言父有反谋。女主惧，遣人按问其家，那督自杀。国人为讼冤，女主悔，绞杀其女，授其子官。后虽不复朝贡，而商人往来不绝。国统十四洲，在旧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属爪哇，后属暹罗，改名大泥。华人多流寓其地。时红毛番强商其境，筑土库以居。其入彭湖互市者，所携乃大泥国文也。

淳泥部汇考二

片脑，树如杉桧，取之者必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为上，其次有金脚脑、速脑、米脑、苍脑、札聚脑，又一种如油名脑油。

檀香，象牙，吉贝布，玳瑁，鹤顶，巴尾树，贝多叶，椰子，槟榔，加蒙树，二树心可为酒。

纸，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宋时入贡以此纸书表。

淳泥部杂录

淳泥国土产考

《坤輿图说》：渤泥岛在赤道下。出片脑，极佳，燃火沉水中，火不灭，直燃至尽。有兽名把杂尔，似羊鹿，其腹内生一石，能疗百病，极贵重，至百换，国王藉以为利。

（同上，卷一百四，外藩）

丹眉流部汇考

宋

真宗咸平四年（1001），丹眉流国来贡。

按《宋史·真宗本纪》：咸平四年闰月，丹眉流国来贡。

按《丹眉流本传》：丹眉流国，东至真腊五十程，南至罗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东北至罗斛二十五程，东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华二十五程，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板为屋，跣足，衣布，无绅带，以白紵缠其首。贸易以金银。其主所居，广袤五

里，无城郭，出则乘象车，亦有小驷。地出犀、象、鋤石、紫草、苏木诸药。四时炎热，无霜雪。未尝至中国。咸平四年，国主多须机遣使打吉马、副使打腊、判官皮泥等九人来贡木香千斤，鋤鐵各百斤，胡黄连三十五斤，紫草百斤，红毡一合，花布四段，苏木万斤，象牙六十一株。召见崇德殿，赐以冠带服物。及还，又赐多须机诏书以敦奖之。

图考

按《三才图会》：登流眉国⁸³，选人作地主，椎髻缠帛蔽身。番王出座，名曰登场，众番拜罢同坐，交手，抱两膊为礼。
(同上)

彭亨部汇考

明

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彭亨遣使入贡。

按明外史《彭亨传》：彭亨，在暹罗之西。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刺惹答饶使使赍金叶表，贡番奴六人及方物，宴赉如礼。

按《明会典》：洪武十一年，赐彭亨王妃紵丝纱罗共四十八匹，使臣织金彩緞衣服有差。

成祖永乐九年（1411），彭亨遣使入贡。

按明外史《彭亨传》：永乐九年，王巴刺密琐刺达罗息泥遣使入贡。

按《明一统志》：彭亨，前代无考。永乐中国王遣其臣苏麻固门的里等来朝并贡方物。田沃谷稍登。男女椎髻，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其国石崖周匝，崎岖如栅寨。土产片脑、沉香、花锡、椰子。

永乐十年（1412），遣中官郑和使于彭亨。

按明史《彭亨传》云云。

永乐十二年（1414），彭亨入贡。

按明外史《彭亨传》云云。

永乐十四年（1416），彭亨与古里、爪哇同入贡。

按明外史《彭亨传》：永乐十四年，与古里、爪哇诸国偕贡。复令郑和报之。其国，土田沃，气候常温，米粟饶足，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上下亲狎，无寇贼。然惑于鬼神，刻香木为像，杀人祭赛，以禳灾祈福。所贡有象牙、片脑、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苏木之属。 (同上，卷一百五，外藩)

千里达部汇考

明

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千里达遣使朝贡。

按明外史《千里达传》：千里达，永乐十六年遣使来朝贡方物其赐其使冠带、紵丝、纱罗、彩帛及宝钞。比还，劳赐其王有加。 (同上，卷一百六，外藩)

佛郎机部汇考

明

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佛郎机遣人入贡。

按明外史《佛郎机传》：佛郎机，近满刺加。古不知何国。永乐时，海外诸邦通中国者，以百数，亦未有其名。正德（1506 - 1521）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1518）正月，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

按《广东通志》：……正德十三年，佛郎机大舶突入广州澳口，铙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正德十五年（1520），御史丘道隆疏请诘佛郎机据满刺加地之罪。

按明外史《佛郎机传》：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御史丘道隆言：“满刺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刺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鳌言：

“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疏下礼部，言：“道隆先宰顺德，鳌即顺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满刺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报可。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挞之。彬大诟曰：“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

正德十六年（1521），佛郎机使者亚三伏诛，诏绝其朝贡。

按明外史《佛郎机传》：正德十六年，武宗崩，亚三下吏。自言本华人，为蕃所使，乃伏法。绝其朝贡。……其将别都卢，既以巨炮利兵肆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上，复率其属踈世利等驾五舟，击破巴西国。

……

嘉靖四十四年（1565），佛郎机伪称满刺加入贡，却之。

按明外史《佛郎机传》：嘉靖四十四年，伪称满刺加入贡，已改称蒲都丽家，守臣以闻。下部议，言必佛郎机假托，乃却之。（同上）

佛囉安国图考

按《三才图会》：佛囉安国，自三佛齐国风帆四昼夜可到其国，亦可遵陆至其国。国有飞来铜神二个，一个六臂，一个四臂。六月十五日生日。如有外国欲来劫夺神庙珠玉，至港口，则遇大浪作，船不可进。（同上，卷一百七，南方未详诸国部）

单马令国图考

按《三才图会》：单马令国，广州发舶，自真腊国起，风帆十昼夜可到其国。有地主，无王。宋庆元二年（1196），进金三坛，金伞一柄。（同上）

28. 《海上纪略》

郁永河撰

交趾之南曰柬埔寨，曰暹罗，曰六昆，曰大年，曰柔佛，曰麻六甲，凡六国，皆与中国连。……麻六甲为西面尽处，惟北连中国，余三面皆海。凡海舶由厦门直诣南，……渐偏向西历六昆、大年，又转北过柔佛，始抵麻六甲，水程二百更。……自麻六甲斜指西北四十更为咬啣叭^{⑧④}。……自马神^{⑧⑤}转东迤北为文莱（一无所产，极贫极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29. 《海国闻见录》

陈伦炯撰

由吕宋正南而视，有一大山，总名无来由息力大山。山之东为苏禄……西邻吉里问^{⑧⑥}，又沿西文莱即古婆罗国，再绕西朱葛礁喇大山^{⑧⑦}之正南为马神。……苏禄、吉里问、文莱三国皆从吕宋之南分筹……

苏禄、吉里问、文莱、朱葛礁喇，总名皆为无来由绕阿番，性喜铜钲，器皿皆铜。沿溪卜屋为居。俗甚陋，身不离刃，精于标枪，见血即毙。以彩色布帛成幅衣身。经商其地，往来乘莽甲（即小舟），夥从持利器相随。产珍珠、冰片、玳瑁、海参、燕窝、乌木、降香、海菜、藤等类。……

吕宋至吉里问三十九更，至文莱四十二更，此皆东南洋番国。而朱葛礁喇、马神非从吕宋水程，应入南洋各国，因同苏禄、文莱南北大山，是以附载东南洋，俾览者识其形势焉。

（东南洋）

南洋诸国，以中国偏东形势，用针取向俱在丁未之间，合天地，包涵大西洋，按二十四盘分之，即在巽巳矣。……交阯由七州西绕北而进。厦门至交阯，水程七十四更，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所。

中国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中国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某处。心尚怀疑，又应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驼探水深浅若干，驼底带蜡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为准确。独于七州大洋大洲头而外，浩浩荡荡，无山形标识，风极顺利，对针，亦必六七日始能渡过，而见广南咕哔囉^⑧外洋之外罗山，方有准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⑨、千里石塘^⑩，偏西则恐溜入广南湾，无西风不能外出……所谓差毫厘失千里也。……

广南沿山海至占城、禄赖^⑪，绕西而至柬埔寨。厦门至占城水程一百更，至柬埔寨水程一百一十三更。……

自柬埔寨大山绕至西南，为暹罗。由暹罗沿山海而南，为斜仔、六坤、大哖^⑫、丁噶叻、彭亨，山联中国，生向正南，至此而止。又沿海绕山之背过西，与彭亨隔山而背坐，为柔佛。由柔佛而西，为麻喇甲，即丁噶叻之后山也。由麻喇甲而西出于云南、天竺诸国之西南，为小西洋^⑬戈什哒^⑭。暹罗沿山海而至柔佛诸国，各皆有王，均受暹罗国所辖。……

厦门至暹罗，水程过七洲洋，见外罗山，向南见玳瑁洲、鸭洲，见昆仑，偏西见大真屿、小真屿，转西北取笔架山，向北至暹罗港口竹屿一百八十八更，入港又四十更，共水程二百二十八更。……

由暹罗而南，斜仔、六坤、宋脚，皆为暹罗属国。大哖、吉连丹、丁噶叻、彭亨诸国，沿山相续，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更不等。土产铅、锡、翠毛、佳文席、燕窝、海参、科藤、冰片等类相同，惟丁噶叻胡椒甲于诸番为美。番皆无来由族类，不识义理，裸体挟刃，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谷

米和水吞。贸易难容多艘。

而柔佛一国，山虽联于彭亨，其势在下，水路应到昆仑，用未针，取茶盘，转西至柔佛，计厦门水程一百七十三更。番性与上诸国相似，而所产相同，较之略美而倍多，年经商可容三四船，就舟交易。产沙金，国以铸花小金钱为币，重四五分，银币不行。

由柔佛而西，麻喇甲，亦系无来由族类。官属名曰恶耶。国王仿暹罗，用汉人理国事，掌财赋。产金、银、西洋布、犀角、象牙、铅、锡、胡椒、降香、苏木、燕窝、翠毛、佳文席等类。金钱、银币皆互用。往西海洋，中国洋艘，从未经历，到此而止。厦门水程二百六十更。……麻喇甲南隔海对峙大山，为亚齐。……
(南洋记)

小西洋，居于丙午丁未方。从麻喇甲、暹罗，绕西沿山而至于白头番国^⑤。
(小西洋记)

长沙一门，西北与南澳，西南与平海之大星，鼎足三峙。长沙门南北约阔五更，广之番舶洋艘，往东南洋、吕宋、文莱、苏禄等国者，皆从长沙门西出。北风以南澳为准，南风以大星为准。惟江、浙、闽省往东南洋者，从台湾沙马崎头门过，而至吕宋国。
(南澳气)

30. 《广东通志》

阮元撰

(天佑元年〈904〉)是年以佛哲国^⑥、诃陵国、罗越国所贡香进于唐。(吴任臣《十国春秋》) (卷一八三，前事略三)

赤土国，扶南之别种。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

色赤，因以为号。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远近。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传位于利富多塞。其俗敬佛。炀帝（605—617）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赍物五千段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至蕉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修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赤土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供使者盥洗。其日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鼙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宣诏讫，奏天竺乐，事毕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饮食疏薄，愿为大国意而食之。”后数日，请骏等入宴。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钟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鼙鼓而送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骏以六年（610）春与那邪迦于宏农谒帝，帝大悦，赏各有差。（《隋书》）

赤土在崖州之南，渡海水行百余日，便风十余日，经鸡笼岛至其国。（《太平寰宇记》）

（卷三百三十，列传六十三，外蕃，赤土国）

干陀利国，在海南洲上，出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宋孝武（454—464）世，王释婆罗那邻随遣长（使）〔史〕竺留陀献金银宝器。梁天监元年（502），其〔王〕瞿昙修跋陀罗四月八日梦一僧谓曰：“中国今有圣主，十

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覲。”乃于梦中至中国拜覲天子。既觉心异之，施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质，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摸写帝形以还其国，比本画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敬礼。后跋陁死，子毗针邪跋摩立，十七年（518），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献金芙蓉、杂香等。（《南史》）

（同上，干陁利国）

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产栈、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漫。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向之。王闻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515），遣使阿撒多奉表。

（同上，狼牙修国）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王姓僑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自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天监十六年（517），遣使奉表献金席等。普通三年（522），其王频伽复遣使珠智献白鸚鵡、青虫、兜鍪、琉璃器、杂香药等数十种。（俱同上。）

（同上，婆利国）

单单国，在振州东南，亦有州县。木多白檀。王姓刹利，名尸陵伽。王以香涂身，冠杂宝璎，近行乘车，远行乘象。象战必吹蠡击鼓。盗无轻重皆死。乾封、总章时献方物。

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岁乘舶广州，必以闻。（俱同上。）

勃泥国，在西南大海中，去占城三十日程。其国以版为城。所统十四州。其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为大人。王坐绳床，若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战斗者则持刀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其地无麦，有麻稻，又有羊及鸡、鱼，无蚕丝，用吉贝花织成布。其表以数重小囊絨封之。纸类木皮而薄，滢滑，色微绿，长数尺，阔寸余，横卷之仅可盈握。其字细小，横读之。诏馆其使于礼宾院，优赐以遣之。元丰五年（1082）二月，其王锡理麻喏复遣使贡方物。（同上，勃泥国）

丹眉流国，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版为屋，跣足，衣布，无绅带，以白紵缠其首。贸易以金银。其主所居，广袤五里，无城郭，出则乘象车，亦有小驷。地出犀、象、鋤石、紫草、苏木诸药。四时炎热，无霜雪。未尝至中国。咸平四年（1001），国主多须机遣使打吉马、副使打腊、判官皮泥等九人来贡木香、鋤鐵、胡黄连、紫草、红毡、花布、苏木、象牙，召见崇德殿，赐以冠带服物。（俱同上。）（同上，丹眉流国）

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永乐三年（1405）十月，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四年（1406）十二月，其国东、西二王并遣使奉朝贡。

其地负山面海，崇释教，恶杀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至死。王剃发，裹金绣巾，佩双剑，出入徒步，从者二百余人。有礼拜寺，每祭用牺。

万历（1573-1619）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1403-1424）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印印背上，以为荣。后佛郎机横，举兵来击。王率国人走入山谷中，放药水，流出，毒杀其人无算，王得返国。佛郎机遂犯吕宋。（同上，婆罗）

满刺加，在占城南，或云即古顿逊。永乐元年（1403）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其地无王，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千两为赋。庆至，宣示招徕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刺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封为王，赐诰印、彩币、袭衣、黄盖。复命庆往。其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从之。制碑文，勒山上。庆等再至，其王益喜，礼待有加。五年（1407）九月，遣使入贡。明年，郑和使其国。九年（1411），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宴劳，有司供张会同馆。入朝奉天殿，帝亲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禄日致牲牢。赐王锦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帷幔衾褥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将归，赐玉带、仪仗、鞍马，赐妃冠服。频行，赐宴奉天门，再赐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白金、钱钞、锦绮、纱罗、浑金文绮，妃及子侄、陪臣以下宴赐有差。礼官饯于龙江驿，复赐宴龙潭驿。十年（1412）夏，其侄入谢。及辞归，命中官甘泉偕往。十二年（1414），王子母干撒于的儿沙来朝，告其父讟。即命袭封。十七年（1419），王率妻子陪臣来朝谢恩。（乃）〔及〕辞归，诉暹罗见侵状。帝为赐敕谕暹罗，暹罗乃奉诏。二十二年（1424），西里麻哈刺以父没嗣位，率妻子陪臣来朝。宣德六年（1431），遣使者来言：“暹罗谋侵本国，王欲入朝，惧为所阻，欲奏闻，无能书者，令臣三人附苏门答刺贡舟入诉。”帝命附郑和舟归国，因令和赍敕谕暹罗，责以辑睦邻封，毋违朝命。八年（1433），王率妻子陪臣来朝。抵南京，天已寒，命俟春和北上，别遣人赍敕劳赐王及妃。泊入朝，宴赍如礼。及还，有司为治舟。王复遣其弟贡驼马方物。时英宗已嗣位，而王犹在广东。赐敕奖王，命守臣送还国。因遣古里、真腊等十一国使臣，附载偕还。正统十年（1445），其使者请赐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敕书及蟒服、伞盖，以镇服国人。又言：“王欲亲诣阙下，从人多，乞赐一巨舟，以便远涉。”悉从之。景泰六年（1455），速鲁檀无答佛哪沙贡马及方物，请封为王。诏给事中王暉往。已，复入贡，言所赐冠带毁于火，命制皮弁服、红罗常

服及犀带、纱帽予之。天顺三年（1459），王子苏丹芒速沙遣使入贡，命给事中陈嘉猷等往封之。越二年，礼官言，嘉莫等浮海至乌猪洋，遇飓风，舟坏，飘至清澜守御所救护，敕书无失，诸赐物悉沾水，乞重给，令使臣复往。从之。

成化十年（1474），给事中陈峻册封占城王，遇安南兵据占城，不得入，以所赍物至满刺加，谕其王入贡。其使者至，帝喜，赐敕嘉奖。十七年（1481）九月，贡使言：“成化五年（1469），贡使还，飘抵安南境，多被杀，余黥为奴，幼者加官刑。今已据占城地，又欲吞本国。本国以皆为王臣，未敢与战。”适安南贡使亦至，满刺加使臣请与廷辩。兵部言事属既往，不足深较。帝乃因安南使还，敕责其王。寻遣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册封王子马哈木沙为王。二人溺死。复遣给事中张晟、行人左辅往。〔晟卒〕于广东，命守臣择一官为辅副，以终封事。

正德三年（1508），使臣端亚智等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浔泥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赂，伪为符印，扰邮传。还至广东，明举与端亚智辈争言，遂与同事彭万春等劫杀之，尽取其财物。事觉，逮入京。明举凌迟，万春等斩，王永减死罚米三百石，与张字、侯永并戍边。

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州，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羁其使以闻。诏予方物之直遣归，后改名麻六甲。

男女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自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舶稀至，多直诣苏门答刺。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同上，满刺加国）

苏门答刺，在满刺加之西。顺风九昼夜可至。……风俗类满

刺加。

(同上, 苏门答刺国)

彭亨, 在暹罗之西。洪武十一年(1378), 其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赍金叶表, 贡番奴六人及方物, 宴费如礼。永乐九年(1411), 王巴刺密琐刺达罗息泥遣使入贡。十四年(1416), 与古里、爪哇诸国偕贡。

其国, 土田肥沃, 气候常温, 米粟饶足, 煮海为盐, 酿椰浆为酒。上下亲狎, 无寇贼。然惑于鬼神, 刻香木为像, 杀人祭赛, 以禳灾祈福。

至万历(1573-1619)时, 有柔佛国副王子娶彭亨王女, 将婚, 副王送子至彭亨, 彭亨王置酒, 亲戚毕会。婆罗国王子, 为彭亨王妹婿, 举觞献副王, 而手指有巨珠甚美, 副王欲之, 许以重贿。王子靳不予, 副王怒, 即归国发兵来攻。彭亨人出其不意, 不战自溃。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淳泥国王, 王妃兄也, 闻之, 率众来援。副王乃大肆焚掠而去。当是时, 国中鬼哭三日, 人民半死。淳泥王迎其妹归, 彭亨王随之, 而命其长子摄国。已, 复王位, 次子素凶悍, 遂弑其父、弑其兄自立。

(同上, 彭亨)

柔佛, 近彭亨, 一名乌丁礁林。永乐(1403-1424)中, 郑和遍历西洋, 无柔佛名。或言和曾经东西竺山, 今此山正在其地, 疑即东西竺。万历(1573-1619)间, 其酋好搆兵, 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患。华人贩他国者多就之贸易, 时或邀至其国。

國中覆茅为屋, 列木为城, 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 有事则召募为兵, 称强国焉。地不产谷, 常易米于邻壤。男子剃发徒足, 佩刀, 女子蓄发椎结, 其酋则佩双刀。字用茭箬叶, 以刀刺之。俗好持斋, 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

(同上, 柔佛)

丁机宜, 爪哇属国也。幅员甚狭, 仅千余家。柔佛黠而雄,

丁机宜与接壤，时被其患。后以厚币求婚，稍获宁处。

（同上，丁机宜）

佛郎机，近满刺加。正德（1506 - 1521）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1518）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

十五年（1520），御史丘道隆言：“满刺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刺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祖宗朝贡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举谓缺上供香物，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遯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疏下礼部，言：“道隆先宰顺德，鳌即顺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满刺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报可。

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挞之。彬大诟曰：“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明年（1521），武宗崩，亚三下吏。自言本华人，为番人所使，乃伏法。绝其朝贡。其将别都卢，既以巨炮利兵肆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上，复率其属踈世利等驾五舟，击破巴西国。

嘉靖二年（1523），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齐进，生擒别都卢、踈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副

使汪鋐进之。

(同上, 佛郎机)

至二十六年(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朱纨为巡抚, 严禁通番。其人〔佛郎机〕无所获利, 则整众至漳州。二十八年(1549)犯诏安。官军迎击, 生擒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纨用便宜斩之, 怨纨者御史陈九德遂劾其专擅。帝遣给事中杜汝楨往验, 言此满刺加商人, 岁招海滨无赖之徒, 往来鬻贩, 无僭号流劫事, 纨擅自行诛, 诚如御史所劾。纨遂被逮, 自杀。盖不知满刺加即佛郎机也。

自纨死, 海禁复弛, 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四十四年(1565)伪称满刺加入贡。 (同上)

31. 《广东新语》

屈大均撰

茶茶露……犹以大西洋所出者为美。大西洋天气寒时, 茶藤始花, 露凝花上, 晶莹芬郁若甘露。诸花木则否。暹罗、满刺伽人购以银钱, 贮以玻璃瓶, 携至占城。占城妇女以香蜡调之膏发。客至, 则以发拂拭盃盘之属以为敬。澳门番女得之, 以注饮馔, 或以露洒人衣。外有蔷薇水, 暹罗、爪哇、满刺加三国, 曩以进

贡。其蔷薇乃三佛齐所种。与中国蔷薇不同。广人多以土蔷薇浸水效之, 试以琉璃瓶翻摇数四, 泡周上下则真也。

(卷十四, 食语, 茶藤露)

诸番之直广东者, 曰婆利, ……曰狼牙修……曰满刺加……曰赤土。其直安南者……曰急兰丹, 曰顿逊……曰浮泥……曰彭亨……曰古里班卒。是皆南海中大小岛夷。见于明祖训、会典者也。其不可考者, 有……罗越, ……个罗^⑦, 哥谷罗……则未尝

入贡懋迁有无者也。……满刺加在占城南。永乐三年（1405），其王西刺八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其物有番小厮、犀角、象牙、珠母壳、玳瑁、鹤顶、鸚F、黑熊、黑猿、白麕、锁袱、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刺、白苾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纁、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丁皮、L、胡椒、血竭、乌爹泥、肉豆蔻、没石子、阿魏、窠铅、片脑、肉果、玛瑙珠、竹布、苏合油、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淳泥本閩婆属国。洪武四年（1371），其王马谟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贡。其物有珍珠、宝石、金戒指、金绦环、金银八宝器、龙脑、牛脑、梅花脑、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黄蜡、玳瑁、龟筒、羸壳、鹤、熊皮、犀角、孔雀、倒挂鸟、五色鸚F、黑小厮。……急兰丹，正德四年（1509）来贸易。有胡椒、乌木、丁皮。以上凡十二国，皆尝来往广东者。旧例贡舶三艘至粤，使者捧金叶表，入京朝贡，其舶市物还国。次年三舶复至迎敕，又市物还国。三年三贡，或五年一贡。一贡则其舶来往三度，皆以澳门为津市。黄文裕云：往者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其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次则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二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助国库既有赖，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议者或病外番闯境之为虞。……永乐（1403-1424）时，淳泥入朝，没齿感德……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间，未有敢为寇盗者。……见今番舶之在漳闽者，亦未闻小有警动，则是不敢为害，亦章章明矣。霍文敏云：东南番皆由广入贡，因而贸易，互为利市焉。中国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郎机则贼人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郎机并拒诸番，非策也。为今之计，在诸番之来则受之，在佛郎机则斥之，否则厉兵以防之，示之必诛。

（卷十五，诸番贡物）

沉香……若渤泥、暹罗、真腊、占城、日本所产，试水俱沉，而色黄味酸，烟尾焦烈。

（卷二十六，食语，沉香）

32. 《厦门志》

周 凯撰

文莱，在东南海中，即古婆罗国，居吕宋之西，与吉里问近。从吕宋南放洋，四十二更可至。距厦门一百十四更（《同安县志》作一百五十更）。绕阿（绕阿即爪哇近音）番种类（《海国闻见录》）。其地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时始通中国。（《东西洋考》：故有石城一、木城一，后折石城，于长腰屿筑岸闭潮，今所存木城耳。）负山面海，而谨佛教。国有东、西二王，永乐四年（1406）各遣使朝贡。今〔王〕为闽人，随郑和留其国者。其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云是永乐所赐。（《名山藏》。《台湾志略》：由吕宋西南至文莱港，水程七十更，自台计之一百二十八更。国小弱同于琉球。）

物产：真珠、玳瑁、玛瑙、车渠、片脑、黄蜡、菘藤（《东西洋考》）。

交易：华船到，进王方物，其贸易则有大库、二库、大判、二判、秤官等，酋主其事。船难出港，最宜蚤行。有时贸易未完，必先驾在港外（《东西洋考》）。（卷八，文莱）

麻喇甲，在南海中，海道由柔佛而西往，与丁噶叻隔山对坐。距厦门水程二百六十更。其国如暹罗，用汉人理国事（《海国闻见录》）。即满刺加也。古称哥罗富沙。汉时已通中国。后顿逊起，自扶南三千余里皆属之。其东界通交州，即哥罗富沙地也。（《东西洋考》。《瀛涯胜览》云：旧名五屿，以海有此山也。东南滨海，西北皆〔岸〕〔老〕岸连山。）唐永徽（650 - 655）中，以五色鹦鹉来献。本羁事暹罗，不称国。明永乐（1403 - 1424）初，内附为属郡，封为满刺加国王，从此不隶暹罗（《东西洋考》）。王以白布缠首，花青布为衣，而躡草履。其音语、书记类爪哇（黄省曾《朝贡典录》）。其俗醇厚。气候

朝热而暮寒。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市用磁器、色绢、金银之属（《星槎胜览》）。正德（1506 - 1521）间，其国为佛郎机所破，国人散逸。佛郎机以其地索赂于暹罗而归之暹罗焉。（黄衷《海语》：地多山谷，陆行可达暹罗。《海岛逸志》云：麻六甲为噶喇吧属国。《名山藏》云：在占城极南，诸番之会也。永乐初（1403 - 1424），中使自闽中至其国，由是而达西洋古力里士国，分卡遍往支柯、丹拐、葛刺、忽鲁谟斯等处。迨其返也，咸于是聚焉。按《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名山藏》、《朝贡典录》皆有柯支、阿丹、榜葛刺、忽鲁谟斯诸国，而《名山藏》所云支柯、丹拐、葛刺，疑柯枝、阿丹、榜葛刺之误。）

物产：猫精石、珠、犀角、象牙、玳瑁、翠羽、鬣鬣、斗锡、乳香、片脑、苏合油、蕉心簞、明角、乌角、蜡、做打麻（《方輿胜览》曰：树脂结成者，夜点有光，涂舟水不能入）、硫黄、没药、夷瓶、燕窝、槟榔、沙孤米、椰子、茭葦酒、犀、象、黑熊、火鸡、鸚鵡（《东西洋考》）。

交易：本夷市道稍平，既为佛郎机所据，残破之后，售货渐少。而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鞞张，故贾船稀往。直诣苏门答刺，必道经彼国，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数年以来，（彼）〔波〕路断绝。然彼与澳夷同种，片帆诣香山，便与澳人为市，亦不藉商舶也（《东西洋考》）。

（卷八，麻喇甲）

柔佛，在西南海中，历海洋九千里达广东界，由虎门入口。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海国闻见录》作一百七十三更，县志作一百六十更）。雍正七年（1729）后通市（《会典》）。柔佛与彭亨联山，其势下水程应到昆仑，用未针取茶盘，转西而至。商舶至，就舶交易（《海国闻见录》）。一名乌丁礁林。插木为城，其外有池（《东西洋考》）。柔佛强国也，其人好斗。男子削发徒跣，围幔佩刀。妇人蓄发椎髻。酋见王弃刀于地，和南而立。饮食无匕筋，以手拈之而已。死者火葬（《名山藏》）。其

属国有丁噶奴、彭亨、单一三国。（《海国闻见录》。单一距厦门水程一百三十更。《台湾志》：自柔佛至麻六甲，皆遵西洋法度，其人坳目隆准，状类红毛。有白鬼、乌鬼之分。所聚俱西洋商货。）

物产：象牙、犀角、玳瑁、锡、片脑、蜡、嘉文席、木棉、布、椒、燕窝、西国米、血竭、没药、槟榔、海菜、蝨吉柿（《东西洋考》）。

交易：柔佛地不产谷，土人时驾小舟载方物走他国易米。道逢贾舶，因就他处为市，亦有要之入彼国者。我舟至此都有常输，贸易只在舟中，无复铺舍（《东西洋考》）。

（卷八，柔佛）

彭亨，在西南海中，与柔佛连界，柔佛属国也。雍正五年（1727）后通市（《会典》）。彭亨与柔佛同山，隔山相背，在暹罗山海西南。距厦门水程一百五六十更（《海国闻见录》）。彭亨，东南岛中之国，国并山，山旁多平原。其城以木围之，方广可数里。古称上下亲狎，民无寇盗。（《东西洋考》。《名山藏》：石崖周匝，远望则平田沃野，丰米谷，气候温。黄省曾《朝贡典录》：其国在广大海之南。其王好怪，雕香木为神，以人为牲而祷。《星槎胜览》：男女椎髻，系单裙。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饰于顶发。煮海为盐，酿酱为酒。以彭亨作彭坑。）

物产：金、犀角、象牙、鹤顶、玳瑁、花锡、沉香、降香、片脑、嘉文席、胡椒、西谷米、椰子、槟榔、蝨吉柿、菹藤、犀、象（《东西洋考》）。

交易：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去舟亦不甚远。舶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音响辄相闻（《东西洋考》）。

（卷八，彭亨）

（厦门）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藪，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

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刺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藉此为活者以万计。

造大船费数万金，造船置货者曰财东；领船运货出洋者曰出海；司舵者曰舵工；司桅者曰斗手，亦曰亚班，司僚者曰大僚，相呼曰兄弟。（卷十五）

33. 《海录》

谢清高口述 杨炳南笔受

太呢国^⑧……海艘所舶处，谓之淡水港。其山多金，山顶产金处名阿罗帅（阿，于何切，下同）。由淡水港至此，须陆行十余日。由咭喃丹港口入，则三四日可至。故中华人到此淘金者，船多泊咭喃丹港门^⑨，以其易于往来也。国属暹罗，岁贡金三十斤。（太呢国条）

咭喃丹国，在太呢东南。由太泥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土产，略同太呢。亦无来由种类。为暹罗属国。王居在埔头。埔头者，朝市之处，而洋船所湾泊也。周围种竹为城，加以木板，仅一门，民居环竹外。王及官长，俱席地而坐，裸体跣足，无异居民。出则有勇壮数十拥护而行，各持标枪，谓之景子，见者咸蹲身合掌，王过然后起。景子，犹华言奴仆也。王及酋长、富家俱有之。

政简易，王日坐堂，酋长有称万者，有称断者，咸入朝，环坐议政事。有争讼者，不用呈状，但取蜡烛一对，俯捧而进。王见烛，则问何事。讼者陈诉，王则命景子宣所讼者进质，王以片言决其曲直，无敢不遵者。或是非难辨，则令没水。没水者，令两造出外，见道路童子，各执一人，至水旁，延番僧诵咒，以一竹竿，令两童各执一端，同没水中，番僧在岸咒之。所执童先浮

者则为曲，无敢复争。童子父母习惯，亦不以为异也。又其甚者，则有探油锅法。探油锅者，盛油满锅，火而热之，番僧在旁诵咒，取一铁块，长数寸，宽寸余，厚二三分许，置锅中，令两造探而出之。其理直者引手入滚油中取出铁块，毫无损伤。否则手始入油锅，即鼎沸伤人，终不能取。非自无愧者，始虽强词，鲜不临锅而服罪。国有此法，故讼者无大倔强。而君民俱奉佛甚虔也。王薨，或子继，或弟及，虽有遗命，然必待天意之所归，而后即安。故嗣王虽即位，若天心不属，民不奉命，而兄弟叔侄中有为民所戴者，则让之而退处其下。不然，虽居尊位，而号令亦不行也。

土番居埔头者，多以捕鱼为生。每日上午，各操小舟，乘南风出港，下午则乘北风返棹。南风谓之出港风，北风谓之入港风。日日如此，从无变易。是殆天所以养斯民也。其居山中者，或耕种，或樵采，穷困特甚。上无衣，下无裤，唯剥大树皮围其下体。亦无屋宇，穴居野处，或于树上盖小板屋居之。凡土番俱善标枪。标枪者，飞枪也。能杀人于数十步外，出入常以自随，乘便辄行劫杀人。其山多木，易于避匿，故山谷僻处，鲜有行人。有争讼而酋长不能断者，常自请于王，愿互用标枪，死无悔。王亦听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标。中而死，则彼家自以尸归。不中则听彼反标。顾鲜有不中者。俗淫乱，而禁妇女嫁中华人。故闽粤人至此鲜娶者，有妻皆暹罗女也。犯奸者事发，执而囚之，度其身家厚薄而罚其金，谓之“阿公”。凡犯令者亦然。少笞杖之刑。其金一日不纳，则次日倍罚。若亢不纳，则囚禁无释时。亦无敢亢者。若本夫觉其奸，执杀之，亦不禁。国有大庆，王先示令择地为场，至期，于场中饮酒演戏，国人各以土物贡献，王受其仪，于场中赐之饮食。四方来观之。华夷杂沓，奸赌无禁。越月而后散。凡进献及馈贺，其仪物皆以铜盘盛之，使者戴于首而行。饮食不用箸，多以右手抓取。故重右手而轻左手。人若以左手取食物相赠遗，则怒以为大不敬云。

地多瘴疠。中华人至此，必入浴溪中，以小木桶舀水自顶淋之，多至数十桶，俟顶上热气腾出然后止。日二三次。不浴则疾

发。居久则可少减，然亦必日澡洗，即土番亦然。或婴疾，察其伤于风热者，多淋水即瘳，无庸药石，凡南洋诸国皆然。其地名双戈及呀喇顶等处，皆产金。由咭嚙丹埔头入内河，南行二日许，西有小川，通太呢、阿罗帅。又南行日余，双戈水会之。又南行十余日，则至呀喇顶，与邦项（读平声）^⑩后山麻姑产金处相连。河中巨石丛杂，水势峻厉。用小舟逆挽而上，行者甚艰。中国至此者岁数百。闽人多居埔头，粤人多居山顶。山顶则淘取金砂，埔头则贩卖货物，及种植胡椒。凡洋船到，各国王家度其船之大小、载之轻重而榷其税。船大而载重者，纳洋银五六百枚，小者二三百不等，谓之“凳头金”。客人初到埔头，纳洋银一枚，居者岁又纳丁口银一枚，谓之“亚些”。各货税饷谓之“码子”。

居咭嚙丹山顶掏金欲回中国者，至埔头，必先见王，纳黄金一两，然后许年老不复能营生者减半。若呷必丹知其贫而为之请，则免。呷必丹者，华人头目也。居埔头者则俱免。若洋船有藏匿，觉察则船主“阿公”。船主是洋船出资本置买货物者，凡洋船、造船出赁者，谓之板主，看罗盘指示方向者，谓之夥长，看舵者谓之太工，管理银钱出入者谓之财库，舱口登记收发货物者谓之清了，而出资赁船、置货贸易则为船主，船中水手悉听指麾，故有事亦唯船主是问。其酿酒、贩鸦片、开赌场者，码子亦特重。私家逋负，酋长尝置若罔闻，而赌场则追捕最力。各国多如此。食鸦片烟则咭嚙丹为甚，客商鲜不效尤者。其土产唯槟榔、胡椒为多。亦以三十斤金为暹罗岁贡。

（咭嚙丹国条）

丁咖囉国^⑪，一名哒拉岸，疑即丁机宜也。在咭嚙丹东南，由咭嚙丹沿海，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与上数国略同，而富疆胜之。各国王俱喜养象，闻山中有野象，王家则令人砍大木于十里外，周围栅环之，旬日渐移而前。如此者数，栅益狭，象不得食，俟其羸弱，再放驯象与斗，伏则随驯象出，自听象奴驱遣。土产胡椒、槟榔、椰子、沙藤、冰片、燕窝、鱼翅、海参、油

鱼、鲍鱼、螺头、带子、紫菜、孔雀、翡翠、速香、降香、伽楠香。带子，角带也，形若江瑶柱。胡椒最佳，甲于诸番。岁贡暹罗、安南及镇守噶喇叭^⑩之荷曩。 (丁咖囉条)

邦项（读平声），在丁咖囉南，古志多作彭亨，以谢清高所述音近邦项，故改从此二字，其余亦多类此。由丁咖囉陆路，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民情，均与上数国同。亦产金，而麻姑所产为最。土产胡椒、冰片、沙谷米。胡椒，藤本，初种时长尺余，年余长至数尺，则卷成圈，复取土掩之，俟再生，然后开花结子。十余年，藤渐弱，则取其旁旧土，或有杂木叶霉败其中者，粪之复茂，不可以他物粪。至三十余年，则不复结子，须择地另种，旧地非百年后不能复种也。子熟采而干之，色黑而绉，味辛辣而性温。其极熟者则虽干而圆满，去其皮，是为白椒，其性更烈。自安南至麻伦呢诸国皆有，唯丁咖囉所产为最。冰片，木液也，周流木内，夜则上于树杪，明则下于树根。土番夜听其树，而知其上下老嫩。俟其老时，四鼓潜往，以刀削其根处数处，如中国之取松脂然。天明，其液流从砍处落地，滴滴成片。若未老则出水而已。沙谷米，亦以木液为之，其木大者合抱，砍伐破碎，舂之成屑，则以水洗之，去其滓，俟其水澄，取其下凝者，暴干成粉，复以水洒之，则累累如颗珠，煮食之可以疗饥。以上数国，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俱经外罗山，南行顺风，约一日过烟筒大佛山。又日余经龙柰口，过昆仑海，日余见昆仑山。至此然后分途而行。往宋卡、暹罗、太呢、咕嚙丹各国，则用庚申针转而西行矣。由邦项东南行，约日余，复转西，入白石口^⑪，顺东南风约日余，则到旧柔佛^⑫。

(邦项条)

旧柔佛，在邦项之后，陆路约四五日可到。疆域亦数百里，民情风俗，略与上同。土番为无来由种类。本柔佛旧都，后徙去，故名旧柔佛。嘉庆（1796-1820）年间，暎咭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国商民，在此贸易耕种，而薄其赋税，以其为东西南

北海道四通之区也。数年以来，商贾云集，舟船辐凑，楼阁连亘，车马载道，遂为胜地矣。番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土产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槟榔膏即甘沥，可入药。

(旧柔佛条)

麻六呷，在旧柔佛西少北，东北与邦项后山毗连，陆路通行。由旧柔佛水路，顺东南风半日过琴山径口，又日余到此。土番亦无来由种类。疆域数百里。崇山峻岭，树木丛杂。民情凶恶，风俗诡异。属荷嚙管辖。初小西洋各国番舶往来中国，经此必停泊，采买货物。本为繁盛之区，自暎咭利开新州府，而此处浸衰息矣。土产锡、金、冰片、沙藤、胡椒、沙谷米、槟榔、燕窝、犀角、水鹿、玳瑁、翡翠、降速伽楠各香。闽粤人至此采锡及贸易者甚众。

(麻六呷条)

沙喇我国^⑤，在麻六呷西北，由麻六呷海道，顺东南风二三日，经红毛浅。下有浮沙，其水不深，故曰浅，谓之红毛，则不知其何取也。此国在红毛浅东北岸，疆域数百里。民颇稠密，性情凶犷。后山与丁咖囉、咭嚙丹相连。山中土番名黎（读力麻切）子，裸体跣足，鸠形鹄面，自为一类。亦服国王管辖，但无来由不相为婚。尝取密蜡、沙藤、沉香、速香、降香、犀角、山马、鹿脯、虎皮等物，出与国人交易。闽粤人亦有到此者。其产锡、冰片、椰子、沙藤。

(沙喇我条)

新埠，海中岛屿也。一名布路槟榔，又名槟榔士，暎咭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在沙喇我西北大海中，一山独峙，周围约百余里。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西南风亦可行。土番甚稀，本无来由种类。暎咭利招集招集商贾，遂渐富庶。衣服、饮食、房屋，俱极华丽，出入悉用马车。有暎咭利驻防番二三百，又有叙跛兵千余。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

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然地无别产，恐难持久也。凡无来由所居地，有果二种，一名流连子，形似波罗蜜而多刺，肉极香甜。一名茫（读莫浪切）姑生，又名茫栗，形如柿而有壳，味亦清酣。（新埠条）

吉德国^⑩，在新埠西北，又名计哒。由新埠顺东南风，日余可到。后山与宋卡相连。疆域风俗，亦与宋卡略同。土旷民稀，米价平减。土产锡、胡椒、椰子。闽粤人亦有至此贸易者。由此陆路西北行二三日，海道日余，到养西岭（读力养切）。陆路又行三四日，水路约一日，到蓬呀，俱暹罗所辖地。自宋卡至此，皆无来由种类，性多凶暴，出入必怀短刀，以花铁为之，长六寸有奇，镶以金，海马牙为柄。其刀末有花纹者，持以相斗。刀头有纹者，则佩之以为吉庆。王及酋长皆然。海马出麻沙密纪，即卷毛乌鬼国也。形似牛而脚短，居水中，偶上岸食草，或曝于沙埠。取之之法，用大木七八尺方之，令上窄下宽，上轻下重，空其中，上有盖，为环钮于内，旁穿四孔，遇海马在沙埠，则三四人各挟标枪二，入木中，令人盖之，而放于上流。木随流而下，海马见之，必趋赴翻弄，觉其无物，则置之而复息于埠。比其木流至埠前，木中人急去其盖，各举枪标之。枪有倒钩，以绳系之。中则趋上岸，将绳缚于木而纵收之，俟其力稍乏，各加一标。死则宰而食之，其味甚美，牙以镶刀柄。（吉德国条）

柔佛国，在旧柔佛对海，海中别一岛屿也。旧柔佛番徙居于此。周围数百里，由白石口南行，约半日即到。土番为无来由种类，性情凶暴，以劫掠为生。土产槟榔、膏、沙藤、椰子、冰片。（柔佛国条）

咩哩国^⑪，在柔佛西南海中，别峙一大山，不与柔佛相连。由柔佛渡海而南行，约日余可到。疆域约数百里。风俗、土产，与柔佛同。（咩哩国条）

大亚齐国⑩……海东北岸为沙喇我国，山尽处则与新埠斜对。
(大亚齐国条)

呢咕吧拉⑪……闽人居吉德者，常偕吉德土番到此采海参及龙涎香。
(呢咕吧拉条)

龙牙国，在旧港北……由此北行日余，则为柔佛。
(龙牙国条)

文来国，在细利窠⑫西北，由细利窠东南入小港，向西北行，顺风，约五六日可至。由地问北行，顺风七八日可至。幅员甚长，中多乱山，绝无居人。奇禽野兽，莫能名状。土番亦无来由种类。喜穿中国布帛。土产燕窝、冰片、沙藤、胡椒。
(文来国条)

苏禄国，在文来北少西，舟由文来小港，顺东南风，约七八日可至。风俗、土产，与文来同。……二国同据息力大山东北半面。山中绝巘崇岩，荆榛充塞，重以野番占据，不容假道，故与西南诸国陆路不通。船……由咕哒⑬往，则须向东南行，至细利窠入小港，转西北，沿山行，经文来，然后可至。
(苏禄国条)

咩哩干国⑭……凡船来中国，皆南行过峡，转东南，经地问……若不泊噶喇叭，则由地问⑮北经马神、昆甸，西至茶盘⑯，北经红毛浅⑰而来。九月以后，北风急，则由地问借风向文来、苏禄、小吕宋、东沙而来。其往小西洋贸易者，则由噶喇叭西北行，经苏苏⑱之西，呢是⑲之东，又西北经呢咕吧拉而往。由小西洋复来中国，则东南行经亚齐东北，麻六呷西南，(八)〔入〕白石口，转茶盘而来。遇北风，则由白石口东南行，至细利窠，入小港，经苏禄、小吕宋、东沙而来。
(咩哩干国条)

34. 《新嘉坡风土记》

李鍾珏撰

序

光绪二年丙子（1876）六月，鍾珏始游京师，识青浦席淦翰伯，因翰伯识元和汪凤池药阶、凤藻芝房昆仲，暨汉军左秉隆子兴。药阶以乙亥举人供职内翰。三子者皆外省同文馆生，学成上贡，充总署天文馆副教习。时鍾珏寓居崇文门内，晨夕过从，亲若骨肉。阅三月，束装南归，临歧握别，情各难遣，僉谓聚散不常，嘉会难再，盍效世俗通谱之谊，以为他日左券。于是翰伯齿最长，药阶次之，子兴、芝房又次之，鍾珏最后。盖衣带束白之赠，古人有不能已者，朋友以齿相叙，比于兄弟之伦，事虽非古，其情均也。越二年戊寅（1878），子兴以奉使英法大臣奏调出洋充翻译官，旋任新嘉坡领事。壬午（1882），芝房举京兆第二，明年癸未入词林。翰伯、药阶亦已晋级。独鍾珏佗僚如故，每以青云难致，良朋相见无期，用怀惭愤。丙戌（1886）以优贡北上，恭应廷试，获与翰伯、药阶、芝房重话旧好，中酒辄言曰：“今日欢乐，不减畴昔，顾安得飞身天南，复与子兴把臂乎？”八月出都，家居无 -，时动南游之念，请于吾母曰可。十二月，航海至粤，先以书达子兴，约来岁二月赴新嘉坡。丁亥（1887）正月杪，至香港，得吾母病耗，折而归，疾已痊可。居一月，母将成子之志，促装戒行。三月中旬，重至粤东，游澳门旬日。四月下旬，始自香港乘轮船南发，行九日而至，盖后四月朔也。昔张敏与高惠友，每相思不能得见，敏于梦中往寻，但行至半途，即迷不知路。故沈约诗曰：“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今鍾珏一岁之中，南北万余里外，寻旧盟，敦夙好，十年之思，一旦尽慰，以视张敏，其乐何如！盖梦虚境也，游实迹也。虚者之不若实，天下事大抵然矣。既与子兴见，下榻公寓，谈论不辍，如班尹之永夕；并乘遨游，如郭李之同舟。视昨岁京

中与翰伯诸子欢乐不更有加耶？居匝月，杂记风土若干则，录而存之，以志鸿爪。叙其缘起如此，亦以见斯游之非偶焉尔。上海李鍾珏。

自暹罗直南，伸如舌，长如股，中有山如脊斗入于海，皆巫来由种人居之，西人统名之曰下暹罗。其国有十，曰斜仔，曰六坤，曰宋卡，曰大年，曰吉连丹，曰丁噶奴，曰彭亨，曰柔佛，在山之东；曰吉德，曰沙刺我，在山之西，地至柔佛尽处，谿舒一水，隔二三里而得一岛，西以苏门答腊为蔽，南以爪亚为屏，东以婆罗洲为障。四面环水，如骊龙颌下珠，即英人所谓新嘉坡也。旧名息力，又称‘叻’，华人或称新州府。其地南距赤道三百零四里。

自香港乘轮船，指西南行，计程三千四百七十七里，至越南之西贡。自西贡指南偏西行，二千四百二十一里至新嘉坡。风顺六日可到，风逆或至七八日。如湾泊琼州、西贡各口，又需时日。

考之古册，斜仔以下，皆顿逊地。其后析为列国。而柔佛处极南，叻地属焉。然百年前榛莽未启，一荒岛耳。华人之懋迁南洋者，既乏问津；即欧洲诸邦如荷兰，如葡萄牙，争据群岛，亦未厝意及此。嘉庆二十三年^⑩，英人名淡不公者^⑪始得之，以为海道四达之区。上于政府，伐木开道，遂设商埠，是为开辟新嘉坡之祖。西人尝铸铜像，以志勿谗。

全坡之地，南北十四英里，得中国四十六里有差，东西二十七英里，得中国八十九里有差。中有河，自东达西，划分南北，居人名其北曰小坡，南曰大坡。

苏门答腊、爪亚^⑫、婆罗洲三岛，遥为屏蔽，皆在数百里、千余里之外。对坡一岛，绵亘东西，东曰廖屿^⑬，西曰吉德门，天然近障也。吉德门十余小岛，若断若续，直与坡接，窄处不过数丈，宽处不及一里。轮船自西南来者，从此入。其东自柔佛之罗汉屿与廖屿之马案山相对处，中间海道阔十里。而罗汉屿如髻如拳，错列海中，下有礁石，舟不能近。论其形势，兜裹层层，南洋各岛皆不能及。

海口炮台，西南二座，俱在山颠，最得形势。其东一座在罗汉屿西二十里椰林中，平地高四五尺，台面细草茸茸，自海中间望，仓卒不可辨认。是处海面不及三里。

居民册籍约分五种，曰中国；曰欧罗巴，统英、法、俄、德各国；曰巫来由，统南洋各岛国；曰亚墨利加，统南北花旗各国；曰东方诸国，统五印度以上诸小国及缅甸、暹罗等国。五种人数，以中国为最多，其次巫来由。

华人住坡户口最难详确。查光绪七年（1881）英人所刊户口册云，福建男女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广州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二万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嘉应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琼州八千三百十九人，三州府生长之华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不列籍之华人二百七十二名，统计八万六千六十六人^⑫。近五六年来，虽少有参差，总在八九万之间。而历来居叻、游叻者，动称十余万，皆约略之词。虽西人所报未必尽确，所列籍者不止此数，然总不过十万人。

巫来由人，通谓之土人，有书作穆拉油者，闽广人读无为莫之去声，故巫亦读穆。其自印度一带来者，谓之吉灵人。又有波斯一带者谓之齐智人。土人有黑有白。吉灵、齐智俱肤黝如墨，其以布蔽下体，不衫不裤，三种人大略相同。

巫来由柔佛国王都城，在坡北岸，一衣带水，相望可接。坡中有行宫，时往来其间。其民之在坡者，皆贫无生计，西人役以工作，几若牛马。华人亦有用之服役者。

叻西北三百余里，柔佛之上，沙刺我之下，有埠曰麻六甲，本暹罗属国，葡与荷尝迭据之。道光初归于英。麻六甲西北九百里海中，有岛曰槟榔屿，亦属英。两处华人共十余万。英设总督于叻，统辖三埠。（按英人以此三埠统言之曰三州府。）

驻叻英官，总督而下，曰辅政使司，曰按察司，曰参政司，曰正副经历司，曰户口司，曰库务司，曰地理司，曰营造司，曰巡理司，曰护卫司，曰船头官。巡理有三堂，分理坡中各案件，略别大小轻重。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

英国驻叻军额，计英炮手一队，二百四十八人，外兵总六员，修理军械匠十八人。步兵一队，八百九十三人。又印度炮队，并修理军械匠共二百七十五人。管理炮队粮道官二员，炮队绘师一名，营医十四名，统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较香港少三百五十七人。其水师兵船则游泊无定云。

兵房二处，一在升旗山，一在公家花园。对面山坡上，平时不见一人，逢操演，齐出至临海抛球场中。

各国驻坡领事中，中国外，曰美，曰德，曰俄，曰法，曰奥，曰意大利，曰丹，曰荷兰，曰葡萄牙，曰西班牙，曰巴西，曰比利时，曰哈华亚，曰暹罗，曰瑞典、挪威，二国并一领事，共十有六。

中国领事之设，始于光绪三年（1877），郭侍郎使西过叻，体察情形，奏请设南洋总领事，兼新嘉坡领事官。经总署议，以总领事事，宜姑缓筹办，准设新嘉坡领事一员，随员一员。

初设领事时，议以华人户口年貌身格费、及船牌费，抵俸薪各项。后户口身格费未行，船牌费不足抵用，光绪五年（1879），始定仿照出使美国、日本章程，领事随员俸薪，由出使经费内支給，而船牌费仍收取抵用。查船牌费，每重一吨收洋四占半，合银三分有奇。此项岁入不过数百金，仅抵一月经费。而船户涉险犯难，获利无多，似当议除，以示体恤。

泰西各国，凡属通商埠头，他国领事不预听断之权。而洋人之在中国不然，如上海租界所设公廨，华洋会审，已非西例，西官又好揽事权，必欲华官仰其鼻息，志士愤焉。驻叻各国领事，概从西例，不预审断。而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制肘。故除给发船牌之外，惟劝兴义学，讲圣谕，开文会，以行教化而已。

居民犯事，统归巡理司审断。轻者判罚，重者监禁。监在西南山坡上，周以垣墉，巡差负枪昼夜巡察。查西历上年底止，狱中重罪，经臬司判禁一年以上者，华人共存四百八十三名，巫来由人七十五名，吉灵人四十三名。其所犯轻罪，经巡理府判以罚款，或不能完缴以监禁抵销者，一年之中，华人入监共二千八百

九十人，此中期满出狱者二千六百七十九人，入狱后具贖出者一百五人；巫来由人一年共入一百九十七人；吉宁共入一百八十八人。狱中宽敞洁净，每犯日食两餐，荤素菜各一肴。虽曰拘禁，实则徜徉自在，胜于在外作苦。故犯事人往往不愿纳贖，甘住狱。近西官察知其弊，议裁荤菜云。

叻自开埠以来，进出口各项货物，一概免税，惟烟酒重征，由华商设立公司包纳。烟公司月包税八万六千元，酒公司二万一千元，二项为入款大宗。地租估屋值十取一。其他抽捐名目尚多，惟皆不苛取。

西人每至年终，预将来岁一年进出款目核议，登诸日报。是亦量入为出之道。查本年叻中进款，应有三百六十七万元，出款三百六十三万五千四百四十四元。举此可得历年进出款大略。又按槟榔屿上年入赋税一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八十八元，支款九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元，计余存二十三万九千一百五十九元。

坡中用钱不用银，用洋钱不用中国制钱。自一镞至一元，凡四等，最小为镞，合制钱二文五六毫。四镞为一占，又名先士。十占为一角，十角为一元。角与元以银为之，镞与占以红铜为之。

通用之一元洋钱，铸自日本，轻重与英洋同。英洋光者可用，然甚少。其一二角之小洋钱，皆伦敦及香港所铸，占镞铜饼，则港与坡并铸之。

叻地商务，以胡椒、甘蜜为大宗，岁必售销数千万元。然皆出自他岛，叻盖聚货不产货者也。叻所出者，惟榴连、槟榔、椰实、波罗、芒果、山竹、波罗蜜、甘蔗、洋桃、香蕉、生姜等。果食有人参果者，形如龙眼，味若鸡心（柿名），最称美品。

胡椒始种于印度之锡兰，运往欧洲，西人以制油佐食。既而苏门答腊亦种之，今则南洋大小各岛，无不种植，而运售皆在叻地，商人设公局以主之。

甘蜜树高与人齐，其叶长三寸，两端锐，中宽寸余。采而捣之，其浆成蜜，甘与蜂蜜相埒，欧洲各药中多用之，销行甚广，与胡椒二项，同一公局。主其事者，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

充。

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椒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大都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商，设号各港，以收椒蜜，如中国花、米、丝、茶等项坐庄者然。

潮商多业椒、蜜，闽商以各项海货及往来各埠之轮船为宗，资本俱钜，他商不能及。

各货价目，涨落不定，择其大者记之，以备留心商务者参考。乌椒每担二十一元，白椒四十一元，甘蜜四等自十一元至六元，上甲锡每担三十八元，乳红白十有四种自九十元至十七元，牛皮八种自十七元至十元，藤七种自七元至三元，椰肉六种自四元至三元，犀角三等每斤自四十元至二十六元，鱼肚每担一百二十元，白鱼翅三等每担一百一十元至四十三元，乌鱼翅三等三十九元至十五元，海参二十余种自六十元至四五元，玳瑁七等自一千元至一百六十元，白燕每斤十七八元，毛燕上每担三百二十元，毛燕中一百八十元。其他杂货不载。

叻中华人最多亦最富。有拥资称千万者，有数百万者，若十万八万之户，但云小康，不足齿于富人也。然究其发迹，多在三四十年前，近则鲜有暴富者矣。

土人最贫，吉宁人亦鲜充裕，惟齐智及阿刺伯人，不少殷实。齐智人专以放债为生，重利盘剥，如中国印子钱之类。华商资本缺乏，或向告贷一时济急，久则剥肤，时有涉讼不了者。

居民生死，每月有册刊报。查西历二月册载，居民生育，男女一百五十七，死三百五十。三月生二百一，死五百十六。四月生二百十五，死五百二十五。五月生一百九十五，死五百三十二。观此亦可参知民数矣。

生死报册俱有限。生育者，三礼拜内不报，查出罚洋五元；死者逾一昼夜、二十四点钟不报，即议重罚。盖恐有别故隐匿，故特重其罚也。

在坡生长之华人，一经报册，即隶英籍，其质性良者恒讳而不言，桀者且以自大，入耶稣教者尤甚，竟有父子不相能如陌路

者，风俗人心之坏，不待言已。

年来赈捐、防捐，富商乐输巨款，核奖得虚衔封典者比比。其门前榜大夫第、中宪第、朝议第，一如内地。至顶戴冠服，则惟岁首及婚嫁用之，寻常酬应往来，或穿单长衣一领，已不多觐。居恒短衣跣足，坦率习惯。冠履忽华忽洋，出门必戴帽，或洋帽，或巫来由人帽，戴中国小帽者甚少，惟御长衣必戴小帽，虽甚热不露顶，亦风俗使然也。

闽人发辫，俱用红线为绂，虽老不改，亦其风俗使然。故见红辫者，望而知为漳泉二府人也。

土人所操巫来由语，通行南洋各岛。华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长者，无不习之。又多习英语，同侪往来，时而巫语，时而英语，时而闽广土语。他省初到人，往往对之如木偶。

久居叻之华人，多娶土人女为室，其装饰与安南女子略同，窄袖宽衣，其长没足。因而所生之女，亦从土装。闻闽人、潮人家中，竟无一汉装妇女者，不若男子尚有一辫，存其本真也。

闽广士子在叻授徒者，颇不乏人。叻中子弟读书图回籍考试者亦不少。然叻地无书，又无明师友切磋琢磨，大都专务制艺，而所习亦非上中乘文字。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

地近赤道，有热无寒。然热不过八十度，广厦深居，时有凉风习习。此候拟之江南，在梅子黄时，枇杷熟后。惟日中行路，则杲杲之势，甚于内地炎歊。彼工作负贩挽车辈，日必冲凉数次。或有身涂土人所制一种油，以避烈日者。幸时晴时雨，且多树木，故少触热路毙之人。

冲凉之法，自首至足，以水盥濯，如醍醐灌顶，透入心中，立解烦热。久居此地者，日必一二次，亦习惯使然。非是不适，初到者往往不敢轻试。然当日中行路后，亦不可不一冲也。

坡中时有风而无飓风，时有雨而无淫雨。卯初日出，酉未日入，终岁不改。日中则热，夜分则凉，四时皆然。居民单衣一领，若将终身，故甚利穷人。

西人之记晴雨者云，近岁最多雨之年，共一百四十日，最少

之岁年，一百十二日。然晴雨甚调，五日中三日晴两日雨，从无久旱不雨，一雨经旬者。

叻地一年内有元旦三。华人元旦，一定者也。西人用西历，无定而有定者也。若巫来由人元旦，则有定而实无定，其将近元旦之前数日，夜半，彼教中牧师登高处望日出，见天际一线日光出地，即欣然曰：明日元旦矣。于是，集众教堂中，立誓，以为实见日出。每年元旦在中国六月初。设遇风雨连朝，阴晦无日，有迟至中旬者。今年中历有闰，故五月初二日为其元旦。是日乘车贺年，亦纷纷不绝于道。

坡中平阳多而山少。山亦不高。惟居全坡适中之一山，高五十余丈。英总督署即建其上。轮船入口，首先望见，此为最高。他如大小坡分界处之王家山，及迤西濒海一带诸山，俱高不过十余丈。王家山，有石磴可登，磴止三十余级。

轮船入口，王家山及迤西一山，俱升旗帜以报。各商瞻其旗号，可识何国何行何船从何处来。二山因俱名升旗山。

两升旗山俱有炮台。王家山每日十二点钟放炮一响，以准钟表。礼拜日改一点钟放。黎明五点钟、黄昏九点钟，各放炮一响，以定昼夜。

凡遇火警，传电至王家山，即放炮放火箭。日则悬旗，夜则悬灯。炮之响数，箭与旗灯之颜色，分出地段，使人一望而知。救火车闻炮即出，沿途皆有水门，浇灌其甚便，故无大火。

坡中庙宇寥寥，会馆亦少宏壮。而教堂林立，有天主、耶稣、天方各教之别。若大若小，或崇或卑，不下二十余处。

市缠繁盛，莫若大坡，洋行、银行、信馆、海关，均在大坡海滨。小坡虽有市集，皆土人所设土货及各项食物，无一巨肆。其迤北一带多园林、树木，境最幽静。有地名牛车水者，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

煤气灯彻夜不熄。各铺户门首俱悬神灯。初二、十六之夜，家家点灯，至九点钟方熄。

牛车水一带，妓馆栉比。闻注册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

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

频年香港贩幼女来坡，卖入妓院者踵相接。领事悯之，率同华绅言于英总督，允下护卫司议章保护，设保良局，以时查察，于是此风少息。

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人往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

叻中酒楼无多，广菜、番菜各一二家。凡宴客在各家园林者，多菜兼中西。酒饮白兰地、威四辨、香宾等番酿，饮粤东糯米等酒者已少，绍兴酒则如琼浆玉液矣。

客寓亦寥寥无多，不如香港、粤垣、上海远甚。轮船到埠，亦无接客之人，必须自雇小艇，运行李至岸，另唤脚夫，或雇马车装载，然脚夫多闽人，马夫多土人，言语不通，易受需索。故孤客远临，极形不便。

南洋鸦片烟贵于中国数倍，以其税重也。叻中每钱需洋二角。闻加拉巴、亚齐等处，每钱五六角云。然吸烟者并不见少，且穷人尤多。彼拉手车者日夜可得洋一元，缴租四角，可余六角，苟无烟癖，度日有余。乃十人中无烟瘾者不得一二。炎蒸汗血，博得之蝇头，尽入烟斗，殊可怜已。

英人禁赌甚严，然叻中赌风甚盛，有一局名天师公司，专诱人赌。党与极多，无法禁绝。前年有华人上条陈于议政局，请照荷兰办法，尽弛禁令，重征其饷，岁可入数十万元。当时颇有韪其议者，而辅政使司谓英国不能如荷兰办法，致伤政体，屏置不议，仍求禁绝之法。此亦可谓能识大体者矣。

十年前途中，但有马车载人，牛车载物。后有东洋手车，近又有火车。虽曰并行不害，究之火车兴而手车牌额截止，旧者汰而新者不得增，往时有四千辆者，今不过二千余矣。贫民失业，无以糊口，往往流为盗贼，劫掠抢窃之案，层见叠出。西官不究其源，但遇案治之，获犯惩之而已。

居民食米，来自安南、暹罗、缅甸，每百斤约洋三元。食物中鱼最鲜美，价亦廉。其他豕、羊、鸡、鳧之类，均视粤省昂

贵，而菜蔬尤甚。

西人于西北山高处，寻泉源凿池蓄水，用沙滤清，以铁管引至人烟稠密处，复于山上凿池，激而上之。再用沙滤，散入支管，便民取用。居民多通管入屋，量出水口门多少取值，不限用度。惟数日不雨，则受之以节云。

叻地树木繁盛，尤多椰林，其次槟榔、榴连、菩提等树最多。然皆不甚高大，欲求一百尺之材，十围之木无有也。或曰，故多乔柯，六十年前，西人开山，被伐殆尺云。

松有孤干挺特高八九丈者，枝叶层层皆圆，其下宽二三围，渐上渐小，多至数十重，其形似塔，因名塔松。初见疑经剪扎，后知自然生成。又有扇蕉，形似扇，其根出地四五尺，两旁各茁叶七八瓣，排列甚匀，远望宛然一扇。此二种皆不多见。

椰实有大如斗者，其汁甚清，微有酒味，土人多食之。按南方草木状云，昔林邑王与越王有故怨，遣侠客刺得其首，悬之于树，俄化为椰子。林邑王愤之，命剖之以为饮器。南人至今效之。当客刺时，越王大醉，故其浆犹如酒云。嘻，其信然耶！

叻中向多虎患，西官悬捕虎之赏，岁有所获。近年开路愈多，人烟日密，虎敛迹矣。然闻西北山深林密处，犹有虎穴在。

鳄鱼形似守宫，自首至尾大者长十余丈。自昌黎驱后，中国海面罕或见矣。而近叻一带甚多，每于夜间游泳，傍舟掉尾，掠人落海吞噬，闻每岁中辄有被其害者。

坡中道途宽坦，修治之工，终年不辍。桥梁多以精铁为之。较之上海租界各桥，更形坚固。马车路四通八达，无往不利。每于申酉之交，驰车骋游，沿海滨以入山内，浓阴深树，细草疏花，不绝于目。时或一溪一桥，两三茅屋，或层楼杰阁，隐约林间。昔人所谓入山阴道应接不暇，殆亦似之。夕阳将下，闻狺狺喔喔声，恍惚峰泖景象，几忘其置身万里外也。

西人所谓花园，与中国异，并无楼台廊榭，惟扩地一区，多植树木，其中罗列名花奇卉，供人清赏；豢养珍禽异兽，广人眼界；而花径纵横，亦颇引人入胜。坡中之公家花园，即此类也。然草多花少，有禽无兽，尚不如香港之园。此外富商巨贾购地为

园，则略有楼台，以时宴客，亦颇饶幽致。

叻中无名胜地，然一草一木，无不向日似笑。禽言鸟语，尽含欢声。日晡时濒海远望，帆樯林立中，浮峦数叠，隐隐送青。此景不可多得。至如公家花园，虽无足观，亦甚幽旷。而两处出水之山，一泓清水，周以铁阑，旁蒔花草，别饶佳趣。

西国于大小书院外，别有博物院，所以考平日之耳闻，征诸目见，实与书院相辅而行，于学问一道大有裨益者也。叻中博物院，规制甚隘，储物无多。然倮之族有巨人全体之骨焉，毛之族有虎、豹、犀、象及马、牛种种焉，羽之族有射屏之孔雀焉，鳞介之族有鳄鱼、巨鼃焉，皆习闻而罕见者。至如猕之类十有余，!之类二十有余，蝶之类百有余。鸚鵡绿者正色而或朱或黄或白或黑。猬之毫如刺，西人取以为笔，而其形如狼而无尾。豕与羊有一首而二身者，鱼之首有如人面者，蟒之长有十余丈者。又若各国古衣冠、古战具、古钱，奇奇怪怪，莫殫其数。然闻伦敦博物院百倍于此，殊兴望洋之叹矣。

西人医院之设，所以惠济穷黎非浅。其治法有与中国不同者，故华人每震駭不敢入。然其规制之善，固可仿行。尝见澳门华商所创之镜湖医院，其中养病所分内症、外症、疯症，男女各别，一切皆如西医院，而医生则华人为之，仍用刀圭方药，此仿西人规制而能通其变者，宜乎仁寿一方也。坡中医院，为英人所设，地宽广，病房洁净透风，人设一榻外，又具长棹凳，以时食息，病者或偃或立，或坐或行，无拘苦状。因思中国各城邑施医施药，不乏善政，其大都会善堂林立，亦有留养病民者。然房舍逼仄，秽气薰蒸，无病人入之，难免生病，病者其何能瘳！如西医院不过拓地数亩，增屋数楹，雇打扫夫数名，而惠不大且实乎！

闽广沿海人民，至南洋各岛谋生，虽已日久，然皆贸易之商贾，或以负贩营生，一廛受处，即佣工之辈，往时航海而来，亦多有依托。二十年来，西人开垦招工，佣值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或被骗，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载豚豕，西人以卖者贱视之，即亦虐

役之，其惨有不可言状者。迭经查禁，一时稍戢。日久网疏，此风渐长。近来厦门、香港，每一轮船开行，搭客多至千人，少至四五百，其中自愿出洋者固多，被拐者当亦不少。去岁竟有拐同母兄及从兄来坡者。经粤省大宪访闻行查，递籍其由，领事就地访确，超拔遣回者，近岁较多。

华人来南洋做工者，抵坡，先投客馆。客馆者，奸商所设，即猪仔馆也。客或自备舟资稍有旅费者，不敢虐视。若迫于生计，仓卒出洋，身无长物，一投客馆，则此身非己有矣，固不必被拐而来始落陷阱也。在叻华官绅，屡欲清其源，而为英官所持，卒不得行。

中国犯罪之徒，皆以南洋为遁逃藪。地方官访查得确，移文领事请提，皆以约章未载，为西人所持，此例不通，关系政令非小。

（生齿日繁，莠民难糅，结党立会，争立名目，西官迭次严禁，现存一会，名目有五，西人统谓之危险会。凡入会有册，每年报护卫司。据报上年新人者六千三百五十人。其历年入会总册，共有五万六千二百余人，诚可云危险矣。）

坡中开埠伊始，西人政尚宽大，以广招徕。闽广人接踵而至，懋迁有无，日新月异。当道光（1821 - 1850）末、咸丰（1851 - 1861）初，已成巨埠，同治间称极盛。踵事增华，至今日而发泄已极。近年商务虽未减色，然风气之开，害多利少，奸伪变诈，情状百出，殆亦运会将下之机也。蚩蚩者氓，方谓蒸蒸日上，不知保泰持盈，微识者代用隐忧。

35. 《槟榔屿志略》

力 钧 撰

流寓志

王荣和事略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派荣和赴南洋诸岛周历。荣和于光绪十二（1886）七月二十七日由粤起程，次年七月回粤，

历二十余埠，先至小吕宋^⑫，为日斯巴尼亚属；次新嘉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次仰江^⑬，皆英属；次日里、次加拉巴（雅加达）、次三宝瓏、次泗里末（泗水），皆荷兰属；次新金山之钵稳（邦达伯格）、次雪梨（悉尼）、次美利滨（墨尔本）、次亚都律（南澳大利亚）省、次衮司伦（昆士兰），皆英属。其抵小吕宋也，时土人联名拟逐华工，荣和到，其议遂寝。其抵新嘉坡也，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至麻六甲。槟榔屿两处，与新嘉坡相连，又附属石郎阿（雪兰峨）国之吉隆埠、卑力国之罇埠，均知保护华工。

荣和，槟榔屿人，屿中人称之。曾任福建督标左营参将，周历南洋时官至两江副将总兵衔，具此才略，赍志以没。惜哉！

李道熙传略 道熙早废学业，客槟榔屿久，以货殖起家，积产十数万金，捐创“海澄吾贯社学”，此锡五茂才所述者。所居门榜曰：“李氏家塾”。……道熙字焜耀，福建海澄人。中书科中书。

邱忠波传 忠波海外之豪杰也。……海外商务之大，忠波为最。中国则上海、宁波、厦门、香港、汕头；海外则新嘉坡、槟榔屿、满刺甲诸埠；其余吉隆、白蜡之锡矿，西贡、仰光之舂米机器，有轮船十数艘为之转运，受腹心之害，任指臂之劳，凡四。五千人，仰而食者则不可数计焉。足不下楼，擘画井井，当世所推为物望者。至忠波前往往往有踉跄之象，所以令人敬服者可想矣。其见识之远、信义之著，为夷酋所服，货财交涉，一诺立决，不惟中国人重之也。

中国人购轮船自忠坡始，英酋乘间陷之法，据例与争，酋褫职去，闻者快焉。自是西人愈伟视中国人。生平自奉薄然，凡善举乐输恐后。中国海防、水灾派员劝捐，极力报效，好造就人才。屡为人负，虽数万金，以情告不较也。忠波雄才大略，不可一世，惜终老海外，当事无为之汲引者，使得所展布，当也刘晏、卜式之流欤！忠波字如松，福建海澄人，十五客槟榔屿，卒年六十，海防赈捐出力，授候选道加三品衔。

李灼传 灼能诗、能画、能古篆。……居槟榔屿久……灼字秩轩，广东〔某〕县人，著有《秩轩诗草》。

魏望曾传 望曾能画，尤精医术。家贫亲老，橐南游，辛卯（1891）三月至槟榔屿；居八月，入吉隆坡；十二月归，舟至汕头沉，有救望曾上小舟者，小舟覆，卒死焉。……

望曾福建闽县人。

右〔以上〕传略

钩案：海外志书传人物者，惟王柳谷（王大海）《海岛逸志》，然胪陈琐事，颇近丛谈。兹录五人：王荣和，名宦也；李道熙、邱忠波，货殖也；李灼、魏望曾，艺术也。之五人者，钩所知也。至生存未得立传，及可立传而事实未详者尚多也。继此勤搜博采，传其可传，他日志：“蛮夷”者，或有所取欤。夫“蛮夷”入中国，古有之矣。今则中国之人散处“蛮夷”中，是亦可以觐世界之变矣。

《槟榔屿纪略》：光绪七年辛巳（1881），人民一十万零五百九十七口，内有华人六万七千八百二十，计居槟榔屿者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居威烈斯烈（韦斯利）^⑫者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九，居颠顶（天定）者四百六十六。其居槟榔屿者，计福建人一万三千八百八十八，海南人二千一百二十九，客籍人四千五百九十一，广府人九千九百九十，潮州人五千三百三十五，土生华人九千二百零二。其居威烈斯烈者福建人二千六百八十海南人三百八十二，客籍人二千三百一十二，广府人二千一百地十二，潮州人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八，土生华人一千二百七十五。

右〔以上〕户籍。

名胜志

燕闲别墅 力钧《燕闲别墅记》：燕闲别墅陈俚司马偕同志诸君子游燕地也。……

清芳阁 闽人游燕地，王明德创。……

澄怀园 李丕耀别业。……

长春坞 白蜡甲必丹郑嗣文别业。……

兰圃别墅 《晏游纪略》：三月二十日船抵槟城，在谢君德顺兰圃别墅停驂。……

友石庐 《晏游纪略》：亚逸维淡，距屿六英里，山势回环，虽曲径如羊肠，而填砌极妙，循之而上，如步康庄，许君心钦于此筑庐，颜曰友石。……

陶然楼 ……温君旭初招饮寓楼，楼亦以陶然名。观瞻之壮，收藏之富，朋游之盛，觞咏之欢，如居京师时。……

怡和园 邱氏别业。……

退省庐 力钧《退省庐图记》：李君开三出示退省庐图，请为之记。……开三自言早失父母，赖继母抚养成人，比长多病有志读书，海外不得师，思负笈归中国，俗事牵率，卒不果，而今已矣。结屋空山，率妻子以奉继母，退而自省，期为无过之人耳。……

右〔以上〕园林。

钧案：南洋园林多西式，盖耳濡目染为习俗所移而不觉也。槟城尚风雅，楹联匾额所在皆有，文人骚客，流连景光，亦多纪事写怀之作。……

观音寺 在“平章会馆”右，寺创于嘉庆五年（1800），有碑镶门外东壁。道光四年（1824）重修。前后各有题名碑镶西庑。……

右〔以上〕寺观。

建置志

槟城义学 义学借平章会馆中，为闽义学；粤义学二，在会馆左右。……

《槟城义学规条略》：

“一、初设义学借在平章会馆，经费充裕，随于东西南北增设。

一、义学首在择师，必求品学兼优；凡有嗜酒、洋烟及事

繁者勿聘，例将规条送阅，能如约者方送关书。

一、学生果系极贫而天资颖异者，本医院将另设大义学，以期他日大成。

一、塾师并教礼仪进退应付。

一、来先读孝经，次读四书。

一、每逢朔望日，塾师须将圣谕及孝悌忠信诸故事，明白宣讲，冀其心体力行。

一、每义学学生以二十名为限。”

《槟榔屿纪略》：“英设义学四十二所，教华文者一，教英文者五，教巫文者三十三，共学生三千三百零九名。”

右〔以上〕义学。

南华医院 在李氏家庙前院三楹堂室，门屏一如中国制，为闽粤人施医地。……

《南华医院癸甲征信录序略》：

“医院之设，创自癸未（1883）夏，所定章程仿东华医院，盖屿自西辖，客商云集，倡之者，惠莫大焉。然而创始之际，立说多岐，某等谬以菲材滥膺巨任，只有龟勉从事，而利害公私有弗计。于是择地鸠工，堂室规模一如华夏，弥月落成，诸君子乐善输捐计万有余元，可见善心感发，相与有成，为前人所不能为；从此拯疾病、惠贫困、赠药赠医，凡所当行者量力行之，迄今一载。

余等承乏其间，于创建经费，周岁用项，刊录分送，用备观览；凡捐题之姓氏，厘订之规条，费用之丰俭，来医之多寡，详而书之，所以昭信也。嗣后总理递年公举届期交代，一秉至公，所望任事皆贤，广大善门，以天地为心，以帝王为量，俾槟城人同跻寿域而登春台，则某等有厚望焉。”

右〔以上〕医院。

钩案：新嘉坡有同济医社，槟榔屿有南华医院。南华医院实善堂也，凡屿中诸善举，皆医院为之倡，由风俗朴厚，

有为之董率而信从者多。至于医院按年课考，择其尤者，聘请主席，立法善矣。但地限一隅，似宜开借书之例，定月试之，是医院之惠，当更大于医人。

平章会馆 闽粤人合建，与观音寺比，魏省中过平章会馆感怀诗：“四海皆兄弟，怡怡聚一堂；粤闽旧接壤，欧亚此分疆；三岛神仙庙，千秋争战场；尧天尤共戴，百姓自平章。”

右〔以上〕会馆。

钩案：南洋风俗，随地皆有会馆，粤人尤多，有一府设一会馆，有一县设一会馆。惟福建会馆皆合一省而设，满刺甲、吉隆皆有会馆。士文丹，小村落耳，工人休息之所，亦署其门曰福建会。包袱析嘉坡天后宫即福建会馆，合闽粤二省人共一会馆。中国天津有闽粤会馆，海外惟槟榔屿也。平章会馆凡屿中有事集众议焉。考之古得乡约遗意，如能举行吕氏乡约，则更善矣。

波知滑冢亭 郑怀陔《重修波知滑冢记》：

“……波知滑冢地为闽人客槟榔屿者所购，以公其同里，自咸丰迄光绪历年既久，旧址渐芜，于是鸠资修葺，蠲吉兴工，拾其残骸，无使暴露，芟其灌莽，无使滋延。……是役也，糜银一千两有奇，凡六阅月而竣。李君丕耀为之倡，而同乡诸善长赞其成也。……”

百年适成亭 《晏游纪略》：

“游峇祗眼东观闽人新购丛葬处，山高草润，冢墓累累，至此觉名利之心俱淡。山前有一亭，名曰百年适成，乃全闽之旅屿商民共立者。……”

陈宝琛《百年适成亭记》：

“……自海禁开，闽粤间民游贾海南者以亿万计，所之既远，亲故相失，往往沦于异域而不能首邱，气涣情漠，势回然欤？怡山僧微妙自槟榔屿归，数为言逆旅主人之贤，屿有义冢葬闽客死者，岁久不继，吾商民屡谋广之，三易地矣。最后得地于≡祗眼东，校以中土丈尺可周八百五十八亩有奇，辟路导泉，

筑亭其侧，用银八万余元，恐后无考，愿得余文记之。……”

力钧《游百年适成亭记》：槟榔屿福建公冢在峇祇眼东，冢前为亭。光绪甲申（1884）创，越二年丙戌（1886）成，时距开屿期适百年，因名之曰百年适成。……地周八百五十余亩，糜银万余元。结构既精，陈设亦备，又有书记、园丁居于亭，以董其事。……是亭也，李君丕耀输万金以为倡，余捐者姓氏见题名碑。

右〔以上〕公冢。

钧案：槟城公冢，闽广皆有。俟考补录。

风俗志

钧案：槟榔屿风俗，甲于海南群岛，良由守家礼，重文教。婚则六礼具备，亲迎不行于中国，犹于海外见之。至新妇入门、合巹礼毕、偕谒家庙，此婚礼之近古者。丧不停柩，合逾月而葬之礼，执紼必素冠，妇女亦徒跣，题主在山场，虞祭仍凶服，王汉宗葬其父用墓志，此丧礼之近古者。各姓有家庙，如林、杨、邱、李、谢、黄、王、胡、梁、陈诸族祭典极丰。更有不

复记忆者，俟考得实，拟辑《槟城家庙录》。春秋祭祠、祭墓与中国同，惟中元一祭家费数十金，不无太过，余则祭礼合于古者多也。

钧案：槟城文风日盛，虽由山川钟毓，亦提倡之有人，公设义学外，杨氏家塾按年延师课其子弟，每过黄氏家塾书声琅琅，更有李氏家塾，为李道熙故居，观其命名，可知其用意所在矣。此仅就耳目所及者言之。至藏书之家，以林观察培元为最，谢增煜次之，余则温震东、林振琦、林汝舟、吴春程、林载阳皆有储蓄。岛居多暇，时或征诗会文为乐，客槟城时以文质者十数人。钧固不学无似者倾倒如是，倘得有道君子，诱以圣人之道，则道南大可望也。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883年版，第48-56页）

36. 《海国公余辑录》

张煜南辑

《海国公余辑录》若干卷，张榕轩太守为槟榔屿副领事所辑录也，故以槟榔屿为缘起，因及南洋各岛、东西洋各国，则皆取之于徐松龛中丞《瀛环志略》，其后三卷则时贤之论说与诗也。

.....

(卷首，温仲和序)

榕轩太守于槟屿摄副领事时，成《海国公余辑录》一书，书分上下篇，上一篇专辑槟屿时事，摭摭维备。昔萧何得秦图书以知天下阨塞户口之数，今得太守书观槟屿如指掌矣。兼采及诗其古之轺轩，与下五篇兼及海邦闻见辑录备忘，以便观览，亦足见其学之勤矣。

(卷首，杨元序)

余素耳榕轩太守名，闻其著作甚富，今始得见其辑录一书，不禁为之心折也。按是书共六卷，其首一卷，载槟屿天时、道里、民风、物产及骚人流寓诗歌；下五卷，载五洲疆域、舆地以及议论、疏说、序跋、轶事、赋诗，而尤赅洽详尽者莫如海国竹枝词一卷。其编槟屿为首卷者，志缘起也。盖太守领事其地，得诸目验为多，故尤言之翔实，而非比于剿袭臆测之空谈。

(卷首，熊曜宗序)

槟榔屿，南洋一大埠也。山水秀丽，甲于各岛。光绪十七年（1891），中朝始设领事官。其南曰日里，为和兰属地。家榕轩太守，抱璞游海，应和兰王聘管辖斯土，财土大辟，商贾辐凑。天使闻其才，奏摄副领事，移旌驻焉。上报朝廷，下理庶务，华夷辑睦，措置裕如。士君子具槩槩大才，不甘人下。往往遨游海国，如汉之张骞，吴之士燮，凿空修文以博取功名，声闻古人，

行之榕轩，祖之其志，一也。然榕轩仕不废学，时于公余著书，第事务丛杂，未及广辑。继得其弟耀轩分治，始有余闲，荟萃成帙，名曰《海国公余辑录》。首天时，次地舆，又次食货、国饷，确据志乘，参以己意，余则中朝奏牍，各国新闻，骚人诗赋。凡事涉槟屿各岛者，罔不悉心搜讨，采入录中，俾阅者睹指知归，了然在目。其中竹枝数什烟饷一条，言之慨然，别抒怀抱，犹足令人兴感不已。推是心也，他日服官中土，其经济治功，可以是录卜之。昔吾梅杨秋蘅先生，述谢清高言作《海录》，为徐公继畲《瀛环志略》采辑，沈公兆沅作漕督，日著《篷窗随录》，上采奏议，下述诗歌杂事，一时名重艺林，风行海内。顾一录海国，一录中朝，未闻兼及。君则综而辑之，见闻摭拾，较二录更觉宏富，当今轺轩使臣、士大夫，自海外归者，恒啧啧称道不置。是录一出，吾知鸡林贾人，必且争先市之，其功名声闻，当不减汉张騫、吴士燮也。区区槟榔屿，岂足尽君大才哉！余僻处乡曲，远隔海外，不获一睹为快。今冬蒙君邮寄示余，且索余序。余读之，喜其精心钩考，论断不诬，遂不辞鄙陋而为之序。

（卷首，光绪二十四年（1898）孟春之月芝田拜撰）

宗人榕轩太守，居南洋之日里且三十年。日里自前明时荷兰据有其地，侨居流寓，多中国人。鞣鞣纠纷，荷兰设官，聘华商之为众服者以理之。君居其官，亦且二十年，与其弟耀轩刺史，左提右挈，钜细毕举，荷兰王倚为左右手。我钦使之辖隶南洋者，亦以君名闻于政府，授南洋槟榔屿副领事官，而君之政绩事业益烂然于南洋群岛矣。岁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君归里，余得见其所著《海国公余录》一书，随事札记，穷源竟委，即至歌谣词赋之作，靡不征录。择之也精，故语之也详而要，为其人之所身历目睹者为多。其余所纪各岛国，则采择他书而探讨之，皆实而可征，与耳食自殊，洵难能而可贵也。太守勉乎哉！异日者环游五洲，发挥为文，自必有雄杰一时之作，为政要则贡之枢廷，为方书则登之史馆，岂南洋数岛云尔哉！岂

公余录数卷云尔哉!

(卷首，大清光绪纪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宗愚弟麟崙撰序)

《海国公余辑录》六卷，榕轩太守所辑也。太守具经济才，常以辅世长民为己任，虽怀才不遇，未能以科第显，闲尝读陶朱致富之书，贾谊治安之策，不禁三复揣摩焉。于是效班超之投笔，学博望之乘槎，始为棉兰甲必丹，继作槟榔屿领事，服官中外，恩洽华夷，卓著政声，口碑载道。退食之暇，手不释卷，所藏之书甚富，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靡不朝夕披览。尝谓记诵之学，不如辑录之有心得也。以故举通商奏议之辞，时务海防之论，輿地之沿革，风俗之异同，以及天文、时令、诗赋、新闻，博采兼收；有关人心世道，诚足补《海国图志》之遗，《瀛环志略》之阙。虽随手纪录，不拘伦次，以视杜阳《杂编》，云仙《杂记》，有过之无不及也。其裨益于天下后世，岂浅鲜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季夏月姻家愚弟梁迪修谨跋)

檐鹊喜噪灯花红，阿咸海外来鳞鸿，中附公余海国录，金筌玉笈眩双瞳。壮哉阿咸负奇志，少年卓犖观书史。文章满度吐谷床，诗卷长留鸡林肆。郁郁桑梓思颀颀，乘风破浪游重洋。大才槃槃神奕奕，丰采惊动荷兰王。聘请馆符辖日里，广开园口辟土地。招徕不下廿万人，种蔗耕烟兴大利。声名施及我国家，槟榔一屿开官衙。天使命摄副领事，花迎旌节移星槎。犹是棉兰化懋迁，好山好水占海天。广敷声教绥各国，言语不徒通呼延。远联三埠近吉德，工商辐凑货财殖。惠通尤形中国民，醉饱无心各食力。百废具兴百事举，旧治喜有惠连助。政绩不减大小冯，治功共懋告归署。园开恒心庭尤幽，文人墨客时醉留。栽花商作长春记，不记西游记宦游。玉轴瑶函满邨架，著书镇日消公暇。研朱滴露校舆图，古乘新闻摭大雅。槟城风土与人情，天文气候详分明。始事时务疏奏议，一一荟萃作品评。中有利弊积日久，据事论断包万有。耗财半为罌粟花，言寓箴规意良厚。采诗兼采竹枝

词，为政风流今在兹。士燮文教开绝徼，刘郁西使编同奇。囊括九洲各海国，金壶不惜浓醮墨。集付梓公同好今，时异昔时使君工。……
（卷首，题词，愚侄文元拜稿）

渺渺乘槎涉海天，功名万里效张骞。服官岛屿华夷辑，人在棉兰已十年。槟榔一埠极繁华，日里旋移旌节花。暇辑南洋宦游记，长春以后又专家。案牍无留靖市闾，自公退食有余闲。搜求中外书多种，手拾丛残喜自删。鱼鱼雅雅想偕编，更喜同心有惠连。图志一书重检校，敢言过眼即云烟。轶事搜罗手自披，五洲风物数恢奇。别摭嗜好真风雅，海国兼收杂事诗。勾留游迹话沧海，著录曾传谢与王。到底让君谈政绩，居然吏部大文章。

……

（卷首，题词，愚弟侯家骥拜题）

羨君事诗书，待展风云志。乘时游海邦，出作棉兰吏。槟屿近棉兰，繁华萃市肆。领事设中朝，移君辖其地。安辑遍华夷，大兴商贾利。粲粲具大才，措理归一致。槟地好水山，士夫足所寄。暇辄与从游，随辑宦游记。广搜海岛书，兼采名臣议。不惮勤搜求，珍重藏篋笥。五车壮行囊，政成返旧治。有弟代宣劳，长材收指臂。随材器使人，分任罔求备。君得退食闲，流光不自弃。安砚对溪山，骋怀摘雅制。心织锦成章，手绉珠成字。……

（卷首，题词，莘田拜稿）

《槟榔屿纪略》：屿在赤道北五度二十四分十五秒，午线东一百度零二十一分。以经纬言之，屿在赤道北纬线五度上十六分至三十分，经线由英京起算，偏东百度九分至二十分，界我经线偏四十七度。

按：地球以经纬定里数，自明崇祯五年（1632）英人那和得始，迄今盖二百年矣。然《纪略》言五度二十四分十五秒，就屿地之适中者言也。言十六分至三十分，统屿地之首尾言也。言偏东百度九分至二十五分，则偏之偏者。言二十一分，则偏之中者

也。

《槟榔屿纪略》：天气温和，地气和暖，寒暑针自七十六度至九十度不等。

《槟榔屿考》：岛中气候酷热，寒暑针常至八十九度。幸有海风时吹，始见清爽。每月皆有雨，惟正二两月则否。

按：日晷在赤道上，每日昼夜平分，故无四时也。此岛在五度上，夏冬日晷所差不过一刻耳。

《海岛逸志》：南洋之地，天气不寒，频年如夏，百花畅茂，四季俱开。冬夏之际，夜雨朝晴。此时景之艳阳可爱也。正月诸处园林，芙蓉、菊花、蜀葵、茉莉、凤仙、珠兰，草木诸花并开。

按：南洋天气，所谓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此特大概言之耳。由新嘉坡至屿，八九月多风雨，谓之做春。由屿至仰光，九十月多风雨，亦谓之做春。各岛皆有做春之语。大约南洋自八月至十一月为春，自十二月至二月为夏，自四月至七月为秋。春多温，夏多热，秋多燥，惟无冬令耳。煜居南洋多年，故能知之悉而言之详。以屿与新嘉坡较之，则屿较温于新嘉坡。以屿与仰光较之，则屿较凉于仰光。（卷一，槟榔屿天时）

按：……因此地多产槟榔，故名槟榔屿。

《槟榔屿考》：据英国旧史，槟榔屿又名母呵老王子岛。母呵老，黑人也。本巫来由种，元末入英，拜英王行母利第三为谊父，英人始知有南洋各岛，以其名名此岛，盖不忘母呵老之功也。

按：南洋各岛，皆有故实可考。吉德本小国，槟榔屿又吉德属岛，故载籍少见。若英国史所载母呵老事，虽荒远无可稽，然以地势揆之，即《岛夷志略》所谓勾栏山，《明史》所谓交栏山也。故首录之。（卷一，槟榔屿地舆）

《贸易通志》：英吉利本国止产锡、铜、煤炭。然其国人好

利争胜，精技艺，治船械，不惮险远，最大之埠头如新埠等处，英吉利因本国人稠地狭，开新埠，大兴贸易。《英夷说》：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駸駸移兵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远若明呀刺、曼达、刺萨、孟买等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柔佛、乌土国^{⑫⑬}以及三佛齐、葛留巴^⑭、婆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盛，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近粤洋海岛有名新埠^⑮者，英夷以强力据之。

《英吉利记》：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埠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以是精修船炮，所向加兵。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乾隆（1736—1795）末，已雄海外。嘉庆（1796—1820）中益强，大凡所夺之地曰新埠，此海中岛屿也。

《海录》：新埠一名布路檳榔，英吉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大海中一山独峙，周围约百余里。土番甚稀，本巫来由种类。英吉利招集商贾，遂渐富庶，衣食房屋俱极华丽，出入悉用马车。《英夷说》：近粤洋海岛有名新埠者，距大屿山仅十日程。沃土三百里，闽粤人在彼种植以尽地利者不啻数万，阡陌田园，一岁再熟，即粤人所谓洋米是也。英夷据而有之，拨叙跋兵二千驻防其地，与新嘉坡相犄角，居然又一大镇矣。

《瀛环志略》曰：麻刺甲西北海中有岛曰檳榔屿，英人称为新埠，内有高峰，山水清胜。居民五万四千，闽广人居五分之一。种园者多。亦归英吉利管辖。英有大酋驻息力，总理三埠贸易之事。

《每月统计传》曰：檳榔屿，英国所管附大山。乾隆（1736—1795）年间，英国人开此地方，并作胡椒、丁香园，故檳榔之屋，不胜光耀。

《夷情纪略》：英吉利国，前明始大。乾隆四十年（1775）间创立公司。公司者，国中富人合本银设公局，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船占据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先得有麻刺甲、新埠、新嘉坡等处。

《外国史略》：槟榔屿前本荒岛，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公班牙买为船厂。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七月十七日，为屿开埠之期，对面沿海地方又归英国辖。

《吉德纪略》：乾隆五十一年，吉德既以槟榔屿让英后十四年，复以威省割归英国，前后两次，皆未奏闻暹罗王。王怒，于道光元年（1821）兴师问罪，夺其疆土。吉酋惧，逃往槟屿。

按：暹罗一小国耳，能兴问罪之师，惜无为之援者。考《四夷年表》，嘉庆二十五年（1820），英主根的丢克义德瓦卒，道光元年（1821），若耳日第四嗣立，国人轻之。暹罗盖亦观衅而动耳，不然，吉德以槟榔屿让英已三十五年矣，以威省归英已二十一年矣，迟之，又以兴师问罪，岂无故哉！

《槟榔屿考》：英人失米利坚而得东印度，遂注意而东。乾隆丙午（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有船主赖特者，为吉德王女婿，言以六千员赁槟榔屿对岸海湾隙地为埠头。嘉庆戊午（嘉庆三年，1798年），有母拉查者知此岛可辟为利藪，遂夺而有之。

《吉德纪略》：槟榔屿旧属吉德。乾隆五十年，英国甲必丹赖特代东印度公司与王立约，以一万元赁其地者八年，后改每年六千元，永归英国管辖。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又升作每年一万元，自后如数完纳无异。嗣因海面有贼船来往扰乱地方，复于屿之对岸买其片地，自母大港起至克里安港止，计长二十五迈，即今威烈斯省地也，每年加二千元，而一屿一省之地，均英有之矣。

按：甲必丹、船主、公班牙夷目，其名异而实同。

《满刺加纪略》：当葡人得麻刺加时，西人番船以甲为东道主，是以贸易之盛冠南洋焉。继而帆樯四布，愈推愈远，甲遂稍衰。然巫来由部暨苏门答腊各埠，犹以甲为总汇也。迨乾隆五十一年，槟榔屿兴，于是巫来由暨苏门答腊各埠以屿为总汇，而甲愈衰。新嘉坡兴，于是南洋各埠以坡为总汇，而屿亦衰。三埠之递为兴衰，有如此者。

按：英人有事亚洲自槟榔屿始，由是而满刺加、新嘉坡，举巫来由部之地，大而柔佛、吉德、彭亨，归其保护，小而芙蓉、

硕兰莪^⑳、大小白腊，归其管辖，履霜坚冰，由来渐也。所以辑南洋群岛志，托始于槟榔屿。（卷一，槟榔屿始事）

《槟榔屿纪略》：槟榔屿长自十三迈至十四迈不等，阔自五十迈至十迈不等，方一百零七迈。屿东约二迈，省曰威烈斯^㉑，长四十五迈，阔自四迈至十一迈不等，方二百七十迈。

《槟榔屿纪略》：槟榔屿共方六百迈。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始将岛及对岸地改属息力，槟榔屿仅方四百迈。

《海录》：槟屿周围约百余里。

《地理备考》：长六十里，宽三十里。

《外国史略》：广袤方围五百里。

《槟榔屿考》：岛长十三迷当半，阔五迷当至十迷当不等，共得方一百零六迷当。

按：一英里为一迷当，迷当合声为迈，迈约中国三里。《纪略》一百零七迈与《屿考》一百零六迷当，皆就方数算。《纪略》又云得方四百迈，就开方数算。《史略》言五百里，《海录》言百余里，则皆悬揣耳。长之数整方十三迈半，实四十里零。阔之数整方七迈半，实二十二里半。《备考》虽据中国里数，言亦未确。（卷一，槟榔屿疆里）

《外国纪要》：外国水程论更数，驶船每更约一时辰之久。福建厦门行舟外海番国，顺风至槟榔屿二百二十更。广东琼州海口，顺风至槟榔屿十余日夜。

按：外国水程，向无定说。帆船、夹板船，虽有更数，皆约略言之。自轮船以沙漏定水程，水程始确。

《东行日记》：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十一日巳正二刻，锡兰开船东行，连日逆风，行甚缓。十五日清晨，舟折向东南，左右有山，或远或近，或隐或现，络绎不绝。询知左为麻六甲，右为苏门答腊，中间海道，由西北而东南，宽处三四百里，狭处近三四十里，入口偏左有岛名槟榔屿，俗称新埠，亦属英。

《出使四国日记》：新嘉坡至麻六甲，轮船十二点钟海程。

又至槟榔屿，轮船三十六点钟海程。

《满刺加纪略》：甲埠、槟榔屿，约二百四十迈。

《海录》：槟榔屿，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西南风亦可行。

《英吉利记》：新埠、新嘉坡与麻六甲相连，海道顺风至广东之老万山六七日程或十余日云。

《英吉利地图说》：英吉利自金山而南为急卜碌，即《海国闻见录》所谓呷也，盖海中大地西南一角之尽处。由弼侈刺至急卜碌，舟行五十日夜，皆自西而南。自此以后，则舟行转向东北。自急卜碌至望迈，舟行五十日夜。更自望迈而南，为士郎。又东北为袜达刺沙，北为孟呀刺，即孟加刺。又东南为磨面，又南为槟榔屿，一名新埠。（卷一，槟榔屿水程）

《外国史略》：亚西亚地嘴西出苏门、马六加二地，中间为海峡，各岛散布如星棋，最大者槟榔屿在西边，距对面贵他大山不远。

《白腊纪略》：夸拉康萨，一小村也，在白腊河上流。英正总管驻扎于此，盖取其地适中，且与槟城相近，英副总管驻扎拉鲁，且其地与槟城近，仅隔六十里。由拉鲁而至克里安河右，大路相连，而至槟榔屿，有电线。

《使西纪程》：槟榔屿，洋人名曰碧澜，距麻甲九百三十三里。有副总督驻此。

《瀛环志略》：大亚齐，在锡里西北，疆域稍大，由红毛浅外海西北行日余，即到山尽处，与新埠斜对。槟榔屿右为亚齐，属荷兰。

《海录》：吉德国，在新埠西。由新埠顺东南风日余可到。

《吉德纪略》：吉德国，北界琳琅，南界白腊，东界大年，西临海峡，与槟榔屿相望。屿与新嘉坡相犄角。

《英吉利小记》：英吉利，……若南海之新嘉坡、新埠，皆其分岛也。

《海岛逸志》：英圭黎^⑬，华人呼为红毛。近有新垦之地，

在麻六甲之西，吉德之南，与大年相邻，地名槟榔屿。

《每月统纪传》：麻刺甲地方，嘉庆（1796—1820）年间英人以万古累易之。广东与福建人居此耕种，与实力、槟榔屿贸易。

《台湾进呈英夷图说疏》：自西北而西南，更转东北而至广东，海中所属岛二十六处，皆其埠头，多他国地，据为贸易聚集之所。二十一日曰槟榔屿，二十三日曰新嘉坡，皆英吉利埠头，设官主之。海中相去或一二千里、数千里不等，遥相联络。诸岛左右复有别岛，或自为国，或有荷兰别国埠头。

《槟榔屿考》：西人东来，由锡兰出东印度洋，入苏门答腊海峡，船若东偏，可以望见岛上山色青苍可爱，盖为东来门户耳。

《星报》：槟榔屿，南洋群岛中之小岛也。大小白腊、吉隆、芙蓉及办坑、大泥、金山、铜霞、吉打，内而高渊、古林诸处，近而百十里，远而千里，实则有路相通，从前如吉隆、小白腊等处，虽造铁路为程无几，迺闻英人有意大兴车路。

按：槟榔屿，海中孤岛耳。无所谓形势也。然中国至屿，屿在西北，则东南风便；英吉利至屿，屿在东南，则西北风便。屿旧属吉德。吉德与屿，不啻辅车之相依，盖有存亡与共之理者焉。乃一再让地于英，英于是近取诸岛，远联三埠，海门全境，已扼其要。况由锡兰而来，则俨然东道主也。倘群岛铁路一通，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屿居中而策之，岂西卑里亚之万里长沙所可同日而语哉！备述之以质诸知兵者。

（卷一，槟榔屿形势）

《海录》：新埠一名槟榔士。闽粤两省人到此种胡椒者约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约十万余两。

《槟榔屿考》：英人据有此埠，每年入口之货值一百六十万元，而出口之货可值二百万元。一隅之地，为利若是，可谓厚矣。

《出使四国日记》：新嘉坡铺户、房屋、田园，足称饶富。

通埠华众，麻宇公产之外，华人实业八成，洋人不过二成。闽省漳泉帮贸易甚大，粤省潮帮次之，广帮又次之。而槟榔屿之繁华足与新嘉坡相埒。麻六甲生意不多，不过商宅、田园而已。盖槟榔屿商务极盛，入口之货，吉垵、罇律二埠锡矿居多，而尤以仰光之米为大宗，其余就近各小埠物产，亦皆汇集于此。此即坡埠市面，亦听埠号商信息也。

又云南洋诸岛，各埠林立，商务、工务，均赖华人为骨干。所在华民或经商，或佣工，或种植园圃，或开采锡矿，统计约有三百余万人。而尤以新嘉坡、槟榔屿为要冲。

《贸易通志》：东南洋贸易之盛者，莫如暹罗及新嘉坡。故凡红毛船自澳门归与自西洋至者，均以此为总汇外，此麻六甲、槟榔屿等处，亦英吉利公司所据，而贸易有限，不及新嘉坡三分之一。

《外国史略》：暹罗国产……其木最坚美，宜于造船，且料多而价贱，较中国造船费惟值半价，又多红木，或运出新埠。又多种白糖、胡椒，胡椒每年六万余石，白糖十万余石。唐人之船亦载米、糖卖与南海各岛，最多在新埠各海港。

《星报》：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槟榔屿入口货值银四十三兆一十八万一千三百九十七元，出口货值银四十一兆八十三万三千四百八十六元。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槟榔屿入口货值银四十三兆七十八万八千四百元，出口货值银四十一兆八十三万三千四百八十八元。

按：槟榔屿以庚寅较己丑入口货多六亿余，计出口货则同减。槟屿之商务出不逮入，亦大略可睹矣。

（卷一，槟榔屿食货）

《工部局告白》：引自来水入住屋，每墩饷银一角计。一墩作二百五千宜令申算，如纳饷四角，则可得水一千宜令。或引到码头及各水船，或船澳公司者，每一千宜令纳饷八角。或引入制造处者，每一千宜令收饷银五角。至于箝合喉管之物料，皆由局置备，要用者照还价费。惟曲形之水喉塞及水管之转湾处所需物

料，暨免贴费。

西人取水法：先择最洁者以铁管置地下，随其高下旋折，旁引曲达吸聚诸池，池必高居。自池达各家户外，各家以铁管引入，皆机器为之，视居人萃集多寡，为机器大小必相称，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中国之水赖江湖河井，或澄浊水而饮之，欲不致疾也难矣。故西人居中国者，多往山中取泉以供饮濯。夫剖竹透水，中国山居恒有之，然亦未能高下旋折自如也。

《工部局告白》：凡有房屋业地在工部局辖内者，视其税价之多寡，酌征餉收，每年缴纳两次，首期由西正月日起至六月三十号止，次期由西七月起至十二月三十一号止，届期并不发字通知，各宜自行缴纳，或代理有人亦可其接手，收银人给有收单为据。或有逾期不纳，工部局定必按律出字通知，其通知字费银五角。如于十五天以内仍不交纳，定必出票查封，票费银一元，即将其家器、生畜变卖抵还，数或未敷，再将屋业除国家什物不计外，概行拍卖抵偿。倘有不愿受其查封备抵者，议将逐月税项兑交工部收抵亦可。至于有向之税赁者，则可至本局查明物主曾否照章完餉，以免拖累。或典借亦然。或屋或地，每年必由局员会议一次估定价数，记明部内，期由局员择定预登宪报及各日报，俾有产业者知期赴报，而局员于聚议之日，均在座听断，酌定何处地方可以起税，倘有不愿依从者，听其到臬署理论。其有局员不为估价之业，概照旧收纳。

《工部局告白》：凡属易于兆祸生理及货物有气味者，在局辖之内，须到局部报明，给领牌照，照章纳餉，方准开设。兹将各项生理酌抽税餉列左：凡各牌照无论何时到领，均在西每年十二月满限。土油大宗生理准领牌十二个月，亚答乾草生理三元，峇劳煎十二元，煤厂十二元，染布房六元，火炮店二十四元，制盐鱼十二元，煤气火十二元，灰窑六元，自来火柴二十四元，洗涤牲畜肠腹及煮热血之店九元，熬油九元，大间土油栈二十四元，小间土油店二元，缸瓦窑二元，硕莪廊十八元，煮盐六元，屠户十八元，制雪文九元，制糖六元，煮蜡油九元，矾牛皮二十四元，柴炭店六元，豢养牛马猪羊之圈栏概免征餉，鸡鸭祇许养

至三十只以内。

《工部局告白》：马车餉每年缴纳两次，西正月起至六月三十号为上期，七月至腊月三十一号为下期。凡四轮马车之有弹弓页者，每年收餉银十二元，两轮者九元。四轮货车，无论人畜驾御，均收银八元。驾牛马之货车六元，以人驾之货车四元。至于大小马匹及骡，每只每年收餉银二元，皆由物主或看管人照章完纳餉。期定到期之第一日即要交缴。凡有置车、牛、马，须以西字据实报知，如过三十天不报，查出罚银二十五元。每年西正月及七月，颁有局印之格式纸，令其自行写明车式及牛马若干，于一礼拜内交回局内备查，违者罚银二十五元或五十元。不照期纳餉者出通知，字银费一元。若有别费，亦归物主支給。越一礼拜仍不交完，定必出票将其家器可以移动之物变卖作抵。

《工部部告白》：犬餉每年每只一元五角。凡在工部局辖内者，须报明备查。其颈宜系一皮圈，由局钉列号数。每年报期，由六月一号起至五月三十一号止，每犬一只届期纳银一元五角。工部局员凡有经收犬餉，宜颁发局印收单及注明该狗形状之牌照并铜制号数各一，畜犬之主人须与以皮圈或铜圈亲自带到局中报明，或将形状、毛色书明英字到局者亦可。各狗若无圈号，均可击毙。局中大小人员，有权可以稽查。其犯例者，无论在山园、道路，捉、击自由。

《叻报》：屿地烟酒公司拟请下届烟餉，由光绪十九年起至二十一年（1893-1895）止，每月愿增餉银三千元。查旧餉，月纳六万七千元元，今增三千元，则一月七万元矣。

按：水餉用者所不免，地餉居者所不免，牌餉虽为弭祸起见，而作贸易者亦所不免。马车所以代步，狗所以守夜，二者有餉，则为富人设也。惟鸦片一项，统贫富而皆受其害。统计檳城男女老幼二十二万余人，年输鸦片酒餉至八十四万元，是每人应匀七元矣。然酒餉无多，吸鸦片者不过五之一，是有引之人每约输三十五元，十年约输餉三百五十元。餉不过鸦片价三之一，合而计之，约千元。富者耗此千元，尚不足惜；然以之创善举、济贫人，亦种福之道。况贫者流落他乡，归计不果，为鸦片累者，

比比也。

《星报》：光绪十五年（1889），檳城收厘印银十二万八千元。十六年（1890），收十三万三千元。

按：光绪十五年，坡收厘印银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元。十六年收十九万三千七百元，减少二万余元。麻六甲，十五年收厘印银一万七千元，十六年收一万二千元，减少五千元。惟檳城增五千元。

《叻报》：光绪十六年庚寅，实得力三府所收税共四百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二十五元，较十五年已减十四万零八百零二元，缘领取人纸费及檳城烟饷减也。自新例颁行，每年约减收税十万元。

按：实得力三埠，惟檳城饷款有增，余则日形支绌。实得力因英京加饷会议时言，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所存款尚十六万元，次年庚寅所入已少四万九千元，至辛卯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更少一十五万元。向来三埠入款年增至己丑年入款四百四十一万，自后递逊，合而计之，三年内少入五十八万九千元。当戊子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实得力寄存英京款一百万，寄存印度款三十万，今则尽数以应军费，已无可筹之款，况又少去税项五十八万余元观此情形，则财源之匱，不独中国然也。

（卷一，檳榔屿税饷）

窃臣查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督臣张之洞派遣委员副将王荣和、知府余瑞访查南洋各岛华民商务奏称，该委员等周历二十余埠，约计英、荷、日三国属岛应设总领事者一处，正副领事者各数处，经总理衙门议复在案。臣于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准总理衙门咨称，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又称，此次巡洋，如附近新嘉坡、檳榔屿各岛，皆未设领事，拟请各设副领事一员，即〔以〕随地公正殷商摄之，统辖于新嘉坡领事。应先与该外部商定，核给凭照。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到臣当经办文照会英国外部，援照公法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分驻英国属境，俟商有端倪，再咨明总理衙门详筹妥办。臣窃思领事一官，关系

紧要，南洋各岛华民繁庶，若不统论全局，则一事之利弊无以明，若不兼筹各国，则一隅之情势无由显。臣谨综其始终本末，为圣主敬陈之：……中国领事之驻外洋者，在英则有新嘉坡领事……南洋各岛，星罗棋布，形势尤为切近。华民往来居住，或通商，或佣工，或开矿，不下三百余万人。臣窃据平日所见闻，参以张之洞原奏，计华民萃居之地……如槟榔屿等处，已可相机设法，或以就近领事兼摄，或选殷商为绅董，畀以副领事之名，略给经费，而以就近领事辖之，酌盈益虚，随宜措注，要亦所费无多。就南洋各岛而论，祇须设领事十数员，大势已觉周妥。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卷一，槟榔屿添设领事，薛福成奏请南洋各岛添设领事疏）

臣薛福成跪奏为濒海要区添设领事拣员调充恭摺仰祈圣鉴事：窃臣承准总理衙门文开准北洋大臣李鸿章咨称，海军提督丁汝昌巡历南洋，目击华民人数巨万，生齿殷盛，既设领事之处，尚称安谧。其余颇受欺凌，无不环诉哀求，请设领事。咨令酌度情形，试与英国外部商议，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臣窃谓酌设领事，所费无多，而收效甚速，曾于去年十月统筹全局，缕陈圣鉴在案。查南洋流寓华民，颇有买田宅，长子孙者，而拳拳不忘中土，叠次防务、赈务捐数甚钜。既据同声呼吁，不可无以慰商民望泽之诚，示国家保护之意。惟设立领事，条约本无明文，各国知此事于我有益，往往靳而不许。即英国前议亦谓中国只能照约而行，不能援引公法。臣初与外部商议，先破其成见，谓中英方睦，岂容与泰西分别异同。再四磋磨，外部始允照各友邦一律办理，仍谓审量情形，刻下或有难尽照办之处。臣亦以经费有常，必须择要兴办，碍难处处遍设。……其新嘉坡原设领事改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麻六甲及附近英属诸小国、小岛。若虑鞭长莫及，或就近选派殷商充副领事以资联络，由总领事察度禀臣核办。臣既亟商总理衙门，复明告外部，〔外部〕尚以中国官吏未谙西例为虑。臣告以新嘉坡领事左秉隆在（位）〔任〕十年，彼此往来，素称和睦；臣署参赞官黄遵宪前充美国旧金山总

领事四年，稳练明慎，中外悦服，拟以此二员充补，外部乃无异词。仰恳天恩，俯念员缺紧要，准将驻英二等参赞官、二品衔先用道黄遵宪调充新嘉坡总领事，花翎盐运使衔先用知府左秉隆调充香港领事官，于交涉事务、流寓商民，必有裨益。除另将酌拟经费、增派随员详细办法，咨呈总理衙门外，所有添设领事、采员调补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卷一，槟榔屿添设领事，薛福成奏调充南洋领事疏）

南洋各岛，星罗棋布，较之东西洋各邦形胜，尤与中国切近。新嘉坡设立领事已三十年，支领经费未十万金，即使略有添派，岁费当不过十万金，然各省赈捐、海防捐所收之款实已倍之，而商佣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二千万，然则保护华民之事顾可缓乎？

各国领事皆兼三埠，中国则专司新嘉坡，事缘设领事之初，忘叙及两埠，然麻六甲、槟榔屿华人有事亦有来告领事者。但与英官辩论较多曲折耳。此事当俟机会更正之。

新嘉坡领事左秉隆禀称：南洋英属各地，除香港、仰光、萨拉瓦^⑬、北慕娘^⑭、纳闽、文莱暨〔澳〕大利亚各埠，暂置不论外，其归新嘉坡巡抚统辖者，若槟榔屿、麻六甲，皆全属英者也。其距新嘉坡道里，麻六甲约一百十迈，槟榔屿三百八十迈。其民人，槟榔屿及其附近属地共约十万，麻六甲约三万。如欲设官统辖，宜先与英外部议，请以新嘉坡领事为新嘉坡、槟榔屿、麻六甲总领事，并准其酌派领事或副领事等官。大约槟榔屿、麻六甲应作一起办法，该埠各有华商一人充当甲必丹，既为华民素所仰望，如飭兼充领事，或可允从。

接英国外部尚书侯爵沙力斯伯里照会云：为照会事，照得本爵部堂接准贵大臣西九月二十三日来文内开，中朝欲派领事官驻扎英地等埠因。此事已经英廷细心审量，今本爵部堂极喜告知贵大臣，英廷愿给文凭与中国所派之领事官，如给与外洋各友邦之领事官同样办理。余乃照复外部，称其办事之公道。且告以中国应派之领事，首在香港及新嘉坡附近之地，今已选得二员，候总

理衙门核定。此二员者，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勘胜任。驻香港者，拟调新嘉坡领事左秉隆任之。驻新嘉坡者，拟派使署二等参赞黄遵宪任之，非仅为新嘉坡一处之领事官，并为槟榔屿、麻六甲及附近各处之总领事官。其槟榔屿各处，有应选派副领事者，俟审定后再当奉闻。越数日，外部照会称已领悉，并无异言，此事大局遂定矣。

（卷一，槟榔屿添设领事，薛福成
出使四国日记〔摘录四则〕）

槟榔屿一埠，人才聪敏，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与驻坡领事相助为理，益可以收后效。其设领事之处，就其余款酌拨若干量，设书院一所，并购置经书，发给存储，令各埠领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之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木本水源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凡有血气未必无观感之思。

按：薛、黄、张三君^⑬，疏请添设领事，不惟护华民，兼可振兴商务，非素具公忠体国念者，不能作此救时之论也。

（卷一，槟榔屿添设领事，张之洞奏槟屿宜添设领事疏）

爆竹声喧竞贺春，番人注目看唐人。殒星戒指金腰袋，洞葛巢幪簇簇新。

原注：洞葛，藤木短杖名。巢幪，竹笠名。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童念祖槟城元旦诗）

拾将石子暗投江，嫁好尪来万事降。水幔沙郎朱木屐，元宵踏月唱蛮腔。

原注：好尪，俗谓夫为尪。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元宵诗）

知己天涯有几人，相逢何况正新春。灯前月下花如海，相对

无言各怆神。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林诒甘无宵话旧诗)

凄风苦雨哭声纷，儿女提壶祭扫勤。剔尽蓬蒿寻知碣，荒山无处觅遗坟。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林振琦清明诗)

中原竞渡鼓旗纷，地僻风殊寂不闻。我且纵谈卢肇事，人谁作吊屈原文。多糜国帑开船局，定有舟师壮海军。群岛瓜分如战国，彼苍应产孟尝君。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张馘廷端午诗)

只为囊空误此身，一年一会总伤神。聘钱十万终须补，天债难偿乞巧人。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李香云七夕诗)

瓜棚笑语正酣嬉，七孔穿针乞女儿。天上何曾开色界，人间多事种情痴。抛梭不管机声断，伴月犹怜鬓影欹。恨煞村鸡闻四起，无多欢会又将离。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梁芷芳七夕律诗)

醉余翻觉此生浮，远水遥天不尽愁。隔岸踈灯千里目，高楼短笛一声秋。书回旧国无黄耳，客滞他乡易白头。十二阑干频徙倚，无端兴发悔南游。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谢昌年八月十五夜旅怀诗)

女伴如云待月华，车声才歇屐声哗。西来门户开三岛，南服屏藩萃万家。名士无聊同画饼，海天何处好乘槎。思亲最怕逢佳节，忍听夷歌杂暮茄。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魏望曾中秋诗)

天风吹我出尘埃，海外登高眼界开。诘屈蛇盘峰屡转，纵横羊卧石成堆。举头红日临群岛，绕足青云抚古台。万里家山杳无际，弟兄应醉菊花杯。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梁芷芳登高诗）

异地重阳自不同，登高望远意无穷。思亲泪洒沾衣雨，舒啸声回落帽风。旅梦有时迷睡蝶，家书何处寄归鸿。西来机事多奇巧，安得公输削木工。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杨毓寅重阳诗）

南荒冬日已春风，簇簇蛮花照眼红。喜见异乡时祭礼，家祠燕笑叙同宗。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张黻廷冬至诗）

光阴弹指去匆匆，爆竹惊人沸地红。万里愁牵帆影外，一年事尽漏声中。祭先不废他乡日，守岁犹存故国风。相约明朝团拜去，儿童笑语画堂东。

按：英人不置闰月，二十八九日至三十一二日无定，正月朔在冬至后，兹录中国流寓诸君所作诗，分系时令，见我朝天下一家，正朔犹行于海外也。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林振琦除夕诗）

交栏犹是一山深，海上今多客子临，旧是黑人王子岛，槟榔匝地尚成林。

（地有交栏山，多产槟榔，因以为名屿，又名母呵老王子岛。母呵老，黑人也。）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槟榔屿杂事诗）

定期开埠吉先蠲，七夕佳辰后十天，对岸海湾兼管辖，六千先付买山钱。

（七月十七日为屿开埠之期，对面沿海地方又归英国，是船主赖特以六千员向吉德国赁之者。后英人见此岛可辟为利藪，遂

夺而有之。) (同上)

山飞楼阁水飞霞，白屋连云萃万家。先后两酋同缔造，大开风气纪乾嘉。

(乾隆间赖特、嘉庆间母拉查先后两渠酋同驻此地，极力开辟。) (同上)

船由坡埠始开行，航海曾来使者旌。报道钟鸣卅六点，纪程恰好泊槟城。

(新嘉坡至槟屿，轮船三十六点钟海程。) (同上)

诚心虔祷异方临，托庇慈云宇下阴。人尽焚香踵相接，观音亭上拜观音。

(观音亭是屿中香火最盛处。) (同上)

欽山择地筑亭台，极乐名庵此度开。佛法无边僧极雅，住持闻道自南来。

(极乐庵近人所建，延闽僧锡杖于此。) (同上)

邀朋几辈上峰颠，倚杖闲看石上泉。瀑布高悬十余丈，一条界破半山烟。

(屿中有瀑布，高十八丈。) (同上)

南邻吉德右阿齐，电线通时路不迷。此地埠原居廿一，进呈图说尚堪稽。

(英人属岛二十六处，二十一曰槟榔屿。) (同上)

竞言香稻种红莲，再熟欣逢大有年。欲启椒园宽待众，人人先给润家钱。

(稻一岁再熟，粤人所谓洋米，多载往汕埠发售。又此地多开胡椒园) (同上)

管领工头力作忙，花栽豆蔻与丁香。十年长养多收子，捆载成箱市远方。

（英人开此地方并作豆蔻丁香园。）（同上）

年来入口货蕃滋，白腊芙蓉萃在斯。锡块更多输罽律，一人承办郑公司。

（吉陇、罽律等埠物产皆汇集于此地，罽律之锡尤多，系粤商郑贵一人承办。）（同上）

轮船小泊海天隈，搬运人多往复回。压重肩头挑不尽，咸言米自仰光来。

（仰光是英人属埠，货运至槟榔屿售者，以米为大宗。）（同上）

兼司局事任招商，贸易闽人姓纪王，富有田园居数世，久安乐土未还乡。

（闽人王文庆经商槟屿兼司招商局事，居此已数世。）（同上）

大小车轮驾马同，内安坐褥悉毡绒。镶金涂漆分高下，声彻街衢十里中。

（屿俗尚华靡，出入俱驾马车。）（同上）

黄昏人戏打球场，抛去抛来接手忙。乳燕雏莺齐喝采，好风吹散气犹香。

（球场开于广地，观者如堵。）（同上）

赛马场开道路宽，辉煌五色锈金鞍。一鞭驰去同风疾，翘首游人夹道观。

（人于天气晴明时，喜作赛马之戏。）（同上）

椰子浓阴似幄连，浑忘卓午日轮圆。行人穿过重林去。世界居然是绿天。

(此地多椰子树，遍地皆阴，行人过此，目为绿天。)

(同上)

做春不必定逢春，九月凉催雨意新。最苦潇潇窗外响，惊回一觉梦中身。

(八九月多风雨，谓之做春。)

(同上)

兰菊宜人艳蕊舒，凤仙开后又芙渠。园林处处花如幄，满眼春光验不虚。

(正月诸处园林群卉俱开。)

(同上)

铜管长途造作工，石泉递引入厨中。迩来电气灯尤巧，入夜光然满市红。

(取水用铁管置各家户外，以机器为之，用之不竭。电器灯照耀市廛，如同白日。)

(同上)

新街深处好藏娇，大贾时来意气骄。楼内笙歌楼外月，令人那得不消魂。

(新街为流妓萃居之地。)

(同上)

消渴人来茶馆多，茶香风味问如何。居奇别具加非种，巧觅金钱日本婆。

(加非似扁豆，洋人用以代茶。)

(同上)

入市游行手未分，道逢亲戚叙殷勤。花衣紧束腰身外，泄地常拖数尺裙。

(妇女裙皆曳地，复有拖裳在后，长数尺余。)

(同上)

醪醴花气十分香，捣汁多烦斗斛量。制就万瓶花露水，润颜

恰好助娇妆。

(此地产醪醴，极佳，可作花露水。) (同上)

戏园开处演诸伶，春色谁邀眼特青。偏是异乡乐切怛，令人不忍这番听。

(戏园为郑君作，华丽特甚。) (同上)

电信全凭一线中，各般货价报匆匆。重洋消息无嫌远，万里家书隔日通。

(电气传信一法，虽地隔数万里，而迩若户庭。近更以电传声，为德律风者而传信，均若号码以审厥字，尤为明显而画一。) (同上)

酌抽税饷报频登，工部通知字可凭。除却圈栏豢牛马，各宗生意一齐征。

(税饷，工部局告白，各货税多寡不同，惟豢牛马圈栏免税。) (同上)

无钱沽酒置金鍾，性癖烟霞兴转浓。阴耗多财浑不觉，误人最是阿芙蓉。

(烟税比酒尤重，吸食者财为之耗。) (同上)

教册平铺指示忙，学堂开后细参商。笔端俱用鹅毛管，蘸墨横书尽左行。

(习红毛字者曰教册，用鹅毛管刻其端，蘸墨横书，行皆向左。) (同上)

新闻络绎缀成篇，石印分明玉版笺。中外流行无间阻，看须一日一回钱。

(新闻纸流行中外，屿中阅视者多人。) (同上)

渺绵一戏仿秋千，番女游嬉半少年。裙袂翩翩风蹴起，碧霄数队下神仙。

（番女有渺绵氏之戏，大略即所谓秋千也。） （同上）

寓居各自觅生涯，亦有词人怅别离。好水好山看不尽，登楼王粲定多时。

（槟地山水清美，骚人墨客多寓居于此。） （同上）

销魂一阕唱骊歌，祖道情深唤奈何。好是阳关三叠曲，诗人应让此邦多。

（力永福游槟反国，送行者多赠以诗歌。） （同上）

经书购置备多贲，流寓儒生择作师。子弟聪明征后效，奏章无不诵南皮。

（设书院购置经书，择儒士以为师长，皆张公奏章中语。） （同上）

堂堂领事设衙门，航海遥来待抚存。寄语工人须节俭，好留银饼寄家园。

（奏设领事起于南皮张公。）

读诸诗于槟城风物描写尽致，故录之。 （同上）

十二金钗列屋居，操嫫再过忽为墟。多因误画齐知押，尽室黎郎付子虚。

（原注：齐知番放债必数人作保，不还，即取偿保人，卖其家物，以一番人摇铃招买，名曰黎郎。）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槟榔屿竹枝词）

头家焰尽报穷来，竟日优游避债台。货殖转归孤老籍，布衣徒步不胜哀。

（原注：商家折阅到官报穷，入孤老籍，人不得索，例不在

本地经商，故俗以报穷为耻。)

读此二诗令人思节财用。 (同上)

邪教流传环岛周，暹人术擅马来由。无端勾引痴儿女，浪掷黄金买降头。

(原注：马来由暹人巧擅降头，能蛊人，妇女尤喜求其术。)

读此诗令人思倡正学。 (同上)

义兴建德党人魁，乡曲横行种祸胎。偶遇当年征战地，黄沙白草掩枯骸。

(原注：义兴、建德二会，聚众万人，近为英人禁绝。)

读此诗令人思兴文教。 (同上)

地无寒暑异唐山，濯水餐风若待闲。新客昼眠侵瘴湿，肚皮胀满足蹒跚。

读此诗令人思通医术。 (同上)

少年走遍狭邪场，花样翻新兴更狂。最好车儿行缓缓，令人安稳睡鸳鸯。

读此诗令人思讲女训。 (同上)

东洋儿女遍南洋，夷语蛮妆易断肠。既打茶围还选舞，春风扶醉过平康。 (同上)

大家爱学马郊语，结伴齐来老举寮。一望新街弦管沸，开轩陪饮坐通宵。

(原注：妓曰老举寮，聚新街，多作马郊语。俗以狎妓为学马郊，宴客曰开厅，侍酒曰陪饮。)

读此二诗令人思谨色戒。

按：以上八首诗有关风化，故录之。 (同上)

轩举海上快游乎，示我槟城送别图。槟榔一岛小如粟，我且为作
 槟榔曲。海氛奔荡从西来，海山蜃气嘘楼台。牛皮吕宋隐兵革，
 万丹琐尾贪货财。瓠驼人生马来泣，十洲三岛皆荆棘。英夷自失
 美利坚，努力东南事开辟。岛脉下连新嘉坡，东来门户相经过。
 蛇^三高山应自笑，百年兴废殊白科。炎风吹动栟榈树，孤帆渡江
 迷烟雾。无如轩举归兴浓，豆蔻丁香留不住。丈夫得志行万里，
 輶轩采问风俗美。不然橐笔勤著书，千秋志乘待纲纪。愧我十年
 逼饥渴，扶桑风月曾披抹。红叶馆中歌舞喧，琵琶湖水烟波阔。
 八骏西行亦陈迹，余^三街西芳草碧。惆怅巴黎五百人，苍茫铁塔
 一千尺。奔走可怜半天下，但收图籍无图画。今日倦游卧北窗，
 惊涛空向梦中泻。轩举游踪却独奇，王子洲边日影迟。令我披图
 想欲别，海波犹是销魂时。轩举告我拟再渡，药里一肩指征路，
 谁将画笔大如椽，来图南浦送君去。

此诗慷慨苍凉，音节入古，且于槟城最有关系，故录之。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槟榔屿
 竹枝词，陈寿彭题槟城送别图）

翘首天衢命世雄，十篇文字愜宸衷。艺林风月添新草，海国
 云烟转断篷。衰鬓怕侵潮水绿，醉眸喜对夕阳红。他年倘上征西
 策，欧亚封疆指顾中。

不减元龙意气豪，苍茫烟水泛轻舟。新交缘证三生石，阔别
 心惊万里涛。海外风光储古锦，天涯秋思入吟毫。知君无限忧时
 意，归向空山读六韬。

蛮云轻拥马蹄飞，半壁山川任指挥。读史拟增端木传，登堂
 重著老莱衣。海滨争盼文星朗，别后应知旧雨稀。世事升沈能彻
 悟，不妨随处学忘机。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槟榔屿竹枝词，林屏周送别）

群从海上盼传经，天汉乘槎指客星。胜略南荒双眼扩，情深
 西顾一舟停。移风隐抱鞭长憾，画地详谕米聚形。中外机宜关大
 计，几人解建屋高瓴。

沧波走铁滚飞轮，澥镜莹莹净不尘。李杜诗歌谕国事，韩苏岭峤寄吟身。新茶南燕秋余韵，香稻高梧咏入神。何日王师雄破虏，淋漓大笔颂来宾。

按：力永福游槟城归，以诗送者十数人，兹其雅健沈雄以树一帜，亦足见槟城之多才也。

（卷一，槟榔屿流寓诗歌，槟榔屿竹枝词，谢兆珊送别）

由闽广渡海而南，水程约五六千里而至婆罗洲一带，乃正当赤道之下，其地隆冬如内地之夏初。 （卷二，地球）

亚细亚大地，由中国之西南斜伸入海，迤迤渐削，至彭亨、息力而尽，东为中国之南洋，西为小西洋……

（卷二，南洋滨海各国）

（暹罗）国之西南，有斜仔、六坤、宋卡、大咩、吉连丹⑬、丁噶奴诸番部，皆其属国，产银、铅、锡、沉香、束香、降香、象牙、犀角、乌木、苏木、冰片、翠毛、牛角、鹿筋、藤席、佳文席、藤黄、大枫子、豆蔻、海参、燕窝、海菜，其入贡海道抵粤东。 （同上）

由吕宋西南视之，有大岛居于午位，曰婆罗洲。其岛周回数千里，大山亘其中，曰息力，由东北而西南。山之西畔，极北曰文莱，极南曰吉里问。山之东畔……极北曰古达。由古达逾山而西北，即文莱界矣。……山之西广漠荒凉，其海涛洸壮猛，多礁石，舟楫不能近岸。故土番南惟吉里问，北惟文莱，余皆人迹不到之秽墟，即两国亦贫甚，多驶船海中为盗。……诸番皆巫来由种类，沿溪箬屋为居，身不离刃，精于标枪，见血即毙。性喜铜钲，器皿皆用铜。上衣曰沙郎，下衣曰水幔。贫者以布，富者用中国杂色丝绸，裂条缝集为文采。俗从回教，七日礼拜，不食猪肉。……诸国土产金与铨石〔即金刚石〕之外，铅、锡、冰片、豆蔻、胡椒、海参、燕窝、玳瑁、翠羽、乌木、檀香、藤条，由

厦门往文莱，取道吕宋……

（卷二，南洋各岛）

由七洲洋过昆仑，越真腊之烂泥尾，趋暹罗内海之西岸，地形如股，由西北伸于东南，中有连山如脊，山之东有小国七，极北界暹罗者曰斜仔，南为六坤，再南为宋卡，再南为大哞，再南为吉连丹，再南为丁噶奴，皆暹罗属国。极南为彭亨。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自厦门往水程一百五六十更不等。诸国皆巫来由番族，裸体，挟刃，下围幅幔。所产惟丁噶奴胡椒最良。贸易难容多艘。闽广贩洋之船时有至者。

过昆仑入白石口，转而西北，即彭亨。至斜仔一山之背，地形如带，与苏门答腊相对，彭亨之南，当地尽处，谿谿成内港，有地曰息力。旧本番部。嘉庆二十三年（1818），英吉利有之。其地当南洋小西洋之冲，为诸海之中市，英人免税以聚商船，西洋夹板每岁来者以数百计。闽粤贩洋之船、南洋诸国之船亦时至。帆樯林立，东西之货毕萃，为南洋西畔第一埔头，每年交易货价数千余万圆。英人筑楼馆以居，户口无多。闽广流寓十余万人。巫来由土人与茈吉客民居于海滨。由息力循海岸而西北约三百余里，曰麻六甲，本暹罗属国，明时葡萄牙据之，旋为荷兰所夺。嘉庆（1796—1821）年间，地归英吉利，立为埔头，繁盛不如息力。麻六甲西北海中有岛曰槟榔屿，内有高峰，山水清胜。居民二十余万，闽广人居十分之七。亦归英吉利管辖。英有大酋驻息力，总理三埠贸易之事。厦门至息力水程一百七十三更，息力至麻六甲七更。由麻六甲过红毛浅，有国曰沙刺我，亦巫来由番部，山中皆黎人，裸体跣足，与巫来由不相为婚。沙刺我之西北曰吉德，后山与宋卡毗连，土产亦相类。闽粤商船间有至此两国贸易者。过此则缅甸，南界接连印度诸部，称为小西洋，内地舟楫不能往矣。（同上）

蒙古鲁^⑬之东尽海转而北入峡口……出峡口而西北，又至岛〔指苏门答腊〕之北面，海中别一屿曰冈甲，再西北别一屿曰龙牙，龙牙之西即新柔佛，与雷里又相望矣。……近年英吉利以此

岛埔头易麻六甲，遂全归于荷兰。……峡口阔止数十里，名曰巽他，欧罗巴诸国东来必取道于此，是为南洋之总门户。若由麻六甲、息力转折而来，则间道也。（同上）

明初，其〔葡萄牙〕国王遣善操舟者驾巨舰南行，由亚非利加之西境转而历东境，抵五印度之西境，复转而东至麻六甲，又从苏门答腊、噶罗巴之海峡遍历东南洋诸岛国，所至辄留葡人营立埔头。（卷三，葡萄牙国）

乾隆（1736—1795）中……英以大兵攻之，灭孟加拉，乘胜胁降东中南印度诸部，设四大部，麻六甲、息力、槟榔屿诸番族皆归统辖，英人遍设埔头，帆樯云集，百货流通，富饶遂为西国之最。（同上，英吉利国）

迨有明中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接踵西来，葡萄牙据满刺加，……荷兰则攘夺……淳泥、文莱……诸国地，又从而鼓棹月港，盘踞台湾，肆扰舟山普陀……

（卷四，南洋各岛国论）

英吉利……乾隆末已雄海外，嘉庆中益强，大凡所夺之地……曰旧柔佛，今日息辣，一曰新嘉坡，广袤二千数百里；曰新埠，沃野五百里；曰麻六甲，地方千余里，即《明史》之满刺加。……（卷四，通商诸国以英吉利为最强论）

臣查委员王荣和等于役南洋海程五万余里，计历二十余埠，先至小吕宋，为日斯巴尼亚国属；次新嘉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次仰江，皆英国属。……其抵新嘉坡也，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人，富甲各处。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每年往来华工又最多，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其事，立法尚称公允。惟不向中国领事衙门报名，情意既不联络。而目击招工客馆作奸欺瞒，无

从禁止，亦失保护之旨。似应并由中国领事官稽查，以重事权，而免流弊。至麻六甲、槟榔屿，与新嘉坡相连，而槟埠生意尤盛，宜添设副领事一员，用资倚毗。……其抵日里也，该处为原奏所未及，华工亦万余众，来自汕头等处，先由客头带至新嘉坡、槟榔屿，经英官查过，自愿佣工者订立华文合同，往日里为佣……（同上，张香帅派员查明南洋商务情形拟设领事疏）

新加坡领事屡议始成。……论者欲设领事，辄以就地筹款为辞，冀括彼私财以充公用，而兵船不至，威望不孚，华民受亏，毫无挽救，操守不谨，中外所轻。更有各省赈捐，敛财海外，比年常驻新架坡者，至有十三局之多，乞贷卑猥，益为远人所笑。（同上，酌增领事说）

若平日护商兵船散泊海中，藉张声势……不过按期会操，练习枪炮，以壮己民之胆气，系外国之观瞻而已，可以隐杜侵袭，潜销事变矣。前此中国海军游驶新架坡，中国商民所由瞻望旌旗而欢声雷动者也。……至护商兵轮，应先以南洋为主，每驻一领事，至少须驻一船。此项薪粮，可由商人捐助。当日新架坡、庇能各埠，本有捐置兵轮之说也。（同上，多制兵轮护商说）

石〔指通番事迹碑〕在刘家港天妃宫壁，明宣德六年（1431）正使太监郑和副使太监朱良、都指挥朱珍等立，辞载永乐……十三年（1415）……是年，满刺加国〔王〕率妻子朝贡。（卷五，通番事迹石刻歌）

花萼初春日未中，左郎天矫气成虹。藏身入海鸡群鹤，展足天衢凤勒骢。涵养生机宜守朴，指挥能事莫矜功。旅亭无物装行篋，赠汝箴言佩药笼。

外阪盐车讵足多，骅骝屏不与同科。苦瓜鹤埕糜零雨，酸枣龙渊塞溃河。顾我自嗟还自笑，喜君能饮又能歌。三年欢会驹过隙，不尽深杯奈别何。（同上，送新嘉坡领事左子兴）

留镇闽人作国王，剑横三尺耀干将。石城拆卸缘何事，为御寒潮筑海塘。

（文莱在洲之北。相传国王闽人，随郑和往，因留镇焉。又王因长腰屿筑岸御潮折石城以为塘。）

嫁娶民间重结褵，愿王金印背边施。篆文奕世今犹在，请认王宫汉字碑。

（土番人嫁娶请王金印印背，印篆文，兽形，云是永乐间赐。王府有汉字碑。）

箬覆居庐异盖茅，宝刀常佩未能抛。生平嗜好关情性，喜把铜征手乱敲。

（诸番箬屋为居，身常带刀，性喜铜钲，器皿皆用铜。）

（卷六，海国竹枝词，婆罗洲）

帆樯林立画中收，直驶轮船泊马头。一角炮台起山麓，地当要处驻渠酋。

（喏叻，南洋第一埔头，英有大酋驻扎，总理三埠贸易之事。）

航海人来托一廛，华民八万胜从前。别开衙署同敷治，庇覆咸称领事贤。

（光绪十五年（1889）始设领事官。）

汉文译出即开雕，院启英华更觉饶。荒裔苦无言语隔，频传照会到中朝。

（设英华书院，凡国中书籍皆镂板翻译，延华人教其子弟。）

书院兼营米利坚，藏书不少补亡篇。九州以外文章富，翻译人来已代鏤。

（新嘉坡有坚夏书院，米利坚国人造。）

惊人长角侈羚羊，剖卵兼推白蚁王。并用玻璃好妆点，平看借水洗眸光。

（国有羚羊长角一双，闻自蚁王是剖卵中所得，一贮玻璃瓶，皆胡氏园中希见物也。）

男爵膺封锡宝星，多金择地筑园亭。琼轩好客频开宴，指示珍禽目未经。

（胡琼轩先经商此地，择地辟一名园，园中所蓄珍禽异兽，多目所未经睹也。）

火船停泊海天东，贾客抛钱掷水中。没水捞钱还出水，成群不少小儿童。

（此地小儿善洒水，占客以钱掷海中，则群跃没水，少顷握钱出。）

来往驰驱道四通，马车一路过匆匆。御车人漫啜肤黑，花布缠头直见红。

（御车人多麻六甲人，肌黑如漆，惟首缠红花布。）

各办殊珍异域来，珍珠蒜石价高抬。异常一疋金边布，问值须银八十枚。

（金边洋布一疋值八十金，出自曼哒刺萨。）

明窗净几绝纤尘，小住高楼映相人。过客外来经一照，须眉逼肖镜中身。

（映相者多住高楼。）

消耗金钱女校书，三层楼上合同居。平康十里繁华地，胜过临淄七百间。

（此地流妓最盛，甲于他埠。）

薰天火焰扇晶莹，铸炮多尊不一名。设局有心为守险，拣材尝备五金精。

（兴铸炮局，以备不虞。）

抬邀文士喜评衡，性嗜藏书起萃英。闻旱更捐金十万，救时还欲济苍生。

（商人陈金钟于此间起家，积货数百万，慷慨好施，创筑萃英书院一所，闻山西旱，捐金十万赈之。）

皮革犹存立不倾，虫鱼鸟兽宛如生。欲征物产从来处，书上松牌各系名。

（博物院当门置象骨头一具甚巨，既入，则鸟兽鱼虫各分一室，奇形怪状，不能一一悉数。均用药水敷之，完其皮革，实之

以草，植立如生，牌示其名，并注所出之地。)

异邦土物实堪嘉，鲜果经冬饱齿牙。时届小春天气暖，金盘堆满有枇杷。

(此间物产丰富，十月犹有枇杷、波罗密、檬果诸物。)

游车过处疾如风，夷妇娇妆坐正中。中道相逢诸女伴，赏花有约去园东。

(西俗七日一礼拜，夷妇于是日坐马车游名园者纷纷。)

投得樗蒲付海瀛，再三申禁赌风清。谋生人聚财无散，多寄回家慰父兄。

(英禁赌极严，作工之人财无耗散，多寄回里，人受其惠者多矣。)

停泊船为礼拜延，放行次第看牌悬。遥看山上红旗展，知有招商入口船。

(轮船放行，洋行先期牌示，定期某日行某船。)

山泉远引入庖厨，调水无须再用符。一任清池试深浅，毫厘应不爽锱铢。

(取水法，用铜管引入庖厨。)

有约翛然系气球，云霄直放出沧洲。文禽剪彩双飞翼，误认鸾凤天际游。

(英人有刻木为鸟，剪彩作两翼，系之气球，腾空直上，望之如鸾凤之集天半。)

不盈一尺笑么麽，小小猿猴入市多。更有珍禽解人意，见人百啖自成歌。

(猿猴小者不盈尺，珍禽尤夥，五色俱备。)

噬人先事利牙磨，猛虎深山处处多。习见土人不相避，匆匆负子过长河。

(山多虎，每出觅人食，且有渡水者。)

宛然甘露是醍醐，取水濒淋病后躯。倾泻浑身都发战，沉疴若失霍然苏。

(人婴病伤于风热者多，淋身即瘳，无须药石。)

让地犹存守府名，退居近岛著贤声。交游广晤公卿面，海内无人不识荆。

(实力本柔佛地，柔佛王退居荒岛，有贤名，常遍游欧州各国，交结公卿及各领事，是以英不废之。)

入寺焚香绝俗缘，镂金为带饰新鲜。岁逢一月清斋日，灶冷俱无上屋烟。

(柔佛每岁逢一月吃斋，灶绝火烟。)

园果红酣海国春，晶盘盛处荐时新。尊崇我佛慈悲教，血祭如何又杀人。

(邦坑在实力之背，地饶蔬果，俗尚佛，杀人血祭。)

佣工何毒过洋人，计口先输一饼银。辛苦连年归未得，免金齐吁大雷珍。

(山顶淘取金沙，人各纳洋银一枚，有归里不得，吁大雷珍求免。大雷珍，和兰名。)

土产沙鱼带子繁，胡椒味辣甲诸番。居人争致红牙象，驯养先开海子园。

(丁噶奴在邦坑之北，地产胡椒最良，有喜养象。)

笏竹多栽巧作城，环城屋舍绿阴横。寒生五夏浑忘暑，尽日风声杂水声。

(吉连丹在丁噶奴北，种笏竹为城，民环居城外。)

食偏尚右古风存，搏取还教一手扞。妙绝馈遗咸用首，铜盘高戴进君门。

(食用右手搏取，凡献馈食物，皆以铜盘之，戴于首而进。)

听断凭王决片言，讼堂鸟踏露花翻。有时曲直全凭手，探取油锅验烂痕。

(王断狱，决以片言。遇曲直难分，令两造探油锅，曲者手烂，直者手无恙。)

生计人家半在渔，提筐日日卖鲜鱼。得钱便换一樽酒，带醉狂歌入穴居。

(土番多操小舟捕鱼，无屋宇，穴居巢处。)

(同上，啗叻)

树脂搓作打魔香，却水曾涂一苇航。闻说夜来燃遇火，居人藉此当灯光。

(麻刺加在喏叻之西北，地产乌木打魔香，香乃树脂坠地所成，用以涂舟，极胶固，水不能渗入，惟遇火即燃，国人入夜以当灯烛之光。)

文字权舆昧豕鱼，浑浑噩噩古之初。自从大启英华后，番汉人人重读书。

(英吉利在埠辟英华书院，以教唐人及土人。)

构亭桥上廿余楹，交易持平两不争。入夜更巡中国舶，鼓声不断杂铃声。

(中国舶主至其地，鼓楼夜巡以铃。)

电光任制紫金蛇，霖霖连旬雨似麻。一洗炎*凉气逗，二灯红照落檐花。

(气候极热，赖无日不雨，故可居。)

象犀珠贝价高，锡箔三斤银一钱。贸易从无文契立，全凭信誓告苍天。

(贸易不立文字，指天为约，卒无负者。)

绝无浴室与盆匜，洗濯同时入一池。行辈相逢无检束，洁身浑莫辨雄雌。

(地无浴室，每家各有一池，不分男女，皆裸浴其间。)

不亲风日辟嚣尘，莹洁容颜肖玉人。一笑年来贵家女，延僧入室预开身。

(妇女莹洁如玉。)

圣铁嵌身一剑横，国王骑象任游行。锵金甘柄张凉伞，左右还多护卫兵。

(国王身嵌圣铁，刀剑不能伤，出游张销金白凉伞，凡二十余柄。)

(同上)

拓基赖特实权舆，风会迁流百载余。十万人家生聚盛，高楼重叠市廛居。

(埠开于甲必丹赖特，距今已百余年矣。)

宏开园口种胡椒，逐队人来涌似潮。难得工头坚嘱咐，各宜遵守旧规条。

(闽粤人在此种胡椒者约数万。)

陡然货物满重洋，出口多于入口商。今日又增时市价，一船椰子与丁香。

(椰子、丁香为出口货大宗。)

好山好水好盘桓，别锡佳名唤碧澜。到此尘心都洗尽，高高瀑布挂层峦，

(屿中有瀑布，高十八丈。又山色葱秀，洋人呼曰碧澜。)

山色当门洒翠岚，此中胜境好幽探。留题不少名流迹，啧啧人称极乐庵。

(庵极名胜，流寓诸君多留题咏。)

天气清和暖不寒，园中果实亦奇观。四时春作罗浮看，甘蔗香蕉日上盘。

(香蕉、甘蔗，四时皆有。)

便成秋意早凉催，未到重阳菊已开。八九月如二三月，一般风雨做春来。

(此地频年如夏，一雨成秋，八九间多风雨。)

叙跋兵驻二千强，脚踏皮鞋得得忙。密约大家睁眼看，西营隔日演洋枪。

(英人拨叙跋兵二千驻防其地。)

经营谁似粤闽商，前后流风数郑王。大厦连云金百万，卜居累代未归乡。

(王文庆，闽人；郑贵，粤人。二君俱以财雄称于槟屿。)

杯酒清倾送别筵，归乡名士倦游天。赠行不乏能诗客，醉月飞觞李谪仙。

(力永福返国，赠行者多，此地亦有能诗，客人以李谪仙呼之。)

花萃新街月满楼，开厅团坐递金瓯。调丝ㄟ竹无穷乐，不到更阑兴不休。

(流妓咸居新街，客至留宴，曰开厅。)

谋生无术苦难医，屡展归期未有期。烟赌累人良不浅，此身流落在天涯。

(烟赌码子收税特重，人受其累者多矣。)

十年世界阅繁华，能守货财有几家。物付摇铃生产尽，到头应悔弃泥沙。

(客到报穷，尽将家业付番人摇铃招买。)

观音亭子上干云，绿子红男拜祷纷。愿借银瓶功德水，片时洗尽海天氛。

(观音亭起于海滨，男女焚香者络绎不绝。)

春到他乡更十分，鲜花红妒石榴裙。戏园色色华而丽，豪放今又道郑君。

(戏园为郑君作，至今华丽如故。)

七日偷闲一出游，枇杷六巷漫勾留。少年行乐无拘束，赛马才完又掷球。

(赛马、掷球诸戏，皆西人所惯为者。)

金刚钻石产丰饶，巧倩良工善琢雕。螺蚌虽微亦成器，小如盘盅大如杓。

(此地产金钢钻石，土人用以制器。小物如螺蚌、蛤蜊壳，有如盘、如碗、如杓、如大葵花之类，肖物琢器制成，出售于市。)

(同上)

37. 《瀛环志略》

徐继畲撰

(暹罗)国之西南，有斜仔、六坤、宋卡、大啤、吉连丹、丁噶奴诸番部，皆其属国。 (卷一，南洋滨海各国)

《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暹罗)古赤土及波罗刹也……隋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

(永乐)十七年(1419)，遣使谕其国王，俾与满刺加平。(即麻刺甲。)十九年(1421)遣使贡方物，谢侵满刺加之罪。

(同上)

由吕宋西南视之，有大岛居于午位，曰婆罗洲。（一作淳泥，又作蟠尼阿。）其岛周回数千里，大山亘其中，曰息力，由东北而西南。山之西畔，极北曰文莱，（一作文来。）极南曰吉里问。（一作吉里门，又作吉里地闷，又作蒋里闷。）山之东畔，极南曰马神，（一作马辰。）与吉里问接壤。马神之北曰新当^⑬，再北曰卸敖^⑭，再北曰戴燕^⑮，再北曰万喇^⑯，（一作万澜，又作万郎，又称万老高。）再北曰昆甸^⑰，再北曰巴萨。极北曰古达^⑱。由古达逾山而西北，即文莱界矣。……山之西，广莫荒凉，其海涛洸壮猛，多礁石，舟楫不能近岸，故土番南惟吉里问，北惟文莱，余皆人迹不到之秽墟。即两国亦贫甚，多驶船海中为盗。山之东，物产愤盈，海道通利，又产黄金、铨石，攻矿之工所萃，故丁户殷盛，部落较多。诸番皆巫来由种类，沿溪著屋为居，身不离刀，精于标枪，见血即毙。性喜铜钲，器皿皆用铜。上衣曰沙郎，下衣曰水幔，贫者以布，富者用中国杂色丝绸，裂条缝集为文采。俗从回教，七日礼拜不食猪肉。（巫来由皆从回教，回教兴于小西洋之亚刺伯，故传染于南洋。）山中别有黎人，性凶顽喜杀，然不敢出山肆扰诸部。……息力大山，金矿极（王）〔旺〕，别有铨山产铨石，铨石即金刚石，俗名金钢钻，有五色金黑红者为贵，欧罗巴人以为至宝。大如碁子者，值数万金，细碎者钉磁之工用之。……诸国土产，金与铨石之外，铅、锡、冰片、豆蔻、胡椒、海参，燕窝、玳瑁、翠羽、乌木、檀香、藤条。由厦门往文莱，取道吕宋。往吉里问、马神者，取道七洲洋，由茶盘转而东向。

《薄海番域录》云：婆罗一名文莱，负山面海。俗素食念佛，禁食猪肉，犯者论死。有东、西二王，永乐四年（1406），各遣使来朝。相传国王闽人，随郑和往，因留镇焉。王府旁有汉字碑，番人嫁娶请王金印印背。印篆文，兽形，云是永乐（1403-1424）间赐。王髡发裹金绣巾，腰插双剑步行。亲族称班奇兰，严重亚于王。国有水、石二城，因长腰屿筑岸御潮，拆石城以为塘，止存木城云。……又《明史》淳泥于古无考，（此淳泥当是马神。）宋太宗时（976-997），始通中国。洪武三年（1370），遣使自泉州往，阅半年始抵其国。时其国为苏禄所

侵，颇衰耗。又素属闍婆（即噶罗巴），闍婆人闻之，其王意颇中阻。使者谕以“闍婆久臣服中国，尔畏闍婆，反不畏中国耶？”乃遣使奉表进贡。洪武八年（1375），命其国山川，附祭福建山川之次。永乐三年（1405）入贡，封为国王，赐印敕。其王率妃及子女弟妹陪臣，泛海来朝。十月，王卒于馆舍，帝哀悼，赐祭葬，谥曰恭顺。其子袭封。定为三年一贡。又乞封其国之后山，（即息力大山。）敕封为常宁镇国之山，御制碑文勒其上。洪熙（1425）后，贡使渐稀云。

又谢清高《海录》云，古达，息力大山西北一国也。……文来（即文莱）在极北界，幅员甚长，中多乱山，绝无居人。土番亦无来由种类。喜中国布帛。土产燕窝、冰片、沙藤、胡椒云。余按：婆罗洲为南洋第一大岛，西洋人称为蟠尼阿，即淳泥之转音。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入贡，谓之婆罗国。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年间入贡，谓之淳泥国。明初入贡，又分吉里地闷、文莱、淳泥等国，盖淳泥为此岛总名。宋明之称淳泥者，乃马神疆域较大，力能驾诸部之上，故以全岛之名为国名，犹大亚齐之独称苏门答腊耳。陈资斋《海国闻见录》，谓息力大山踞其中，外吉里闷、文莱、朱葛焦喇、马神、苏禄，五国环而居。……又陈录，谓吉里闷在文莱之北，与诸书皆不合，自是桀误。……谢清高《海录》，记此洲最详，惟历数诸国，俱云某国在某国东南，揆之西洋图，地形方向，尚有舛误。今据图稍更正之。

（卷二，南洋各岛）

由七洲洋过昆仑、越真腊之烂泥尾，趋暹罗内海之西岸，地形如股，由西北申于东南。中有连山如脊，山之东有小国七，极北界暹罗者曰斜仔，（一作侏子。）南为六坤，（一作六昆。）再南有宋卡，（一作宋脚。）再南为大啤，（一作大年，又作大呢。）再南为吉连丹，（一作吉兰丹。）再南为丁噶奴，（一作丁加罗。）皆暹罗属国。极南为彭亨。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自厦门往，水程一百五六十更不等。诸国皆巫来由番族，裸体挟刃，下围幅幔。所产者黄金、铅、锡、翠毛、燕窝、海参、藤条、冰

片，惟丁噶奴胡椒最良。贸易难容多艘，闽广贩洋之船，时有至者。
(同上)

谢清高《海录》云：……吉兰丹，（即吉连丹。）在大呢东南，由大呢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土产，略同大呢，亦无来由种类，为暹罗属国。王居在埔头，埔头洋船湾泊处也。种竹为城，加以大板，仅一门，民居环竹外。王及官长俱席地而坐，裸体跣足，无异居民。出则有勇壮数十拥护而行，各持标枪，见者咸蹲身合掌，王过然后起。王日坐堂，酋长咸入朝环坐。有争讼者，皆持烛一对，俯捧而进。王见烛则问何事。讼者陈诉，命传所讼者进质。王决以片言，无敢不遵者。如是非难辩，则令没水，（令两造各出外，遇道路童子，各执一人至水边，延番僧诵咒，以一竹竿令两童各执一端，同没水中，先浮起者为曲。）又有探油锅者。（盛热油满锅，取一铁块投锅中，番僧诵咒，令两造探而出之，曲者手烂，直者手不伤。）居民皆奉佛甚虔。土番居埔头者多操小舟捕鱼，早出暮归。居山中者，或耕种，或樵采，惟剥大树皮，围其下体。无屋宇，穴居巢处。土番俱善标枪，能掷杀人于数十步外。争讼有不能决者，常自请于王，愿互用标枪，死无悔。王亦听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标，不中则听彼反标，顾鲜有不中者。凡献馈食物，皆以铜盘盛之，戴于首而进。饮食不用箸，以右手博取，重右轻左，若以左手取食物相遗，则怒为大不敬云。其地有双戈呀喇顶等处，皆产金。中国每岁至此者数百人。闽人多居埔头，贩卖货物，种植胡椒。粤人多居山顶，淘取金沙。纳税按船大小，大者洋银五六百枚，小者二三百枚，谓之“登头金”。其酿酒、贩鸦片、开赌场，税亦特重，赌账追比最力，各国多如此。食鸦片则吉兰丹为甚。其土产惟槟榔、胡椒为多。以金三十斤，为暹罗岁贡。（按：此篇言巫来由土俗最详，故录之以例其余。）丁加罗，（即丁噶奴。）在吉兰丹东南，由吉兰丹沿海约日余可到。疆（疆）〔域〕风俗，与上数国略同，而富强过之。各国俱喜养象，丁加罗尤甚。闻山中有象，先以木栅围之，由远而近，俟其饥困，然后用驯象勾致

之。土产胡椒、槟榔、椰子、沙藤、冰片、燕窝、海参、油鱼、鲍鱼、带子（蛤类，似江瑶柱）、紫菜、孔雀、翡翠、速降、伽南诸香，胡椒最佳，甲于诸番。岁贡暹罗、安南及据噶罗巴之荷兰。彭亨在丁加罗南，由丁加罗陆路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民情，均与上数国同。亦产金，而麻姑所产为最。土产胡椒、冰片、沙谷米。由彭亨东南行约日余，复转西入白石口，顺东南风约日余，则到旧柔佛。又《薄海番域录》云，彭亨一名彭坑，土沃候温，宜稼，饶蔬果。俗尚佛，杀人血祭。明洪武（1368 - 1399）中，贡方物。余按：明初入贡诸国，有彭亨之名，而丁噶奴以北六国无闻。或因夙事暹罗，荒服附庸，不能自达于中朝耳。真腊盛时，常并有鸠密、富那迦诸国，当即斜仔至彭亨一带。其人裸体，与真腊同俗，盖皆狼脍裸国之种类也。

过昆仑入白石口，转而西北，即彭亨至斜仔一山之背，地形如带，与苏门答腊相对，彭亨之南，当地尽处，豁衍成内港，有地曰息力。（一作实力，一作息辣，旧名柔佛，英人名为新嘉坡，一作生嘉坡，又作新奇坡，又作星隔伯儿。）旧本番部，嘉庆二十三年，英吉利有之。其地当南洋、小西洋之冲，为诸海国之中市。英人免税以聚商船，西洋夹板，每岁来者数以百计。闽粤贩洋之船，南洋诸国之船，亦时至。帆樯林立，东西之货毕萃，为南洋西畔第一埔头。每年交易之货价，数千余万圆。英人筑楼馆以居，户口无多。闽粤流寓者万余人。巫来由土人与芜吉客民，居于海滨。由息力循海岸而西北约三百余里，曰麻喇甲，（即满刺加或麻六甲。）本暹罗属国。前明时葡萄牙据之，旋为荷兰所夺。嘉庆（1796 - 1820）年间，地归英吉利，立为埔头，繁盛不如息力。麻喇甲西北海中，有岛曰槟榔屿。（英人称为新埠。）内有高峰，山水清胜。居民五万四千，闽广人居五分之一。亦归英吉利管辖，英有大酋驻息力，总理三埠贸易之事。（息力，麻刺甲，槟榔屿。）三埠所产者，金、银、铅、锡、犀角、象牙、胡椒、玉果、降香、苏木、燕窝、翠毛、佳文席之类。厦门至息力，水程一百七十更；息力至麻喇甲，七更。由麻喇甲过红毛浅，有国曰沙刺我，亦巫来由番部。山中皆黎人，

裸体跣足，与巫来由不相为婚。沙刺我之西北，曰吉德，（亦名计哒。）后山与宋卡毗连，土产亦相类。闽粤商船，间有至此两国贸易者。过此则缅甸南界，接连印度诸部，称为小西洋，内地舟楫不能往矣。

《明史》：柔佛近彭亨，一名乌丁礁林。万历（1573—1619）间，其酋好构兵，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患。华人贩他国者，其人多就之贸易，时或邀至其国。国中覆茅为屋，列木为城，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有警召募为兵，称强国焉。字用茭葦叶，以刀刺之。见星方食，岁序以四月为首。死者皆火葬。产犀、象、玳瑁、片脑、没药、血竭之类。又谢清高《海录》云，旧柔佛在彭亨之后，陆路约四五日可到，疆域亦数百里。风俗与彭亨等国略同，为巫来由种类。本柔佛旧都，后柔佛土番徙于别岛，故名旧柔佛。嘉庆年间，英吉利以此为海岛四达之区，垦辟土地，招集商民，薄其赋税，数年来海船辐辏，楼阁连亘，遂为胜地。番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亦或作新嘉坡。土产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槟榔膏即甘沥，可入药云云。余按：息力，旧本荒僻小番部，无足轻重。自英吉利创设埔头，遂为东西扼要之地。英船东来，至息力如归故土，行李之乏困，咸取办于此。近年中国盛传新奇坡意其为广土民众，洋洋大国，而不知固海边一廛也。

又《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满刺加国，古哥罗富沙也，汉时常通中国，后为暹罗所羁属。其国傍海，山孤人少，受役属于暹罗，每岁输金为税。明永乐三年（1405），遣使入贡。十年（1412），命太监郑和等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艘，往诸番岛开读赏赐，封西利八儿达刺为国王。九年（1411）七月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陪臣（九）〔五〕百四十人，来朝京师，厚加赏赐，遣归。嗣后朝贡不绝云云。按满刺加即麻喇甲，本暹罗属国。明初其王率妻子陪臣倾国来朝，慕义可谓至矣。后为葡荷两国所据，今为英吉利埔头。其或仅据为海口，如瓜哇之拳蛰，抑竟琐尾流离，如柔佛之他徒，不可得而知也。

（同上）

《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汉时朱崖之南，有都元、谶离、夫甘都卢、黄支等国，近者十余日，远至四五月程，前后遣使入贡，多异物。武帝时（前140—前87年），遣应募人与其使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廩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夷珍货流入中国始此。桓帝时（147—167），扶南之西，天竺、（即五印度）大秦（即罗马）等国，皆由南海重译贡献，而贾胡自此充斥于扬粤矣。其贡玳瑁、象齿、吉贝、（树名，可以作布。）沈水香、琥珀，兽则驯象、元犀、猩猩之属，多不可殫记。三国时，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番国，其所经及传闻，有数百国。康立传记，谓之扶南土国，……曰马五洲，……曰“兰洲，……刘宋、萧齐时，入贡者，有……干陀利、（即三佛齐。）闍婆、（即噶罗巴。）婆黄、阿罗陀（即麻刺甲。）……狼牙修、（即锡兰。）盘盘、顿逊等十余国。梁武帝时（502—549），通贡者，有婆利、（即苏门答腊。）丹丹、（即万丹。）毗騫（即噶罗巴。）等国。隋时入贡者益多，……其贡大抵金宝香药等物，亦有献佛牙舍利者，皆奉婆罗门教故也。余按，以上诸番国，历代异名，重译之余，展转淆讹，莫可究诘，其为今何国何岛，有可考有不可考，大约近者为南洋诸番，远者至五印度而止。海外诸番之通贡，实萌芽于两汉，欧罗巴诸国市舶之来粤，则始于前明。今南洋印度诸岛国，皆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地则尤其是也，而主者非其旧矣。

《海国闻见录》云：南洋为闽粤商船数至之地。海道有数险，舟师皆谨识之。最险者为南澳气，古称落’，在南澳之东南，隔水程七更，屿小而平，四面柱脚皆乱石，生水草长丈余，气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到则随溜吸阁，不能返。气之北沈浮皆沙垠，约长二百里，尽北处有两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对峙。隔洋面水程四更，名沙马崎头门。气之南续沙垠至粤海为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至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沙之南又生乱石，至七洲洋，曰千里石塘，皆南洋极险之地。海舶遭风，或舟师迷误，犯此数险，鲜不败

者。长沙一门，西北与南澳，西南与平海之大星，适成鼎足之势。门南北约阔五更，粤之番舶商艘，往东南洋吕宋、文莱、苏禄数国贸易者，皆从长沙门出。北风以南澳为准，南风以大星为准。惟江浙闽三省，往东南洋者，从台湾沙马崎头门过，而至吕宋诸国。西洋夹板，从昆仑七洲洋之东万里长沙外，过沙马崎头门，而至闽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中国往南洋者，以万里长沙之外，渺茫无所取准，皆从沙内粤洋而至七洲洋，汪洋一水之中，生此界限，亦溟渤之户闕也。七洲洋之南，有大小二山，屹立澎湃，称为昆仑，（或作昆屯。）南洋必由之路。山产佳果，幽寂无人迹，神龙所宅。……凡中国洋艘过昆仑，天时极晴霁，瞥见黑云一点，蜿蜒摇曳，狂风立至，顷刻而止。俗呼鼠尾龙云。云白者风尤烈。日两三作，或四五作。舟人焚鸡毛蜚壳，使龙触秽气而远避。过昆仑即无此事。由昆仑而西南，有小岛曰茶盘，为西南洋分路之地，往息力者西行，往噶罗巴者南行。

（同上）

《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明永乐）十四年（1416），（锡兰山）偕占城、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刺等国贡方物。

（卷三，五印度）

欧罗巴诸国，皆好航海立埔头，远者或数万里，非好勤远略也。彼以商贾为本计，得一埔头，则擅其利权而归于我。荷兰尤专务于此，其航海而东来也，亚非利加、印度、麻喇甲、苏门答腊即已遍设埔头。

（卷六，荷兰国）

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云：佛郎机（即佛郎西）……御史邱道隆、何鳌皆言其残逆称雄，先年潜遣火者亚三，假充满刺加国使臣，风飘到澳，往来窥伺，熟我道途，略买小儿，烹而食之。近日满刺加国王，奏其夺国仇杀等情，宜即驱逐，严禁私通，将所造房屋城寨，尽行拆毁。诏皆从之。诛其首恶火者亚三。海道汪△以兵逐其余党，反用铳击败我兵。或献计，使善泗

者入水，凿沉其舟，尽擒之，余乃遁去。（卷七，佛郎西国）

明初，（葡萄牙）其国王遣善操舟者，驾巨舰南行，由亚非利加之西境，转而东，历亚非利加之东境，抵五印度之西境，复转而东至麻喇甲，又从苏门答腊噶罗巴之海峡，遍历东南洋诸岛国，所至辄留，葡人营立埔头。（卷七，葡萄牙国）

麻喇甲、息力诸番族，皆归（英吉利）统辖，英人遍设埔头，帆樯云集，百货流通，富饶遂为西国之最。

（卷七，英吉利国）

乾隆（1736 - 1795）初年，（英吉利）复得五印度数千里膏腴之地。（详五印度图说。）由印度海之东岸渐拓而南，在缅甸之西界，有阿喀喇等埔头，迤南为麻喇甲，再东南为息力。（俱详南洋图说。）……

按：……英人既得五印度，渐拓而东南，印度海之东岸，遍置埔头，阿喀喇、达歪取之缅甸，麻喇甲、息力（即新奇坡。）易之荷兰，小西洋（即印度海）利权，归掌握者八九矣。

（同上）

38. 《澳门纪略》

印光任、张汝林撰

淳泥，在西南大海中。宋太宗时始通中国。

明初遣使，诏谕其王马合谟沙入贡。永乐三年（1405），封为国王，赐诰印。王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以六年（1418）八月入都，十月卒于馆。帝哀悼，辍朝三日，祭贖甚厚。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冈，谥曰恭顺。又建祠墓侧，有司春秋祀以少牢。封其国之后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十年（1413），嗣王遐

旺偕其母来朝。万历（1573 - 1619）中，其王卒，无嗣，立其女为王。

国统十四州。王坐绳床。出拥大布被，众舁之，谓之阮囊。以竹编贝叶贮食，沥椰子为酒。崇佛教。初属爪哇，后属暹罗，改名大泥，华人多流寓其地。漳州人张姓者，为其国那督，华言尊官也。（尤侗悖泥竹枝词：坐踞绳床出阮囊，竹编贝叶沥椰浆。家家斋沐皈依佛，却喜扶人入醉乡。）

（下卷，澳蕃篇，诸蕃附，淳泥）

佛郎机……先是遣将以巨炮利兵破灭满刺加，又击破巴西国，又与红毛中分美洛居，至是益以吕宋，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势愈强横，筑城于隔水青洲山，海外诸蕃无敢与抗者。满刺加，在占城南，明永乐中封为满刺加国王，赐印诰。（明成祖御制封满刺加镇山诗：西南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此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从张盖重，仪文裼裘礼虔恭。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居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弥隆，尔众子孙万福崇。尤侖满刺加竹枝词：溪上环桥桥上亭，蕉心簟细打磨馨。奉天门外曾陪宴，携取龙文勒御名。）自为佛郎机破后，其贸易香山澳者，尤接迹不绝。

（下卷，澳蕃篇，诸篇附，满刺加）

贺兰^⑭……入爪哇为市，筑土库于大洞东……又于淳泥筑土库以居，遂侵夺台湾地。

（同上，贺兰）

东洋尽处、西洋之所自起，有国曰婆罗，又西曰苏门答刺，西洋要会也。

（同上）

39. 《夷氛闻记》

梁廷枏撰

乾隆（1736—1795）初年以来，内地嗜食〔鸦片〕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一时来至二万余箱，价值逾六千万。由南洋新埠陆续运至粤海伶仃洋船，随卖随又运至不绝，谓之蚤船。全恃沿海内地游手、走私奸民（详见后），为之载棹入口，灌输内地。（每千六百八十斤为一蚤，约三百蚤为一船，故名蚤船。）渡海边郡，递于天津，皆蚤船之所流注。贩户先收贖会城，入夷馆，易片单出，付买者，持示蚤船，则按数而给。（……其阿支比拉俄〔马来亚——原注〕各岛中茶叶，系中国福建人装出贩卖。中国人海船放到苏禄、文莱。路哥尼亚、新奇坡附近各处，系顺西北风驶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买中国茶叶回国者。其茶叶均是上等，现在各岛每年销茶之数，年增一年。……）

（卷一）

鸦片入口……嘉庆（1796—1820）中，私贩日盛，稍加食者罪，摘总商顶戴，虽岁具季结，总属具文。始则屯于澳门，自香山叶恒树得罪，乃改回黄埔船。既虑内河受制，又租船而尽蚤于伶仃、急水等洋。每制出，即载至新埠，陆续来粤，源源输运售销，来数驯至莫可穷诘。道光十三年（1833）后，岁至者已七千余箱，至是且万有六千余箱矣。（同上）

40. 《海岛逸志》

汪大海撰

葛刺巴，南洋一大岛国也。厦门扬帆，过七洲洋，从安南港口历巨港、麻六甲，经三笠而入屿城……其所统辖，有……麻六甲等处不下数十岛……

(葛刺巴国) 统辖属国……西北有麻六甲、柔佛……

无来由番其种类甚多，散居四处。麻六甲、吉礁^⑭……之属，皆其类也。性狡狴反复，多有劫掠海洋中者，巢穴处于吉里门、龙牙等处，内地所谓艇匪者是也。出没无常，闽广患之。其言语和兰尊之以通融华夷，如官音然。

英圭黎，华人呼为红毛。……近有新垦之地，在麻六甲之西，吉礁^⑮之南，地名槟榔屿。但其立法苛刻寡恩，华人有在其地者，皆迁徙他处，不能堪焉。

尿婆，形如妇人，有翼，飞集船桅之上，则水淫淫下，可以满仓，急命阿班（登桅安置帆索者）赤体上桅，骂以秽语乃去。安南港口、六昆、柔佛之地恒有之。

41. 《括地略》

阙名

(大亚齐) 东北过红毛浅为马六甲，有中国会馆曰恩格罗。其东南锐角为息力，迤迤而北为彭亨、丁噶奴、吉连丹、大啤、宋卡、六坤诸小邦，皆暹罗之属国也。息力当南洋、小西洋之冲，为诸海国之中市，今英人并马六甲而有之。马六甲东南之新加坡，西北之槟榔屿亦属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42. 《国地异名录》

林谦 撰

吉兰丹（大泥东南），丁加罗（吉兰丹东南），彭亨（丁加罗南），柔佛（与彭亨后山毗连，今为英夷所据，改名新嘉坡，而徙柔佛之人于海之南荒岛中，别为新柔佛岛），麻六甲（柔佛西稍北），沙喇我（麻六甲西北），吉德国（后山与宋卡连），

以上各国皆在暹罗东南，壤地相连，本暹罗属国，今新嘉坡为英吉利埠，麻六甲为贺兰埠。（又近日英夷以万古屡与贺兰易麻六甲，故麻六甲今属英夷。）

荒裔小邦，兴废分并，有不可尽考者矣。……吉兰丹（《海录》）、吉连丹（《每月统纪传》）。丁葛奴（《皇清通考》）、丁加罗（《海录》），彭亨（《明史》）、彭坑、湓亨、邦项（《海录》）。新嘉坡、新寄坡（《筹海初编》）、星寄利坡（《南洋测蠡》）、息辣、新州府、旧柔佛（俱《海录》）。柔佛、乌丁礁林（俱《明史》）。丹丹（《梁书》）、单单（《唐书》）。麻六甲，明满刺加、梁顿逊国、唐哥罗富沙、五屿（《瀛涯胜览》）、麻那格、马功格（《英夷图说》）、马拉加（《地理备考》）。吉德（《海录》）、计达。

息力大山（《海录》）、失力大山（《东西洋考》）、婆罗岛（《地理备考》）。是岛环之而居者凡十数国，为东南洋最大之岛。故文莱为东洋尽处，朱葛礁刺、马神等则南洋所自起焉。此岛无正名，唐曰婆罗，宋曰淳泥，……皆该岛迭相雄长之国，因著名于史。……文莱（《海国闻见录》）、婆罗国（《唐书》）。

新埠（《海国图志》）、布路槟榔、槟榔士（俱《海录》）、槟榔屿（《海岛逸志》）。

按明张翼《东西洋考》：由柔佛界山正南行，水程二十三更，至馒头屿收入，又七更至詹卑国。由馒头屿驾开正南稍西，十三更，至旧港。……亚齐在（旧港）北（从麻六甲放洋，俱西北行，五十八更，至亚齐）。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43. 《五大洲舆地户口物产表》

邝其照撰

轮船来往各国埠日期约计：

上海往香港四日，香港往西贡四日半，西贡往星加坡三日，

星加坡往峨儿七日……

法公司轮船来往水程：上海至香港八百十米，香港至西贡九百十米，西贡至星加波六百三十七米，星加波至莪儿一千五百米……

英国公司轮船往来水程（北程近海航行）：

上海至星加坡一千四百三十七米，星加坡至新埠三百八十一米，新埠至莪儿一千二百一十三米……

上海至香港（北路向海中行）八百七十米，香港至星加坡一千四百三十七米，星加坡至新埠三百八十一米，新埠至莪儿一千二百一十三米……

土产……星加坡、新埠（椰子、豆蔻）……文莱岛（点铜、海参、燕窝、胡椒、檀香、苏木）。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44. 《每月统纪传》

麻刺甲地方，毗连于柔佛、丁葛奴、大年、吉连丹、宋脚诸国，沿大山相属。土番为无来由族类，不识义理，裸体挟刀，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贸易难容多艘。土产铅、锡、翠毛、佳纹席、燕窝、海参、藤、胡椒等货。诸国相似，所产相同。

麻刺甲在明朝时，有马莱西之王，因暹罗侵地，麻刺甲遣贡使至北京控诉。永乐三年（1405），诏暹罗国王勿开兵隙，暹罗王遣使谢罪。然阳遵阴违，竟侵服之。嘉靖年间（1522 - 1566），葡萄牙兵船往麻刺甲，尽力征服，设官治之。天启（1621 - 1627）、崇祯（1628 - 1644）年间，荷兰又战胜葡萄牙而有其地。至嘉庆年间（1796 - 1820），英吉利以万古累^④易之。于是，麻刺甲为英吉利新藩。开英华院以教唐人与土人，且义学甚多，男女不论，土番、汉人，皆知读书。故广东与福建人居此种园耕田，与实力屿、槟榔屿贸易。柔佛为阿细亚大山，诸国极南入海之山，副马莱西王管之。彭享有金沙锡其盛。福建船

希往彼，以柔佛、彭亨性悍好斗，正是马莱西族类之习。此外海滨国属于暹罗者，皆地小不足比数。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

45. 《贸易通志》

南海各洲，若马莱酋、若丁葛卢、若彭亨，各为番君所自治者，税饷皆苛，故贸易不盛。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

46. 《万国地理全图集》

闕名

麻海峡之东口有新嘉坡埠，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偏东一百零四度。屿地不大，独出胡椒、槟榔膏。嘉庆二十三年（1818），英国官宪买其屿以后，广开商路，不论何国船只赴市，概免税饷，遂为南海各岛贸易之中市。中国船只，每年几十巨舰，常驾闽粤客数千人，到此买卖、耕作，所居汉人共一万有余丁。此外，列西国夹板每年几百只，布帛、器皿，以南洋物产易之。居民早夜奔驰，日无宁晷。莞吉、莞来由等人住其海滨，皆属英人管辖。每年运进载出之货价，共计银八千九百万圆。槟榔屿，在西北，有高峰。其土种植玉果、胡椒，所出不少。山水甚美。居民五万四千丁，其中有一万系汉人。对面沿海地方，又归英国辖，故立总文官兼摄檳新马等处。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

47. 《外国史略》

马礼逊撰

暹罗米谷更贱，高地亦能种麦。其木最坚美，宜于造船，且

料多而价贱，较中国造船费惟值半价，又多红木，或运出新埠，或载广州、上海、天津、宁波等港。又多种白糖、胡椒，每年六万余石，……唐人之船，亦载米、糖卖与南海各岛，最多在新埠各海港，所进中国之船，每年约九十只，小船甚多，俱由海南岛。

亚西亚^{①④⑦}地嘴，西出苏门^{①④⑧}、马六加^{①④⑨}二地，中间为海峡各岛，散布如星棋，最大者槟榔屿，在西边，距对面贵地大山不远。北极出地五度二十五分，偏东一百零九分，广袤方圆五百，居民五万有一千，屿有高山、石溪，地气和暖，山水甚美。前本荒岛。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公班牙买为船厂，开垦丰盛，每年出胡椒二万石，丁香、豆蔻价值银十万圆。对面之贵地岛，亦种甘蔗，产物三万石，日增月盛，四方云集，福建人尤多，居然都会。国家所费有限，而收饷过之。

新嘉坡，或称新实力坡，或称新埠头，海峡中之屿，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偏东一百零四度。尤甚饶，大森多虎。出胡椒、槟榔膏。为印度绕至中国之路，海由西转东，此峡为所必经，故英国公班牙于嘉庆二十三年买以开埠。其始居民仅百五十口，顿增至二万余，中多唐人，尽免税饷。道光十四年（1834），各西国及他国之甲板四百七十二船，中国之商二十七船，越南四十九船，暹罗二十四船，莞来由七十二船，婆罗岛一百三十八船，西里白^{①⑤⑩}岛五十五船，巴里屿^{①⑤⑪}六十三船，牙瓦岛^{①⑤⑫}七十二船，苏门地拉岛五百一十四船，槟榔屿八船，马六加六十船，西边无来由族类四十六船，料屿二百五十一船，附近之列屿二百二十船。各国所运入货物约共一千万圆，而运出之物有加于此。各方云集，遂为亚细亚之大市。

马六加，古国也，北极出地二度及十度，长二百六十五里，阔四十里。其地半莞来由族类。中间黑山遍延，内多支溪，下流入海。有沙线入海口。居民甚罕，惟伐木搭棚而已。山内尽黑面人，无衣服、居处。向属暹罗管辖。其马六加之君，于宋德祐三年^{①⑬}始创立国，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暹罗大军攻其城，败退。葡萄牙水师，攻陷其地，自后归葡萄牙。顺治元年

(1644)，荷兰又降其城邑。嘉庆（1796—1820）间，英人又大破之。是时有耶稣门徒开学馆，教化其俗。当此际，有英吉利官管头，但通商甚微，物产不多，如金沙、锡、南果、胡椒，五谷悉由外国运入。天气清爽，无瘴气，民居罕少，亦有芜莱由并印度人。其山水特美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

48. 《地球说略》

裨理哲撰

暹罗……其南界麻六甲，小国，即大英所属之国。内有一地名新嘉坡，今大英立为埔头，中国人往来通商亦在此也。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

49. 《地理志略》

戴德江撰

麻喇甲，在暹罗南，约三十万方里。有一带山，南北接连，河道狭小，天气极热，地土丰肥。论物产，出金马口铁、花椒、香料、树胶等物。论人民，约六十万，系玛雷族人。伊等身矮面黑，性情凶悍，藐视律条，多于海面为寇行也。论政事，分数小邦，有两处归英国所属。内有一大城，名星嘎波，买卖丰盛，人数日见增多。论教事，多奉回回教，奉耶稣教者间或有之。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

50. 《地理全志》

慕维廉撰

亚西亚，为五州之最。……州内之角曰……罗玛尼，在麻喇甲南。……州属海峡不一，……南有新加坡^⑤，在麻喇甲、新加

坡之间；麻刺甲^⑤，在麻刺甲、苏门答腊之间。……

马来在亚西亚东南，纬线自赤道北一度起至十二度止，经线中华北京偏西十二度起至十八度止，东西南三面皆海，北界暹罗，长二千五百里，阔狭不一，或二百里，或六百里，总计九万方里，户口二十万。南北山岭穿贯，余则茎于野阜。树林丛茂，河多水小，最大者曰彭亨河、穆阿尔河，土田硗瘠。（居民懒于耕种，不近礼义，技艺庸拙，渔猎营生，五谷不多，果实裕盛，禽兽充斥，鱼盐丰盈，气候不一，暑热甚多，晚来风凉，所奉乃回回教。）通隅之地，有斜仔、六坤、宋卡、大吡、吉连丹、丁噶奴、吉德等部，为暹罗所属。南方数土，一名马刺甲，明时葡萄牙据之，旋为荷兰所夺，至清嘉庆（1796-1820）时，地归大英，立为埔头。西北海口有岛曰槟榔屿，闽广居民五分之一，亦归大英管辖，生意繁盛。其余彭亨、沙刺我等土，自立为王，赖英保护。海滨有岛曰息力，又名新加坡，树木稠密，藪泽相间，溪水混浊，贸易兴隆。其地当南洋、西洋之冲，为诸海国之中市，英人免税以聚商船，西洋夹板、闽粤岛船、南洋诸国之船时至，帆樯林立，东西之货毕萃，为南洋西畔第一埔头。英人筑楼馆以居，建书院，设学堂。其户口，大英所属马来隅及所属缅甸之地，共二十六万口。内有高峰，山水清胜。土产金、锡、蜜蜡、燕窝、豆蔻、槟榔、血竭、儿茶、象牙、牛皮、木料、巴马油等。

婆罗洲岛，在苏禄西，纬线自赤道北七度起，至赤道南四度止。经线自中华北京偏东三度起，至偏西七度止。长二千七百里，阔二千五百里，总计之方约有一百万里。户口二百万。其地火山横列于中，火峰时迸流浆，地常震动。滨海之地低淤居多，海则洪涛激宕，礁石累累，舟楫不能近岸，气候酷热，海风可解，雨旱及时。田土膏腴，物产丰盈，树木茂盛，禽兽充斥，湖河甚多，道通利。（民多土番，时为盗贼，扬帆海上。生意甚微。俗崇回教。山中别有黎人，性凶顽喜杀，然不敢出山肆扰。至于朝纲，设有王位，又分部长。按：岛于古无考，多为噶罗巴属。宋时通中国。明洪武（1368-1398）年，遣使入贡。永

乐三年（1405）封为王。洪熙（1425）后，贡使渐疏。）……通岛分而为四，……一曰萨拉瓦，属大英人为王；一曰腊婆恩^⑮，海岛，属大英者；有大官驻扎东北一带地方，本属苏禄及婆罗土王，乃今让于大英婆罗州公司，名曰沙罢^⑯，共方八百里，其大海口曰可达^⑰；又属土王，名婆罗乃^⑱，都城同名。……土产金沙、钻石、煤、木料、药材。惟岛中外人罕到，迄今尚未详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

51. 《舆地经纬度里表下》

满刺加（北二度五十一分，偏西十四度五分，二千八百十三里）。彭亨（北二度三十分，偏西十四度四分，二千八百十里）。丁加罗（北三度四十分，偏西十四度二十分，二千八百六十一里）。新嘉坡（一度十五分，偏西十三度，下千五百九十九里）。槟榔屿（北五度二十五分，偏西十六度五十一分，三千三百五十五里）。撒鄂巴他尼（北四度二十分，偏西十五度十八分，三千另五十一里）。撒林鄂（北三度四十四分，偏西十六度四分，三千二百另六里）。北腊地（北四度四十分，偏西十六度下九分，三千三百十九里）。贵他地（北六度四分，偏西十七度五十二分，三千五百五十三里）。

……

文莱（北二十分，偏西六度五十四分，一千三百八十里）。……婆罗邑^⑲（北四度二十五分，偏西四度，七百九十七里）。拉补安^⑳（北五度三十八分，偏西二度八分，四百二十四里）。（中外地舆图说集成，卷十一）

52. 《海国图志》

魏源编著

暹罗东南属国，今为英吉利新嘉坡沿革三（即满刺嘉、旧柔

佛等国。新嘉坡，一作新州府，一作星忌利坡，皆字音相近。原无今补。)

《明史》：满刺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顿逊国，唐曰哥罗富沙。（《梁书·海南诸国传》：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羈属扶南。杜氏《通典》：顿逊国，梁时闻焉。在海崎山上，北去扶南可三千里。其国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诸国，贾人多至其国而互市焉。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涯岸，舶未曾得经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宝物货，无种不有。又哥罗富沙国，亦见《通典》。）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永乐元年（1403）遣使赐以织金文绮，宣示威德，招徕之。其酋大喜，遣使随入朝贡。永乐三年（1405）九月至京师，诏封为满刺加国王。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制碑文，勒山上。永乐九年（1411），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有司宴劳，供帐会同馆。入朝奉天殿，帝亲宴之，赐赉甚厚。永乐、宣德中，王屡率妻子陪臣来朝，并诉暹罗见侵状。朝廷屡敕暹罗，暹罗乃奉诏。成化十七年（1481）九月，贡使言：“成化五年（1469），贡使还，飘抵安南境，多被杀，余黥为奴。今已据占城地，又欲吞本国。”帝乃因安南使还，敕责其王。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国王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已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而谕暹罗国诸王救灾恤邻，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东，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羈其使以闻。诏予方物之直遣归，后改名麻六甲云。所贡物有玛瑙、珍珠、玳瑁、珊瑚树、鹤顶、金母鹤顶、琐服、白苾布、西洋布、撒哈刺、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獐、火鸡、鸚鵡、片脑、蔷薇露、苏合油、梔子花、乌爹泥、沉香、速香、金香、阿魏之属。有溪可淘沙取锡。田瘠少收，民皆淘锡捕鱼为业。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醇厚，市道颇平。自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舶希至，多直诣苏门答刺，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其自贩于中国者，则

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

明黄衷《海语》：满刺加，在南海中。始为暹罗属国，厥后守土酋长，叛其主而自立。自东莞县南亭门放洋，星盘与暹罗同道，至岷岫洋，直子午，收龙牙门港，二日程，至其国。为诸夷辐凑之地，亦海上一小都会也。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1403—1424）中太监郑和所遗者。余屋皆锡箔为饰。遇制使若列国互市，王即盛陈仪卫，以自傲备。民皆居土室。其尊官称姑郎伽邪，巨室称南和达。民多饶裕。富家胡椒有至数千斛，象牙、犀角、西洋布、珠贝、香品，所蓄无算。文字皆梵书。贸易以锡行，大都锡三斤当银一钱。牙佺交易，搦指节以示数，千金交易不立文字，指天为约，卒无敢负者。不产五谷，米稻皆贩自暹罗峇里。俗奉回教，禁豕肉，以酥酪和饭而啖。鸡犬鹅鸭常仰贩于他国，价五倍于华。民性犷暴而重然诺，刃不离顷刻。语不合，辄椹刃其胸，逃匿山谷，逾时乃出，死者家不复寻仇。姑郎伽邪亦不复追论矣。地多崇山大谷，陆行可达暹罗。尝并有爪哇之国（古闍婆国）。然爪哇夷素凶狡，凡受佣其地，而戕害其主者，十八九。惟善制药筒，中其矢者无不立死。正德（1506—1521）间，西洋佛郎机之船互市，争利而讟，夷王执其那达而囚之。佛郎机人归诉于其主，乃治八大艘、精兵及万，乘风突袭其国，大被杀掠。满刺加王退保峇里。佛郎机将以其地索赂于暹罗而归之，暹罗辞焉。佛郎机满载而归，王乃复所。（《瀛涯胜览》：满刺加，旧名五屿，以海有此山也。东南距海，西北皆岸，岸连山，地瘠卤，收获殊寡，故未称国，隶暹罗，岁输金五十两，否则被伐。永乐七年（1409）己丑，上命太监郑和册为国王，王自是不役属暹罗，携妻子赴京谢，愿修职贡。上赐舶还。其境有大溪，灌王宫入海。跨溪桥之，构亭于上，约二十余楹，交易者来集。俗尚回回教，持斋受戒。王以白〔番布〕缠头。风俗淳朴。民舍如暹罗，连榻趺坐。业渔，剡木为舟，泛海而渔。婚丧类爪哇。中国舶亦至其地。柁木为栅，辟四门鼓楼，夜巡以铃，内设重栅，有仓库可贮货。五月中，方发舶。厥产：黄连香、乌木、打魔香，此香乃树脂坠地成，遇火即然，国人以当

灯，及涂舟，水不能入。明莹者若金珀，名水珀是已。南怀仁《坤輿图说》：满刺加国，地不甚广，为海南辐辏。正在赤道下，春秋二分，气候极热，赖无日不雨，故可居。产象及胡椒、佳果木，终岁不绝。人良善，不事生业，或弹琵琶闲游。

《海录》曰：太呢国……海艘所舶处，谓之淡水港。其山多金，山顶产金处，名阿罗师，由淡水港至此，须陆行十余日。由吉兰丹港口入，则三四日可至。故中华人到此淘金者，船多泊吉兰丹港门，以其易于往来也。国属暹罗，岁贡金三十斤。……

又曰：吉兰丹国，在太呢东南。由太呢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土产，略同太呢。亦无来由种类。为暹罗属国。王居在埔头。埔头者，朝市之处，而洋船所湾泊也。周围种竹为城，加以木板，仅一门，民居环竹外。王及官长，俱席地而坐，裸体跣足，无异居民。出则有勇壮数十拥护而行，各持标枪，见者咸蹲身合掌，王过然后起。政简易，王日坐堂，酋长有称万者，有称断者，咸入朝，环坐，议政事。有争讼者，不用呈状，但取蜡烛一对，俯捧而进。王见烛，则问何事。讼者陈诉，王则命宣所讼者进质，王以片言决其曲直，无敢不遵者。或是非难辨者，令没水。（没水者，令两造出外，遇道路童子，各执一人，至水旁，延番僧诵咒，以一竹竿，令两童各执一端，同没水中，番僧在岸咒之。所执童先浮者则为曲，无敢复争。童子父母习惯，亦不以为异也。）又其甚者，则有探油锅法。（盛热油满锅，番僧诵咒，取一铁块，置锅中，令两造探而出之。其理直者，则毫无损伤。否则鼎沸伤人，终不能取。非自度无愧者，鲜不临锅而服罪。）故讼者无大崛强。而君民俱奉佛甚虔。王薨，或子继，或弟及，虽有遗命，然必待民心之所归，而后即位。若民不奉命，而兄弟叔侄中有为民所戴者，则让之而退处其下。不然，虽居尊位，而号令亦不行也。土番居埔头者，多以捕鱼为生。每日上午，各操小舟，乘南风出港，下午则乘北风返棹。南风谓之出港风，北风谓之入港风。日日如此，从无变易。殆天所以养斯民也。其居山中者，或耕种，或樵采，上无衣，下无裤，唯剥大树皮，围其下体。亦无屋宇，穴居巢处。凡土番，俱善标

枪，能掷杀人于数十步外。乘便行劫，避匿老林，故山谷僻处，鲜有行人。争讼有不能决者，常自请于王，愿互用标枪，死无悔。王亦听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标。中而死，则彼家自以尸归；不中，则听彼反标。顾鲜有不中者。妇女淫乱，而禁嫁华人。故闽粤人至此鲜娶者，有妻皆暹罗女也。犯奸者事发，执而囚之，度其身家厚薄而罚其金。凡犯令者亦然。少笞杖之刑。国有大庆，王先示令择地为场，至期，于场中饮酒演戏，国人各以土物贡献，王受其仪，于场中赐之饮食。四方来观之。华夷杂沓，奸赌无禁。越月而后散。凡献馈仪物，皆以铜盘盛之，戴于首而进。饮食不用刀，多以右手搏取。故重右而轻左。人如以左手取食物相赠遗，则怒为大不敬云。地多瘴疠。华人至此，必入浴溪中，以水灌顶，多至数十桶，俟顶上热气腾出然后止。日二三次。不浴则疾发。居久则可稍减，然亦必日澡洗。即土番婴疾，其伤于风热者，多淋水即瘳，无庸药石，凡南洋诸国皆然。其地有双戈及呀喇顶等处，皆产金。由吉兰丹埔头入内河，南行二日许，西有小川，通太呢、阿罗师。又南行日余，双戈水会之。又南行十余日，则至呀喇顶，与彭亨后山麻姑产金处相连。河中巨石丛杂，水势峻厉。用小舟逆挽而上，行者甚艰。中国至者岁数百。闽人多居埔头，粤人多居山顶。于山顶则淘取金沙，埔头则贩卖货物，及种植胡椒。凡洋船到，各国王家度其船之大小、载之轻重，而榷其税。船大而载重者，纳洋银五六百枚，小者二三百不等，谓之“凳头金”。客人初到埔头，纳洋银一枚。居浹岁，又纳丁口银一枚。居吉兰丹山顶淘金欲回中国者，至埔头，必先见王，纳黄金一两，然后许年老不复能营生者减半。若甲必丹知其贫而为之请，则免。甲必丹者，华人头目也。凡洋船，造船赁者，谓之板主；（暹）〔看〕罗盘指示方向者，谓之伙长；看舵者谓之太工；管理银钱出入者，谓之财库；舱口登记收发货物者，谓之清丁；而出资赁船、置货贸易，则为船主，船中水手悉听指挥。故有事，亦唯船主是问。其酿酒、贩鸦片、开赌场者，税亦特重。私家逋负，酋长尝置若罔闻；而赌帐则追捕最力。各国多如此。食鸦片烟，则吉兰丹为甚，客商鲜不效尤者。

其土产，唯槟榔、胡椒为多。亦以三十斤金为暹罗岁贡。（源案：吉兰丹即大呢之码头也，风俗俱同太呢。嘉靖末海寇余众遁归于此，生聚至二千余。年行劫海中，商舶苦之。或谓吉兰丹即小葛兰国。按小葛兰与柯枝接境，而吉兰丹与太泥相连，去彼远甚，但太泥、吉兰丹俱铸金为钱，而柯枝与小葛兰亦俱用金钱，以此相同，影响之所自起也。姑载之以破疑。）

又曰：丁加罗国，一作丁葛奴，疑即丁机宜也。（源案：此语误甚，丁机宜别自一岛，在苏门答刺之东，非暹罗相连之地。）在吉兰丹东南，由吉兰丹沿海，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与上数国略同，而富强胜之。各国王俱喜养象，闻山中有野象，王家则令人砍大木于十里外，周围栅环之，旬日渐移而前。如此者数次，栅益狭，象不得食，俟其羸弱，再放驯象与斗，伏则随驯象出，自听象奴驱遣。土产胡椒、槟榔、椰子、沙藤、冰片、燕窝、鱼翅、海参、油鱼、鲍鱼、螺头、带子、紫菜、孔雀、翡翠、速香、降香、伽楠香。带子，角带也，形若江瑶柱。胡椒最佳，甲于诸番。岁贡暹罗、安南及镇守葛刺巴之荷兰。（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由暹罗西南，斜仔、六坤、宋脚^①，皆暹罗属国。大呢、吉兰丹、丁葛奴、彭亨诸国，沿山相续，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更不等。土产铅、锡、翠毛、佳文席、燕窝、海参、科藤、冰片等类相同，惟丁葛奴胡椒甲于诸番。番皆无来由族类，不识义理，裸体挟刃，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生米和水吞。贸易难容多艘。）

又曰：彭亨，在丁加罗南，音近邦项，本无正字也。此由丁加罗陆路，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人情，均与上数国同。亦产金，而麻姑所产为最。土产胡椒、冰片、沙谷米。（胡椒，藤木，初种时长尺余，年余长至数尺，则卷成圈，复取土掩之，俟再生，然后开花结子。十余年，藤渐弱，则取其旁旧土，或有杂木叶霉败其中者，粪之复茂，不可以他物粪。至三十余年，则不复结子，须择地另种，旧地非百年后不能复种。自安南至麻伦呢诸国皆有，唯丁加罗所产为最。冰片，米液也，周流木内，夜则上于树杪，明则下于树根。土番夜听其树，而知其上下老嫩。俟

其老时，四鼓潜往，以刀削其根处数处，如中国之取松脂然。天明，其液流从砍处落地，滴滴成片。若未老则出水而已。沙谷米，亦以木液为之，其木大者合抱，砍伐破碎，舂之成屑，则以水洗之，去其滓，俟其水澄，取其下凝者，暴干成粉，复以水洒之，则累累如颗珠，煮食之可以疗饥。）

以上数国，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俱经外罗山，南行顺风，约一日，过烟筒大佛山。又日余经龙柰口，过昆仑海，日余见昆仑山。至此然后分途而行。往宋卡、暹罗、大呢、吉兰丹各国，则用庚申针，转而西行矣。由彭亨东南行，约日余，复转西，入白石口，顺东南风约日余，则到旧柔佛。（《明史》：彭亨，在暹罗之西。洪武十一年（1378），其王贡表。永乐十年（1412），遣中官郑和使焉。其国，土田沃，气候常温，米粟饶足，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上下亲狎，无寇贼。然惑于鬼神，刻香木为像，杀人祭赛，以禳灾祈福。所贡有象牙、片脑、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苏木之属。）

又曰：旧柔佛，在彭亨之后，陆路约四五日可到。疆域亦数百里，民情风俗，略与上同。土番为无来由种类。本柔佛旧都，后徙去，故名旧柔佛。嘉庆（1796-1820）间，英吉利以此为海道四达之区，垦辟土地，招集商民，贸易耕种，而薄其赋税。数年来，舟船辐凑，楼阁连亘，遂为胜地。番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亦或作新嘉坡。土产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槟榔膏即甘沥，可入药。（《明史》：柔佛，近彭亨，一名乌丁礁林。永乐（1403-1424）中，郑和遍历西洋，无柔佛名。或言和曾经东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东西竺。万历（1573-1619）间，其酋好搆兵，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患。华人贩他国者，其人多就之贸易，时或邀至其国。至国中覆茅为屋，列木为城，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有警则召募为兵，称强国焉。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字用茭葦叶，以刀刺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薙发，男子则重薙，死者皆火葬。所产犀、象及玳瑁、片脑、没药、血竭、锡、蜡、嘉文簞、木棉花、槟榔、海棠、燕窝、西国米、冰片、吉柿之属。

《皇清通考·四夷门》：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山而国，前临大海，历海洋九千里达广东界，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入口。国中无城郭，宫室王府即建于海滨，支以竹木，盖以茅叶。民皆环山而居。崇山峻岭，树木丛杂，野兽纵横。天时虽秋冬亦暖。王以柳叶为衣，左衽下裳密缀小花为之，佩刀，首蓄发长二三寸，蒙以金花帕，跣足。民人冠用铜线为胎，纒以白布，衣短衫，或裸，而以裳围其下体。妇女织席挽椎髻，肩披锦。父母丧，则剃发，衣黑衣为丧服。夫皆赘于妇。相见，以合掌拱上为礼。俗轻生好杀，尚佛教，喜斗鸡，伐乌木，拾海菜。时出海劫掠。饮食用手，忌猪肉，嗜烟。岁斋一月，举国绝食，见星乃食，历三十日始止。土产降香、乌木、西国米、冰片、海参、胡椒、燕窝之属，亦产沙金，铸花小金钱为币。康熙（1662 - 1722）初，严南洋诸国商贩之禁，故闽粤无柔佛之船，而内地商船亦无往其国者。迨雍正七年（1729）弛禁后，其国通市不绝。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七洲洋中有神鸟，状如海雁而小，长喙色红，脚短而绿，尾羽如箭，长二尺许，能导人水程，呼是则飞去，曰否则仍飞而来。献纸谢神，翱翔不知所之矣。柔佛属国有丁葛奴、单坦、彭亨，皆雍正七年后通市。丁葛奴，亦濒南海，四时皆暖，无霜雪。崇山峻岭，蜿蜒相望。风俗略同柔佛。土产：胡椒之美，甲于他番。余则沙金、冰片、沙藤、速香等物。其国人终身不出境，无航海而来中国者。每岁冬春间，粤东本港商人以茶叶、瓷器、色纸诸物，往其国互市。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两广总督苏昌奏，准带土丝及二蚕湖丝。浙闽人亦间有往者。及夏秋乃归，必经七洲大洋，至鲁万山，由虎门入口，达广东界，计程九千里。单坦，距厦门水程一百三十更。风俗、衣服、饮食、土产，与柔佛同。彭亨国，与柔佛连山相枕。内地商民往柔佛国，有转附番舶至其地贸易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柔佛国，山虽联于彭亨，其势在下，水路应到昆仑，用未针，取茶盘，转西至柔佛，计厦门水程一百七十三更。番情与上诸国相似，所产亦相同，惟较之略美而倍多。每年经商可容三四船，就舟交易。产沙金，国以铸花小金钱为币，重四五分，银

币不行。)

又曰：麻六甲，一作满刺加，在旧柔佛西少北，东北与彭亨后山毗连，陆路通行。由旧柔佛水路，顺东南风，半日过琴山径口，又日余到此。土番亦无来由种类。疆域数百里。崇山峻岭，树木丛杂。民情凶恶，风俗诡异。属荷兰管辖。初，小西洋各国番舶往来中国，经此必停泊，采买货物。本为繁庶之区，自英吉利开新嘉坡，而此处衰息矣。土产锡、金、冰片、沙藤、胡椒、沙谷米、槟榔、燕窝、犀角、水鹿、玳瑁、翡翠、降香、伽楠各香。闽粤人至此采锡及贸易者甚众。（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由柔佛而西，麻喇甲，亦无来由族类。官属名曰恶耶。国王仿暹罗，用汉人理国事，掌财赋。产金、银、西洋布、犀角、象牙、铅、锡、胡椒、降香、苏木、燕窝、翠毛、佳文席等类。金钱、银币，皆互用。中国洋艘，到此而止。距厦门水程二百六十更。《海录》又曰：沙刺我国，在麻六甲西北，由麻六甲海道，顺东南风二三日，经红毛浅，下有浮沙，其水不深。此国在红毛浅东北岸，疆域数百里。民颇稠密，性情凶犷。后山与丁加罗、吉兰丹相连。山中土番名黎（力麻切）子，裸体跣足，鸬形鹄面，自为一类。亦服国王管辖，但与无来由不相为婚。尝取密蜡、沙藤、沉香、速香、降香、犀角、山马、鹿脯、虎皮等物，出与国人交易。闽粤人亦有到此者。其产锡、冰片、椰子、沙藤。又曰：吉德国，在新埠西北，又名计达。由新埠顺东南风，日余可到。后山与宋卡相连。疆域风俗，亦与宋卡略同。土旷民稀，米价平减。土产锡、胡椒、椰子。闽粤人亦有至此贸易者。由此陆路西北行二三日，海道日余，到养西岭^①。陆路又行三四日，水路约一日，到蓬呀，俱暹罗所辖地。自宋卡至此，皆无来由种类，性多凶暴，出入必怀短刀，以花铁为之，长六寸有奇，镶以金海马牙为柄。其刃末有花纹者，持以相斗。刀头有纹者，则佩之以为吉庆。王及酋长皆然。)

《每月统纪传》曰：麻刺甲地方，毗连于柔佛、丁葛奴、大年、吉连丹、宋脚诸国，沿大山相属。土番为无来由族类，不识义理，裸体挟刀，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贸易难容多艘。土产

铅、锡、翠毛、佳纹席、燕窝、海参、藤、胡椒等货。诸国相似，所产相同。麻刺甲在明朝时，有马莱由之王（马莱由，一作无来由），因暹罗侵地，麻刺甲遣贡使至北京控诉。永乐三年（1405），诏暹罗国王勿开兵隙，暹罗王遣使谢罪。然阳奉阴违，竟侵服之。嘉靖（1522 - 1566）年间，葡萄牙兵船往麻刺甲，尽力征服，设官治之。天启（1621 - 1627）、崇祯（1628 - 1644）年间，荷兰又战胜葡萄牙而有其地。至嘉庆（1796 - 1820）年间，英吉利以万古累易之。于是，麻刺甲为英吉利新藩。开英华院以教唐人与土人，且义学甚多，男女不论，土番、汉人，皆知读书。故广东与福建人居此种国耕田，与实力屿、槟榔屿贸易。柔佛为阿细亚大山诸国极南入海之山，副马莱西王管之。彭亨有金沙、锡甚盛。福建船希往。彼以柔佛、彭亨悍好斗，正是马莱西族类之习。此外海滨国属于暹罗者，皆地小不足比数。

颜斯综《南洋蠡测》曰：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向无人居。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唐船单薄，舵工不谙天文，惟凭吊铤验海底泥色，定为何地，故不能走外大洋。塘之北为七洲洋，夷人知七洲洋多暗石，虽小船亦不乐走。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平原旷野，颇有土人，并无酋长。产胡椒、沙藤。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907 - 923）及宋代咸淳（1265 - 1274）。或云：此暹罗极东边境。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新忌利坡^①。召募开垦，近闻已聚唐人、杂番数万。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乡者。此岛由外洋至粤十余日，由七洲洋至粤仅七八日。近来英吉利甘心留粤，一则恃南洋港脚诸番，沿途俱有停泊，二则恃星忌利坡，离粤不远，彼国虽隔数万里之遥，今则无异邻境。此外，海岸土瘠产稀，如飞头蛮等处，虽常到，不屑顾，其志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

商贾，以割据为垄断，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贸易通志》：东南洋贸易之盛者，莫如暹罗及新嘉坡。……新嘉坡本非国，乃斗入南海中一大峡，地方二千里，距澳门水程十更，向为闽广客民流寓，约二万余人。英吉利屡以兵船争夺，嘉庆二十三年（1818），袭而据之，置城戍兵，营肆货，招商贾，设英华书院，凡国中书籍，皆镂板翻译，延华人教其子弟，屹然为巨镇。计闽广船岁往者八九十艘，安南三十六艘，暹罗四十艘，各南洋小船千三百余艘，夹板船四百七十四艘。货物出入，约计银各八百余万员。其地近中国，故凡红毛船之自澳门归，与自西洋至者，均以此为总汇。此外麻刺甲、槟榔屿等处，亦英吉利公司所据，而贸易有限，不及新嘉坡三分之一。

……

案：……〔扶南〕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斗入海中三千余里，则今之柔佛、新甲埔^①也。……

《每月统纪传》曰：……暹罗沿山海而南，为斜仔邑、六坤邑。麻刺甲地方，与柔佛、丁机宜或丁葛奴、大年、吉连丹、宋脚诸国，沿大山相续。土番为马莱西族类，不识义理，裸体挟刀，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贸易难容多艘。土产铅、锡、翠毛、佳纹席、燕窝、海参、藤、胡椒等货。麻刺甲向来有马莱西土君，因暹罗于明朝时侵伐其国，服之。嘉靖（1522-1566）年间，葡萄牙人往麻刺甲，尽力征服，设官治之。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年间，为荷兰所夺。自是荷兰管其国。至道光（1821-1850）年间，英吉利以万古累岛易之。英人因于麻刺甲开新藩。立英华院，教唐人。在其土所生之子，兼通中西文艺。且多设义学，无论男女、土番汉人，皆令读书。故闽广人居此种耕，与息力、槟榔屿生理甚旺。柔佛为亚西亚诸国极南入海之大山，马莱西王管之。又彭亨有金沙、锡矿。福建船希往彼。永乐（1403-1424）年间，二王遣公使朝贡。盖柔佛与彭亨王两国好斗，正是马莱西各族之性情也。……又曰：新甲埠，一名息力，此小岛，旧是马莱西土君所辖，为海贼之藪。近归英国所管。地虽极小，其生理为南海至盛。不但西洋夹板断续往

来，且武吉及马莱西之船，安南、暹罗各国之船，皆无数出入。英国之官，不纳饷税，任人贸易，商贾辐辏，福建、广东人，往此为商、匠、士、农者无数。英吉利有营汛、炮台。

《地理备考》曰：马拉加国^{①⑥}，在亚细亚州之南，北极出地一度二十二分起至九度三十分止，经线自东九十六度二十分起至一百零二度止，东西南三面枕海，北界暹罗国，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百里地，面积方约十万里，人烟希疎，地势嶮岩，冈陵绵亘，丛林广布，水泽瘴疠，岛屿充斥，树木蔚茂，湖河希小，贯彻其地，田土颇瘠，果实略多，禽兽繁衍，鱼盐丰盈，土产金、铁、锡、蜜蜡、珍珠、燕窝、豆蔻、槟榔、血竭、儿茶、象牙、牛皮、甘蔗、木料、沙谷米、巴马藤油各等物。地气温和，王位世袭。所奉之教，乃回教也。贸易兴隆，商贾辐辏。……

又新埠岛，一名布路槟榔，在马拉加海峡之间，长六十里，宽三十里，地多肥饶，果木茂盛。

又息辣岛，一名新嘉坡，在马拉加海峡口，田土腴腴，果木丰茂，贸易昌盛，商贾云集，其马拉加旧国，近日人烟反少，贸易萧疎。以上各处，于道光十年（1830），皆受驻榜加刺^{①⑦}之兵帅节制。

《外国史略》曰：亚西亚地嘴，西出苏门、马六加二地，中间为海峡各岛，散布如星棋，最大者槟榔屿，在西边，距对面贵他大山不远，北极出地五度二十五分，偏东一百零九分，广袤方员五百。居民五万有一千。屿有高山，有溪。地气和暖，山水甚美。前本荒岛。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公班牙买为船厂，开垦丰盛，每年出胡椒二万石，丁香、豆蔻，价值银十万员。对面之贵他岛，亦种甘蔗，产物三万石。日增月盛，四方云集，福建人尤多，居然都会。国家所费有限，而收饷过之。新嘉坡，或称新实力坡，或称新埠头，海峡中之屿，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偏东一百零四度，土甚饶，大林多虎。出胡椒、槟榔膏。为印度绕至中国之路，海由西转东，此峡为所必经。故英国公班衙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买以开埠，其始，居民仅百五十口，顿增至二万余，中多唐人。尽免税饷。道光十四年（1834），各西国及他国之甲板，四百七十二船。中国之商二十七船。越南九十四

船，暹罗二十四船，芑来由七十二船，婆罗岛一百三十八船，西里白岛五十五船，巴里屿六十三船，牙瓦岛七十二船，苏门他拉岛五百一十四船，槟榔屿八船，马六加六十船，西边无来由族类四十六船，料屿二百五十一船，附近之列屿二百二十船。各国所运入货物，约共一千万员。而运出之物有加于此。各方云集，遂为亚细亚之大市。……

《外国史略》曰：马六加，古国也，北极出地二度及十度，长二百六十五里，阔四十里。其地半芑来由族类。中间黑山遍延，内多支溪，下流入海。有沙线入海口。居民甚罕，惟伐木搭棚而已。山内尽黑面人，无衣服、居处。向属暹罗管辖。其马六加之君，于宋德味三年始创立国，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暹罗大军攻其城，败退。葡萄牙^{①⑧}水师，攻陷其地，自后归葡萄牙。顺治元年（1644），荷兰又降其城邑。嘉庆（1796—1820）间，英人又破之。是时有耶稣门徒开学馆，教化其俗。当此际，有英吉利官管头，但通商甚微，物产不多，如金沙、锡、南果、胡椒，五谷悉由外国运入。天气清爽，无瘴气，民居罕少，亦有无莱由并印度人。其山水特美丽。

又曰：芑来由列国，沿南洋海，斗出甚长。其中多山，草木茂盛，多檀香、沈香、沙藤，山多锡矿，溪有金沙，海边多椰子。民惰地荒，独海边有数屋，皆竹葵为之。附近种蕉树，食其果，终日嚼槟榔、青烟，以水和饭。日用不多，故颇自足。每日多眠睡，间出为海盗，乃尽力劫掠。体矮而带喜色。若激其怒，则愤烈如虎。然无胆略，易奔溃。沿海各处，有土酋，皆甚贫乏，赖中国人代理其贸易，最多者厦门等处之人，其余若芑来由之列地，由暹罗而南……车丹^{①⑨}、丁葛奴等地，沿山陆续，皆以金银树贡暹罗，且准贡使买五谷而回。南连此地者，曰彭亨。南方之极南者，曰柔佛。另有微地难细述。风俗多相似，所产亦相同。中国闽广人至此贸易，每获厚利。民以金钱为币，重四五分，不用银，惟用番头以为通行之宝。经商每年仅可容三四船。所市者金沙、胡椒、沙藤、冰片、海参、燕窝、翠毛、佳文席。亦以鸦片、布疋，易胡椒等物。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麻海（陕）〔峡〕之东口，有新嘉坡

埠，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偏东一百零四度。屿地不大，独出胡椒、槟榔膏。嘉庆二十三年（1818），英国官宪买其屿以后，广开商路，不论何国船只，赴市概免税饷，遂为南海各岛贸易之中市。中国船只，每年几十巨舰，常驾闽粤客数（十）〔千〕人，到此买卖、耕作，所居汉人，共一万有余丁。此外，列西国夹板，每年几百只，运进布帛、器皿，以南洋物产易之。居民早夜奔驰，日无宁晷。芑吉、芑来由等人，住其海滨，皆属英人管辖。每年运进载出之货，价共计银八千九百万圆。又曰：槟榔屿，在西北，有高峰。其土种植玉果、胡椒，所出不少。山水甚美。居民五万四千丁，其中有一万系汉人。对面沿海地方，又归英国辖，故立总文官，兼摄檳马新等处。……

魏源曰：英夷开辟新嘉坡，富庶闻于中国，已数十年，皆不知为古时何国。阅《海录》及英夷海图，始知即柔佛、满刺加故墟。盖明以前，满刺加为南洋之都会，英夷始移其贸易于柔佛。（新嘉坡有坚夏书院、弥利坚人所建，麻六甲有英华书院，英吉利所建，皆外夷习学汉文及翻刻汉字书籍之所。故所刻书，皆署此两书院藏板。）皆暹罗之东南境，海岸相连，并非岛屿，距大屿山仅五百日程。平衍数百里，斗出海中，形如箕舌，扼南洋之要冲。乾隆以前，多为闽粤夸人流寓，自英人以兵夺据，建洋楼，广衢市，又多选国中良工技艺，徙实其中。有铸炮之局，有造船之厂。并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方康熙初定台湾时，廷议欲迁其人，弃其地，专守澎湖，独施琅力争之，谓不归于中国，必归于荷兰。圣祖从之，设官置戍，海外有截。使当日执捐珠厓之议，台湾今时不为新嘉坡者几希。使后世有人焉，日翻夷书，刺夷事，筹夷情，如外夷之侦我虚实，其不转罪以多事，甚坐以通番者几希。彭亨、柔佛等国，明以前不见于史，盖即《梁书》之丹丹（广书年：单单在振州东南），而隋唐书并言往婆利州者，先由赤土、丹丹，而至其国。赤土为扶南，则丹丹必其相连之东南境，故有唐人墓方梁宋碑记云。

（卷九，东南洋五，海岸国五）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曰：由吕宋正南而视，有一大山，名息利大山。山之东为苏禄，西邻吉里问，又沿西文莱，即古婆罗国，再绕西朱葛礁喇大山之正南为马神。……苏禄、吉里问、文莱三国皆从吕宋之南分筹……苏禄、吉里问、文莱、朱葛礁喇，总名无来由绕阿番，性喜铜钲，器皿皆铜。沿溪箬屋为居。俗甚陋，身不离刃，精于标枪，见血即死。以采色布帛成幅衣身。商经其地，往来乘小舟，夥众持利器相随。产珍珠、冰片、玳瑁、海参、燕窝、乌木、降香、海菜、藤等类。……吕宋至吉里问三十九更，至文莱四十二更，此皆东南洋番国。而朱葛礁喇、马神皆非吕宋水程，应入南洋各国，因同苏禄、文莱南北大山，是以汇载东南洋，俾览者识其形势焉。……

又曰：文来国，在细利漙西北，由细利漙东南入小港，向西北行，顺风约五六日可至。由地间北行，顺风七八日可至。幅员甚长，中多乱山，绝无人居。奇禽异兽，莫能名状。土番亦无来由类种。喜中国布帛。土产燕窝、冰片、沙藤、胡椒。

又曰：苏禄国，在文来北少西，舟由文来小港，顺东南风，约七八日可至。风俗、土产，与文来同。……两国同据息利大山东北半面，山中绝巘崇岩，荆棘充塞，重以野番占据，不容假道，故与西南诸陆路不通。船由广南往者，出万山后，向东南行，经东沙，过小吕宋，又南行即至苏〔禄〕海口。由古达往，则须向东南行至细利漙，入小港，转西北，沿山行，经文来，然后可至其国。西北大海，多乱石，洪涛澎湃，故虽与古达比邻，舟楫亦不通也。……

《地理备考》曰：婆罗岛，又名文莱，在南洋之西，纬度自北七度起，至南四度二十分止，经度自东一百零六度四十分起，至一百十六度四十三分止，长约二千九百里，宽约二千五百里，地面积方四十万里。烟户约三兆余口。重冈迭岭，迤邐延袤，火山不一，地震时作，地气各殊，谷果丰登，禽兽蕃衍，土产金、银、铁、锡、铅、盐、钻石、珍珠、檀香、甘蔗、胡椒、鲜姜、豆蔻、丁香、棉花、樟脑、木料等物。岛中外人罕到，迄今尚未详悉。海中地势广阔，人烟纷繁。通岛分而为三，一属贺兰国兼摄，一归苏禄王兼摄，一不受别国管辖。……其不受别国管辖

者，数国，曰婆罗……

《瀛环志略》曰：由吕宋西南视之，有大岛居于午位，曰婆罗洲（一作浚泥，又作蟠尼阿）。其岛周回数千里，大山亘其中，曰息力，由东北而西南。山之西畔，极北曰文莱（一作文来），极南曰吉里问（一作吉里门，又作吉里地闷，又作蒋里闷）。山之东畔，极南曰马神（一作马辰），与吉里问接壤。马神之北曰新当，再北曰卸敖，再北曰戴燕，再北曰万喇（一作万澜，又作万郎，又称万老高）。再北曰昆甸，再北曰巴萨，极北曰古达。由古达逾山而西北，即文莱界矣。……山之西，广莫荒凉，其海涛洸壮猛，多礁石，舟楫不能近岸，故土番南惟吉里问，北惟文莱，余皆人迹不到之秽墟。即两国亦甚贫，多驶船海中为盗。山之东，物产充盈，海道通利，又有黄金、铨石，攻矿之工所萃，故丁户殷烦，部落较多。诸番〔皆〕巫来由（皆）种类，沿河著屋以居，身不离刃，精于标枪，见血即死。性喜铜钲，器皿皆用铜。上衣曰沙郎，下衣曰水幔，贫者以布，富者用中国杂色丝绸，裂条缝集为文彩。俗从回教，七日礼拜，不食猪肉。（芜来由，皆从回教。回教兴于小西洋之亚刺伯，故传染于南洋。）山中别有黎人，性凶玩喜杀，然不敢出山肆扰诸部。……息力大山，金矿极旺。别有铨山，产铨石。铨石即金刚石，俗名金钢钻，有五色，金黑红者为贵，欧罗巴人以为至宝。大如棋子至，值数万金，细碎者钉磁之工用之。……诸国土产，金与铨石之外，铅、锡、冰片、豆蔻、胡椒、海参、燕窝、玳瑁、翠羽、乌木、檀香、藤条。由厦门往文莱，取道吕宋。往吉里问、马神者，取道七洲洋，由茶盘转而东向。

余按：婆罗洲，为南洋第一大岛，西洋人称为蟠尼阿，即浚泥之转音。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入贡，谓之婆罗国。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年间入贡，谓之浚泥国。明初入贡，又分吉里地闷^①、文莱、浚泥等国。盖浚泥为此岛总名，宋明之称浚泥，乃（神）马〔神〕疆域较大，力能驾诸部之上，故以全岛之名为国名，犹大亚齐之独称苏门答腊耳，陈资斋《海国闻见录》谓息力大山踞其中，……文莱……五国环而居。……

又按：由厦门放海，首小吕宋，次琉球，西则苏禄，南文莱、马辰等。又西南则婆罗大洲，又西南则大小爪哇，又西南则苏门答腊、亚齐等，已绕出西人新嘉坡之西，而近印度之锡兰山矣。

婆罗国。《新唐书》：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罗。总章二年（669），其王遣使者与环王使来朝。《明史》：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时有婆罗国，高宗（650—683）时，常入贡。永乐三年（1405）十月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四年（1406）十二月，其国东、西二王并遣使奉朝贡。明年又贡。其地负山面海，崇释教，恶杀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王剃发，裹金绣巾，佩双剑，出入徒步，从者二百余人。有礼拜寺，每祭用牺。厥贡玳瑁、玛瑙、砗磲、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黄蜡、黑小厮。万历（1573—1619）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1403—1424）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印印背上，以为荣。后佛郎机横，举兵来击。王率国人走入山谷中，放药水，流出，毒杀其人无算，王得返国。佛郎机遂犯吕宋。

《明史》：淳泥于古无所考，宋太宗（976—997）时始通中国。洪武三年（1370）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闍婆，又逾月至其国。王马合谟沙傲慢不为礼，秩责之，始下座拜受诏。时其国为苏禄所侵，颇衰耗，王辞以贫，请三年后入贡。秩晓以大义，王既许诺，其国素属闍婆，闍婆人问之，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闍婆久称臣奉贡，尔畏闍婆，反不畏天朝邪？”乃遣使奉表笺，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八月从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笺用银，字近回鹘，皆镂之以进。帝喜，宴赉甚厚。八年（1375）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永乐三年（1405）冬，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贡，乃遣官封为国王，赐印诰、敕符、勘合、锦绮、彩币。王大悦，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次福建，守臣以闻。遣中官往宴赉，所过州县

皆宴。六年（1408）八月入都朝见，帝奖劳之。王跪致词曰：“陛下膺天宝命，统一万方。臣远在海岛，荷蒙天恩，赐以封爵。自是国中雨暘时顺，岁屡丰登，民无灾厉，山川之间，珍奇毕露，草木鸟兽，亦悉蕃育。国中耆老咸谓此圣天子覆冒所致。臣愿睹天日之表，少输悃诚，不惮险远，躬率家属陪臣，诣阙献谢。”帝慰劳再三，命王妃所进中宫笈及方物，陈之文华殿。王诣殿进献毕，自王及妃以下悉赐冠带、裘衣。帝乃飨王于奉天门，妃以下飨于他所，礼讫送归会同馆。礼官请王见亲王仪，帝令准公侯礼。寻赐王仪仗、交椅、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余赐贲有差。十月，王卒于馆。帝哀悼，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赙以缁帛。东宫亲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槨、明器，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神道。又建祠墓侧，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谥曰恭顺。赐敕慰其子遐旺，命袭封国王。遐旺与其叔父上言：“臣国岁供爪哇片脑四十斤，乞敕爪哇罢岁供，岁进天朝。臣今归国，乞命护送，就留镇一年，慰国人之望。并乞定朝贡期及僉从人数。”帝悉从之，命三年一贡，僉从惟王所遣，遂敕爪哇国免其岁供。王辞归，赐玉带一、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锦绮、纱罗、衾褥、帐幔、器物，余皆有赐。以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行。初，故王言：“臣蒙恩赐爵，臣境土悉属职方，乞封国之后山为一方镇。”新王复以为言，乃封为“长宁镇国之山”。御制碑文，令谦等勒碑其上。其文曰：上天佑启我国家万世无疆之基，诞命我太祖高皇帝全抚天下，休养生息，以治以教，仁声义问，薄极照临，四方万国，奔走臣服，充凑于廷。神化感动之机，其妙如此。朕嗣守鸿图，率由典式。严恭祗畏，协和所统。无间内外，均视一体。遐迩绥宁，亦克承予意。乃者泥国王，诚敬之至，知所尊崇，慕尚声教，益谨益虔，率其眷属、陪臣，不远数万里，浮海来朝，达其志，通其欲，稽顙陈辞曰：“远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养以息，既庶且安。思见日月之光，故不惮险远，辄敢造廷。”又曰：“覆我者天，载我者地。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畴邑井之聚，宫室之居，妻妾之乐，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罔敢侵，众

罔敢暴，实惟天子之赐。是天子功德所加，与天地并。然天仰则见，地踏则履，天子远而难见，诚有所不通。是以远方臣妾，不敢自外，逾历山海，躬诣阙廷，以伸其悃。”朕曰：“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庶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之德，惟恐弗堪，弗若汝言。”乃又拜手稽首曰：“自天子建元之载，臣国时和岁丰，山川之藏，珍宝流溢，草木之无葩藨者皆华而实，异禽和鸣，走兽踔舞。国之黄叟咸曰，中国圣人德化渐暨，斯多嘉应。臣土虽远，实天子之氓，故奋然而来覲也。“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脱略夷习，非超然卓异者不能。稽之载籍，自古邈远之国，奉若天道，仰服声教，身致帝廷者有之。至于举妻子、兄弟、亲戚、陪臣顿首称臣妾于阶陛之下者，惟淳泥国王一人，西南诸蕃国王，未有如王贤者。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兹特锡封王国中之山为‘长宁镇国之山’，赐文刻石，以著王休，于昭万年，其永无斁。系之诗曰：“炎海之墟，淳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违。悽悽贤王，惟化之慕。导以象胥，邇来奔赴。同与妇子、兄弟、陪臣，稽颡阙下，有言以陈。谓君犹天，遗以休乐，一视同仁，匪偏厚薄。顾兹鲜德，弗称所云。浪舶风樯，实劳恳勤。稽古远臣，顺来怒趋。以躬或难，矧曰家室。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蕃长，畴与王贤。矗矗高山，以镇王国。鑿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八年（1410）九月遣使从谦等入贡谢恩。明年复命谦赐其王锦绮、纱罗、彩绢凡百二十匹，其下皆有赐。十年（1412）九月，暹罗偕其母来朝。命礼官宴之会同馆，光禄寺旦暮给酒馔。明日，帝飨之奉天门，王母亦有宴。越二日，再宴，赐王冠带、袈衣，王母、王叔父以下，分赐有差。明年二月辞归。赐金百，银五百，钞三千锭，钱千五百缗，锦四，绮帛纱罗八十，金织文绣、文绮衣各一，衾褥、帏幔、器物咸具。自十三年（1415）至洪熙元年（1425）四入贡，后贡使渐稀。嘉靖九年（1530），给事中王希文言：“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淳泥五国来贡，并道东莞。后因私携贾客，多绝其贡。正德间

(1506 - 1521), 佛郎机阑入流毒, 概行屏绝。曾未几年, 遽尔议复, 损威已甚。”章下都察院, 请悉遵旧制, 毋许混冒。万历(1573 - 1619)中, 其王卒, 无嗣, 族人争立。国中杀戮几尽, 乃立其女为王。漳州人张姓者, 初为其国那督, 华言尊官也, 因乱出奔。女主立, 迎还之。其女出入王宫, 得心疾, 妄言父有反谋。女主惧, 遣人按问其家, 那督自杀。国人为讼冤, 女主悔, 绞杀其女, 授其子官。后虽不复朝贡, 而商人往来不绝。国统十四洲, 在旧港之西, 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属爪哇, 后属暹罗, 改名大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1522 - 1566)末, 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 积二千余人。万历时, 红毛番强商其境, 筑土库以居。其入澎湖互市者, 所携乃大泥国文也。诸风俗、物产, 具详《宋史》。

《明史》: ……时旧港有爪哇侵据者, 刺加国王矫诏命索之, 帝乃赐敕令毋信满刺加之言。……

魏源曰: 中国东南海洋诸洲, 是以洲为最大, 其疆域再倍日本, 四倍台湾、吕宋, 十倍琉球, 计环息利大山十余国, 何国最强, 则几小国皆役属之。故唐曰婆罗, 宋曰浔泥, 元曰爪哇, 明曰苏禄, 皆洲中雄长迭兴之国, 而是洲反无一定之总名。……或以浔泥为大泥, 则移海岛于海岸; 或以婆罗为闍婆, 则移全洲于下港。……明太祖封三佛齐为国王, 爪哇怒其以属国抗己, 杀使阻封, 而渤泥又有岁供爪哇片脑之奏。若葛留巴尚不及浔泥、三佛齐之大, 安能胁二臣上抗天朝?

(卷十二, 东南洋, 海岛国二)

53. 《粤海关志》

梁廷枏撰

(从安南境) 又南行约五日至柔佛国, 又南行一日至网甲峡口, 又过三洲洋正南行三日为噶喇巴。

(卷二十四, 市舶, 噶喇巴国)

文莱即古婆罗国。……苏禄、吉里问、文莱三国皆从吕宋之南分筹。
（卷三十，杂识，东南洋记）

沿暹罗沿山海而南，……丁噶叻、彭亨山联中国生向正南，至此而止，又沿海绕山之背过西，与彭亨隔山而背坐为柔佛，由柔佛而西为麻喇甲，即丁噶奴之后山也。由麻喇甲而西出云南、天竺、诸国之西南为小西洋。……柔佛诸国各皆有王，均受于暹罗国所辖。吉连丹、丁噶奴、彭亨诸国沿山相续，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水程一百五六十更不等。土产铅、锡、翠毛、佳文席、燕窝、海参、科藤、冰片、等类相同，惟丁噶叻胡椒甲于诸番为美。番皆无来由族类，不识义理，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谷米和水吞，贸易难容多艘。而柔佛一国山虽联于彭亨，其势在下，水程应至昆仑，用未针取茶盘转西至柔佛，计厦门水程一百七十二更，番情与上诸国相似，而所产相同，较之略美而倍。多年经商，可容三四艘，就舟交易。产沙金。国以铸花小金钱为币，重四五分，银币不行。由柔佛而西麻喇甲，亦系无来由族类。官属名恶耶。国王仿暹罗用汉人理国事，掌财赋。产金银、西洋布、犀角、象牙、铅、锡、胡椒、降香、苏木、燕窝、翠毛、佳文席等类。金钱、银币皆互用。往西海洋，中国洋艘从未经历，到此而止。厦门水程二百六十更。
（同上，南洋记）

54. 《柔佛略述》

阙名

柔佛一部，滨海而立。其陆地北越彭亨、六坤等七部，即入暹境，由暹达华，是与中国同一疆土，而为亚洲极南地尽处之一隅，遥与中国云南、四川、甘肃同一经线，在赤道北二三度之间。向事暹罗，自比于附佣之列，今则自立。其国中有地名新山者，柔王之宫室在焉。官府狱禁皆备，境内别无分治。王宫左偏有小街衢，华国商民与土人相错而居，综其大略，有类中国一小

村市。新山与新嘉坡一河之隔，由坡陆路往，相距十五西里，策马驱车，半日即可往还。若櫂舟往游，共得水程三十西里。

彼境户口，土人约共五万名，中国人民种植于其土者十万众。至于西人之旅居其土者，刻仅寥寥数人。彼境原有土民皆深居内山，敛迹不出。新山市中之土民，则皆由新加坡或他处迁往，颇自矜异，而呼原有地主为山人焉。山人深藏于幽谷之中，居无定所，衣无布帛，食无谷粱，其所资以为生者独异乎？众有上古巢居穴处之风，有时就树为屋，猿升栖止，有时依山为穴，洞处如仙。其人不分男女，皆科头赤足，缚蕉叶树皮之类于腰腹下，即蔽体装也。其食也，不耕不植，专事采果、猎兽，用以资生，盖其心思鲁钝，知觉未开，天地清明之气，至此杳矣。然其人不恃不争，得无怀氏之妙谛，未可以愚鲁而非之。此内山土人之大略也。

另有一种人，呼之为海民，小舟一叶，家人、父子，咸集其中，生生世世不谙陆居，出没洪波巨浪之中而不知惧，常泊青山绿水之旁而不知乐，以渔为食，迹类浮鸥。其人食鱼过多，受湿热之毒，故皮肤多生疮疾，身无点瑕者百无一二，斯二者乃柔境原有之民也。彼族无文，无从考其肇始之由来。至土民猎兽之法，不用火器，专以标枪、毒矢吹筒之类为械，而獐鹿是获，盖其人善驰，可与猛兽齐驱，故能期于必得。其地虽近赤道，而天气温和，不觉炎热，因其处树木丛茂苍翠，横空赤日之炎威被所遮闭，而夜露散凉，足消酷暑，故其天气宜人。其土产有藤条、竹木、羔丕、硕莪、甘蜜、胡椒、打马之属。垦殖之工，率皆借资华人力。甘蜜乃染红色之用，运销于欧洲者甚夥。胡椒乌色者，由新嘉坡每年商贩出口，柔佛占三分之二，可见其收产之丰。打马，乃以火炙树流出之精液结成，除然以照夜之外，可作下料之漆，运往美洲、中国两地为多。其地尚产一种红木树皮，可用以染牛皮。新嘉坡之柴薪，皆取资于此。刻下华人之在彼种植者，其法先纵火烧山，焚其林木，然后垦以植物，一园成熟则遽易去。另垦新地，盖缘其地虽肥沃而无再添之肥，恐地力不能久持，故累易以丰其获耳。（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第十帙）

55. 《暹罗考略》

龚 柴撰

(永乐)十七年(1419),遣使赍诏谕其国王,俾与麻六甲平。十九年(1421),遣使贡方物,谢侵麻六甲罪。……初,西南沿海属部众多,著者曰六坤,曰吉德,曰大暉,曰吉连丹,曰丁噶奴,此数部旋叛旋服,至今仍隶版图。南数部曰彭亨,曰旧柔佛,曰麻六甲,曰沙喇俄等,则久怀叛志,自立酋长,不复纳贡。至旧柔佛部之新嘉坡岛,麻六甲部之内埠,吉德部之槟榔屿,延袤数百里,皆归英人割据。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56. 《南洋蠡测》

颜斯综撰

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向无人居。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唐船单薄,舵江不谙天文,惟凭吊舵验海底泥色,定为何地,故不能走外大洋。塘之北为七洲洋,夷人知七洲多暗石,虽小船亦不乐走。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平原旷野,颇有土人,并无酋长。产胡椒、沙藤。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907-923)及宋代咸淳(1265-1274)。或云此暹罗极东边境。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星忌利坡。召募开垦,近闻已聚唐人、杂番数万,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乡者。此岛由外洋至粤十余日,由七洲洋至粤仅七八日。近来英吉利甘心留粤,一则恃南洋港脚诸

番，沿途俱有停泊，二则恃星忌利坡，离粤不远，彼国虽隔数万里之遥，今则无异邻境。此外，海岸土瘠产稀，如飞头蛮等处，虽常到不屑顾，其志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以割据为垄断，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第十帙）

57. 《苏禄考》

王锡祺辑

《明史》曰：淳泥，于古无考。宋太宗（976-997）时始通中国。太祖洪武三年（1370），其国为苏禄所侵，顿衰耗。……《海录》曰：苏禄国，在文来北少西，再由文来小港顺东南风约七八日可至。风俗土产与文来同。货多运往昆甸、马神售卖，二国同据息力大山。东北半面山中，绝巘崇岩，荆棘充塞，重以野番占据，不容假道，故与西南诸陆路不通，船由广南往者，出万山后向东南行，经东沙，过小吕宋，又南行即至苏海口。由古达往则须向西南行，至细利漙，入小港，转西北，沿山行，经文来，然后可至。其国西北大海多乱石，洪涛澎湃，故虽与古达比邻，舟楫亦不通也。《地理备考》曰：婆罗洲，又名文莱，在南洋之西。通岛分而为三：一曰属荷兰国兼摄，一归苏禄王兼摄，一不受别国管辖。其不受别国管辖者数国，大者曰婆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云：北般鸟系英国商人丁地等联集公司，于光绪七年（1881）与般鸟岛主议定，将北般鸟三省之地割归英公司管业，每岁纳般鸟王地租洋银一万五千余元。又与苏禄王议定，将东般鸟一省之地，割归公司管理，开埠种植，每岁纳苏禄王地租洋银五千元。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第十帙）

58. 《薄海番域录》

邵大纬撰

婆罗一名文莱，负山面海，俗素食念佛，禁食猪肉，犯者论死。有东西二王。永乐四年（1406），各遣使来朝。相传国王闽人，随郑和往，因留镇焉。王府旁有汉字碑，番人嫁娶，请王金印印背，印篆文，兽形，云是永乐间赐。王髡发裹金绣巾，腰插双剑，步行，亲族称班奇兰，严重亚于王。国有水石二城，因长腰屿筑岸御潮，拆石城以为塘，止存木城云。

.....

彭亨，一名彭坑，土沃候温，宜稼，饶蔬果。俗尚佛，杀人血祭。明洪武（1368 - 1398）中，贡方物。

古机宜，地近柔佛，屡为所侵，始通姻好。幅员最狭，酋众仅千余，以木为城，王居列钟鼓楼。与华人舟中互市，岁首十月，盖奉爪哇为正朔云。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59. 《英夷说》

何大庚撰

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駸駸而南，凡南洋各濒海各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柔佛、乌土国，以及海中三佛齐、葛留巴、娑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近粤洋海岛有名新埠者，距大屿山仅十日程，沃野三百里，闽粤人在彼种植，以尽地利者，不啻数万。阡陌出园，一岁再熟，即粤人所谓洋米是也。英夷以强力据之，叙跋兵①千驻防其地，与新嘉坡相犄角，居然又一大镇矣。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60. 《英吉利说》

萧令裕撰

若西南洋之印度及南洋濒海诸市埠与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乾隆（1736 - 1795）末已雄海外，嘉庆（1796 - 1820）中益强大，凡所夺之地……曰旧柔佛，曰麻六甲，此二地今为新嘉坡，此皆南洋濒海之市埠也；曰新埠……此皆海中岛屿也……分兵镇守，岁收其贡税……若新埠（沃野五百里）、新嘉坡与麻六甲（广袤二千数百里），则海道顺风至广东之老万山，或六七日程，或十余日云。……世传英吉利辟天主教（《海国闻见录》），今麻六呷、新嘉坡所刊书多尊信耶稣，殆属藩之地，本非英吉利部落，仍其旧俗，故有分歧抑濡染日久，其王亦从而和之耶。……麻六甲者，《明史》之满刺加也，不知何年建华英书院，凡英夷学汉字者居之。又于新嘉坡（连）〔建〕坚夏书院，凡弥利坚夷学汉字者居之。经史子集，备聚其中。才秀者入院肄业，以闽粤人为导师。月刊书一种，谓之《每月统纪传》，或录古语，或记邻藩，或述新闻，或论天度地球，词义不甚可晓，而每月皆有市价篇，取入口出口各货，分别等差，而详其价目焉。盖善贾市，争分铢，而王之俸饷、经费一皆于此取办，尤所措意也。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61. 《英吉利小记》

魏源撰

若南海之新嘉坡，之新埠，之美洛居，之三佛齐，皆其〔指英国〕分岛也。其所属之国地，往往大于英吉利。其海道或距本

国十余日，或一二月、三四月、五六月，皆筑城据其险要，驻兵防守，设官收税，其中间以他国土地不相连属，全以兵船往来联络之。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62. 《瀛海采问纪实》

袁祖志撰

英属新嘉坡

由西贡至此，计程二千四百二十一里。一名唎叻。初为巫乃由人所居，獠獠，不成人境。又为寇盗逋逃藪。嘉庆二十三年，英人踞而有之，辟草莱而立码头，日盛一日，渐成乐土。巫乃由主退居柔佛，英予以俸而不灭之，亦难得也。

政令

英置总督一，设关榷税，置巡捕厅，设巡逻差，十户一人，稽查民间争斗、赌博及一切违禁等事。鸦片烟廊暨酒店甚多，两种生理日纳税银二千元。妓寮极多，税亦甚巨。置屋产者利十税一，其他称是，一年所入不知凡几。惟不容民耕种，平畴沃野，任其荒芜，不似西贡一带之成阡成陌也。其意谓地方多粟，则民易为乱，故禁令独严。近年中国亦设有领事官一员，现膺是秩者为左君秉隆，号子兴，广州驻防汉军人。府衙租于民间，颜其门曰：“大清国领事府”，所以保护华人，诚善政也。

民俗

土民分为两种，一为巫乃由人，一为吉林人，皆黑如漆。吉林人尤陋，所居亦卑污特甚。大概从事工役及御车牧马等务者居多，亦间有贸易开肆者。此外皆中土闽广人，约计有十余万，闽居其七，广居其三。半属富家巨室类，皆高其閤闾，颜曰中宪第、中议第、大夫第者甚多，以皆膺有职衔故也。开筵宴宾，亦极丰腆，中西之俗参半，更有极富者，皆置花园，启广厦，车马精良，陈设珍异，莫不以为此间乐，而无还乡之志焉。至于贫者，亦易于谋生，故趋之如鹜云。

疆土

滨海皆山，形势最胜。东西宽广，计六十余里，南北计四十余里，大倍于香港者三，为欧洲各国入中国必由之境，盖中外之咽喉也。毗连暹罗、喀叻吧⁽¹⁷⁾，土谚初有一暹二巴三喀叻之语，近则此地日盛一日，彼二处皆远不能及矣。

武备

海口创置炮台有二，一在山南，一在山北，因山为垒凡二重。制度规模，极称雄壮。分炮兵、步队为二，纪律亦极严明。

物产

土亦赤壤，亦甚肥沃，与西贡相仿佛，因不种禾黍，故旷废甚多。所产胡椒、蔗糖、槟榔、椰子、白藤、红木、点锡、牛皮。

制作

有电报局，有自来火，有自来水。其水于山下凿池为二，第一池犹浊，至二池则已清矣。二池之旁为井，井通机器房，火引轮车旋转，则其水自由筒中逆行而上，上及山巅，亦凿二池，其水皆清。从此由管中散布下山。凡街衢要道处，皆立有铁筒，任人启机取水，挑运不竭。

英属锡兰

由新嘉坡至此，计程五千七百里。

(同上)

63. 《出洋须知》

袁祖志撰

由上海至香港二千一百三十九里，为中土内洋；由香港至西贡三千四百七十七里，为外洋，乃出界第一码头（英公司不泊西贡，以新加坡为第一码头，槟榔屿为第二码头）；再向西北行至新加坡二千四百二十一里，乃第二码头。再向北行五千七百里入印度洋至锡兰，乃第三码头。……若西贡、新加坡，则英、法两国之洋尚可通用。

……

泰西各国语言文字颇不相同，中土之人莫不以英国语言为泰西官话，谓到处可以通行。……乃航海数万余里，除香港、新加坡，历十数口岸，并抵义大利、瑞士国、德意志、荷兰、比利时等国，皆不晓英语。（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64. 《瀛海卮言》

王之春著

苏门答腊之东北有大岛为新嘉坡，麻喇甲稍西别一小岛曰槟榔屿，明以前诸岛国皆称朝贡，同列藩服。迨欧罗巴人航海远来，其始以重币购片土为埠，舢舨立市。盘踞既久，渐而劫其君，夺其地，百余年间剪灭殆尽。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65. 《南洋各岛国论》

吴曾英撰

迨明中叶……葡萄牙据满刺国、池间，渐及于内地之澳门，西班牙袭取吕宋，荷兰则据夺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浣泥、文莱、马神、吉理问^⑬诸国地，又从而鼓棹月港，盘踞台湾，肆扰舟山普陀。虽逾时扬帆西遁，然彼西夷巢穴已布满南洋矣。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66. 《英吉利地图说》

姚莹撰

孟牙刺即孟加刺，又东南为磨面，又南为槟榔屿，一名新

埠，又东为骂力格，即《明史》所云麻六甲也。前明本满刺加国，为佛郎机所灭，后归贺兰。英吉利有一地在其南名孟姑伦^⑭，与贺兰互易而有之，乃于其地之西，新开槟榔屿为大埠头。又东为新地波，自急卜碌至此，本皆黑鬼地，而英吉利据之，总称吡撈油，华言无来由是也。自望迈至新地波，舟行二十五日夜，其东北即近安南，更舟行向东七日夜，即广东。……自埃伦至新地波凡二十六岛，（英吉利）皆设官主之。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第十一帙）

67. 《南洋事宜论》

蓝鼎元撰

南洋诸番不能为害，宜大开禁纲，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此岂容缓须臾哉！……文莱……麻六甲……柔佛……等数十国，皆渺小不堪，罔敢稍萌异念？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第十一帙）

68. 《禁猪仔议》

李钟珏撰

前年驻坡领事官，设法议禁，英员不允。后经移请潮惠嘉道出示查禁，以为清源之策。而示悬旬日，卒为驻粤英领事断断于大府，撤令收回。于是拐贩之徒，知中国禁令不行，益复肆行无忌。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选辑》上册）

69. 《张文襄公奏稿》

张之洞撰

至钟德祥所称，南洋各岛特派使臣遴选分驻，自为办事得手起见。查原奏内称，小吕宋为日斯巴弥亚属岛，而距日国都城几二

万里。新加坡为英属岛，而距英国都城辽远亦复相等，仅设领事，名微权轻，遇有机变，必株待使臣商办，往返动逾四五十日，阻误可虞。请特派使臣办事，仍由使臣遴选妥员为领事官，分驻各岛，益昭慎重。……查有记兵总兵王荣和，籍隶福建龙溪县，明慎精详，久居外洋，情形极熟，各埠华商亦甚信服。又前内阁侍读盐运使銜候选知府余璠，籍隶广东新宁县，曾充日本长崎领事官，勤能稳练，洋务透晰。两员均现在粤省，拟即委该两员先赴南洋有名诸岛，详慎周历，宣布德意，联络商董，访查情形，将设官、造船两事中一并密加商度。如皆乐从，即筹定切实办法。行程自小吕宋起，并及该埠附近之苏禄、衣榔、禄奈^{①75}三岛，次新加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次仰江，次卑力，次新金山，次雪梨^{①76}，次加拉巴^{①77}，次泗里末^{①78}，次三宝瓏^{①79}，次般鸟，至暹罗止……回粤时详细禀陈臣等奏明请旨办理。……

（卷十一，奏派王荣和、余璠查访南洋各埠
侨工情形筹设领事摺）

为照复事：案接贵领事官照会，内称：禁用除单一事，现准新加坡总督转饬辅政司来文，以汕头出洋永禁除单，于本处收工事宜实为有碍，请与地方官设法，以便嗣后出洋毫无窒碍等由。本领事查除单情由，恐贵总督未知其详，特为述之。假如有人立意过洋，若无盘费，即除给船单一纸，以便前行，到新加坡或槟榔屿等处，均令其先到领有牌照之客馆。如有亲友，即由亲友将盘费付还赎出，任其所之。如无亲友，则不拘何均可问赎，然必须该工人愿意与赎方可。其赎费立有定章，不得多索分毫。赎后即由该客头带赴保卫华民司署，将姓名、籍贯、年岁等事入册，愿到何处佣工，随意所问，不能措勒。议定后，护卫司再将佣工章程逐款解说，务期听者明白，然后将合约当面订立画押，并不准该客头及招工者致有哄骗计诱等弊。将来如有查追，即可按册找寻，所定佣工保护章程，并该处总督示谕，极为妥协。兹将示谕章程共四纸附送察问等由，到本部堂，均已阅悉。

查华民出外谋生，向办章程必须自备川资自愿出洋方准前

往，盖有鉴于借贷川资之弊，不欲其以身作质而束缚于限年佣工之合约也。来文所称，若用除单到洋之后先寓客馆，待人问赎，当官订立合约等情，无论章程如何完备，既立合同，则来往不能自由，弊窦必由此丛生。孰若听其自备川资，任便往来之为愈也。所请嗣后不必禁用除单一节，碍难照行。除札惠、潮、嘉道外，相应照复贵领事查照。

（张文襄公全集，公牍稿，卷八，页8）

70. 《出使奏疏》

薛福成撰

奏为英国属埠拟添设领事官保护华民并通筹南洋各岛派员先后次第恭摺仰祈圣鉴事：窃臣查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督臣张之洞派遣委员副将王荣和、知府余璠访查南洋各岛华民商务奏称，该委员等周历二十余埠，约计英、荷、日三国属岛应设总领事者三处，正副领事者各数处，经总理衙门议复在案。臣于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准总理衙门咨称，据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此次巡洋，如附近新嘉坡各岛，曰槟榔屿，曰麻六甲，曰柔佛，曰芙蓉，曰石兰莪，曰白蜡，皆未设领事，华商因受欺凌剥削，无不环求哀诉，拟请各设副领事一员，即以随地公正殷商摄之，统辖于新嘉坡领事。应先与该外部商定，核给凭照，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臣当经办文照会英国外部，援照公法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分驻英国属境，俟商有端倪，再咨明总理衙门详筹妥办。臣窃思领事一官，关系紧要，而南洋各岛华民繁庶，若不统论全局，则一事之利弊无以明，若不兼筹各国，则一隅之情势无由显。臣谨综其始终本末，为圣主敬陈之：……南洋各岛，星罗棋布，形势尤为切近。华民往来居住，或通商，或佣工，或种植，或开矿，不下三百余万人。即委员王荣和等所到之处，亦已报有百余万人。臣窃据平日所见闻，参以张之洞原

奏，计华民萃居之地……如槟榔屿等处，已可相机设法，或以就近领事兼摄，或选殷商为绅董，畀以副领事之名，略给经费，而以就近领事辖之，斟酌盈虚，随宜措注，要亦所费无多。就南洋各岛而论，祇须设领事十数员，大势已觉周妥；加以略有添派，综计岁费当不过十万金。……即就新嘉坡一埠而论，设立领事已十三年，支销经费未及十万金。然各省赈捐、海防捐所获之款，实已倍之，而商佣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盖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无管辖华民之权，实有保护华民之责。纵令妥订条约章程，必得领事随所见闻，与彼地方官商办，则洋官亦得藉以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虐，即驻洋使臣欲与外部辩论，亦必以领事所报为凭，方能使洋官有所顾忌，此领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设之由，而已设领事之处，未尝无显著之效也。……又各国开荒岛为巨埠专赖招致华民，而洋人实属寥寥。一经我设立领事，彼不免喧宾夺主之嫌，又碍其暴敛横征之举，所以始必坚拒，继则宕延……即如新嘉坡初设领事，英之外部亦尽力阻挠，当时颇费周折，至今乃无异议。窃查英、法、荷、日四国属境，其苛待华民，不愿我设领事者，以荷、日二国为最，而法次之，英又次之。……槟榔屿等六处亦当审其地势、人数，从长筹划……臣为海外数百万生灵起见，不敢稍安缄默。所有英国属埠拟设领事并通筹南洋各岛派员次第缘由，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卷上，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
光緒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臣思新嘉坡领事左秉隆与英官颇能相得，外部亦称其办理妥洽，因遣马格理告以香港若设领事，当以左秉隆调往开办，察其辞意似尚易商，惟遇事设法支展，必再四催问而始办，则外部之常例也。

（卷上，与英外部商设香港领事情形片，
光緒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奏为濒海要区添设领事拣员调充恭摺仰祈圣鉴事：窃臣承准总理衙门文开准北洋大臣李鸿章咨称海军提督丁汝昌巡历南洋，目击华民人数巨万，生意殷盛，既设领事之处，尚称安谧。其余颇受欺凌，无不环求哀诉，请设领事，咨令酌度情形，试与英国外部商议，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臣窃谓酌设领事，所费无多，而收效甚速，曾于去年十月统筹全局，缕陈圣鉴在案。查南洋流寓华民，颇有买田宅，长子孙者，而拳拳不忘中土，叠次防务、赈务捐款甚钜。既据同声呼吁，不可无以慰商民望泽之诚，示国家保护之意。惟设立领事，条约本无明文，各国知此事于我有益，往往靳而不许。即英国前议亦谓中国只能照约而行，不能援引公法。臣初与外部商议，先破其成见，谓中英方睦，岂容与泰西分别异同。再四磋磨，外部始允照各友邦一律办理，仍谓审量情形，刻下或有难尽照办之处。臣亦以经费有常，必须择要兴办，碍难处处遍设。……其新嘉坡原设领事改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麻六甲及附近英属诸小国、小岛。若虑鞭长莫及，或就近选派殷商充副领事以资联络，由总领事察度禀臣核办。臣既函商总理衙门，复明告外部，外部尚以中国官吏未谙西例为虑。臣告以新嘉坡领事左秉隆在任十年，彼此往来，素称和睦；臣署参赞官黄遵宪前充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四年，稳练明慎，中外悦服，拟以此二员充补，外部乃无异辞。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员缺紧要，准将驻英二等参赞官、二品衔先用道黄遵宪调充驻扎新嘉坡总领事官，新嘉坡领事官、花翎盐运使衔先用知府左秉隆调充驻扎香港领事官，于交涉事务、流寓商民，必有裨益。除另将酌拟经费、增派随员详细办法咨呈总理衙门外，所有添设领事、拣员调充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卷上，濒海要区添设领事疏，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臣查南洋各岛英国属地甚多，除远处不计外，凡附近新嘉坡者，曰麻六甲，曰槟榔屿，曰丹定斯群岛，曰威利司雷省，曰科科司群岛，此皆英国属土。其各小邦归英保护者，曰白蜡，曰石兰莪，曰芙蓉。又有柔佛一邦，名为自主，实则为英附庸。各该

处华人共三十余万，占居民十分之六。前于光绪十一年（1885）间，英国政府联合各地，定其名曰海门属部，而设一总督于新嘉坡以统辖之。臣请以新嘉坡总督所辖之地即为总领事所辖之地，拟刊关防，其文曰：“大清驻扎英国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关防”。……如蒙俞允，可否由总理衙门颁给，抑或由臣刊发，恭候命下之日，分别刊刻发交该员等祇领关防，以昭信守，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卷上，新嘉坡总领事酌定名称片，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奏为英员劝捐钜款襄助赈务恳请传旨嘉奖恭摺仰圣鉴事：窃臣于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间准山东抚臣福润咨称柔佛国王捐助东赈钜款，业经奏请赏给宝星等因，本年四月间，据新嘉坡总领事官黄遵宪禀称接山东东海关道文开柔佛国王捐赈一案，经总理衙门议奏，给予头等第一宝星，奉十批依议，钦此钦遵，知照前来，并将头等第一宝星一座、执照一张移送到坡，当经备文送交柔佛国王祇领讫。复据该总领事禀称，此项赈捐本系因苏皖水灾驰电告急，新嘉坡等处既已捐解钜款，该国王闻风兴起，汇解略迟。适值山东水灾甚重，乃改为东省赈款。当苏皖告灾之时，经江海关道暨出使大臣迭次函札劝谕绅商，仅收得洋银二千七百余员，及新嘉坡总督施密司出而提倡，选派华洋绅商，分途劝募，共捐洋银十万零九千六十七员。检查旧案单开之数内，有新嘉坡、槟榔屿、麻六甲议政局公捐洋银二万五千员，此皆英国属土。又有白蜡国王暨其议政局公捐洋银一万员，硕兰莪国王暨其议政局公捐洋银八千员，此为英国保护之邦。使非新嘉坡总督权力，万不能集此钜款。此外，华洋人等均因该督为登高之呼，遂相率为众擎之举，源源凑解，不遗余力，均由上海转解灾区，全活甚众。事定之后，经前两江督臣曾国荃送给匾额一方，施密司亦经收受，但称事关中外睦谊，理当上达天听，乃仅由疆吏自给匾额，意颇缺望。今柔佛国王因捐赈赠给头等宝星，华洋互传，夸为盛事。该国王特派兵船迎迓，亦视为非常荣幸。伏思论灾区则苏皖重而山东轻，论捐款则新嘉坡多而柔佛少，且柔佛系

半主之邦，归英保护，即由新嘉坡总督管辖，虽名位仍曰国王，而权力分际远逊总督。宝星一项，洋人之所最重。同办一事，而一有一无，相形见绌。拟求代为奏请赏给施密司宝星，以表邻国救灾之情，以明中朝奖善之意，以劝异时济美之人等因稟请前来。……臣查施密司于寓居十余万华民留心保护，毫无岐视。照西国通行之例，本应奏请赏给宝星以旌其美，惟格于英国定章，恐难允其佩带。该总领事所稟请给宝星一层，可作罢论。但以远方官绅慕义劝捐，力顾大局，其劳勋自不可没。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英国新嘉坡总督施密司……传旨嘉奖之。处出自逾格鸿慈，臣不敢壅于上闻，理合恭摺具陈。愚昧之见是否有当，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卷下，拟请嘉奖襄赈英员疏，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奏为时势互殊例意已变拟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而广招徕恭摺仰祈圣鉴事：……臣于光绪十七年（1891）奏派道员黄遵宪为新嘉坡总领事官，属令到任后详察流寓华民情形，核实稟报。兹据称：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约计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利权，欧洲、阿刺伯、巫来由人各居十之一，而华人乃占十之七。华人中如广、琼、惠、嘉各籍约居七之二，粤之潮州、闽之漳泉乃占七之五。粤人多来往自如，潮人则去留各半，闽人最称殷富，惟土著多而流寓少，皆置田园长子孙，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赈筹防，多捐钜款，竞邀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其拳拳本国之心，知圣泽之浹洽者深矣。（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凡挟资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篋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藉索逋欠者。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间有以商贾至者，不称英人则称荷人，反倚势挟威，干犯法纪，地方有司，莫敢谁何。）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

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庶有裨益。盖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故言之详切如此。……所有拟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而广招徕缘由，理合恭摺沥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卷下，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再臣闻流寓外洋华民，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人所轻侮。西洋通例，莫不派拨兵船保护商民，俾旅居得增气以自壮。近者中国海军各舰亦尝巡历新嘉坡诸埠，华民喜色相庆，以手加额，谓为从前未有之光宠。

（卷下，附陈派拨兵船保护商民片，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71. 《出使公牍》

薛福成撰

为咨呈事：窃照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初十日，承准贵衙门文开准北洋大臣咨开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南洋各岛，华人巨万，惟新嘉坡已设有领事，交涉懋迁，尚称安谧。其未设领事各岛，曰槟榔屿，曰麻六甲，曰柔佛，曰芙蓉，曰石兰莪，曰白蜡，该处商民无不受其欺凌剥削，环诉哀求，实不忍视。新嘉坡既无兼管各埠明文，亦无遥制各岛权势，拟请新嘉坡改为总领事，其余随地设立副领事一员，即以该处公正殷商摄之，统辖于新嘉坡之总领。至应设副领事几处，每年经费若干，应由总领事查明撙节禀办。惟总领事每年巡历各小埠，应增公费，以为各项川资，俾示体恤，咨请核办等因。本衙门查外洋各属添设领事，均须先与该国外部商定，核给准照，方能次第筹议，应摘叙原文咨行，试与英国外部商议，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益，并将商办情形咨复等因。承准此，本大臣查中英条约，未有设立领事明文，是以前任大臣于新嘉坡初设领事及续派领事时，与英外部文

牒往来辩论，殊费周折。诚如贵衙门文开须先与该国商定，方能筹议。惟本大臣查英属各岛，华民流寓者极多，……南洋各岛，华民流寓者有数百万，其为中外门户，固不待言。中国从前未甚措意，而近年中外往来交涉日繁，风气大开，若谓遍设领事，即已握长驾远馭之规，或称就地可筹钜费，或冀收彼华民，为我所用，此皆阅历未深之语，其事亦断办不到。然尝盱衡全局，实有不能不择要筹措者。即就英属各岛而论，如能添设领事数员，每岁不过多费数万金，已隐收无形之益，其效当有十倍于所费者。且商民人等，环诉迭求，若置之不顾，颇足以长华民觖望之心，招外人轻侮之议。丁提督所陈，均系实在情形。惟槟榔屿等六处，势不能遍设领事；即公正殷商，亦难多得。或酌量添设，而改新嘉坡领事为总领事，以兼辖之；或将各岛统归新嘉坡领事管辖，令总领事以时巡历诸岛，以通民情而保商务，似尚皆切近可行。除札飭新嘉坡领事左秉隆，将各该岛情形详查具复外，仍俟外部复文到日，再行商办。相应将照会外部洋文，译汉呈贵衙门，谨请查照。须至咨呈者。

计钞单一件。

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卷一，咨文，咨总理衙门与英外部商办添设领事）

为咨呈事：窃照提督丁汝昌建议，增设南洋各岛领事一案，承准贵衙门、总理衙门咨，令与外部商议，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当经照会英国外部，并钞稿咨呈贵衙门、总理衙门在案。兹准外部复称英廷愿给中国领事文凭，与外洋各友邦领事一样办理，但刻下或有不能照给者，须由英廷察看定夺等语。查中国于外洋设立领事条约，未有明文，以故各国每多阻挠，即如英国在新嘉坡初设领事时，亦颇费唇舌。兹经本大臣请其按照各国通例办理，而英廷乃慨然允许，未始非藉表友睦之意，是以本大臣复备文申谢，虽外部照会，仍称审量地方情形，刻下或有不能照给文凭之处，但中国之意，亦系择要而行，并非欲一律添设。本大臣现拟于香港设一领事，而新嘉坡改为总领事，兼辖槟榔

屿、麻六甲，并附近新嘉坡归英保护各小国。将来或于各该地选择商董，充副领事，统计增添经费，亦似无多。除俟与外部声明应设地方，再行酌定员数，筹定费用，咨商贵衙门、总理衙门开办外，相应将往来照会各一件，译汉咨呈贵衙门、贵大臣，谨请察照办理。须至咨呈者。

计钞外部照会一件，照复外部一件。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卷一，咨文，咨总理衙门并北洋大臣
李英外部答允添设各属部领事）

为咨呈事：窃照新嘉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官，暨香港添设正领事官，业经本大臣具摺奏明，拣员充补，钞稿咨呈贵衙门在案。本大臣查新嘉坡总领事，现辖各岛，暨流寓华民，较从前加数倍之多，地广事繁，深虑鞭长莫及。计丁军门原文所叙，曰檳榔屿，曰麻六甲，曰芙蓉，曰白蜡，曰石兰莪，曰柔佛，应添设领事者已有六处，但规模过钜，殊恐所费不贲，不能不筹变通之法。现拟令总领事选择各该处殷实公正之华绅，畀以副领事名目，小事由其经理，大事仍待总领事核办。该绅既各有本业，但须月给薪水百金，足资津贴。如未得其人，任阙毋滥。倘总领事力可兼顾者，亦即不必遍设。约略计算，添设副领事之地，暂以四处为衡。至总领事衔秩稍崇，虽暂不照总领事之例支领薪俸，亦应与正领事酌示区别，拟定月支薪俸四百三十两。惟其所辖华民倍多，事务较繁，原设随员一人，难敷照料，现拟派英馆三等翻译官那三，随往襄助。该员向系月支薪俸一百六十金，此项日后须在新嘉坡支领，即应划拨在新嘉坡经费之内。而英馆三等翻译一员，尚须另调。又拟添供事一人，每月薪俸三十六两。其原额随员一人，则仍其旧。尚有出赴各岛，巡护华民之费，亦须核实开报。现拟六处，每岁各往巡二次，综计岁费，不得过六白金，不出则不开支。以上办法，除新嘉坡领事向支岁费七千余金，照旧在岁拨英、法两馆经费分给外，尚须加费八千金左右，不敷支放，拟请贵衙门于循照年例拨给经费时，添拨此款，实为

公便。至香港领事，虽未开办，约计岁费，当与往年新嘉坡相上下，以七千金左右为率。除正领事一员，照章月支薪俸外，其随员一人，及领事署租房一所，应给租费，似可均仍旧贯，但其岁费七千两，拟请贵衙门咨行两广总督部堂、广东巡抚部院就近在粤海关划拨，归出使经费项下扣除，免如新嘉坡之由使馆收拨，以银易镑，又以镑易银洋，辗转耗折，更添往返汇费。……所有一切筹办事宜，是否如此，拟乞贵衙门迅速核示，以便遵循。相应咨呈贵衙门，谨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卷一，咨文，咨总理衙门酌议添设领事经费及筹办事宜）

为咨呈事：窃照增设领事一案，初经本大臣照会外部，准外部覆称中国欲设领事，愿照各友邦一律办理，但间有审量地方情形，刻下或有不能照给文凭之处等语，当经钞稿，咨呈贵衙门在案。据外部侍郎言及文意，系指澳斯地利亚、香港二处而言，复经本大臣再三与外部商办，始允于香港设立领事。本大臣复具一牍，声明香港拟派左秉隆，新嘉坡改总领事，兼辖海门，拟派黄遵宪。嗣准外部去冬十一月初七日覆文，有均经领悉之语。本大臣将此凭据，以为事既定局，乃次第筹办，具奏请旨。……

钞呈与英外部尚书侯爵沙照会一件，又英外部覆文一件。

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卷一，咨文，咨总理衙门补录告英外部拟派领事姓名）

为咨呈事：窃照新嘉坡英属各埠，酌设副领事一案，本大臣屡饬总领事黄遵宪留心访察，堪以派充副领事者，总期人地相宜，任阙毋滥，据实禀报以凭核办。前据该员禀称选得绅士候选知府张振勋，即槟榔屿之富商，在海门等处经商三十年，声望素著，若为槟榔屿及其属地威利司雷省，并丹定斯等处之副领事官，堪以胜任等情，禀请查核前来。本大臣覆核属实，曾经照会外部，请英廷允准，并发谕照办。旋接外部大臣劳德伯里覆称槟榔屿设中国副领事官，已转咨英廷办理此事之衙门矣等因，自应

俟查明再办。现据外部函称接到新嘉坡及海门等处总督来函，称张振勋派为槟榔屿之副领事，无所不可，是已认其为中国副领事等语。相应钞录往来照会函件，咨呈贵衙门，谨请查核。须至咨呈者。

计钞单。

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日。

(卷二，咨文，咨总理衙门派设槟榔屿副领事)

为咨呈事：……去年九月，本大臣曾经奏明请旨，将光绪十四年（1888）力襄苏皖赈务之英国新嘉坡总督施密司等，传谕嘉奖，以资鼓励而策后效，除迭次函饬新嘉坡黄总领事，陆续募捐，径汇天津筹赈局……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同上，咨北洋大臣顺直水灾捐廉助赈)

敬启者：……前奉钧署大咨，议设南洋各岛领事，此事英廷允否，尚未可必，然如槟榔屿、麻六甲、柔佛等处，能令允设领事，固于保护华民一事有裨。……

八月十二日英字第八号。

(卷三，书函，论英派员驻喀什噶尔及商设香港领事书，庚寅)

敬启者：南洋添设领事一节，顷已准英外部照复应允，尚无难词，其所称间有待查地方情形，刻下或难照给文凭，须由英廷察看定夺者，系指新金山一处而言，福成现拟先将调左秉隆前往香港开办一层，及改新嘉坡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麻六甲各岛之说，备文照会外部，以免缓则彼族另生枝节。查前任郭大臣^{①80}议设新嘉坡领事时开办之初，大费笔舌，始获应允，后曾侯^{①81}拟设香港领事，辩论再三，迄无成议。此次南洋各岛及香港之议，彼遽慨然允诺，固由朝廷威福渐摩所致，亦因喀城^{①82}驻员一层，彼所注意，或以此示先施之义。闻华使在钧署开议，未知曾否略索他项利益示以可允之机，抑或以行查一说，藉稍岩缓以观动

静。……

十一月初一日英字第十一号。

(同上，论添设南洋领事书，庚寅)

敬再启者：香港及槟榔屿各岛事宜，福成再四筹思，将来开办之日，香港岁费，约略与新嘉坡相等，当以七千金左右为谱，似须由广东督抚院就近在粤海关划拨，归出使经费项下扣除，免如新嘉坡之由敝处收拨，以银易镑，又以镑易洋银，辗转耗折，更添往返汇费。……至新嘉坡附近各岛，查丁军门^⑧原文所叙，计槟榔屿、麻六甲、芙蓉、白腊、石兰莪、柔佛，共有六处，若必处处循照定章，添设领事，殊恐所费不赀。今筹变通之法，拟改新嘉坡领事为兼辖槟榔屿、麻六甲总领事，俾其衔秩稍崇，便于控制，暂不必尽照总领事之例，支领月薪，稍资撙节，惟其所管华民倍多，事务较繁，不能不添派翻译、随员各一人，襄理一切。至其出赴各岛巡护华民之费，亦须核实开报，不出则不开支。又芙蓉等四处，应令该总领事，选择各处殷实公正之绅商，畀以副领事名目，月薪约以百金为度。如未得其人，宁阙毋滥。统计所用岁费，当不逾八千余金之数，较之历年新嘉坡所用，仅加一倍，而六十万华民，均获保护，裨益实多。此缺地当冲要，局面更广，非熟悉洋情者不能胜任愉快，查有使署参赞黄道遵宪精明干练，曾充旧金山总领事，措置裕如，堪膺斯任。以上办理各节，拟请回明堂宪。详悉指示，一面容与外部商定，明年再行开办。……十一月初一日。

(同上，论添设南洋领事经费书，庚寅)

从前新嘉坡开办之初，亦云试办，久而相安无事，即以为常，盖华民之喁喁慕义，不至兹事，实有可豫必者。……

四月十二日英字第十四号。

(同上，四论添设香港领事及英派员驻喀什噶尔书，辛卯)

敬启者：近日接到新嘉坡总领事黄道来禀，大略谓坡埠富

商，多属闽人，虽正朔服色，仍守华风，然大抵土著多而流寓少，其视中国官吏，有同陌路，偶有回华再来者，无不切齿痛恨，极言宗族戚里之讹索，官长胥吏之欺侮，多自居化外，不愿归国。间有以商贾往者，不曰英人，则曰荷人，反倚势挟威，干犯国纪。推原其故，盖缘中国旧例，有不准出番华民回籍各条，当顺治（1644 - 1661）、康熙（1662 - 1722）之时，因海寇盛行，严设海禁，例意森严。今则邻交已订，海禁久弛，与往昔情形，截然不同，而旧例并无废弃明文，奸胥劣绅，恃有此条，得以藉端讹索，致回籍华民，万万不能出头，必须大张晓谕，将旧例革除，庶华民耳目一新，往来自便，力请福成奏开旧禁，本日业已具牍，据原禀咨呈冰案。窃思此等旧例，在今日原同隔岁之旧历，积年之废券，存之毫无所用，而一经划除，可以禁遏讹索，招徕旅，收拾既散之人心，挽回积坏之大局，所裨实非浅鲜。惟事关各国交涉，与数十万华民之向背，似不当由福成一人具奏，必须钧署以全力主持，方能与沿海疆呼应灵通，拟请回明堂宪，酌夺具摺上闻，恭俟命下之日，通飭沿海各省，暨出使各国大臣一体遵行。愚见如此，此信到后，无论堂宪能否允办，尚祈先行电示，以便转告黄总领事，似于公务有裨。专肃布达，敬请勋安。九月二十二日英字第三十四号。

（卷五，书函，论豁除海禁招徕华民书，壬辰）

为札飭事：照得本大臣案查前卷，有光绪八年（1882）十月该领事禀复在新嘉坡拟设义塾章程，甚为详备，前经前出使大臣曾咨呈总理衙门核复，旋准复称以经费支绌，碍难拨款兴办，或能就地劝捐试行，自无不可，应仍由出使大臣酌量地方情形办理等因。查该领事原拟章程，以初设经费，如房屋、书籍等项，约需五六万金，日后经费，如束修、奖赏等项，亦需另筹五六万金，以备生息。经前大臣曾批示将创设局面收缩，量入为出，徐图增广。后来毕竟如何办理之处，查前卷未据详报，是否因集费不易，以致中辍。现本大臣拟酌采该领事前议，小试其端，如原拟章程购地造房一节，似可改为租屋暂住；原拟挑选生徒二百四

十人，延订总教习一人，教习八人，现拟先挑选生徒二十四人，或三十二人，至多以四十人为则，延订教习二人，分为两班；原拟董事四人，仆役七名，现改为董事一人，仆役二名，所支束修薪水工银，即照该领事前定之数给发，合之奖赏等项一切杂款及租屋之费，约计每岁共需二千余员。查该领事原禀，称该埠商董于创兴此事，尚能就地筹款，如示以鼓励，捐资更当踊跃。若照现拟之数，岁需二千余员，则捐集二万金，常年生息，选定绅士数人管理，此项经费，仍由领事督察查覆，已可源源接济，纵有不敷，为数亦属无多，可由本大臣酌量筹贴。自应察度情形，及时举办，合行札饬。札到该领事即便遵照，妥筹详细禀复，及时兴办。切切。特札。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五日。

（卷七，札文，札新嘉坡领事官左秉隆筹设义塾章程）

为札发事：照得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承准总理衙门文开发给驻札英国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黄遵宪文凭一分，递寄本大臣查照办理等因。当经照会英国外部，并将总领事文凭送验，请经英君主准敕，去后兹据外部声称，将总领事官之凭照一纸附递，并将君主文凭，给予黄遵宪领事官之权，一并寄上各等因，合行札发。札到该员祇领，仍将收到日期申复，以便查核存案可也，务希该总领事于任内应办事宜，悉心经理，以副厚望。切切。此札。

计发准敕一件，附凭照一件。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

（卷七，札文，札新嘉坡总领事官黄遵宪给发英君主准敕）

为札饬事：照得该黄总领事现丁父忧，援案照旧留差，仍给假百日，回籍治丧，那该翻译官代理总领事事务。查出使章程，惟出洋期满三年，请假六个月回华者，仍准坐支薪俸。其奔丧给假人员，无坐支薪俸明文。该黄总领事虽经本大臣咨请总理衙门，准其接算旧金山前资，照章请奖，若就到伦敦之日起算，仅满两年。且领事非随员可比，既有应办之事，则必须有代理之人。以一缺而支销两分薪俸，章程既无明文，势必难于开报。惟

该黄总领事回籍治丧，费用既繁，且坡署要务，亦须照料筹商，本大臣现拟体恤变通办法，所有该黄总领事及那该翻译官薪俸，均照旧支领，那该翻译既代理总领事，酬应较烦，应由该黄总领事每月津贴库平银一百二十两，以济办公而免偏枯，则本大臣开报，既可仍旧贯，毫无出入，而该黄总领事与该那翻译通融酌剂，以全寅谊，庶公义私情，两得其平。万一该黄总领事到期满之时，未能剋期回任，则既出百日之外，所有总领事薪俸，应暂归那该翻译支领，俾昭公允。除檄行那翻译官、黄总领事外，合行札饬。札到该道员即行遵照。切切。特札。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同上，札新嘉坡总领事官黄遵宪、
翻译官那三代理领事酌给俸薪）

为札饬事：照得本年五月初六日承准总理衙门咨复，内开准咨称据新嘉坡总领事黄遵宪禀，称新嘉坡等处流寓华人，日增繁盛。其往来贸易，与内地互相关涉者，有船舶、财产、逃亡。拐诱、诬告数端，自应设法革除。拟请此后遇有事端较大者，由总领事禀请出使大臣，转咨闽粤督抚核办。其小事由总领事径咨各地方道府州县办理，以期中外官商息息相通，互相关照保护，除批准分咨闽粤督抚外，呈请查核等因。查该总领事所拟各条，为保护华民起见，自应饬令照办，至该处紧要事件，若必禀由使署转咨闽粤督抚，辗转稽延，动须逾月，设有要事，恐误机宜。自应一面禀明使署，一面径禀闽粤督抚，消息更觉灵通，办理可无隔阂。再文内所称华商自造之船甚多，其中轮船、帆船，及有无西人股分，该总领事均应详查具报。此项船只，冒险贩私，及水陆平安会、飞龙角等名目，切须预筹弭患。大约船上买办，若不串通，断难作祟。坡港安分商民，举能言之。曾于上年正月吉字四号函内，详指流弊，请饬查禁在案。现在既设立总领事官，事权较重，应再由贵大臣转饬该总领事官随时密查各船买办，如有前项情弊，即将姓名知照闽粤地方官，设法严禁，以遏乱萌而安商旅，并将办理情形声复本衙门等因。本大臣查该总领事于华商船只，如有冒险贩私及水陆平安会、飞龙角等名目，亟须严禁，

尤宜密查各船买办，务期随时整顿，以安商民而杜奸宄。遇有紧要事件，一面禀明本大臣，一面径禀闽粤督抚，免误机宜为要。合行札饬。札到该总领事即行遵照。此札。光绪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同上，札新嘉坡总领事官黄遵宪
设法严查华商船只贩私结会）

为札委事：照得英属新嘉坡改设领事官兼辖海门等处，其附近要埠酌设副领事官，前经奏明在案。本大臣屡饬黄总领事留心访察，总期人地相宜。前据黄总领事禀称选得绅士候选知府张振勋，在海门等处经商三十年，声望素著，若为槟榔屿及其属地威利司雷省并丹定斯等处之副领事官，堪以胜任等情。当经本大臣照会外部，请英廷允准，并发谕照办在案。兹接英外部大臣函称接到新嘉坡及海门等处总督来函，称已认张振勋为中国副领事官等语，合行札委。札到该副领事遵照，仰即尽心职守，保护中国民商，遇事随时禀商总领事官，并禀报本大臣查核，务于任内应办一切事宜，妥为经理以副厚望。切切此札。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日。

（同上，札委槟榔屿绅商候选知府张振勋充当副领事官）

据禀各岛华民数目，及办法次第，均系实在情形。惟本大臣查香港一岛，为中外咽喉，且逼近粤省，交涉事务，极为冲烦，亟应选派贤员，咨商外部，核给准照，前往开办。至新嘉坡等处，或改为兼充槟榔屿、麻六甲领事，或改为总领事，兼辖新嘉坡附近之英属各地及归英保护各国之华民，仍须觅有妥员，再行筹办，其就地择派殷商，酌充副领事等官，相助为理，事属可行。但宜随时随地，察看情形，存宁阙毋滥之意，总期于保护华民有益，而经费略有加增，不致过钜，乃为切要。仰候妥商英国外部，并咨呈总理衙门，酌度办理。此缴。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卷七，批答，批新嘉坡领事官左秉隆禀查各岛华民情形由）

查英属地在南洋者，现新嘉坡已改为总领事，其附近属地，亦奏准添设副领事，布置渐密，于粤省内地，响应较灵，所有事宜三端，系该总领事等分内应办之件，自应责成悉心经理，毋庸再行派员。……

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同上，批广东惠潮嘉道曾纪渠禀陈办理南洋各岛情形由）

据禀出巡南洋各岛，情形极为详晰，足见实事求是之意，至为欣慰。槟榔屿设副领事，既据称查有候选知府张振勋，智计过人，群相推重，足膺斯任，应俟与英外部商定后，即行札派以专责成，大小白蜡等地，各国既未设领事，则中国独设副领事，有无窒碍，亦俟与外部详细妥商，再行知照可也。此缴。

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同上，批新嘉坡总领事官黄遵宪禀称出巡各岛由）

为照会事：照得华民寓居英属各地者极多，中英往来交情，日加友睦，日增紧要，而中国领事官仍仅新嘉坡一处，本大臣拟请贵爵部堂渐除此等立异之见，稍合两国亲睦之道，及中朝惠顾出洋华民之意。本大臣奉总理衙门来文，嘱与贵爵部堂相商中国设领事官于英地之事，从前议设中国领事官于新嘉坡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四月十六日，贵爵部堂致郭大臣照会内，曾云中国与各国往来，系照特定和约之章，非遵各国通好之道，况中国尚未尽准洋人入内地，洋人商务，亦未各处开办，故不能援引各国之式，准派领事官分驻英地等因。此事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国与别国往来，或有此等情形，但于近日观之，实无此等情形。中国并未不遵万国公法，而近来十五年之内，更觉按照万国公法办事，虽尚未将内地各处，尽准西人通商，然即中国所办之事而论之，亦足有准设领事官驻扎英地之理。各友邦均许派领事官分驻英地，中国深望英廷照此例一律办理。中国有二十余处地方，准令外国人民居住经商，其收税之轻，与有约各国比之，中国实可称无税之地耳。计有二十二处，英国曾派领事官驻扎其地。本大臣请贵爵部堂详察之，盖非恐英廷有不允之意，不过于贵爵部堂

前一为讲解而已。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四月十六日，贵爵部堂缮写照会时，烟台条约尚未核准，此条约内已言中国有派领事官至英地之权。又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条约中，曾明言英国愿认中国有派领事官至英国各处之权。此约虽未曾照行，本大臣必提及此者，因欲声明英廷已早有允中国派领事官之意，而其约之未经批准者，系由别事之故耳。今本大臣又向贵爵部堂言明，如此事商妥，中国并非欲一时遍派领事官分驻英国各处地方，因有酌量派设之处，并为以后陆续派领事官时请给文凭之事而已。相应照会贵爵部堂，请烦查照。须至照会者。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卷八，洋文照会，与英外部商设英属各埠领事）

为照会事：照得华民寓居槟榔屿颇众，中国国家欲于该岛设一领事人员，本大臣嘱驻札新嘉坡及海门等处之中国总领事黄遵宪，选择一合式之人为槟榔屿及其属地威利司雷省并丹定斯等处之副领事官，今已荐举绅士张振勋莅此任。查张振勋系候选知府，即槟榔屿之富商，在新嘉坡及海门等处经商，约三十年矣，颇有声望。本大臣欲请英廷允准，并发谕照办。曷胜纫感，相应照会贵爵部堂，请烦查照。须至照会者。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卷九，洋文照会，与英外部添设槟榔屿副领事）

总理衙门：英允设香港领事、新嘉坡总领事辖各岛，此次易商，因望喀城设员，先示睦谊。已咨明外部，调左秉隆任香港、黄遵宪任新嘉坡，成现驻巴黎。萧。

（卷十，电报，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二日递北京）

（同上）

72. 《庸盦文别集》

薛福成撰

劄刚^④世仁弟亲家通侯阁下：

叠奉惠书，具聆壹是，就谗助猷懋著，潭祉绥愉为颂。台湾

轮船洋药走私一案，英外部偏听星领事之说，颇属强词夺理。就案情而论，船主或罚或否，本无足重轻，然条约一字之解，关系甚钜，若不辩论妥洽，将来遇有走私等案，必致碍难办理。执事照会外部，引彼国关例，持矛刺盾，深中窾要，且看其如何置答。……

摩利孩岛华商吁设领事。前此新加坡创设领事，甚费气力，新金山虽有此议而未成。盖西人设领事于中国，所得权利，溢于公法，若中国援例举行，则施报之间，甚难处置，所以百方挠阻。倘论常理，凡海外华民，均宜设法保护，中国果能自强，正可乘此机会，两相抵制，更定约章，稍去西国领事之权。无如中国力量未遑，且彼此刑章律法悬殊，彼亦有所藉口。若添领事而不能管理华民，非惟经费难筹，亦且无事生扰。（卷四）

73. 《李文忠公全集》

（光绪三年〈1877〉九月廿九日，论维持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公议节略附）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重定章程，综理者自愿不取薪水，只按生意每两内提五分，以作办公经费。由是广招商股，限以千股，每股收银五百两，计集股四十七万六千余两，先后置有五船，又在汉口、九江、镇江置有栈房、码头、趸船，及在牛庄、烟台、宁波、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广州、长崎、横滨、神户、吕宋、安南、星嘉坡、槟榔屿等处各设分局。经营一年，所得运漕揽载水脚除亏折费用及练钱缴息外，尚余利一分有零。当经按股分派，刊刻第一年总帐布告。

（译署函稿，卷七）

前此招商局轮船尝驶往新加坡、小吕宋、越南等埠揽载……究止小试其端，尚未厚集其力。（奏稿，卷三）

74. 《徐愚斋自叙年谱》

徐 润撰

至宝顺行生意……另有南洋暹罗、新加坡各埠运来檀香、苏木、沙藤、树皮、胡椒、点铜四五船。至于出口货如湖丝、棉花、红绿茶各等约值千万，连东洋北三口长江一带香港、福州进出并计，总在数千万，实一时之盛，洋行中可首屈一指也。

75. 《上海新报》^{①85}

启者：本公司（大法国火轮公司）有轮船三只，一名法士，一名的泼来次，一名巴得类，轮流开往香港、东洋、赛根、新加坡、印度、外国等埠。所开日期，本月二十九日开一只，七月二十七日开一只，九月初二日开一只，九月三十日开一只，十月二十八日开一只，十一月二十七日开一只。贵客有货物载往各埠者，格外当心照应。……贵客商赐顾者，请至本公司与刚白度面议可也，特此布闻。六月二十三日。大法国火轮公司启。

（己巳年六月二十三日，1869年7月31日，第231号）

76. 《申报》^{①86}

广东惠州聂吉人茂才，素有远略，……以为中国自与泰西通商后，各外国之轮船，衔尾而至中华，操其利权，据其利藪，而堂堂中国从未闻有片帆只舵入泰西之境者，无怪乎西商日富，而中国日贫也。因欲倡设一公司，纠众十万股，集资集资一千万，购买轮船，来往于东南洋群岛及新金山南北亚墨利加洲及欧罗巴洲各国。为通商贸易之地，无论华洋人，无论中外皆得入股，现开安南、暹罗、西贡、新加坡、槟榔屿、东南洋诸岛国以及亚墨

利加洲之嘉厘符尼亚等处，皆有挟重资之华人，愿竭力助成此举。
（光绪三年十月十二日）

（中外各国轮船通商公司抬集股分小引）中外既成和议，彼此通商，年来各国商民到华贸易者日多，中国商民出洋谋生者尤众，现在暹罗、安南、新旧金山、星架坡、檳榔屿、六呷^{①87}、古巴、秘鲁等处，已不下二三百万人矣。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77. 《航海述奇》

张德彝撰

（同治五年〈1866〉二月）十八日戊申，晴。辰正抵新嘉坡，地系暹罗国界也，现属于英。其地华人贸易者，以六七万计。天气酷热，地多山冈，又有洋人建造楼房。本地屋宇极陋，土人面极黑，深目而高鼻，妆饰服色不一。有剃秃者，缠头者。男子以蓝白红黄四色涂面，有自额前画至准头一线者，有涂在眉间者，人之贵贱即以此分。耳坠双环，女子七孔，饰以白点，手十指戴环，足大指戴一金环。男女皆赤身趺足，腰围红白洋布一幅，一头搭于肩上。珍禽异兽，为中土所罕有。

是日上岸，乘马车亦如安南者，四轮一马，四面玻璃窗。御者黑身，腰围红布，面涂蓝点，耳有小环。车行六七里，见高山开辟，路途平坦，街市与房屋皆似安南。至一法国旅店名“大罗卜”，入内上楼，前有厂厅，卷帘四望，见百花争艳，群鸟呼晴。左右洋楼林立，前临大海，舳舻艇艘，萃集其处。是日天朗气清，薰风徐拂，波澜不惊，神怡心旷，宠辱顿忘，把酒临风，为之一快。

已而酒醒茶罢，去楼登车，复驰驱十余里，至英国炮台。环绕而上，铁阑三道，两边濠沟铁锁甚固。后至一门如城，四围高垒数十里，列大炮三十余尊，炸炮数堆，药库四座。登高而望，

见山海毗连，直抵天涯。下面沟壑极深，多洋楼，皆英人住房，上有仙鹤、火鸡等。炮傍有千里眼，长八尺许。把兵守了，皆红衣白裤。

去此行数里，见土人在溪边浣衣，晒于草上。盖洋船隔三五日至一处，客人衣服皆交与“嘎拉桑”。自有土人取去洗涤，开船之时送回。又至一花园名“酷地阔”。园亦英人创造者，广可百里（？），内极清雅，并无一人。花草树木，为山经所不及载。中有平原，树下皆设立床榻。盘桓少许，登车而回。

一路村市，多似安南者。土音酷似中土北方人。又有坟墓，前一石碣，上镌字曰：“某处诰封某某之墓”，旁有年月。此地平原少，高阜多，坑壑满水，内长杂树。马小善走。其地无煤，煤皆自英法国公司所运来者。从英法至中国，所用煤块无算，而船不能尽载，故寄囤于各口码头，以备轮船一路之烧用耳。晚有黑人以铁桶系火机煤灰，抛于海内。此等人乃赤道之地所生，不畏酷热，故终日在火仓内而无病。停泊后众黑人于抛煤灰时，群相击掌，大呼而歌，且以脚击船跳舞，彻夜不休。由安南至新嘉坡，计水程一千九百一十五里。

十九日己酉，晴。已初开船西南行，甚稳，见东岸下打鱼木闸，曲曲无数。其地已过日南，正午则人影在南。至晚，暴雨。

二十日庚戌，天阴，水黑色。午初见北面小山数座，远近相衔。午后又雨，未刻水变碧色。晚有巨鱼长五六尺，飞跃而上，出水三四尺，如人立攫物状。

二十一日辛亥，晴。见船头有人，面黑而黄，头戴小白帽，两耳共穿五孔，着以赤金环，露臂跣足，而未详何许人，为之诧异者良久。午刻船主查点各项执事人等，恐其中有病者，众皆排立数行，黑人皆换新白衣蓝裤、小红帽，水手蓝衣蓝裤、小黄草帽，广东人白汗衫、月白裤、高袜厚底鞋，余者亦皆换新服，查毕散去。一路水平无纹，西行稍北，见一带大山，名苏门答腊，乃马六甲之南界，现属于荷兰国。（卷一，暹罗国）

（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一日丁卯，阴，凉。水平船

快。申初，抵新加坡。稍晴。海水澄清，山峰竞秀。

十二日戊辰，晴。早饭后登岸，乘马车至前所寓之“大罗卜”店内茶尖。嗣游于市，有十余人华装，披麻带孝，又六人各持乐器，如小鼓、小锣、喇叭等，又二人各举一棍，上披红绸，有“永远行”三大金字，似送灵輿者。铺户中多鸦片烟馆，暨茶棚、酒肆，闻有八万余华人贸易于此。有华人黄浦者，为英国管理华人之官。回船后，岸上有土人售卖藤棍、蕉子、小猴、小鱼、蛤蜊、螺蛳、五色花鸟、八哥、鹦鹉等。酉正开船，出口北行，稍热。〔下往西贡，略〕（卷四，暹罗国）

78. 《欧美环游录》

张德彝撰

（同治八年〈1869〉八月二十九日）戌初一刻抵新嘉坡，在海口外住船以待潮。入夜，微风而暖。

（九月）初一日己巳，晴。寅正开船，未入口，住船三次，因气筒有损，以致船腹右肋不出余水。卯刻，引水人至，整理气机，始进口。辰初住船。天气甚热。午后，乘车街游十余里，至华人街，在“朱广兰”肆内买点金楹帖二副，遂入“新莲香”饭肆少坐，申初回船。入夜下货毕，即移船口内，恐落潮故也。酉初大雨一阵，颇凉。

初二日庚午，晴。早，仍有许多货客驾小舟登船。巳初开行，水色先黄后蓝，平定无波。

79. 《随使法国记》

张德彝撰

（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二十三日）午正，忽一鸟飞于船面，鸭爪鸥身，细啄小尾，毫不畏人。洋犬见而欲捕，乃急促与

洋仆，令护惜之，拟抵新嘉坡再为放之。

（二十四日）午后，西南峰岭蔚然深秀，东北野木繁荫，水色葱绿，天气稍凉。未正晴，申初抵新嘉坡。傍岸后，有中土、暹罗贫人伛偻提携，往来不绝。或藤或席，或石或鸟，或衣服，或宝物，咸来登舟而售。酉正忽阴，大雨一阵，人皆散去，雨止复来。入夜热，上下货物，人语喧哗，声音聒耳，终夜不息。

……夜半仍雨，冷气逼人，风景清爽，凉似中秋。

二十五日丁亥，仍雨。辰正，持星使名片下船，乘车行八九里，至前次所过之大罗布店，拜法国领事官贺尔腾。遇同船东西洋人数名，德那殷三人，晤后即回。途次，见新建楼房二所，工作颇细。各门横一石匾，一书“源兴”，一书“宣阳会馆”。巳正回船，又雨。行人多将橘橙与大小铜银洋圆投之于水，有小儿数名跃入取之，见日本人则齐呼曰“日本日本”，盖望其掷钱也。

午正一刻展轮绕回，出口甚平。申正，骤雨一阵，雨点触水，跳跃不定。晚餐得食番果，名曰蛮果，似蛋，色禁如茄；皮厚四五分，涩如石榴皮；肉形如橘，味比樱桃，色似海棠。

饭后，同日本人坐谈。……

是夕，清风阵阵，可着夹衣，与前三次经过天气迥异，足见或云此地四季无分者谬矣。

二十六日戊子，细雨，卯正晴。见风篷三只，亦皆南行者；然以轮船之速比之，反似退而不前。辰正北行，走马戛港。东有麻六甲，地属英国；西则苏门答腊大岛，属荷兰国。巳初，见东面山冈起伏，乃麻六甲之西南界也。

（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十三日）〔自亚丁〕开船之时，有回人年约六旬，到此应下船，又欲往新嘉坡，因无钱偿船价，危坐船面，俯首而泣。众议各出五方，共合百八十方，虽与原价不符，亦可代为缓颊。不料船主力争其价，非九英镑不可，合二百二十五方。盖末等客之无饮食床屋者，由亚丁至新嘉坡每人船价二百三十方；今不过少付五方，而如此严拒，亦可谓无人心矣。他人由马赛携带一狗，价只三十方，尚有食有榻，是人不如狗若

也。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乙卯，晴。水葱绿色。早，见正东长山一带不甚高，相距约十余里。林木森森，蔚然深秀，乃马六甲也。间有房屋点缀，炊烟上升。午后，遇风蓬三、火轮二，皆南行者。申初，又见山冈一行，回环小岛，渔舟浮于水面，白鸟上下飞舞。申正，见正北长山有一小岛，上建灯楼。又一小三板，中坐粤人十余名，后则四面岛屿错列，如在画图中也。酉刻，抵新嘉坡。因有二船停泊，酉正一刻始得傍岸。搭跳后，即随星使登岸，乘马车行数十里，过大东街铁桥，至前次去之欧洛卜店。见左右新建楼房，上下八十余间，整齐宽阔，增有中土店伙廿余名，年皆二旬左右。

当晚正坐间，来一华人，年约二旬，着草帽单衫。自去浙江人，林姓，其父曾任游击，因歿于阵，荫袭世职，现食半俸，家有老母幼弟。因去岁其友粮商某约游西贡，以便购粮。不意来此，久不得归，不知其母倚门瞻望，几经寒暑矣。又云，黄浦胡璇泽，现在此地为英国知县，曾为暹罗老王义子，今王封为义弟，赠有府第象旗。其楼舍颇大，古董甚多，并许游人赏之。

又，十日前暹王来此，英官排列鼓吹，接待甚厚，言其将去英、法一游。又言英曾攻暹罗，约王登船议事。王去，立于船边，立则左倒，蹲则右敬，问其船系铁造者否？英众曰“然”。“然则如此非铁船也，何如此之轻耶？”英乃令其去，而与之和。

当日店中旅客颇多，夜卧虽有蚊帐，而雷声震耳，不堪其扰。只得秉烛而起，谈论古今掌故。待晓则击柝敲锣，颇有故乡风味也。

十二月初一日，晴。巳初，早餐后，随星使乘马车行十五六里，至坡坦立园。一路平坦，左右小房颇多，皆竹作间架，蕉代陶瓦，出售藤椅、雨伞、茄子、黄瓜、春笋、冬笋、藜菜、香菜、豇豆、豌豆、菠菜、白菜、蕉子、甘蔗等。遇有单马双牛车数辆。土人少，粤人多，男女老幼，提筐负担，络绎不绝。沿途山冈小河，竹树丛杂。园中密植奇花异草，所识者如洋海棠、向

日葵、梔子、线松、木槿、马缨、探春、芙蓉、美人蕉、勤娘子、鸡冠、凤尾、玫瑰、绣球、老来少等。芭蕉横生如扇，松枝直长如塔。两岸有椰、竹、榆、柳。池种红白莲花，朵大于碗而瓣碎。鸡头米叶大如轮而花赤。看毕登车而归，御车高歌，土音吁呢。

抵店，未下车，而往大东街“新莲香”酒楼早餐，共菜八盘，酒味甚美。楼上四壁。悬有许其光、陈其琨对联画轴，可为希世之珍。食毕回船，有哥士奇之侄哥斯吉来拜，坐谈片时而去。时岸上土人出售蛤蚌、宝贝、凉席、巾扇、蕉子、甘蔗、椰子、波罗蜜等。又有换钱者，盖去此以南用英、法二国洋钱，以北用墨西哥鹰圆。本船上下货物毕，申初展轮，出口北行稍东。戌正，见右鄙二山，上建灯楼。船过时，连放起火三四个，系暗号，以示危险也。

(十二月)初三日戊午，晴，北风，浪甚大，船摇无停晷。……彝因前在锡兰、新嘉坡二处受寒，夜间呕吐不止。

(十二月初七日)记：由法国海口至上洋，沿路各站，头二三四等火轮船费，公司开有清单，其号码由右横看。所谓末等，系住于船面无饮食者。计开于后：

由	至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末等
马 赛	新 嘉 坡	1875	1405	845	565	475
波 赛 ^{①88}	新 嘉 坡	1725	1295	775	520	450
义思麦力亚 ^{①89}	新 嘉 坡	1675	1255	755	505	435
苏 耳 士 ^{①90}	新 嘉 坡	1625	1220	730	490	425
亚 丁	新 嘉 坡	1625	700	420	280	230
锡 兰	新 嘉 坡	580	435	270	175	155
班 晒 立 ^{①91}	新 嘉 坡	750	565	340	225	195
马 达 啦 ^{①92}	新 嘉 坡	750	565	340	225	195
戛 戛 大 ^{①93}	新 嘉 坡	1015	760	455	315	260
新 嘉 坡	巴 塔 啦	240	180	110	80	60
新 嘉 坡	西 贡	240	180	110	70	60

新嘉坡	香港	615	460	275	185	155
新嘉坡	上海	1015	760	455	365	265

以上船价，因时更改，所差无几。此系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所立，即中华辛未年七月二十一日。

80. 《乘槎笔记》

斌 椿 撰

（同治五年（1866）二月）十八日，卯刻向西行，辰刻至新嘉坡，巳初泊舟。计行六百八十四里。登岸，买车作竟日游。英国炮台在其麓。周历一过，形势雄壮。午间，坐客舍洋楼，颇宏整，馀茶小憩。晚归。查新嘉坡古名息力，与麻六甲旧皆番部，属暹罗，今则咸称为新嘉坡。小船剡木为之，锐其两端。小儿鼓棹啁啾，客皆以银钱掷海中，则群跃没入，少顷握钱出。盖洋艘至，必以此为戏，故儿童见舟，皆拍手笑乐，如拾韩嫣弹丸也。车制与安南小异，御者亦皆麻六甲人，肌黑如漆，唇红如血，首缠红花布则皆同。十余里，至市廛。屋宇稠密，仿洋制，极高敞壮丽。市肆百货皆集，咸中华闽广人也。归舟，有顶帽补服来谒者，都司职衔，闽人陈鸿勋，贸易居此。云此间较本乡易于谋生，故近年中土人有七八万之多，不惮险远也。山多虎，每出觅人食，且有渡水者。猿猴小者不盈尺。珍禽尤伙，五色俱备。舟人购畜者，以数百计，大可悦目。……（有售西国金银钱者，各种皆布地上，舟人多以番银交易。）

十九日，晴。巳初开船。午后云气蔽空，始稍凉。至晚，雷雨大作，舟行不息也。

二十日，晴。巳刻过波罗杂哈，距新嘉坡八百余里。

（同治五年八月初五日离锡兰，十一日）午后，海中水母极多，千百成群，浮游波际。夜雨极大，皆黑不能辨方向，停舟两时许，申正，始到新嘉坡。

十二日，登岸往客舍一游。忆二月中旬过此，凭阑啜茗，观海中远景。甫及半年，而往返八万余里，已帆归天外矣。酉刻回，船即开。

……

(十八日) 苏门答腊、新嘉坡等处，正居赤道之下，东西二万里内，终岁昼夜平分，无冬夏长短之别。

81. 《初使泰西记》

志刚撰

(同治九年〈1871〉九月) 初二日，(从印度西阑^①岛) 开船东行。

初六日，过马拉加海峡，即苏门达拉^②。

初七日，至新加坡。其地去赤道一度，至宵望南斗在顶上。顾寻北斗，只见魁四星。南极之小斗，仍未之能见也。

初八日，进口泊于马头，自西阑行三千六百四十里。新加坡为暹罗南尽头，与苏门达拉北角相错为峡。暹罗南半，率为英有，印度洋与中国南洋适中之要地也。

初九日，开船东行。

初十日，至安南。……

82. 《环游地球新录》

李圭撰

问尝与西人论牧民之道，西人曰：“……中国人之散居外国者，约百余万，无中国官员以镇抚之，其能免于欺凌也乎？”曰：“是尝闻之矣，且已事可屡指而数也……新加坡之华人，伤毙于土人……他如澳大利亚、麻六甲、爪哇、槟榔各岛，诸华人虽尚未闻有他故，亦恐未必能久安无事也。然我朝廷惠育元元之意，实不殊古先圣王，岂于费有少惜哉。特初不意华人在外，乃

竟有若是也。近已简公使、简领事，分驻各国，拔水火而登衽席，使咸乐有其生，尤必周详妥善，永久无虞，则是仰朝廷惠育元元之意也。”（卷三，游览随笔。中外旅居商民述略）

（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十五日清晨，舟折向东南。左右有山，或远或近，或隐或现，络绎不断。询知左为麻六甲，右为苏门答腊。中间海道，由西北而东南，宽处三四百里，狭处仅三四十里。入口偏左有岛名槟榔屿，俗称新埠，亦属英。右为亚齐，……闻槟榔、亚齐两处，寄居华人，实繁有徒。

十六日晚，见左岸塔灯二。一距新加坡七八百里，一距约五百里。

十七日巳刻，见左岸诸山，绵亘百余里，如列屏。右有十数小山浮海中，郁然若碧芙蓉。山内多虎，能于海之窄处浮游往来。午正二刻，抵新加坡。按新加坡为麻六甲极南海口，今亦属英。进口行一刻许，就本船码头停泊。由锡兰至此，计五千七百里。码头东南为英国城，有教堂，塔亦高耸。未刻，上岸雇马车，每半时洋钱五角。先游中国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馆、酒楼、娼寮咸备，闻有八九万人。闽人十七，粤人十三，有在此间娶土人生子数世不归者。

土人色黑，喜食槟榔，故齿牙甚红。以花布缠首，衫而不裤。女亦黑，挽髻，额贴花钿，以铜环穿右鼻孔；两耳轮各穿五六孔，满嵌铜花，富者或用金银；手腕足胫戴银钏；腰裹短幅，亦衫而不裤，赤足奔走若男子，沿途嬉笑。闻此等人服役甚勤谨，西人眷属喜雇用之。是值西人元日，土人就敞地陈百戏，打秋千，抛球跳舞为乐，观者数万人。酉刻，至“富南楼”酒馆晚餐，皆中土人物，不甚佳。戌正回船。

此处居人共三十余万，中华及本土人最多。地产胡椒、蔗糖。天气极热，每日晴雨参半。其地极南，距赤道仅三百零四里，当日馭所正照，宜其四时俱夏也。然多树木，无瘴气，故居人亦少疾疫。英就各要隘建炮台，戍以兵。设有税关，榷税颇轻。寄居界内华人，亦无他费，仅按月稍取巡捕资。惟土人恒与

华人冰炭，稍有睚眦，即思报复，华人每为其杀害，幸英官尚能拘究严禁之。

十八日，爪洼接客货轮未到，再停一日。故复上岸游花园数处。有“黄埔（音近王波）加登（译即花园）”者，为粤人胡璇泽所筑，住眷其中，花木甚繁，珍禽异兽亦颇具。胡为粤之黄埔人，久居新加坡，隶英籍。南洋各埠，贸易甚大。现充俄国领事官。西人多称之曰“黄埔”，几不知为胡姓矣。英人以其练达，甚敬礼之。凡华人犯案到官，非此君至，不为断焉。

十九日，巳正二刻解缆出口后，舟指北行。连日东北风大作，因在船日久，波浪尚可耐。忆自奈波里^⑩东行至新加坡，计程二万数千里，历时几及一月，舟行俱平稳，每日能作小楫。舟子云，由新加坡折而东北行，适当逆风，波浪日大一日矣。

（卷四，东行日记）

此地（指越南西贡）天时，与新加坡略同，山明水秀，禽声欢然。百花四时不凋，百果相续不绝，诚为南方乐土。

（同上）

83. 《英轺私记》

刘锡鸿撰

（光绪二年（1876）十月）廿三日寅刻，由香港起轮，行南而略西。辰初，过驴耳山。廿五日，遥见西面山影，则安南境也。廿八日午刻，至新嘉坡，水程凡四千三百一十一里，途间蒸热不能重衣。坡与香港，皆群山环抱一水，船可放碇避风，故洋人利之。港山高峻，入口出口处较狭；坡则岗阜连延，或起或伏，长八十一里，广五十二里，不如港之收束，而地势舒展物产丰盈则过之（十月犹有波罗蜜、枇杷、檬果、茄、瓠、黄瓜诸物）。至之日，坡督哲威斯（总督兼辖槟榔屿、马拉甲^⑪、卫丽斯厘^⑫。三处巡行时及之，而以新嘉坡为常驻之地）遣其副德格

力暨中军巴屯以马车来迎。

时福建船政厂之“扬武”兵船亦巡洋至此，带兵官蔡国祥、国喜两提督（国祥号瑞庵，国喜号月卿，兄弟皆以船勇转战江南有功，荐升今职，广东香山人也，洋烟癖疾形于面），偕本坡客长胡璇泽来见（璇泽号琼轩，年六十，携眷经商于此三十余年，番禺黄埔乡人，洋人呼之曰黄埔，以其秉性忠直，咸崇信之，俄罗斯封以男爵，英亦赐以四等宝星）。璇泽请先憩于其圃，然后往拜坡督。盖其客居积产殊富，园中所蓄珍禽异物，多目所未睹也。（物之尤异者，一曰驼鸟，鸟甚巨而首如骆驼。一曰袋鼠，鼠面而形如小狗，前两足长仅二、三寸，后两足长尺余。一曰六足大龟，龟背径尺五六寸，其足缩于内，如栗子缀成。一曰鱼头锥，长七八尺，锐其末，海中巨鱼头戴之，如人之插雉尾，遇兵船则以此相刺。其所谓鸾鸟者，羽毛浅绀色，遍身白点如碎花，而红爪。雄者曳长尾，雌则否。风雨至乃鸣，开屏时彩色炫耀逾孔雀也。）

坡督鸣炮列队，率其刑司费力朴等相接，仪如香港，并见其妻及二女。

是处垦荒六十年，洋人寓此者不及二千（多由印度、锡兰来），华人则不下十万（广东五大县及新宁人共二三万，潮嘉等属共五六万，其余则闽产）。岁征税课英金钱三十六万磅（合总督所辖四处言之。每磅时价值洋银三两三钱有奇，盖银实百余万矣）。询之坡督，类皆茫然。请观于其学馆、监狱，则谓监狱整肃不如香港，无可寓目；学馆须俟料理，明日乃游览也。地处偏僻，不生戒心，亦无属耳目之众。故官此土者乐养庸福，诸事辄不经意。虽以英人之喜炫才力，亦不免颓废焉，岂非势使之然哉！

炮台因山为之，布置殊疏略。台下栋宇云连，绝碍施炮。守台兵一百三十名，头等月饷洋银十圆，二等七圆。列二等者，状貌齷齪，委琐不勘用。有豪杰者出，以众数百，泛渔舟，循山麓上，借屋宇自障蔽，直突其垒，断非其炮所能抵御。由是别筑炮垒于水口及沿岸以守，英人得毋有南顾之忧乎？

廿九日，哲威斯与其翻译官必麒麟到轮报拜。送客毕，遂启行。
(新嘉坡)

新嘉坡西北约二百余里，为马拉甲。对面有岛，不知其名。马拉甲先属葡萄牙。乾隆（1736-1795）间，荷兰夺之。嘉庆元年，英吉利又夺之。计中尺五百七十六里，土民五万八千名（自新嘉坡至锡兰，土民皆以花布裹头及腰以下，不衣不履袜，面微黑。其色如锅底者，则亚非利加之民也），华民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廿九日申正由新嘉坡开船，戌初遥见此洲，三十日辰刻犹未度也。

十一月初一日午 至槟榔屿。屿广二十七里，长四十二里，距新嘉坡凡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其民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华产实十之七八焉（华产者，亦自称英人，若不知有中国者，盖生聚于此久矣）。山色葱秀，瀑布长十八丈。惜是日雨甚，未获登山一游。

屿之对河，为卫丽斯厘，地广二百一十二里，旧称格大^①国。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人得之，谓是格大国王所让也。其民七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名，华产惟二万。与马拉甲、槟榔屿，均辖于新嘉坡酋。有协尉段熙奕驻守于此，是日适其请假回国，附载于余所乘舟。华民制“忠勤正直”四字旗以颂功德，鼓乐送之行。凡洋官离任，民商有所馈献，则什袭之以传子孙。好名之心，较中国为胜矣。

抵槟榔屿，稍停泊。夜间仍开船折而南行，经苏门答腊，乃西上。凡行三千六百三十九里，于初六日夜至锡兰（出新嘉坡西口，即遥见苏门答腊，本可由此迳西以达锡兰。其绕赴槟榔屿者，英船往其属埠头载客耳。故既至槟榔屿，仍须折而南，取道于苏门答腊也）。
(马拉甲途中)

(锡兰) 土著长发面黑，不衣履，腰以下系花布，与槟榔屿等处同。
(锡兰)

新嘉坡、马拉甲、槟榔屿等处，所产有椰子、槟榔、香蕉、波罗蜜、胡椒、玉果、檬果、加非、茶叶、薯蓣、藤条、甘蔗、树浆皮、沙谷米、佳纹席、苏木、丁香、木香、降真、龙涎香、翠毛、燕窝、牛皮、牛角、羚羊角、犀角、象牙、蛤蚧、螺蚌壳（有如盘、如碗、如杓、如大葵花者）、金刚钻石、金、银、铅、锡之类。……英人以此地为西南洋冲要，姑薄其税，招徕商贾，冀成大埠，以供其往来困乏之需。迄今惟锡兰海面，巨舰尚不甚多；其三埠，则帆樯之属，初不远逊香港，然设兵均止二、三百名，……盖其立国意在四出占据埠头以图富，而又不愿分驻多兵，耗费饷糈。故苦心孤诣，创为轮船、电报，……俾其往返迅速，以省兵力，营谋亦尽善矣。（英人经营南洋）

由此（直布罗陀）而东、而南，如……槟屿、新坡……沿海数万里，往来要冲，可以泊舟，可以成市者，英人皆篡取其口岸而布置之，独无所利于其内地，其营谋亦可想见。

（直布罗陀炮台）

观其〔英人〕自直布罗陀以东以南，如……槟屿、新嘉坡……沿海数万里，往来要冲，可以泊舟，可以成市者，皆篡取其口岸而布置之，独无所蚕食于其内地，则其营谋只在商贩可见。

（总论英国政俗）

84. 《漫游随录》

王 韬撰

（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正抵新嘉坡，泊舟正埠，距廛市尚十许里。赁车登岸，觅寓于海滨一酒楼。园囿宽广，楼台轩敞，丛树杂花，风景清绮。晚餐肴饌精美，器具雅洁，丹荔黄蕉，盈盘璀璨。座客皆供以冰。时序正当严寒，而其地热如盛夏，黄赤道气候之异如此。

持友人书往访宋佛俭，同乘马车环游一周，为言余旧识邱天

生亦在此。走询其家，妻孥团聚。其二女木屐桶裙，作马来妆，见余仍操上海土音，各喜海外相逢，出于意外。邱嫂略知上海烹炆法，杀鸡为黍以款余。久不尝乡味，食之殊美。夕留余宿，小屋三椽，云是新筑，自上海回出囊资所购者。

清晨，天生偕其子为余入市售食物。余问：“此间闾闾热闹，可往观乎？”曰：“可。”乃以车代步。市中亦有酒炉茗寮，仿佛粤垣。登楼买酒，所饮无算。地多潮郡女子，多作异样装束，衣履与粤垣迥殊，然点缀生新，亦饶别趣。新嘉坡古名“息力”，华人之贸易往来者，不下十余万。多有自明代来此购田园、长子孙者。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亦足见我中朝帝德之长涵、皇威之远播矣。闻前时斌京卿椿持节过此，曾有顶帽补服前来谒见者，其念念不忘名器之尊、故土之乐，有可知已。使我朝能以一介之使式临其地，宣扬恩惠，凭藉声灵，俾其心悦诚服，归而向我，乐为我用，岂非于海外树一屏藩哉！

新埠疆域广袤，华人多居平地。深山邃谷，多为华人足迹之所未到。层峦叠嶂之间，树木丛茂，林箐深密，皆土番之所处，结庐种地，自乐其天，即其地之古民焉。善符咒，咒物能生致之，咒林中飞鸟立坠，咒虎能使之驯伏，牵入市中售之于人，初不虞其噬也，其擅异术如此。

每日必雨，以润生物。雨过日出，晴晦之状，顷刻万变。多产果实，结子累累于树间。翠绿红黄，绚烂可观。土人日必一浴。生长于其地者，亦必以冷水灌顶，否则必患热病。米谷既饶，鸡豚亦贱，居者易于谋生。终年一袭单衣，可卒岁矣。多产鸚鵡，白羽翠毛，红喙黄距，其色不一。余购二头，笼归船上。阅日，偶疏羈疏，即飞去。（新埠停桡）

东南洋中诸岛屿，皆林树丛茂；遥望之，葱郁之气，扑人眉宇。从新嘉坡行二日，乃抵庇能。是岛亦英之属地。“庇能”，闽人音。一名碧澜，亦曰槟榔屿。山水明秀，风景清美，洋房栉比，气象喬皇。轮舟至此，例停四时许，以便装载煤炭。余与二

西人登岸，同乘四轮高车，游行各处。医士备德谓山顶有泉可浴，盍往一观。车行由渐而上，初不觉其高。至则同舟人大半皆在。室甚轩敞，坐甫定，即进酒醴，供饼饵，意甚敬恭。须臾，馆人请浴，曰汤已具矣。导入浴房，则每人各据一室。余推扉而进，拾级以上，则方池开广，可容十余人。试之，冷水一泓，深不可测。不敢纵身入内，只坐石上洗濯，然已寒意袭两腋间，殊不可耐矣。亟趋而出，呼酒狂饮。

船主坚吴谓时尚早，此地不可久淹，盍觅佳处以畅襟怀，驱车遂行。所经多别墅名园，碧树绿荫，红花翠萼，点缀其间，殊觉绚烂。其室皆孤峙园中，四周围以栏槛。入其内，湘帘斐几，氍毹贴地，洁无纤尘。出而迓客者皆女子，肌肤如淡墨色。视其眉目，颇觉娟好，殆“媚猪”之俦也。见客殷勤款留，捧银盘以槟榔进。余出，笑问坚吴曰：“此何地欤？”坚吴曰：“此妓室也。”坚吴盖好作狭斜游者，令车夫为先导。车夫探怀中册以示，则皆纪妓之著名者也。又至一家，较胜于前，坚吴乃喜形于色。余与备德举杯对酌，摘树上果为下酒物，意萧然也。

归舟，见麻六甲人持器物求售，如珠宝钻石之属，多膺品，挥之乃去。时舟尚未开，余造舵楼凭栏眺望，见水中拍浮者，皆群小儿也。齿白唇红，其肉黑几如漆，见客嬉笑乞钱。所驾小舟，刳木为之，首尾两桨，掉之如飞。偶以两足踏船，翻身落水中，船亦随覆，出没波浪中，狎之如鸥鹭。洋客竞投以银钱，群于水中扞得之，高擎其手，举以示客。象罔求珠，无此灵捷也。

埠中贸易者约数万人，闽人多而粤人少。闻有许君其人者，颇风雅，曾为甲必丹，拥资巨万。土人獠狃未变，亦巫来由种类。所产异鸟、小猿，亦足珍重。迤南高山峻岭直接霄汉，瀑布长十余丈，亦殊可观，惜未及往。

数日舟行殊隐，风流平静，如居室中。所历小屿，多作团形，林木畅茂。舟中无事，剖椰子食之，作青色者尚嫩，甘浆溢，可以解渴吻、祛睡魔。天气晴朗，群山皆出舟之南面。环青耸碧，绵亘数百里者，为苏门答腊。

按东南洋诸小国，列于职方，岁时朝贡，以备共球。自明中

叶至今，尽为欧洲列国所分踞，视为东来之要道，蚕食鲸吞，几无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予偶与备得言之，亦为歎歎不置。为言此间如新嘉坡等处亦有藩王，即古之君于其国者；为英官所节制，仅拥虚位、食廩禄而已。呜呼！盛衰无常，可胜叹哉！

（庇能试浴）

85. 《使西日记》

曾纪泽撰

（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十二日辰正，舟行九百三十八里抵新嘉坡。总督罗斌，遣其中军奥克勒来迎，一谈。法领事林恩来，一坐。新设新嘉坡领事胡璇泽号琼轩，暨随员苏淮清号玉川者来谒，一谈。饭后偕松生、仁山、子兴、子振、莘耕、兰亭，乘马车至领事署小坐。至胡琼轩家观其花园，雨甚不能游，但观其厅中陈设，兼于窗间窥视鸟笼、兽圈、龟池而已。坐极久。未初，至总督署。总督罗公与其夫人同见，谈二刻许，入席小宴。席散，复谈良久。出瓷器暨所裱暹罗诸照相以示余。申正，至法领事处，谈甚久，留饮酒茗。酉初回船，偕兰亭、松生、仁山同游市肆。英商华商各为一市，英人休息较早，已闭店门，华人贸易正喧闹也。廊宇、会馆、酒楼、戏台，无不具备。闻其地华人约十万人，闽人居其七，粤人居其三。土产胡椒、蔗糖、槟榔、椰瓜及诸果实等。天气极热如盛夏，以树林茂密，故无瘴气。夜归。

十三日辰初起，胡琼轩来，久谈。戒以筹收经费之事，处处宜存一体恤商民之心，乃能有成。在津在沪，遇闽广人谈及琼轩，常有贬词，大约出于忌妒者之口，未足凭信。然设领事而不发薪水，令其就地筹费以资办公，筠仙丈专为撙节使费起见，不思事属创办，筹费之事总不易使商民悦服也。余是以傲劝琼轩，且言到英后当与郭大臣商议，函请总理衙门仍照章发给薪水，总署或可允行。琼轩操粤中土谈，余不能解，因以英语相问答焉。

辰正二刻，展轮复行。香港总督不答拜，新嘉坡总督既不答拜，又不声炮，皆非礼也。同舟英人有询于余者，曰：新嘉坡总督失礼于公，而公不怒，何也？答曰：“公使经过之处，其不能声炮以相迎送者甚多，盖必有总督、提督而后可以声炮。然则声炮者，非独公使之权利，亦系总督、提督之权利也。今总督不声炮以相迎送，则为自失其权利。余则视为新嘉坡无总督焉，可也！何怒之有？”问者失色。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自新嘉坡至巴德夹，五千三百七十二里。

（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初四日，泊哥隆埠。

初九日，抵新加坡。左子兴奉其母率其侄来舟迎候。

86. 《欧游杂录》

徐建寅撰

（光绪五年〈1879〉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开船离西贡）二十四日六点到新加坡，船靠海边码头，七点装煤，小工抬筐，蚁附而上。

中国领事官胡璇泽号琼轩，派委员苏玉庭名淮清来船谒见。时天气热甚，因上煤不得开窗，终夜人声喧闹，煤屑污船，苦不可耐。

二十五日八点，胡领事派家人以马车来迎。十一点，同苏委员、陈翻译号敬甫往观英国炮台。其制与所译《攻守制宜》所载相同，有外斜坡、子墙、外墙。一点回至胡领事花园赴宴，肴饌甚丰。同席者胡领事昆仲、苏委员、陈翻译并教读。三点，领事令苏委员、陈翻译以马车送回轮船。四点半开船。天气甚热，换穿纱葛，尚挥汗不止。

新加坡系巫来由土番旧地，六十年前英国租得之，每年缴租价洋银一千圆，至今不改。所收地税、房捐，与香港、西贡相似。官制与香港亦同。鸦片与酒，亦归一公司包税承办，每年收

捐银四十二万两。所过香港、西贡、新加坡三处，鸦片与酒均用公司包办之法，由公司自行缉私，欲其便于纳重课也。

今镇江洋药捐，尚未有一家独揽之实据，而英国达领事惟恐如此，负气与沪道嘍嘍争辩，甚可怪也。平心论之，中国即仿香港、西贡、新加坡之法，以一公司包办，亦与英国无干，安能阻止？惟据英国派驻牛庄领事雅妥马云，该三处因不收进口税，故可如此办理。

新加坡之英国炮台，俱用六十八磅弹之生铁前膛光炮，共十余尊。另有一百四十磅之田鸡炮四尊。其炮台之制，即以山坡为外斜坡，在半山挖沟为濠，濠内就山为土墙，内再挖低作子墙，以置炮。再上又留山坡为内层墙，内又挖低作子墙，以置炮。内外二墙，相距十余丈。内高外低，俱依山坡之势，作外斜坡。炮台之周围，约二里余。再于内墙之内，将山顶挖平，上造官房及兵房，俱极宽大整洁。又有藏军器及大轮小炮房数座。房内各件，均排列整齐。每二、三炮，有藏火药之小库一座，近于炮处。库内地面，低于库外地面四尺。四周作沟，宽六尺，深五尺。库顶以石作穹盖，厚三尺。上加土厚五尺，筑实。四旁之墙亦如之。上面涂以柏油，以防雨水渗漏。山顶铲平成一大平地。除房屋外，尚留空地作操场，植花木。各路纵横，俱甚宽平，四通八达，便于往来应敌。炮台内住兵一百五十名，内有携眷者十五人。

英国去年于旧台西十里新造一台。因其时英俄稍有违言，而新加坡地为东来一线之枢纽，故预修战备。现尚造未完工，计其工程告成，需款十万镑，炮与器械不在内。此炮台俱用新式来福炮。

旧炮台中新竖一空心铁旗杆，中空如桶，能容一椅。人坐此椅，可用机器升至杆顶之望楼，旁有一小房，内置大千里镜。有二人常川在内，了望海面。 (卷上)

87. 《槟榔屿游记》

阙名

至槟榔屿数月，散步河干，临流北望，山峦重迭，烟雾迷蒙，以为滨海蛮荒，未作往游之想。

一日薄暮，偕友郊行，一客遥指以告曰：“越此鸿沟，即亚细亚洲极南之界，直向北行，过暹罗屿南，可达中国之云南。惜其路未通，不能作安车故土之适也。”余叩之曰：“彼境主者为谁，今日力所及者，有村市人物也乎？”客曰：“此皆隶于英国，设公堂、立捕房，以治其事。中多沃壤，土客之民让畔以耕。其东西北三面，皆为吉打国之疆界。而吉打又称藩于暹罗，比诸附庸之列。是亦天南之弱部耳。”

余念地接中国，又有景物之胜，不可不一往游观，藉审形势，因于中秋前一日未初，约导师孙君偕至官码头，登渡客小轮船，展轮东驰。

时值风逆潮涌，该船汽机微小，力不足敌，行甚缓。纵观屿港，共泊有大小火船十二艘，夹板帆船两号，其余华民所乘、土番所置，来往各近埠之船，又数百艘，帆樯林立，足征商贩之盛。少刻，船傍北岸行。孙君曰：“过海一带，英之属境，统归屿辖，共设公堂五，一在北海，一在笨仔牙，一在高淹，一在大山脚，一在武吉淡门。承审官额，设如知府者一员，会同屿府三堂两官，分期就各堂听鞠，重案则解由屿臬科判。其各村落适中之处，分置捕房弹压。是皆英国之所以安良也。”

言次舟入对港内河口，门左岸设有船坞，为修理轮船之区。口内有水巡捕船一艘，横泊为镇。再前行百十丈，小船停轮依岸，众皆舍舟登陆。沿岸有村店数家，售卖茶果。

孙君为雇定印度人所御之马车一乘，车制四方，式如小亭，仅容二人并坐，车轻马快，驰行最捷。余就道旁小憩，即起乘车东驰。路为公家所筑，极平坦。向内行里许，举目四望，一绿千顷，非蔗即稻，畦陇井井，种植有方，不负沃壤之称。又行数里，见道旁楼舍，高矗云际，询知为英商机器制糖公司。是日为

西礼拜日，照例停工。过此前行，又换一番气象，桑麻铺菜荷锄成云，颇类中国苏杭乡景，不复知身在万里外矣。诸土民男女老幼莫不有事于田间，拔秧分种者有之，俯身栽插者有之，方知中国先农遗法，竟有不约而同者也。而道旁活水潺潺，分流润泽，诸农人但有播种之劳，而无灌溉之苦，坐待收成，此诚千百世不变之利。余询停车饮马之际，呼问田畔老农一岁几作。农曰：“每年七八月之间，雨多水足，播种一次，收获之后，业有余粮，不劳再作。至明年夏，就芟其草，引水灌之，日晒草腐，力足肥田，然后再种之。此古传之法也。”余又询其为何部之民，农曰：“吾世奉回教，为穆胜优人，现隶治于槟榔屿。”盖亦不自知其为何国之人矣。葛天欤？无怀欤？为之神往。登车再前至一镇，依于小山之麓，店铺数十家，居民百余户，印度、土著各半，余皆中国之赤子。镇中建有捕房，内置炮械，以资弹压。至此换车，取路再前，一路田少园多，各园非蔗即椰，几无圯土。

酉初又至一村镇，名曰新邦安拔，译以华音，即十字路口也。其处有河，可达于海。河下泊帆船数艘，乃用以载运出入者也。市中店铺数十家，日用之物，莫不粗备。捕房建于通衢。再前则无官路。乃取道承顺兴公司园路而入，约行三四里，至承顺兴公司糖厂，业已钟报六点，暮色迷离。游兴虽勇，不复能进，乃就其司事谢君借宿。主人出盘餐款客，食讫，出步园中，仰见月色满林，烟迷远树。余独信步出园，捉萤为戏。数十步外，忽闻有击鼓而歌者，其声悲怆不忍卒听。寻声觅之，见有茅舍数间，印度男妇十余人，聚歌树下。忽睹余至，拍手来迎，强拉至其屋前，出片席，掖余坐，有姬奉苦酒于前，众咸停歌，操土音就余问讯。余未解方言，而视其意颇不恶，坐久，遥闻有相呼之声，乃别众而行，方知为牧童叱牛夜归者也。余亦信步回园，遍览其制糖机器，盖皆购从泰西。汽炉一副，日可制白糖五千斤，若红糖则可日成万斤。另有压蔗机器，用二牛，轮转以行，蔗过其下，汁流于前，渣出于后，法至捷也。闻该公司有田千顷，遍种蔗、椰二物，雇用园工数百人，印民十之一，华民十之六七，

皆有工头管领，虽众不乱，亦可谓之巨制矣。入夜苦蚊，与孙君清谈不寐，俟至黎明，即共踏露遄归，行至十字路口镇，天方大明，乃就车，循故道而回。

余至南洋五年，以此游为最胜，固知民勤耕植，大得以食为天之道也。彼营营扰扰，日出机心者，方兹褊矣。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88. 《阿塞亚尼亚群岛记》

冈本监辅撰

婆罗在苏禄西最大，户口五十万。设有王位，又分部长。国无文字，以石片记事，满千石则总于绳为一结。讼者两造各牵羊，曲者没收之。一千年间始通中国，一千四百年间又通中国，受封为王。一千八百年间广东人吴元盛杀番酋，国人奉为王。元盛死，子幼，以妃嗣位。其后事迹无闻。荷兰人尝到此，入内港，欲据之。土番畏火炮，避匿深山，以毒草渍上流，荷人中毒去。后立埠头于海滨，诸番惧，乃听命。

西利伯岛^{②①}，在婆罗东……

（小方壶斋舆地从钞，第十帙）

89. 《出使日记》

薛福成撰

（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二十二日记 丑正到新嘉坡停轮候潮。卯正进口，泊码头。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北京西十二度三十八分。自昨日午正至此，行二百海里，距西贡六百三十七海里。领事官、盐运使銜、分省知府左秉隆子兴，率其侄、随员、即选知县左棠树南来谒，御亮纱袍褂、纬帽、翎扇，据云终岁衣服如此。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干练，熟谙洋语，与英

官皆浹洽，办事颇称稳惬，盖领事中之出色者。已初，以马车迎余及参随各员，登岸行四五里，到领事府宴叙。午正，余率领事及翻译那华祝，往拜英巡抚施密司。未刻，施君带一武员来领事府答拜。施君在广东多年，熟悉中国之事，人亦练达，颇致殷勤，云须于出口时声炮相送。有顷辞去。

英国官制，驻香港、新嘉坡等处者，谓之“拿物纳”，犹中国巡抚也。驻印度者，曰“拿物纳萃乃兰”，犹中国总督也。巡抚管理新嘉坡、槟榔屿、麻六甲全境，其下有按察司、辅政司管理民事。水陆兵房二所，约有兵丁三千。有机器厂大小五所，书院三所；而中国亦有一所，曰“萃英书院”者，商人陈金钟所创也。设领事于此者，凡十六国。中、法、荷、意、德、美、日本、西班牙八国，系特派；俄、奥、比、葡、瑞典、挪威、巴西、暹罗八国，系商人兼充。

新嘉坡南北十四洋里，东西倍之。旧名息力，本柔佛国地。嘉庆二十三年，英以兵船夺据之，其王退居近岛。今国王颇有能名，通英、法语言文字，善于酬应，常游欧洲，广交英国名公巨卿及各国领事；所以英不废之，认为自主之国，然与他国交涉，仍须听英之命。英人不税进出口货物，以示招徕，由是商船云集。十五六年前，华民居此者八九万，今则十五六万矣。此间人民最杂，约有十数种，如闽、粤、琼州、嘉应州，印度暨噶罗巴所辖诸岛如西里百^②、爪哇（今亦称爪华）、吉宁，言语格不相入。除华民外，巫来由族及印度人约有十万，英人三千。巫来由，土著，最旧，其人黧黑，蠢陋如鹿豕，男女同蓄发，赤足，腰短裤而披红袂，右鼻孔恒穿一铜环，耳轮则穿六七；负物皆以顶戴，无肩荷者，运重以双牛挽车。

英人于山南山北皆设兵房，炮台因山叠垒，绝居形胜。今只抽洋药税、酒税，每月可得八十五万元。贸易之盛，岁值至千余万元。土产锡、铅、蔗糖、槟榔、胡椒、椰子、沙藤、紫菜、甘蜜（《瀛环志略》谓之甘沥，即槟榔膏，用入药品）、犀角、象牙、降香、苏木、江珧柱、燕窝、翠羽、螺蚌、文贝之属。不生五谷、棉花，俱由他埠运来。地气极旺，最宜养生，为南洋群岛

之冠。余偕子兴等往游胡家花园，前领事黄埔胡璇泽故园也。园中多蓄珍禽异物，郭侍郎《使西纪程》已略志之，故不复赘。

新嘉坡、麻六甲、槟榔屿全境，英总名“司曲来脱舍脱门此”——“司曲来脱”译言海峡，“舍脱门此”译言埠也^②。各国领事皆兼三埠，中国则专司新加坡事，缘设领事之初，忘叙及两埠。然麻六甲、槟榔屿华人有事，亦有来告领事者，但与英官辩论较多周折耳。此事当俟机会更正之。

英巡抚近奉本国政府檄，以新嘉坡出款浮于入款，欲筹养兵之费，俾商民任四之三，本国任四之一。巡抚举华商之公正者为董事，福建五人，广州二人，潮州四人，琼州一人，欲令商办筹饷事，闻商民尚未允也。

闽商、候选道兼暹罗领事官陈金钟来谒。金钟字呫音，原籍海澄，居新加坡数世矣，以商致富数百万金，其祖若父并受暹罗显职。金钟颇疏财好义，即创萃英书院者也。丁丑晋赈，捐银十余万，系丁雨生中丞派人来劝者；及左文襄公劝办海防，复捐万金。年六十余，有十子，尚中国衣冠，惟言语不通，须用人传话。自称不忘中国，日后有事极愿效力，余颇奖励之，以备他日之用。酉初一刻启碇，炮台相距较远，遥望见冒白烟，风又不顺，谛听似有十数声。

是日晴；午后雨，即止。寒暑表九十二度。

二十三日记 晨雨，旋晴。风微，舟平。寒表八十六度。自展轮至今午正，行二百六十一海里，在赤道北三度二十九分，北京西十六度十五分（巴黎东九十七度五十四分）。舟向西北，过麻六甲海峡，盖右麻六甲而左苏门答腊也。水现淡蓝兼黄色。

（卷一）

（正月）二十五日记 乍雨乍止……余与同人谈及，昨所经之香港、新嘉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岛也。洋人藉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于商务最精也。当缔造之初，必审其地为水陆要冲，又有泊船避风之澳，有险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于是招致商民，创辟市廛。未几，而街

衢、桥梁、闾闾、园林无不毕具；又未几，而电线、铁路、炮台、船坞无不毕具；至商税之旺，民物之殷，辄与中国之上海、汉口相颉颃。（同上）

（正月二十七日记）锡兰一岛……克伦伯^㉔，其大埠也，距新嘉坡一千五百九十七海里，人丁二万有奇，种类约有六等，英吉利人、新格里人、印度人（一名探米尔，一名麻矮司）、新加坡人、荷兰人，惟新格里人最旧。昔有新格里王，居开殿城，初为葡萄牙所吞并，继属荷兰，嘉庆元年（1896）英又夺据之，垦筑招徕至今。……英、法、德、荷、奥、阿刺伯、巫来由各种人皆备，而印度人尤多，其人民粗陋与新加坡等。

……英人称其〔克伦伯〕大酋曰“格浮男”，译之犹曰管理人，中外人称之曰总督，或曰巡抚，皆以意会之云尔，其香港、新嘉坡等处亦然。（同上）

（正月二十八日记）自过香港以后，历观西贡、新嘉坡、锡兰岛诸埠，虽经洋人垦辟经营，闾闾云连，瑰货山积，而其土民皆形状丑陋，与鹿豕无异，仍有榛狁气象。即所见越南、缅甸之人及印度、巫来由、阿拉伯各种之人，无不面目黧黑，短小粗蠢。以视中国人民之文秀，与欧洲各国人之白皙魁健者，相去奚啻霄壤。（同上）

（二月初八日记）偶与黄公度谈及美国限制华民之事。公度言：前为旧金山领事时，查银行汇票总簿，华民每年汇洋银至广东者，多则一千五六百万圆，少则一千余万圆，四年扯算，每年洋银入中国者可一千二百万圆。然此仅就旧金山言之耳，他如古巴、秘鲁、西贡、新嘉坡及南洋诸巨岛，华民不下数十百万，其商佣所得之银输回中华者，奚啻数倍于是。盖近年通商，以出入货相准，华银每岁流出外洋者，约二千余万两，惟出洋华民商佣所得，以之相抵，尚觉有赢无绌。（同上）

（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二十二日记 查旧卷，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准两广总督张芑帅咨开：南洋各埠华民商务情形，现经奏派记名总兵王荣和，内阁侍读、候选知府余璠，前往小吕宋、苏禄、衣琅、禄奈、新嘉坡、麻六甲、槟榔屿、仰江、卑力、新金山、雪梨^{②04}、噶罗巴、泗里末、三宝陇、般鸟、西贡等处，访查体察，详细禀陈，等因。兹将王、余二委员先后所禀闻见实情，摘录如左：

新嘉坡铺户房产田园，足称饶富。除英官衙廨公产之外，华人实业八成，洋人不过二成。闽省漳泉帮贸易甚大，粤省潮帮次之，广帮又次之。通埠华众有十五万人。近年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出入华工事宜，定章尚称公允。而华人招工客馆，作奸欺骗之事尚难杜绝。由此西北至麻六甲，轮船十二点钟海程，又至槟榔屿，轮船三十六点钟海程。三埠相连，华人商业房产居多。槟榔屿繁盛足与新加坡相埒。麻六甲生意不多，不过商人住宅田园而已。十一年前，附英之巫来由种，如石郎阿国之吉垅埠，卑力国之罇律埠，华工采锡矿者十余万。因其国王贪诈，屡起战争，被华众削平土地。英官入而代之，拔山通道，保护华人，征收锡烟酒税，华工均利赖之。今吉垅、罇律等埠，商务亦与三埠相表里。至屿埠巨贾甚多，兼通仰江米货生意。就近各小埠物产，亦皆汇集于此，即坡埠市面亦听屿埠号商信息也。罇律埠锡矿甚旺，开矿华人约有三万，而属粤人郑贵者，三分之一。

（卷三）

（六月）二十四日记 北般鸟一埠，英国设总督驻之。此处仅有房屋四百余间，华人千余。土产金沙、燕窝、冰片及沙藤等项，而盐为最贵，以其每担纳入口税洋银两圆也。拉畔湾^{②05}一埠，近北般鸟，亦属英，全系华人铺户。华人在此开埠贸易，逾五十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英官得此地于文莱岛主，遂将埠内外三十英里全割归英辖，英设“礼时典”^{②06}一员管理地方。今埠内有华人五六百名，生意未甚兴旺，出口货物谷米、沙藤、冰片、树胶、煤炭最多。其省城曰山打根埠，内华人不过数百，

散处内地作工者千余人；土产有坚木、冰片、沙藤、树胶、燕窝、海参等项。近年又在诗家妈河觅出金矿，但开埠仅六年，地广人稀，全未开辟，水土尚有毒气，伐木华工多染脚气等症，是以未甚畅旺。政治之坏，莫如设立赌税。又山打根本系英公司租地，所租在般鸟全岛不过四分之一，地势偏北，号北般鸟，周围有十万方里。而山打根本港，内地河道甚多，宜于种植；港门外一河，长四百五十里，左右两岸皆金沙也。（同上）

（六月二十六日记） 南洋诸岛，各埠林立，商务工务均赖华人为骨干，合英、荷、日斯巴尼亚各属埠、暹罗属埠所在华民，或经商，或佣工，或种植园圃，或开采锡矿，统计约有三百余万，而尤以新嘉坡、槟榔屿为要冲。其荷属苏门答腊之日里埠，每岁所到华工以八九千计，皆从英属埠华人猪仔馆分雇前往。猪仔馆之人，半由拐卖。……华工出口，每岁十余万人，由汕头来者十居七八，由厦门来者十居二三，而总会之区实在香港。然关系南洋地方利源不浅，所以英人在新嘉坡，特设护工司衙门，以卫护华工。

二十七日日记 北般鸟系英国商人丁地等联集公司，于光绪七年（1881）与般鸟岛主议定，将北般鸟三省之地割归英公司管业，任从开埠及种植，每岁纳般鸟王地租洋银一万五千余元。又与苏禄王议定，将东般鸟一省之地，割归公司管理，开埠种植，每岁纳苏禄王地租洋银五千元。四省地形相连，周围方里共有三万二千英里，比之英伦苏格兰尚盈余二千英里。自英公司禀准英廷在山打根开埠，并请英廷派官监理港务，不过六年。华人数百，板壁铺户二百余家，生意未见繁盛。察看北般鸟英公司四省之地，此时全未开垦；即西般鸟沙拉窪^②，系英人拉乍布碌之地，华人虽逾二万，仅种甘蜜、胡椒，所开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处地土肥饶，开垦之利必赖华工，英官皆能知之。（同上）

（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日记） 柔佛一国，居麻刺甲之西南，与新嘉坡仅隔一水，由坡至佛仅两点钟。地颇寥阔，华民在彼贸

易种植者十余万。

(同上)

光绪十六年庚寅八月十一日记 总理衙门五月十四日咨开：

准北洋大臣咨，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去冬奉令巡洋，抵新嘉坡各岛，目击流寓华民，交涉懋迁尚称安谧。惟未设领事之处，多受洋人欺陵剥削，环求保护，未便壅不以闻。查新嘉坡附近英属各岛，曰槟榔屿，曰麻六甲，曰柔佛，曰芙蓉，曰石兰莪（即石郎阿国），曰白蜡（即卑力国），华商亦颇繁多。新嘉坡领事既无兼管各埠明文，亦遂无遥制各埠权势。拟请以新嘉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其余各岛，设立副领事一员，即以华民公正殷实者摄之，统辖于总领事。每年经费若干，由总领事查明，撙节议章禀办，仰祈咨商核办。”等因。本衙门查外洋各属境添设领事，均须先与彼国外部商定，核给准照，方能次第筹议。相应摘叙原文，咨行贵大臣酌度情形，试与英国外部商议。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须至咨者。

十二日记 余查中国从前与各国订立和约，但有彼在中国设领事之语，而无我在外洋设领事之文，盖因未悉洋情，受彼欺蒙。郭前大臣初设新嘉坡领事时，与英国外部文牒往来，互相辩诘，殊费周折。曾惠敏公拟设香港领事，行文数次，英国外部以咨商藩部为辞，藩部以官民不便为说，管秃唇焦，终无成议。余与参赞等筹商，以新嘉坡旁近各岛华民固须保护，而香港一区尤为中外往来咽喉。凡华洋各商货物，均先至香港然后运转各省。而交涉事务之紧要者，一曰逃犯，一曰走私，一曰海界。粤省每出巨案，派员至港，祇以未设领事，声气隔绝，动多扞格。所以粤东全省政务，往往为香港一隅所牵制。此处添设领事，万不可缓。其次则新金山及缅甸之仰江，亦须相机推广，逐渐设员。惟是设立一处，商议一处，枝枝节节，徒费唇舌，尚难确有把握。英文参赞马格理，请先办文照会外部，援照公法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分驻英国属境，暂不必指明何地。且日本、暹罗等国，皆已有领事在香港，而彼独坚拒中国，本不公允。今但与之泛论通例，彼必无辞以难我。一经答允，则无论何处领事，惟

我所派矣。余以为然，因属马参赞代拟英文照会稿照会英国丞相兼外部尚书侯爵沙力斯伯里。

十三日记 马参赞呈送英文照会稿，余属张听帆译汉文阅之，其立言颇中肯綮。惟中西文法往往不同者，中国文尚简明，而彼必须烦复，且多前后倒置之句法，否则阅者转茫然不解。兹特录之，虽其文法已多经译者删润，亦稍见外洋公牍之体。其文曰：

为照会事，照得华民寓居英属各地者极多，中英往来交情，日加友睦，日增紧要，而中国领事官仍仅新嘉坡一处。本大臣欲告知贵爵部堂，渐除此等立异之见，稍合各国亲睦之道，并体我中国朝廷惠顾寓居外国华民之意。本大臣是以奉总理衙门来文，属与贵爵部堂本商中国设领事官于英地之事。从前议设中国领事官于新加坡之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四月十六日贵爵部堂致郭前大臣照会内曾云，中国与各国往来，系照特定和约之章，非遵各国通好之道，况中国尚未尽准洋人入内地各处，洋人商务亦未处处开办，是以不能援引别国之式，准派领事官分驻英国之地，等因。此事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或有此等情形，但于近日观之，实无此等情形。中国并未不遵《万国公法》办理，而近十五年之内，更觉按照《万国公法》办事。中国虽尚未将内地各处尽准西人通商，然即中国所做之事论之，亦足令中国有请准设领事官驻扎英地之理。中国是以望英国允派领事官驻扎英地，照英国许各友邦派领事官分驻之例，一律办理。中国有二十余处地方，准令外国人民居住经商，其收税之轻，为各有约之别国所未有。计有二十二处，英国曾派领事官驻扎其地。本大臣请贵爵部堂审量，本大臣并非恐英廷不肯答允之意，不过为贵爵部堂一讲解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贵爵部堂缮写照会时，《烟台条约》尚未核准。约内已言中国有派领事官至英地之权。又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条约中，曾明言英国愿认中国有派领事官至英国各处之权。此约虽未经照行，本大臣提及此者，欲告知贵爵部堂英廷已早有允设中国领事官之意。而其约之未经批准者，系由别事之故耳。本大臣又欲向贵爵部堂言明，如此事商妥，中国并非欲一时

遍派领事官分驻于英国各处地方。因有酌量派设之处，并为以后陆续派领事官时，请给文凭之事而已。相应照会贵爵部堂，请烦查照，须至照会者。右照会英丞相兼外部尚书侯爵沙。

（卷四）

（光绪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记 余遣参赞马清臣，赴外部探问南洋各岛设领事官之事，授以辞义而往。且告以余意颇不惮笔舌之烦，不参游移之见；若英廷未允，必当据理力争，虽至三四至六七不厌也。清臣晤外部侍郎山特生，问前送照会，英廷之意云何？山特生曰：“中英和约，究无中国在英境设领事之明文，所以从前议此者，每多阻碍。”清臣曰：“和约有准英国在中国设领事之明文，举此见彼，原是一律。若必一一详载，则约文不免太繁。且中英方睦，若于此等事件不稍通融，友谊又将隔阂，非大局之益也。”……山特生曰：“中国风气初开，恐为领事官者，不自知其职守，有侵权越分之举，实于两国均无裨益。”清臣曰：“新嘉坡领事左秉隆，初到埠时与英国官员不甚浹洽，今则熟习华洋情事，办理恰如分量，远近均无间言。”（同上）

（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记 英属新嘉坡炮台，因山建筑，有外斜坡以护垒墙避弹之击。垒墙与外斜坡，皆用泥土，不用三合土，始可任击不坏。与中国沿海各炮台，以三合土作太平面之墙显露于外者不同。此法，沪局所译之书已详言之。英台规模极大，墙有三重，台内兵房宽敞精洁，火药库七八座，军械库数座，共费银三十余万两，此旧台也。光绪五六年间，又于西面添建新台。其工程更巨更坚，凡四五年而后蒞事，共用经费银七八十万两云。（同上）

（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一日记 今外洋各国设中国领事官者，英国有新嘉坡领事官一；美国有旧金山总领事官一，纽约有领事官一；日斯巴尼亚国有古巴总领事官一，马丹萨领事官一；秘鲁有嘉里约领事官一——嘉里约领事暂驻利马，并居驻秘参赞署

中，俟中秘议有招工善章，再令专驻海口稽查拐贩；日本有长崎、横滨、神户理事官各一，箱馆等处副理事官一。（同上）

（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七日记 新嘉坡领事左秉隆禀称：南洋英属各地，除香港、仰光、萨拉瓦、北慕娘、纳闽、文莱暨澳大利亚各埠，暂置不论外，其归新加坡巡抚统辖者，若槟榔屿、麻六甲，皆全属英者也；若白蜡、石兰莪、芙蓉、彭亨，皆归英保护者也；柔佛，名为自主之国，实阴受英约束者也。其距新嘉坡道里，柔佛不及一迈，麻六甲约一百十迈，芙蓉一百六十迈，石兰莪二百三十迈，白蜡三百二十迈，槟榔屿三百八十迈，彭亨二百迈。各处华民之数，新嘉坡约十四万，槟榔屿及其附近属地共约十万，麻六甲约三万，白蜡约八万，石兰莪约十一万，芙蓉、彭亨各约二万，柔佛约十万，通共约六十万人。如欲设官统辖，宜先与英外部议，请以新嘉坡领事为新嘉坡、槟榔屿、麻六甲暨其附近保护诸国之总领事，并准其酌派领事或副领事等官。大约槟榔屿、麻六甲应作一起办法，白蜡、石兰莪、芙蓉应作一起办法，柔佛作一起办法。彭亨新归英国保护，生理尚不甚旺，似可从缓。槟埠宜派正领事，麻埠可派副领事。至白蜡等国，半属英国，半属土酋，须两国允准方能派员。该国各有华商一人充当甲必丹，既为华民素所仰望，如飭兼充领事，或可允从。

（同上）

（光绪十六年十月）十九日记 接英国外部尚书侯爵沙力斯伯里照会云：

为照会事，照得本爵部堂接准贵大臣西九月二十三日来文内开，中朝欲派领事官驻扎英地，等因。此事已经英廷细心审量，今本爵部堂极喜告知贵大臣，英廷愿给文凭与中国所派之领事官，如给与外洋各友邦之领事官同样办理。但间有审量地方情形之处，刻下或有不能照给文凭者，此须由英廷察看情景，定夺办理。相应照会贵大臣，请烦查照。须至照会者。一千八百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自外部衙门发。

二十日记 余问马清臣，外部照会所称“间有审量地方情形之处，不能照给文凭者”，是否指香港、新金山而言。清臣谓专指新金山言之，香港已在允许之列。余乃照复外部，称其办事之公道。且告以中国应派之领事官，首在香港及新嘉坡附近之地，今已选得二员，候总理衙门核定。此二员者，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勘胜任。驻香港者，拟调新嘉坡领事左秉隆任之。驻新嘉坡者，拟派使署二等参赞黄遵宪任之，非仅为新嘉坡一处之领事官，并为槟榔屿、麻六甲及附近各处之总领事官。其槟榔屿各处，有应选派副领事者，俟审定后再当奉闻。越数日，外部照会称已领悉，并无异言，此事大局遂定矣。（同上）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记 南洋各岛，星罗棋布，较之东西洋各邦，形势尤与中国切近。华民往来居住，或通商，或雇工，或种植，或开矿，不下三百余万人。……各埠可相机设法，或以就近领事兼摄，或选殷商为绅董，畀以副领事之名，略给经费。统计全局，只须设领事十数员，大势已觉周妥；加以略有添派，岁费当不过十万金，而中国之隐获裨益，奚止十倍百倍。即如新嘉坡一埠，设立领事已十三年，支领经费未及十万金；然各省赈捐、海防捐所收之款，实已倍之，而商雇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两。然则保护华民之事，顾可缓乎？（卷五）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记 拜发保奖期满人员一折。新嘉坡领事、盐运使銜、分省补用知府左秉隆，请以道员分省补用，并加布政使銜。（同上）

（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丙申朔记 英国新嘉坡附近各岛，于光绪十一年定其总名曰海门。凡海门统辖之地，曰新嘉坡岛；曰麻六甲省与城麻六甲，即明史满刺加国也；曰丹定斯群岛；曰槟榔屿；曰威利司雷省暨其属部；曰科科斯群岛（内分二十小岛）。以上各地，共有四十二万三千余人，内有华民十七万四千三百二

十七名。其归海门保护各邦，曰白蜡，共十一万人，内华民六万余；曰石兰莪，共四万六千余人，内华民二万八千；曰松盖芙蓉^②，共一万四千余人，内华民一万。此皆五年前之民数也。

(同上)

(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记 新嘉坡《太晤士日报》云：荷兰领事开列华人先为佣于坡埠，而后就鬻于别埠者之总数，前年共有十六万四千余人，去年共约十五万人。所以较少前年者，缘近日荷兰驻华之领事，知会华官，准由汕头装载华佣直往日里埠，不必如前者到坡之后而始折往也。

(同上)

(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二十日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书云：英使华尔身，来议华民入英籍一节。缘闽商蔡得喜，住居海澄，未经出籍；而领事谓其生长新嘉坡，已入英籍，应照英商纳税。厦门道未经允许，因此华使来署，请定华民入籍章程。本处以约章所无，拒之。嗣蔡得喜案，外间亦已通融了结，英使亦已不再提矣。

(卷六)

90. 《出国日记续刻》

薛福成撰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八月壬辰朔记 余前与英外部商定香港设领事、新嘉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官，于正月间具折陈奏，奉旨交总理衙门议奏，会有沮之者，总理衙门遂久搁不覆，而外部亦乘机稍有翻异，谓香港领事先给试办一年准照，如不侵英官之权，不违华民之意，即可换给常年准照，而沮之者因得益以为辞，欲罢此事，余屡发电争之，相持未决。至是适因新嘉坡领事左秉隆以亲老多病，告假回籍，左即拟调香港领事者也。余乃为调停之法，电致总理衙门云，拟暂缓港事，请先议准新嘉坡总领事，并发凭，以便请外部给准照。此事关系南洋全局，亦不

牵涉他事，且为英待中国与外国一律之据，似应受之。旋接回电云，新嘉坡总领事已奏准，以黄遵宪充补，香港领事暂缓，可告以一年之议未惬，看其答复如何，再由尊处请旨。

十七日记 南洋群岛中有白蜡者，一名卑力国，又译作霹雳，近接槟榔屿。由屿对岸陆路可通，绵亘数百里，层峦叠嶂。向为巫来由（一作穆拉油）人所居，洪荒初辟，近属于英。同治（1862-1874）间，华佣始来采锡，苗旺产多，英人设关征税，岁得数十万金。通岛分大白蜡、小白蜡，二境以一河为界。草创之初，民多茅舍，今始有灰泥版筑者。土产槟榔、椰山竹、榴连、婆罗诸果。此岛产锡最多，惟彭亨兼产金。白蜡亦偶产翡翠、玉石。土番无部落，不相统属，间有强酋，亦自君其地，不能兼辖他境。其地无官无兵，故其酋与民无所区别。性悍戾好斗，亦常劫杀过客。英人得白蜡后，虽有轮船往来，不能驶入内河，近拟造车路以便行旅。

二十七日记 马来斯之地（马来斯一作巫来由），印度佛经称为苏佛尔那波米，译言金地，盖佛教来此最先也。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暹罗人至其北面，同时苏门答腊之马来斯人，亦至其南面。其地以麻刺甲一城为最古，故称全境亦曰麻刺甲。而兵政、商务所荟萃之处则在新嘉坡。新嘉坡译言狮子城，在马来斯土股极南，与柔佛隔一萨赖当博罗海峡，亦称旧峡，屹然为南洋重地，地据两大洋中间，又在土股尽处，遂成印度极东总汇之所。光绪十一年（1885），英政府联合新嘉坡附近各地，定其名曰海门属部，而设一总督以统辖之。先是，明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人始据麻刺甲，其时号称极盛，为泰西人极东最大商埠。崇祯十四年（1641），荷兰人夺之。本朝乾隆五十年（1785），英人从吉德购得槟榔屿。道光四年（1824），与荷兰立约，以苏门答腊之万古累，易麻刺甲，而新嘉坡一岛，则嘉庆二十三年（1818）向柔佛购得之。此岛当中国海、印度洋之冲，为诸海国之中市，英人据以通商屯兵，称天下要口，盖百年之间，垦辟经营，几全有马来斯人之地矣。

二十八日记 马来斯即巫为由之转音，南洋之人多巫来由种

也，因以名其地焉，实即《梁书·海南诸夷传》所称扶南海崎上之顿逊国，《元史·外夷传》所称之麻里予儿国。按曲岸曰崎，泰西地志称马来斯，或谓之土股，或谓之地嘴，以其三面临海，一面濒岸也，则《梁书》所谓海崎者是已。《元史》言麻里予儿与暹人旧相仇杀，后渐归顺，今马来斯诸国虽多属英，然昔固属暹也。则西志所谓马来斯，以音求之，盖麻里予儿是也。至《明史·外国传》之满刺加，祇据今麻六甲一城言之，非马来斯全境也。其地狭而长，斗入海中，海水环其三面，惟北面接连暹罗，东有暹罗海湾及中国海，西有秘古海湾及麻六甲海峡，与苏门答腊隔海相望。自赤道北十三度三十一分暹罗湾起，至赤道北一度二十二分三十秒阿罗马尼角及新嘉坡岛止，共长一千五百三十启罗迈当（合中国三千余里）。地形自北趋南，又自南斜伸稍向东。其极狭处曰克老，在赤道北七度，宽祇七十启罗迈当。其极宽处曰卑刺克，在赤道北五度，自北京西十二度零七分至十八度零七分，宽约三百三十启罗迈当。马来斯诸地，有旧属暹罗或进贡之国，有新属英吉利或保护之国，有马来斯苏丹自主之国。……六坤以南各部，其民与酋多马来斯人，皆进贡暹罗，为其属国。至吉德、大呢、吉兰丹诸国则系自主，虽亦入贡暹罗，然一年一次，不过金花银瓶而已。若英国属部，则有威利斯雷省、麻六甲、丹定斯、槟榔屿、新嘉坡诸地；归其保护者，则有白蜡、石兰莪、芙蓉诸国。昔时以印度总督辖之，今则别立海门属部，复设一总督治其事焉。

二十九日记 马来斯自主之国凡三：曰柔佛，二万零七百二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十万；曰彭亨，二万五千九百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曰尼格利桑比郎²⁰⁹，先有合众九国，今祇有五国，曰绕阿尔（或曰爪河拉），曰泗里忙打尼（或曰美囊底），曰宗波尔，曰质赖（或曰遮利），曰乌鲁茅（合赛嘎麻为一国），五千一百八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暹罗属国及进贡之国凡五：……曰吉德，九千三百二十四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曰吉兰丹，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二万；曰丁葛奴，一万五千五百四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英

国保护之国凡三：曰白蜡，二万零七百二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十一万；曰石兰莪，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曰芙蓉，一千二百九十五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一万四千。英国海门属部凡五：曰新嘉坡，五百八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十三万九千二百；曰槟榔屿，二百七十七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九百五十一；威利斯雷省，六百七十八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七千九百五十；麻六甲一千六百五十七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三千五百七十九；丹定斯，五百五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二千。以上统共十九万零四百八十一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十五万七千六百八十九人。

（十月）二十三日记 香港、新嘉坡两地均为英属，东南洋要埠。据核本年税饷，香港可收至二百零三万九千员，新嘉坡可收至三百八十九万七千员。港税加于去岁二万七千员，坡税减于去岁三十七万二千员。观其一增一减，而两地之衰旺可见矣。

（卷二）

（十一月）二十三日记《明史》：南洋有满刺加者，法人欲开通市埠，据而有之。东行入澳门、粤东等处。正德十三年（1518），遣使来贡请封，诏给其方物之值而遣之。久留不去。十六年（1521），又携土物求市，复拒之。万历（1573-1619）初，巡抚林富陈许佛郎西互市四利，部议从之，遂得入香山澳为市。又越境商于闽，往来不绝。二十六年（1598），巡抚朱纨严海禁，其人无所利，遂内犯漳州之（日）〔月〕港、梧屿，副使乔柯等御之，纨被劾而海禁复除，法人益逞，遂于香山澳筑城台以自固。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正月辛酉朔记……婆罗洲为亚细亚群岛之至大者，正在赤道之下，自赤道北七度六分起，至赤道南四度十一分止；京师东二度五十二分二秒起，至西七度二十九分十八秒止（巴黎东一百六度三十八分起至一百十七度止），合附近小岛，共得七十四万八千七百启罗迈当方里，较之法国之地，盖半倍之。西界中国海，北界苏禄海，过此即吕宋群岛，东

界望加锡海峡，过此即西里百岛，南界爪哇海，过此即爪哇岛。其地北境，今属英国；……地湿多雨，南境尤瘴，北境稍高。居民皆处海岸，缚木水上，筑室以居。岛中有大山，自东北而西南，划分界限，土番称为一千一百岭，即《志略》息力大山也。《明史》封浚泥国后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当即指此。其江河在浚泥者曰浚泥江，在东北岸者曰庆那伯当冈，此北般鸟萨巴之河。在西北岸者曰沙拉窠克，此西般鸟沙拉窠之河。……在东岸者曰哥的，曰巴昔尔，皆河之大者也。天气渐热，不能养人。濒海寒暑表二十七度至三十二度（法国表度）。

初二日记 婆罗洲在唐曰婆罗（《唐书·南蛮传》），在宋曰渤泥（《宋史·外国传》），虽据全岛而言，其实古婆罗国，即今埔尼国（《外国史略》），祇有北岸之地，古大今削，固尚存也。在明曰婆罗，曰浚泥，不知其为岛之北境一国，曰文郎马神，即今班热马生（《制造局图》），则在岛之南境，洋文译音则称般鸟，或称慕娘，土人自称蟠尼阿，盖皆婆罗、勃泥一声之转耳。自唐迄明，土番分部而治，或奉佛教，或奉回教，其大者朝贡中国。明正德十六年（1521），葡萄牙人墨瓦蜡始至浚泥，后西班牙人亦至焉，然未据其地也。……岛之北岸，则东为萨巴^⑩，今属英，即所称北般鸟；西为沙拉窠克，今属英，亦称西般鸟。其中埔尼国即古浚泥，已归英保护，为属部焉。内地多戴燕人，沿海多巫来由人。华人则处处有之，凡开矿、经商、种植诸事，皆赖以办，亦已渐入渐深。然岛中大半榛莽，未尽辟也。

初四日记 ……浚泥国，或作埔尼，亦称文莱，通中国最早，全岛亦蒙是名。城在赤道北四度四分，京师西一度三十分（伦敦东一百十四度五十八分），唐之婆罗，宋之浚泥世居于此，号为大国。至明则东夺于苏禄，西侵于荷兰，近日东西两境皆属英国，益复不振。城濒浚泥江，江宽二启罗迈当。两岸有小河穿城而过，此城当明嘉靖（1522—1566）间，居民约十六万人，今祇有一万人矣。

初五日记 萨巴，即英之北般鸟（译音即勃里的次诺斯般鸟），在婆罗洲东北。自赤道北三度五十二分古拉山起，至七度

二分三十秒桑帮忙休角止，京师西一度八分，至东二度四十六分止，共得七万八千九百四十八启罗迈当方里，疆域之广，过于锡兰。居民逾二十万。其地斗出海口，踞全岛形势，西界浣泥，南界荷兰属部，西北濒中国海，东北濒苏禄海及曼陀罗海。昔时萨巴之地，分属苏禄、浣泥。乾隆二十七年（1752），英人始至其地。同治（1862-1874）年间，英商丁地始租地为公司。光绪三年（1877），复租其北三省之地于浣泥王，岁给洋银一万五千员。未几奥领事复将所辖之地，售与丁地，遂号为北般鸟公司，全为萨巴之地。时光绪七年（1881）也。于是稟请英廷保护，开埠通商，派官监理，分为九省，即以管理之人名之，曰阿尔哥克，曰嘎力夫，曰丁地，曰答乌鲁斯，曰哀勒非斯多纳，曰几贝尔，曰苏尔丹，曰美居尔日，设一总督统辖之。本地餉项，即由地税、人税、烟酒税抽收。进口货如米谷、布匹、机器、铜铁器、煤油、鸦片、各种酒及水之属，出口货如屋料、船料诸木、沙藤、树胶、藤黄、胡椒、雪茄烟、燕窝、淡菜之属。开矿淘金，获利已多。光绪十四年（1888），进口货值洋银一百三十万员，出口货值五十二万员，税餉赢余四十万员。矿产有石煤、金沙，已由华人设立公司开采，又有铜铁锡矿，有金刚钻水银，有盐泉，有铁木、檣木、潮脑、冰片。山打根城为北般鸟之都会，濒海依山，英人所新建也，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分二十二秒，京师东一度三十九分。贸易、种植、权利俱属之华人。土番有戴燕人、武吃人，种类不一，而巫来由人为最多。

（二月）十四日记 英与荷兰所议婆罗洲岛分地之事，今已定约画押，其地自极西至英京以东经度一百十七度，又自北纬四度二十分而至海，复经雪拔的克一岛之北，皆属于英；余仍属于荷。此英荷中分婆罗洲地之始也。（卷三）

（四月）二十七日记 麻六甲开辟独早，本属暹罗，后归葡萄牙，旋隶荷兰，嘉庆（1796-1820）年间乃归于英。华人有居此二百余年者，豪富多置田园于此，然其地只宜稻麦，绝无矿产，出入口货物仅及新嘉坡之什一，第为耆老退居之所，非商贾所萃也。槟榔屿四面环海，山水清秀，虽土产无多，各埠所产铅、

锡、象牙、胡椒、苏木、甘蜜之类，多转输于此，十余年来，贸易日盛，高阁连云，颇有泰西景象。其归英保护者，曰石兰莪之吉隆，本巫来由地，华人得之，力不能自庇，乃求庇于英，归英保护，不过二十余年，而其地产锡甚旺，岁出息二百余万员，华人麇集，日增月盛；曰芙蓉，地亦产锡，户口不过一小都邑；曰大、小白蜡，均产锡，华工云集，颇有因此暴富者。小白蜡近海，由此乘火车，一二时可至大白蜡。凡此各埠，英政崇尚宽大，进出口货皆不课税，惟出产最旺之锡，课落地税，无过什一。其归商承餉，征收较重者，曰鸦片烟，曰酒，曰当，曰赌，四者而已。此外则照欧洲通例，课门税、车税、马税，以供修道途、点街灯、养巡差之用。各地利权，归于华人者十之七，欧人与巫来由人仅得十之二三而已。华人中如漳、泉、广、惠、潮、嘉人，均有豪富。每岁由华来者约有万人。近年户口日增盛矣。

（六月）二十六日记 去年英属南洋户口总册，新嘉坡男女共十八万四千五百余人，槟榔屿及邻宁一带共二十五万三千余人，麻六甲共九万二千余人，其归英保护者，白蜡共男女二十一万四千余人，石兰莪共八万一千余人，芙蓉二万三千六百余人，拿吉里士美兰（即尼格利桑比郎）四万一千六百余人，彭亨六万四千余人，以上总数共有九十三万七千九百七十人，较之十年前增多八万八千九百五十八人。 （卷四）

（十一月）十三日记 南洋各岛，自汉以来世通中国，唐设结好使于广州，税其市舶，收其珍货。南宋以后，遂为国用所资。明自正德年间，外备寇盗，迁于电白，以为互市之所。嘉靖中，始迁于香山之濠镜，而葡萄牙、佛郎机得以阑入。迨佛郎机并吕宋、满刺加二国，雄据海上，诸国人皆畏之。 （卷六）

（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十九日记 柔佛国，在巫来由土股极南，北界彭亨，南界萨赖当博罗海峡（亦名旧峡），过此峡即为新嘉坡岛。明正德七年（1513），有麻六甲苏丹名煞者，被葡萄牙人所逐，至此建城，名曰柔佛，因为国号焉。城距海岸

三十二启罗迈当，中跨大河，在新嘉坡东北五十六启罗迈当。柔佛居民十一万五千人，内有华民七万五千人，巫来由四万人。柔佛王今居兰嘎（南临老港，即旧峡也），已归英国保护矣。

彭亨者，巫来由自主之国也。在东南海岸，赤道北二度四十分至四度五十分，京师西十二度五十七分至二十四度零七分。北界丁噶奴、吉兰丹，南界柔佛，西北界白蜡，西界石兰莪，尼格利桑比郎。长一百五十启罗迈当，共有二万五千九百启罗迈当方里。彭亨江流贯其中，入于中国海。居民五万人，华人不过二三百人，皆作矿工。彭亨诸部落，其酋皆得自主，不相统辖。其会城曰贝几，在彭亨江口，回王居焉。颇受英国节制。又有一王尚认暹罗为上国，岁有金花银瓶之贡。

二十日记 白蜡在巫来由土股西海岸，赤道北五度五十分至三度四十五分，巴黎东九十八度二分至九十九度二十分。北界吉德、大泥，东界吉兰丹、彭亨，南界石兰莪，西界麻六甲海峡，及英属威利司雷、丹定斯两省，长二百二十五启罗迈当，宽一百五十启罗迈当，共有二万零七百二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二十一万四千余人，内有华民九万四千余人，而西人祇六百余人。会城曰挂拉冈煞。白蜡江至此城，其流始大。此江亦名松盖白蜡，白蜡译言银，松盖译言江也。其地有佳矿，以锡为大宗，进口货岁值洋银八百万员，出口货值一千三百万员，亦以锡为大宗。白蜡本苏丹自主之国，昔有拉鲁总督蒙得利者，监查矿政，所有苏丹税饷皆归经理，渐招华人开矿，已立一城曰太平，矿工渐多，屡有争战，拉鲁总督不能制。苏丹不得已，求英国总督相助。英船既至，海岸肃清，英亦派大酋驻其国，弹压华人，苏丹割濒海丹定一地及帮哥尔岛，酬谢英国，英兵始退。然巫来由人与英驻扎大臣不和，光绪元年（1875）刺杀之。英督大怒，派兵迁苏丹与其大臣于印度洋之荒岛，拉鲁总督蒙得利亦与焉。英人遂立阿拉喳摩德由素夫为摄政苏丹，归英保护。光绪十三年（1887），阿拉喳意得利士继之，国中政事，悉归海门总督管理，设立议事院，以苏丹为首，而英驻扎大臣监之。……

二十一日记 ……石兰莪（即《地理备考》之北刺克，《瀛环

志略》之沙刺我），英国保护部落也。在巫来由土股西南海岸，北界白蜡，南界松盖芙蓉，东界彭亨，西濒麻六甲海峡。自赤道北二度四十五分至三度五十八分，伦敦东一百度四十二分至一百一度五十六分。地二千九百启罗迈当方里。昔系土番，事迹荒略。其酋称苏丹，奉回教，性狠嗜战。同治六年（1867），吉德苏丹之弟为石酋女婿，总庶政，国人不服，石酋之孙兴兵来攻，连战不息。十二年（1873），华人为矿丁者助酋孙逐酋婿，彭亨苏丹借英兵来平乱，遂归英国保护，遣官驻札。虽至今尚有苏丹，仅拥虚位，为议院之长而已，一切听命于海门总督。居民九万七千有奇，内华民七万三千有奇，巫来由人二万一千有奇，西人百五十余而已。所出之锡，岁值法银约二千九百万方。巫来由海崎平原之地，东以彭亨为大，西以石兰莪为大，中亘大岭以为之界。地分六府。挂拉郎布者，石兰莪之会城也，在赤道北三度十分，伦敦东一百零一度四十九分。其海口要埠曰吉垅，在赤道北三度三分，巴黎东九十九度九分。此地自归英保护以后，矿政、商务，蒸蒸日上矣。……

二十二日记 松盖芙蓉，亦英国保护部落也。在巫来由土股西南海岸。壤地偏小。西北界石兰莪，东南界麻六甲，东界拿吉里士美郎（即尼格利桑比郎），西濒麻六甲海峡。自赤道北二度二十四分至五十四分，巴黎东九十度二十分至四十四分，地得一千七百启罗迈当方里。本尼格利桑比郎九部落之一，因与邻部阿伦波争兰惹河道，辄有战事，英人为之定界通路。同治十三年（1874），遂自立为国，归英保护，由海门总督遣官驻札，经理锡矿诸事。光绪十一年（1885），复以遮尔布部益之。有议院，苏丹为首领，英官副之。居民二万五千有奇，内华人一万八千，余皆巫来由人。出口货岁值法银四百二十二万七千方，锡居四分之三。进口货值三百五十九万七千余方，鸦片居六分之一。濒海之地有五十启罗迈当。兰惹河中贯全境，自北而南，入麻六甲海峡上游。山中矿场大开。会城曰赛郎帮，在新嘉坡西北二百五十五启罗迈当。

二十三日记 新嘉坡，番言狮子城也。或作息辣，或作息

力，又作实得力，为英国海门属部之都会，海门总督驻焉。巫来由土股极南之岛，与柔佛隔萨赖当博罗海峡。通岛地方五百三十四启罗迈当，自赤道北一度十五分十二秒至一度二十八分三十四秒，巴黎东一百零一度十七分至一百零一度四十分。宋绍兴二十年（1150），巫来由王始筑城建国于此，附近各酋及印度洋各岛皆属焉。及麻六甲始盛而新嘉坡遂衰。国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英印度公司始至其地。道光四年（1824），乃购此岛于柔佛王，价洋银六万员，每年复偿租费二千四百员。维时英方归爪哇诸岛于荷兰，得此兵政、商务，足与荷兰相敌，且驾爪哇之上矣，英始竖旗。此岛居民仅二百人，期年乃至一万，今户口十八万四千有奇，而华人得十二万二千，西人五千二百有奇。进口货岁值洋银一万零八百一十一万二千余员，出口货值八千七百十四万三千余员。

二十五日记 槟榔屿（英文译音碧澜），一名布路槟榔。布路译言岛，近又称勃兰斯特嘎勒岛，勃兰斯，译言王，嘎勃，今英太子名也，在赤道北五度十五分至三十分，巴黎东九十七度五十二分至九十八度十一分。其地共有二百七十八启罗迈当方里，为英海门属部之一。此岛初称吉德国，乾隆五十年（1785），英有甲必丹利斯者，娶吉德王女，因以岛为赠，遂归入英印度属部。其会城曰打尚，巫来由人居之。海岸之城曰柔尔日敦，各国之人贸易于此，皆在岛之东北。西面多山。此岛天气既佳，土脉尤肥，盖胜于新嘉坡。自山下观之，皆系槟榔树云。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华民有四万五千余人，约得全岛居民之半。泰西人有六百。此岛与威利司雷省隔一海峡，自南至北，长二十五启罗迈当，北面宽三启罗迈当，中间约十一启罗迈当，水深十拓至十二拓，合十八迈至二十迈。

二十六日记 ……麻六甲，即《明史》满刺加国也。为巫来由土股最古之国。在西海岸。旧属暹罗。宋德祐元年（1275），其酋自立为国。明正德六年（1511），为葡萄牙人所据。崇祯十四年（1641），荷兰夺之，失而复得。国朝道光四年（1824），让与英国，英人以苏门答腊之万古累易之。英人考求

东方之事，实自麻六甲始。今这海门属部之一，合尼格利桑比郎之那宁为一地，计有一千六百五十七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三千五百余人。北有兰嘎河，与松盖芙蓉为界，南有几桑河，与尼格利桑比郎之茅国为界，东有阿非尔阿伦帮太平诸山，与尼格利桑比郎合众国为界。城濒海岸傍海峡，在赤道北二度十一分二十四秒，巴黎东九十九度五十四分三十六秒。城中居民二万人。自英开槟榔屿、新嘉坡两埠，麻六甲商务遂衰。然交易粮食，犹极繁盛。光绪六年（1880），进口货值二千零三十万余佛郎，出口货值一千九百二十六万余佛郎。麻六甲自赤道北五度起，至一度新嘉坡止，西北向东南，共长七百七十八启罗迈当。

二十八日记 威利司雷省在巫来由土股西海岸。昔为白蜡地，介于吉德、白蜡之间，与槟榔屿隔一海峡，英海门属部之一。共有六百七十八法方里。地无城垣。居民九万七千七百余人，有华人、印度人、巫来由各种。

丹定斯群岛，亦海门属部之一。在赤道北四度二十分，伦敦东一百度三十五分。近傍巫来由土股西海岸，麻六甲海峡之内，北距槟榔屿一百启罗迈当。其大岛曰布路丹定，布路译言岛也，正对白蜡之拉鲁江口入海处，故割白蜡濒海地以益之。其小岛曰又比郎，曰遮拉。

科科斯群岛，亦名启令。在印度洋偏东巽他海峡口西南一千启罗迈当；自赤道南十一度四十九分至十二度十二分三十秒，巴黎东九十四度三十五分，总凡二十三岛，地面二十二启罗迈当方里。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英人启令寻地得此，见岛中大半椰树，故以科科斯名之（科科亦作可可，译言椰子也）。道光三年（1823），英国哈尔始居于极南岛中。八年（1828），苏格兰人阿罗斯率众自爪哇岛来，造屋招工，商务渐兴。今有居民四百户，皆南洋土番。光绪四年（1878）遥隶锡兰，十一年（1885）改隶海门，盖壤地虽不相接，而势实联络也。

二十九日记 尼格利桑比郎，译言合众九国也，在土股西南。昔以九部合为一国，今则祇有五国，曰绕阿（或曰爪亚），曰泗里忙打尼，曰宗波尔，曰质赖（或曰遮利），曰乌鲁茅（或

曰对拉宜，又曰赛嘎麻，亦曰茅，今合乌鲁茅及赛嘎麻为一国）。其余四国，曰那宁，今并入英属麻六甲，曰芙蓉，曰遮尔布，曰阿郎波，皆归英属保护。今合众五国，北界彭亨，东界柔佛，南界海峡及麻六甲之那宁，西界英属之阿郎波、芙蓉、石兰莪，其地约有五千一百八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人。五国各有一酋，治理其事，称为打都邦古路。而条例不同，亦有议院，其总摄五国者，为泗里忙打尼之酋。当光绪八年（1882），英人用兵据泗里忙打尼，而芙蓉遂分出归英保护，未几而阿郎波遮尔布亦属焉。近来五国有事，皆由英海门总督派员办理，已立约章。其国东南有阿斐尔山，坡谷之地尤为肥沃，产米极多，果木亦盛。

三月癸未朔记 大呢，暹罗属国也。……北界宋卡，西界吉德，南界白蜡、吉兰丹，东界暹罗海湾，地有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人。昔系麻六甲最大之国。道光十二年（1832），暹罗既胜大呢，恐其控制不易，分裂其地为九部，守以番酋，而总其事于暹罗所派之王，曰都寄，曰大呢，曰制令，曰煞伊；其在内地者，曰谛巴，曰丹奈，曰遮罗，曰阿勒忙，曰利汉。以阿勒忙地方为最大，以大呢居民为最多。尚佛教。大率畜象及水牛，地多矿产，开矿者皆华人。

吉兰丹，暹罗属国也。在巫来由东海岸，东南距丁噶奴一百五十启罗迈当。居民六万五千，中有华人一万五千，余皆巫来由人。

丁噶奴，暹罗属国也。在东海岸，北界吉兰丹，南界彭亨。王宫如炮台，墙有炮洞，装古铜炮。华民房屋整齐，巫来由人以板为屋，其陋已甚。

初二日记 ……吉德，暹罗属国也。在赤道北五度至七度，北界六昆，南界白蜡，东界吉兰丹、大呢，西界英属威利斯雷省及孟加拉湾，地分一百零五社，居民六万，皆暹罗及巫来由种。其会城在西海岸，南距槟榔屿之柔尔日敦城一百九十启罗迈当。锡矿极多，惟金较少。

以上巫来由诸地，凡为暹罗属国者五。又昔称自主，今为英

附庸之国三，彭亨、柔佛、尼格里桑比郎是也。归英保护之国三，白蜡、石兰莪、松盖芙蓉是也。其余则皆为英属地矣。盖附庸犹不失为半主之国，归英保护，则权已八九在英，再降必为属地。

五月壬午朔记 光绪十七年（1891），英国运到中国之货，值银二千九百六十二万余两；香港运到之货，值银六千八百十五万余两；印度运到之货，值银一千二百四十七万余两；新嘉坡来货值一百七十六万余两；……中国运往英国之货，值银一千三百七十七万余两；运往香港之货，值银三千七百七十万余两；运往印度之货，值银一百五十六万余两；新嘉坡货，值一百三十七万余两。……

初六日记 光绪元年（1875），英国运到中国之货，值银二千一百十三万余两；香港运到中国之货，值银二千七百五十二万余两；印度来货，值银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余两；新嘉坡来货，值银六十九万余两；……中国运往英国之货，值银二千九百十六万余两；往香港之货，值银一千二百七十四万余两；往印度之货，值银二十四万余两；往新嘉坡之货，值银七十九万余两。……

十九日记 去年新嘉坡入口货，值洋银一万零六百九十七万余员，出口货值九千七百八十五万余员。檳榔屿入口货，值洋银四千一百四十二万余员，出口货值四千三百六十七万余员。麻六甲入口货，值洋银一百六十八万余员，出口货值一百四十八万余员。

（卷七）

（光绪十九年六月）初六日记 新嘉坡总领事黄遵宪禀称，大小白蜡及石兰莪之吉隆一地，产锡最旺，华人日增，气象方兴未艾，拟请大小白蜡共设副领事一员，吉隆设副领事一员。去岁吉隆出锡益多，集工益众，商贾麇集，货物云屯。英官方于大小白蜡之间建火车路以资转运，数年之后，将成一大都会。华人之商于大小白蜡、吉隆者多获厚利。一年之中，大小白蜡增工役数万，吉隆增工役二万有余。今岁佣工由闽。越至新嘉坡者已有三万六千，大抵散居于白蜡、吉隆者为多。流寓日众，良莠不齐。

举凡财产、钱债、赌博、斗殴之事，虑其轻于犯法，易于启争，必设领事，可资约束而筹保护，此系英人保护之土，各国尚未设官，然此处寄寓祇有华民，并无他族，是中国设官，更属名正言顺。先是总督施密司谓白蜡、石兰莪等处皆华民，系英国保护之邦，不必尽用英律，因嘱将大清律例财产各条钞出，已为钞户律户役门凡八条，施督即译英文，札交各处承审官一体遵办，为英人绝无仅有之事。施督于华民保护甚周，其行政时有将就华民之处，趁其在位，赶设领事，此亦事机之不可失者也。

(卷八)

(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七日记 法报云，伦敦函称前驻印度英官葛利芬，议论英法在亚洲情形云，近日法、俄之交甚密，恐与英有碍，暹事其明征也。防之之法，一欲三国联盟以拒俄、法，三国者，中、英、阿富汗也；一欲将亚洲出使章程改变，另设亚洲一部，专派侍郎办理。……设部之事拟分四司，……一管缅甸、麻六甲、北般鸟、新几内亚之事，以上各事向归外部、藩部办理者，均划归新部专办，而印度部则祇办印度、锡兰、阿富汗、俾路芝等处之事云。

十一日记 新嘉坡总领事黄遵宪禀称，槟榔屿商务日微，局势大变。盖屿本一岛，素无土产，全赖他处转输，从前盛时，英属大小白蜡之锡，荷属阿齐伊里之胡椒，劳匿之甘蜜，日里之吕宋烟、加非，商人营运，多得厚利。近因荷兰征阿齐，不克，每封禁各海港，商人遂多耗折，小白蜡出锡极微，大白蜡锡虽极旺，而径运新嘉坡，故华商报穷倒闭之案甚多。去年嘉应商李姓倒闭，欠债数十万。本年闽商王姓倒亏六七十万，闽商李姓倒亏一百六七十万。此皆华人最著名之富家，一经倒闭，牵连俱败者数十家。商务江河日下，殆将与麻六甲相等。当葡人得麻六甲时，贸易推南州冠冕。虽其后稍衰，巫来由诸部犹以此为总汇之区。乾隆五十一年（1786），英人得屿，遂以屿为总汇。道光六年（1826），屿与新嘉坡合而为一，近则以坡为总汇而屿亦衰矣。屿之对面有小岛，名曰吉德者，一小国也。英人初得槟榔

屿，每岁以一万员向吉德王赁其地，后改六千员永归英辖。近屿之威烈斯省，亦向吉德划来。吉德虽极微小，内政仍得自主。流寓华民约有万人，多以种植为生。惟吉德毫无纲纪，每遭‘毒，无可申诉。柔佛国有华人数万，开荒垦种，国赖以富。该国方广为招徕，故政稍宽大。

二十三日记 槟榔屿在赤道北五度十六分至三十分，英京东百度九分至二十五分。循麻六甲海峡西上，出麻六甲、苏门答腊之间，为海门各岛，散布如星如棋，最大者槟榔屿，距对岸吉打大山不远。乾隆五十一年（1786），为屿开埠之期，盖是年吉德酋长既以屿让英，后十四年又以威烈斯雷省畀英，两次皆未奏闻暹王。暹王怒。道光元年（1821），伐之，夺其疆土。吉酋惧，逃往槟榔屿。六年（1826），屿与坡、甲合而为一，仍以屿为总汇，而麻六甲益衰，新嘉坡渐兴。未几南洋各埠以坡为总汇而屿亦衰。光绪十一年（1885），联合坡、屿、甲及颠顶群岛、威烈斯雷省、科科斯群岛暨归英保护之硕兰莪、大小白蜡、彭亨诸国，定其名曰实得力塞多尔曼士，译即海门属部，而总督则驻新嘉坡。

二十四日记 嘉庆十年（1805），东印度公司始在屿埠设大酋，与麻打拉萨、孟买两处大酋并行。道光九年（1829），始裁屿酋，而以他员代之。十七年（1837），英始改建总汇于坡埠，而屿次之。槟榔屿所设之官，则有参政司，议政局，地租司，山林司，库务司兼印务司，营造司兼量地司，华民副护卫司，参事局，船政司，机器测量司，邮政司，按察司，律政司，钱债司，教师监院医官，巡理厅，巡捕厅，司狱，统兵官，工部局员。其各国所设领事官，除中国新设副领事外，则有荷国领事，暹国正领事，德国副领事，奥国正领事，比国副领事，丹国葡国副领事，法国委办领事，美国、意国委办领事。其户口于同治辛未（1871），屿则十三万三千有奇，坡九万一千有奇，甲七万七千有奇。光绪辛巳（1881），屿十九万五百有奇，坡十三万九千有奇，甲九万三千有奇。辛卯（1891），屿二十二万七千有奇，坡十八万二千有奇，甲九万九千有奇。

二十五日记 槟榔屿城建屿之东北，英人名卓尔治城。前临海峡，水阔而深。屿中有高山，名蛇莓子，怪石人立，古树参天，古磴泻泉，英人引自来水于此。有海珠屿，一名宝珠，距城五六里，境幽深，有宝树岩，径皆羊肠，亦幽境也。其为官商别墅者，曰长春坞，曰友石庐，曰竹士居。又天香山上，有石磴千二百级。有平章会馆，闽粤人合建。有南华医院，闽粤人施医地。屿中华义塾借平章会馆为之者，闽塾、粤塾各一，在会馆左右。英设义学四十二所，教华文者一，教英文者五，教巫来由者三十二。此埠人才聪敏，为南岛冠。藏书家以林培元为最，谢增煜次之，余如温振东、林振琦、林汝舟、吴春程、林载阳，皆有储蓄。有波知滑豕亭，闽人公建。有百年适成亭，闽人新购丛葬处也。风俗则中华流寓既多，颇重风雅，喜逢迎，善褒奖。童子见客，揖让为礼。人情古厚，甲于海南群岛。守家礼，重文教。昏则六礼俱备，无不亲迎。新妇入门，合巹毕皆谒家庙。丧不停柩，逾月而葬，亲执紼，必素冠，妇女亦徒跣，虞祭仍凶服。或用墓志，祭典极丰。

（卷九）

（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五日记 余昔曾删录《申报》所记英国属地之方里，以其译音多非经见之字，又稍有讹脱者，因嘱张让三重加考录，兹记于此。……曰新嘉坡，曰麻六甲，曰槟榔屿，方一千三百五十里。在中国海曰婆罗洲北之拉布安岛（亦作勒邦），方英四十三里。婆罗洲北之萨巴即北般鸟，沙拉窠克即西般鸟，方英若干里……

（五月）十六日记 申初到新嘉坡，总领事黄公度率随员那等来见，旋以马车接余至领事府憩息，夜设筵席，至十一点钟始回船。

十七日记 辰正开轮。〔下往西贡，略。〕

（卷十）

91. 《三洲日记》

张荫桓撰

（光绪十二年〈1886〉十二月十五日记）查岛委员禀言：查过新架坡，华人约五十余万，槟榔屿亦如之，且华人产业几占十分之二。新架坡领事，华人出进口绝不关白，槟榔屿各埠又不兼顾，宜设副领事于槟榔屿云。此为刘芝使^①所辖，未便越俎，意粤督必有经纬也。即批复之。（卷二）

（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初八日记）华人生计日艰，谋食海外，旧金山、域多利^②、檀香山、秘鲁、古巴暨南洋之新架坡、小吕宋、噶拉巴、三宝垅、巴泗末^③、新金山、雪梨、暹罗、越南诸岛，无虑数百万。初只帆船往来，渐而轮船，杂遝商工，阗隘自成市集，曰唐人街，生意之盛者，每不暇计长久，但先营酒楼、戏园以供游赏宴集。若夫博簊烟霞，则无大小埠皆一致焉。（卷四）

（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壬寅，晴。往英馆告别芝使，为言新架坡设领事一事，郭筠仙^④并未办竣，曾劼侯^⑤接任后始为合尖。（卷四）

（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壬子，晴。英署寄到新架坡设领事案郭筠仙给英外部照会，谓中国遣使与设领事，亦条约所不载，既能遣使，即能派设领事。英外部回文，乃援据条约以答。及胡璇泽病歿，曾劼侯派苏桂清代办领事，英辅政司不认，几烦辩论而定。至英属各岛，则并不允派矣。（卷五）

（光绪十四年〈1887〉正月）初九日辛酉，雨。王荣和、余璠查岛之役未竣，复为北般鸟之行，香港无径达该岛之船，须绕越

新架波附轮前往。客冬十月初五日自粤起程，十一日由港搭船，十七日至新架波小住，二十八日附丰安轮船，十一月初二日抵般鸟所属拉浦湾埠^⑩，初三日午后展轮，初五日抵山打根埠，该省总督燃炮示敬。又华人甲必丹冯明珊及华商金永发等二十余人皆接晤。该岛华人不过数百，散处山内佣工者千余。土产如坚木、冰片、沙藤、树胶。觅得金矿，惜未广辟榛芜，矿业不畅。该岛之政，则设立赌税，进口盐税每担二元，自来火柴每箱二十八元。又香港无船往来，均与华人不便。然山打根岛通商仅六年，且有瘴气，入山华人多脚患，又为工头苛虐，病亦不准出山医调，良可恻恻。其拉浦湾埠，则华人与土人互市，已五十余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英人得此地于文莱岛主，遂将拉浦湾内外三十迈全割隶英属，英设官经理。该埠有华人五六百名，华商南发祥等数家，生意未甚兴盛。土产西谷米、冰片、树胶、煤炭尤盛。华人居此尚无苛刻情形。王荣和、余璠遂将山打根敝政告之英督，允为删除，不识言行果符否？其所立授地新章，刊刻告示者已见于港报。又查得前年华人公司购地一千五百希罗，每希罗约地五亩，纸规三元，共规费四千余元，仅付三分之一，函请英督展缓，并恳专设轮船至港。英督已知照轮船公司二处，允以越年举办，惟每船须华人认定载货水脚津贴若干，刻未定议云。王、余会禀之词如此，所谓华人购地公司，或即沙峇公司否？王荣和、余璠查竣后复至新架坡，前往暹罗，冬令风严，候船待发，应有续报。惟英属岛，除新架坡外，不能设领事，徒知民艰，无缘保护，殊增焦烦。（同上）

（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记）英荷各属岛，宜就该岛华人公所、会馆董事酌派，以资料理。其于领事就地筹费之说，虑所派非人，事事索之华商，征求无厌，微特无益于华人，宜国家敛怨。其于领事收费抵支公帑之议，则援古巴之入不敷出，新架坡之帑巨费微以为证，而归宿于外洋。领事权利甚微，各国既不愿，即使勉强办成，亦必妒忌制肘，在他国荒僻之地治为人服役之民。又緬、暹、南掌^⑪、西贡腹内之地已虞鼯睡，我更经营腹

外零星小岛，徒启猜嫌云。

(同上)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王荣和、余义会禀：客腊初六日，自新架坡附太古轮船，初十日行抵暹罗。(卷六)

(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 初四日丙午，雨。舟行马离港，水势较平。西曰帝离岛，荷兰属，东则暹罗与英属也，地出锡甚佳，华人营生于此者颇众。气候殊恶，易生虐疾。

初五日丁未，晴。未正入星驾坡口，两岸极狭而不能自守，可惜也。英人所置暗炮台，若无所见，曾为俄人图其要妙，至今遂不准外人往观，备敌之意深矣。船主为悬国旗其岸上，公司望楼亦悬旗相答，尖角旧式。三点钟登岸，车行里许，遇衣冠来迎者，知为领事左子兴，闻刘芝使先已函告矣。热甚。偕参赞各员同至华人酒肆小憩。电达广东省城毕，即访领事署，胡璇泽之子心泉导往，遂同游胡氏园，结构平平，惟池荷叶圆径五六尺，又并头猪，皆异种也。荷叶软浮水面，花则重台高瓣，亦不见茎。主人以莲米赠子，豫回粤试种，不知迁地能良否？并头猪略如小兔，用药水浸灌，以玻璃瓶储之。镫后子兴约饮酒肆，复回领事署，子兴谈曾劾侯前办俄约，劾者纷然，其棘手甚于余之办美约，劾侯深谋远虑，尚复如是，诚出意外。一点钟，子兴送余回船，又赠干荔枝、吕宋卷烟。星驾坡终岁衣葛。镫后疾风暴雨，几以为例。雨后仍闷热。奉使各国无冬夏，均暖帽边沿或呢或羽纱，略如行营式，惟星驾坡则葛纱袍褂、万丝冠。

初六日戊申，晴。自渡星驾坡口，西人名为中国海，意必曾属中国外洋岛屿，记载逸之耳。泰西船主，以能走此水者为好手，风雾靡常，又多礁石也。早六点钟启旋，船略北行营式气候仍热，多见小鸟，均不知名。华人旅居星驾坡约六七十万，皆闽粤籍，会馆颇多，墓坟碑识，却不忘本。惟人品不一，地方官幸禁赌而售鸦片者，月饷仍十一万金。本巫来由土地，亦有回回教堂。其岛主极能和众，厚结英廷，岁往伦敦一次。英不夺其自主之权，而要以若与他国立约，须先关白。(卷八)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庚戌，晴。……〔抵西贡〕晚饮“佑宗楼”，有星驾坡华商陈某来，述星驾坡拐贩人口及舟中谋财害命各事，为之愤懑。子兴〔左秉隆〕曾为言之，特不如是之详，归日当与粤督筹商办法。（同上）

92. 《使俄草》

王之春撰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十六日……酉正一刻，接准总理衙门咨开：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军机处交片：奉旨著派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俄国唁贺，钦此。（卷一）

十二月十九日，晴。……〔自西贡〕夜过吉连^{②⑩}、丁噶奴海面。

二十日，阴。午正行三百三十三海里，合中国一千一百十里，寒暑表八十八度。未初后行二十二海里，抵新嘉坡，总领事候选知府张振勋弼士，翻译、知府那三华祝，直隶州刘玉麟葆生，随员、刑部主事王树善杉绿，教谕陈国经锄圃，笔帖式沈铭鼎之，县丞金维楸石声，供奉、州同知衔叶卓林吾庄来谒，并备马车迎余及参随各员，行三、四里，至领事署宴叙。便至博物院一观。当门置象头骨一具，甚巨。入则虎、豹、犀、熊、猩猩、猿、鼠之属为一室，鹤、鹊、孔雀、鸕鹚、鸵鸟之属为一室，各种水族、鳞介之属为一室，鼉龙、蟒蛇、蜈蚣并大逾寻丈，玳瑁、螺蚌各种奇形怪状，不能一一悉数，均各用药水傅之，完其皮革，实之以草，植立如生，牌示其名，并注所出之地。其他若中国船橹、水车纺具之属，群依式制一小者以资考究。西人留心格致，非仅用为观玩之具也。询胡家花园，云琼轩歿后家骤落，今已售去。命车往游，则山花夹道，杉柏、棕榈、桃枫、葵扇各种嫩绿柔青，争妍贡媚，并如中土仲春时候。所蓄猿、熊、鸵鸟

各物也间有之，未能一一具备也。

复询陈金钟，云已前年歿，其家今亦中衰。

询柔佛国王，云去此二十余里，渡海峡即王居。国王善英、法语言文字，雅善酬应，故英人喜之，国中政务尚能自主。此地本柔佛属地（译音亦云息力），嘉庆二十三年（1818）英人夺踞之，名曰新加坡，又作生架坡，又名息辣。英人不收身税，故华人趋之若鹜，遂成巨埠。

薛叔耘出使时，云闽、广人约十四、五万，今且二十一人矣，此外英人二千余，土著阿刺伯、印度、巫来各种亦止共数万人。然英税华货独苛，洋货每百不过抽五，华货则每值百抽至十余元不等，此殊未足以持平也。

又云……麻六甲（百）〔约〕五六万，槟榔屿约十八万余人。……昔海禁甚严，华人出洋者犹若此其甚，今自薛叔耘星使奏除此禁，计英、法、俄、德、荷、日（西班牙）诸埠日盛一日，禹迹神皋生产实藩，得此为尾闾之泄，正不可谓西人之无造于我中国也。弼士居此间三十年，人极练达，与华洋交涉皆能持平，今自本籍大埔莅此甫及二旬，云由此至新山一百里，华人十四万余，今设副领事一人。新加坡、麻六甲、槟榔屿全境英总名司典来脱（译言海峡）舍脱门此（译言埠也）。

土产锡、铅、白铁、蔗糖、胡椒、椰子、沙藤、紫菜、甘蜜（《瀛环志略》作甘蜜，薛叔耘谓即槟榔膏，以今考之，实即染绸之薯蓣也，一名孩儿茶）、降香、苏木、香茅油、犀角、象牙、江珧柱、燕窝、翠羽、文贝、螺蚌之属，五谷、棉花皆由他埠贩来。

地距赤道北一度廿分，北京偏西十二度三十九分（巴黎东一百零一度二分）。由西贡至此六百三十七海里，合中国二千四百二十一里。

土著人黝黑，蠢陋如鹿豕。男女并蓄发、跣足，上披红袱，下围红布数尺，不著褌，左鼻皆穿孔着环，女则耳轮穿孔至六七，皆饰以金银。负物旧止用顶，近亦有肩荷者，运重以双牛挽车，牛角锐上而长，群饰以金碧若双塔，然以为美观。

西里百、吉宁诸色人并巫来由种族，言语侏离，闽、粤人来此贸易者，非习其土音不可；然语殊简略，三月便可熟谙也。

夜三鼓登舟，张君以次来送行，少顷即展轮。

新嘉坡总领事张弼士太守率同翻译等官来舟迎迓，即乘其马车游历一周后达其署，便访左近部落。

有道曾闻守四夷，新嘉坡上汉官仪。驾轻路熟车原稳（太守粤东人，曾在噶罗巴各埠历练洋务已三十年矣），馭远鞭长马不知。权辖梓乡非易事，情通卉服见专司。终当借箸殊代庖，再接清晖待后期。要扼南洋属此间，群番附近有新山（槟榔屿亦归管领）。地名柔佛难为国（前柔佛国王距此二十里，亦理民事），族聚唐人易转环（土著称华人为唐人）。无上利权成断垄，泰西风气露全斑。园林竹石皆生色（此间四时皆夏，隆冬树叶不凋），游客新从画里还。

二十一日，晴。晨起登舱面久坐，见水作浓绿色，仿佛湘江风景。舟左右岛屿连绵，有如星罗棋布，即土人亦不能悉数其名，盖左龙牙、丁机宜而右苏门答腊也。午正，行一一百五十一海里，北京偏西十四度二十分（巴黎东九十九度二十二分），赤道北二度五十九分，寒暑表八十六度。由新嘉坡至科郎埠一千五百六十九米勒，合中国五千七百里。……（卷二）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二十一日，大风雨。早五点钟，抵科郎埠。……按锡兰一岛……距新嘉坡一千五百九十七海里，人民约二万余，种类计凡六等，新格里人最旧，余则……新嘉坡人……巫来由人……

二十五日，雨。……南印度以多得克林为巨埠，洋药、棉花、茶叶各项并由之出口，运至科郎埠，然后转运至华；由麻打拉萨者则径至新嘉坡，不须至锡兰。

二十八日，早雨午晴。南洋各岛，星罗棋布，较之东西洋各邦，形势尤与中国切近。华民往来居住，或通商，或开矿，或种植，或佣工，统计约四百余万。现在祇新嘉坡设一领事，二十年来，支领经费不过十万金，而各省赈捐、海防捐所收之款，实已

倍之，商佣二十万人前后所携之回华者，当亦在一二千万两以外，然则保护华民之事，又安可缓乎？……

（闰五月）初二日晴。……英属则新嘉坡乃总汇之区，土产无多。余则柔佛（俗名新山）土产甘蜜、胡椒，麻六甲土产树薯粉，槟榔屿土产豆蔻、丁香，白蜡、吉隆并产锡。……

初五日，晴。早九点钟，抵新嘉坡，总领事张弼士太守，率同翻译随员迎至舟次，当邀同从官乘马车至署宴叙，谭及中外各事甚悉，并赠译出南洋各岛详细地图各件。晚四点钟随送至舟，候船开行乃别去。昔人诗有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今日思之乃益信。然弼士熟悉南洋各岛情形，与西人交涉极称契洽，前已言之。今莅任半载，措置果能裕如，寓居华人亦颂声大起，始信余言固不诬也。

初六日，晴。新嘉坡炮台因山建筑，有外斜坡，以护垒墙避敌弹之击。垒墙与外斜坡皆用泥土，不用三合土，始可任击不坏，与中国沿海各炮台以三合土作大平面之墙显露于外者不同，规模极大，墙有三重，台内兵房宽敞精洁。火药库七八座，军械库数座，共费银三十万两。光绪五六年间，又于西面添建新台，更称钜固，凡五年而后葺事，计费银共七十余万云。（卷八）

93.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光绪丙申〈1896〉二月）二十四日亥正，行抵新嘉坡。鸣炮欢迎，一如西贡。驻坡中国领事迎诸口外。英总督本与傅相^{②9}雅相知爱，至是先遣材官祗候。

二十五日，傅相登陆，为总督之上客。一切礼节，应有尽有，不亢不卑。翌日，英督又亲登邮船，恭送行旌。

（聘俄记，专使记略）

94. 《出使九国日记》

戴鸿慈撰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十九日，晴。舟行平稳。是午，行三百四十三海里。夜，二等客室复为跳舞大会，见邀往观，以明晨将到槟榔屿，后日即抵新嘉坡，客多登岸故也。

二十日，晴。早六时三十分到槟榔屿（Penang），槟埠领事梁廷芳璧如等来见，商人及中华学校生徒皆列队恭迎岸次。余与午帅绕行街市，遂至梁家，延见商人胡国廉子春、张禧光舜卿（弼士太仆之弟）、谢春生梦池、林花鐸汝舟及黄学文、伍连德等，勉以两宫廑念海外侨民，虽寄迹异国，勿忘朝廷，如内地路矿等政，皆当效力兴办等语，咸唯唯。就此早宴。坐有报馆司事，因告以本朝锐意维新，两宫一心，慈孝无间，勿为莠言所惑。饭罢，乘马车遍游全埠，乃下船。

槟埠一译庇能。华民寓此者十二万人，大约皆闽、广籍，而闽较产巨，广较人众，广邦又以潮属为多。富商皆各建第宅，有祠堂，衡宇相望，俨然成一村落。有中华学校一，学生凡百余人，皆男生也。有报馆一，曰槟报。领事皆由商家轮充，而驻英使臣委派之。办公费仅百余金，不敷甚巨也。

十时登轮，遇刘士骥鸣博、黄敏孚颖才，以视学巡行各岛，适由此之新嘉坡。同邑区昭仁慕颐，为纪南大令乃弟，将返粤，均同行。刘、黄皆旧识，与谈粤中学事甚悉。十一时，启行。

二十一日，雨。舟行平。自昨午至是，行三百三十九海里。午后二时，到新嘉坡（Singapore）港口。是处山明水秀，夹岸树阴，商舶往来，货物盈积，风景远过吴淞。三时泊岸，总领事孙士鼎及随员、众商家来见，因偕同拜英驻坡总督。五时，往赴振裕园公宴，园主人李清樵接待其殷。此园为本埠佳胜之处，前醇亲王、伦贝子、振贝子道经时，皆尝至此。席未毕，复往中华商务总会华商公宴。商会以前月开办，规模宏壮。正总理吴世奇寿珍、副总理陈景仁云秋主席，宣颂词。在坐有广西道罗乃馨，

游历至此，余皆商人也。席散登船。已九时矣。是日，大雨竟日不休，虽在埠游行一周，而不能浏览，殊可惜也。孙领事仍送至船。询知本埠华人凡二十八万人，广人居百分之五十，闽人居百分之四十五，其余则各省人也。华商销售之货，以各岛锡矿、树胶、胡椒、甘蜜、沙藤、薯粉为大宗。有广益银行，粤人所设，资本四十余万元。有报馆二，曰《南洋总汇报》，曰《叻报》，日出共八百余纸。有学堂二，曰华英学堂，其来已久，专教英文，规模未备；曰应新学堂，乃本年广东客籍所设，生徒五十人。商会近又倡办广肇养正学堂，尚未成立也。有轮船往来各岛，二千吨以上者四艘，千吨以上者五艘。

按：新嘉坡为南洋群岛之总汇，其地周围六十六英里，人口三十三万余人。开辟后于槟榔屿，而繁荣远过之。华商居此者，多富有资财，不忘祖国。近者创银行、设商会、立学堂，高掌远蹠，联络团体，可谓能见其大矣。比者，刘大令鸣博奉大府命视学来此，诱掖奖励，不遗余力。由兹以往，知其必有可观也。顾侨民居此，以国力所不及，而寄命外人，仰鼻息以为安，其无权利之可言久矣。当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英人设华民政务司。翌年（光绪四年），吾国乃设领事。光绪十九年（1893），改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麻六甲各岛。今孙领事至，首与坡督力争，得免华人裸体验疫之丑，复谋所以增进利益、挽回积弊之术，商人称道翕然，谓设官以来所未见也。虽然，又以知外人之未尝不可以理夺也。

近十年来，新埠商务日见减色。推原其故，大抵以商力绵薄，团体涣散。于是，各国银行不肯揭借，即物产不能转输；又无公司以总其成，故不能持久待价。补救之法，惟有设银行、立公司二者为不易之办法，外此无有更急者矣。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益银行开始（规模尚未推广，有存放揭项而无汇兑），迄今年商会成立，虽尚幼稚，然新埠商务之前途必受影响，则可决也。

又，新嘉坡征收赋税，除地税、港门税、邮政铁路门牌税及各杂种税外，惟鸦片烟、酒税岁征四百四十余万。酒税约十分之

一，烟税约十之九。每年烟税一项，计四百万元。查鸦片专销于华侨，岁输至四百万元，皆尽华侨之脂膏也；而英人政策，且严禁售卖戒烟丸药。本年照会坡督，始许设立戒烟所，一月已有成效，今已由绅商集款举办振武社、戒烟所云。

二十二日，晴。早，领事孙士鼎及众商来送行。医生林文庆来见。十时三十分，启行。自槟榔屿至此，行麻六甲海峡间，船甚安适。此后，乃北行入七洲洋矣。（卷十二）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晴。舟行七洲洋。是早，经琼州海口。天气热甚，寒暑表至九十二度。阅爪哇华商来禀，志在于爪哇、苏门答腊、麻六甲等处设领事。（同上）

95. 《中外述游》

田嵩岳撰

新嘉坡，居然巨埠也。其地平衍，沃野数百里，物产厚腴，无崇山峻岭之蔽。闾闾罗列，洋夏分处。

居停主人陈之祥，亦华商杰出者，饮余于果园，识刘、沈诸君，迭相为主，他乡萍水乐逞，情亲可感也。又导游公家花园，园基广阔五十余里，亭台延蔓，池沼纠回，狻狻翩翩之群，孳尾濡毛于其中，变怪诞育种，寝以繁水气之精。粵润卉草，异蕾奇萼，吐泄天地之菁蘊，纷纶亂續为葩经所未载，多不可指以名。诗人卫铸生，叶季允所谓惺噩生者也，先余来游，乐而不忍去，晤言晏笑，并以诗扇相赠，贻情尤挚。

季允为余言，此地为南洋门户，中外分疆，华洋所走集，华人之商于是者，数有加于暹埠。其间奸民滑盗，债帅重犯，均倚以此为逋逃藪泽。恒见有中国要犯，潜逸出洋。掉臂游行于叻市，昂昂项领，无复有所顾忌，类聚日众，竟儻然法网之外。而华人之与华洋经纪者，又恒有侵蚀亏负动至数十百万，轻身逃逸，匿迹外埠，抑或竟归中国，洋商亦遂无如之何此一事也。若

竟置之弗问，则戢奸惩狡之权，终缺然而疏漏，是纵枭獍而食人，任鬼域之害物也，国法安在？公道安在？若中国能照会英廷，于新嘉坡地方增设会捕一条，各交其地方领事官主政，遇有逃犯至此，中外会缉到案，讯鞫惩处，以警效尤。

中朝领事官为左子兴，都转倜傥有大才，居此不得展，郁郁非其志，故自号为炎洲冷宦。多学工诗，曾一识其风范。暹领事官陈君名金钟，闽人也。开物成务，才力粲粲，虽未听其言论，人皆道其抱负甚阔，啧啧不能已。以华人为暹主倚任，非豪杰其孰能之？

英副领事白君，叻呼为船头官者也，遇事持正不徇情，近岁以来，华叻相安于无事，赖君之力为多。中国奸徒贩猪崽至埠，君躬登舟查察，严钩深摘，隐物莫能遁用，是拯拔苦难民无数计，华人德之至深。猪崽者，猾盗百计赚乡愚入其牢笼，其甚者，则劫之于途，掠其身軀之外洋，转相鬻售以为利，不顾人生死者也。诘邪慝以保善良，无畛域之见，存乎其间，非难能而可贵者欤。

埠市环列，火车水轮载珍赆以来，缤缤扰扰，诸埠人错处群居，种族杂糅，颜貌黧黯不似人，其富者能贷人以资，则额横勒白者三以自表异，见者知其为富翁，奇观哉。倘考其名而周记之，亦海角异录也。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96. 《西轺日记》

黄懋材撰

(光绪五年〈1878〉)九月十三日，由孟加拉乘坐轮船航海而返，三日至唉家屿，为阿拉干海口，有华人在此贸易。又三日至漾贡^②，寓胜茂店五日，旋上本号之轮船名碧芭得力，……出海口，向正南行，所称印度洋是也。风浪最猛，人尽呕吐，终岁皆然。三日以后，渐觉习惯，稍进饮食，遥望东南一带，山岛断

续，隐约浮青，历五昼夜，抵槟榔屿，寓永裕店，主人姓颜，亦闽人。此屿幅员五六十里，本巫来由族（一名麻拉），为暹罗所属，今隶于英国。山林秀雅，水泉甘美，四序温和。故漾贡、孟加拉等埠巨商，多置家于此。海外乐土也。广、潮二郡之人，多在山谷耕种。土产椰子、槟榔、豆蔻。全岛华人，共有十数万。市面风景、人物装饰，与内地无异。适值里社赛会（土地神称曰太伯公），扮演台阁故事，鱼龙灯彩，备极华丽。有戏园一所，男女合串，粤东班也。

十月初一日，搭英人轮船，日跌开轮，向南而行，驾驶从容，风柔浪静。距岸不远，常见右旁麻六甲诸山。初三日，见苏门塔拉山岛^{②①}横亘于前，于是，折向东行。薄暮停轮，翌早九点钟，至星加坡登岸，寓恒广和客栈。

星加坡，一名噶叻坡，本旧柔佛国，亦巫来由族。道光末为英人所踞，日增繁盛，为海道咽喉，商舶往来所必经，四方电线文报悉萃于此，屹然为南洋重镇。英国设简温那^{②②}一员，统辖星加坡、麻六甲、槟榔屿三埠。中国新设领事一员。胡璇泽，广州人，英国赠以宝星，兼充俄国领事。是时，简温那他适，懋材偕胡领事拜会辅政司暨法国领事。

十五日，搭涉珍麻轮船，向西北而行，风和浪稳，五日至安南。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97. 《游历刍言》

黄懋材撰

南洋群岛，星罗棋布，环绕中华。其民皆巫来由种类，最为诚朴。近世以来，泰西诸国轮船东驶，争踞其地，但用一二兵船，震以巨炮，即鸟惊兽散，割地请和，盖土民不习战斗，部落散处，不相统一，是以不烦兵力，取之甚易也。葡萄牙据有西吕伯，西班牙据有小吕宋，荷兰据有葛刺巴、婆罗洲、苏门答拉，惟英吉利据地最多……槟榔屿、麻六甲皆繁盛著名之区。

旧时泰西诸国之商船来中国者，必绕阿非利加之南，经好望角，由巽他峡（峡在苏门答拉^{②③}、葛留巴二岛之间）以入七洲洋。自后凿开苏彝士运河^{②④}，地中海与红海相通，轮船往来皆舍彼而就此，捷近二万里，而星加坡一埠，遂为海道咽喉，四方电线文报悉萃于此。英国镇以巨酋，戍以重兵，屹然为南洋巨镇。盖自英人侵占印度，国富兵强，挟其诈力渐拓而东，蚕食緬暹邻境，计诱群番小岛，攘夺诸国市埠，经营牟利，无孔不入，数十年来雄长海上，莫与为敌。……

夫海禁宏开，华人出洋营生者实繁有徒。夫同类则相怜，异类则相轧，人情大抵皆然。或受土民之欺侮，或遭异邦之虐政，无所控诉，其情可悯。故论其地则近在肘腋，为中华之门户；论其人则百万羈旅尽中华之赤子，亟宜添设领事以资保护。特遣大臣一员驻扎星加坡，统辖南洋一带事务，并添置兵船，散布各岛，轮流游弋，以壮声威。如此，则声势联络，人心固结，不必与诸国据地争城，而南洋数十岛之形胜利权，已归我掌握，更足以上崇国体，纲纪万邦，节制东西两洋而无难矣。

（小方壶斋舆地从钞，第十帙）

98. 《般鸟纪略》

泰西鸭砵述

壬午（1882）十月二十四日，船由港启行，沿途之间，风伯扬威，雨师肆虐，幸波浪不甚大，故无有碍及。

二十九日，抵古达港口，见其礁石岩嶙，星罗棋布，幸皆有浮标以示傲，故不为灾。计是处海约有西里三里之阔，六里之长，深则约有三十尺。岸旁有码头一座，约长一百尺，阔五十尺，两旁水深约十四尺，船艘泊此可无搁浅之虞。陆路人民以中国及马孛人为多。是处屋宇衙署，虽大兴土木，日事建造，仍未一律告竣，地方官以商旅辐辏，深虑无以为栖息之所，特饬工人辟荆棘，诛蓬蒿，斫树木，启山林，以便建广厦而盖房屋，故迩时惟闻斧斤之声丁丁彻耳也。船泊二宵，即于本月初二日七点钟

动轮往山达根²⁵，是时附船前往者，有古达总督暨参赞一员。及抵山达根港口，则其海面约有西里十里之长，五里之阔，水深约五十尺，内有礁石暗伏于下，船艘出入时须小心留意。现经地方官拟设浮椿，以便船艘往来。港内又有码头一座，并木屋数十椽，盖是处土人，每于海旁搭盖房屋，效秦风板屋之遗，聊资栖止。船既抵岸，有印度兵一旗，鹄立以待，盖出迓古达总督也。是处人民强壮，水土甘美，想将来可成一大都会也。

初五日，山达根总办暨古达总督，乘小轮船往沙北嘉地方探察。此处距山达根约四西里之遥，闻欲在此处开设口岸，故先往察其形势也。

初六日，船由山达根开行来港，沿途之间，箕伯敛迹，冯夷不兴，甚为平安。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99. 《游婆罗洲记》

阙名

南洋之中，万岛环列。由吕宋西南视之，有岛居于午位曰婆罗洲，而息力山横亘其中。山之西畔极北曰文莱，山之东畔极北曰古达，而英人近欲垦之北般鸟在焉。

余赋闲在港久，拟作外埠游，以增见闻而豁襟抱。适去月初间闻北般鸟岛有新辟口岸一事，于是毅然束装就道，于八月初五早搭海南轮船由港启行，十二早始抵北般鸟古达埠。计船行七昼夜，约一千一百余咪，每咪即华人三里三。船中搭客共三十四名，另西国二人。途遇风雨二昼夜，故船行颇缓。将到埠之际，约二三十里，两岸对峙，皆是森林，一望无际。及抵岸，则见板屋茶寮四五十间，另有新建砖屋八间，尚未完善，其瓦面墙壁皆赭色，缘物料概由别处运来也。

在船早餐后，偕同舟数人登岸游览，见有粤人铺户十余间，皆作小买卖。内有新宁李姓数人，于是进内攀谈。问其景况，据

云祇到此三四个月，生理不多，水土亦劣，离埠七八里始有甜水，取之殊难。五六月间，因传染疫症死者颇众。但斯时此患已除，幸获无恙。本处出产，惟有沙藤、木料、树胶、燕窝等物，仍不甚多，盖因土人去埠较远，艰于贩运故也。埠上地基广大，遥望平原后有小山一带亦不高，海面则水深岸阔，最合船艘停泊。亦有小河可通内地。现观此埠不过甫辟数月，规模粗具，尚未壮观。但见英人之伐木焚林，平治道路，极意经营，不遗余力，谅数年后或成为一都会亦未可定。

八月十三日早，船又动轮往山打根埠，至十四日午刻抵岸。余与友人伍蕙南、胡翼南、谢国斌等暂寄寓于志兴隆号内。该号系香邑陈君志廷所开，专做西国伙食生意，获利颇厚。陈君到此已四五年，乃此埠华人初来之始。性情慷慨，西人甚器重之。余居此多赖其周旋，殊深感佩。同船搭客则分住广帮各号，亦有暂寓于粤东会馆者，各适其宜，差堪告慰。

按此埠草莱开辟已阅四载，埠中居民约三千名，内粤人约五百名，闽人二百名，欧洲人三十名，其余则巫来由及苏绿^②土人，而印度人在此当差役者亦有百数十名。闻邻近各小埠及内地各处，共有苏绿土人约三四十万，俱以觅采沙藤、树胶、燕窝、捕鱼为业，赋性懒怠，不事种植，故地上之物以人力出产者绝少。言语则以巫来由族为通用，识苏绿土谈者亦有之。钱银则不论何款，但无印即可通行。

此埠坐北向南，后枕高山，海面寥阔，山环水曲，港口极佳，绝无飓风之患。

现埠上铺户约有百余家，概系板屋葵寮，并无砖瓦屋宇。其中铺户半在水面，半在山坡，因平原地少，又无砖瓦建造，故不得不以此为暂居计也。有已人创建砖窑，每月约出砖三四十万，而灰瓦二窑亦将次第举办。今各商家已源源定买，想不日土木大兴将见楼阁云连，转瞬便成一繁华佳境矣。

查此处出产，以沙藤、木料、鲜鱼、燕窝、树胶、冰片为大宗，其余海参、鱼翅、珍珠壳、胶菜、黄蜡、玳瑁、象牙、犀角等货亦有之，俱系土人由邻近港口载来，多有以货易货者。余等

未到之先，其进口货物皆由星加坡、刺们^{②⑦}二埠运来，颇能获利。有闽人创设二店，一名鸿源美，一名金永发，到此约三四年，闻已获资钜万，此可谓先步独登矣。

是埠水土极好，其水清甜，凉沁肺腑，虽白云山甜水无复过之。因此，居民于数年来疾病殊少。说者谓埠上之山系铁矿，水由矿中出，故得如是之佳，未审确否？天气亦属平和，早晚凉风袭体，夜间须著夹衣，且无蚊虫，大可安睡。惟日午颇觉炎热，周颇如是。独冬令则雨水略多，消却一切暑气。

地土又极肥美，无物不生，周年均有出产，因岁间中无有寒暑也。有人携粤中瓜果菜蔬等物植之，见其质大味甘，比粤产更觉适口，料五谷皆能播种，惟麦子及棉花不甚合宜。

二埠中伙食亦不甚贵，大约每人每月三四圆便可足用，盖鱼、米、柴三物极平也。惟猪、牛、羊、鸡、鸭及零用什物则昂贵异常，价比港地倍之，以罕人贩运故也。

埠上四周之山，俱树木深林，举目皆是。内多产大木，夭矫耸直，动长十丈外，大可合抱，采之不禁。英人以辟地为急务，特雇人将各处林木斫伐，用火焚之。余所见遍地堆积，多是美木良材，可胜大用者皆弃之如遗，虽作柴薪亦不取之，足见材木之多，殊令人叹惜矣。

离埠数百里间有雀粪山、燕窝岩、金矿等类，业经查得，但未开采耳。又闻此刻已有多人买受荒地，共计七万六千余亩，按英一亩约华人六亩，特为种植之用。其地俱系邻近此埠，将来开垦既成，出产日盛，则无难成一都会矣。现埠中设例，凡入口货物，除米、面、麦及日用伙食无税外，其余什货则按报价，值百抽税五圆。洋烟、烧酒二物，归承餉者征收。出口货则除海中所产各物无税外，其余土产各货，以按值百圆抽银十圆。埠上地段出投章程，则以地一段阔三十三尺、深六十六尺，每段以十六圆为底，地纸写九百九十九年，每年纳地税银六圆，如投得之人愿作一次纳足十年地税者，则自后可永远免纳。开垦地段，则任人择地认领，以英一亩计地价银一圆，永免地税。现在各人所取荒地，虽其中树木丛杂，雇人斫伐，所费亦属不多，然计英人一亩

需银五圆，国人便乐于从事，尚可得回多少大木，或能稍资弥补也。

刻下埠中工匠人役均极为稀罕，最要者是做木、泥水两途，计每人每日可得工银六七毫；其次则手作食力之辈，如整道路、开耕种、伐材木、捕鱼介、整船艇等工艺，每日亦可获银三四毫。至于商贩营生，则必须预携资本，方能有济，即多少亦均无不宜。盖大者则辟地种植，虽数十万之资亦可动用；其小者，则带货入港与土人互易，间有获利数倍者。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100. 《白蜡游记》

阙名

南洋群岛中有名白蜡者，或译作霹雳，声相近也。近接槟榔屿，由槟榔屿对岸陆路可通。其地绵亘数百里，层峦迭嶂，林密山深，向为穆拉油人所居，今则属于英国。洪荒以来，未经开辟。

同治（1862 - 1874）间，南洋佣工日众，始有至白蜡采锡者。其地锡苗甚旺，出产极多。英人设关征收税项，每年不下数十万金。

通岛分大白蜡、小白蜡二境，以一河为界。自司马墩起溯流而上，由是而笃亚兰、务边、夹版、巴罗巴门、密里洞、刺克、沙沥，又由务边而南至米棚、织鹅绒、彭亨、大泥、金山，均大白蜡境也。又由沙沥绺罗口过河，则葫芦、江素、太平、新港，均小白蜡境也。

从前草创，民舍多结茅为之。近亦有灰泥版筑者。

土产槟榔、椰、山竹、榴莲、波罗诸果。此外往往有不识名者。

通岛产锡，惟彭亨兼产金。顾天气不时岚瘴甚盛，故名人亦所罕到。锡米形如碎砂而黑，沙沥所产有重至数百斤者。有巨石

一方岿然危立，土人名曰锡米王，见者必死。行人避途，相戒不敢视。前后死者不知凡几。十年前为天雷所殛，今则无矣。

岛产五金、煤炭，玉石亦间有之，然不常见。数年前有粤人某流落其地，采锡糊口，一日，于土中掘得巨石，五色斑驳，少去其角，则满中皆翡翠也。邮回粤垣，得值数千金。

土番无部落，不相统属，间有强酋，亦自君其地，不能兼辖他境。国无官制，亦无兵。其酋与民一体，无所区别。居深山穷谷中，凿井耕田，迁徙无常。性悍戾好斗，一言不合，拼死相持，往往在僻处谋杀过客。英人以其地窵远，东西梗阻，虽有轮船往来，不能驶入内河，近拟开造车路，俾东西南北四达周行矣。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101. 《南行记》

马建忠撰

光绪辛巳（光绪七年〈1881年〉）七月六月二十三日，奉合肥傅相面谕访办鸦片事件，遂有南洋之行。……

（七月）初七日……晚十一点二刻抵香港。……

初十日晨，雨。……问（香港参赞欧德理）沙苗系何如人，答云沙纱伦敦印度部中司员，此来有外部凭信，到印度、槟榔屿、新嘉坡、西贡、香港暨中国各口，查察鸦片情形，实系英国遣来者。……

十七日……偕欧参赞乘小轮舟登法公司船，船甚宽敞，入舱小坐，欧辞支。十二点钟，启轮出口。

二十二日，晴。午正测得舟行二百七十七迈，距新加坡四百三十迈。……

二十三日，晨晴，风平浪静。午正，测得舟行二百九十迈……晚十一点钟，抵新加坡，天气阴晦，待潮，不能进口。

二十四日，晨晴。黎明进口，栲洗毕登岸，至旅店卸装后，

即乘车往谒本埠英抚味尔德，则已赴槟榔屿矣，顺道访中国苏领事。午后，代理本埠抚军市米德坐谈良久，问答另详节略。（余询以新加坡运载鸦片出入口例，彼答以该埠例不征税，而入口鸦片专销本口者，则运入煮烟公司，其余箱口不得私卸，亦在暂趸。埠内转运，照洋各岛者计云。去岁该埠共入鸦片八千七百七十四箱，其间姑烟八千三百五十二箱，公烟三百三十五箱，金花八十八箱，转运于南洋各岛苏门答腊、亚哇²²⁰、吕宋者七千三百七十五箱，运往香港、西贡者不在此数，是本埠尽销一千三百九十九箱。倘中国禁止鸦片，令出必行，要无虑本埠之私偷进出船只各有舱口，惟照单卸货必不能于单外口分毫也。）晚餐后办发公事禀件。

二十五日，晨晴。封发上傳相禀函等件。苏领事淮清来答拜，接晤少坐。苏邀下午往游前领事胡君璇泽花园，遂饮于是，却焉不可，诺之。胡君久负盛名，为此埠中西人望，前为我国领事并兼领俄、奥两国事，今已物故，故园仅存。午后乘车至汇丰银行，嘱买船票，顺道访苏君，小坐，遂游公家花园，野花杂树，无足观者。寻访汇丰行主，于其家晤谈，天欲暮矣。遂赴胡园晚餐，同席者为苏文案、张翻译及船政局购买木料委员余姓者，园主人胡君之子亦与焉。席散回寓。

二十六日，晨晴。检点行装，早餐后，至苏君处辞行，遂登舟。舟窄隘殊甚，炎热异常。三点钟开行，舟向西北行，颇稳。

二十七日，晴。无事。三餐后静卧看书而已。晚十一点钟至槟榔屿口外停泊。

二十八日，晴。进口，闻舟泊二日乃开，遂登岸借住闽商颜金水栈中，聊避暑气。此间华商侨寓者约八万人，闽商为首，广帮次之，非如新加坡之富户尽属广人，颜之居室悉仿西制，埠内华商皆搆别墅，翬飞鸟革洵足为吾国生色，不图海外竟别开生面如此。既偕其本埠所谓抚卫司名嘉尔者乘车至麓，旋坐筠輿盘旋折上，上瞰高壁，下临深渊，渊中古树参天，高矗云表，有至三四十丈者。甫至山腰，四围岛屿拱列，凉风袭衣，胸襟顿爽。又上则路愈峻削。肩輿者黑人，流汗浹背，如水泼漆几上，喘气若

牛，盖已高陟二百九十丈矣。至颠，则抚军在别墅焉。入座款谈，情意殷洽。渠谓吾国倘能设法杜绝偷漏，则新加坡、槟榔屿二埠必能严查，不使少许鸦片飞越二口也。继出妻女相见，少坐辞别，下山回寓。

二十九日，晴。埠中督理玛克奈者遣嘉尔来寓邀余早膳，乘车至其家，同席有理刑暨总理工程者二人，叙谈良久。玛克奈谓本埠殷商尽系华民，然鄙陋不可与言，惟办事信实，故能起家。余谓是宜多设华英书院化其鄙吝之风，金谓良然。寻偕嘉尔回寓，中国商人承揽煮烟公司邱天德，偕代理招商局务同知衔胡泰兴并钜商辜上达、邱忠坡等来谒，言语不通，以英语为问讯，伊等英语又不能深解，赖嘉尔能闽、广语，为之传译，因知彼皆生长于斯，其祖若父，率自琼州乘东北信风至暹罗，越岭而来，无逾一旬。亦间有至新加坡纡道至此者。因问伊等何无首丘之念，嘉尔答以彼之祖父偷越至此，本干中国海禁，今则海禁虽弛，而彼等已半入英籍矣。少坐，嘉尔辞去。复乘车出游，至栈东颜宅少坐而归。抚军味尔德遣价持新加坡、槟榔屿二埠鸦片进出口章程并煮烟公司之例来，阅之甚善，徐当译出备考焉。

三十日，晴。摒挡衣物，茶后回船。十二点钟起轮往加尔古答……

(八月)十二日晨六点二刻，至槟榔屿，暴雨时至，登岸一游而回。午后四点钟开向东南行，风猛，舟甚簸荡。

十三日晨，舟入麻六甲峡，海平如镜。正午，见遥山叠翠，拱揖迎人，无复波涛之险。

十四日晨七点钟至新加坡，早餐毕，闻左子兴自伦敦至，遂往访焉。坐谈良久，因悉黎莼斋与左君同返，留书致余，往来相左，仅及半月，不觉怅然。旋偕子兴往谒埠内抚军，少谈而别。晚左君固留我膳，膳毕回舟。夜间月色迷濛，水面无风，蚊雷隐隐，不可假寐。

十五日晨六点钟左右，左君复来送别，八点钟起旋向东北行，风微海静，午后微风。(以下往香港，略)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102. 《南行日记》

吴广霈撰

辛巳（光绪七年，1881年）六月，客津门，寓马叔眉观察家。……适眉叔^②以奉合肥相国命，有事南洋，邀余同往，慨然许之，遂定于本月二十四日启行。……

（七月）二十三日，南洋舟中，风平浪息。眉叔云明日可至新嘉坡矣。自去香港后舟行逐渐而南，去赤道日近，夜视北斗，沈水箕尾高悬；昼则火雪丽空，蛮烟覆地，水不波而自涌，风徐至而如薰。解愠无琴，驱悉有管，何术排遣，自嘲以诗。亥初，抵新嘉坡，待潮不能进口，披衣起视，远灯排列，灿如明星，夜气阴沉，钩月未上。

二十四日黎明，舟进港口。自香港至此，水程约四千三百余里。早餐毕，偕眉叔登陆，卸装客邸，出访中国领事，署理者为苏姓。衙者猥狹，与华人市铺杂处，门扃不启。问之，盖苏家居，时未至也。归发公事函件。申刻，眉叔谒英国代理抚军士米德回，因与出游。怒马一鞭，绿阴十里，街道平广，林木蓊森，厦屋嵯峨，人烟稠密，倚山抱海，巨舰连檣，虽精洁不及沪上，而景趣踈则散似过之，洵南洋一大埠也。至物产之丰庶，地势之展舒，则又过香港远甚。侨寓华民，闻约十万余。（坐）〔生〕于斯，老于斯，诡异侏离，半成异族。土人种类不一，率皆面目黝黑，男则上衣下幔，首帽如低桶。女则衣幔，外复加一长衫，色喜深红及彩缯者。不裤不履，以首戴物，无假手扶，有披发者，有椎髻者，有剃发而不辮者，有剪发如西俗者，大抵白帽者为回种，虬发而耳金环者为印度种，桶帽而披红衣者为西藏种。又有马兰种，服奇状诡，难以枚举。眉叔谓日人出自马兰，观其不裤不履，殆颇类之，其说或近似，多以白土涂额为美观者，郢人垩鼻，无乃类是，惜无成风之斤以削之耳。回车，大雨以风，登寓楼望雨眺海，胸怀为开。英兵戍此者三千人，岁征税约百万

余。地出狙猴、鸚鵡，又产木材、菁弥、望果，多橙、柚、柠檬、波罗蜜、椰林、槟榔、桔、柚。水蕉高数丈。多榕树，盘根十围，垂阴覆亩，惟肿拥卷曲，不中绳墨，工师置焉。庄叟谓，物无所用者，亦无所害，不诚然与。晚作书，录前诗邮寄紫诠。

二十五日，新嘉坡寓中。晴。早餐后，封发公事函件。苏领事淮来访，拨冗接谈。苏约晚间饮胡璇泽花园，诺之。午后小眠，醒偕眉叔乘车出，过汇丰银行买票，顺道过苏领事少谈，已，与眉叔驱车往游英国公园，寥廓无可观，惟长池通舫，高树摩云，蓄鸟数笼，鸳鸯孔雀外，亦无异禽。出园迂道访汇丰银行主，主人适归，相留晚餐，以有约辞，小坐，观其夫妇打球之戏。寻别去，赴胡园，车驰碧树中，迢迢十许里乃至。园址颇广，楼阁焕丽，惟门列陶器二，金鱼及彩绘双狮，俗劣无赖。楼中悬扁对无隙地，率谀词，尠一韵语，至比之于异国王侯，亦何可哂？余耳胡名，已非一日，乃未能于生前接其声咳而尽于身后。入其室，观其所布置如此，然亦可以见一斑矣。是日，苏君为盛设，同席苏君族弟、现办文案，张姓翻译，余君、某船政局差购木料者也。向询召民星使年伯状，知足疾愈，欣慰。宴罢，驱车回寓，偕眉叔登楼纳凉，夜深乃寝。

二十六日，寓中。晴。检点行装，早餐毕，赴苏君处辞行，遂由是登舟。舟属怡和，窄小异常。未刻开行，离埠后复折而西北指，盖行经新嘉坡西界及苏门答腊岛之海峡中也。晚，立舵楼闲眺，见北斗在水南箕高张，风浪甚静，虽小舟未觉摇荡。舟中有马兰人，携猴雏甚多，小仅如拳，即新嘉坡产，归途购数头置之书案，使吞墨汁，殊不恶也。

二十七日，南洋舟中。晴。三餐外无事，静卧读书，补述连朝日记而已，晚戌正时，梦中闻巨响惊醒，则舟抵槟榔屿，入口下旋矣。

二十八日，舟中。晴。闻停舟需三四日，舱中热甚，遂偕眉叔登岸谋避暑之所。行经英国兵堂，砌土石为之，色黑黯，似久不修，台空无炮。眉叔谓此旧台，今废矣。英兵戍此者约三千人，新嘉坡抚军士米德兼统之。继至洋寓，湫隘已甚。寻借寓闽

商颜永美栈中。按各埠皆广人多于闽，此独闽商最夥。（屿广二十七里，长四十二里，距口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里。）颜在埠巨富，又为闽商之冠，其居室悉仿西制，高阁连霄，毡毯布地，陈设洋钟、乐器，裔丽过于西人，颇足为华商生色，惟门首盆花札成八仙，俗劣类戏具，是其一病。良由华人商贾不事读书故，虽杰出者流亦不能摆脱市井气，坐为大雅所弃者此耳。居既定，眉叔往见英抚，余遂偕颜侄呼车出游，一路草树稠密，深林夹道。车中询知本埠地方周围约百余里，华人侨寓者八万余人，富者极多，皆莫本其所由来。考之《海国图志》，载元史弼、高兴伐爪哇遭风至此山，舟坏，登山伐木重造，遂破爪哇，病卒百余留养不归，后益蕃衍，华人之多，未必不由于此。又闻多红巾羽党遁逃至此，或非尽谬。土人甚贫苦，悉仰食于华人，衣装风俗，半类西贡、新嘉坡，语音啾啾，亦近之。男女皆以金银饰耳鼻及手足，用为美观，而肤色如炭，适增恶劣而已。小童赤身不缕，止以缕银小牌遮其前后，诚怪俗也。土产以胡椒为大宗，出米谷、槟榔、椰果、丁香、药材等物。谈次车至瓦打复尔山麓，有山泉浴池，池深没顶，水气森森，清冷不见底，余未敢浴，爰濯手以当袪除。小坐，试山茗，甘冽祛烦渴。俄步行登山，寻水源所在，则节节用铁管通行地中，以资食用。源尽处，用铁网作重闸，漉其沙石。瀑布从高涧来，雪花飞洒，凉气扑人，眉宇皆汗，顿爽余心怡焉。坐石小憩，歌谢山灵。归途行经英国兵房，浅草平场，正操枪队，试凭轼观之，初则排列双龙，继则齐如一字，少焉一字中分变而为两仪，两仪互旋，再变而为二小圆。会日晚不能卒观，遂去。迹其所布阵法不能出虎铃，经戚南塘范围，去八门六花之精意犹远，第拾我唾余，变其外貌，中华人士遂至震而惊之，以为此千古未见之奇也。于是乎舍己而从人，于是乎忘祖而宗敌，良由制义锢才，书生素不习铃韬之学，将帅又起于行伍，目不识丁，孙吴心法邈而不传，迨至盲心非古，蒙面效颦，犹夫策弩驾败车，随人轨迹，行止迟速，罔能自主，东西南北，俛乎何如，虽终身山之，有莫能识其道之原者。矧彼一旋轮易辙，电制云驰，则步后尘者瞠然。休矣！举世甘为牛后，

且肆口訾中国无兵法，狂奴能弗齿冷，然此意谁堪共语，惟拔剑问天而已。俄车至通達，则见连垣隆峻，衢市喧阗，车而驰，步而趋者，熙熙攘攘，尽属华人。不图重译荒陬，竟别开生面如此，慨然曰：庶哉矣！物无往而不来，数有极而必复，屈指百十年后，我华人足迹行且遍于五大洲，迨喧宾夺主之势成，而中国自强之机发矣。归与眉叔、颜君等晚餐，戏述所见，笑谓英国以兵胜法国，以财胜俄罗斯，以土地胜印度，以鸦片胜我中国，独以人胜。眉叔相与轩渠，亦无以易吾言也。晚，颜弟某邀至清芳阁观剧，是为闽帮公所。时闽广二班合演戏目，虽略辨而曲词嘈杂，所谓不入耳之欢，且地多蝎虫承尘上攀援殆满。南方卑湿地，究非乐土。剧一折，遂命车归，解衣就枕。苦蚊蚋，不即成眠。忽楼外大声澎湃到耳，则汐潮拍岸矣。

二十九日，槟榔屿栈中。晴。推窗一眺，则海波绕槛，当面青峦突起。为新嘉坡相连界地，译名曰袜脱斯谛，旧名格大国，有一岛突起，名居大，树木丛森，峦烟四起，如此深林穷岛中悉为彼族趋利之所，岂地球之大，竟无一寸干净土耶？（与新嘉坡北界马拉甲、槟榔屿均属于英。）午刻，眉叔赴英抚午餐，余兀坐草日记，时午潮拍岸，万响齐作，风起泉涌，如坐笔阵，斯行不得奇文，奈此山灵海若何。傍晚，眉叔归，闻明日舟往印度，晚餐后，相与乘车出游。时西北阴晦，电光流紫，金蛇一制中，山川人物，悉如指掌，尘世浮云富贵，当作如是观。

三十日，栈中。晴。一茶后，即偕眉叔登舟。午刻，舱面酷热，不可复坐，遂入舱偃卧。午正启轮出口。从此片帆西去，岛屿星稀矣。……

（八月）初六日，晨起束装返舟，午刻展轮〔离可伦坡〕，风顺而缓。

初七日，舟折而东南，遥望山峦蜿蜒不断，以远镜测之，左为麻六甲，右为苏门答腊，稍行其中颇平稳。眉叔云，幸连日无风，若遇风暴，峡中激浪尤甚，大洋是可怖也。夜中见苏门答腊岛塔灯闪闪不定。

初八日在船。

初九日在船。

初十日在船。

十一日晨，抵槟榔屿。（自锡兰至槟榔屿三千六百里。）登岸小眺，暴雨忽至，寻至闽商颜金水栈访候，金水不在，晤其季弟，少谈别去，颜弟坚留午饭，余与眉叔以船将展轮谢之。遂归舟，披书听雨，意亦殊不恶。午后展轮，直指新嘉坡。

十二日在船。

十三日夜抵新嘉坡，自锡兰至此，计水程约五千七百里。

十四日晨起，急偕眉叔登岸，时已中秋，天气炎熇，无异夏伏，絺衣挥扇，汗雨不干，盖地处极南，距赤道仅一度二十分，故炎威特甚也。寻访中华领事署，则实受领事左君秉隆已至。左字子卿，旗籍，驻防广东，习谙洋文洋语，年少俊爽，特膺曾侯之选来驻斯土。眉叔与有旧，相见甚欢，坚留作尽日谈，徐出曾侯赠行诗 见示，余欲和之，而饥肠辘辘，搆思不属遂止。午后，同乘马车出游，过余氏园亭，闽人之巨富者也。竹木水石极佳，惜布置多俗致。主人他出啜茗而去，更至一大泽，周约五六里，平波耀绿，水净沙澄，盖本山泉水所汇之处，西人益深广之以储清水，备通埠食用之需，故不许游钓于其中也。坐憩良久而返，左君盛设晚膳，出广东酒，作紫色，香味甘冽，为之痛饮，几醉乃罢。席散纳凉于露台，天气阴晦，月轮匿彩，西北流电送紫，大雨将至，乃辞左君回舟。左君殷殷不忍别，坚送余等至船始返。

十五日，余体中不适，寒热大作，盖昨午伏热晚又过饮，以至猝发。清晨，左君复登舟来送，余强起应之，然头涔面热，几不自恃。有顷，左去，启轮。余偃卧不复能起，夜中月澄如水，是日为华历中秋节，今乃以二竖之膺负此佳节，推枕捶床，怅怅不已。

十六日，眉叔见余病甚，邀西医来诊视，以水银细玻璃管入口中，测其气息，少焉取出，云伏热太甚，须服泻剂。须臾，以白粉药一小瓶来入玻璃杯中，满倾凉水，和之使服。余未达其药，颇不欲尝，以眉叔殷殷劝问，不忍坚拒，服之，味稍酸涩，

不辨其为茶药也。是日，食二服，而腹坚如故。

十七日，医又来诊，测如前，又进白药水一盂，而热仍不退，腹犹膨然。余遂决意谢医不服，强起开行篋寻觅。午时，茶神糗等药饵则已罄如。未至，篋底得红灵丹一小瓶，定意服之。眉叔恐有误，力止之，余亦不听也。服下数刻，腹痛如绞，急趋厕，脱底一泻，头目顿清，从此始有生望矣。

十八日，病稍已，惟连日绝粒，遍体竣酸软，兼之湿气外发，遍身出红点如痘奇痒，时须爬搔，病中思粥糜不能得，洋仆犹时时以牛肉汤进，令人心恶不已。

十九日，病渐瘥，能倚枕观书。船针径指香港，虽道经西贡海口外，不得舢舟，盖英船非法船也。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103. 《海客日谭》

王 芝 撰

满刺加语略（满刺加即麻六甲，缅人谓之白鼠国，在息立^㉔西，语音近缅人而繁重急竞）。

啖饭曰马更纳戏。洋钱曰顶加。小洋钱曰绿累。数一曰煞堵，二曰裸，三曰得牙，四曰按板，五曰立马，六曰阿朗，七曰属堵，八曰刺般，九曰息密览，十曰布鲁，十一曰煞堵木览，十二曰裸木览，十三曰得牙木览，十四曰按板木览，十五曰立马木览，十六曰阿朗木览，十七曰属堵木览，十八曰纳般木览，十九曰息密览木览，二十曰裸布鲁，百曰煞纳等，千曰煞堵煞，万曰煞立煞。

（卷之首）

印度海，……东迤南洋满刺加诸国……

（卷五）

一岛上立白浮图，丛林无际，连洲肆横，遥接蛤山，数百里

一色空青。同船者云沙刺俄属岛也。而英吉利攘之以居梵僧焉，西来大意其在斯乎！加必旦曰断头岛，殆自谓也。

(同上)

月中望南洋诸岛国二首：

……

龙牙雷里隐烟霏，古达文莱望里微。
山賫难名明草木，航珍争贡宋珠玑。
(南洋诸岛国自宋明时已通贡中华。)
如芦岛树撑云短，似塔风帆带月飞。
(塔飞见《老学庵笔记》。)

欲访虬髯问奇事，春潮声佐海天威。(同上)

自入海峡数百里，中岛如星辰罗错，远近蔽亏，参差有致，又属春浓时候，花木繁生，诸岛咸葱绮如画，使人双目应接不周。迤北一岛，斜横可千余里，其南峰嶂巉岬，楼台辉烂，则星加坡也。坡滨海处为步市，东北大山连接，云林烟霭，妖娜可亲，笔妙未易曲状。坡之西南，深谷小峦，水环树绕，大似神仙境界，而罗刹踞焉矣。泊舟已近黄昏，步市楼台灯火竞发激射，晚潮如碎璧明珠，散光流采。峰嶂高处亦有灯火掩映丛绿中，故虽纤月未升，疏星错落，而星加坡海滨仍焜煌如昼也。

晚泊星加坡

两山中断一帆拖，春树斜阳星加坡。满壑烟云藏墨豹（坡中多炭），层峦灯火点青螺。魑魅狡黠含沙毒，鱼岛贪馋近市多。潮挟海风催月上，鲸声蟾影壮诗魔。

己卯初晓，将乘潮买划（小船也，宽而短，形颇类鱼船，头彩绩，作鱼形），载行李至星加坡访朱广兰，盖吉里对虽轮船而无马头（行海轮船皆自建马头停泊，无马头者则碇泊海中），不得泊近坡，仅下碇海港中，距星加坡犹数里，必赖划以通。而港中卖桡声多无赖，少不谨辄为所贼。曩有李正广者，尝商于海。

甲子（同治三年，1864年）春，由漾贡附轮船至此，将渡坡，以行李入划而身随之。未至数武耳，卖桡者遽绝划而去。海国茫茫，不谋所向矣。李正广遂永留于星加坡，死焉。正广，广东人，商于海者多识之。子石子素闻其事，戒于心故于买划渡星加坡时，先以身入划，坐待仆辈运行李，自恃可无虞，顾虑不可以周防，所买划仅以朽索维吉里对轮船铁槛上。晓潮起甚威，划大荡不止，索不能馭，格然中绝。子石子故不娴踏桡技，惟以两手紧握桡柄而蹲，而任划所如，恍惚之际，已出海港临汪洋矣。私谓木元虚所云，屑没鼃鼃之窟，罍胃岑嶮之峰，险为我纤，虽欲掣掣泄泄于裸人之国，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盖必不能或随潮自返，亦将磕碰为齏为泥，再生之想于是不敢妄萌，遂闭目屏虑，任命乎造物，忽大风怒潮，划走若飞，以为此必速吾死也。而划忽然止。窃视之，铁槛绝索，然已仍附吉里对轮船，仆辈与卖桡者持行李急跃入划矣。相与庆更生而皆昧更生之繇。迨至星加坡饮朱广兰楼中，问其繇于老海商，而后知凡潮起落之时之地皆有定，未尝或爽也。子石子之更生，潮之信也。潮信潮信，于我尤信哉！（老海商姓钟名东发，年七十矣，广东人。）

星加坡南里许，海港中有大蟹，壳径欲四丈，十脚，色赤以绿，壳上有黑斑如云，疑即所谓螳螂也。右脚钳一物，如蛇如蟾，亦赭绿色而黑斑，其长欲二丈，又如生于蟹脚者然。

星加坡北十字街有红鸚鵡十二架，尾甚短，而圆润如鹰翅，上间有翠羽。子石子坐车中，稍之甚驯，能作英吉利、满刺加语。

星加坡中华海商多至数万，广东居其六七，朱广兰为广东海商之最。

星加坡旧柔佛国，今英吉利步头，中华海商所谓新州府，西南洋扼要岛也。四至皆约五百余里。北连满刺加、彭亨诸国，余三面皆濒海，而东望婆罗洲，西对苏门答腊大小亚齐，葛罗巴遥峙其南，冈甲（即丁机宜）、龙牙、柔佛三岛亦层亘海南，若相屏障。岛中产石炭、五金之矿甚茂。又产犀角、象牙、燕窝、翡翠、胡椒、玉果、嘉禾、文席、诸香之属。土人皆巫来由族。前

明为海滨强国。欧罗巴诸国东来，窥其岛之势当海道之冲，咸竭力经营。嘉庆二十三年（1818），英吉利竟据为己有，以戈温洛帅重兵为镇，立步头，招聚诸国商船。中华海商来者既众，步头繁盛，遂为南洋第一，近世西南洋诸国莫不知有星加坡而盛称之。闽粤人特重，谓之新州府，若不知其初为弹丸岛国，于中华甚无足重轻也者。盖星加坡距闽粤都不过五千里，海船来最便。闽粤人流寓岛中，纳巫来由土女为室者不下数万人，其中殷羨者颇不乏，顾胥竞竞焉，常恐英吉利公司之忌之也。先是，西南洋步头无中华商多不繁盛，故欧罗巴诸国所至辄招聚之。中华商最灵，虽不多财亦皆善商。星加坡所产已多美物，诸国商船争来交市，致富尤匪甚难，然中华官商势相阂，虽我朝海禁宏开，而远商海国者仍无所倚仗，不似欧罗巴国皆以商为急务，官商一气，其肆据海中步头，类出公司之力之谋。公司者，总商也，一曰公班衙。星加坡步头既繁盛，公司益强。又有戈温洛帅兵为之捍护，故得专专牟利，盖无孔不搜矣。今见闽粤海商多分其利，势不能不相忌。呜呼！其免于吕宋之坑者几希哉！（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班牙忌中华商，藉言将乱，坑数万人。）子石子曰：旧柔佛国为英吉利诈劫矫虔以来，臣仆巫来由族，搂榷岛中物产，薄商船之税以徠诸国交市，其计诱闽粤海商，尤无所弗臻。岛中珍货山积，栖馆云缦，南洋诸步头几莫与侔其繁盛。英吉利视为东道主者五十五年于兹矣。夫自前明迄今，南洋岛国多为欧罗巴诸国攘建步头。英吉利近有独掠称雄之意，故特遴沈桀善权之酋为戈温洛，帅兵镇星加坡，以总满刺加诸岛事，而伺诸国之隙。子石子游欧罗巴东归，道星加坡，既略访星加坡变岛国为步头始末，于闽粤海商又得观星加坡图，星加坡诚海道要冲哉。宜乎闽粤商无不思中华亦使大官来镇，以总扼其岛之势，盖诸商咸得所倚仗捍卫者，而于海道亦甚得关防也。欧罗巴航海东来有三道，西曰红毛线，南曰巽他峡，东曰西里伯。朝廷既使大官帅重兵镇星加坡，然后布泊兵船于海三面，东泊婆罗洲以扼西里伯（西里伯东犹有小道，在诸岛国间皆易扼），南泊葛罗巴，西泊苏门答腊以扼巽他峡，又西伯、大小亚齐，且以兵驻满刺加

以扼红毛线，以增星加坡势。复常驾轻船载精锐，轮流巡逻于彭亨、冈甲、龙牙、柔佛诸岛国间，则西南洋数万里海道，皆于镇星加坡者一人之掌握之，即吕宋诸岛亦不能漏其握，操之纵之惟意所如。岛国虽众，曾有不服羁馭者乎！则星加坡真为我新州府矣。世之论海务者动曰防沿海，或曰防沿海势远而兵分，不若防江河势虽近而兵聚。以子石子观之，不若扼星加坡之为得纲领，势既远兵且聚也。上则张国家之威，下则闽粤海商常恃无恐，庶使中华赤子之流寓海滨及诸岛国者，不致久外生成，又足张其仁也。然则，方之穷矫计殫诈力，以区区于争据步头，搂椎物产攘掠人之岛之利，而夷人国者，相去岂不霄壤乎哉！（星加坡一名息力，一名柔佛，一名新州府。）

巫来由容服略如缅甸人，息力岛土著也。岛中又有车地番与满刺加人，或髡其头，或缀珠串于耳鼻间，或涂金朱于面额作日月光，则贵人也。其服尚白，容则墨。（同上）

雨后望柔佛（时有青鸟群飞海上如鸞）

过雨望柔佛，重云隐伯儿。亦虵天末战，青鸟镜中飞。苻锁蛮洲绿，花藏岛国绯。春光已强半，嗟我未言归。

……

自别星加坡，轮船行甚驶，每值晴明，登船楼四望，海天光景皆极佳景，山最奇，屿最桀，而棋布辰，张于海西南者，龙牙、冈甲诸岛也。一岛宛委无际，横卧东南天表，时或淖约婀娜，如争明灭于日光中波影间，婆罗洲也。回顾西北连山如娥眉蹙，如螺鬟绕云岚，烟树浮青郁葱，若醒且笑者，吉连丹、鲁昆诸部也。东北平。介碧，远见类芦荻长汀，近之数里，则大林苍蔚，中隐城郭楼台，与海天增景色，皆古日南郡，今安南国加定省也。盖去星加坡轮船行二日余矣。壬午未曙，于残月中见十余岛连亘舟南，若有若无，乍隐乍见，不能悉举其名，大约皆文莱之类，既舟行益远，虽以远镜窥之，亦无影矣。（同上）

104. 《奉使伦敦记》

黎庶昌撰

光绪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余在江南通州花布厘金局，蒙钦差大臣、礼部侍郎郭公嵩焘檄调出洋，于是有奉使英国伦敦之役。至上海，始知其为驻札三年也。十七日，乘英国公司轮船自上海出吴淞，放大洋，指南行，约二千一百六十里、可四日程而得香港，经过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境地，福建以东，台湾障之，西人谓其海为中国海，尝有大风，又多暗礁，船人以为戒。又自香港指南行，经七洲洋，约四千三百一十里、可六日程而得新加坡，从雨中过越南，群山连延，隐约可辨。新加坡为亚细亚斗入海中处，最近赤道。以图经索之，差距二百四十里而遥，迤西为马纳甲，对峙者苏门答腊别自一岛，不相连属，舟行有时望见。其地炎热卑湿，有春夏无秋冬，山中奇花异卉。冬至前后，号为繁盛。往游粤黄浦人胡璇泽园，园皆西式，有池沼而无亭台，畜养虎、豹、熊、猿、袋鼠、鸾鸟之属甚众。胡君固富人，英、俄二国皆假以馭民职之，而郭公欲于此建设领事以之充补者也。又自新加坡折而西北行，约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可二日程而得槟榔屿，英语如碧澜。凡乘法国船往者，至越南之西贡而不至此屿。屿山明水秀，迤南多深林丛木，闻其中有瀑泉，直下数十丈，甚奇伟也。自槟榔屿指西行，约三千六百三十九里、可五日程而得锡兰。（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第十一帙）

105. 《游历闻见总略》

洪 勳撰

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年）夏四月，泰西水师会操于南洋之新嘉坡，俄军几驾英、法之上，曩者必推英吉利而最，而德、

法次之，若俄罗斯固不能与诸大国颉颃。比来讲求训练，遽臻精悍。故各报馆论说纷然，以为欧洲之福。阅月，群议渐息，乃为持平之论，谓今善于昔则有之矣，非真能超越诸军也。

……

丁亥（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都城，赴天津，九月抵上海，仲冬之初附德国商船西行，阅月至意大利之渐那伐。自上海至此，计程二万九千五百里，途中湾泊之处五：出吴淞，向西南逾黄道，越二日，至香港；向正南，及半途仍向西南，约五日，至新嘉坡，已出中国海，距赤道仅二度矣；乃折而西北二日，向西三日，至锡兰岛之哥仑坡，是为印度洋；乃向西略偏北，经阿拉皮海，八日，至亚丁；于是径向西北，渡红海，五日，抵苏彝士河，一夜，即渡至帕绥特，入地中海，又四日乃至。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106. 《游历闻见拾遗》

洪 勋 撰

泰西以华人之业农工者勤操作，耐艰苦，而尤廉于取偿也，乐用之。新嘉坡多粤人，附公司轮船还香港者常四五百人，开往数亦如之。近来外洋拐骗工役，贩卖人口之风已戢，而新嘉坡固有承揽华工之行家，凡各国于险恶之地，劳苦之役，本籍人所不能任者，辄任之。华人需佣若干，向行家议价立限召募，华人以工资稍胜，归期可待，不惮远去，既去之后，其督责驱策，能任与否，不遑计矣。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107. 《西海纪行卷》

潘 飞 声 撰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七月，余受德国主聘至伯灵城（一名柏林）讲经。十三日，领事熙（朴尔）送余往香港，申刻开船

(船名保安)，翻译赖(斯德)亦来送行。

十四日，寅刻，抵港。……熙(朴尔)复送余上德国船(船名巴仁)，申刻开船……

十九日，寅刻，泊新嘉坡，序东将别，复邀余同竹君登岸，坐马车往游其族人豆蔻园，一路树耸遥青，山皴浅绛，园亭敞朗，花木幽深。斌友松郎中(斌椿)、郭筠仙中丞(嵩焘)，皆有留题。主人(一名昌亨，一名绮山)出酒饮客，为书楹联云：四时共醉荷卅酒，一雨遥闻豆蔻香。(园四时皆莲，有花小而叶如芋者，有花大而叶数尺者。)日晡，序东偕其从兄弟三四辈送回轮舟，临别，凄恋不可言状。余自香港登船，与序东、竹君相遇，又有商人吴理卿赠陈酿，作华馔，日夕谈笑，不知航海之苦，今序东、理卿别去，舟中相对，只竹君一人，而余身自此域外矣。

二十日，寅刻开船……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108. 《天外归槎录》

潘飞声撰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七月，余由柏林东归，十一日晨装促发……

二十五日，晨起，已开船入新开河^②，……船主苏(美亚)言此河全为英国购得，征收船税，日有起色，而红海、地中海之△钥实为英人司之。余计由亚洲以趋大西洋，沿海埔头，俱为英所占据，自香港而外，曰新嘉坡，曰槟榔屿，……皆建炮台，屯重兵，储煤蓄粮，为东来之逆旅，其富强甲于欧洲各国，有由来也噫！

……

(八月)十三日，晓，雨，薄凉。舟人指示士冷阿诸山，盖已入麻六甲境。麻六甲旧隶暹罗，与新嘉坡地势接连。前明时，

葡萄牙据之，旋为荷兰所夺，今则英人尽有其地。滨海多武吃种人。按武吃刚猛好武，技击最精，西人称为南海之杰，得此辈数万，可以固圉，可以创霸，而惜其不合亚齐土人同御外侮耳。

十四日，将抵新嘉坡，岛屿起伏海面者，不可纪数。新嘉坡口外两山高峙，中辟海门真可扼守形险者。南洋一水汪洋，其中大岛数十，小岛数百，即除澳大利亚广阔自为一洲外，如婆罗洲、苏门答腊、噶罗巴以及新嘉坡、麻六甲各部，使能联络为一大国，何难拒绝欧罗，守此天堑。近时西班牙、荷兰已衰弱，为土酋所逐，而英吉利则假恩恤以笼络其土人，高掌远蹠，几欲席卷无遗。天道好还，其能久恃耶？吾恐百年后，必有虬髯者崛起于其间。是夜因待带水人至，故子刻始泊舟，余偕竹君君迪登岸，饮于酒楼，有校书名阿喜邀归其家，相与酣饮达旦。

十五日，余送竹君君迪回船，再登岸，至南生店，适胡叙东（佩义）由日本来，一见诧奇，缘其族昆弟子铭、子承款接殷勤，招至豆蔻园，饭酌荷花烟水，犹是昔年情景，不禁流连久之。叙东谈及中国兵船游历来南洋，此间华人乍睹，大为忻忭。余谓往岁在西洋拙撰有请派兵轮分赴金山、南洋等处保护华人议，所论旅居外洋华人必乐输经费一节，言之甚详，曾上之星使，颇蒙嘉许，他日必有采及刍蕘者，惟专派人游历南洋各岛，察其人情风土，则无倡此议者。使余拥千金，不难酬此愿，著书绘图，或可补注大渊《岛夷志略》、杨炳南《海录》所未备也。叙东留余作中秋，余恐夜半开船，因辞。酒后赋诗，书叙东扇，即以志别。

十六日，蚤起，开行。远见一船从东来，西人以望远镜窥之，曰：巴仁船也。及至两船各升旗吹角者三，忆余来时乘此船，至是已阅四载，往返七万余里，幸而帆归天外矣。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109. 《使西纪程》

郭嵩焘撰

(光绪二年〈1876〉十月)二十五日,雨。……马格里出示英国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经制所入……新嘉坡三处所入约百余万,惟香港所入十八万余,而用费至十九万余。

二十八日,雨。午初,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嘉坡,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早过一岛曰浩斯白尔,有灯楼。浩斯白尔,大西洋始寻地来中土者也。马格里告言,扬武轮船已前至新嘉坡。甫至,而蔡提督国祥与其弟国喜,偕黄浦人胡璇泽来见。黎召民有信致胡君。遂以交之。英国总督哲威里遣兵官以二马车来迎,且请稍迟至四点钟以凭传令各营列队。乃约先诣胡氏园,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多未经见。玻璃钜匣函羚羊头一,双角并存,皆向下三盘乃伸而上。野牛角、犀牛角、鹿角各二,鹿角长三尺许。鱼须一,长七尺许,色如象牙。盘结坚瘦鱼腮一。白蚁二,用玻璃瓶贮水养之,长约二寸。有两石卵藏之上,凿一孔,通饮食,剖卵乃得之,谓之白蚁王也。蛇鸟卵十余,大如斗。蛇卵如鹅卵者四。驼鸟二。彩鸾二。六脚龟一,长逾三尺。白壳龟二,紫花斑文,背中高如峰,头足色俱白。狗熊一。豪狗一。袋鼠一,头及前二足似兔,自腹至后二足则大逾数倍,后足膝后折著地不能伸,然视前足犹高逾倍,尾长二尺,行则跃起如飞。腹下有袋,故谓之袋鼠。京师德国公使署曾见鸟兽异种图有此。随偕刘副使、黎参赞至总督署见哲威里与其夫人并其二女,其意气视铿尔狄尤相亲也。夫人亦贤明,慰问甚勤。其领队兵官名摩里雅斯归。过其炮台,盖因山为垒,凡二重,其中将台一,兵房四,每房可容百余人。家眷房二列,以处官及兵之有家眷者。兵房后为厨房、藏兵器房二,饭堂一,习书堂一,治养病兵房一。大炮十尊,皆有炮台,有火药库,小炮置之墙端,皆有架。大千里镜一具,将台前墙最高处别为一屋,以便了望。其制度规模与中国炮台绝异。兵有炮兵,有步队,步队习洋枪以辅炮兵。带炮兵者曰米噶尔斯,带步队者曰林芝,其职皆视游击。兵分二等,上者

三日一洋元，合银二钱四分；次者四日一洋元，合银一钱八分。将官有家眷者俸薪足以养之。兵人家眷洗衣、缝纫，自食其力。此为山北炮台，下临市肆。山南尚有炮台一。

二十九日，雨，雷。哲总督又遣马车来迎，并派其翻译必麒麟陪同游历。先至扬武船，兵皆升桅、声炮。比登舟，司教习英官拉克斯摩指示一切甚详，并引至其学堂，训练学生二十人，又为演试炮兵，指授阵法，仍升桅、开炮以相送。必麒麟导至洪家花园，闽广人公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极清幽之致。有虎园一，豹园二，并张铁网为外障。狗熊二，山狗三，猿九，有灰色者，有红面者，身臂或长或短，其种各异。其一甚钜而狞，用铁圈笼之。黄毛长四寸许，则所谓金丝狨也。其豺狸、黄鼠、松鼠、山獭之属，则制铁网为屋，周环约三十余所，与雀鸟相间，中植花木，五色缤纷。鸚鵡四种，一白、一灰色、一红、一绿，又有绿色而两羽红者。鹰三种，一白、一苍、一灰色。鸡三种，一彩文、一苍、一棕黑色相间。鸽种甚繁，最奇者翠鸽。异鸟如青鸾、山雀、水雀。一种山鸡，彩文而头蓝色或红色，善鸣。一种似水鳧，头有毛一丛，甚长而细。而吾于其中得奇景三，一罗汉松，高数丈，覆地如钟，披视其中，松身合抱，枝皆盘曲而中空，条叶外护，乃极繁密，一藤萝障天如巨屏。凡数所有曲折如九叠屏风者，皆拔地直起，高数仞，四无凭倚，花叶周环扫地。一长松高入云际，凡十余株，距地尺许，横出五枝，悬针周匝如盘，每尺许辄出数小枝，远望如数十级浮图罗列深林中，皆奇景也。又制铁盘如繖，引藤络其上，盖新种者十年后必成一奇景，始知以上数者皆人力为之，究不知何以能然也。至蒲葵张叶如巨扇植立，则此间所在有之。其诸花木来自各国及诸番者，皆插牌标记，足见此园魄力之大矣。前至香港，有导游花园者，谓当观览其实政，不以游赏为娱。今无意中得此奇景，亦殊惬意。回过按察司署，任是官者斐里布，方踞堂皇听事，吾与云生列坐其旁。堂高五尺如月台，其下列长案如弓曲抱，两造讼师及录供者、传语者环坐向上。两旁设木栏二，云为词证者立其中。设小几八，待讯者坐候。外施阑干，待人观听。无刑扑之威，而规模

整齐严肃，不闻喧嚣。尚有大学馆一、小学馆五，内有女学馆一。以总督哲威里约三点钟答拜，不及往观。新嘉坡约二十万人，西洋人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万，余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据胡璇泽云，广属人已至七万之多。总督所管凡三处，西为麻刺甲，再西为槟榔屿，则海中之一岛也。麻刺甲之西，与槟榔屿隔海相望，为威诺斯里，并归其所辖属。新嘉坡有英国兵船二，一名儒那，总兵波兰管带，一名马古裨，副将安生管带。哲总督申初枉过，即时开行。

三十日，新嘉坡西北行二百一十里过麻刺甲，即西行出印度海，英国公司轮船取道槟榔屿，稍折而北，远至百余里。船主以非西行正路不牌示，禧在明见示伦敦《代谟斯日报》^{②②}，为西历十一月初十日，中历之九月二十五日也。……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巳刻至槟榔屿（洋人名之碧澜），距麻六甲九百三十三里，在赤道北六度，有副总督驻此，亦名安生。胡璇泽语知闽人王文庆经商槟榔屿，兼司招商局事，遣人问之，则挈其乡人六七辈来见，皆短衣番语，居此已数世矣。以停船片时即开行，未暇一登岸，询知居民十四万，闽广人十万有奇，余皆番人。其地山水明秀，迤南皆高山，树木丛密。间有瀑布，高十余丈，惜未一往观也。北岸为威诺斯里，其地袤长而狭，沿海约九百余里。有兵官段熙奕，由威诺斯里^{②③}附船归国，居民鼓乐，登架小舟十余送之登舟，必稍有惠爱留贻者。申刻开行。是夕风。

……

（十二月）初七日……所历英国属部十四，在南洋者六，曰香港，曰拉布湾^{②④}，曰新嘉坡，曰麻刺甲，曰威阿斯里^{②⑤}，曰槟榔屿。拉布湾在七星洲南，麻刺甲与新嘉坡相连，威诺斯里与槟榔屿一岛相对，皆不停船。……

（小方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110. 《随使日记》

张德彝著

(光绪二年〈1875〉十月)二十八日乙卯，早大雨，辰正微止。先南行，后转西，左见小山一带碧树葱茏，后则左右山冈苍翠入画。巳正，见左山冈前一孤岛，上立灯楼，名曰“瓦斯寇”，系四百年前始觅地来华之葡萄牙人名也。午正，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嘉坡，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傍岸，有中国带扬武火轮船炮船提督蔡瑞庵（国祥）偕其弟副将蔡悦卿（国喜）及黄浦人现充俄国领事官、英国议事官胡琼轩（璇泽）来拜。后英国总督卓威斯遣副将德格利、中军巴屯投刺来拜，言午后命车来迎。未初，黎莼斋、马清臣与彝随二星使乘双马车行二十余里，至胡公园，又名黄浦园，入内，灯楼所储珍禽怪兽颇多，见玻璃匣函羚羊头一，双角并存，皆向下三盘，乃伸而上。鱼须一，长七八尺，色如象牙，盘结坚固。野牛角、犀牛角、鹿角各二。鱼腮一。白蚁二，以玻璃瓶盛水养之，长约二寸，初藏于两石卵上，凿一孔，通饮食，后剖卵得之，谓之白蚁王也。驼鸟卵十余。蛇卵如鹅卵者四。石刻日本富婆山一座，周不及尺，工极精细。瓷造果品数种。中外书籍、画轴及华人赠送匾额对联无数。茶后下楼，旁有铁网小房，内养驼鸟、袋鼠、彩鸾各二，六脚龟一，长三尺余。白壳龟二，紫花斑文，背中高如峰头，足色俱白。又狗熊、豪狗各一。去此复行数里登山，至总督署，未下车，升十五炮礼也。楼三层，宽敞整洁。卓公年约六旬，言语温和，后见其夫人及二女并按察司费力朴，少谈，辞去。乘车绕行二十余里，至前次所游之堪宁炮台，入门有管台副将尼车斯、参将李荫池迎出，引看各处，兵共一百三十名，带队千总莫拉的延入官厅少坐饮茶。酉正回船。一路房舍虽增，鲜有华丽者。此地居民，西人二千余，华人十万众。

二十九日丙辰，晴热。早有英国管带朱努、兵船千总蒲阑、管带麻格派兵船把总安逊差帖来拜。辰初，黎莼斋约游，遂同乘

车，行十八九里，在粤人所设新远香楼早餐，后游酷地阔园，薰风拂面，花影迎眸，莺声燕语，红绿参差，与前三次所游无异。回船后，遣人持刺答拜二武官。申初大雨、雷。申正，禧在明与翻译官必麒麟随卓威斯冒雨来拜，坐谈良久。卓公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卫拉奚里²³⁶三处，巡行时及之，而以新嘉坡为常驻之地。酉初开行出口，向南少西，入夜转北。因英国公司轮船取道槟榔屿，故改道而行。

三十日丁卯，初大雨滂沱，水程难辨，停轮少待。已正晴，热气生。西行少北，见正北山冈长数十里，乃麻来亚之西南马六甲南界也。镇日水色深绿而平。按《淮南子》谓：“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所谓南极之山者必闽粤临海之山也，所谓暑门者必近赤道之地也。不自知赤道在南仍有温带、寒带及冰洋等处，是真南极也。彼所谓南极者，中国之南极，非天下之南极也。所谓暑门者，中国之暑门，非天下之暑门也。且南极无山，即有亦寒门耳。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阴。早遇风篷三四，掩映而来，如在画图中矣。南行少东，见东南一带山冈，绿树参差，白云环绕。稍转则左右皆山，右边树木森列如垣，隐有悬崖，令人应接不暇，乃卫拉奚里也。行数十里，左边渐露楼舍，炊烟上升。辰正，抵槟榔屿，住船后晴热。郭星使令彝登岸觅华商王文庆，以便寄信上洋。乃驾小舟上岸，步里许，抵万振丰铺，见王文庆，年近六旬，福建人也，笔谈间，适有云南大理府回民江麟鍾者，自言来此二十五载，以贩卖金刚石为生。又有云南潞江府马为麟、字玉书者来，自言在马如龙麾下带勇，授都司职，上年相随入都陛见后，以仕途不易，弃官为商，迩来一载，家道小康。其地产胡椒、肉桂、鱼翅、冰片、海参等物。茶后，王文庆同其乡人谢允协、柯汝梅、林汝舟、王澜德、李边坪、万全堂、王文德及江麟鍾，著短衣随彝来谒郭星使，惟王文德能英语。一路楼房鄙陋，路崎岖且不净，与新嘉坡同。有英国协尉夏熙弈者，由卫拉奚里附船归国，有华商所送红白大旗一面，上书“忠勤正直”四字，下书渡港众商仝献，并有数十名鼓乐驾小舟以送之，必有遗爱于

人者。申初，大雨后细雨迷离若雾。酉正开轮，仍由旧路北行少西，由新嘉坡至槟榔屿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地在赤道北六度、北京西十一度二十分，原属麻来亚，前于西历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即乾隆五十一年）麻国王开文以之奉给英国。地长四十五里，宽二十七里，居民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口，内有闽粤商贾数万。山明水秀，迤南皆高山，树木畅茂，瀑布高十余丈，亦美景也。闻迩来各处华商，公立一党名曰奚格那搜赛伊的，译言号党也。彼此保护，与外邦福立美逊党同。然愚顽性成，多未归化，有离华二三十年未归者，有生于外邦而未到中国者，有归英属而不改装者。此辈若来中土，无事则为华人，遇事则曰英属，诚一隐患也。如有领事驻扎，能令归英者改装，则华英判然，方为有益。是夕风。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111. 《使英杂记》

张德彝撰

喇班国……地产无多，惟煤矿极盛，由该岛左右之柏牛、苏鲁等国聚货运往新加坡一带。……

新加坡岛，在赤道北一度，北京西十二度，长八十一里，宽四十二里，计二千零十六方里，居民九万九千五百八十名口。原属暹罗国。距麻蕾一里，中隔长江。后于西历一千八百一十九年（即嘉庆二十四年）英买得之。土产铅、胶、菸、米、胡椒、加非、槟榔、豆蔻、皮革、儿茶、树胶、潮脑、沙谷米、甘蔗、榛子等。

槟榔屿，在赤道北六度，北京西十一度二十分，长四十五里，宽二十七里，计九百五十四方里。北有大山，高二百九十二丈二尺。西历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即乾隆五十一年），英得其地。居民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口。土产与上同。

卫拉奚里，正对槟榔屿，相隔一水，宽约里余。地长百零五里，宽由十二里至三十三里，计二千一百零六方里。居民七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名口。是地本属暹罗，后于西历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即乾隆五十二年）英据之。土产亦同上。

以上三处，每年地丁租税计三十一万一千四百余磅，合银一百零八万九千九百余两。

麻六甲，为麻蕾西南沿海边境，南近新嘉坡，北向槟榔屿。在赤道北二度，北京西十三度，计六千二百五十五方里。居民七万七千七百五十六名口。是地为西国在南洋占得最早者。初于西历一千五百一十一年，经葡萄牙人觅得之。至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和兰逐葡人而守之。后于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即乾隆六十年）英始战夺其地。今居民有六万麻蕾人，二万华人。土产胡椒、甘蔗、米、菸、茶、胶、加非、槟榔、树胶、牛角、香料、染料、杆棍、皮革、沙谷米、黑白铅等。每年地丁租税共三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磅，合银一百一十七万七千五百七十五两。

（小方壶斋與人丛钞，第十一帙）

112. 《使还日记》

张德彝撰

（光绪六年〈1880〉）七月初一日丁卯，晴，平水绿色。申正一刻，抵新嘉坡，住船傍岸。后乘车至唐城漆木街叙仙楼，晚餐颇佳。戊正回船，入夜热。

初二日戊辰，晴。终日上下货物，装载煤、水。此地果品甚多，有一种邦卜当者，大如荔，色红，有宄刺，内一核，肉白色，味如杏。又有杜果者，大如龙眼，色黄，皮薄，内四小核，肉粉红，味如橘。又有罐果者，大如菜瓜，外有楞，色淡黄，皮如鳄鱼，厚盈寸，内分三格，每格肉四五块，白色，闻之如葱蒜，食之似蜜糖。

初三日己巳，早阴。辰初启碇出口，细雨。（以下往西贡

略)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第十一帙)

113. 《欧游随笔》

钱德培著

(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 初一日午,〔自西贡〕抵新加坡, 泊船处距市陆路四五里, 马车价约英洋六角。其时船上装煤, 炭屑尘飞, 刻不能支, 埠头又无憩息之所, 不得不至内市一游。人物、市肆, 与西贡略同。惟多山岭, 遍地棕葵, 道旁玉兰树尤多, 西湖柳有高数丈、大数围者。土人肤黑唇红, 披红花架裟, 耳鼻皆系以环, 能英语者甚少, 土籍者并不及闽广客产之多。夏令所食之江豆茄蒲王瓜诸蔬, 虽在仲冬无不悉备。土产为佳纹席、粗藤、波罗、蜜蕉、鸚鵡、芙蓉鸟、各种螺壳。初二日午刻, 开行。

初四日晚, 出印度洋, 风浪稍大。

……

(光绪九年〈1883〉九月) 廿二日,〔自锡兰〕抵槟榔屿。地亦属英, 有炮台两座, 亦旧式, 泊有小兵船二艘。居民土人不及华人之多。建有庙宇会馆, 分粤、闽两帮。长街数里, 尽属华肆, 大有粤东景象。山水较胜于锡兰。有瀑布流泉, 英人设闸置管, 以资吸饮。土人产业, 以椰蕉渔捕为大宗。渡船每人十先司, 马车每点钟大洋银三角, 亦有东洋手车, 价更贱。钱法均用墨格西哥, 英洋每银分作一百先司, 有十先司者以银为之, 一先司、半先司则以紫铜为之, 纸币自五元至数百元不等。英官之长者, 出有华文告示, 自称巡抚。以地论之, 则吾华之一州县耳。廿四日, 开行, 罗盘向南偏东五十二度。

廿五日, 向东偏北廿度, 入新加坡, 泊船于煤栈码头。

新加坡亦属英国, 建有炮台, 泊有兵艘, 设官以治理之。其地山多而不高。华民约万余, 几十倍于土人, 间有富商、文士,

然大半俚俗，称欧洲曰祖家，中国曰唐山，每称英国则必加一大字，鄙陋可笑，其受制于彼族则又可悯。自数年前我国派领事驻扎，亦无权利可得。盛衰得失，固事理之常，然甘居人下而不知自振，亦无怪人之见侮也。

新加坡，东洋手车甚多，御者尽华人，每点钟约洋银一角。马车则系土人驾驶，计里而不计时，约合每点钟洋银五角。土人籍隶没来由，言语不通，往往任其滥取，故西人之待土人亦颇严酷。

廿七日早，开行，罗盘向北偏东五十度，午后三点钟偏东廿度。〔下经西贡回国略〕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114. 《西征纪程》

邹代钧撰

（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二十三日辛巳……京西偏西八度，岛南北约百二十里，东西约六十里，其山高于海面一千八百九十九英尺，环以小岛数十，准其地望，似即《海国闻见录》之茶盘岛。……

《梁书》：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羈属扶南。《通典》：顿逊国，梁时闻焉。在海崎上，北去扶南可三千里。前人谓顿逊即满刺加等国，则《梁书》、《通典》所谓海崎，即指马来隅峡。今峡北纬十度以北之地，东为暹罗境，西为英吉利缅甸境，迤南部族以十数，……曰吉兰丹，在巴坦尼东南二三百里，临吉兰丹河，东北至海口约二十里。曰丁加罗，在吉兰丹之东南约三百里，其北二百里，有市镇曰特林干鲁，人民颇繁阜。《明史》：万历（1573-1619）间，柔佛酋好犇兵，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患。是丁机宜实与彭亨、柔佛近。今丁加罗与二国相接，其即丁机宜无疑。翻译声转稍异耳，

而魏先生源、徐中丞继畲，均以丁机宜为苏门答腊岛东南之班加岛。然班加岛与彭亨、柔佛悬绝，不得谓为邻国，似不如以丁加罗当之为允。曰彭亨，在丁加罗之南二三百里，临彭亨河入海之口。《明史》又作彭坑，洪武（1368 - 1398）、永乐（1403 - 1424）中，尝遣使入贡。北皆马来隅峡东岸部落。丁加罗以北诸部，均暹罗藩属，彭亨为自主部落。

船又西南行，过安南巴群岛之西，彭亨河口之东，又西南行过多瑞岛之东。岛在彭亨之东南海中，南北长约三十里，广半之山，高于海面三千四百英尺，岛西大地为布拉两嘴，嘴北有英都河入海之口，盖彭亨南境。又西南行，过白门、吉尔亚尔两小岛之东，二岛皆小于多瑞岛，高均千余英尺。又西南行，过柔佛之东。柔佛为马来隅峡南岸之部落，在彭亨东南三四百里，境土东西西南三面临海，亦称自主。

二十四日壬午，船向西南行，入新嘉坡海峡，即《海录》所谓白石口。口门广约四十里，北岸为罗马尼亚嘴，柔佛之东南境也。南岸为本定岛，岛东西八十余里，南北七十余里，而阙其西南隅为海湾，甚便停泊。有市埠曰里俄，亦商务繁盛之区。又西行，过柔佛河口之南，巴丹岛之北，柔佛河北出柔佛国内地之琛门冬山，南流至新嘉坡岛之东北入海，口内水深至三十尺。巴丹岛在本定岛之西，广狭约方四十里。又西北行，至新嘉坡埠泊焉。自昨午至此，行二百三十六海里。

马来隅与苏门答刺岛间海夹（即新嘉坡海夹），其东南口（即白石口），群岛丛列，而以本定、巴丹二岛为大。二岛间曰里俄海夹，盖东南达里俄埠者。巴丹西南为布林岛，其间曰狭海夹。布林西南为占波尔岛，其间曰占波尔海夹。占波尔西为苏齐岛，其间曰苏齐海夹。苏齐西南为谋罗岛，其间曰谋罗海夹。谋罗西为萨邦岛，其间曰都林海夹。萨邦西为苏门答刺岛岸，其间为浅沙，巨舰不能通行。诸海夹以里俄、都林为最广，里俄约广十六七里，都林约广二十五六里，凡此均由新嘉坡南达苏门答刺东海之路。诸岛外，小岛尚多，以琐屑不详纪。诸岛均属荷兰，隶于苏门答刺长官。

新嘉坡，旧本柔佛国南海中一小岛。柔佛仅见于《明史》，盖亦古顿逊之地。颜斯综《南洋蠡测》云，新嘉坡有华人坟墓碑记，载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熙），是华人之旅居此者，实始六朝。嘉庆二十四年（1819），英吉利人以新嘉坡为南洋西北门户，因入货于柔佛以购之。立廛肆，开船埠，减货税，以招商旅。西南两洋之估船蜃集，渐成闾闾。然其时仅为印度通南洋必由之路，泰西船东来者，率绕道于阿非利加州之好望角，经印度洋之南，入苏门答刺岛与噶留巴岛间之巽他夹（《唐书·地理志》海道所谓海峽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即指此夹），即分诣各处，不必尽至新嘉坡也。自同治（1862—1874）中法兰西人沟通红海、地中海之水道，于是泰西商船多北由新嘉坡，不复迂道于巽他夹，而新嘉坡之陇断，遂为西南洋第一岛。东西七十二里，南北四十里，为方里者二千三百又七。东西南三面环海，东北隅对柔佛河入海之口，口门有三小岛，东西列，自口门之西有港绕新嘉坡岛北，西北去，复转而西南至岛西达海，名曰老港，广约三四里，水深能行巨舰，所以隔岛与柔佛大地相绝也。柔佛王所居，南临老港，英吉利廛肆在岛之南稍东临海，街衢绵亘，自东北至西南约七八里，以廛肆为定处，在赤道北一度十八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三十四分。气候暑甚，而茂林罨霭，海风荡漾，尚不至蕴隆。民口十五万，华人约十最为最多，马来隅种人二万余，印的亚种人一万余，欧罗巴人仅二三千。印的亚种人，土人也，其状貌、知识，略同马来隅种。英吉利置长官驻此，兼辖满刺加、槟榔屿，守兵不满千，有兵官统之。又置刑官。光绪十年（1884），三处进口货值英金二百六十三万二千八百七十二磅，出口货值英金四百六十一万二千四百一十四磅。华人居此者，闽籍居其七，粤籍居其三。多拥厚货为富贾，置产业，传子孙，英人岁税之。其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惜文教未兴，子弟之聪俊者皆入西塾，通西人圣经，贤传竟不与目。光绪三年（1877），吾华置领事官治华商事，遥隶于驻英使者，而华领事之权未能牟于他国领事。以他国领事，实兼满刺加、槟榔屿两埠事，华领事则仅及新嘉坡本埠，

且多窒碍。盖华民既多，英人忌华官号令之，故每多阻挠。窃谓权之有无，领事官势难与争。若纠集吾民之富者，谕以大义，劝之出赀以广义学，置经史有用书，延名师教子弟，使明圣贤大道及古今利弊，然后分别性情所近，遣就西学，以取西人之长。领事官岁时课其勤惰。艺学果精进，或博通时务，学有专门者，均请于上官，予以出身。迨人才既众，则尺寸之地，虽为英据，而庶富且教之民皆吾有也，自强之基胥在于是，何暇与争区区之权哉！且教学之事，必不至启英人之疑要，在有心者为之也。旋登岸往游胡氏花园。园为胡植所辟，广方数里，亭榭林木均精雅，奇禽异兽，琼花瑶草，多生平所未睹。胡植，广东人，本富商，吾华初置领事官，即以植充之。植死，始易今领事左秉隆也。游览未遍，以解缆在即，遂疾驰归船。道旁多槟榔、椰树，槟榔树高五六丈，直干无旁枝，叶附干生，大如扇，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如鸡子，有壳肉，满壳中色正白，土人咀之，口流赤沫如血。椰树高数丈，亦无枝条，叶在其末如束蒲，实大如瓠，系树头如挂物也。外皮如胡桃，核里有膏，膏理坚密白如雪，厚半寸，嚼之味略似胡桃。膏中裹汁升余，清如水，甘美如勃荠，饮之愈渴，名为椰浆。取膏与汁，使尽外皮如瓠，中作饮器。《吴都赋》谓槟榔无柯，椰叶无阴，信然。

俄见群儿乘刳木一小舟，环轮船仰呼，若有所求者。舟人以小银钱掷水中，群儿随钱入水，取钱出，无或遗。苏长公赠吴彦律序云：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今群儿玩水若鱼鳖，殆所谓没人者欤！

晚钟五下，舟发新嘉坡，展轮向南行，至森约翰群小岛之南，转而西南行，入门夹。夹北岸森约翰岛与南岸巴丁岛对距约十二三里，森约翰北距新嘉坡岛南嘴，巴丁南距巴丹岛西北嘴，均不过十余里，中间复小岛相属。又西南行，过巴尼岛之南。自巴尼东北至森约翰，西北至新嘉坡岛，西南嘴中铺，岛屿罗列，巴尼之南有小岛，置灯塔。船过灯塔，转而西北行，过老港西口之南。又西行，过都林水道之北。又西行，过柔佛西南境布鲁斯嘴之西南。布鲁斯嘴西南对小克里木岛，为口门，广约三十里。

小克里木之西南为大克里木，又南为萨邦岛，相距均不过十里。都林等南通各水道，均在此口之东，故此口为马来隅海夹最要处。又西北行出口，则距两岸渐阔。

二十五日癸未，船自布鲁斯口西北行，过比桑岛西南，岛有灯塔。又西北行，过法摩萨河口之南，其南岸为坵苏门答刺之班加里斯岛。又西北行，过马尔河口之西南，河东北自柔佛之龙加西南流入海。又西北行，过满刺加之西南。顾亭林谓满刺加即古哥罗富沙，汉时常通中国，后属顿逊。自暹罗立国，复役属于暹罗。明永乐（1403 - 1424）中，其王遣使入贡，寻率妻子朝京师。郑和出使西洋，复册封为满刺加国王。《明史》言成化（1465 - 1487）以后，满刺加为佛郎机所灭，嗣后商船希至，多直诣苏门答刺。西人地志云，今之满刺加城，明正德四年（1509）筑，自建此城而商务顿衰。《四夷年表》言嘉靖八年（1529），葡萄牙人立埠于满刺加。按正德（1526 - 1521）、嘉靖（1522 - 1566）均在成化后，所谓商务顿衰，与《明史》商船希至亦合。惟《明史》之佛郎机，当为葡萄牙之误。盖明人仅知西方有佛郎机，故凡泰西人，率以佛郎机目之。如吕宋，本西班牙人所据，《明史》亦言佛郎机是也。乾隆（1736 - 1795）中，荷兰人复夺满刺加于葡人，道光五年（1825），英吉利人以所据苏门答刺岛之邦古连、门多克二埠，与荷人易满刺加，而满刺加遂归于英，隶之于新嘉坡长官。本埠有议会治其事。地东南界柔佛，西北界沙刺我，西北至东南百二十里，东北至西南九十里，为方里者五千五百三十八。民口九万九千，华民多寄寓、置田园者。地产金沙、马口铁、稻米、香木、牲畜之类。海岸壑峭，城据满刺加河入海之口。又西北行，过林吉河口之西南，河北自松吉南流来入海，河口为满刺加、沙刺我交界处，松吉则沙刺我之别部也。又西北行，过鲁库特河口之西，其西南近苏门答刺岛，岸有沙浅，西图名为南沙，即《瀛环志略》之红毛浅。又西北行，过吉陇河口之西南，吉陇河东北出大山中，西南流过吉陇镇之北，又西南流入海。海口有长岛，分河流为二，均深泓，轮船可上溯至吉陇镇。闻吉陇产锡，十年前，华人之寓满刺加等

处者，利其矿，聚众开采。沙刺我国王阻之，华众与之战，胜。英吉利人乘华人之胜，遂置官驻吉陇，以法部勒华人，华人安之，而矿业亦盛。又西北行，过北沙之西，北沙为近东岸浅沙，盖对南沙而称也。北沙东岸，为沙刺我河入海之口。沙刺我王所居之城，在河口之南。沙刺我本自主部落，光绪元年（1875），以吉陇之役，沙刺我亦属于英吉利矣。其山水清佳，土产亦富。疆域为方里者二万五千，而民口不满五万，故内地悉为旷野。日中，舟人测日躔高孤，又校求时差，知所至为赤道北三度二十九分，京师偏西十六度八分，自新嘉坡至此行二百五十五海里。测处东北至柏南河口一百二十里，西至苏门答刺岛之巴刺一百五十里。柏南河口为卑力国境，河出卑力东南山中，西流过柏南镇之南，又西流入海。又西北行，东西望有两小岛在缥渺间，相距约百里。东岛曰雅拉，高于海面五百英尺，西岛曰法律拉，高于海面六百英尺，均不过方三里。雅拉之东为卑力河入海之口，河北出吉德国境，南流经卑力境，又转而西流入海，计行六百里。马来隅夹之河以此为最长。卑力河口之北五十里为丁丁河入海之口，口外有小岛，亦曰丁丁，又名班科尔岛，与丁丁河口两岸地，皆为英人所据。丁丁口之北百余里，有埠曰威尔得，西临海港，便停泊，亦卑力名埠。卑力本自主部落，疆域为方里者六万六千七百又五，民口十三万，土地肥沃，多山，产锡及金钢石。光绪（1875-1908）初，华人往采锡矿，英吉利人亦为之置官如吉陇，而卑力亦役属于英，如沙刺我焉。威尔得之西北约百里，为威勒斯勒，其西去岸约七八里。海中有岛曰槟榔屿，旧皆吉德国地。乾隆五十年（1785），英人取槟榔屿，嘉庆五年（1800），英人复取威勒斯勒，置议会治之，而隶于新嘉坡长官。疆域为方里者八百九十六，民口六万二千，多华民，其商业与新嘉坡略等，土肥饶，林木茂密，产丁香、加非、百果，民多煮果为糖。会城曰朝治敦，在槟榔屿之东，临海夹。威勒斯勒之东与北皆吉德地。吉德为暹罗藩部，东当巴坦尼，其会城南至威勒斯勒境约二百里，凡此皆马来隅夹西岸部落。彭亨、柔佛、沙刺我、卑力四国，中倚山，东西南临海，壤地均为上腴，物产丰

盈，西人名其地为奥非亚，译言物产极多也。满刺加之东北有山亦名奥非亚，同取物产极多之意。山高于海面三千八百四十英尺。《续文献通考》：九州山与满刺加邻，产沉香。时永乐（1403-1424）中，郑和奉使谕诸番，遣官兵入山采香，得径八九尺、长六七尺者六株。今奥非亚与满刺加近，产香木亦多，殆即九州山。四国旧本自主，然溺于佛、回之教，虽据可富可强之地，而无聪明奇杰之士为之振兴，沈沦委靡，几何不底于灭亡也。沙、卑两部已明属于英吉利，彭亨亦暗托英之宇下，虽各有君长，衣租食税而已。船出两岛间，转近苏门答刺岛，向西北行。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115. 《出洋琐记》

蔡 钧撰

（光绪十年〈1884〉二月二十六日）己正〔自阁龙坡〕^②起旋向东行……

二十九日，雨。风高浪涌，左有岛曰槟榔屿，英人之属地也，多马来人所居。右有小岛二三，乃属亚齐、荷兰两处界，华人多居处、耕作于其地，遥望之树木青葱可爱。

三月初一日，舟行倍捷，机鸣甚厉，询诸舟人，曰期以明日下午必抵新嘉坡。

初二日，遥见山地一片，林树丛杂，乃马来所居处也。午正已见新嘉坡岛，申正入口泊舟。自锡兰至此计五千七百里，行五昼夜二时。其地为英国属土。酉初，偕刘观察登陆，乘车至领事署访左子兴司马，询以北宁事，均无确音。清谈既久，司马邀往观剧，优人皆粤产。热甚，不能久坐，仍回署中借宿焉。

初三日，辰正，左司马以马车来，偕游恒心园，陈氏之别墅也。外则洋式，而其中屋宇皆华制，鸟革翬飞，异常焕丽，园主人甚豪爽，惜以逝世，没时执紼送葬不下二万余人，皆经其提携

蒙恩而受惠者也。今其子亦极慷慨，昔日家资数百万，今则止六七十万而已。所有华人约十万，闽人居七，粤人居三，殷实富盛之家，如潮人陈姓、黄姓，闽人余姓，皆拥资三四百万，席丰履厚，他处所未有也。所产甘蔗、黑白胡椒为大宗。出园游览，各处所见贸易于市廛、负贩于道路者，皆中土人。街衢整洁，房屋繁盛，远逊香港，惟多平壤，一望延袤，或有计之者，纵约三十八里，横约七十里。乡间耕植者，亦皆中土人也。风俗习尚仿佛如粤东，天气四时皆热，早晚如中土夏初，正午直如中土三伏，佣工者得单衣一袭可供一年之用，故喜于此处旅居也。游兴既尽，遂回署。途中所见夏屋渠渠，书“大夫第”、“朝议第”者，则陈、黄两家之居宅也。虽远隔数万里之外，旅居百十年之远，而仍复奉正朔、遵服制，不忘官阀之荣，皇灵之震迭不既远矣哉！回署后，左司马出感怀诗见示，缠绵跌宕，情韵斐然。司马既精英文，而汉文又如此超卓，殊令人钦羨无已。午初，司马特设盛筵，悉以华法烹煮，久不尝此味，觉食指为之大动。未正回舟，司马亦偕行远送焉，殊可感也。本拟申正展轮，缘搭客中有至荷属之瓜华者，须俟其船之至而后行。酉初船来，客乃过舟，酉正解缆开行出口，舟指北行。

初四日，晴。舟行殊稳。

初五日，申正，登舵楼而远眺，微见塔灯，乃越南海口也。酉正进口停泊，以夜间不便驶行，故暂止。

初六日，辰初，复行。已正，抵西贡，进口，行一百八十二里，自新嘉坡至此，舟行两昼夜一时有半，计程二千四百二十一里。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116. 《游历笔记》

阙名

离缅甸遵海而南至新加坡岛，在暹罗之极南，长四十五里，阔四十二里，户口共九万七千一百一十一人，土人三万七千，华人

五万四千，余为各国人。与苏门答腊一水相隔，为欧罗巴东来之门户。英人设总督以资镇抚，筑坚固炮台一。海口有二，湾泊最佳。闽广暨西南二洋各国之船，帆樯林立，轴轳相接，东西之货毕萃，为西南洋第一埠头。

华人皆闽广人，善贸易，绅商富户甚多。有中华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园、酒楼、茶店咸备。其间闽人十之七，广人十之三。亦有与土人通嫁娶，数世不归者。

地离赤道仅三百零四里，天气极热，四时若夏季，树林荫翳。北人之初至其地者，见之极为奇异，以别处无此繁密也。椰树既长且大，每子一棵，着地即生。藤蔓粗于人身，有长至二三十丈者，缠绕于大树之身，猿猴以为家，千百成群，见人于树下行走，必于树上跟随为乐。性灵敏，常至瓜园偷果，必设四猴于四隅守望之，见人则呼啸以去，小猴之不能奔者则背负之，人东至则西去，南至则北去，无乱窜者。土人获得，卖与外国人者，价一、二元或半元不等。性畏冷，携至北方则不能存活。

海口多小山，矮如土墩，西人喜建屋于上。绕山皆马路，四通八达。

土人面色红紫，与美国土人相仿佛。喜食槟榔，尝患口臭。首缠花布，身穿短白衣裤，亦花布为之，腰束短裙，长及膝。妇女美姿容，睫毛甚长，首挽髻，额贴花钿，耳鼻穿铜环，手腕足胫带银钏，富者或用金。少女束裙于两胁，外罩长领衣，赤足奔走若男子。男女俱善泅水，客以银钱掷水中，能没水握钱而出。其谱系不甚可考，有言其始祖本二白猿，后其苗裔之灵敏者，渐成为人，而愚蠢者则仍为猿。有言太初神造一男名拔顿，又造一女甚美为其配偶，至其地居住，今之人皆为其后嗣。有言地球本空心，中有水。古时球皮碎裂，水即冒出，是为混沌，后水中有山拥出，即现在岛中之山。神造一舟，中置男女各一，闭于舱中，随风飘荡，行抵是山。男女啮破其舟登山，即以为家。其后女怀孕，破右足之胫生一男，又破左足之胫生一女。故至今男女之系出一族者，不许联姻焉。亦有言其始祖本自天而降，乘大舟而至是岛，其舟至今犹存。不经之言，殊堪奉腹。婚姻之礼，先

款通女之父母。父母若允，命女乘小舟荡桨先行，男亦乘小舟追之。女若有意，必舣舟以待，不愿则擢舟他往，不知所之矣。无水之区，则先奔走于陆地，所行一如前法。屋宇极朴陋，或架于大树，或以四木柱撑之，防毒蛇猛兽也。人性刚直，受恩必报。所食惟谷果为多。设遇仇人为势所不敌者，即迁居以避之。亦有其仇悔过而请其回居者，尚有太古之风焉。喜聚族而居，每村约四、五十家，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死则掘地置尸，或坐或立而葬之。地多猛虎，遇浅水亦能渡过。人之被其所伤者，日有一人，虎患之烈可知已。但虽食人，亦畏人。一日夕阳在山，有土人抱子归家至丛莽间，忽遇虎迎面而来，土人无可奈何，姑俟之。虎亦不敢近，乃逐渐退至大树边，将其子置于树上，而挺身与之对立，相离约十五丈。人逼近，虎渐退，后见其无能为，鼓勇直前，虎即大吼遁去。然此法惟对面时可用之，若于背后鲜克免者。虎食人必先以掌扑击，俟人昏晕，然后啮破其颈而食之。牝者生子置于树林中，日夜守之，恐被雄虎见而食之也。土产蜜蜡、豆蔻、燕窝、槟榔、牛皮、木料。猴之小者不盈尺，禽鸟则五色俱备云。

自新加坡起程北至暹罗……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117. 《三洲游记》

阙名

（光绪二年〈1876〉二月二十日）是夕三鼓（自西贡）启行，轮船挂出路程牌：西贡至新加坡二千三百五十九里。

……

二十三日巳正，抵新加坡，停轮傍埠，麦君登岸往拜英领事色肋及驻扎新加坡各国领事。未刻各西员均来回拜，晤谈片刻而去。按新加坡系海岛，在上印度东南，孤悬海中，亦一大埠也。向属于英，为英国管辖。其地生意繁兴，商贾辐辏，当未经通市

之地，土地荒凉，人民寥落，并无城郭房屋。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即西历一千八百十九年，英官拉弗肋者始筑城垣于此，竭力招徕，遂成巨市。有天主堂及耶稣堂各一座。居民约十万人，商贾之盛，为东邦所罕者。

二十四日，阴，午后大雨，及暮而止。黄昏大风忽起，重棉犹寒。晨兴薙匠梳洗，静坐片刻，朝膳后作家书，并办西洋各物寄回家中。领事色肋遣人招饮署中，巳刻，同麦领事仲和乘车而往。一路街衢洁净，人物喧哗，中西之人，杂居列肆，甚热闹也。余等入署时，已在午后。色肋领事偕其夫人出会，按泰西风俗，男女并重，略不避嫌。凡有宴会等事，妇女亦得相与在座，执手以为敬，习俗成风，不以为异也。少顷，又来西客四人，一为法领事，一为西学士富教及其夫人，一为天主教主教忒楞塞。诸客同入一厅。厅中度以长桌，上铺布单，洁白如雪。长桌四围，团设坐椅，铺以五彩绒褥。每座前置玻璃杯数具，白瓷大盆二，白洋布小袱一，长柄纹银大汤勺一，小汤勺一，银叉一，纯钢解手小刀一，旁列小几，几上设有五色花草及树枝。其列坐则从西礼，主人之夫人坐第一位，主人在其对面，客则依次列坐，共相入席。第一位主人之夫人，第二位主教忒楞塞，第三麦领事，第四法领事，第五巴仲和，第六余，坐第七第八乃西学士富教及其夫人。先是，仆人置各人名字于坐次，客认名字就坐，不必辞让也。定席之后，侍者进食，第一馔为馒头，汤中有鸡羹、鸭、鱼炙、牛心之类。西洋馒头大如牛腰而长，且甚坚硬，须以刀剖切之。嚼啖费力，亦无他味。西人不喜米饭，大都嗜此以资果腹。筵中酒凡八、九种，有红酒、白酒、雪梨酒、香葩酒，名目繁多，难以遽记。其中以香葩酒为上品，甜香而美，出法国香葩县，其价最昂，每玻璃瓶盛十三、四两，价洋一圆。其余有每瓶七八角、半圆、一二角者，皆美味，与中国酒大异。每换酒一种，必另换一杯。所进正菜，牛肉、小羊、小猪、鸡、鹅、鸭、兔、鸽、雉，无非熏炙，虽非伊尹之烹，大有易牙之味，芬芳甘脆，适我朵颐。除牛肉屑块外，其余皆用全身，须以钢刀割而食之。每进一菜，侍者上前易一洁碟，如易酒杯然。夫万钱下

箸，一啻尝羹，暴珍羹材，古人有戒。今也佳肴充俎，大嚼娱宾，膏粱之醉梦方酣，口腹之诛求无厌，一席之资，中人之产矣。酒至半，法领事与富教等次第起立，持杯祝主人寿。麦君出座，咏西诗一首，众人同声对和。余亦进咏中国文词。祝毕，主人起辞不敢当，亦还祝之，礼成然后再就坐，亦中国春秋时赋诗古礼也。既而侍者进一物曰腾堂，状如鹅而大更过之，问其价则洋银十圆。主人剖腾堂之腹，中贮碎肉，香味颇美。肉中杂以黑物，如中国黑豆，名德罗笏，食之颇可口。按德罗笏为西国上品美果，多出于法国，而他国亦有，其果无根无叶，生于土中，如中国之茯苓，然味甘肥，形不一，有尖者，有圆者，有长者，因其地之坚松而成何形。土中生此则其香外透，土人闻其香便知有果。然平原莽莽，欲觅无从，因驱犬豕为前导。犬闻香欲食其果，则以爪爬之，土人即从爬处深掘，必得其果，或一枚，或五六枚，十无一失。国中因其所出无多，目为贵品，价亦昂。公卿、贵戚、大臣、巨贾之家，设极盛之筵以宴贵客，始觅此果。寻常筵宴，所请之客不甚尊贵者，罕有用之。其品之贵如此。筵宴毕，侍者进干果、水果二十余碟，无非梅橘饼饵等物，半出于印度。其中有奶饼一种，以牛乳捣为饼，中实以盐，味甚恶。不惯食者入口，令人呕吐。余弃置之。又上鸡蛋羔一盘，高装七层如塔，四围敷以五色纸花，边则敷以白粉，画成回文如意等像，上树一小竿，竿有一小旗，外饰炫丽，四围更书西字，无非吉祥语，亦西俗也。既撤席，侍者进白糖及瓷杯，既而进加非茶，深黑如墨，味甚苦，故必入以糖也。……饮加非后，侍者又进一小杯酌高虐酒或梨干酒，凭客人自择。味都清厚，唇吻留香。西人之口福大矣哉。席既撤，分坐各位，主人引余等游历一回。麦君乃告辞，偕余等回舟。作书与升之、玉堂、曼卿三人。

次日无所事事，与仲和乘车同游观西剧，凡四出，第一出以洋漆盘置座客桌上，令诸客探囊出洋蚨置盘中，凡十数枚。一戏士在戏台中，一手持玻璃杯，一手持木杵一，细如指，长尺许，口喃喃不知作何语。又以杵向空书字，既而弃杵，以手远招，若欲使漆盘之洋蚨入其杯中也者。俄而叱咤一声，果见空中有洋蚨

片，若蝴蝶之乱飞，尽投玻璃杯内，铿然有声，座客视漆盘中，则空所有矣。第二出易戏士一人，持革鼓四具登台乱击，嘲谑演唱，座客哗然击掌，若甚赏心。既而戏士以鼓一掷，竟各悬空中，而并无线带维系。戏士乃以槌向空遥击，鼓随槌之所向应声合节，不忒不差，令座客空击之亦然。第三出炽炭一盆设当台，以一紫铜大釜满贮清水，置炭上，俄而大沸作苍蝇鸣，戏士出一小盒，与众观之，空无他物。后以白巾一，覆于盒上，以手探盒，取出一生鸽，丰羽，修翔，其状甚俊，乃燂去其毛，散弃台下。复剖腹出肠，雨血缤纷，殷红满手。复向盒中取出数鸽盒，大如掌，不知何自来也。鸽毛均去，将死鸽次第置沸汤中，更入五味，少顷鸽熟，香味透鼻，观令座客登台观之，则苾苾芬芬已糜烂矣。客归后，又有一西人出，颠脐登台，似已中酒，将釜推覆于地，戏士大惊，令人撤去炽炭，并将醉者曳入，然后将覆釜搀过，则鸽翩翩飞起，未死一头。座客鼓掌称异。最后一出，台中先设一屏风，装饰既丽，雕镂亦精，上排小钉数个，戏士令西國小童手托漆盘下台，向客借时辰表五六只，各系记号，置盘中，童持以登台。比至台，童遽跌，扑盘翻而表尽破碎。戏士惊而怒，缚童于屏，以大白布单蒙之，童泣呜呜，借表之客皆惴惴。已而见戏士出大手枪一，先装火药，后拾取台上之表实枪内，以铁条入枪，用力猛捣，捣后向小童然火轰之，猛震一声，座客股慄，戏士掷枪而笑，乃揭去白布单，则童不见，诸表俱悬系屏上，转瞬间童自戏房中含笑而出，取表还客，并赠洋糖等物与借表之客，然后覆奏西乐一回，其戏遂毕。时已半夜，余始回，倦极即卧。

二十六日，晴。晨五下钟，启轮开船。〔以下往锡兰，略〕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

118. 《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撰

苏禄率群臣，渤泥挈尽室。阑斑被绣幔，扶服拜赤帟。是虽

蛮夷长，窃号公侯伯。比古小诸侯，尚足称蒲璧。其他鸟了部，争亦附商舶。有诏镇国山，碑立高百尺，以此明得意，比刻之罟石。及明中叶后，明贡渐失职。岂知蕞尔国，既经三四摘。铁围蒲福龙，大半供鸟食。我行过九真，其次泊息力。婆罗左右望，群岛比一蟻。咸归西道主，尽拔汉赤帜。日夕兴亡泪，多于海水滴。

（卷六，锡兰岛卧佛）

古人材艺今俱有，却是今人古不如。十载勋名辅英[㊟]，一家安乐寄华胥。头衔南岛蛮夷长，手笔西方象寄书。闻说狂歌敲铁板，大声往往骇龙鱼。

（卷六，寄怀左子兴领事乘隆）

天到珠崖尽，波涛势欲奔。地犹中国海，人唤九边门。南北天难限，东西帝并尊。万山排戟险，嗟尔故雄藩。

本为南道主，翻拜小诸侯。巧夺盟牛耳，横行看马头。黑甜奴善睡，黄教佛能柔。遂划芒芒迹，难分禹画州。

华离不成国，黔首尚遗黎。家蓄獠奴段，官尊鸭姓奚。神差来却要，天号改撑犁。益地图王母，诸蛮尽向西。

王屋沈沈者，群官剑佩磨。开衙尊鸟了，检历籍娄罗。巢幕红鹰集，街弹白鹭多。独无关吏暴，来去莫谁何。

裸国原狼种，初生赖豕嘘。吒吒通鸟语，裊裊学虫书。吉贝张官繖，干兰当佛庐。人奴甘十等，只愿饱朱儒。

纒绝阴天所，犁韃善眩人。偶题木居士，便拜竹王神。飞虫民头落，迎猫鬼眼瞋。一经簪笔问，语怪总非真。

化外成都会，迁流或百年。土音晓邶鸩舌，火色杂鸢肩。马粪犹余臭，牛医亦值钱。奴星翻上座，舐鼎半成仙。

不着红蕖袜，先夸白足霜。平头拖宝鞞，约指眩金钢。一釵能千万，单衫但裌裆。未须医带下，药在女儿箱。

绝好留连地，留连味细尝。侧生饶荔子，偕老祝槟榔。红熟桃花饭，黄封椰酒浆。都縵都典尽，三日口留香。

舍影摇红豆，墙阴覆绿蕉。问山名漆树，计斛蓄胡椒。黄熟

寻香木，青曾探锡苗。豪农衣短后，遍野筑团焦。

会饮黄龙去，驮经白马来。国旗颺万舶，海市幻重台。宝藏诸天集，关门四扇开。红髯定何物，骄子复雄才。

远拓东西极，论功纪十全。如何伸足地，不到尽头天。宝盖缝花网，金函护叶笺。当时图职贡，重检帝尧篇。

（卷七，新嘉坡杂诗十二首）

海国能医山国病，万夫荷甬转金轮。最怜一二虬髯客，手举扶余赠别人。

（自注：州为山国，土瘠产薄。海道既通，趋南洋谋生者，凡岁以万计，多业采锡，遇窖藏则暴富。近则荷兰之日里、英吉利之北蜡、槟榔屿，……皆有积货至百数万者。总计南洋华商，客人居十之三。同治〔1862-1874〕年有叶来在吉隆与土酋斗，争得其地。卒以无力割据，归之英人。此事与坤甸罗大伯事略相类。）

浮沈飘泊年年事，偶寄闲鸥安乐窝。急雨找窗浪摇壁，无端平地又风波。

（自注：到新嘉坡二年，因患虐久病，初养痾章园，园在小岛，屋据海石上，风定月明，洁无纤翳。惟狂风一吼，则飞浪往往溅入窗户间，如泛舟大海中也。）

云为四壁水为家，分付名山改姓余。瘦菊清莲艳桃李，一瓶同供四时花。

（自注：潮州富豪余家，于新嘉坡之渚水池边，筑一楼，三面皆水。余借居养痾。主人索楼名，余因江南有余山，名之曰余山楼。杂花满树，无冬无夏，余手摘莲菊桃李同供瓶中，亦奇观也。）

上山如画重累人，结屋绝无东西邻。襟间海上一丸月，屐底人间万斛尘。

（自注：余养痾至槟榔屿，有谢姓者，邀余住竹士居。居在万山顶，初用土人舁篮舆而往，至峻绝处，则引手攀援而上，如猿猱然。再用一人护余足到山顶，绝巘俯海，一无所见。惟月初

出时，若在我襟带间矣。）

三年团扇在怀袖，六月重裘仍带围。万里归槎北风急，经旬却换五时衣。

（自注：余客旧金山四年，全用夹衣。居英伦一年，未脱棉衣。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间，曾御裘。住新嘉坡三年，仅一单衣，正二月或用薄纱。惟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中旬，由坡回华，十日间炎风朔雪，每日更换，到上海乃重裘矣。）

蟹行草字画佉卢，蜡印红鹰两翼舒。君主花名民主押，篋中留得两除书。

（自注：官领事者，其主国例有文凭，日本名曰认可状。余官旧金山、新嘉坡总领事，存英君主美民主签押官文各一纸，上有花字，末作一蜡印，印作巨鹰，舒翼独立，大如盘。）

（卷九，己亥杂诗）

119. 《外国竹枝词》

尤侗撰 尤珍注

溪上环桥桥上亭，蕉心簟细打麻馨。奉天门外曾陪宴，携取龙文勒御铭。

（王居有溪。溪上造桥。桥亭二十余间，市肆聚焉。有水草织蕉心簟，又有打麻儿香。永乐中来朝，上御奉天门赐宴，封其国西山为镇国，御制碑铭，命尚书蹇义以金龙文笺书焉。）

（满刺加）

龙牙犀角可耕田，相对龙门恰过船。更有龙涎香万里，苏门市上换金钱。

（龙牙犀角多良田。龙牙门山相本对如龙角状，中道过船。龙涎屿每至春间，群龙交戏而遗涎沫，焚之，清香可爱，货于苏门市，每两金钱十二枚。）

（龙牙犀角 龙牙门 龙涎屿）

东西两竺景幽幽，一棹还堪历九洲。采得荃芜八九尺，飘飏
(一作飘)疑与白云游。

(东西竺山幽深，如蓬莱方丈。九洲产黄熟沉香。郑和遣官兵采之，有长六七丈、径八九尺者。) (东西竺 九洲山)

坐踞绳床出阮囊，竹编贝叶沥椰浆。家家斋沐皈依佛，却喜
扶人入醉乡。

(王坐绳床，出拥大布被，众舁之，名阮囊。以竹编贝叶贮食。沥椰子为酒。崇佛教，好斋沐，爱敬华人。路有醉者则扶归寝宿，礼待若故旧。) (淳泥)

平原一半石崎岖，刻木为神纷史巫。女儿生小不穿袴，鬢
发常盘五色珠。

(风俗尚怪。刻香木为神，杀人血祭。女子系单裙，顶发饰金圈四五或五色珠圈。) (彭亨)

一国东西有二王，石城潮打木城当。绣中裹发腰双剑，犹向
鹏山望故乡。

(有东西二王。永乐〔1403-1424〕中各入贡。石城、木城各一，筑岸闭潮。石城折，木城独存。今国王本闽人，随郑和往，因留镇焉。) (婆罗)

120. 《海外竹枝词》

寄所托斋戏编

谁说炎荒地不毛，满山苍翠抱周遭。偏饶野景添生趣，不属
中原也自豪。

巫来由却有来由，善让原居第一流。不占菁华宁食福，深山
祇合老弥猴。

(巫来由王远居埠头廿里外。)

人鬼同形竟不分，女儿偏入夜叉群。退光应拍三觔粉，装媚曾无六幅裙。

夜合应倾海客货，妹称咸水色胭脂。此何如事甘心作，花册先呈政府司。

(每礼拜有官裸验。)

买醉相邀上酒楼，唐人不与老番侔。开厅点菜须庖宰，半是潮州半广州。

岂但暹罗产燕窝，往来销售此间多。噶囉吧与槟榔屿，承办都从息叻过。

一大花园不见花，胡家赏后属洪家。平林小草都无恙，多少游人尚跑车。

院开博物近山椒，金石分罗杂矿苗。刻劃虫鱼窥鸟兽，可能一一把名标。

船关批验势如梭，英督持平政不苛。除却潮嘉与广肇，猪船还算海南多。

僂腰有职比兵官，理事还须甲必丹。跳舞会终茶会到，岂惟从俗且言欢。
(星加坡)

121. 《指南正法》

向 达整理

- | | |
|----------------------|------------------------|
| 太仓刘家澳 ²³⁸ | 打水九托，好抛船。 |
| 宝山 ²³⁹ | 打水五六托，湖嘴出弘口正路，过浅上丈。 |
| 茶山 ²⁴⁰ | 打水七八托。 |
| 滩山五屿 ²⁴¹ | 打水念四五托。 |
| 碟碗山 ²⁴² | 打水念四五托，湾中十一二托。好抛船。 |
| 庙洲门 ²⁴³ | 水深流急。 |
| 崎头山 ²⁴⁴ | 打水八九托，双屿港内流水甚急，洋内打水无底。 |

- 孝顺洋^{②45} 打水十一二托，泥地。
- 乱礁洋^{②46} 打水六七托，泥地。
- 九山^{②47} 南边打水三十托，泥地。
- 坛头山^{②48} 打水十二托，对开有红礁。
- 东箕山^{②49} 打水十三托，门中好过船。
- 贵谷山^{②50} 东边大陈山，中门十五托。
- 披山^{②51} 打水十四托。
- 东福山^{②52} 打水十四托。
- 东落山^{②53} 打水十八托。
- 南纪山^{②54} 打水二十托。
- 金乡大澳^{②55} 打水七八托，开有八献礁出水，仔细。西边过船，开打水十四托，港门打水五托，在行船湖中水三托。外是小余山，福宁州港口，正路八九托。
- 东桑山^{②56} 打水十八托。
- 呼应山^{②57} 打水十五托。外是东涌、芙蓉，内是小西洋，门中水十五托，有沉礁打浪，行船仔细。
- 定海千户所^{②58} 打水九托，对开有一小屿。
- 福州五虎门 打水一丈八尺，过浅。乙辰针收官唐三礁外过。辰巽取东沙西边过，近山七八托，好抛舡。单己三更牛屿内过，屿有礁出水，打水念五托。坤未、坤申取乌龟，打水十五托，往回祭献。
- 眉州^{②59}
- 姑嫂塔^{②60} 即泉州港口，打水三十五托。
- 太武山 打水三十托。东掟外坤四更取柑桔外过。
- 柑桔山 内打水十五托，外打水念五托。单申三更取南澳坪。
- 南澳彭山 内打水十八托，外打水念五托。
- 表山 打水十五托，系是潮州港口。
- 甲子所^{②61} 其栏生外，栏内小船可过。
- 田尾^{②62} 内高螺大德山，即白沙湖、连寨、浪头、金屿、墩下澳，下有长沙港。

- 大星尖 即大星栈，在洋打水念五托。坤未七更取东姜，外打水四十五托，坤未七更平乌猪。
- 弓鞋山 东高西低如鞋样，对门打水四十九托。
- 南亭门 打水四十五托，在翁山内，是广东港口。请都公。
- 乌猪山 洋中打水八十托，上、下川在内。单未七更取七洲洋，有屿仔，东有三个西有四个。坤申七更取独猪。
- 独猪山 打水一百二十托，往回祭献。贪东多鱼，贪西多鸟。内是海南大洲头，大洲头外流水急，芦荻柴成流界。贪东飞鱼，贪西拜风鱼。七更舡开是万里长沙头。
- 外罗山 东高西低，内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贪东恐见万里石塘，丙午七更取交杯，内打水十八托，外打水念五托，俱可过舡，南边有礁出水。若是马陵桥神洲港口，打水八九托，鼻头二三托打水进港有塔，可抛舡。
- 羊角屿 内打水十七八托，外打水二十托，内外俱可过舡。南有羊角出水中，尖有门，门中有礁。丙午五更取灵山大佛。
- 灵山大佛 打水六十托，身上是烟卅山，下是香炉礁，外面湾头相连，好抛舡。丙午三更取伽喃貌、圭笼头，对在项势内湾是亚马港。
- 钓鱼台 打水十二托，湾头相连。好抛舡。内湾是占城蜂头港。山上乌木甚多。有礁出水，不可近。伽喃貌有三礁，水涨不见，远水舡，打水十五托。丁未五更取罗湾头。
- 罗湾头 打水念五托，内有小屿，外有玳瑁洲。坤未五更取赤坎，舡身恐犯玳瑁洲。坤未五更取昆仑。若往柬埔寨，单申四更取鹤顶。
- 鹤顶山^{②63} 近山打水念五托，洋中打水七十托，身外更半舡开，有浅，水退看见林。

- 覆鼎山 即在边近州，恐有沉礁，不可行舡。打水念五托，沙泥地。比山在鹤项身，沿山使尽是假任大湾，内可抛舡。
- 假任山 近山打水四五托，其湾可抛舡，入柬埔寨港俱寄椗在此，候水涨好风。
- 外任山 认毛蟹州进港，可防浅沙，用水鉤点南边进。
- 毛蟹州 有树看日此身头一样打水深，此乃正路。贪北恐犯北浅。贪南恐犯南浅，行舡当细细记也。
- 玳瑁州 舡身在外过，留些过好在内退，看东南有礁出水，流水拖东南甚急，又有老古拖尾离州有三四箭之远。
- 玳瑁鸭 生连玳瑁州，东南出水甚急，现有拖尾，离远行舡可也。内打水十托，外打水念五托。
- 昆仑山、小昆仑 西边有一小屿出水，庚酉八更取真糍。
- 真糍山 远看三个屿，有门可过，内打水十四托，泥地。外打水念四托，沙地。辰戌十更取大横。
- 假糍山^{②64} 远看三个屿，如象拜昆身样，南有小屿是红石礁，陇是占蜡港，泥尾，昆身一小港向假糍，北边不可过，恐风汛不顺难以出舡。舡身到此甚然之低，用坤未寻真糍正路。
- 大横山 打水念五托，泥地，远看成连，略断似枕头样，用乾戌五更取小横。
- 小横山^{②65} 有门，门中有礁，远看三个山，东高低。有小树仔，东北尾有长浅礁仔打水十四托，单戌十更乾戌十五更取笔架山。
- 笔架山 陇，打水十二托，泥沙地。下是龟山，长尖峰形似笔架。若见龟山，用壬亥取笔架。
- 陈公屿^{②66} 即无好面，用壬取乌头浅。
- 乌头浅^{②67} 东边过舡打水十二托，浅生开，仔细行舡。过浅子有一澳，高有一港，是望高西。乾亥三更取竹篙屿，认昆身，恐误进程，直竹屿港，舡尾坐竹屿，

用子癸进港可也。

(大明唐山并东西二洋山屿水势)

大担^{②68}门口水十五托，巽巳三更过东掟^{②69}。

东掟开水三十托，辰巽七更取西屿头，西屿头水三十托开，西南势乌南屿北大城小城及澎湖。澎湖暗澳有妈祖宫，山无尖峰屿多。乙辰五更取蚊港^{②70}，蚊港亦叫台湾，系是北港，身上去淡水是圭笼头^{②71}下打狗子，西北有湾，看石佛不可抛船，东南边亦湾，东去有淡水，亦名放索番子^{②72}。远看沙湾样，近有港坤身，有树木。

琉球仔^{②73}生开津屿，有椰树有番住及郎娇大山^{②74}，前流水过西北转湾，湾内有天古石礁碑有十里之地，下东大低尾即歧尾山尾歧头尾，到只有五更，门中流水东北甚紧，远看三个近看一个。东边有一小屿西东小。近山用祭献剪草。辰巽取藤宗，远看二个近成一个，另开。有山名夷播草^{②75}，有番住播武开，山大多树木，番也多。东有笔架，东高见红豆屿^{②76}，见谢昆米屿^{②77}，谢昆米屿有二个相排，又名播武澜仔，南是巴踏山门，流水其急。去东谢昆米尾崎山大湾内是乌人磨，过额头有石佛叫大明神。大明神内有沙湾，是凹眉光眼。又额头东去，随昆身见巴踏有厝一针一巡昆身，过三次柳树，有五更，船是猪胜港^{②78}。猪胜港港口有沙浅开防之。用乙辰三更巡坤身六托到港，大港口抛掟。进港候水涨，舡尾坐笔架，浅上三托，过浅即深，舡牛坑^{②79}湾内出来。单酉三更过三十一坡头，六七托土白土坡有老古石仔，丁午针三更见荖沃港口^{②80}，是铜鼓屿^{②81}。铜鼓屿生连大山，港内是荖沃，甚大人家买货。

一屿相生，开，十二托水，内外个体中过。

二屿相对，湾内额头港口是南旺^{②82}。

三屿即密岸埭尾^{②83}，生开洋及舡牛坑大山，生落港是舡牛坑。

麻录水过密岸一山湾内有一老古潭是也。内有小尖屿似鲫鱼嘴相减岸童山，山下有一港多歧仔，南山山边有老古。丙午针见

凹屿布楼山与岸童相连，山边四屿，内可寄棹讨柴水。

四屿开在布楼前东边见午律大山²⁸⁴，已针入玳瑁，辛酉过埭，玳瑁埭在房仔系兰²⁸⁵生来，埭腰有港可过舡，名麻里荖。麻里荖在埭腰。港内出山苏木，可收舡。白埭仔生开船，有老石礁，驾须防之。里银中邦埭下弟大山沿山即使入双口港²⁸⁶。大小藤网，在里银山下，见头巾礁山²⁸⁷。

头巾礁开洋，可过大山，生充海有一沙湾海，蹈番甚多。

假港中门有屿似鸡屿，西北有礁大小名猪母烹，假覆鼎与假港相连，西南有山是吕蓬，流水甚紧，挨开。

正覆鼎巡山使入去是双口，与假覆鼎相连。对双口鸡屿在门中，南北俱可入港为妙哉。

吕蓬在洋中，有番厝可收船，出西南边内外有老古。

猪膀尾即双口港南边尽尾，湾内是麻老央²⁸⁸，麻老央下山是文武楼，有一屿可过。

(东洋山形水势)

吕帆红面山 文武楼出舡，坤未十三更平麻茶洋²⁸⁹。丁未二十更，此是小罗房山、小烟可窑山、七峰三牙山。

七峰山 七个大山头高尖峰。

三牙山 丁未五更取巴荖员²⁹⁰。

巴荖员 丁未五更平沙歧头尾。

沙歧头尾 有老石浅，行舡子细，丁未五更取罗仆山²⁹¹。

罗仆山 此山高大。

犀角山 丁未八更及单丁取圣山。

圣山 充天高大。

圣山下 对二个屿是五屿。

五屿 丁未五更平三屿叫昆仑。

昆仑山 近看三个，远看一个，开洋有老古石。坤申更半长腰屿门巡坤身使。

长腰屿

鲤鱼塘

渤黎 亦做毛花蜡，即汶来²⁹²。

(往汶来山形水势)

用单未七更见南澳外过。用坤未十五更取大星。用坤申七更取南亭门。用单坤五更取乌猪。用坤未十三更取七洲。用坤未七更取独猪。用坤未二十一更取外罗。丙午七更取交杯屿。用丙午五更取灵山大佛。用丙午三更取伽南貌。丁丑五更取罗湾头。单坤及坤未五更取赤坎山。坤未十五更取昆仑山。用坤及庚申三十更取吉兰丹港口，泥地，好抛船。开辛戌，陇用乾亥巡山驶六昆²⁹³。下七更打水七八托是宋居劳²⁹⁴。又来屈头陇连至东势是大泥，有凉伞树，在昆身岸上。前去昆身尾取六昆，下泥尾有浅，船过西南边入为妙。

或见磁可用庚申针来见大泥。大泥身西内马交大山是屈头陇，陇上去西北是宋居唠²⁹⁵，宋居唠上是六坤。

(太武往大泥针路)

大泥、六昆、下池离浅，用甲寅针开舡。用甲寅及甲卯十五更，用甲寅及单寅二十更，取昆仑山外过，用丑癸内过。用单丑及丑艮十五更取赤坎山。船身开用单丑，陇用艮寅，五更取罗湾头。用丑癸五更取伽南貌。用子癸三更取灵山大佛。用壬子五更取交杯。用壬子七更取外罗，用丑少艮四十六更取南门亭。用艮寅二十更取南澳。用艮寅七更取太武收入厦门为妙。

(大泥回浯屿)

依前昆仑针路，用坤未、单未四十五更取茶盘及东西竹。远看将军帽在内及火烧山。用丁未十更取白礁及马鞍山并罗汉屿，沿白礁外边过。用单酉五更取龙牙门，夜间不可行船，切防。南边有半床礁是长腰屿，亦防南边有浅沙塘并凉伞礁。用辛戌三更吉里汶²⁹⁶，又单乾三更取昆宋屿，打水十三托。用单亥五更取大小射箭屿。用乾亥五更取五屿，沿山驶是麻六甲，妙也。

(浯屿往麻六甲针路)

开驾用辰巽，五更取射箭屿。用辰巽三更取昆宋屿，打水十三托，对开有浅，北返有昆身尾。在荖古石浅。用巽巳三更取吉里汶，前北边昆身尾须防。用单辰及乙辰三更，取长腰屿，切莫过南边，宜行北边过船，打水十四五托，又防北边罗汉屿北有礁，打水十七八托，正路打水出门须防白礁屿。用亥并壬子五更取茶盘。一更开用子癸四十更，打水三十托，见昆仑在船头上势角。用单癸平昆仑。三更开，依前针路而行，妙哉。

(麻六甲回浯屿针路)

太武开船，依大泥针直取昆仑。用坤未四十更取彭亨港。

(太武往彭亨)

彭亨开船，用艮寅六更取绵花及斗屿。用丑艮十三更、单丑及丑癸二十更取昆仑山外过。其依大泥针回太武入浯屿，妙哉。

(彭亨回太武针)

至昆仑用单坤及坤申十更。用单申及庚申十八更取绵花屿好抛船，取柴水。用单巽五更平斗屿。用单巳八更取地盘外过。单巳三更取东西竹内过。用单丙十一更过长腰屿。用单午四更、丁午四更平馒头屿。单未四更取七屿。单未四更取琴山。单未五更、单巽三更、巽巳六更取三麦屿内过。用丙巳三更、单午八更取头屿。用单午并丙巳入甲板屿收澳。

(太武往咬啣吧针)

澳内用子癸平头屿。平头屿用子癸四更，又子癸三更，打水十三托，用子及癸丑二更，子癸见三麦屿。三麦屿用乾戌壬亥，三麦屿过一更巡西昆身驶，又用乾戌巡昆身到旧港。

旧港用乾戌及壬亥至琴。

琴用丑癸七更取七星屿。

七星屿用单癸取馒头屿。

馒头屿用子癸丑取猪母山。

猪母烹用子癸三更取龙牙大山，门有石产不出水。

龙牙山用壬子十更取长腰屿。

长腰屿用子癸及癸十更取东竹。（长腰大山用丁午四更取馒头屿，打水三十托，南边有小屿三四个，用丁未十更取龙牙。）

东西竹用乾亥壬子三更取地盘。（东竹远看似马鞍样，内外打水二十五托，西边有小屿二个，打水二十五托。西竹山亦是马鞍样，西边低，内有将军帽，有火烧塔及猪母甲子。用丙午十更取长腰，内打水二十二托，西有小屿二个，打水二十五托。）

地盘山。（一更开子癸三十更、子十更，打水二十三托，见昆仑在船头上势角。用单癸平昆仑。二更开，用丑癸十五更取覆鼎。）

覆鼎山。（一更开。用丑癸及艮二更取赤坎。）

赤坎。（用丑癸取罗湾，陇用艮寅取罗湾拆五更远。）

罗湾头。（半更开，用丑癸五更取伽倻。一更开用子癸三更取灵山大佛，放回放彩舡。）

灵山大佛山。（用壬子五更取羊角屿。壬子七更取外罗。丑癸二十一更取独猪山。用丑癸三更取铜鼓屿。艮寅二十一更取东姜。）

东姜山。（用艮寅二十二更取南澳。用艮寅七更取太武，收入浯屿，妙哉。
（咬啮吧澳回唐）

122. 《东南洋针路》

吕调阳校

明张奕作《东西洋考》，并载两洋针路，诸所传述，不无讹谬，兹故详加校正，俾览者识其形势焉。

南洋针路

自镇海卫（在厦门）太武山出大担门，凡半更（每更五十里或六十里），船过此用丁未针，四更，取大小柑桔屿，船从外

过，打水二十五托，内十五托。（以绳坠铅量〔浅〕〔深〕浅也。每托五尺。）用申未针，三更，取南澳坪山，漳、潮连属也。远望只一山，近有三门，西南边一派沈礁，内十八托，外二十五托，船从外过。用坤申针，十五更，取大星尖，属东莞县，内三十五托，外四十五托。用坤申针，七更，过东莞山，对开，四十五托。其前为弓鞋山，对开，四十九托，内外俱可过。其前为南亭门，对开，四十七托。用单坤针，五更，取乌猪山洋，中八十托。用单坤针，十三更，取七洲山洋，名七洲洋。《琼州志》：在文昌县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船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者希脱者。……

又七洲洋，用坤未针，三更，取铜鼓山。《广东通志》曰：在文昌东南。铜鼓海极深险。用坤未针，四更，取独珠山。在万州东南海中，峰势高峻，周围五六十里。明时南国诸番修贡，水道视此为准。其洋为独珠洋，船人云有灵伯庙，往来祭献。打水六十五托。用坤未针，十更，取交趾洋，打水七十托。……

又交趾洋，用坤未针，十一更，取外罗山（占笔罗之外山），远望若城门，近看东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老古石船。傍西行，打水四十五托。用丙午针，三更，取马陵桥。其内为提夷，是交趾属县。马陵桥打水二十五托，内外俱可过船。南边有桥出水，用丙午针，四更，至交杯屿，即新州港口，明为新安府（宋时占城国都）。交杯屿两屿相对，故名。内打水十八托。用丙午针，三更，取羊屿，有小石塔，好抛锚。内打水八九托，外二十托。南有羊角礁，不可近。用丙午针，三更，取烟筒，交趾、占城分界处也。用丙午针，三更，取灵山（即所谓大佛灵），山与占城山连接，岭峻而方，山顶一石块，似佛头，故名灵山。往来贩舶于此樵汲，崇诵佛经，禳祷开帆。打水六十托。用单午针，二更，取伽南貌山，港内有三屿，潮涨则不见。由远过，打水十五托。用坤未针，五更，由圭龙屿取罗湾头即占城港口。

占城罗湾头打水五十托。用坤申针，五更，取赤坎山。

又从赤坎山用单未针，十五更，取昆仑山，屹然海中，山高而方，基盘广远。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

又从昆仑山，用坤申及庚酉针，三十更，取吉兰丹，即大屿港口^②，用坤申针，七更，入港是大泥国，暹罗属国也。

又从昆仑山，用坤未针，三十更，取斗屿。用丁午针，五更，取彭亨国。用单午针，五更，取地盘山，在彭亨港外，打水二十八托，内四十四托。三更，至东西竺，为柔佛界。用丁未针，十更，取罗汉屿即柔佛港口。柔佛一名乌丁礁林（今属英吉利，名新嘉坡）。罗汉屿有浅宜防，往来寻白礁为准（今名白石口）。往满刺加从北边过船，用庚酉针，五更，入龙牙门（其南为龙牙国地）。山门相对，如龙牙状，中通船，多盗。南有凉伞礁，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托。又过淡马锡门，用庚酉及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问山（此与噶刺巴东北、马神西南之吉里问大山名同地异），打水二十七托，两边有浅。用乾亥针，三更，取昆宋屿，打水二十五托。用单亥针，五更，取箭屿，打水三十四托。用乾戌针，五更，取五屿。中有真、假五屿。从此山入为麻六甲，即满刺加。

又从东西竺，用丙午针，十更，取长腰屿北边正路，打水二十六托。若往龙牙国，用坤申针，四更，取独石门。出门用单酉针，过铁钉屿。其外水急。用单庚及庚申针，四更，至鳄鱼屿。西是坤身，昼南流，夜北流。再进由第二港入是龙牙国。

东洋针路

自太武山，用辰巽针，七更，取澎湖屿，漳、泉间一要害地也。用丙巳针，五更，取虎头山。七更，取沙马头澳。用辰巽针，十五更，取笔架山，远望红头屿并浮甲山，进入为大港。用辛酉针，三更，取哪哦山，再过为白土山。用辛酉针，十更，取密雁港，南是淡水港。水下一湾有小港，是米吕萼。……

又从密雁港幞头门，用丙午单午针，十更，取六貌山，下有四

屿。用单巳针，四更，取郎梅屿。用单午针，四更，取麻里瑟屿。用丁午针，五更，取苏安山及玳瑁屿，东是傍加施栏。用壬子针，四更，及癸丑针，五更，取表山，山甚高，为涛门之望，故名。用丙午针及单午针，五更，取里银中邦。用丙巳针，五更，取头巾礁。用单午针，五更，取吕宋国。

又从吕宋，用坤未针，五更，取芒烟山。用丁未针，十更，取磨叶洋（因麻逸国得名）。用单未针并丁未，取小烟山。用丁未针，五更，取七峰山。用单丁针，五更，取巴萼圆。用丁未针，五更，取罗葡山。用丁未针，三更，取圣山。自圣山东去突出二大尖，两旁皆老古石，中止一沟，舟行甚险。用单未及坤未针，五更，取昆仑山，此又别一昆仑，舟人强名之耳。用坤未针，取长腰屿，船过屿门。用单午针，五更，取鲤鱼塘。从鲤鱼塘取毛花腊即文莱港口，文莱国即婆罗国也。此东洋最尽头，西洋所自起处，故以婆罗终焉。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123. 《琼州出入口经商人数情况》

（1891年3月20日）

查今年由琼出口者共有 15 422 人，入口者共有 15 197 人。当在年假放清之时，其往新加坡者颇众，迨后则往者寥寥。因在新无合作之事可图耳。……由本埠出口往香港者，今年则较上年略少，共计有 4 075 人，上年则有 5 771 人，而由香港来入口者，有 8 122 人，上年则有 7 071 人。推究入口较多之故，其中盖有由新加坡回者，不能乘轮一直抵琼，由香港转行耳。……赴新加坡者每人 4 元 5 角，赴暹罗者每人 6 元。

（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124. 《照会琼海关税务司如遇拐骗出洋事应严拿究办》

(1893年2月16日)

钦加二品衔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兼管水利驿务朱，为照会严禁查拿事，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奉广东巡抚部院刚札开，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六日，据奏留新嘉坡等处总领事官分省先用道黄遵宪禀称，窃查近日华妇多带幼婴来新嘉坡一事，业经前代理总领事那三千禀报，拿获水陆平安会党目，在途脱逃案内附禀在案。职道回任之后，迭据华民政务司将形迹可疑携带多名之华妇送请查究，职道逐加询问，有手抱一孩复背负一孩者；有提携二三岁之孩至三四名口者，询其生养之日月，姊妹之次第，则或以1年而养二孩或二孩大小相同而称为相去二三岁，或生养不过数月而其母并无乳汁，其婴孩状貌类皆孱弱黄瘦，如久病不愈者。问来此何为？多称系寻夫出洋，其夫在白蜡、吉隆等处佣工。问有供称夫在本坡者，传问其夫则口供参差又多不相符，惟女孩则口不能言又无他人指控实据，碍难律以奸拐之罪。除各饬取保具领其无人密稽查，必须切实具保方能领养，庶足以清其源而杜其弊。是否有当，伏求察核训示施行等情到本部院。据此，当批据禀近有华妇多带婴孩出洋售卖，甚至每船载至者有二三十人之多，询问原籍多隶东莞、香山、番禺等县，疑由各婴堂设法骗领等情。阅之甚为诧异。本部院到任以来，饬令各属整顿婴堂广为收养，原以粤省本有溺女恶习，严禁溺女多建婴堂收养，曾奉谕旨饬遵，是以各属禀复育婴一事，无不谆谆告戒，饬令认真举行，初不料拐匪忍心害理，竟有携带女孩出洋。如许之多恐不仅东莞、香山、番禺等县。除通饬出示严禁并责成各婴堂董事严密稽查外，仰按察司会同布政司迅饬东莞、香山、番禺等县立即随时严密查拿拐卖婴孩出洋之拐匪到案，从严究办。一面将婴堂加意整顿，筹足经费广为收养，以清其源。此后到堂领婴之人必须觅有切实的担保方准领养，藉杜流弊，仍移黄领事官知照。并候

督部堂薛大臣批示。缴并访闻有等蚁媒专向婴堂乳妇领取婴孩带往澳门、香港发卖，另养数年非转鬻外洋即遣作娼妓，并闻有等悍妇专在婴堂附近地方坐候，见人抱婴送堂，声言情愿抚育为女，起而截留抱送之人，不知底细亦即交付，而该婴未受婴堂之育遂遭转卖之惨。此等忍心害理之事公行无忌，言之可恨以极。除批印发及札通省各厅州县遵照，先行出示严领保者，由华民政务司勒令回籍外，职道伏查英属各地于贩拐人口例禁綦严，故十一二岁之女孩可卖二三百金。如数岁女孩抚养数年便得厚利，即现在发卖闻亦可得数十金。此种华妇多由南洋业娼者牵引而来，其拐卖女孩无孔不入，乃至甫离胎养亦襁负而至，殊属伤天理而辱国体。询问原籍多隶东莞亦或称香山、番禺。近日每船载至者有二三十名出洋女孩，如此其多，疑系由各育婴堂设法骗取。近年奉旨于内地多建育婴堂，以杜外患。若以善堂而滋流弊，转虑以美政贻笑于外人，职道业既查悉应求宪台札飭广府、东莞各属，严行查禁，并飭令各善堂董事严禁，一面严密查拿此等拐匪到案讯究详办，并将婴堂经费筹足广为收养，此后倘查有在婴堂左近邀截送婴之人立即严拿究办，并责成堂董以后到堂领婴，务须令其觅具的实妥保，方准保领，万勿稍再大意滋流弊外，合就札飭札道即便一体飭遵毋违，等因，到道奉此。除札雷、琼两府一体严禁查拿外，合就照会。为此照会贵税务悚表烦查照，遇有此等拐匪出洋，即行拿获，解送本道办理施行。须至照会者，右照会

琼海关税务司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照会

(同上，第 16 - 18 页)

125. 《关于质讯明确亏欠德商森宝招工费用希琼税务司查照之信函》

(1901年11月2日)

敬启者顷准贵税务司函开，以亏欠德商森宝洋银 1 700 元之劳绍美一名，已由分县解至敝县押讯严追，嘱将讯过情形详细见覆，等由，准此。敝县查劳绍美一名系于本月 14 日，准黎分县将其牒解前来，当经敝县提讯，据劳绍美供称：伊年 47 岁，向在外洋佣工度活，缘有新加坡不识姓名一客人，叫伊回海口做仔客生理。这次有海口德来栈领森宝洋行招人过洋佣工，每人给洋银 60 元，那德来栈转叫伊招客 100 余人，讲明每 1 客人给伊洋银 40 元，包船脚、饭食在内。迨伊招得客 100 人，在德来栈守候下船。因没有船开行，那各客人又有父母妻子来栈呼捉归家，仅有客人 39 个下船过洋。后来伊又招 60 余人，亦因没有船开，不能下船。那各客人等候日久又已分散归家。这因各客人吃饭费用及先取过洋银或 10 元或 8 元交其安家，方肯过洋，以致亏欠德来栈银元。伊大约共支德来栈洋银 1 200 余元。除各客已有过洋及一切费用外，尚欠洋银数百元是实，今蒙提讯照直供明等供。据此，敝县细核劳绍美供词恐有含混隐饰，究竟与德来栈如何支給银数，并其代森宝洋行招工每名果需银若干，现实欠森宝洋行洋银若干，再三讯诘未据明白供出，以致案情虚实尚难得其端倪。自非传出海口德来栈东赴案环质不能水落石出。昨经飭差协保传案，惟现据原差邓清等查得，德来栈东系文昌县人韩锦章及不识名之韩四爹两人，日前均已返归原籍，斯特仍不见其在海口栈内，以致遽难传唤赴案等情。禀覆前来，现经敝县一面移请文昌县将韩锦章。韩四爹两人传出送案；仍一面飭差不时前往海口德来栈内查传，以便提同劳绍美质讯明确，分别追究。因目前此案尚未讯有头绪，故未奉告。兹承函询用〔问〕，特将讯过劳绍美供词，及应传德来栈东赴案环质缘由先行布复，即希贵税务司查照为荷。……

琼山县叶士模名另具
光绪廿七年九月廿二日泐
(同上, 第 20 - 21 页)

126. 《照会琼海关税务司遇有进出口轮贩卖人口出洋应严密查缉拐匪务获解办》

(1906 年 10 月 31 日)

琼海关税务司

为札遵事，现据署惠潮嘉道沈传义禀称，本年 8 月 21 日据旅港华商禀称，窃维贩卖人口出洋久已垂为例禁，况前经督宪再行申禁在案，功令如此森严岂容干犯？现查有不法之徒复在香港私设猪仔馆，分投内地诱拐华民出洋，前往大小霹雳及新开各埠，沽与洋人充当苦工，从中渔利。无知愚民每为所惑，一入圈套无望生还，骨肉分离，惨难言状。既沽之后，日受鞭迫，驱作苦工。新开之埠，瘴重水毒，十无一生，实为中国内地人民之大患。后幸赖香港各绅商查知其事，洞悉其奸，设法救援被诱华民，遂与猪仔头人在港为难，经洋差一并拘案。复经港洋官讯明情节，当将各头人押候惩办，华民因此得以复出生天者不知凡几。若辈自应敛迹，不料贿弄保释，后见香港查缉严密，旋复变诡计，将被拐之华民转而载往汕头，然后附搭金山轮船前去。常有因港中截缉太严，赴汕时串通水手，每将华民藏匿轮船煤炭舱内，以为通关地步，稍一不慎则因而闭塞毙命者有之，至或奸谋败露，该头人自知难免，迳将华民抛掷海中，以图灭迹者又有之。种种作恶难以笔宣。藐国法如弁毛，视人命如草芥，徒知利己罔计捐人害理，忍心莫此为甚。叩乞俯准为民请命，转禀督宪照会洋关，所有汕头进出口各轮船一体严缉，查起分别究释，庶愚顽知儆，民困赖苏，同深戴德。再查起被拐华民，请发交香港保良局妥送回籍，可否之处，出自上裁等情。同日复准新坡嘉领

事官孙移开，本总领事给发回华护照，原所以保护华商归国，沿途开卡胥役不得骚扰起见。近日访闻有一人由汕头回坡带有妇女数口，同船搭客问其何以能带妇女出洋，据称有领事护照便得等语。查此事既属得之传闻，又未详知姓名，无从深究。本总领事现因拐骗贩卖之案，层见迭出，正欲与贵道妥筹严密稽查之法，断不能容此等无赖，藉照影射本总领事。护照系遵奉谕旨给发，既系商人或有铺保自应照章填给，至其回华之后重来，则出口时，非由洋务委员稽查不可，应请贵道转饬洋务委员，此后凡有华侨归国妥为保护外，如遇有携带妇出口者，应由洋务委员详询明确，果系家眷取具铺保。一面将本人姓名、籍贯、所带妇女几口、在坡所营何业并缴验护照，姓名是否相符，详细移知本总领事查核，以杜奸拐，而安良善，实为公便。等由，各到道。职道伏查贩卖人口出洋例禁綦严，迭经札饬汕头洋务委员会同地方官于轮船出口时，亲往盘查，并屡次获犯惩办有案，年来稍知敛迹。兹如港商所禀，竟有不法之徒因香港查缉过严，将诱拐华民载至汕头附搭金山轮船，前往大小霹雳及新开各埠，沽与洋人充当苦工，途中恐被截缉，串通水手将华民藏匿煤炭舱内，因而闭塞毙命者有之，或因搜查紧急深虑奸谋败露，将人抛掷海中者亦有之。如此情形无知愚民受害之惨，何可言状。且孙总领事又称，现有商人藉回华护照拐骗妇女携带出洋情事，似此弊端百出，亟应设法整顿，认真查拿严办，以资挽救。除移覆并札澄海县洋务委员遵办外，合将港商领事禀移各节，据情转章察核，俯赐行文各关税务司，于轮船进口出口时，一体严密查缉，以儆奸匪而保愚民，实为德便。等由。到本部堂据此，查贩卖人口例禁綦严。现据章竟有不法之徒，因香港查缉过严，将诱拐华民载至汕头附搭金山轮船，前往大小霹雳乃新开各埠，沽与洋人充当苦工，并有商人藉回华护照拐骗妇女携同洋情事，实属藐法已极，亟应认真查缉，务获惩办，以儆奸拐而安良善。据章前情，除批发外，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税务司即便遵照，遇有轮进出口时，一体严密查缉拐匪，务获解办，以昭炯戒，勿稍疏纵为要，毋违。此札。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同上，第29-31页)

127. 《关于请琼崖道查照德商、法商招工
出洋及 1897 - 1906 年每年出洋情况函》

(1907 年 3 月 1 日)

臬台移文查禁奸商诱骗华民前往美属巴拿马开河，而中隔香港为法令所不能行，难保奸商不以别处影射潜行载往，非设法抵制不可。并请查明现在海口共有招工馆若干间，某馆系某行，包揽每岁出洋约若干人，多往何处，应如何定章整顿之处，均请代筹良策函覆等因。……查海口招工洋商共有 3 家，即德商森宝、法商哩喱、几利麼是也。独有森宝招工出洋系以自雇之船，装载一船或千人或数百人不等，所往之处系暹罗、新加坡、庇能各埠。倘所雇之船系英国者，则必请英领事到船查点人数，系本国者亦必请德领事到船点数，若系雇用本口未设领事之国之船载工出口，则由敞关饬派理船厅去查，并验其船中所常吃水食物，必须一一丰备始准开行。且每月据其开报出口之船只一二次，均系报明而往者。若哩喱、几利麼两法商招工出口办法，则与森宝大相悬殊，因其载工出洋既不自雇船只，附搭别家之船出口，又常将人数分开，或 30 为一起，或 50 为一起，直与客商无异。其中有弊在所不免，至运到香港有无转赴别处之事甚难查悉。近年来，该两法商在海口添设招工馆，竟有 8 间之多，其生意之旺，出口之众，概可想见。但不知其工众出洋时有法领事到船查点人数否？统计 3 家而论，除几利麼外，惟森宝与哩喱领有执照，而执照上则未填有年限，又未注明招工去处及订有何项章程，未免含糊已甚。……

名另具 正月十七日
(同上，第 37 - 38 页)

128. 《关于海南华工出洋情形致函琼崖道》

(1908年3月10日)

敬启者查海南华工出洋情形，前经本代理税务司具禀督宪在案，想贵署亦奉到查办之明文矣。但至今尚未提议如何订章办理，而此地招工出洋之事则年比一年兴盛。其中有拐带贩卖之弊人众皆知，兹本代理税务司特将西历1908年自正月1号起至3月5号止，即光绪卅三年十一月廿八日起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止，经本关查明，各船所装出洋之男妇幼孩一并开送台鉴。查得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德船张辽所装出口往滨角之男人517名，妇女17口，幼孩37名；12月初一日德船孙权所装出口往星加坡之男人569名，妇女6口，幼孩49名；34年正月26日瑞〔挪〕威船大发所装出口往滨角之男人1201名，妇女9口，幼孩106名；2月初三日德船司马超所装出口往星加坡之男人814名，妇女1口，幼孩114名。统计不上3个月出洋之男人3101名，妇女33口，幼孩306名。此皆系本关查明之实数，若系由正经有合同洋商招往出洋做工者又当别论。其如招募此项华工之人，均系无赖客头，即招往出洋的确之去向亦皆无从查悉。至于森宝洋行亦并非自行招工，不过只作雇船装工之生意而已。其前项男人出洋，或因谋生起见，尚觉可信；妇女或系工人眷属随之前往，亦尚近理；惟如此多数之幼孩出洋则实属可疑之至，因其年岁尚幼不谙谋生，且知识未开，亦必不知自愿出洋，是难保其无被人拐带贩卖之弊病也。似此风若不设法截留，询明其愿否出洋之意，然后放行，则流弊伊于胡底。况近来拐风日炽，不如此整顿何以抑遏奸人狡猾之谋。是以特行奉商，想贵道瘕在抱，亦必同具此心，而赞成此举也。是否有当，并希示复为荷。……

名另具 二月初八日

(同上，第42页)

129. 《关于彻底查处拐孩出洋贩卖事致
琼崖道之信函》
(1908年3月19日)

敬启者案查西历1908年正月1号起至3月5号止，所有本口招工出洋人数计有男子3101名，妇女33口，幼孩306名，业经查明于本月初八日函送贵道察核在案。兹又于华历二月初十日查有德船甘宁出口往星加坡，装载男子668名，幼孩116名；2月12日查有德船司马炎出口往滨角，装载男子1197名，妇女11口，幼孩91名；2月14日查有德船黄忠出口往星加坡，装载男子651名，妇女1口，幼孩91名，与前次查开之人数分类合计，是共出洋之男子5617名，妇女45口，幼孩604名。统共不满3个月，总计出洋之男子、妇女、幼孩有6266名之多。而此次之船期更为急促，计自二月初十起至14日止，不过5日，出洋之船则共有3只之数，其所装之人数又复如此繁众。可见本口各猪仔馆今年之生意尤较往岁非常兴盛。至于幼孩出洋中有拐带贩卖各情弊，前函已经论及。然并非得诸传闻者，乃据本口中人常来举报之的确消息，且有恳求严缉之语，故欲设法整顿。岂意各猪仔馆之耳目异常灵便，早已闻知，别出诡谋，预为之计矣。从前古人带孩出洋均系放心大胆，每人或带10名8名不等，今则忽将幼孩行开，每人至多携带一二名，并令各孩串通口气，有人盘诘俱异口同声谓系由家中父母托人带出，或称谓外洋有家人家书来唤等语，以为如此措词必无凭据查考，亦可谓巧于饬说矣。其中或有一二实系真情者，亦属未定。但以此两月半内有604名幼孩出口数目观之，即或无人举报，其中大有弊病，亦觉情有可疑也。幸本代理税务司洞烛奸谋，所以特谕理船厅于查缉此项出洋幼孩时，俱不必查问大人带孩之多少，但察看带孩之人是否为正经出门之客，细心盘诘有无破绽，然后查拿。并于本月14日下午，由理船厅在黄忠轮船查出形迹可疑之男子3名、幼孩6名。适值梅翻译官在船查点人数，当将情形告知，照章请其交人，彼经依允欣然放行，随由关艇带回。15日由代理税务司问清

口供，遂即刻发交黎哨官解送琼山县查收核办。兹将是日所讯各人口供细情函布大闻，即请台鉴为荷。讯据庄加莫供称，系文昌县北沙图卧头村人，现年50岁。初次出洋，在星加坡7年之久，曾经旋琼1次，家居3个月，复又往坡5年，于去年11月间复行归来，所带之二孩一为亲子，一系堂弟。问其子之岁数，则据云11（岁），问及名字则又回称不知，但计其出洋旋乡之年岁，前此统计12年半，家中何得有此11岁亲生之子，实属诧异之至。再问其家中有无亲属，又均皆回答不出，且行状惊惶，言语糊涂，顷刻数变；问及庄加莫指为己子之孩，则供称吴名朝理，家在文昌县北沙图，无父有母，并有一兄，名朝瑞，在星加坡店铺内佣工，现奉母命随同加莫往坡寻兄等语。又据与朝理同伴之孩供称，姓庄名加发，系加莫堂弟，由家中父母托彼携带出洋，问其同行之孩朝理何姓，则答云姓吴。似此大人小孩口供互异，窃恐两所供由父母托人携带出洋之语，变系加莫所教之供。总之，其中可疑之处甚多，难于尽述。其同时查获之龙天叶亦携带两孩，讯据供称现年49岁，琼山县人，家在文县龙家村。因问其既系琼山县人，何以家在文昌，则据答云系自国初移居该村，现已数十代，通村数百家均属姓龙，旋又改口忽谓，家在灵山，并云：前此出洋在马拉甲20余年，中间曾经还家七八次，现带之二孩一名英桂，一名坏赤，均系本族中人，托带出洋，一系前往佣工，一系前往攻读洋书等语。而讯据两孩所供，则俱云均系往外洋读洋书者，其坏赤一孩又供云，彼之出洋家中人系别托一人携带，并另有一孩名阿惠者同行。但俱在船中，想已开驶出洋。而本代理税务司当时据理船厅举报则云，在船中查获二孩之时，龙天叶并不肯认系伊所带，曾经由伊指出一带孩之人，惟因下关艇时，伊所指出之人忽然藏匿不见，搜查不出。故不得已将龙天叶带下。当关艇驶回时，途中曾闻其自诉实抑，并云：带孩之事与己无涉，不过在船中受人之托与人看守小孩，岂意现在忽受波累云云。乃上岸隔宿之后，提讯时忽然转变如此供词，是其有与在船逃匿带孩之人联络串同情事，不言可喻。然因之益可概见有将幼孩行开分带之弊矣。再次讯据陈如宽供称系文昌县连

房村人，向在星加坡与西人作厨，前因东家回国，故尔自行旋琼，现闻东将欲返坡，所以复行前往，别无他事谋干，问其携带两孩出洋之故，则答云：均系家中人托带者，一名如还，乃己胞弟，欲带往学厨，一名如明，乃系堂弟，由婶母林氏托带前往寻觅工做等语。复将两孩逐一细问所供各节，与陈如宽口供亦微有参差，不能尽信。以上所获三起小孩年纪均系十一二岁，俱非能胜任工作者，出洋何以为生，令人殊为可疑。况讯问带孩之人亦无一人有确凿可据口供。而询问各孩出洋之故，则俱对答敏捷，众口一词，均谓系家中父母托人带出。再问及别项情节，则又装呆不识应对，似此情形可见内中必有大人教供之事。兹特陈明，务希贵道饬知琼山县令设法研讯，庶得真情，并一面由县移请文昌县，将此案彻底究明，若果实有拐带情弊，自应办以应得之罪，且可藉以为将来办理禁止拐孩出洋贩卖之基础。想贵道爱民如子，必有良谋，能令此案水落石出，使彼奸人甘罪无词也。

……

名另具 2月17日

附：

再启者查前次与此次载工出口之船，均系德商森宝雇来者，此次本关查获男子幼孩9名，于15日中午时，据森行东到敝公馆声称，本口代其招工之馆，共有11间，现下各馆均愿联禀保出此次被获之男子幼孩等语。经本代理税务司答，以该男子等经已道交地方官审讯，须俟讯明实情，方能分别释办。现下断难准予所请，待将来讯非拐带，自有其来保释之人，又非招工各馆所可联名具保也。合将各情附闻。……

×笔 2月17日

(同上，第44-47页)

注释

- ① 哈烈，故地为今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Herat）。
- ② 冯嘉施兰，又作傍佳施兰、傍加施兰等，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岛西部的班加西兰（Pangasinan）。
- ③ 南淳利，又作南渤利、南无里、蓝无里、南巫里等，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班达亚齐（Banda - Aceh）一带。
- ④ 泥八刺，故地即今尼泊尔（Nepal）。
- ⑤ 千里达，故地一说为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的井里汶（Cirebon），一说为干达里之误，即干陀利，参见汉唐部分④干陀利注条。
- ⑥ 八答黑商，故地即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一带。
- ⑦ 苏禄，故地即今菲律宾的苏禄（Sulu）群岛。
- ⑧ 古麻刺朗，又作麻刺、古麻刺，故地在今菲律宾，一说在今棉兰老（Mindanao）岛南部，一说在今吕宋岛。
- ⑨ 失刺思，故地即今伊朗法尔斯（Fars）的首府设拉子（Shiraz）。
- ⑩ 白葛达，故地即今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
- ⑪ 唐时婆罗，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媚鲁斯（Barus）一带，明清载籍往往把后来在今文莱一带的婆罗混同于唐代的婆罗。
- ⑫ 巴西，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部的巴赛（Pasei）河流域。
- ⑬ 指佛郎机人，此处指葡萄牙人。
- ⑭ 噶囉吧，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Jakarta）。
- ⑮ 噶喇吧，同上。
- ⑯ 暎咭，即今英国。
- ⑰ 喇咭吧，即今新加坡。
- ⑱ 小吕宋，故地指今菲律宾的吕宋岛。
- ⑲ 巫来由国王，指柔佛苏丹。

- ⑳ 名蔑，应为多蔑之误，故地一说在今印度的南部，为 Tamil 的音译；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塔米昂（Tamiang）河一带；一说在今缅甸的西南部。
- ㉑ 俱蓝，故地即印度南部西岸的奎隆（Quilon）。
- ㉒ 丁机奴，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Trengganu）州一带。
- ㉓ 单咀，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Kelantan）州一带。
- ㉔ 息力大山，指加里曼丹岛内部的山地。
- ㉕ 宾同脱，故地在今越南顺化省北部和富庆省南部一带，有时也专指今藩朗（Phan Rang）或其南面的巴达兰（Padaran）。
- ㉖ 沙里亭，一说即柴历亭的异译，故地在今半岛马来亚的 Cherating 河流域一带；一说即马来语 selet（海峡）的音译，指新加坡及柔佛；一说略及沙里，在今泰国的赛武里（Saiburi）流域一带或万伦（Ban Don）府。
- ㉗ 日斯巴尼亚，即今西班牙。
- ㉘ 仰江，故地即今缅甸的仰光（Rangoon）。
- ㉙ 石郎阿，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Selangor）州。
- ㉚ 吉隆埠，即今马来西亚的吉隆坡（Kuala Lumpur）。
- ㉛ 卑力，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霹雳（Perak）州。
- ㉜ 罇埠，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霹雳州的怡保（Ipoh）。
- ㉝ 日里，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岸日里（Deli）河下游的日里。
- ㉞ 新金山，即今澳大利亚（Australia）。
- ㉟ 般鸟，即婆罗洲，今称加里曼丹。
- ㊱ 芙蓉，即今马来西亚森美兰州（Negri Sembilan）的芙蓉（Seremban）。
- ㊲ 石兰莪，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Selangor）州。
- ㊳ 白蜡，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霹雳州。
- ㊴ 丹定斯群岛，即今马来西亚的天定（Dindings）群岛。
- ㊵ 威利司雷省，即今马来西亚檳榔屿州的威斯利省（Wellesley）。

- ④① 科科司群岛，即今澳大利亚的可可（Cocos）群岛。
- ④② 石阑莪，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
- ④③ 日国，即日斯巴尼亚，指今西班牙。
- ④④ 和国，即荷兰。
- ④⑤ 噶罗吧，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Jakarta）。
- ④⑥ 义国，即意大利。
- ④⑦ 叻坡，即新加坡。
- ④⑧ 咖喇吧，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 ④⑨ 转引自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⑤⑩ 北包纽，又作北般鸟等，指北婆罗洲，即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
- ⑤⑪ 三达口，故地即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山打根（Sandakan）。
- ⑤⑫ 北般纽，又作北般鸟等，指北婆罗洲，即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
- ⑤⑬ 新架坡，即新加坡。
- ⑤⑭ 文岛，在今印度尼西亚邦加。
- ⑤⑮ 北波罗洲，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
- ⑤⑯ 南斐洲，即今南非。
- ⑤⑰ 转引自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⑤⑱ 景垄，即今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 ⑤⑲ 啤腊，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霹雳州。
- ⑥⑰ 孟角，即今泰国的曼谷（Bangkok）。
- ⑥⑱ 斜仔，故地为今泰国万伦湾西岸的柴也（Chaiya）。
- ⑥⑲ 法兰西，应为葡萄牙。
- ⑥⑳ 星架坡，即今新加坡。
- ⑥㉑ 和兰，即荷兰。
- ⑥㉒ 息辣，即今新加坡。
- ⑥㉓ 孟加刺，今作孟加拉（Bangla）。
- ⑥㉔ 实力，即新加坡。
- ⑥㉕ 吗喇咖，即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 ⑥9 东坡寨，即今柬埔寨。
- ⑦0 捺野，故地为今泰国万伦湾西岸的柴也。
- ⑦1 宋腊胜，故地即今泰国宋卡（Songkhla）。
- ⑦2 丁咖叻，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州（Trengganu）。
- ⑦3 叻味，即今文莱。
- ⑦4 莽均达老，故地即今菲律宾的马巾达瑙（Manguimdanao）。
- ⑦5 曼咖萨，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Macassar）。
- ⑦6 马辰，即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岸的马辰（Bandjarmasin）。
- ⑦7 良牙修，即狼牙修，参见汉唐部分狼牙修注条。
- ⑦8 苏门答喇岛，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 ⑦9 渤泥岛，即今加里曼丹岛。
- ⑧0 大秦国，泛指罗马或东罗马帝国。
- ⑧1 三佛国，即三佛齐，见三佛齐注条。
- ⑧2 佛泥国，即渤泥，故地在今文莱一带，包括马来西亚的沙撈越和沙巴州。
- ⑧3 登流眉，又作丹流眉等，参见宋元部分⑩⑩丹眉流注条。
- ⑧4 咬喇叭，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 ⑧5 马神，即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岸的马辰（Bandjarmasin）。
- ⑧6 吉里问，又作吉利门、吉里门等，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摩爪哇（Karimunjawa）群岛。
- ⑧7 朱葛礁喇，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东岸的苏卡达纳（Sukadana）。
- ⑧8 咕哔啰，又作占毕罗、占不劳等，故地即今越南广南—岷港省东北岸外的占婆（Champa）岛。
- ⑧9 万里长沙，即中国的西沙群岛。
- ⑨0 千里石塘，即中国的南沙群岛。
- ⑨1 禄赖，又作龙奈等，故地在今越南南部堤岸（Cholon）及西贡（Saigon）一带。
- ⑨2 大暉，即今泰国的北大年（Pattani）。
- ⑨3 小西洋，指今印度洋。

- ⑨4 戈什哒，为海岸(Coast)的音译，即今印度半岛东西沿岸。
- ⑨5 白头番，泛指今印度、伊朗等地区。
- ⑨6 佛哲，应为佛逝或佛誓，故地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一带。
- ⑨7 个罗，又作箇罗等，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一带。
- ⑨8 大暉，即今泰国的北大年(Pattani)。
- ⑨9 咕兰丹港，即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州哥打巴鲁(Kota Bahru)。
- ⑩0 邦项，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
- ⑩1 丁咖囉，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州(Trengganu)。
- ⑩2 噶喇叭，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 ⑩3 白石口，指今新加坡海峡的东口。
- ⑩4 旧柔佛，又作息辣、息力等，即今新加坡。
- ⑩5 沙喇我，即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
- ⑩6 吉德，即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Kedah)。
- ⑩7 雷哩，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Riau)群岛。
- ⑩8 大亚齐，故地指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Aceh)特区一带，也叫哥打拉夜(Kuta Raja)。
- ⑩9 呢咕吧拉，即今印度的尼科巴(Nicobar)群岛。
- ⑪0 细利窪，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沙撈越(Sarawak)州。
- ⑪1 咕哒，故地即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库达特(Kudat)。
- ⑪2 咩哩干，美利坚，即美国。
- ⑪3 地问，即今帝汶岛。
- ⑪4 茶盘，即今半岛马来亚东南岸外的潮满岛。
- ⑪5 红毛浅，指今中国的中沙群岛。
- ⑪6 苏苏，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巴东(Padong)北面的沙沙(Sasak)。
- ⑪7 呢是，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尼亚斯(Nias)岛。
- ⑪8 英国人莱佛士1819年1月28日在新加坡强行登陆，时为嘉庆二十年，非嘉庆二十三年。
- ⑪9 淡不公为 Tommagon 的音译，为仅次于盘陀诃罗(宰相)的马来高级官员，负责国防、警务和市场。

- ⑫⑩ 爪亚，即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 ⑫⑪ 廖屿，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Riau）群岛。
- ⑫⑫ 此处总人数应为八万六千七百六十六人，漏“七百”二字。
- ⑫⑬ 小吕宋，即今菲律宾的马尼拉（Manila）。
- ⑫⑭ 仰江，即今缅甸的仰光（Rangoon）。
- ⑫⑮ 威烈斯烈、威斯利，即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州的威斯利省。
- ⑫⑯ 乌土，即今缅甸。
- ⑫⑰ 葛留巴，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 ⑫⑱ 新寄坡，即今新加坡。
- ⑫⑲ 硕兰莪，即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Selangor）州。
- ⑫⑳ 威烈斯，即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州的威斯利省。
- ⑬① 英圭黎，即英国。
- ⑬② 萨拉瓦，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沙撈越（Sarawak）州。
- ⑬③ 北慕娘，即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
- ⑬④ 指薛福成、黄懋材、张之洞。
- ⑬⑤ 吉连丹，即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
- ⑬⑥ 蒙古鲁，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明古鲁（Bengkulu）。
- ⑬⑦ 新当，即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卡普阿斯（Kapuas）河南岸的新当（Sintang）。
- ⑬⑧ 卸敖，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一说指卡普阿斯河北岸的桑高（Sanggau），一说指塞卡道（Sekadau）。
- ⑬⑨ 戴燕，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卡普阿斯河北岸的塔延（Tajan）。
- ⑬⑩ 万喇，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卡普阿斯河上游默拉威（Melawi）河一带。
- ⑬⑪ 昆甸，即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的坤甸（Pontianak）。
- ⑬⑫ 古达，故地即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库达特（Kudat）。
- ⑬⑬ 贺兰，即今荷兰。

- ⑭④ 吉礁，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
- ⑭⑤ 吉礁，同上。
- ⑭⑥ 万古累，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明古鲁（Bengkulu）。
- ⑭⑦ 亚西亚，即今亚细亚洲（Asia）。
- ⑭⑧ 苏门，苏门答刺的简称，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 ⑭⑨ 马六加，故地即今马六甲州。
- ⑭⑩ 西里白，故地即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Celebes）群岛，今作苏拉威西（Sulawesi）。
- ⑭⑪ 巴里屿，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Bali）岛。
- ⑭⑫ 牙瓦岛，即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 ⑭⑬ 德祐为宋瀛国公年号，只有二年，为1275-1276年。
- ⑭⑭ 此处指新加坡海峡。
- ⑭⑮ 此处指马六甲海峡。
- ⑭⑯ 腊婆恩，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拉布安（Labuan）岛，也叫纳闽岛。
- ⑭⑰ 沙罢，即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
- ⑭⑱ 可达，故地即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库达特（Kudat）。
- ⑭⑲ 婆罗乃，即文莱。
- ⑭⑳ 拉补安，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拉布安岛，也叫纳闽岛。
- ⑭㉑ 婆罗邑，即文莱。
- ⑭㉒ 宋脚，故地在今泰国的宋卡（Songkhla）府一带。
- ⑭㉓ 养西岭，故地即今马来半岛西北岸外泰国的普吉（Puket）府一带。
- ⑭㉔ 新忌利波，即今新加坡。
- ⑭㉕ 新甲埔，即今新加坡。
- ⑭㉖ 马拉加，即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
- ⑭㉗ 榜加刺，即今孟加拉（Bangladesh）。
- ⑭㉘ 葡萄亚，即葡萄牙。
- ⑭㉙ 车丹，应为丹丹之误，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
- ⑭㉚ 吉里地闷，故地即今帝汶（Timor）。

- ①71 叙跋兵，指印度兵。
- ①72 喀叻吧，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 ①73 吉理问，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摩爪哇（Karimunjawa）群岛。
- ①74 孟姑伦，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明古鲁。
- ①75 禄奈，又作禄赖、龙奈等，故地在今越南南部堤岸（Cholon）及西贡（Saigon）一带指曾纪泽。
- ①76 雪梨，即今澳大利亚的悉尼。
- ①77 加拉巴，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 ①78 泗里末，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泗水（Surabaya）。
- ①79 三宝陇，即今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Semarang）。
- ①80 郭大臣，指郭嵩焘。
- ①81 曾侯，指曾纪泽。
- ①82 喀城，指今中国新疆的喀什葛尔。
- ①83 丁军门，指丁日昌。
- ①84 劼刚，为曾纪泽的字。
- ①85 转引自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①86 同上。
- ①87 六呷，即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 ①88 波赛，即今埃及的塞得港。
- ①89 义思麦力亚，即今埃及的伊斯梅利亚（Ismailia）。
- ①90 苏耳士，即今埃及的苏尔士（Suez）。
- ①91 班晒立，即今印度的本地治理（Pondicherry）。
- ①92 马达啦，即今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
- ①93 夏夏大，即今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
- ①94 西阑，即锡兰，今斯里兰卡。
- ①95 苏门达拉，即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 ①96 奈波里，即今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
- ①97 马拉甲，即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
- ①98 卫丽斯厘，即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州的威斯利省。

- ①99 格大，即今马来西亚的吉打。
- ②00 西利伯，即今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群岛，今作苏拉威西。
- ②01 西里百，同上。
- ②02 克伦伯，即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Colombo）。
- ②03 司典来脱舍脱门此，为 Straits Settlements 的音译，即海峡殖民地。
- ②04 雪梨，即今澳大利亚的悉尼（Sydney）。
- ②05 拉畔湾，即今马来西亚的拉布安（Labuan）岛，也叫纳闽岛。
- ②06 礼时典，为 Resident 的音译，即驻扎官。
- ②07 拉窪瓦，即今马来西亚的沙捞越（Sarawak）州。
- ②08 松盖芙蓉，在今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双溪芙蓉。
- ②09 尼格利桑比郎，今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
- ②10 萨巴，即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
- ②11 指驻英使臣（1886-1890）刘瑞芬。
- ②12 域多利，即今维多利亚。
- ②13 巴泗末，应为泗末之误，故地即今印度尼西亚的泗水（Surabaya）。
- ②14 郭筠仙，指驻英使臣（1876-1879）郭嵩焘。
- ②15 曾劼侯，指驻英使臣（1879-1886）曾纪泽。
- ②16 拉浦湾，即今马来西亚的拉布安（Labuan）岛，也叫纳闽岛。
- ②17 南掌，即今老挝。
- ②18 吉连，即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
- ②19 傅相，指李鸿章。
- ②20 漾贡，故地即今缅甸的仰光。
- ②21 苏门答拉，即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 ②22 箇温那，为 governor 的音译，即总督。
- ②23 苏门他拉，即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 ②24 苏彝士运河，今译作苏伊士（Suez）运河。
- ②25 山达根，故地即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山打根（Sandakan）。

- ②26 苏绿，应为苏禄之误，指今苏禄群岛。
- ②27 刺们，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拉布安（Labuan）岛，也叫纳闽岛。
- ②28 亚哇，即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 ②29 眉叔，指马建忠。
- ②30 息立，又作息力等，即今新加坡。
- ②31 指苏伊士运河。
- ②32 《代谟斯日报》，即《泰晤士报》（Times）。
- ②33 威诺斯里，即今马来西亚檳榔屿州的威斯利省。
- ②34 拉布湾，故地即今马来西亚的拉布安（Labuan）岛，也叫纳闽岛。
- ②35 威阿斯里，即今马来西亚檳榔屿州的威斯利省。
- ②36 卫拉奚里，同上。
- ②37 阁龙坡，即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
- ②38 刘家澳，故地即今中国江苏太仓东浏河镇。
- ②39 宝山，故地即今中国江苏宝山。
- ②40 茶山，故地在今中浙江嵊泗列岛的陈钱岛附近。
- ②41 滩山五屿，滩山又作滩浒山、滩虎山，故地在今浙江定海霍山北。
- ②42 碟碗山，故地在今浙江滩浒山至定海间。
- ②43 庙洲门，故地在今浙江定海东南。
- ②44 崎头山，故地在今浙江象山港北崎头角外。
- ②45 孝顺洋，故地在今浙江舟山群岛六横岛南，象山港外。
- ②46 乱礁洋，故地即今浙江六横岛东南的磨盘洋。
- ②47 九山，故地即今浙江六横岛南海中的韭山。
- ②48 坛头山，故地在今浙江韭山南。
- ②49 东箕山，故地为浙江坛头山南、披山北一小屿。
- ②50 贵谷山，疑即积谷，故地在今浙江沿海韭山南。
- ②51 披山，故地在今浙江玉环海外大鹿山的东面。
- ②52 东福山，故地为今浙江披山南麂间的一小屿。
- ②53 东落山，故地为浙江披山南金乡北海上一小屿。
- ②54 南纪山，故地为今浙江金乡海上的南杞。

- ②55 金乡大澳，故地在今浙江金乡南。
- ②56 东桑山，故地在今福建福宁港外。
- ②57 呼应山，故地在今福建定海外。
- ②58 定海千户所，故地在今福建闽江口外。
- ②59 眉州，即湄州，故地在今福建泉州北湄州湾外。
- ②60 姑嫂塔，故地在今福建泉州港口南望郎回山。
- ②61 甲子所，故地在今广东汕尾市。
- ②62 田尾，故地在今广东碣石湾内的崎石港口。
- ②63 鹤顶山，又作覆鼎山等，故地在今越南东南岸外的头顿（Cap St. Jacques）一带。
- ②64 假崑山，又作假屿、假屿山等，故地为今柬埔寨的假奥比岛，也叫福塞奥比（Fausse Obi）岛。
- ②65 横山又作小横，故地在今越南西南岸外，指今柬埔寨的砵（Wai）岛。
- ②66 陈公屿，故地在今泰国暹罗湾内。
- ②67 乌头浅，故地在今泰国暹罗湾内。
- ②68 大担，故地即今中国福建金门岛附近的大担。
- ②69 东椗，故地在今中国福建金门岛南。
- ②70 蚊港，故地在今中国台湾台南市北。
- ②71 圭笼头，故地为今越南富庆省中部槟榔湾内的大岛龙屿（Hon Lon）。
- ②72 放索，中国台湾高山族社名。
- ②73 琉球仔，故地为今中国台湾南端西面的琉球屿，也叫小琉球。
- ②74 郎娇大山，故地在今中国台湾南部恒春境内。
- ②75 夷播草，故地有认为即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布尔戈斯（Burgos）。
- ②76 红头屿，故地为今中国台湾东南海上的红头屿。
- ②77 谢昆米，故地为今菲律宾吕宋岛北的桑切斯米拉（Sanchez Mira）。
- ②78 朥港，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有认为即阿布鲁

(Abulug)。

- ②79 牛坑，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阿帕里 (Aparri) 港口外。
- ②80 沃港，故地即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的拉奥 (Laoag)。
- ②81 鼓屿，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的拉奥 (Laoag) 港口。
- ②82 旺，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一说即拉奥 (Laoag)，一说为兰甘甘 (Lanangan)。
- ②83 埭尾，故地为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博利瑙 (Bolinao)。
- ②84 午律大山，故地在今菲律宾吕宋岛坎登 (Candon) 南。
- ②85 房仔系兰，又作冯嘉施兰等，故地在今菲律宾班丝兰 (Pangasinan) 的仁牙因 (Lingayen)。
- ②86 双口港，故地即今菲律宾的马尼拉 (Manila)。
- ②87 头巾礁，故地在今菲律宾，一说指三描礼示 (Zambales) 南端的科奇纳斯 (Cochinos) 角，一说指巴丹 (Bataan) 西岸外的 Capones Is.。
- ②88 麻老央，故地在今菲律宾西南岸的巴拉央 (Balayan)。
- ②89 麻茶洋，又作麻干洋等，故地在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和巴拉望岛之间的海峡，一说指民都洛海峡，一说指利纳帕坎 (Linapacan) 海峡。
- ②90 巴荖员，又作巴荖圆，故地在今菲律宾，一说指巴拉望岛，或为岛上的普林西比 (Principe)，或为该岛南部的曼塔灵阿汉 (Mantalingajan) 山，一说指吕宋岛西南岸的巴拉央 (Balayan)。
- ②91 罗仆山，又作罗模山等，故地在今菲律宾，一说为巴拉望岛南部的曼塔灵阿汉山，一说为巴拉望岛南面的巴拉巴克 (Balabac) 岛。
- ②92 渤黎、汶来，故地即今文莱。
- ②93 六昆，故地即今泰国北大年 (Pattani) 一带。
- ②94 宋居劳，故地即今泰国宋卡 (Songkhla)。
- ②95 宋居唠，同上。

附录一 引用书目

书 名	作 者	版本
汉书	班 固	中华书局版
宋书	沈 约	中华书局版
梁书	姚思廉	中华书局版
陈书	姚思廉	中华书局版
隋书	魏 征等	中华书局年版
南史	李延寿	中华书局版
北史	李延寿	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	刘 昫等	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	欧阳修等	中华书局版
通典	杜 佑	商务印书馆版
南朝梁会要	朱铭盘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唐会要	王 溥	《丛书集成初编》本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 净	《大正大藏经》本
酉阳杂俎	段成式	《学津讨原》本
宋史	脱 脱等	中华书局版
太平御览	李 昉等	中华书局版
册府元龟	王钦若等	中华书局版
宋会要辑稿	徐 松	北平图书馆 1936 年版
玉海	王应麟	至元六年刻元明递修本
通志	郑 樵	商务印书馆版
岭外代答	周去非	《知不足斋丛书》本
诸蕃志	赵汝适	中华书局校注本
云麓漫钞	赵彦卫	《涉闻梓旧》本
事林广记	陈元靓	中华书局影印本
元史	宋 濂等	中华书局版
文献通考	马端临	商务印书馆年版
异域志	周致中	《丛书集成初编》本
大德南海志	陈大震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元大德南海志残本》
岛夷志略	汪大渊	中华书局校释本

- | | | |
|----------|------|-----------------------|
| 明史 | 张廷玉等 | 中华书局版 |
| 明实录 | 清官修 |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版 |
| 明一统志 | 李 贤 | 《四库全书》本 |
| 明会要 | | 广雅书局刻本 |
| 明会典 | 申时行 | 《国学基本丛书》本 |
| 皇明四夷考 | 郑 晓 | 《吾学编》本 |
| 皇明鸿猷录 | 高 岱 | 嘉靖刻本 |
| 皇明纪略 | 皇甫录 | 《历代小史》本 |
| 皇輿考 | 张天复 | 《玄览堂丛书》本 |
| 瀛涯胜览 | 马 欢 | 商务印书馆校注本 |
| 星槎胜览 | 费 信 | 商务印书馆校注本 |
| 西洋番国志 | 巩 珍 | 中华书局校注本 |
| 西洋朝贡典录 | 黄省曾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 武备志 | 茅元仪 | 道光刊本 |
| 皇明象胥录 | 茅瑞征 |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 |
| 咸宾录 | 罗曰褰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 殊域周咨录 | 严从简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 广东通志 | 黄 佐 | 大东图书公司 1977 年影印本 |
| 东西洋考 | 张 燮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 皇明世法录 | 陈仁锡 | 明刊本 |
| 前闻记 | 祝允明 | 《纪录汇编》本 |
| 献征录 | 焦 竑 | 上海书店 1986 年版 |
| 罪惟录 | 查继佐 | 《四部丛刊》本 |
| 国榷 | 谈 迁 | 中华书局校点本 |
| 环宇通志 | 陈 循等 | 《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
| 宋学士文集 | 宋 濂 | 《丛书集成》本 |
| 渤泥国恭顺王墓碑 | 胡 广 | 《皇明文衡》本 |
| 弁山堂别集 | 王世贞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 菽园杂录 | 陆 容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 五杂俎 | 谢肇淛 | |
| 海语 | 黄 衷 | 道光廿五年刻本 |
| 西园闻见录 | 张 萱 |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6 年版 |
| 止夷贡疏 | 倪 岳 | 《明经世文编》本 |
| 海洋贼船出疫事 | 朱 纨 | 《明经世文编》本 |
| 议阻澳夷进贡疏 | 吴桂芳 | 《明经世文编》本 |
| 三才图会 | 王 圻 | 万历刻本 |

- | | | |
|---------|--------|-------------------|
| 天下郡国利病书 | 顾炎武 | 《四部丛刊》本 |
| 两种海道针经 | | 中华书局校注本 |
| 明经世文编 | 陈子龙 | 中华书局影印本 |
| 清实录 | 清代官修 | 台湾华联出版社 1964 年影印本 |
| 清朝通典 | 清代官撰 | 商务印书馆版 |
| 续文献通考 | 纪昀等 | 商务印书馆版 |
| 清朝文献通考 | 清代官撰 | 商务印书馆版 |
| 清朝续文献通考 | 刘锦藻 | 商务印书馆版 |
| 光绪朝东华录 | 朱寿朋 | 中华书局版 |
| 清季外交史料 | 王彦威、王亮 | |
| 皇清职贡图 | 傅恒等 | 乾隆刻本 |
| 史料旬刊 | | 故北京博物院本 |
| 粤海关志 | 梁廷枏 | |
| 张文襄公奏稿 | 张之洞 | |
| 国朝柔远记 | 王之春 | 广雅书局本 |
| 出使奏疏 | 薛福成 | |
| 出使公牍 | 薛福成 | |
| 出使日记 | 薛福成 | |
| 出使日记续刻 | 薛福成 | |
| 坤輿图说 | 南怀仁 | 《丛书集成初编》本 |
| 坤輿外纪 | 南怀仁 | 《丛书集成初编》本 |
| 八紘译史 | 陆次云 | 《丛书集成初编》本 |
| 译史纪余 | 陆次云 | 《丛书集成初编》本 |
| 八紘荒史 | 陆次云 | 《丛书集成初编》本 |
| 古今图书集成 | 蒋廷锡等 | 中华书局影印本 |
| 海国图志 | 魏源 | 清抄本 |
| 广东通志 | 阮元 |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
| 广东新语 | 屈大均 |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 海上纪略 | 郁永河 | 乾隆刻本 |
| 海国闻见录 | 陈伦炯 | 乾隆刻本 |
| 海录 | 谢清高 | 丛书集成初编本 |
| 新嘉坡风土记 | 李钟珏 | 光绪乙未长沙使院刊本 |
| 槟榔屿志略 | 力钧 | |
| 海国公余辑录 | 张煜南 | 富文斋本 |
| 括地略 | 阙名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国地异名录 | 林谦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 | | |
|----------------|-------|-----------------|
| 五大洲輿地户口
物产表 | 邝其照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中外述游 | 田嵩岳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瀛海采问纪实 | 袁祖志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西轡日记 | 黄琳材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游历刍言 | 黄琳材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东南洋针路 | 吕调阳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柔佛略述 | 阙名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暹罗考略 | 龚柴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槟榔屿游记 | 阙名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阿塞亚尼亚群岛记 | 冈本监辅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般鸟纪略 | 泰西鸭砵述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游婆罗洲记 | 阙名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白蜡游记 | 阙名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海岛逸志 | 王大海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每月统纪传 | 阙名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贸易通志 |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万国地理全图集 | 阙名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外国史略 | 马礼逊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地球说略 | 裨理哲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地理志略 | 戴德江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地理全志 | 慕维廉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出洋须知 | 袁祖志 | 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
| 航海述奇 | 张德彝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 欧美环游录 | 张德彝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 随使法国记 | 张德彝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 乘槎笔记 | 斌椿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 初使泰记 | 志刚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 环游地球新录 | 李圭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 英轺私记 | 刘锡鸿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 西洋杂志 | 黎庶昌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 欧游杂录 | 徐建寅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 漫游随录 | 王韬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 使西日记 | 曾纪泽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 三洲日记 | 张荫桓 | 光绪丙午石印本 |
| 使俄草 | 王之春 | |

- | | | |
|----------|---------|-------------------|
|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 蔡尔康、林乐知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 出使九国日记 | 戴鸿慈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 使英杂录 | 张德彝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 使还日记 | 张德彝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 使西纪程 | 邹代钧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 游历笔记 | 阙 名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 南洋各国岛论 | 吴曾英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 英吉利地图说 | 姚 莹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 南洋事宜论 | 蓝鼎元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 三洲游记 | 阙 名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 南洋蠡测 | 颜斯综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 海客日谭 | 王 芝 | 自刊本 |
| 瀛环志略 | 徐继畲 | 道光刊本 |
| 澳门纪略 | 印光任、张汝林 | 乾隆十六年刻本 |
| 人境庐诗草 | 黄遵宪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笺注本 |
| 外国竹枝词 | 尤 侗 | 北京大学出版社《清代海外竹枝词》 |
| 海外竹枝词 | 寄所托斋戏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清代海外竹枝词》 |
| 庸盦别集 | 薛福成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 厦门志 | 周 凯 | 道光刊本 |
| 瀛海卮言 | 王之春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附录二 古地名简释

古 名

今 地

二划

【一】

- 丁机宜 或即丁家庐，指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Trengganu）；或为今马来西亚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或丁宜（Tinggi）岛；或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的直名丁宜（Tebingtinggi）、东岸外的直名丁宜岛；或为苏门答腊岛的英得腊其利（Indragiri）河流域
- 丁机奴 在今马来西亚的丁加奴州一带
- 丁伽芦 同上
- 丁呵儿 同上
- 丁家卢 同上
- 丁得巴音 应为丁得把昔，今印度西海岸的德奥加尔（Deogarh）港
- 七屿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查朋（Jabung）以东
- 七峰山 或在今菲律宾巴拉望岛东北岸，或今杜马兰（Dumaran）岛，或今维多利亚（Victoria Peaks）山
- 七州洋七州山 今中国海南岛南的西沙群岛

【二】

- 卜刺哇 今索马里东南岸布拉瓦（Brava）

【三】

- 八答黑商 在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一带
- 九山 今中国浙江六横岛南海中的山
- 九州山 今马来西亚马来亚西部霹雳（Perak）河口外的森美（Sembilan）群岛
- 九州石 在今中国海南岛东北角附近
- 九洲山 今马来西亚马来亚西部霹雳河口外的森美群岛

三划

【一】

- 三屿 在今菲律宾，或今卡拉棉(Calamian)、巴拉望(Palawan)、布桑加(Busuanga)等岛，或在吕宋(Luzon)岛西南岸，或在吕宋岛北部一带
- 三岛 同上
- 三达口 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山打根(Sandakan)
- 三麦门 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至邦加海峡东口外的马斯巴里(Maspari)岛，一名卢西巴拉(Lucipara)岛间
- 三麦屿 今印度尼西亚邦加海峡东口外的Maspari岛
- 三佛齐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一带
- 三佛国 同上
- 三宝瓏 今印度尼西亚的三宝瓏(Semarang)
- 三牙七峰山 在今菲律宾巴拉望岛东北岸一带
- 干达里 即干陀利，见下
- 干陁利 即干陀利，见下
- 干陀利 或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或在马来半岛的吉打(Kedah)州或霹靂州的近打(Kintan)
- 于陁利 即干陀利，见上
- 于陀利 即干陀利，见上
- 下港 或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北岸的万丹(Banten)，或泛指爪哇岛西北岸一带
- 大泥 在今泰国南部北大年(Pattani)一带，明中后期载籍常与在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淳泥、勃泥混同
- 大港 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港(Aparri)
- 大担 今中国福建金门岛附近的大担
- 大秦 古代罗马帝国或东罗马帝国
- 大巴南 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科泽科德(Calicut)以北
- 大亚齐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Aceh)特区一带，也叫哥打拉夜(Kuta Raja)
- 大屿港 今泰国的大城府(Ayuthay)
- 大佛堂 今斯里兰卡南端的栋德拉角(Dondra Head)
- 大星尖 今中国广东惠东平海海外
- 大横山 今越南西南岸外柬埔寨的土珠(Puolo Panjang)岛

大小苏梅山	在今马来半岛东北岸外，大苏梅山指泰国的萨木伊（Samui）岛，小苏梅伊指其北面的潘甘（Phangan）岛
大小柑山	今中国广东南澳东北海上的兄弟岛
大小柑桔山	同上
万喇	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卡普阿斯河上游默拉（Melawi）河一带
万古累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明古鲁（Mengklou）
万年港	今加里曼丹岛，或今北部的文莱（Brunei），或今西岸的坤甸（Pontianak）一带
万里长沙	即今中国的西沙群岛
万里石塘	同上

【 1 】

上景	应为匕景，在今越南北部
口兰丹	在今半岛马来亚东岸，或吉兰丹州一带，或彭亨州的关丹（Kuantan）
山达根	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山打根（Sandakan）

【 2 】

千支	或为千支之讹，即建志补罗的简译，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坎奇普兰（Kanchipuram）
千里达	或为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的井里汶（Cirebon），或应为千达里，即干陀利，见上千陀利
千里石塘	今中国的南沙群岛
千陀利	即干陀利，见上千陀利
个罗	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
爪哇	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 3 】

门毒国	在今越南归仁和芽庄之间
义思麦力亚	今埃及的伊斯梅利亚（Ismailia）

【一】

已程不	今斯里兰卡 (Sri Lanka)
弓鞋山	今中国广东珠江口外的鞋洲
卫丽斯厘	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州的威斯利省
卫拉奚里	同上
小西洋	今印度洋
小吕宋	今菲律宾的吕宋岛
小昆仑	今越南的昆仑岛
小柯兰	今印度南部西岸的奎隆 (Quilon)
小烟山	在今菲律宾的民都洛岛到巴拉望岛之间, 或在卡拉绵 (Calamin) 群岛, 或巴拉望岛的 Four Peaks
小俱南	今印度南部西岸的奎隆 (Quilon)
小葛兰	同上
小横山	今越南西南岸外柬埔寨的威 (Wai) 岛
马辰	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岸的马辰 (Bandjarmasin)
马神	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岸的马辰 (Bandjarmasin)
马喏	今加里曼丹岛附近, 或该岛西岸外的马雅 (Maja)
马六加	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Malacca) 州
马达啦	今印度的马德拉斯 (Madras)
马拉甲	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
马胆逾	在今加里曼丹岛及附近, 或该岛南岸门达瓦伊河一带, 或即指马土瓦 (Matuwa)
马陵桥	今越南义平省东南部富美县提夷口外
马鞍山	在今新加坡海峡, 或指宾坦 (Bintan) 岛上的大小宾坦山, 或指巴塔姆 (Batam) 岛东北端的鸟岬 (Tanjong Burong), 又名猪岬 (Tanjong Babi)

【一】

比刺	或今索马里东南岸布拉瓦 (Brava); 或今非洲瓜达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库里 (Abd Al-Kuli) 岛
无枝跋	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一带
天方	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Makkah)
天竺	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
夫甘都卢	或今缅甸的卑谬 (Prome) 及其附近, 或今缅甸蒲甘 (Pagan)

不刺哇	今索马里东南岸布拉瓦 (Brava)
不述	今加里曼丹岛西北部或纳土纳 (Natuna) 群岛一带。
木骨都速	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 (Mogadishu)
五屿	在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港外
五虎门	在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北
牙里屿	今斯里兰卡南岸的加勒 (Galle)
太泥	今泰国的北大年 (Pattani)
太武山	今中国金门岛上的北太武山
屯门山	在今中国香港九龙的西南部
车丹	应为丹丹, 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
戈什哒	海岸 (Coast) 的音译, 即今印度半岛东西沿岸

【1】

日丽	今加里曼丹岛, 或即杰来 (Djelai) 河的音译
日里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日里 (Deli) 河下游的日里
日国	即日斯巴尼亚, 今西班牙
日南	在今越南 (Viet Nam) 中部
日罗亭	或今马来半岛北部泰国的拉廊 (Ranong) 府一带, 或马来半岛东岸今马来西亚的 Cherating 河流域一带, 或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占碑 (Jambi) 西北面的 Jeluting 河一带
日囉亭	同上
日斯巴尼亚	即今西班牙

【2】

仁义屿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甘巴 (Kampar) 河口外
什庙	在今加里曼丹岛一带, 或今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诗巫 (Sibu), 或今印度尼西亚的三发 (Sambas)
毛花蜡	今文莱斯里巴加湾 (Seri Begawan) 市东面的穆阿拉 (Muara)
毛蟹州	在今越南的东南岸, 或即美荻 (My Tho) 港口外的富盛东 (Phu Thanh Dong) 一带
午律大山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坎登 (Candon) 南
牛屿	在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外马祖岛南
牛屎礁	或今新加坡海峡的布法罗 (Buffalo) 礁, 或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 (Lingga) 群岛

长腰屿	文莱外的长腰屿，为今马来西亚的纳闽（Labuan）岛
长腰屿	今新加坡海峡内
斤陀利	即干陀利，见上
斤陁利	即干陀利，见上
爪亚	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乌雷	在今中国广西
乌头浅	在今泰国暹罗湾内
乌坵山	在今中国福建湄州岛东
乌猪山	在今中国广东上川岛东北
乌丁礁林	即柔佛，今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州地区
丹丹	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Kelantan）州一带
丹马令	即单马令，见下单马令注条
丹眉流	或今泰国的洛坤，或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腊岛，或在今半岛马来西亚马来亚的淡美岭（Tembeling）河口
丹戎武罗	在今加里曼丹岛的中部和南部一带
丹定斯群岛	在今马来西亚的天定（dindings）群岛
月投门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或邦加尔（Bangar）南面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港

【、】

六坤	在今泰国的那空是贪玛叻（Nakhon Srithmarat，也称洛坤）府及其附近一带
六昆	在今泰国的北大年（Pattani）一带
六藐山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附近
文单	即陆真腊，今柬埔寨的北部和老挝的中南部
文杜陵	或今马来西亚沙撈越（Sarawak）州的宾土卢（Bantulu），或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或民都洛（Mindolo）岛
文鲁古	在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或其附近
火烧山	在今半岛马来亚东南岸外的锡里布阿（Siribuat）群岛，丁宜岛的南面
斗屿	今半岛马来亚东岸外瓜拉龙运（Kuala Dungun）港外的 Tenggol 岛

【一】

- 双屿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丹戎巴莱 (Tanjungbalai) 东面的兄弟 (The Brothers) 岛
- 双口港 今菲律宾的马尼拉 (Manila)
- 巴西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部的巴赛 (Pasei) 河流域。
- 巴里 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 (Bali) 岛
- 巴泗末 应为泗末, 今印度尼西亚的泗水 (Surabaya)
- 巴荖员 又作巴荖圆, 见下
- 巴荖圆 在今菲律宾, 或巴拉望岛, 或岛上的普林西比 (Principe) 港, 或该岛南部的曼塔灵阿汉 (Mantalingajan) 山; 或吕宋岛西南岸的巴拉央 (Balayan)
- 巴鹿头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佩雷拉克 (Peureulak)
- 巴禄头 同上
- 巴碌头 同上
- 水真腊 今柬埔寨的大部和越南的南部

五划

【一】

- 打造船山 在今马来西亚彭亨 (Paheng) 州的东岸外
- 古里 今印度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 (Calicut), 也译科泽科德
- 古达 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库达特 (Kudat)
- 古罗 即哥罗, 见下
- 古逻 即哥罗, 见下
- 古笪 在今越南的芽庄
- 古幪山 在今菲律宾巴拉巴克 (Balabac) 岛至马来西亚沙巴州北端之间
- 古里地冈
- 古麻刺朗 在今菲律宾, 或今棉兰老岛南部, 或在吕宋岛
- 末罗瑜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占卑 (Jambi) 一带
- 甘巴门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甘巴 (Kampar) 河口外的门多尔 (Mendol) 岛和昆杜 (Kundur) 岛之间的水道, 或苏门答腊岛东岸和 Onggut 岛之间的水道
- 甘巴里 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科因巴托里 (Coimbatore)
- 甘眉流 应为丹流眉, 今泰国北部的洛坤

甘巴里头	今印度南端的科摩林 (Comorin) 角
东椀	在今中国福建金门岛南
东西竺	今马来西亚柔佛州东岸外的奥尔 (Aur) 岛
东竹山	在今马来西亚柔佛州东岸外的奥尔岛
东沙山	在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外白犬列岛东南
东坡寨	今柬埔寨
东姜山	在今中国珠江口外鞋州南
东桑山	在今中国福建福宁港外
东落山	今中国浙江披山南金乡北海上一小屿
东福山	今中国浙江披山南麂间一小屿
东箕山	今中国浙江坛头山南、披山北一小屿
东西蛇罗山	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的达土 (Datu) 角及其西面的亚比 (Api) 角
石兰莪	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 (Selangor) 州
石郎阿	同上
石阑莪	同上
龙山	或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基纳巴卢 (Kinabalu) 山, 或印度尼西亚坤甸北面的卢摩尔 (Lumor) 山
龙牙山	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群岛 (Lingga Is.)
龙牙门	或指今新加坡及其海峡, 或专指今新加坡的岌巴港 (Kappel Harbour), 或指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群岛及其海峡
龙雅山	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群岛
龙牙迦貌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实武牙 (Sibolga) 一带
龙牙菩提	今半岛马来西亚西岸外的凌加卫 (Langkawi) 岛
可达	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库达特 (Kudat)

【1】

旧港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巨港 (Palembang) 地区
旧柔佛	今新加坡
北般鸟	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
北般纽	同上
占城	在今越南的中南部
占腊	今柬埔寨
占宾国	在今斯里兰卡至缅甸的航道间
占不劳山	今越南广南 - 岷港省海外的占婆岛
占不牢山	在今半岛马来亚西岸一带, 或霹雳 (Perak) 河口外的

- Sembilan 岛，或森美兰（Negri Sembilan）州沿岸
 田尾 今中国广东碣石湾内的崎石港口
 甲子所 在今中国广东汕尾市
- 【J】
- 外任山 在今越南的东南岸，或鹅高（Go Cong）的东南面，或巴知（Ba Tri）的东南面
 外罗山 在今越南归仁港外
 失刺比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斯勒巴尔（Selebar）。
 失刺思 今伊朗法尔斯（Fars）的首府设拉子（Shiraz）
 白蜡 今马来西亚的霹雳（Perak）州
 白礁 今新加坡海峡东口的佩德拉布兰卡（Pedra Branca）岛
 白石口 在今新加坡海峡的东口
 白葛达 今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
- 【K】
- 冯加施兰 又作冯嘉施兰，见下
 冯嘉施兰 今菲律宾吕宋中西部的班加西楠（Pangasinan）。
 讨来思 或今缅甸东南岸的墨吉（Mergui）地区，或今泰国的加拉信（Kalasin），但据《明史》，应为中亚的古国
 头巾礁 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或三描礼示省南端的航道转航角 Cochinos 角，或巴丹（Bataan）省西 Capones Is.
 半支跋 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及其附近的五屿
 半洋屿 在今印度尼西亚卡里摩爪哇群岛至勿里洞（Billiton）间
- 【L】
- 加八山 在今半岛马来亚，或巴生（Klang）岛，或凌加卫（Langkawi）岛
 加异勒 今印度南端的卡亚帕塔纳姆（Kayalpatanam）
 加囉希 在今马来半岛北部，或今泰国万伦（Ban Don）湾西岸的柴也（Chaiya）一带，或克拉地狭（Kra）一带
 圣山 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基纳巴卢（Kinabalu）山
 皮宗 或马来半岛西南岸的皮散（Pisang）岛，或泛指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及新加坡（Singapore）一带，或指越南南端的金瓯（Ca Mau）角及其附近的 Byon 岛或 Panjang 岛等

司典来脱舍脱门此 为 Straits Settlements 的音译，即海峡殖民地

六划

【一】

邦哈刺	即今孟加拉 (Bangladesh)
地问	即今帝汶 (Timor) 岛
地盘山	今马来西亚的潮满 (Tioman) 岛
芒烟山	今菲律宾民都洛 (Mindoro) 岛的芒阿林 (Mangarin)
吉连	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 (Kedah)
吉德	同上
吉礁	同上
吉连丹	同上
吉里门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卡里摩 (Karimunjawa) 群岛
吉里问	同上
吉里闷	同上
吉隆埠	今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Kuala Lumpur)
吉里问山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卡里摩 (Karimun) 群岛
吉里地闷	今帝汶
圭龙屿	今越南富庆省中部槟榔湾内的大岛龙屿 (Hon Lon)
圭笼头	同上
西天	或概指古代印度及其以西诸地；或专指西天竺，即西印度一带
西阑	即锡兰，今斯里兰卡
西龙宫	在今加里曼丹岛，或该岛南岸的塞拉顿 (Selatang) 角一带， 或今马来西亚的沙撈越 (Sarawak)
西里白	即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 (Celebes) 群岛，今作苏拉威西 (Sulawesi)
西里百	即今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群岛，今作苏拉威西
西利伯	同上
西蛇龙山	在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达土 (Datu) 角的西面
西洋琐里	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 (Coromandel) 海岸
亚路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日里 (Dali) 河流域
亚实记	今阿曼马斯喀特西北的提埃摩尼雅特 (Daimaniyat) 岛
亚细亚	今亚细亚洲 (Asia)
亚屿港口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日里 (Deli) 河口勿拉湾 (Belawan) 一带

达刺希	在今马来半岛
达罗汉屿	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的利马 (Lima) 岛
百花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实格里 (Sigli) 或其东部一带, 或米拉务 (Meulaboh) 一带; 或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的北加浪岸 (Pekalongan) 一带或加拉璜 (Krawan) 附近
百济	今朝鲜半岛西南部
夷播草	或即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布尔戈斯 (Burgos)

【 1 】

师子石	或今越南东南岸外卡特威克 (Catwick) 群岛中的萨巴特 (Sapata) 岛或其北面的平顺 (Binh Thuan) 海岛, 或今越南南岸外的两兄弟 (Two Brother) 群岛, 或今泰国曼谷 (Bangkok) 湾中的锡昌 (Sichang) 岛, 或今马来半岛东岸外马来西亚的佩亨提安 (Perhentian) 群岛, 或今新加坡
师子国	即今斯里兰卡
师子洲	同上
尖笔罗	今越南的占婆 (Champa) 岛
吕宋	今菲律宾马尼拉 (Manila) 一带
吕蓬	今菲律宾吕宋岛马尼拉湾外的卢邦 (Lubang) 岛
叻咪	今文莱

【 2 】

朱葛礁喇	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东岸的苏卡达纳 (Sukadana)
竹步	在今索马里的朱巴 (Giuba) 河口一带
仰江	今缅甸的仰光 (Rangoon)
伊麻罗里山	在今缅甸的伊洛瓦底 (Irrawaddy) 江一带, 或今缅甸西南端的内格雷斯 (Negris) 角路北
舟宝龙山	今新加坡一带, 或应作丹宝龙, 为古新加坡 Tambahui 水道名的音译; 或应作升宝龙, 为新加坡南面 Sambulan 水道名的音译
名蔑	应为多蔑, 或在今印度的南部, 为 Tamil 的音译; 或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塔米昂 (Tamiang) 河一带; 或在今缅甸的西南部
多璊	今马来半岛东岸外马来西亚的潮满 (Tioman) 岛

多罗磨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西部
多摩长	在今马来半岛，或今泰国高头廊（Phatalung）府的塔莫特（Tamaut），或在今克拉（Kra）地狭
多摩莪	同上
多罗摩罗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西部

【、】

刘家澳	今中国江苏太仓东浏河镇
交州	南北朝后的交州专指今越南横山以北地区
交趾	南北朝时的交趾在今越南北部
交趾洋	今北部湾
交杯屿	在今越南归仁港外
交阑山	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岸外的格兰（Gelam）岛
安南	即今越南。
安息	即西史的帕提亚（Parthia）王国，故地在今伊朗（Iran）的东北部和独联体土库曼（Turkmenia）共和国的南部
羊屿	今越南归仁港外东南面
羊支跋	应为半支跋，见上
米吕萼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美岸和坎登（Candon）之间，或马里亚（Maria），或班吉湾（Bangui B.）
米囊葛卜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米南加保（Minangkabau）一带
军突弄山	今越南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

【ㄟ】

那姑儿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或今实格里（Sigli）附近，或其东面的洛克肖马韦（Lhokseumawe）一带
那勿丹山	在今印度南部东岸的纳加帕塔姆（Nagapatam）附近
那伽钵亶那	今印度南部东岸的纳加帕塔姆
孙刺	或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为西部的新拖（Sunda，今译巽他）或中部的梭罗（Solo）；或今印度的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岛，或今非洲东岸的索科特拉（Socotra）岛
孙姑那港	今泰国宋卡（Songkhla）府的宋卡
红毛浅	今中国的中沙群岛
红头屿	今中国台湾东南海上的红头屿

红豆屿 同上

七划

【一】

- 进峡门 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海峡或其峡口
- 坛头山 今中国浙江韭山南
- 克伦伯 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 (Colombo)
- 芙蓉 今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芙蓉 (Seremban)
- 花面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 或今实格里 (Sigli) 附近, 或其东面的洛克肖马韦 (Lhokseumawe) 一带
- 盘山 今半岛马来亚东岸外潮满 (Tioman) 岛
- 苏门 苏门答刺的略称, 见下
- 苏苏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巴东 (Padong) 北面的沙沙 (Sasak)
- 苏绿 应为苏禄, 见下
- 苏禄 今菲律宾苏禄 (Sulu) 群岛
- 苏勿里 在今加里曼丹岛一带, 或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的苏艾 (Suai)
- 苏耳士 今埃及的苏伊士 (Suez)
- 苏洛高 今马来西亚吉打州的旧吉打 (Kedah Lama)
- 苏门他拉 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 苏门达拉 同上
- 苏门答拉 同上
- 苏门答刺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洛克肖马韦一带
- 苏文哒喇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洛克肖马韦一带
- 苏门答喇岛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 赤土 或在今马亚半岛, 或今马来西亚的吉打 (Kedah), 泰国的宋卡 (Songkhla)、北大年 (Patani) 一带, 或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 (Palembang)
- 赤坎山 在今越南东南岸, 或今格嘎 (Ke Ga) 角附近, 或今藩切 (Ohan thiet) 一带
- 赤土白面山 在今加里曼丹岛北岸, 或即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的宾都鲁 (Bintulu) 一带
- 孝顺洋 在今中国浙江舟山群岛六横岛南, 象山港外
- 扶南 今柬埔寨

【1】

- 邑卢没 或今缅甸(Murma)丹那沙林(Tenasserim)一带, 或今泰国叻丕(Ratburi, 也译叻武里)或华富里(Lopburi)
- 别罗里 今斯里兰卡南岸的加勒(Galle)之北
- 里邦中银 今菲律宾吕宋岛的三描礼示(Zambales)沿海的马辛洛克(Masinloc)或其附近
- 里银大山 即里银中邦, 见上

【1】

- 乱礁洋 今中国浙江六横岛东南的磨盘洋
- 佐法儿 今阿曼西部沿岸的多法尔(Dhufar)
- 伽蓝洲 或今孟加拉湾中的尼科巴(Nicobar)群岛, 或今斯里兰卡
- 伽南貌山 今越南富庆省东岸的槟绘(Ben Hoi)湾一带
- 佛屿 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锦石(Gresik)至厨闽(Tuban)的航道间
- 佛泥 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一带
- 佛逝 即室利佛逝等, 见下
- 佛来安 即佛来安, 见下
- 佛林邦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nbang)
- 佛罗安 或今马来西亚马来亚东岸的瓜拉龙运(Kuala Dungun), 或其西岸的芙蓉兰(Beranang), 或今泰国的高头廊(Patalung)
- 佛郎机 明代对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的称呼, 此处指葡萄牙。
- 佛囉安 即佛罗安, 见上
- 龟山 在今暹罗湾北部, 或今梭桃邑(Satahip)东南面的沙湄散(Same Sarn)角或沙湄散岛一带, 一说在泰国巴蜀(Prachuab)府东岸
- 龟屿 今阿曼的马斯喀特(Muscat)附近

【1】

- 沙里 在今泰国, 或今赛武里(Saiburi)河流域一带, 或今万伦(Ban Don)府, 或普吉(Puket)岛上的Tharua港
- 沙罢 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

沙里亭	或即柴历亭的异译，今半岛马来亚东岸 Cherating 河流域一带；或即马来语 selat（海峡）的对音，指柔佛及新加坡；或略作沙里，今泰国的赛武里（Saiburi）流域一带或万伦（Ban Don）府
沙胡重	在今菲律宾群岛的南部，或今棉兰老西岸的锡欧孔（Siocon），或今内格罗斯（Negros）岛南岸的锡亚顿（Siaton）
沙姑山	今阿拉伯半岛东岸
沙喇我	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
沙喇林	或今阿拉伯半岛东岸一带
沙塘浅	或在今新加坡海峡，指 Aagup 岛北面的暗礁或尼（Nipa）岛；或在今廖内群岛，位苏吉（Sugi）岛的南面
沙马头澳	今中国台湾南端的猫鼻角
沙里湾泥	或在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东岸的讷加帕塔姆（Nagapatam）或马苏利帕塔姆（Masulipatam）；或在今南也门东北沿海的沙尔伟恩角（Ras Sharwayn）
汶来	今文莱
泥八刺	今尼泊尔（Nepal）
宋脚	今泰国的宋卡（Songkhla）府一带
宋居劳	今泰国的府宋卡一带
宋居唠	同上
宋居唠	同上
河陵	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河罗旦	即河罗单，见下
河罗单	或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或兼指此二岛

【一】

灵山	今越南富庆（Phu Khanh）省东的石碑（hach Bi）山延伸至海边的支脉
陆真腊	今柬埔寨的北部和老挝的中南部
阿丹	今南也门的首府亚丁（den）
阿鲁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日里（Deli）河流域
阿公屿	在今泰国暹罗湾内
阿拔把丹	在今印度半岛南端
陈公屿	在今马来西亚霹雳州岸外，或邦各（Pangkor）岛，或贾拉克（Jarak）岛

- 鸡屿 今菲律宾马尼拉湾口的科雷希多 (Corregidor) 岛, 华侨仍称鸡屿
- 鸡骨屿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巴眼亚比 (Bagan Siapiapi) 的西北
- 鸡笼岛 依赤土的归属而定, 或在今马来半岛东岸外, 今泰国春蓬 (Chumphon) 海中的 Ko Rang Kai 或高头廊 (Phatalung) 附近的 Kwa Yai, 或今半岛马来亚的吉兰丹或大雷当 (Great Redang) 岛; 或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外, 今林加 (Lingga) 岛或新格 (Singkep) 岛, 或巴达 (Badas) 群岛一带, 或今越南的昆仑 (Condore) 岛
- 𪗇牛坑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阿帕里 (Aparri) 港口外

八划

【一】

- 环王 今越南中南部, 北至横山, 南至真腊国境
- 表山 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博利瑙角
- 林邑 在今越南的中部
- 林哪喏山 在今印度尼西亚的亚南巴斯 (Anambas) 群岛南面一带, 或即托孔马朗比鲁 (Tokong Malangbiru) 岛
- 松盖芙蓉 在今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内
- 英圭黎 今英国
- 奈波里 今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Naples)
- 奔陀浪洲 今越南的蕃朗
- 拔踏 或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 今实格里 (Sigli) 附近或其东面的洛克肖韦尔一带; 或今缅甸的莫塔马 (Maktama) 一带
- 拘菱蜜 或在印度东部的阿萨姆 (Assam) 一带, 或今缅甸的勃固 (Pegu) 附近
- 拉布湾 今马来西亚的拉布安 (Labuan) 岛, 也叫纳闽岛
- 拉浦湾 同上
- 拉畔湾 同上
- 披山 在中国今浙江玉环海外大鹿山的东面

【1】

- 虎仔山 今中国台湾的高雄
- 虎头山 同上
- 咕哒 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库达特 (Kudat)
- 咕啞囉 今越南广南 - 岷港省东北岸外的占婆 (Champa) 岛
- 呼应山 在今中国福建定海外
- 呢是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尼亚斯 (Nias) 岛
- 呢咕吧拉 今印度的尼科巴 (Nicobar) 群岛
- 咖喇吧 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Jakarta)
- 昆仑 今越南南岸外的昆仑岛 (Poulo Condore)
- 昆甸 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的坤甸 (Pontianak)
- 昆仑山 今越南的昆仑岛
- 昆仑山 在今马来西亚沙巴州曼他那尼 (Mantanani) 岛北岸
- 昆宋屿 应为毗宋屿, 今半岛马来亚西岸外的香蕉 (Pisang) 岛
- 罗刹 或在今柬埔寨和越南一带, 或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 (Kelantan) 附近, 或在今菲律宾的吕宋 (Luzon) 岛或苏禄 (Sulu) 岛, 或在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 (Maluku) 群岛
- 罗斛 在今泰国的华富里 (Lopburi) 一带
- 罗婆 应为婆罗娑, 见下
- 罗越 在今马来半岛南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一带, 可能包括新加坡在内
- 罗扇 应为罗刹, 见上
- 罗仆山 即罗模山, 见下
- 罗汉屿 今马来西亚的利马 (Lima) 岛
- 罗湾头 或今越南顺海省藩朗南部的巴达角 (Cape Padaran), 或今越南归仁港口
- 罗模山 或今菲律宾巴拉望岛南部的曼塔灵阿汉山, 或巴拉望岛南面的巴拉巴克 (Balabac) 岛
- 罗葛山 在今菲律宾巴拉望岛南部一带, 或即该岛南面的巴拉巴克
- 岸塘 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的坎登 (Candon)
- 典逊 即顿逊, 见下

【1】

- 钓鱼台 在今越南中部海岸, 或即指槟榔湾及其南北两面的海岬
- 和兰 今荷兰

和国	同上
科科司群岛	今澳大利亚的可可 (Cocos) 群岛
卑力	今马来西亚的霹雳
迫嘉	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的帕卡 (Paka)
质	今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金鱼礁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甘巴 (Kampar) 河口外
金乡大澳	在今中国浙江金乡南
金利毗逝	或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或在今加里曼丹岛的北部, 或在今缅甸的蒲甘 (Pugan) 一带
朋丰	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
朋亨	同上
忽鲁母恩	即忽鲁谟斯, 见下
忽鲁谟斯	在今霍尔木兹 (Hormoz) 海峡滨海, 包括霍尔木兹一带
忽鲁磨斯	即忽鲁谟斯, 见上
【、】	
庙洲门	在今中国浙江定海东南
底门	今半岛马来亚东岸外的潮满 (Tioman) 岛
泗里末	今印度尼西亚的泗水 (Surabaya)
注鞞	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沿岸
波利	或即婆利, 见下
波罗	当婆罗, 在今文莱一带, 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和沙撈越州
波赛	今埃及的塞得港
罗刺	在今加里曼丹 (Kalimantan) 岛
单单	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
单屿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勿拉湾 (Belawan) 东面的贝哈拉 (Berhala) 岛
单咀	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 (Kelantan) 州一带
单马令	或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的淡美岭 (Tembeling) 河口一带, 或今泰国洛坤 (Nakhon Srithamarat), 或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单马锡	或今新加坡, 或今马来西亚的柔佛州, 或兼指新加坡和柔佛
单戎唠梅山	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达土角东北面的西里 (Sirik) 角
宝山	今中国江苏宝山
定海千户所	在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外

官塘	今中国福建闽江口外的马祖列岛
官澳	或指新加坡海峡的淡峇古 (Tembakul) 岛, 或新加坡东北面的孔特 (Tekong) 岛, 或在廖内 (Riau) 群岛
郎迦	又作狼牙修, 见下
郎迦戍	同上
郎梅屿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的西岸, 或今托马斯 (Tomas) 港, 或 Darigayos Point
郎娇大山	在今中国台湾南部恒春境内
房仔系兰	今菲律宾邦阿西楠 (Pangasinan) 的仁牙因 (Lingayen)

【→】

姑嫂塔	在今中国福建泉州港口南望郎回山
迦罗舍	或在今泰国西部的叻丕, 或在今泰国的西北部, 或在缅甸
细利漉	今马来西亚的沙捞越 (Sarawak) 州
孟角	今泰国的曼谷
孟姑伦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明古鲁 (Mengkulu)

九划

【一】

玳瑁港	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仁牙因 (Lingayen)
柯枝	今印度西南岸的科钦 (Cochin)
胡椒山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拉森 (Lasem) 至布格尔角 (Bugei) 的航道中
葫芦蔓头	或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 (Karimata) 岛, 或加里曼丹岛南岸的门达瓦伊 (Mendawei) 河下游的门达瓦伊一带
刺们	今马来西亚的拉布安 (Labuan) 岛, 也叫纳闽岛
刺撒	今阿拉伯半岛南岸木卡拉 (Mukalla) 附近
勃泥	即渤泥, 见下
南旺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 或拉奥 (Laoag), 或兰甘甘 (Lanangan)
南掌	今老挝
南纪山	今中国浙江金乡海上的南杞
南巫里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班达亚齐 (Banda - Aceh) 一带

南亭门	在今中国广东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
南淳利	即南巫里，见上
南渤利	即南巫里，见上
南巫里洋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西北端和印度的尼科巴 (Nicobar) 群岛一带的海域
南澳坪山	今中国广东南澎列岛
荖沃港	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的拉奥 (Laoag)
茶山	在今中浙江嵊泗列岛的陈钱岛附近
茶盘	今半岛马来亚东岸外的潮满 (Tioman) 岛
威阿斯里	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州的威斯利省 (Wellesley)
威烈斯烈	同上
威利司雷省	同上

【1】

览邦	今印度尼西亚的楠榜 (Lampung) 一带
星架坡	今新加坡
贵谷山	今中国浙江沿海韭山南
哑齐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亚齐地区一带，其港口在今洛克肖马韦一带
哑陈	今菲律宾南部岛屿班乃岛西南部的奥顿 (Oton)
哑鲁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日里 (Deli) 河流域
哑路	同上
哈烈	今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 (Heart)
咬嚼巴	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咬嚼叭	同上
咩哩干	今美国
哪哦山	或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的拉奥 (Laoang)，或今吕宋岛北的布尔戈 (Burgos)

【2】

卸敖	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或卡普阿斯河北岸的桑高 (Sanggau)，一说指塞卡道 (Sekadau)
重迦罗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的泗水地区
须文达那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洛克肖马韦一带

独石门	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 (Riau) 群岛
独珠山	在今中国海南岛万宁县东南海上
胜邓洲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岸的日里 (Deli) 或朗卡特胜 (Langkat) 一带
急水湾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端的金刚石角 (Diamong Pt.) 附近
急兰丹	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
急水湾头	即急水湾, 见上
急兰亦舛	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

【、】

洛华	或即今缅甸东南部的土瓦 (Tavay)
洛越山	或今万伦 (Ban Don) 湾北的 Triple Peak
将军帽	在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锡里布阿 (Siribuat) 群岛的丁宜 (Tiggi) 岛
养西岭	今马来半岛西北岸外泰国的普吉 (Puket) 府一带
室利佛逝	唐代时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大国, 都巴林冯, 即今巨港 (Palembang), 宋代以后改称三佛齐
美昆	在今菲律宾, 或今棉兰老岛西北岸的曼纳干 (Manukan), 或该岛北面的甘米银 (Camiguin) 岛
美之刺山	在今印度西岸至波斯湾途中
祖法儿	今阿曼西部沿岸的佐法尔 (Dhufar)

【一】

贺兰	今荷兰
眉州	在今中国福建泉州北湄州湾外

十划

【一】

班卒	在今新加坡海峡或马六甲海峡, 或柔佛 (Johore) 河东岸哥打丁宜 (Kota Tinggi) 南面的班卒 (Panchor), 或马来半岛西岸麻坡 (Muar) 河口的 Panchor
----	-------------------------------------------------------------------------------------------------

- 班晒立 今印度的本地治理 (Pondicherry)
- 诃仔 今泰国万伦湾西岸的猜也 (Chaiya)
- 诃野 同上
- 耽摩立底 即“摩立底, 见下
- 都元 或在今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苏门答腊 (Samudra) 岛的东北部或西北部, 或在今半岛马来亚 (Malaysia) 的东部或西部, 或今泰国 (Thailand) 湄南 (Menam) 盆地, 或在今越南东南岸
- 都督岸 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的达土 (Datu) 角
- 都麻横港口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图朗巴旺 (Tulangbawang) 河口
- 校杯屿 在今越南义平省东南岸, 或归仁港东面芳梅 (Phuong Mai) 一带的海角, 或 Nui Ong Co 和 Nui Ong Can 等岛
- 真腊 今柬埔寨
- 真屿山 今越南南岸外的奥比 (Obi) 岛
- 真磁山 同上
- 莽均达老 今菲律宾的
- 哥罗 在今马来半岛, 旧说或在今泰国南部的克拉 (Kra) 附近, 或在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 近人考证, 应即大食人所称的 Kalah, 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及其北部一带
- 哥谷罗 在今马来半岛的西岸, 或在克拉 (Kra) 地峡一带, 或在今泰国的塔库巴 (Takuapa), 或在今泰国的董里 (Trang) 一带, 或马来西亚的巴生 (Klang), 或今缅甸的丹那沙林 (Tenasserim)
- 顿逊 或在今缅甸的丹那沙林一带, 或泛指马来半岛的北部, 或包括马来半岛的南部在内
- 【1】
- 柴历亭 或在马来半岛东岸今马来西亚的 Cherating 河流域一带, 或指柔佛及新加坡, 或在暹罗湾口, 或在越南南岸一带
- 啉泥 今文莱一带, 包括马来西亚的沙撈越和沙巴州
- 晏头 或今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兴楼 (Endau); 或印度的安达曼 (Andaman) 群岛
- 蚊港 在今中国台湾台南市北

【J】

铜鼓山	在今中国海南岛文昌县东
铁山	在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的东南岸一带
铁钉屿	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 (Lingga) 群岛
铁钻屿	今斯里兰卡东南部沿岸小岛
笔架山	在今菲律宾的巴布延 (Babuyan) 群岛
笔架山	今暹罗湾内的笔架山, 或今克兰 (Khram) 岛, 或沙姆洛越山 (Khao Samroirot)
息力	今新加坡
息力大山	今加里曼丹岛内部山地
射箭山	在今半岛马来亚西南岸的皮散 (Pisang) 岛至马六甲的航道间
射昆美山	今菲律宾吕宋岛阿帕里 (Aparri) 西面的桑切斯米拉 (Sanchez Mira)
般鸟	即婆罗洲, 今称加里曼丹
独石门	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 或指加兰 (Galang) 岛与塞班卡 (Sebangka) 岛之间的海峡, 一说专指 Kelong 岛和 Kin Besar 之间的海峡
狼牙修	在今马来半岛, 宋以前奄有马来半岛东西两岸之地, 即从今马来西亚的吉打至泰国的洛坤 (Nakhon Srithamarat)、北大年一带, 宋以后专指北大年一带
狼牙脩	同上
狼牙须	同上

【L】

高丽	在今朝鲜半岛北部
高郎务	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 (Colombo)
烟筒山	在今越南华列拉岬 (Cape Varela) 附近
凌牙门	即龙牙门, 见上
凌牙苏家	即凌牙斯加, 见下
凌牙斯加	或今北大年 (Patani), 或为狼牙修的同名异译, 见上
浚泥	今文莱一带, 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和沙巴州
浣屿	今中国福建厦门港口外的金门岛
娑罗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
宾宰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 (Barus) 一带

宾同朥 在今越南顺化省北部和富庆省南部一带，有时亦专指今藩朗（Phan Rang）或其南面的巴达兰（Padaran）

【7】

陵山 或在今越南的归仁一带，或在今越南中部的华列拉岬（Cape Varella）

陵伽钵拔多洲 今越南中部沿岸的占婆岛

十一划

【一】

琐里 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

琉球 今日本冲绳群岛

琉球仔 今中国台湾南端西面的琉球屿，也叫小琉球

埭尾 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博利瑙（Bolinao）

域多利 今维多利亚

堀头陇 即孙姑那港口，见上

夏夏大 今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

黄支 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坎奇普兰（Kanchipuram）

萨拉瓦 今马来西亚的沙捞越（Sarawak）州

雪梨 今澳大利亚的悉尼（Sydney）

【1】

啖咭今英国

啤腊 今马来西亚的霹雳州

崧咭囉 今泰国的宋卡（Songkhla）

崎头山 在今中国浙江象山港北崎头角外

【1】

盘盘 在今马来半岛北部泰国境内

铜鼓屿 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的拉奥（Laoag）港口

假屿山 今越南南岸外的假奥比岛，也叫福塞奥比（Fausse Obi）岛

假嵯山	同上
假里马丁	应为假里马打，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Karimata）群岛
躬摩立底	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部的塔姆卢克（Tamluk）一带
斜仔	今泰国万伦湾西岸的猜也（Chaiya）
猪母山	在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的锡里布阿（Siribuat）群岛，丁宜（Tinggi）岛的南面
猪黎尾	在今菲律宾马尼拉湾南一带
猪膀港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或即阿布鲁（Abulug）
象林	在今越南的广南—岷港省
象石	即独珠山，见上

【、】

麻林	今肯尼亚的马林迪（Malindi）
麻刺	在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的杜曼基拉斯（Dumanquilas）湾及库马拉朗河一带
麻逸	或在今菲律宾民都洛（Mindoro）岛，或在吕宋（Luzon）岛的马尼拉（Manila）湾一带，或兼指吕宋岛和民都洛岛等地
麻干洋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北大港与彭家施兰间。
麻六甲	在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
麻叶瓮	在今印度尼西亚，或脂勿里洞（Billiton）岛，或邦加（Bangka）岛，或该岛西北岸上的文岛（Muntok），或宾坦（Bintan）岛
麻老央	今菲律宾西南岸的巴拉央（Balayan）
麻里吕	今菲律宾的民都洛（Mindoro）岛
麻里坎	在今斯里兰卡栋德拉角与加勒（Galle）之间
麻里芦	或今菲律宾的马尼拉，吕宋岛东面的波利略岛
麻定里	在今阿拉伯半岛沿岸
麻茶洋	在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和巴拉望岛之间的海峡，或民都洛海峡，或利纳帕坎（Linapacan）海峡
麻逸冻	在今印度尼西亚，或勿里洞（Billiton）岛，或邦加（Bangka）岛，或该岛西北岸上的文岛（Muntok），或宾坦（Bintan）岛
麻里东山	今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Billiton）
麻里荖屿	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的博利瑙（Bolinao）
麻拿囉奴	或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的巴林坚（Balingian），或今菲律宾

- 的苏禄群岛或棉兰老岛一带
- 閩婆 或兼称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或只称其中一岛，宋代以后则专称爪哇岛
- 凉伞礁 或新加坡海峡的拉邦（Labon）岛，或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Riau）群岛
- 淡巴 或在今马来西亚的丹帕（Dampar）湖一带，或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甘巴（Kampar）河流域
- 淡洋 应为淡净，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东岸兴楼（Endau）附近的笨珍（Pontain，一作 Dochong）河流域，或指河口的海杜昌（Duchong Laut）、陆杜昌（Duchong Darat）
- 淡水马 在今斯里兰卡南岸
- 淡水港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美岸港（Vigan）南
- 淡铭屿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兰沙（Langsa）的东南面，或即淡洋，见上
- 淡马锡门 今新加坡海峡中段，在新加坡南面，或克佩尔港（Keppel Harbour，也称石叻门）和新基水道（Selat Sinki），或柔佛海峡西部 Tanjong Tuas 和 Tanjong Bulus 之间的通道
- 婆达 或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巴达（Batak）人的国家，或在今越南的中部
- 婆利 或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Bali）岛，或在今加里曼丹岛的北部和中部一带，包括今文莱和马来西亚的沙撈越和沙巴州。
- 婆罗 唐代婆罗，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巴鲁斯（Barus）一带。明代的婆罗则指婆罗洲（今称加里曼丹）或专指文莱（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撈越和沙巴州在内）
- 婆皇 今马来西亚的彭亨（Pahang）州一带
- 婆黎 又作婆利，见上
- 婆露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Baros）
- 婆罗乃 今文莱
- 婆罗邑 同上
- 婆罗沙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
- 婆娑罗 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包括今马来西亚的沙撈越州和沙巴州
- 婆里西兰山 应即婆里西兰山，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沿岸和斯里兰卡
- 密雁港 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的维甘港，又名美岸（Vigan）
- 谶离 或在今缅甸沿海的勃固（Pegu），或在今伊洛瓦底（Irrawaddy）江三角洲仰光（Rangoon）附近的沙廉

(Syriam), 或在今缅甸的丹那沙林

【7】

堕和罗 即堕罗钵底, 见下
 堕婆登 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的东部或爪哇岛的西部
 堕罗钵底 在今泰国湄南河(Me Nam)下游地区, 或大城(Ayuthaya), 或佛统(Nakhon Pathom)
 绵花屿 在今马来半岛西岸马来西亚的巴生港附近

十二划

【一】

斯鲁马益 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北岸的泗水
 彭亨 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Pahang)州一带
 彭坑 即彭亨, 见上
 彭坊 即彭亨, 见上
 彭家山 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Bangka)岛
 澎湖屿 今中国的澎湖群岛
 葛留巴 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葛罗吧 同上
 葛葛僧祇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伯劳威斯(Brouwers)群岛
 葡萄牙 今葡萄牙

【二】

紫屿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部厨闽至布格尔(Bugel)角的航道间
 景垄 今马来西亚的吉隆坡(Kuala Lumpur)
 喃勃里 又作南渤利, 见上
 喃哑哩 又作南无里, 见上
 喃渤利 又作南渤利, 见上
 喀叻吧 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一】

- 程良 在今泰国的北部的他念他翁 (Tanen Taunggi) 山脉
 程若 或今泰国的董里 (Trang), 或今缅甸的墨吉 (Mergui)
 焦石山 在今越南中部海岸之外, 或岷港 (Da Nang) 角, 或枚闾
 (Mui Duong) 角的 Tseu 岛, 或占婆 (Champa)
 番速儿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巴鲁斯 (Barus) 一带
 腊婆恩 今马来西亚的拉布安 (Labuan) 岛, 也叫纳闾岛
 鲁乙忽谟斯 应为忽鲁谟斯, 见上忽鲁谟斯条

【二】

- 渤尼 即渤泥, 见下
 渤泥 在今加里曼丹岛 (旧称婆罗洲), 宋元时或指其北部的文莱,
 或指其西部的坤甸 (Pontianak) 一带
 渤黎 即渤泥, 见上
 渤泥岛 今加里曼丹岛
 溢亨 即彭亨, 见上彭亨条
 湄州山 在今中国福建湄州湾外
 谢昆米 今菲律宾吕宋岛北的桑切斯米拉 (Sanchez Mira)
 禄奈 在今越南南部堤岸 (Cholon) 及西贡 (Saigon) 一带
 禄赖 同上

【三】

- 登牙依 在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一带
 緬丹山 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宾坦 (Bintan) 岛附近

十三划

【一】

- 雾温岭 在今越南河静省娇女岭的娇女隘
 蓬丰 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
 蒲端 在今菲律宾棉兰老岛东北部武端 (Butuan) 地区

蒲嘿噜 应为麻哩鲁，或今菲律宾吕宋东南海中的波利（Polillo），或今菲律宾的马尼拉（Manila）

蒙古鲁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明古鲁（Bengkulu）

【J】

锡兰 今斯里兰卡

锡兰山 同上

婁达 即婆达，见上

婁皇 即婆皇，见上

詹卑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占碑（Jambi）一带

【K】

新山 今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柔佛巴鲁（Johor Bahru），也叫新山

新当 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卡普阿斯（Kapuas）河南岸的新当（Sintang）

新罗 在今朝鲜半岛南部

新甲埔 今新加坡

新金山 今澳大利亚（Australia）

新架坡 今新加坡

新寄坡 同上

满刺加 15-16世纪时马来半岛上一大强国，其都城和港口也称满刺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Malacca）一带

满刺迦 同上

滩山五屿 在今中国浙江定海霍山北

溜山 在今马尔代夫（Maldives）群岛和拉克代夫（Laccadives）群岛

裸国 即裸人国，见下

裸人国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称的裸人国，在今印度的尼科巴群岛（Nicobar）

十四划以上

【一】

榜加刺 在今孟加拉国（Bangladesh）及印度孟加拉邦一带

榜葛刺	同上
碟碗山	在今中国浙江滩浒山至定海间
熬熬洞	今湄公河或其支流
撒马儿罕	今乌兹别克共和国中部的撒马尔罕 (Samarkand)
彭坑	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
戴燕	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卡普阿斯河北岸的塔延 (Tajan)
藤绑大山	在今菲律宾马尼拉湾口一带
覆鼎安大山	今菲律宾马尼拉湾附近的巴丹 (Bataan) 山
雷哩	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 (Riau) 群岛

【 1 】

暹国	在今泰国的宋加洛一带
暹罗	今泰国
暹罗斛	今泰国
噶喇叭	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噶喇吧	同上
噶咖萨	今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

【 1 】

箇 (个) 罗	在今马来半岛, 旧说或在今泰国南部的克拉 (Kra) 附近, 或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 近人考证, 为大食人所称的 Kalah, 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及其北部一带
槃槃	即盘盘, 见上
馒头屿	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群岛, 有说即新格 (Sinkep) 岛
黎代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岸, 或在今洛克肖马韦和班达亚齐之间, 或今实格里, 或今梅雷杜 (Meureudu)
黎伐	应为黎代, 见上黎代条
黎头山	在今暹罗湾内, 或即曼谷湾中的兰 (Lan) 岛
黎头屿	同上
箭屿	在今马来西亚马六甲东南岸外岛屿
鳄鱼屿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宽坦 (Kuantan) 口外
鲤鱼塘	在今文莱穆阿拉 (Muara) 岸外
罇埠	今马来西亚霹靂州的怡保 (Ipoh)

【、】

- 阇麻罗华 或在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高哈蒂 (Gauhati) 一带; 或在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西北
 漾贡 今缅甸的仰光
 鹤顶山 在今越南东南岸外的头顿 (Cap St. Jacques) 一带
 羯荼 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及其北部玻璃市 (Bali) 一带
 摩逸 也作麻逸, 见上
 潜迈 或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洛克肖马韦, 或今泰国的清迈 (Chang Mai) 一带或呵叻 (Khorat) 的披迈 (Phimai), 或今柬埔寨
 磨力目 在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美岸和坎登 (Candon) 之间, 或马里亚 (Maria) 港的旧港, 或今巴拉巴克 (Balabac) 山
 磨叶洋 在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和巴拉望 (Palawan) 岛之间的海域, 或民都洛海峡, 或利纳帕坎 (Linapacan) 海峡
 摩六甲 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鹤顶山 在今越南东南岸的头顿角 (Cap Saint Jacques) 一带

【7】

- 驩州 在今越南荣市一带
 翠兰屿 今印度尼科巴群岛的大尼科巴 (Great Nicobar) 岛

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
华总—德麟文化基金赞助

ISBN 983-9521-03-9